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七册目次

來恩堂草十六卷

〔明〕姚舜牧撰

明刻本

姚承菴先生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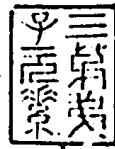
有經世之文有名世之文亦有持世之文上不越道下不騖才獨廩〻以其真行取翼古輓近所裨理系俗化最篤世可摹而式也必何用雕蟲篆斧壹擲百氏六藝之菁為文乎則賈馬升堂而入室者哉長春自束髮從先生博士謁游姚先生之門習先生湛於業嫺於詞樸齋內敦都無競營厚執于昔理儒之篤行少有名經生壯登賢書困於十上小仕三令以故非好又

直意行古不便於當世滑脂遇合之善柳〻氏眉俯仰楊榷賢豪閒賦遂初歸杜門讀書專家人之務數年而長公江都君以進士起則先生庭趨世其家明效云先生晚通五經猶雅深於宋君子理道之書每會其微自標所獨詣與今古諸師儒訓故揚扢上下期直暢本宗行有五經四書疑問及性理指歸諸書名賢之士素守一業門戶見而往〻心醉天下用其成言發儒林高第比〻輒為先生

悉解頤不試也。門內六子三母，鏉斯鶺鴒之風，雍雍如一。各相其能，分任耕讀，代主錢穀筦籥。先生一無私，諸郎亦一無私。吳興故多豪，於閭墻操戈之變，破家刑骨肉，獨甚世世不絕。聞先生家風，無知不知誦義無已。云孝友姚氏焉，所著家訓，人頗比家範，酌古義，調今情。是為實志足徵矣。平生自好，罕可一世，以長春陰行獨脩敦於家，嗜道畸人也。間嘗進與譚經藝，賞其一往微中，別解助起之表。又稍

名于古文辭。以近所刻集屬序。夫經爰典常，弘訓善世，善之固以持之。聖人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不又有言，有枝葉隱于榮華乎。使五車八斗，無旨遠之辭，壹鬭工於華而拔其根，雖名百代，太山之一落葉耳。自為道浸厭，故拔慕往善世之用，猶累于才，出入古今名理之間，必用通俗持道。姚先生可謂引經自善，去華而植本者，故不以文行先生，亦自曰不以文。

五湖門下道民朱長春太復

甫撰

序　五

來恩堂草目錄

卷之一

來恩堂草卷之一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顯祚敦祚重祚馴校

四書疑問序

大道如日中天聖賢會之此衷發之言語昭然爲天下萬世訓何所可疑而又何所事問况牧份無知識蹤探茫然敢輒生疑致問啓天下之喋喋哉昨大學始於知止中庸卒於知微二論極於知命七篇終於見知提撕警覺若恐人不

知準的而附適於道者牧幼承父訓潛討聖真有年每誦讀間一可疑則識之心不釋也能置不問俾終貿貿焉耳哉况所疑問非疑於聖賢之經也疑於訓詁傳註間有少未融於聖賢之旨者也尤疑於講解諸家穿鑿附會又加一槳驛焉而不能見聖賢之心者也思昔儒哲皓首窮經爲訓爲詁爲傳爲註爲纘往開來計厥功者何敢妄肆議於其間然唯一落言詮終與意象稍判且千慮一失萬分中不無一二以文害辭而以辭害志者斯亦無傷也唯老生學究拘執訓詁牢不可破卽有明知其齟齬處必穿鑿以求通附會以求合則非獨有背於聖經且於傳註大相矛盾矣斯豈無可致疑者不思一問以求其知哉倘因斯疑斯問也得當代高賢大儒虛心訂正共見聖賢之本旨卽先儒亦以爲是豈不稱千古一大快也哉此牧不自揣量而敢爲疑問意也然恭世之高明者乃自立意見輒取傳註删正焉而又或援二氏之書強合聖

賢之經而附會穿鑿不可底止嗟乎此豈聖世所宜有哉聖經水木本原也訓詁講解本之支原之委也訓詁未得講解少訛卽支之岐焉委之別焉猶可疑也可問也取二氏者之書非支非委妄附於聖賢之本原則非獨有背於講解有背於訓詁將亂聖賢之經而所關世教不小小矣斯豈聖世所宜有哉若爾卽先儒訓詁焉可矣豈惟訓詁卽老生講解焉可矣安可致疑設問起妄立意見者之紛紛哉故嘗自思曰

牧所疑問欲求眞是也眞知也因是而紛紛喋喋眞是未必見眞知反蒙蔽是牧之罪也已矣即有疑焉闕之可勿問也語云疑思問又云多聞闕疑意深哉意深哉

著疑問意

牧少艱於學學於里先生聽其言斤斤守成說若絕無然不可移易則背竊疑之不敢問也繼而徧閱諸講解書又斤斤然爲分截爲過接若結搆一定不可易者則尤深疑之不敢問也及

潛心傳註則不過數語耳而篇章大旨了然爽然無可置喙焉間有相發明會意註釋處不無什一二出入於聖賢之旨而後世儒者因而泥執之太過則併其所謂什八九者亦牽拘附會以亡其說焉嗟乎聖賢之心活潑潑地聖賢之言圓融渾成安所牽執拘泥於其間程朱大儒以意逆志得諸心而筆諸書正望後之學者之發明而世必執若說膠泥焉以求其合則豈惟失聖賢之旨亦無乃非程朱大儒所爲傳註之意也乎今海內大方蒸蒸文學悉由聖賢之言以會聖賢之旨既有其人矣牧所蓄疑何待而不問因衆窺測之所及手書以請正焉儻藉以領高明之教俾此心之疑若凍釋而膠解則牧生平之大願也豈敢望著述諸君子哉凡所疑具載章句下大略敘列之左方

一先看正文以求其的正文者聖賢眞正底本子也傳註不過印証以示人耳印証以示人中間或參之已見略有一二之同異而今之講解

者若執以爲是甚或舍經文以求傳義強傳義以合經文則異乎古之所謂神解者矣請奉聖賢眞底本口誦而心惟之潛求義理之精微細討旨趣之歸着再之三之而不得然後覩之傳註傳註而又不得然後覽今儒者之訓釋庶幾爲有心得耳不然一爲訓解之牽制自家傑過人之才鮮有能自得者高明以爲何如

一融脫章句以繹其趣章句者朱子之所分釋爲便後學之誦讀耳當日聖賢說話或論理或

論事或隨所問答沛若江河聯若貫珠無窮意
趣流走於口授筆記之下非說數句爲一截必
用過文而後可接續也用過文意便不流走而
聖賢謦欬示人之語反覺緩而不切矣况今於
分截之中又爲分截乎此非章句之誤人是人
之自誤也請一剖其藩籬而融釋之毋爲成說
之牽拘毋爲意見之接續斯可領聖賢之言於
千載之上耳高明以爲何如
一探識意旨以會其眞凡人語言之發俱出之

肺腑中况聖賢立言要是爲世道人心計一言
必有一意在其關繫非小小者讀者不求其意
而但泥執於語言之間或自爲意見以逆之而
不實究其本旨之所在究竟於書義何干於身
心何益請一脫略章句專味正文而探討其所
謂發之崑崙歸之溟渤者庶本本源源之學大
別於鹵莽汗漫之無着者高明以爲何如
一體貼口吻以得其義聖賢造詣不同其語氣
自別孔子之渾融曾子之縝密子思子之精研
孟子之英發識者能辨之不可强同者制義開
首下若曰蓋謂等字正欲體此口吻以發揮耳
今儒者動雜以莊列之放誕釋老之精玄吁嗟
乎聖賢闢異端放邪說以維世而今且明禁而
明用之是其見甘出優孟下也請一去若說但
取聖賢之言相爲參同者發之經義中世必有
知而好之者此亦正人心之一端也高明以爲
何如
一考求字義以訂其訛凡一字有一字之義聖

賢下一字必有一字之精義在焉無庸轉註點
擴增易於其間者此於經義中不可枚舉也而
關繫最大踵訛而未正者莫甚於七篇之王字
孟子陳王道正人心王與霸對蓋自心術論也
而世讀作去聲便以事功論非孟子當日立言
之旨矣此不知起於何時沿於今未正也請今
讀書者一照正文如字讀如字解萬萬解不去
方爲一轉註焉始得猥曰通用而甚且點擴焉
增易焉非善讀聖賢之書者今人臨古墨苟有

差訛一仍其舊以存古況臨古聖賢眞底本而
可妄參之以己見乎此非獨正一字之失而已
者高明以爲何如
一出入六經以洪其原六經者古先聖賢作之
以垂世者也聖賢之精神心術具見於此故孔
子說信而好古孟子說遵先王之道讀書者討
求六經之旨趣方知聖賢之精神心術上下千
百世更無異同隨所讀之書自可融解其義而
體諸身心性情之間是爲眞正大學問竊怪今

之學者不探其原於六經而獨玩志百家留心
二氏以爲此足以鳴世昔有論作詩者云可惜
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今學者亦云高明以
爲何如
一通曉人情世故以傳其理人情世故非他皆
天理之所寓也聖賢論理論事極其精微統只
發得個人情世故與人做個樣子耳皓首窮經
而不識人情之謂何世故之謂何則學問之謂
何想諸說書者一以人情世故體驗聖賢之言
則知其發諸言辭者實實可見諸行事天德王
道一以貫之大學術大經綸不出此論說講解
之外也高明以爲何如
一反求心體以會其歸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
以爲師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也聖賢所言之理何者非吾心之故物要在溫
而知之博而約之耳誠埋頭經義洗心討求念
誦正文而不牽泥於章句領會旨趣而不妄立
乎意見涵解六經之精微體察人情世故之昭

示則心體中當自有會悟處不獨講解文字而
已者程子曰未讀論語時是如此等人既讀論
語時亦如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言極有意味
竊用以自愧而敢望諸高明者高明以爲何如

重訂易經疑問序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韋編嘗三絕矣
以是終日言而不置後人因別爲彖爲象繫各
卦爻下又分其餘爲上下繫傳云伏羲文周之
言斯眞闕無餘蘊哉後世學易者宗焉具有發

明註疏然唯程傳本義盛傳至今顧二氏之書間有異同而後來訓解者或多拘泥於其辭曰易不可爲典要也嗟乎獨不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乎且孔子論易嘗曰六爻之動唯其時物又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是知卦與爻之辭其大旨必相符合無疑者何後來者之紛紛哉且孔子於卦爻辭發出一時字繫傳又拈出一幾字意在前民之用也故於諸卦下曰時曰時義曰時用不一而足而用九用六

特發於乾坤二卦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隨承說乾元統天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承說乾元用九用六曰利永貞隨申說以大終也謂左右其大以有終又發无成代終之語諄諄焉則乾坤二卦之用昭如矣後人誤解變求變剛大戾二聖之旨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其語豈不直截明甚後人妄於吉字下塡入一凶字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曾聞凶之先見乎幾善惡之說益發之朱儒耳周公所謂君子幾孔子所謂可與幾其吉似不如是書曰惟時惟幾惟康吉之先見茲可証矣誤解一幾又誤解二用易道不幾于晦蝕哉余小子無知安敢僭妄爲論唯偶得窺測畜疑思問二十年今復大加裁訂求正于海內諸大方高明君子倘謂牧今所問或一言之幾于易俾藏之名山竊附諸儒訓詁之末則皓首窮經之至幸也而非所敢望也

尚書疑問序

三墳五典尚矣而刪自孔子垂訓萬世書教至今煥耀如日無不共知且由馬况有宋諸儒闡發殆盡將安所置疑又安所致問哉蓋書無可疑而所以說書者或稍失其故也則非但悖違當日紀載者之意且併夫子所爲刪述之情而失之即曾窺蠡測之見苟有可與天下共疑者姑存之以問於有道未必非聖賢之所與也然則將問之洪荒上古耶將問之虞夏商周之典刑耶目堯舜其心至今在也惡乎在在吾心之

同耳吾心誠見得是即堯舜猶可印証何不可疑而思問以自決哉蓋即千萬人未知或一人焉能知之百千餘年未知或後世有一人焉知之且或有勘余所疑之誠非者的的定一正論俾與漢訓詁刪自孔子者大明於今茲來世未必非余疑之所致也且余今所疑特嘗求與於傳註也傳註傳神耳即神品所萃書哉而筆芒或稍欲斜擬像或未周到蓋亦有之而講解諸君子固泥其辭而不通其解則傳註大儒將亦

有待焉而何擇乎狂瞽之窺測也唯舉業制科一遵傳註載在

令甲諸士子無視余言耳蓋余疑余問竊與世知問者共疑之與世知疑者共問之而必求其見終歸無疑無問與天下萬世共知其由耳然此可傳之學究哉藏之名山可也雖然方今

聖明在御週大典讚大訓誥將貽億萬世無窮

承明諸公或苟因余一言之疑郢正于著作之庭而要無忤于上世紀載之故則又未必非夫子瞻述之一快也是則余所懷於鄙衷未敢必今世之能亮余者然竊有望於今以後之同其是心者

詩經疑問序

余以易叨賢書詩非專業也然獨念童時先贈君曾命余讀詩已授簡成誦矣而苦無師承乃合而學易然詩故所習也於心終不忘時一繙閱而竊有疑焉未筆之簡也今年春入

覲銓部奏免諸司坐遂得待命邸中而又奉明

禁不敢走謁中朝大夫士時雪幾一月許邸中無纖毫事得諷咏三百篇併攬其集傳間有可疑者輙隹記之及出都門坐馬上復時時微吟懷想覺有可疑者下焉亦輙筆記之道便省太湖人得謁邑父母進賢徐公其人溫然如玉豈弟君子也就其專業家請問一二焉覺大有得徐公亦謬啓余所問之爲有見也行由浙江上三衢下信州道豫章度庾嶺順流至端州水陸經歷旬得又細求以繹其義至新又時至學宮

與趙生良詵炎生瑜華從容而商訂之錄成凡若干篇做問海內之大方雖然此特其臆見耳而詩之爲教有大於是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余贈君所命余學詩學易者余能一一夙夜以無忝矣乎未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余今日覥然居民上又能一一盡其所以子民者乎未也大者未能盡而唯意見之是問何爲哉然余之心竊願就臆見一問焉以求盡乎其大者海內大方倘惠然就所臆見一答之更衆其大者賜

一言之教固余請問之至願也

重訂詩經疑問序

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而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且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于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謂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疑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稽實待虛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在說詩而不得其志則將謂葛之覃兮爲后妃儉成絺綌而賦其事矣將謂采采卷耳爲后妃思念文王而作矣將謂螽斯羽之爲羽蟲矣將謂簡兮之爲輕世肆志矣將謂河水洋洋爲齊地廣饒士女之佼好矣將謂魯道有蕩爲適齊之大路矣將謂似續妣祖爲君子之居矣將謂中原有菽爲兄弟之教其子矣將謂荏苒求木爲得所植矣將謂習習谷風爲生長和調矣將謂有饛簋飧有捄棘匕

之漫無取義矣將謂鴛鴦于飛畢之羅之之爲興矣將謂履帝武敏歆爲足大指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矣將謂永錫祚胤之可分而爲二矣將謂乃造其曹之爲牧所矣將謂伴奐優游之爲泮渙優游矣將謂彼疏斯粺之爲分別君子與小人矣而其他則若鞅掌之爲失容也權輿之爲托始也龍光之爲寵光也樂柴之爲積翁也無射之爲無斁也偕始之爲諧始也諧始之爲偕始也遐之通爲何也侯之訓爲維也紛紛

莫紀綜之則不得詩人之志而姑爲講解云爾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真有足啓萬世之蚩憒者奈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汩沒於所習而卽有能探其旨者付之弗問也今予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卽有碍於制義亦所弗恤焉蓋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春秋提問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卽義也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閒周衰王道寖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僭爲賊亂或入于夷狄而其則幾淪于禽獸有不忍言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卽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訓是行者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正謂惇庸命討此天子與天下公共之事人人所宜共由亦人人所可指示以詔天下萬世者是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焉者也竊取云者亦謙不自居耳而或者誤認遂有道在位在之說甚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嗟乎使夫子而果託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則經所書天王某事某事者又將託何權以是非之哉斷不然矣顧春秋一經斷

也其案在傳傳莫尙左氏矣去聖未遠聽睹紀載甚詳足備後代參考是大有功于春秋者然時或有闕于大義處公羊穀梁知求大義矣而附會穿鑿時亦有之宋諸儒章出胡氏而下互有發明豈不燦然悉備哉然千蹊萬徑雖可適國而周行大路要在折衷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眞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

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
也惟童稚時先賢君淳菴翁誨牧曰兒曹欲知
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詩禮次第
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大方茲來粵西甚暇
得復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
無作好惡爽怳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
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
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聞涉獵斯道路也仰慰
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若春秋制科一稟

胡傳載在
令甲是即義之所在諸士子所宜遵守而無岐
者余何敢及而諸士子方習制義請亦無視乎
余言

　讀春秋者所宜知

凡讀春秋先須認夫子作春秋本旨明白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
秋本旨在存王者之迹也王迹謂何惇庸命討
是也王者有此行事即有此聲歌哉之詩可觀
已乃東遷以後惇庸命討王者不能持于上而
僭亂叛逆幾盈于天下詩由此亡矣孔子有深
懼焉于是取魯史舊文加筆削而春秋作焉今
觀春秋所載大抵為惇庸命討計然載之魯史
中則必其有關於魯而後書故曰魯之春秋非
泛泛記他國之事與魯初無關涉者學者但先
觀鄭伯克段于鄢一節為何而書則知讀春秋
矣蓋魯娶于宋世相好也而宋與鄭世相讐也
故一隱公之身也嘗及宋盟于宿矣又及宋遇

于清矣又宋公和卒葬宋穆公矣又命翬帥師
會宋公陳人蔡人衛人以伐鄭矣是其與宋與
鄭何如者乃無故受鄭人來輸平又受鄭使來
歸祊即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命翬帥師會齊人
鄭人以伐宋此何等反覆哉總是貽受鄭莊之
餌不覺為其所移耳故夫子於隱元年第三條
即筆鄭伯克段于鄢一語見鄭莊處家庭母子
兄弟間若是其殘且忍也友邦宜自知之而非
輕與以入其陷阱蓋為魯而書以寓惇庸命討

之大意非汎汎爲鄭而書者是孔子所謂竊之春秋也學者於此而不知其所書之旨可稱讀春秋哉若其義則丘竊取云者牧已明辯之前敘中惟春秋天子之事一語學者多未之識故謂天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耳南面之權可託哉蓋一家之事一家之人任之他人弗能與也一國之事一國之人任之他人弗能攸也惟天子之事天下之人皆得分憂共理以贊襄有不容自諉焉者故當堯之時即有

禹共其事當武之時即有周公共其事當衰周之時孔子目擊臣子之叛逆不共其事而誰共哉故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 宜共其事以贊替天子也以存王者之迹也非 託天子之權之謂也審得此一語明則孔子所云其義則丘竊取云者蓋謙不自居耳非如今人誤認天子之事夫子本不宜託無柰而假託乃有知我罪我之說也故讀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等語自可深得孔子吾志在春秋之旨若牧今所云亦或得孔子竊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焉者之旨倂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等語之意若前人相沿至今謂孔子託天子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之說恐或應改正無疑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傷天下或未亮已共天子之事而加諸罪者牧今所云亦竊謂得孔子作春秋之旨及孟子論春秋之意矣若知我罪我則任之而已也

禮記疑問序

先贈君淳菴公生不孝牧一人初命學詩更命學易又命學禮不孝因叩習禮家但凶喪篇輙置不講即曲禮檀弓等篇語一涉凶喪悉抹去及講解章截句分更詑後先盾矛無當也不孝謂習禮者當不若是遂舍而卒習易然往來南北間苟遇諸名賢商及禮經則欣聽未厭也痛恨先贈君已逝恐微縣又不及太孺人卒卒無以自立則假官嶺表冀伸烏哺焉乃未及五載而計音至傷哉吾父雖不及祿養而猶得以待

其終也痛哉吾母雖幸沾祿養而不得以送其往也一官謂何然奔越數千里以歸即不及大小斂朝夕奠尚有封窆大事在苟任悲哀而忘禮節父命學禮之訓何於是取大小記斷衰讀之久歸勉完葬事始繙閱諸篇次第求其義蓋數過而嘗有疑焉疑輒筆之故無論內吉並有錄若禮運樂記則尤深注意焉何者諸篇若曲禮少儀內則之謹嚴四義燕聘之精粹一覽義可融會無論已其他大抵明損益備參考具制

度故禮家存之爾無大涵蓄義理在惟二篇語雖間亦淆雜意實首尾貫穿驟而讀之若章爲分而徐而繹之實句爲續也淺而窺之若梗可挹而深而味之實與難知也已斷而復提若重複之可厭而更端以申究則又累數百言有未能盡者是則二篇之所未易窺也予不孝亦何能窺之而不敢不勉焉何者不學而不知其義猶可言也已知其義而不求得了心何貴乎其讀禮也矧不孝所疑而問者求海內大方賜一言之教或待講明其大義可自信於心可自淑其身可以傳吾後終慰先府君命教學禮之意已爾若樂菴宋必斤斤焉傳註之守乃可以入教也於予不孝之言何取哉且不孝亦何暨于傳註必求爲異同之見哉語曰可爲知己者道請與海內知禮者商之

讀禮記者所宜知

禮者禮也心體也心體內何物不具而隨所發見何物無節而無文子云君子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蓋文與禮原非二物初無彼此畔于其間者學者知所謂弗畔則於心體其可幾矣竊怪訓詁家但訓禮爲節文而遺其心體甚且分爲體用而不知用之即體也禮記四十九篇中間或有未純於道語然出聖賢之口物者爲多而經儒先之採錄者爲備大學中庸獨出聖派無疑其他如禮運樂記學記等篇亦何豈於學庸哉即曲禮冠昏喪祭諸篇總根心體所發揭以示人使人克己復禮爲仁

何可少也乃世儒置喪祭等篇弗顧即禮運禮器諸篇偶見語涉㓜訝即批抹弗誦焉噫此安足以學禮哉四十七篇語或未盡若學庸之純粹然首一篇論首尾血脉聯絡貫穿有不可少間焉者令一脉棄一絡可稱全禮哉他無暇悉姑舉禮運一篇論彷稱上古大同之世渾渾焉人游于無情而忘其爲禮後世則漸以流矣聖人亟反而爲小康全在禮義以爲紀一着故即提承天道以治人情一語蓋世之治亂在人情

也人本天地之心禀五行之秀氣以生心體何嘗不與天合乃五聲五色五味與禀俱來不能不開以人於是始失其本情而爲僭爲竊爲瀆爲亂無所不至矣此其治能幾小康以適大同哉聖人爲此懼亟以禮義爲耕耨治此人情之用使内外尊卑親踈大小各得其所而熙焉苴本直豎閒不成若復歸于太和之世故總之曰禮義以爲柄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益人情果治于禮義而氣可還淳也倘非禮義以爲治

則荆榛交横於其中齒牙角毒競逐於其外即同類且刹噬食而況於異類乎此爲柄爲田爲畜學有深義而語如貫珠意相聯屬直至達順而後已而後知小康之還大同果以禮爲運也彼分哉而不究其絡之流渾解而不知其肯之要者豈足以論禮哉引而伸之諸篇皆是而自來訓講未貫漫云解經如是而止噫斯真俍乎其爲禮哉收非敢稱知禮但於每篇中頗探其意旨頗究其脉絡必若大學中庸直窺其蘊與

而後已斯或夫于慱文約禮亦可以弗畔之意乎海内高明倘鑒余言虚心考訂取聖賢之口吻一一融會於衷併儒先之探錄一一辯析其義毋置喪祭毋抹㓜訝務使四十七篇與學庸二篇並垂于天下萬世而不朽斯禮教之大幸也大斯世教之大幸也夫

我朝史綱要領刪出小論序

蓋學者既窮經則必讀史矣史載天地古今固與經相出入者孔子贊易刪詩書定禮樂作春

秋人孰不稱爲經哉而易該天道人事之始終書敘帝王經濟之大略詩咏王風頌至德禮謹儀節嚴舉廢而一十二公之褒貶闡天常而植人紀豈非史學之本始哉知經之兼乎史則知史之通於經矣是碩儒所宜究心以經世務者昭代令士子各占一經據制義而論策詔表則統㝡於史綱其培養期待豈不殷殷厚哉乃士子往往喜玩世說稗官耳譚新語而史綱漫不加視夫資美而速者不覽則亦可僥倖矣若論

眞儒實學則必達上下通古今庶當機臨變猝應可以不謬蓋古者今之監也史者監之徵也如唐虞三代其載詩書學者舉能道之然時變日趨而制度規模世有改易三代之後孰意有春秋戰國哉斯何等時也其人習於縱橫捭闔又何等事也而秦吏酷烈古道幾廢不存漢興成正大綱或舉病目毋同百年而晉魏五代中國而與狄庶闵分戰乎人命唐興稍理三百年而九代又翕然而草雜宋興苟安四百年而奄

奄弱息常若履虎尾以慮其陘而終陷於蒙古無復世界非我

太祖再闢混淪焉有人物哉又焉有經史哉幸今人物一新經史具在學者不玩古史以考其治亂將安所憑據以當世變哉且秦以前無論已卽漢之宦豎外戚黨錮晉之風流唐之閨門藩鎮宋之新法議論不有正人君子不足支大廈之傾卽有正人君子亦莫能挽已陷之轍此豈非今之殷鑒哉而學者可無留心於史學歟

蓋今日雖席安承平而貂璫縱横習俗乖僻法令不一邊備廢弛固大可慮矣所賴維持其間在俊傑之匡襄而廟堂之上各主一議略似乎宋之洛蜀山林之下遊執刺權將幾乎漢之標榜此其可慮又有甚焉者杞人能無隱憂哉予杞人也探討五經之暇漫取史綱裁訂要領間出小論以示兒曹揩擬其要領詞可知治亂之槩也偶著一二詞涉獵之不可虛術也敢企涑水丘峰諸君子哉當世高賢大儒淹貫經史發

聖賢之精蘊將必有周程張朱其人佐廟堂之
猷將必有韓范富歐其人是
昭代所樹以幾唐虞三代可以追杞人之憂者
予老矣竊日深注望云

性理指歸序

自古皇王碩輔所爲創開治統聖賢君子所爲
講明學術並垂訓於萬世孰非自所性中出哉
顧所性作用由身心以及家國天下莫不粲然
其有理在是固萬世所不可易者自此理不明

於天下人始依然其何之即有億測莫能見天
地聖賢之情即有猷爲莫能識帝王經濟之略
善不勝惡而治卒於亂亦無怪其然矣我
成祖文皇帝體道經世命儒臣編性理一書詔
示來許其甄陶造就豈不深且遠哉唯此編卷
帙浩繁讀者苦不能悉且其中兼收象數諸或
史入玄祕讀者猶不能解以是覽輙廢卷懸少
讀是書稍窺其槩矣今更編閱經史乃識所性
之理人人悉具人人皆可希賢聖人人皆可佐

帝王特患不得其指耳知其指則知究其歸固
人人所宜自奮者先哲何人吾邈而不思幾及
哉因取是書略刪象數裁浩繁而獨揭其精蘊
者以成書使後學者一覽即知其大指好焉而
不已習焉而不厭而各完其所性則天下之理
得矣寧不可成位乎其中哉書曰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指歸之說
也愚請以是語爲當世作人者頌又請以是語
爲今世成人者勗

再敍性理次第

天生孔孟發上古精一之傳爲萬世木鐸使繼
是者能率由而遵守道豈不常明而世豈不常
治哉乃當孔子時即有老聃矣孟子時即有楊
朱墨翟矣陀恣放而莊周商推而管晏押闔而
孫吳慘刻而申韓又爲荀爲揚不一其人皆能
著書立言後世有述然總之戾性教賊仁義而
道隨以晦蝕千有餘年中間唯董仲舒正誼
明道之言有儒者氣象若王通韓愈並亦能窺

其近似矣然於本原精奧未晰也論道統者弗及焉有宋周程張朱輩出探性命之精躬踐履之實於孔孟真傳不獨見其的而直能究其歸不獨體會於一身而直欲開牖於來世載在成書語錄彬彬可想而述焉其接道統於往聖無疑者我

明儒臣承

命纂性理一書首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皇極經世等篇爰論理氣鬼神性命始及道統諸

儒因及為學詩史諸子歷代後及君臣治道聖學幾千萬言不嘗詳矣顧道脈必有所始也詔後學者不推其所自始遂語以太極圖正蒙等書能領略而頓悟乎恐無知識謂宜先之道統使知道之所以明且行次之諸子使知道之所以晦且塞因次諸儒各舉其所撰之最著者爰及所論理氣心性學問等項然後引證歷代序列治道之詳使知斯道既晦而復明既塞而復可行皆賴濂洛關閩新安諸大儒闡明之功後學者因是悅焉而思齊則可紹千載之真儒由是毅然而自任則可佐萬年之盛治斯無負

命纂是書者之至意乎今所裁訂一本此編特稍於中先後次第之更閱其所未備者則補入近思錄數條以成完書以便後學之攬觀耳條並無敢篡入也

左氏詳畧序

夫文莫尚於左氏。其意遠。其語奇。驟讀不能句。而細味則雋且永。淵且腴。真有膾炙千古者。

第其敘照編年前後埋應處。後學未易通曉。余因撮其最佳者數條。提其顛。究其末。以槩其畧。且旁轉字義以啓其知。使採左氏之華者。一攬可以洞識。是則所以牖蒙。而非所以呈達觀者。雖然世皆病左氏之浮誇矣。今搦筆者更以此浮誇者尚未足以厭其心。而必欲求進於左氏。不知其倔曲聱牙將何底極。於古作者之意竟何如也。其奚賴余之所採。

國策補釋序

國策蓋世之文也。抵掌雄談。懸河星辯。使聽者心駭而目愕。津津焉靡靡焉自相推伏讋其俊巳回視左内外傳意渾而色古。殊覺天壤哉。然太史公兼採所長。詞藝獨擅千古。非以其辭鋒機利。足以折萬夫而凌霄漢。瓜後世詞翰家欲參覈事理之異同。辯駁機宜之纖悉。匪是莫可以角勝。斯集崇尚至今不廢矣。乃今握管之士。厭不意輕秦漢。力追古索。而及其所發。爲詭爲怪之不勝。甚至仰陳宸陛者。絶類草野之誑詞。

姚氏叢文集卷之一　艺

奏記寅剔者。至同村氓之訐譃而莫可底止。可令戰國策士聽且聽哉。余今此秋此釋。益示後學知所講解。俾由國策之語求雅且馴。準追古道之隆。抑使知文至此更無可復加。鋒利者不得復加甚焉。益超於今時之極敝也。

家訓引

吾上世未有知學者。即所見所聞及所傳聞渾渾焉蠢蠢焉。不離耕作。不識官府。爲無懷葛天氏之民。任若文淳庵贈君始教牧讀書。訓以清高二字。而實皆渾蠢之遺也。故凡平日所訓語及所聞於故老所得於會悟者。竊識之不忘。而未敢考之於冊也。前年遊粤西。辱撫臺楊濟翁出族譜家訓示。且使牧續貂焉。因以向所承之訓及所聞所悟者。書有數條。至平西公。餘復續有數條。似較多口語一番矣。然總之則本清高之訓。而欲全所謂渾蠢之遺也云爾。因存笥中。期示孫子。寧渾毋察。寧蠢毋乖。是爲清高。不則不若族人之爲田農也。

姚氏叢文集卷之一　苎

敘刻家訓于廣昌

此帙本錄之笥中。用示我後人者。曷刻之邑署盖余忝治此三年矣。謁遇大夫士。皆以父母稱余。雖不敢當。而俯接芻蕘。實有不敢以膜外視者。顧此地山川秀遠深與。其人大都循禮守法迥別於閩境。而求踪不無矯雄之氣。故民不知學者。一時之相觸。輒悻悖以求勝。有未易以所降焉。若此豈獨習俗之難移哉。亦在上之人未盡所以化誨之術耳。故余每值此。即諄諄焉

曉之以是非開之以利害無不肯首革面以去
然語言尚能以徧及哉篇中所存雖未悉幾于
道然其意真其語切或可示此蔡黎者荅家視
廣昌卽以家人父子之訓訓之未必非轉移之
一助也若大夫士家有寶訓何藉余言余言亦
何敢及而或因余此言此刻惠然各出家訓以
示余使余冠貂於篇首用示兒輩傳之世世曰
此余前人不鄙笥中語用訓此廣昌之民而彼
中大夫士且報瓊為余家世世寶如是是又余

今日所深注望者

自題樂陶吟草

詩蓋難言矣兒余小子未諳風教之長其何敢
忘願余雖不能詩嘗讀雪宋以下則竊有評騭
詩言志也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志明良則歌喜
起志叢脞則歎休朋非頌卽規其有深意非偶
然者　自錄其皆祖是故稱詩教何正大雅致
足風來世堪明朗子遭讒不能直正其辭杜陵
途窮不克身匡其濟故一假妃所以志思一多
悲悱以志鞠其情有甚不得已者乃後來作者
謂離是足以動人偶題吟咏不及宮怨則敘宮
詞快心悅耳肆焉其無忌夫宮掖之事豈外廷
所宜齒及哉又學士大夫一不得志於朝則懷
傻合悱長吟短咏什八九多濡巾霑衣之語夫
不得志則誠可悲矣然豈不可自艾乎亦豈不
可自安乎不艾不安而令悲怨嗟殆非人臣之
大致矣況淚豈丈夫所宜時出哉齋谷瀟淚亦
可醜也或曰子固未離此患耶然余不肯謫桂

林耶謫不敢辭矣乃西吳去西粵五千里而遙
人言瘴癘鄉殊非人境而余獨灑然以往署
篆令湘界無怨意秦委齋捧檄無苦辭時有暇
餘更評論春秋皆撰問十二卷其見於吟曰未
嘗一日不忘關末嘗一刻容眉皺實余所自道
也昔彭均嘗淚濕哉平生微吟獨喜淵明雖味
其得其心雖五十折腰未能仰賦歸來或非淵
明之所與耳然采田奕史大聖亦不遠去矣余
猶進學從間自安而自艾不貽史譏之病自謂

或可無愧於淵明也吟凡若干首竊名樂陶吟
雖莫幾於陶公矣陶公能容我樂否

文集卷之終

姚牧菴文集卷之一　三五

來恩堂草目録

卷之二

承巷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孝經疑問序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孝經孔氏之書宜與五經並垂不朽茲何不須之學宮豈以其書約而無足傳耶顧其書雖約而其道甚大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何可泯滅無傳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將舉此書頒之學校俾士

子誦習而開科登賢必賴焉者諸士可無究心乎哉牧因著四書五經後特著孝經疑問以先之蓋至德要道天經[illegible]義昭如日星何復可疑而何俟於問所可[illegible]謂毋取其愛君取其敬等語之未必出于孔氏也謂則天之經以下等語之類于漢儒也謂先之以博愛以下等語之多紛雜也謂所引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之語之不親切也謂以順則逆以下等語襍取左傳所載季文子之言朱子所謂並宜刪去者也又謂開宗明義何以名章也又謂天經地義民行何以名三才也又謂至德要道本同一理何以云廣要道廣至德之分割也又謂行成于內而名立於外何以云廣揚名也諸如此類大有可疑而必待問焉正謂此照如日星者無可疑無可問而必可傳之來世也誦者如謂牧言爲然與朱子所云並宜刪去者之爲是也唯命如謂均列於聖經則均可爲解而無竢于疑焉者亦惟命若謂無端生疑而因疑以起障則非牧之所敢知也

孝經雅言序

余著四書五經疑問即有志孝經謂此爲五常之首百行之原豈[illegible]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皆是物也而[illegible]一端之所可盡也乃前經一十八章始事親以終立身自天子以至庶人由三才以及喪親六綱雖較亦詳而節目或多未悉今秋黃季發不遠千里來謁我門下出所謂孝經雅言[illegible]余曰言皆本諸禮經其大者如

敬身顯親大孝中孝之類不必論已其他事親
儀節自定省溫凊以至扶持抑搔自旨甘滫瀡
以至先嘗劑藥自衣裳冠帶以至澣濯補綴自
視聽言動以至唯諾鶴趨自喪祭祥禫以至居
處笑語他如所遊所習何鄉何趾凡可以承懽
而奉事者靡不周到而詳悉俾庸人孺子一覽
即知所事親而生可以致其悅歿可以致其哀
此編之所錫爲不小矣而可無傳哉且季叟身
有之而身証之其念親之存歿也無以致其情

此心實歉焉不安而其於此禮也若闕焉而未
備蓋雅言執禮而行在孝經其此之謂矣是編
其可以無傳哉牧因思於家嚴雖得承懽不能
伸一日之祿養於家慈雖得祿養
封章矣而遠在數千里外不能致飯含大小斂
之儀至今思之痛心切骨於此編大有感焉固
知此編之足以啟人心者必能扶天常於不墜
維人紀於既衰其必傳而無疑也特爲之引其
端

孝經集註序

甚哉孝道之大也通於天極於神明而光於四
海何所不昭微顯其道至大而其理則至微自
非字爲解句爲釋而章爲截初學之士似有難
以意通者從來傳註凡幾家矣皆意爲摸擬而
未得其精竅雖註猶弗註也觀澗徐丈慨焉乃
出其緒餘細心以求其字字與解細心以求其
句句與釋細心以求其章章與截若農者之趨
於畔畔爲之疏疏爲之理而俾初學之士一讀

即知其義知其義則溥之而橫乎四海置之而
塞乎天地將從此發軔也斯其用心亦勤毖矣
斯可無傳哉故嘗爲之說曰丈之集註猶夫渡
江河之筏也而弟之著爲疑問猶之登彼岸之
忘舟楫也非登彼岸不能見江河之大然非筏
以渡則江河之大徒汎然其無所適也舟楫其
曷以忘諸是註不可無有甚於疑問疑問可無
作也註成矣因爲之序其端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序 代作

春秋記事之書也而實孔子傳心之典也如以記事論即有事可書皆足以稱紀而唯其傳心則有所書必有所以書之意在兒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可㴱焉以爲解哉左氏生春秋時記事獨詳且㬟公羊穀梁生於漢則知評駁矣而在宋胡文定則著爲傳世共宗之然自胡氏而外如程子張子朱子東萊呂氏永嘉呂氏廬陵李氏臨川吳氏茅氏胡氏及汪氏宋氏陳氏杜氏數十家皆各著書以發明夫子之心

成祖文皇帝命諸儒編爲大全以收之然未有折衷之者承菴姚先生繼起默玩經文潛討諸傳著爲疑問一書務求見夫子之心於千載之上其解悟亦精且邃哉猶自以非

令甲之所載也藏之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是固然矣然取其書讀之若七八王正月鄭伯克段于鄢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蔡伐鄭子同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吳子使札來聘西狩獲麟等條辯正煞極有理可終使湮没而無傳哉不肖其因輒忘固陋取大全程朱而下數十家與胡傳稍別者分注於前取疑問諸條詳列於後合爲要解一書以傳諸後俾後之學者觀之知夫子當日之心誠有在也故其所以書有若此者然後信諸儒之言非妄立意見者也非苦加附會者也非過爲穿鑿者也解經至此斯可謂要言不煩也已矣安知無史氏出採而獻之

天子著爲令之

令甲乎是不肖其所深注望於其後者

讀春秋說

春秋是魯國一本日生帳如元年某國有某事與某國做某事二年某國有某事又與某國做某事三年四年以後皆然學者但就某國某事與某國做某事逐一與他筭帳去如齊與齊合筭鄭與鄭合筭諸國皆若是其合筭自然枝枝葉葉各有頭緒而此皆於魯事爲有關者故載之魯史中此極爲分明極爲易曉今訓詁家

不知是義於前邊某國某事與某國做某事既如此解於後邊某國某事與某國做某事又如彼解便失却夫子當日所書之大旨矣且於曾事何關也而書之哉此牧於中獨有所見而云非故爲若說以啟後人之疑也高明君子幸虛心一裁訂焉

禮記大全疑問要解序代作

禮記一書大學中庸所自出也二書表章於程子傳註於朱子與論語孟子共傳於萬世餘若

曲禮禮運學記樂記禮器坊記表記等篇眞出聖學正傳無疑者其他檀弓王制月令曾子問儒行等篇似襍秦漢諸儒口吻然儀章制節悉備於斯皆所不可少者但苦於浩繁初無明註宋陳氏澔著爲集說人共宗之是則然矣而猶多未詳其義且中有紕繆不通處嚴陵方氏西山眞氏藍田呂氏石林葉氏臨川吳氏慶源輔氏延平周氏馬氏等儒各著有評議大全俱收采之以開來學可謂備矣然猶苦未愜人意者

如幼子常視毋誑曰示之以不可欺誑天子視曰視天子其愼也曰是殯引一倡而三歎曰一人倡而三人和父子不同席曰尊卑等異三步則止曰命引之以奪其情行春令等曰王者行春令馬與筴曰筴即是馬工入升歌笙入三終曰王人酌之以獻工饗婦奠酬曰舅獻姑酬五至曰與於詩立於禮等而其最謬者八蜡昆蟲曰祀與蝗之屬害稼者昏禮請壻弗取而后嫁之曰壻若堅守前說將此女別嫁他人此豈可

爲經以詔後世哉吳興承菴姚氏著爲疑問一一爲之辯明爲之印正其意蓋亦勤矣其於是輒忘固陋取大全所載諸儒之說分注於前取疑問之所發明者悉列於後名曰要解使後之讀禮者若挈裘褐而挈其領若刪繁細而總其歸若開雲霧而覩青天是亦今日之大快也斯禮經也不將與大學中庸並垂於不朽哉

重訂四書疑問序

萬曆己丑庚寅間牧著四書疑問請正海內大

方復著五經疑問壬寅癸卯間又著四書疑問稍其文可謂略備矣而有懷耿耿未嘗忘諸念也乃歲癸丑九月十六夜忽夢見吾夫子與求玉印一觀夫子出玉五六片𣂪牧牧捧之駭然因視其文一一較正之遂成一印厚可五分方可三寸許因跽而請曰何不以金鑲之可乎求久夫子莞爾而笑曰吾今正有此意因升一高𠪚中𠪚去地二尺許座設儼然牧肅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覩其髮特焦黃可異焉覺因

思之此夢何爲乎來哉豈以牧嘗著四書五經疑問蚤夜以思務求印正夫子之心故形之夢寐若爾耶然所𣂪玉印何以五六片也意者道本　致無奈諸後學者支分段解割裂破碎故有然耶若然則牧之疑問言必求中理皆歸一夜術有見焉未可知也於是復取四書疑問研精極力以思之由博而反之約考異以求其同務期至當以見夫子之心中庸昔有總論大學開如於是復深思著一篇以成之爰授之梓以正海內大方今海內賢杰雲蒸霧湧豈無留心斯義者乎或因牧所疑所問爲可以㕙幾也益黜其意見之私不過爲穿鑿不曲加附會掇取其五六割裂者必求其一致之理得一致之理而金相玉質以會見印文之全由印文之全以仰承今正有此意之意則夫子隱然在天之靈庶其可大慰乎而牧之大夢其可以自覺也已矣斯固斯世斯文之大幸也牧竊月惓惓以注望焉

重訂禮記疑問序

嘗聞孔子贊周易刪詩書修春秋定禮樂垂憲萬世曰定則一定不易之書也胡然而猶以記名也豈以禮樂二書雖經聖心所裁定而後來秦漢諸儒或稍有見焉又各由意旨以記述而禮家多所採取故猶以記名耶今考其篇在大學中庸外如禮運禮器樂記學記由聖賢之口吻者爲多而他所載者類多繁文縟節讀之不能無厭似不可不一爲刪正然而制度品節之

詳聲容音律之與其載於斯有關於身心性命而學士大夫家朝夕從事又未可遽為刪也訓詁之功焉可已哉有宋陳氏澔由始集衆說以開聲象其綜數之勤亦既博且勞矣乃所衷集不妨旁搜博採而要以中理為歸蓋禮者理也由心而出者也樂者樂也由心而生者也自心來之而端在是矣乃其中有大謬不然者亦混載而不削此何以解也余側讀是書有疑思問似得其槩而尚未悉也特加數年大為搜求考

訂凡出聖賢之口吻者務探其所從來以究其所歸宿而出于諸儒所記述為世所必用者亦深求其義以為參訂之資其間訓詁家附會穿鑿紕繆其說以誤傳於世者必為削之正之不知有當於聖心之裁定否也敢質之海內大方請由心體之禮以及制度品節之詳由心生之樂以及聲容音律之與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使禮樂二書昭然為經於天下與大學中庸並垂不朽斯亦或夫子刪定之意乎

莊誦

大誥解序

伏讀

高皇帝大誥一書昭示禍福以諭人分明尚書之周誥也當商之季君臣沉酗於酒而法度廢弛武王者出而有大懲大戞之令有劫毖拘殺之典蓋出於大不得已也

高皇帝當元之季綱常教化掃地盡矣而吏習為虐民習為奸者又比屋而皆然於斯時而不

用重典其何以止辟而安良善故於司徒郭桓輩之虛費鉅萬蒲臬王廉輩之科歛重複下司斬譏輩之匿絕卷宗寧國師生之捽擒郡守縣吏疾靈之建言挾詐種種皆處以極典而於婚姻則掃胡元之舊習祭祀則禮當敬之鬼神鄉飲則崇有德之高年命官則諭以生身之大恩惜才則曉以面奏之保留差使則教以貴賤之有等又懇懇焉不一而足總其要歸唯使人知其所報而以保身惜命為重蓋人知其所敬則

必安享其所有而能以保身惜命為重自總官為奸官而無貪婪縱放之罪無誹謗怨讟之尤百姓為奸百姓而無賄賂交結之非無隱匿詭詐之事誅戮可懸於不用而皆優游於太平有道之世矣此
聖心懇惻
聖諭諄惓而特著此誥以曉諭也且使家藏是本以誦讀而有犯則有減等之科豈惟當世以為憲即萬世而下讀是誥識是心而不學為奸

官奸百姓者皆無人心者也皆自取天災人禍者也豈世所宜有哉周誥立而澤及生民者必再世而後改
大誥立而澤被天下者歷萬世而常新乃今家不知藏士民不知讀若前官吏民人之頑詐者析同習也臣舜牧謹洗心細玩註釋其所未易解者使户户可以什藏人人可以誦讀仰見
聖祖誨諭之盛心亦今世所不可無者敬拜手書于首簡之於末簡

族譜序

水水本原。人孰無之。而往往不以為慮。此在愚與賤者猶可無責。既貴且賢矣。恬不為慮。安望其上光祖考。下逮族衆哉。乃間有慮及譜牒者。又妄認他族顯者為始祖。支延蔓附於簡冊間。此毋論顯者不忒欲翻。以若所為。宛若所及。備族有賤且貧者。即列之簡冊中。彼必視若路人。不知所謂睦媯之誼矣。焉乎譜。譜者普也。尊祖敬宗。隨禮祖宗之意。普逮於通族之微賤者。是

子孫克承付託之責。非苟爲夸示而已者。余族世居適溪杜。世傳我族自妙溪來。今亦不敢往認。但就鄉所始傳者尊爲始祖。而自此以下。世系相承。若背遷於特圩者。近遷於桐鄉者。如余父叔並遷於府城者。一一收録之。存其終始。用貽後人。蓋我父淳菴暗君嘗以此囑牧。牧今所立譜。正而我父所體祖宗之意。思普逮於微賤。非自今其貴顯而已也。語曰。自我作祖。我父非作祖人耶。作祖即爲族主矣。凡宗祠義田皆慮

嵗並與此譜並傳庶幾可稱普及之義是在我
今日及大兒祚端異日漸次盡力勉為之成我
贈君之遺意耳若聚族合渙先之譜諜則今日
宜急為之不可使散渙而無收也其世系恩襃
規約種種悉倣名家成式可垂不朽凡我後人
務仰體贈君淳菴公作祖述意學為賢且達者
主張其事于弗替勿視為虛文而已也

自題詩文草

夫文莫尚於左國矣自左國而下代有作者世

以華實並茂稱詩莫尚於晉唐矣自晉唐而下
代有作於世以大雅不朴稱斯非所謂典而有
則美而可傳者乎余非能嫻于古文詞也又非
能習為詩也奚以付之梓然不曰文以載道乎
余之文雖無似而時當著述則或闡發乎聖典
時當事任則或陳略乎政要未可謂無一言之
幾乎道也又不曰詩以言志乎余之詩雖無似
而時寫心情則或寄與于悠遠時懷感憤則或
宣鬯于辭歌未可謂非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

是詩與文雖無可傳而所為載道與言志者則
不可無述也余懼其無述也而付之梓並亦疾
沒世而名不稱之意乎雖然名者實之賓也實
者名之主也實之不立而唯名之是務其何以
禁人之詆議然余不敢自避也世或知我而謂
余詩與文自成一家言可稱作者而命存之是
余之幸也其或謂乎實淺淡無當于作者而居
以覆瓿亦余所弗恤也蓋今詩文家爭為新巧
而追琢其華務為纖穠而脩旋其辭其誰非華

實並茂者其誰非大雅不樸者而余之拔能進
是乎余之拔未進是而欲人不以敝帚視余文
以覆瓿視余詩也其可得乎哉是余所為汲汲
於名稱者或恐其終于湮沒而無聞也

通言釋訓序

常言俗語與聖經賢傳相表裏故大知如舜猶
好問而好察邇言故詩有之聖賢且樂
以善訓則可知其槩矣何人之習矣而不察也
便習矣而能察則知此常言非他即出于聖賢

之口吻亦猶是也予故開一諺言即從而書之即粗爲釋而訓之不分門類使愚夫愚婦皆知聽說而傳誦焉雖然千經萬典聖賢大發精蘊以示人亦已閎且博矣即士人之號爲窮經者尚聞之而不倦何取於通言何取乎通言之釋說是不然吾所爲釋訓通言者正告夫未雕未琢之夫也未雕未琢之夫其童心猶在也今鄉村里巷之間卑背顓蒙無知豈無一二之知文義者乎使得吾言而一誦之使夫人皆環拱而

聽之焉知千萬人之中無一二人之領畧者乎得一二人之領畧即一二人之益也而况乎不止于此也童習而白紛家喻而戶曉通言其可以無釋哉亦通言釋訓之所爲刻也

崇正千字文引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要見孔孟特異端固已嚴矣然未有如今日之特甚者釋氏教與家無不事自老少男婦賢愚貴賤皆入其陷穽而不能出出[illegible][illegible]往[illegible]夏變而爲夷矣其可哉嘗聞伊川自浩[illegible]回從游之士皆歸于佛惟游楊二君中立伊川嘆其長進夫程門之弟子豈非高明之選哉乃棄儒從墨學明心見性以爲奇曾見幾人能明得心見得性能大異乎游楊二君子哉以是知釋氏之不足學也無奈此教蔓延日久蔽錮人心若昏霧之難開狂瀾之難砥然世之高明者竊假此以傳清修之名而有竟惑焉者遂沉溺于斯謂可藉此以出世夫世則安可出哉

古之君子自開闢至今皆修身以見于世外是而求爲禪門之學豈不爲大舛哉予深爲此惧竊思一言之微不足聳動衆聽而回其蔽錮之迷乃爲千字文若訓示幼學者然蓋曰君子正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攷學爲聖人之徒之本意也有志之士能勉此而眞修則知聖賢之學術帝王之經綸端不出是篇之外而將以從事矣又安用出世爲哉

費氏族譜序

譜之作也何爲哉。以反本也，以正宗也，以聯族人之渙也，以惇睦也，以待後人之有所承也。其所繫亦大矣。而世率忽而慢之。間知作而侈之者，非遠附古之達人，則蔓引今之顯者，以自夸矜於其世。嗟嗟，是亡本也，是亂宗也。而援貴者以自附而遺其派之賤且微者，是忍族人之渙也，是非修睦敦敘以教後世之親親也。譜何爲哉。吾里費氏世居歸安之北隅曰祟新界。蓋不詳所始。始顯褧强令譜功者，傳至於

令。凡若干世，世多隱君子。即顯而令尹君、侍御君、教諭君及散秩序生凡若干人，世居於祖無遷業，知其亦隱君子之行也。吾不及見其先進，而見教諭如竹君，齒九十餘，恂恂長厚，接引後學如不及。今所修譜者，守竹君其子也。守竹承如竹之業，即其兄桂齋所敘譜與其弟愛竹親校而付之梓，意若曰：爲人子不可以不承父，爲人孫不可以不尊祖，又不可不知祖之所自出。及祖之所出，由褧强令而上，不敢附其所不知。

由褧强令而下，不敢遺其所不逮。世系十有一，子姓百八十餘，而今且振振未艾也。其世系但譜書名字、生死、仕不仕、嗣有無、遷徙、住址、廬墓，而他不一及焉。而世系以外又他不一書焉。蓋其所謂譜以反本以正宗以聯族人之渙以惇睦以待後人之有所承，而非所謂夸矜於其世者也。世有守竹焉，族其不散矣。吾覽古今序譜者若蘇老泉、羅一峰二君子，語極懇惻，足以興起後世之爲人子者。今二君子之行之言，守竹

所有之，而敘譜有法，足以克紹其先君子之行。吾猶興起焉，思傚而爲之，而且深望於費氏之後君子也。

孝史序

夫孝亦庸行耳。聖人何爲而作經，後儒何爲而作史哉。可惟其爲庸行也，人皆忽之，不知此實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第一事也，而極之可以通神明，充之可以爲堯舜。若是其甚重也。蓋人之生也，由親之一體而分者也，惟其一體而

分視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者爲何如者。可一念忘乎。故曰人無有自致者。必全其所自致。然後可以爲人子。可以爲人子。然後推之以及其他。無所不致。其情乃可以成其爲人耶。故一念之發雖甚微。而所關於天下者不小。所感格於天地者亦甚大且速。昔舜之父母爲何如者。乃曲爲感承。深自刻絡而器無一毫怨恨之意。所以稱大孝而後世宗焉。可以立人之極也。夫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作之爲經以垂萬世也。有以

哉。今正公甫亦因是意蒐羅典籍。訪問遐陬。自舜而後至於今凡帝王以及於將相大臣自黎庶以及於村氓野婦有一念之發出於真誠可以有讀二人感格若等者無不收錄。而又一一而加批評若惟恐一人不致其孝者。其用心亦勤矣。其觸世亦切矣。而猶以爲未愜也。屬余爲一叙。問焉。余閱間割股爲孝出於匹夫匹婦之至誠者。削去不錄。蓋吾之身父母之身也。父母有疾。割吾身以療之。可以生則已矣。其或不能反至於戕其身。則非父母之意矣。故今與不載。而作史者欲以垂示後人。亦可弗錄。貴教天下萬世皆全父母之身以爲孝也。觀禮所載扶而起杖而起廷首焉而已者。實相合也。今此史成矣。將付之剞劂氏。予特爲叙其簡端。

深衣私考序

古禮之不見於天下久矣。非古禮之難復也。以考禮之無其人也。即有其人。但詳於品節文章至於衣裳之制不加深考。不知禮始於衣服而

一節之錯謬實有大妨於禮教者。吾於李叔成深衣考有感焉。夫深衣者天下古今之一大禮衣也。制度應規矩繩權衡圓袂方領曲袷黑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若是其周且悉也。放禮之玉藻及舊制皆可考。乃後之儒者悉忽其制而莫加詳討焉。若丘文莊及蔡氏[illegible]湯氏復皆各爲說。而其中實有可疑者[illegible]十有二幅及袂袷要縫續衽鉤邊等項而加裁

考又名爲圖使人知所鑒鏡必求合於古制而後已斯其用心亦勤矣哉或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孔子亦從之深衣之制能應方圓繩權衡儉與少不假於古無害也然此有大異於純儉者[illegible]如袪袂要縫鉤邊等項悉合於古制而後行哉其吾於叔成之考深愜於衷而特爲之敘也雖然愚不止於深衣也如曲禮之文子不日庫天子視日視天子檢弓之大夫將葬弔於書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王制之八政事爲異

德承菴文集卷之二　　三三

別度量數制之無考曾子問之昏禮納幣致命後祭之錯解祭法之八蜡以昆蟲足其數射義之釋與馬合而爲一種種謬誤之甚可不一加考訂乎其吾於叔成有深望焉者將使古禮之大明於今爲當世考禮者之一大快也

史綱要領小論序

子[illegible]閩中[illegible]見其作[illegible]精浩繁窮經諸士子雖終日不[illegible]於是概志同既大爲刪訂示[illegible]綱要之凡天下國家之大幾理亂興衰之大幾若春秋戰國之爭。呂秦之橫漢之紊綱唐之藩鎮宋之夷狄此綱大節。朱子溫公及胡五峯致堂雙湖蘇老泉父子呂東萊眞西山尹起莘丘瓊山諸公各有論既不啻詳且確矣乃其中有情事之相疑忠佞之相似或關於道學之大者而忽於表揚或係於清議之正者而略於評品或明知其人之惡也却因其子之賢而曲爲之庇或欲揚其君之美也却以其臣之諫而曲以爲諛諸如此類余輒筆數

德承菴文集卷之二　　三四

行其下用以垂示來學今年春夏之交老閑無事又讀一過見有史詞之過其實行誼之掩其眞者或反以爲賢忠良未嘗見錄或有任忠義之[illegible]於時者而遇非其主或力維聖學可有[illegible]於世者而生非其時又輒筆數行其下爲異[illegible]而表揚之併前所刻名曰史綱要領小論非之[illegible]朱子溫公也若生宋之時與五峯致堂老泉西山諸君子上下其議論未嘗有一言之幾乎近否

論事篇序

天下有是非有利害。論事者不審其是非。則無以研其幾不極其利害。則無以究其竟。乃世之作事者於是與非之介。而茫然其無覺。於利與害之際。而昏焉其無知。其何以善其事乎。此自古以來皆若是。而今有特異焉者。有名知其是也。猶以爲非。而不見諸行。有明知其非也。猶以爲是。而不知所止。有明知其利也。猶見以爲害而不趨。有明知其害也。猶見以爲利而不避。蓋

實寶焉而已。假假然其何之者。抑亦衆矣。予爲此懼自富貴貧賤以至於佛教師巫。自備先行事以至於官府作爲自救荒賑濟以至於審編徭役由彈劾章疏以至於兵餉有無自朝廷法紀以至於鹽藥關防凡有係於世道者俱不爲之論列而論列之下且曰此其爲是也此其爲非也而使知所從違此其爲利也此其爲害也而使知所趨避蓋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有治人而又有治法則庶乎其可耳。然不

曰出位之言乎出位之言。余不敢避。然能信吾言以往也可以善其身可以善其國使不信吾言以往也則顛蹶憤疾至有害其身以及於國有不可勝言者大人於是非之介利害之關可不知所從違趨避也乎哉是故今日論事之至意也實有望於儋當世道之君子

警戒錄引

善善惡惡人之同情乃有見善而不能遷。見惡而不能改者無他此心之無所警也。孔子曰見

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思齊自省云者正自警之謂也吾鄉陳綠塘公著見聞紀訓李臨川公又編見聞紀訓盖殷殷然望世之爲善去惡者其意深且切矣予老年無事亦嘗有所見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然無疑者數十條條欲不付刻既而[illegible][illegible]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嘗吾[illegible]而不紀其惡則亦已矣有善若此而不知所錄[illegible]無湮沒而無聞乎。亦可惜也於是見一善也則喜談而樂道之又欣躍而書之因此老之

所行若此。使讀之者慄然而思。見一不善也。雖
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不得已而下筆。但去其名
亦書數行。使讀之者慄然而懼。慄然思而不知
所法。慄然懼而不知所戒。非大也。知所法戒矣。
而不思擇而從。倏而改者。亦非大也。此吾作此
錄以自警世之至意也。雖然。警世先於自警。不
自警而望世之警焉。是徒以言教。而非以身教
也。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予將於此錄之所
載。若日惟兢兢焉。若不能企而及。惕惕焉若不

能趨而避也。是又牧作是錄以自警之至意也。

正禮篇引

禮烏乎正哉。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
可以義起。則凡行是禮者。必中乎天理之節。而
協乎人事之宜。乃謂之禮。今或行矣而不著。習
矣而不察。甚至顛倒錯行。而昏然無覺者。是謂
非禮之禮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大
人而欲由斯禮也。必審其中正之則。而後可乎。
予故先前禮之所自。以正男女之始。隆父子之
所出。以謹內外之防。冠笄則教之成人。婚娶則
教其成禮。建立宗祠以教其致敬。問安視膳以
教其竭誠。內喪則示以致哀而弗事虛文。
外喪則示以儀則而弗從苟簡。上官有變故則
教之哭臨衙門。有內喪則示以裁制。鄉飲則爲
之定其名。正其位。士相見則爲之立其則。糾其
儀。至於崇德之當尊者。則教以執其事。或於變
通之宜當者。則教以從其俗。凡升降上下之間。
進退揖遜之際。一一以爲之參訂。必求其可通
者以行於世。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典禮
不可通行於萬世。余在其會中求之。能觀會以
求其通。則得典禮之要。而無不可行矣。正禮云
者。正正此會中之通。使世之習是禮者。可無差
謬於其間也。若禮本心體而出之自節文。固整
然其具在也。端然其無邪也。烏乎正

冰思堂草目錄

卷之三

永巷姚舜牧著

男祚端 祚敦 祚垂 祚嗣 校

夢見孔子記

萬曆四十一年歲在癸丑九月十六夜牧無他思慮嶷然夢造夫子之庭肅然前曰求賜玉印一觀夫子出其印賜牧牧寥星五六顆牧跪視一一枚正其文始成一印方可三寸許厚可三分許一角猶有殘缺處因跽而請曰何不以金鑲

之可乎永久夫子㦬爾而笑曰予意正欲如此於是夫子升堂一高廠中廠甚宏大中設一卓一椅夫子端然坐焉其廠基去地二尺許由是牧拜于下夫子亦出位答拜加禮焉睇其貌彫如也睇其色跡如也睇其拜跪起立翼如其和以適也恭睇其冠其色玄睇其服其色黑觀其髮飄然色但黃可見焉覺因思之夫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度其時必五十以前嘗有是夢至五十以後而六十而七十絕無是夢矣故發諸慨歎蓋如此今牧年七十有二歲其衰抑又甚矣乃夢見夫子請其印賜觀之而爲之校正其文若此亦奇矣哉豈平生所著四書五經疑問晝夜以思必求印正夫子之心而後可故形之夢寐若爾耶不然例不夢至他所而必於夫子之庭不求觀他物而必於夫子之印不一爲他言而必其印之校合方正金玉其相爲夫子欣然而許可也而若是其奇哉此牧生平以來所未嘗想乃形之夢而真見其有

若此者次日早盥手謹筆謹記其年月日以著此夢之奇爲古今人所未嘗有也以昭示於來許云

又詳玉有五六片者何也人言牧著五經疑問依其破碎有五六耳余應之曰不然五經之說各異而五經之理本同且一經自爲一經完完全全豈有破損之理所以有破損者皆以諸儒自立已見遂爲穿鑿曲加附會將此一貫之理五分六裂依其象有若此耳余今從而湊成合

一則爲一玉矣又請金鑲之則二者原歸于一而夫子之心愍矣故曰予今正有此意耳未識然否

貞之從祀議

貞之天資極穎仂時從墨而厚葬其親便有超脫意思了及聞孟子命世大儒再三求見其意甚伍初無欲求角勝之意及孟子以厚葬其親詰他他却尋思若保赤子一語回說此非援儒以入墨也亦非推墨以附儒也其意蓋謂儒者

亦有此語似與墨道同因遂解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蓋誤認而誤解非有他意孟子却只從愛無差等處闢他復說彼有取爾何脫他因說一本二本及自古葬親之意宜厚不宜薄以明愛決不可無差等以見墨道之非之却恍然有悟爽然自失故說命之矣三字細看憮然爲閒處却是如何景象憮字从心从無此心若無是何等悔悟到爲閒時却遲久方醒是何等蝕息後說命之矣見天命之性人所共有我却從墨道而失之今得此言提醒我分明是天復命我以此性而之今得復爲人也此此渠悟處甚卓見處甚高分明棄墨歸儒一大儒固孟門所樂與者此當與樂正子爲伍而萬章公孫丑之徒皆所不及乃今敘從祀却遺此人豈成祀典牧因覽孟誌私議欲增入之未識然否

敘鄧潛谷五經繹

余向聞新城有鄧潛谷先生著五經繹若干卷求一見讀之不可得昨從粤西來廣昌薛欽宇

道尊謂余亦知讀書者悉出潛谷所著書示余余公餘出篋讀之味其所探討處則深究指歸會其所自得處則實契淵與攬其所發揮處則悉輓貞指不妄立意見不過爲穿鑿不曲加附會如人之代而本其所自生曰正傳如水之流而本其所自來曰嫡派如絲之抽而本其所自吐曰真緒而於易尤備且精蓋潛谷專門於易故衍而引伸觸類則俟其人之自悟也其以繹名者正謂已以意繹聖賢之真緒而尤深望後

之人皆以意繹巳言尚得聖賢之真脉絡耳余探繹不忍釋而恨不得一過其廬訪識其所爲賤積者今夏承委試儒童於新邑得盡識潛谷之素行一一皆如其所繹而其孫恭來覩余氣雅而詞醇似有得於潛養者克稱潛谷之後也渠且因余之訪乞一言於經繹後余曰潛谷之著述諸名公序之詳矣余何敢及而子復爾云者豈以余撰五經疑問能發爾祖之精蘊耶昔楊子雲著太玄云後世復有子雲當必知之潛

谷之著猶子雲太玄而余非後之子雲也但就學業論則必皆涉獵經義思討其指趣者乃可知紬繹經旨者之用心耳潛谷之紬繹余略知之矣猶恨生也晩不及見潛谷得以所杜撰一一印證於左右耳雖然五經之繹不朽也余倘藉此言附繹後俾世知余亦有疑問或與此繹相發明未必不與此繹並傳於後也是又余之大幸也

敍李氏家乘

嘗讀古世家大都功名烜赫紀載於篇章而清修特達之士不多槩見何者舉世共豔於常欣鐘鼎巖棲而谷飲弗覩也然棲於巖谷者亦不屑覩彼欣豔焉者益操趣自不同也若緇雲李月巖先生其人實可欽異焉先生生多病自少至老如野鶴之癯癯而操行孤子毫不受世之氛垢亦如野鶴之癯癯其自稱癯癯老人是也乃其教子曰人未能做聖賢事不可頃刻忘聖賢心又見人爲欺詐者曰世豈盡盲聾耶先

生其不盲不聾者矣斯可以癯癯一老人覩哉其欣慕靖節爲獨勤著有詩韵音釋等錄自適其適縣志於之籍述科非所擬也府志列之徃哲其庶幾耳興欣嗣君拖諸名公碑傳雲深巷等記知先生倘羊毛翁巖一刪樓終身焉若真與古之清修特達者倫矣余不復覩承先生之清標彼交于嗣君得盡窺其行於家乘如見紫陽野鶴仙人於與世者因題數行於篇端

題王斗川蚩鳴集

孔子謂誦詩三百授政不達無取多爲詩固在
達於治哉故他日與子夏論政曰志之所至詩
亦至焉詩從志出也而禮而樂而憂亦無所不
至蓋心口自語誠在生民則制度品節之詳休
戚[illegible][illegible]之言自然周到是實政也是真詩也獨
怪游翟以後作者舍民不言置政不理而唯寄
興於眺游怡情於花鳥曰詩詩顧出民情政
治外哉古皖王斗川素抱淵碩猶心治幾而七
試不偶矢口於詩頗得三百篇旨無論其他即

令水瀕興常民無控懇善政者要在清心料理
省訟緩徵以恤存發廩招商勸賑以賙濟而撫
集勞來次第舉行期免生人於餓莩斯民其尚
有倚賴耳而或者釣奇爲過爲糶爲借紛紛四
出以飽奸胥之腹而貧未蒙惠富已受疲不識
向後黎赤轉填流徙竟作何狀斯可謂達於政
哉而獨斗川憂溺一家日欲救無奇策求奇即
是療斯可謂不達於政哉而惜僅丞吾邑不得
主一方之命且旦暮間將以遷秩行嗟夫古今
抱大志而不獲展於世可勝嘆哉余辱斗川教
最深誦其詩最惜而摘斯二語益謂此足以益
全詩而因以嘅世也斯集直蛩鳴也乎哉語曰
大抑大鳴小抑小鳴世無大抑者姑小鳴自適
云爾顯然鳴不鳴達不達豈可謂世終無識焉
者哉漫題以俟世之欲抑者

題李石岡文集

余至廣邑之次年見邑志篇字漫漶思爲修補
計乃細閱志中叙畧語語中肯綮問出李石岡

先生集似雖續貂再覽宜化順化渡二記文更
嶄奇因考其人生平行誼甚卓學雅絜與文稱
宜祀鄉宗而未見請入問何以故有稱亦自作
志時秉筆太直而鄉大夫上間有不遂其請者
齟齬之坐是竟遺祀典余因思在新州日修新
州志亦得罪當道降調與先生事頗相類乃知
志不宜修也直筆之難來也直道之難容也今
可復蹈哉因罷志不修然時玩先生之文不釋
手益先生質有其文不獨以文名世而世且固

修志之文遺不祀然文自有品論自有定程品定論自當與何椒丘先生之文並傳不朽也先生族墊龍公登賢書治邑郿遷司寇副郎亦以直道去先生孫德容居泮久不能博一第而其志其行罔汆先生之訓不替也間嘗聞余言請書之冊今行矣漫書冰玉齋以貽之

題黃象洲諸咏

余曾作西湖賦而失其藁往見黃象洲年丈湖山百咏寫往㴻懷心動且慕焉恨此賦失去

不得與紫蓋爲一也以是序其篇首此咏既刻浙近遠莫不傳誦矣乃年丈猶未爲快也暇更吟且改加工焉又著遂昌諸峰十咏此諸峰者固其先丘墓所朝對者於邑稱最勝而其咏亦最佳蓋年丈宦遊不遂脩武林咏湖山湖山之勝益重於四方今久游思歸咏家鄉諸峰諸峰之勝又重於兩浙此豈其偶發吟性適哉抑兩地山靈默啓其衷將藉重以傳不泯耶即日歸故鄉矣過嚴瀨蘭洲又漫游天台鴈蕩諸勝地吟詠更遍使兩浙諸山川並甲於天下則匪直山川之幸而已者發地之靈益人之傑名山並高大川並深俱不朽天壤間年丈遍咏所助豈其微哉余吟有樂陶集亦間嘗及寰內諸名勝無原年丈所稱許或得並傳於世即西湖之賦失去藁猶此藁之尚存也

前序程松野海屋添籌圖

大海之中有傑山焉曰蓬萊方壺員嶠虛無縹緲世傳其間多異人往來綽約不知春秋甲子

蓋羨門安期生不一其人余頗神游欣一遇之而不可得乃今垂九後自家山水歷廣寧諸州邑一縱目焉大抵所覽諸山以千計扶輿委蛇纍纍不絕所最稱奇者天都叢闢榆闓奔趨而下至古歙城蒸年河西石門石塔砥柱不知去向意天造地設莫是過也因憩萬山抱中間遇友人邵象洲朝夕盤桓歷太平諸宦覩勝槩權甚尋求別去余嫌其遠也叩之云欲往婖川壽一老叟曰松野程君者初度七十且道其勤畜

起家三子都成立長巳事生業次將習舉業峥嶸諸族人共觴之渠且圖父祖及其身曰海屋添籌者乞余一言余思之自昔至人不必羡安常在儂境乃爲添籌亦不必羡安逍遥爲適乃爲添籌能事事能忘所事不稽其和即壽無筭矣況所在即海屋而籌自添也若所稱程君者能力業起家即精神在力業能義方訓子即精神在義方能圖父祖不忘孝敬即精神在父祖精常運常凝神常聚常住渠所享豈有艾哉余

何謂蓬萊諸儂山殊涉齊諧今至欲始履其實際而聞君言想見程君之爲人則所云綽約逍遥若安期羡門之屬蓋不必殘霞物表超離塵凡而即在於人間世也倘程君者翛然杖履適我一觴豁豁之上豈不快我倦游哉象洲行不能稽偶序以詒之而尚冀其一來也

題程子仁詩文端

余從粤西來治廣月餘三月自厭俗棼與釋也近校儒童得佳卷五七首殊津津喜不寐茲又將奉委行校新城儒童駐盱江上二三日有老生者手持數卷至揖之則儒衣冠閱之則翠筠館江渚館湖上社草諸葉接之則有日非明而稍與之語則濟然若忘世者之人竟與之論則淵然邃然固不世有之士也因喟然嘆曰有是哉建武山川之盤蜿僯然　帝胄高居乎而間氣磅礴未盡論學而學論功而功論詩文而詩文更若干人若何心泉羅近溪鄧潛谷輩表表於世而山林巖谿更有不及知而實有大可傳

者若程子仁輩是也子仁爲名鄉子從少不藉勢芬躋長不涉聲色獨耽玩文辭而及其晚年併文辭亦棄去焉唯寄傲物外陶寫性靈嘗同游海内名勝處獨適其適而世莫之知也即知之者亦謂攄發生平之憤懣耳而子仁豈謂是哉毋論其他即今日在余所將亦欲攄寫所不平于余之知哉語曰非窮愁不能著書余嘗撰經書疑問若干卷請問海内大方矣然非窮愁之著也子仁知余所撰非出於窮愁故携卷過

我謂余必知其所著非獨攄發其不平而已者子仁知余哉余知子仁哉若子仁謂余令令隣邑也謂余頗有仕撰也而覬余之一言則郡侯牧伯名儒大長已盈帙於篇端矣余何足以重子仁于仁豈為是來耶今題數語非以慰子仁但令閱子仁之所著知其中別有一種自可悲之不朽耳

讀吳氏家藏

讀吳氏世感家藏若鄧潛谷先生所書遐箕卷

誌銘及諸太史氏文學氏所撰表狀誄詩蓋斌斌乎已盈篇帙矣余何足重而君章亦以見委耶君章孝子也孝子孺慕終身見一文人士有能揄揚其親者則心切嚮焉而且以其親少谷公之行若斯宜身食其報而竟未食也而且以其親之望于君斯宜各顯其親而尚未顯也則心切嚮焉嚮則屬望於世之能文者益愈以甚矣然余竊有以解焉世患不修厲其行耳德行誠脩未有不見祐於天者若少谷公之從事新邑而能出人於死地而人不知也負責京邸而能返人之金歸其子而焚其券也可謂長者矣及其之官不以上人之獎借為家也而能卻其餉且能捨其鍰以脩黌校也而又能不恤其勞於公委也而又能蕭然高尚以歸於故鄉也可謂達人矣長者達人寧無後乎而君章雖蹶於屢試今貢之澤宮達六之業將從茲始也他日錫之

封章採之太史氏不可以旦夕竢哉而又奚以

嘵焉又奚以嘵屬諸文士焉余平生所持以訶世者以脩不以榮而樂道人之脩行者以祝不以頌君章家世之好脩可重也特敘說以為解焉

讀書熊英西院題名

自昔學道之士皆不樂附先達以流榮稱哉然而有志君子時切兢兢云何也附名非難名實相應以附之之難也歲嘉靖丙寅余教學於飛英之西院上人謂余曰此將實菴公讀書處也

而司諫張公雲峰朱公南雝錢公及雲間胡公皆游寓於此君盍勉諸余謝不敏既萬曆癸酉爲鄉書上南宮時一往値焉則思昔上人所稱五公者不獨以文學顯而碩德凝望固皆我東南之傑也方實菴守維揚時
武皇帝南幸郡縣竭膏血供億恚民不忍言而實菴挺然以身當其事凡行宮帳具弁騎夫役止酌供其不可已者餘悉罷而一以民窮爲辭
天子亦嗟嘆以去而巡游因不竟焉功德之所

樹豈獨庇此一郡焉已哉及歷臺憲等處銜丕績尤著南鄉評推重焉若乃張公之司諫以直聲聞朱公之宰邑以良吏薦錢公居省歸田以躬行理學稱是皆鄉邦之楚楚者所不可悉者雲間胡公耳然而其子曾承公蔭判我郡意亦尊卑於功名者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達五公其當世之高山歟余何敢附焉雖然士顧立志何如耳方五公讀書於此非擢然一書生邪而此志既立勛猷德望卓然爲世所瞻仰余儻得掛名于其末不可與仰止之思乎而且貽望於後之人也因書以爲記

讀書崑岐豐崑山莊記

萬曆癸酉余讀書崑岐豐崑山莊上數月是歲以薦賢書越二十餘年余大豚祚端亦讀書此莊上先二歲上南宮以弟丁未進士此莊脫我父子二人跡何奇也且產靈芝降甘露皆於思父子讀書之所又何奇之奇也然豈直思父子而已哉自前吾湖發巍晉膴者往往讀書此莊

上居多蓋我湖山水號清遠實由天目發脉來天目下二水一曰苕從餘不南來入郡南門一曰霅從故鄣西來入郡西門匯於郡治前而由郡城內外諸支流皆望震澤以爲趨而崑山由田中起實厎往諸水之衝而岐豐之莊又負崑山爲兩番迎諸水入爲而後委委蜿蜿放至崑山乃會歸於震澤也蓋崑山實厎往吾湖西此莊又關崑山是郡所最稱勝者其能顯奇發靈助人之脅捷也固宜哉以是有勢之家多

畨涎此脈而岐豐山祖父來皆能抗守不爲人所奪此非得其後人能爾也伊先世太常君號來儀者由九江潯陽來吾湖愛此毘山最勝買田結廬於其前題其居曰毘山書屋手植三槐與檜又名其讀書室曰清遠齋則其所相定蓋已超今世人數等矣嗣後代有發者至今傀檜猶存屋齋如昔其子孫安得不世守爲故業哉而岐豐之盧又或從後來之事有不可曉者思欲卜瘞於此地是將使太常來儀之所拯承

世眞於茲在也斯誠後裔之深遠慮哉而余父子與岐豐父子實世交即世業且間謝及焉余亟羨其先人喜指上以度居而後人又善卜祝以永世也因記讀書其莊上事而併語及之

題張龍池武進士卷

惟觀古名將戰勝攻伐豎建勳勩者不少其人而唯衣什甘曹察皆稱焉及按其法若三畧六韜五花八陣奇門具數然自其被灶囊沙背水爲法所不載者比能大樹偉伐爲世所贊慕蓋法猶醫之方奕之譜耳而徐察其脈理以酌用其方縱觀其形勢以善用其譜則存其人之心巧非可以指授言喻者則岳武穆公之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知運用之妙者其可以言兵乎吾鄉張蘭池丈以名家子年逾弱冠則擢武舉高科舉名進士人共詡之一日出所爲應試義示不肖讀之卒業始喟然嘆曰斯其所爲中鵠矣乎今

國家當恭際時偶倭奴竊發朝鮮學士大夫皇

卒莫知所措發策者因問奇正於多士且酌遠近之宜又試論將所自出爲奇益窺多上之所挹者何耳帖括據拾誰能解所謂運用者而張君一則曰審其情之所極而以勢之變衡之而奇正之用以神一則曰將誠有界即戰散地勝戰絕地亦未嘗不勝而能大推遠近之利害一則曰奇門機而出者也機不可豫見奇難以先設斯眞所謂知心之運者哉知心之運而何難於兵且觀其人器宇深沉語言恪愼準繩於禮

樂而聖範於詩書似非悻悻爲請纓之舉者攖甲厲兵可信於輕裘緩帶之日世幸無事則爲鎮眞爲彈壓豫養其所謂桓桓者或其有事則爲梓除爲戡定大顯其所謂赳赳者吾於張君之制義已窺見其大畧矣又於張君之舉動知其符契於制義矣將以於其制義其舉動覘其運用一心必能大樹立於
明時以圖書勒鼎彝不但爲今之名將而已者

題張扶輿武進士卷

往歲遊粵西遇張蘭池丈出武試聯捷卷示余讀之知其敦詩書說禮樂固上將材也不揣題數語於其篇端茲至建武遇張扶輿丈恂恂儒雅抑之淵然一日亦出武試聯捷卷示余讀之邃然博洽蔚矣韜鈐筆書且與蘭池皆居白下皆年三十以內先後皆中武闈高第因喟然嘆曰有是哉時識機權隱然衞霍公侯干城今有若二扶君者乎再讀扶輿文策中若運一機役萬機收聚權歸獨權若有將則法生有法則兵强弩語祗掌掌盡即老成宿將曾有不及知者此豈武闈中人物哉殆有關氣運者矣我
太祖龍飛淮甸與夢金陵一時文臣武將若宋陶諸學士徐常諸勲戚皆生於留都左右其豈勛勣絶於前古後世曾不敢企而望者今留都一時大魁若朱蘭嵎焦漪園並列於翰苑而蘭池扶輿二君又先後高捷於武闈皆在石城以內豈龍蟠虎踞之雄勝孕毓二百餘年又特生茲奇特人爲將出入輔佐

皇家奠太平之基於萬禩者耶不然胡自下一時多文武奇豪之若此也因讀扶輿卷有慨於中而又就扶輿之策畫察扶輿之嚮往究之將畧皆名將將恐不僅僅於篇辭而已者因輙題數語致期望之意云

題濟汴朱允升愼所

庖犧氏畫卦六十有四義各有攸當巽下坤上巽命之曰升者何坤地也巽木也地函沖和之氣其德宜木而巽入焉根荄枝幹由此以生發

年益紀皆基於此易稱方來皆稱無疆之慶詩稱以莫不增皆謂是也添籌會有逾於此耶余未及謁見李母唯因李丈稔知毋氏所履出名門無非無儀歸華閣克敬克孝克稱爲人婦相夫子成家産芝蘭秀發爲世所欽羨克稱爲人母教長嗣登甲第若仲若季有聲黌校又將英英駿發也克稱爲人母而生平所存注所動履皆一稟古謨訓德儀範貽其後其泰宇中何時何念非延年益紀之事耶是則可爲頌者今李

丈任南豐立弟政教未易更僕數即通濟橋逾千尺皆倡緞下火人人皆其不易即駕矣乃料理工作不二十旬而與梁并成即神君之舉哉然不可謂非毋氏慈訓于其內也茲已奏最明允褒然封誥且翟冠帔服於閨閫內本愉愉外祝嘏審其泰宇中又何時何念非延年益紀之樂耶是則可爲慶者且李丈方壯年小試政蹟已赫奕若此矣使承毋氏訓益懋芳猷霖雨天下若仲若季亦承毋氏訓更振家聲而家人大小內外悉承毋氏訓務培螽斯麟趾之澤李母泰宇中又不知若何愉快神王而紀培將延年益紀榮享於無窮矣是又竊用以爲祝者是或心源殿下所繪海屋添籌圖意耶而大要則儒源殿下所題德壽凝祥一言以蔽之良李丈論以余言爲然請轉聞之毋氏爲余稱觴以爲壽

題程門紀別卷

劉培初丈江右世家也初授　縣令厭習吏事自請改教于吾湖因稱涼僻哉然吾湖安定先生嘗教授于茲士子循循服膺至今蓋經義治事立教有方可爲天下式可爲後世則也邇年來士習稍覺佚倫矣此詎直上下之變其習哉抑司教者之越其防也即培初丈初在吾郡以貞誠立訓以長厚作人儼然莫不彬彬與令矣尚有一人者竊希上官旨導以逞娍之事而一二頑劣之徒因以射利而構禍及此人者之

正此章所屬目者獨舍之以去非神迷盜目乃然哉又其孺人嘗畜一婢愛若己女勿訶也一日以小失加譙詈此婢報甚徃投井歷步以下兩足分立甃磚上尚扳井闌石一汲者驚見之聲聞洞井視之其婢也急取索搆出焉夫井甃之制大抵俱上窄下寬也即上下寬窄如一苔滑淋淋岩酥能容人足哉且歷步以下未有若是投井者法皷謂無鬼神耶吾湖挍苦圖賴此婢年十六七倘令投井死家其立破矣積德有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廿七

素故鬼神特護佑公也如此公方七十時二嗣生子俱未收聽聞偶語及此余笑謂之曰此事余嘗舉家翁矣余性直戇或無子而積德行善若我翁等者無孫耶今孫已森森多人矣公可以此言教之後其一子皆收有其四五人公皆及見之信哉天固未嘗不定也公善行甚多余不能盡及但舉前一二事皆其所不甚經心者其所不經心者如此其經心者可知矣余嘗病[illegible]行者往往摭拾揄揚太甚而又病故揚爲有駭人聽聞之爲訣爲誑也今余述其婢投井事此婢尚存此汲井者尚存其同井見聞者俱存而此傳將即付其二子倘余爲訣爲誑其二子雖面承將不心唾哉余嘗見善是師於師賢士大夫外尤敬服公故特傳表之令世知布衣絺德亦可以承佑亦可以示後簪纓學士大夫輩慎砥礪名行勿虛度百年終於湮沒而無聞也

讀孝烈傳有評

姚承菴文集卷之三　廿八

余每閱節孝事則聽之不倦攬節孝傳則讀之不釋手蓋正氣所鍾足風來世真有感動吾心者今歲偶恒初父母出其從孫幹甫及其婦江氏死孝死烈傳觀余余愕然駭蹙然視而讀之欽欽焉然於閱則各有評幹甫豪息而存固其父母所愛憐者父賈於外母病在室而濟數不効寧不願甘以身代何惜寸肌然猶不忍寸肌之割未必能回母之生又不忍傾勞侍藥而一割或斃其軀反貽父母之憂乎且妻尚未子而

一割戕軀將令若何是可以無死者也而死於
孝悲矣痛矣過矣若其婦江則異於是夫且死
矣子且未生莫可依終身矣即有姑在而承夫
之托然夫猶有弟也弟可娶婦侍吾姑也势然
一身何依何立而不死奚待焉是可以死者也
而死於烈悲矣痛矣宜矣而特死於夫之可以
無死以至於死痛矣悲矣以是相較豈不稍殊
然惟有是夫方有是婦有是婦可表是夫是又
兩相成者況乎世之人知恭妻子輒忘父母誰

肯爲孺子恭割肌以療其母而尚可以肯責之
乎余爲是評蓋教世之爲子者當傚幹甫之所
爲孝而特不宜傚其割以至於死爲婦者則宜
傚江氏之所爲烈可從夫於地下而又或謂但
求其貞以侍姑之死而後死亦不失爲烈是以
中庸之道亦後死者之知所辭而非所論於幹
甫江氏之既死者也生死念重綱常念輕余又
於是乎婦之能死者而一致嘆云

旌俞節婦施氏傳

余生平喜覽忠孝節義諸傳然必究其實而不
採其華蓋忠孝節義皆根心以勃發其人自有
一段真實者在固無庸代飾其言過據其事以
爲人也俞節婦施氏者出自名門歸之望族其
生其死諸傳敍之詳矣唯其實在家則知從父
母之訓于歸則知事翁姑之孝相夫子之學疾
其夫勤學而致疾也則知解服珥以佐其醫藥
而及其不起也則知盡哭泣以共其斂塟而塟
之既畢也則知不恤一死以爲殉且其誓死以

殉也不使人知但其送塟而歸也以奉翁姑之
事歸之其叔以慰母氏之意語之其兄而其既
閤戶以就縊也密紉週身之衣以沐浴其身
觸之其女潸待其女熟睡而自縊是則其死之
實事其決烈且甚從容貞之死靡他而是以礪
世風者命同守死善道施氏有焉作傳者但據
此以實書其節烈自有餘光矣若其意所不言
及禮所未及者固不必摭飾其文以爲華也世
道陵夷人心陷溺擯扈丈夫甘奔婦以二天者

比比矣若施氏之節烈能令殺人守吾土者拜其假額其廬是也然似此實行應更題請恩旌使未風者知奏聲詩使聞風者知礪鐵石是表揚節烈之實政賢有司將亦不徒事其華而已者余今日尚深注望焉

題火存貞烈冊

嘗聞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爛我浙按君吳鵬峰公有側室槐英氏十四侍巾櫛十八侍鵬峰公卒矢殉於三旬之內衆莫能止竟從容自盡

焉遠近大夫士見且聞者咸繪賦以喋其異蓋翟璨成帙矣公嗣可官不忘先烈出入輙攜帙往以片表揚予邪夏寓吳山寺寺夜火可官奔出痛惜此帙已付之灰燼也乃幸寺墻壓倒此帙得不毀令覽其後數葉焦跡尚存吁嗟乎殆天故發其巧以彰其烈乎肅慇于公咏不灰有烈火中鬪煉一贅何槐英氏有焉牧敢僭題火存貞烈四字崗內大方披覽者當必奇其事勃然吟詠揚此烈于不朽焉已矣

廣昌開心堂說

廨後故有門塞久矣今復修開之扁曰開心或曰名故以此耶余曰非也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實於政臨民事余叨令此二年矣學士大夫必有洞見我心者而惠然肯來示我周行其裨益固不淺鮮也重門洞開竊附於虛受開心見誠將藉以廣益名是之取耳因命刻諸門

題花間集

花間集乃大蜀廣政年間衛尉少卿字弘基者所集載在唐歐陽炯者甚詳與草堂詩餘並傳顧草堂詩餘刻廣而傳之者衆花間集似少有聞也然讀其詞亦多小令乃纖纖而射人骨髓髓而令人頹靡而使人忘倦蕩冶靡音之感人自有不可廢者哉三百變而騷騷賦賦變而古樂府古樂府變而辭辭變而曲抑揚頓然也雖欲使還為古何可得也況鄭聲之淫衛音之蕩齊音之敖辟驕志即古亦有不能挽者奈之何

其責於辭讀其辭以愉快吾心不溺其辭以持
正吾志斯得之矣花間也草堂也即古三百
之遺也吾老矣偶覽此帙而把玩焉知其亦可
傳也遂書以題其首

許致和守謹中說

許村有篤行君子名致和字謹中者問其說於
余余應之曰人之所不覩不聞者是爲獨而獨
之未發者即爲中其所發而中節者即爲和非
二物也合獨而求中則訣矣於中上加謹則又

訣矣子之所謂謹中者亦慎獨而已矣一慎獨
而致其極則所謂中者在是所謂和者在是而
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是是慎獨即
所謂謹中也慎哉其惟時中乎雖然慎獨尤有
要焉不以文辭累吾心不以聲色蕩吾心不以
頃強動吾心濬然太空未雲澄然止水未波無
適而無乎不慎無乎不慎而無慎可言斯謂真
慎獨而徹上徹下無不由之是謂致中和而位
育之功可一以貫之也今子之謹中也將從若
說乎將於中上加謹乎是不可以不辯者

題晏翊岡山人卷

豐城晏翊岡先生善堪輿往來吾湖餘三十年
余二十年前曾晤於戴起泉家丁酉遭太孺人
之變回自粤東始延之覓地得金蓋山合葬先
贈君太孺人繼又覓一地得金斗山塟先亡二
孺人雖時窩二山中同臥起者幾月餘和其論
議窺其心事知其爲醇然長厚君子也蓋世善
是術者多矣大抵遇有力之家則諷使遷遇单

力之家則樂爲就總之以利言耳翊岡不主是
念凡有求者輙憑地脉指示之聽其所爲任其
所謝一不蔄計較之心以是其囊不甚豐而留
與於吾湖者則其寓是則翊岡之所爲可敬也
惜其齒十我湖而無子然吾其得晉日熊君翰
者習舉業工文辭遂養鴻發可期于日蓉玆將
歸率翊岡抱其小影卷走廣昌謁余余開視不
覺爲潸然翊岡作於吾湖時余適宦粵西不及
視其殮見曾孫僅僅致賻不能厚茲來廣昌余

雖循循倖助而又不能厚總之有愧於心不能
報翊岡之萬一也唯覽能照君手筆可即發出所
撰經書疑問與之且丁寧勉祝其聯捷是贈故
人之婿以言致道家之誼或稍勝徒貽以金者
止助其塋事能慰翊岡於地下而已也

題貞寀會冊

交道之難言久矣蓋非交之難而人情翻覆能
綿於始而難要於終也余親翁君右岳常游行
于綿四方來冑監者五人焉蓋二十年于茲矣

問語及則殷殷焉津津焉不忍釋余雖與之而
或以文要之難未敢盡信之也今年右岳由信
州走建武將入平西以性歸化也路必經南豐
南豐有合乾賓齋一 君固其鄉所締結者不先
與約而徑造之乃二 君者接見甚驩洽把臂道
十年來事至中夜同寢處不能寐歎數日請
其父諸子姪輩相隨侍不少離行復依舟送數
十里而不忍舍不忍別而余遣使者竟遲遲數
日焉且合乾君稱有子望壽者皆年爲余閱府
試卷錄高等托轉致余因思當日者果嘗得一
高卷矣意即其人也嗟乎世有若是之善交識
者乎越二十年來走二千餘里不遠訊爲謁而
下榻者在河梁話別宛與古昔諸善交者相蟬
聯毋謂久要之難其人特難在此心之未真耳
此則數千里如同室矣數十年如旦夕矣固必
無間言者余與河尚氏二君而知河楚維揚三
君亦必知其人也又因合乾君之所致余者而
知其嗣必佳士不獨秖文之可錄高等而已也

因題右岳親翁冊併冊致高氏二君或可及河
楚維揚三君使世知余雖好久要之交情如此
云

沖玄文社引

余往溪南數日見其可依文移世初結社爲文
忠齋者二皆道其舍曰沖玄諸兄因請其義余
思玄字見於經甚鮮唯書頌玄德易稱玄黃蓋
玄妙其消於人爲帝命之精於人爲良心之祕
惟淵惟默惟精惟微有不可言語形容者此之

不沖可稱大文人文哉余世爲文者卑瑣庸鄙不足以探玄而驚爲吊詭神奇者又玄空而無實玄遠而無歸非余之所謂玄也余所謂玄者在根天命人心以發一段不可磨滅之見以爲天下萬世則此之謂玄之玄也諸兄今年俱不少矣應思中發以透真玄自然文思過人立名當世倘日玩月惕不思沖舉玄於何有語云不飛則已飛則沖霄是余所望於諸兄者

古萬字說

嘗觀河圖五十居中而千變萬化皆從此出邵子曰萬事萬化生於心信哉斯言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乎今觀余常吉所說一冊細閱此七字共所交合處總會于其中其所推及處本原於此　分明五十居中而萬事萬化之所從出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謂執中所謂建極孔子之所謂一貫而教天下萬世于不窮者孔門外于此乎始製此字者皆取象真精且實矣學士大夫能因此象而得諸心則本諸身而可通于萬變可及于萬方可傳于萬世固不必更求他道也然豈直學者所宜知哉記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則萬幾不理而自理而所以仁覆天下萬世于不窮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敢有望于今日

書余母傳後

余己丑歲至嚴鎮復交念橋常吉父子而未及諸兄念橋之也今歲復至此念橋已沒矣常吉方講學於寧國而余往拜念橋之靈益善君之

倜儻大別於世道交者不敢以世道視之也暨常吉歸拜謝余出其祖母方氏傳屬余細閱其所以事姑所以事夫所以訓子若孫其孝其節其慈備載中文宗行狀朱太史傳中余不能出一語獨思常吉今所講學欲學爲聖人乃其祖母但衆共祖之行示之曰是有志者平生不失信義自己無私曲人敬御之亦無不挾詐自利者日事上敬謹令行遵者見之而意消曰御下則恩威並濟人咸德之此數語分明遵道

而行之君子也遵道而行尋向上去直造其極即是聖人聖學寧俟外求哉是足以見念橋之用志賢於是足以啓常吉之學爲聖矣余論聖學惡不於宋學益如此不識是否然斯于之詩有六飲錢塘而則余言或亦有當於聖學也常吉其乃不出斯之訓克而儆焉足矣不必他求也

卷之四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五賢祠記 新興

新州古稱煙瘴癘之鄉凡罪觸中朝者時或謫置其地若唐張公柬之宋鄒公浩劉公摯胡公銓胡公寅其灼灼較著者先時祀止列名名宦祠中唯澹菴胡公有專祠在城東南故戛院寺基址雖宏宇舍卑陋未稱士民崇祀之意嗣

後復入張公柬之胡公寅為三賢祠萬曆十九年學博黃君文翰覽故籍謂鄒公浩亦宜入祀且請前令王君仰一新其宇唯時邑庠弟子程鴻藎吳亂等監督厥工堂楹門廡弘敞壯麗甚稱前規工將竣王君以調繁去牧來適觀厥成治時日滌俎豆奉安四公神主於新祠士民莫不嘖嘖稱嘆者茲蔡邑來牧躋覽前修之謫寓斯地者有劉公摯其名[illegible][illegible]焉嘆曰斯一公者在神宗朝不洛不蜀中立不倚豈少媿此前後四公哉奈何獨遺不入此祠也則亟置神主擇日奉祀列位於四公之間改其額為五賢祠嗟乎此五賢者產異其地何啻數千里而今同堂頗行如兄弟然生異其時何啻數百年而今崇奉於一時若旦莫遇則何以故哉忠義之慣激無間於後先而且皆過化於新州凡生於斯宦於斯者自感觸於其衷有若相符會者則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嗟乎今與古豈異時哉此五賢者豈伊異人不可及哉五賢不幸遭非其

時置謫於此窮烟瘴癘之鄉尚耿耿以忠義著興起後人之崇祀今新州風氣日開人文丕顯若中土而來蒞茲邑者又皆以選除至非謫置比獨李何可武臧無傳而更以不肖著耶牧謭薄不足為矣後之君子入斯祠奉斯祀瞻仰斯五賢之忠義者尚知所振奮哉

新興縣題名記

凡物之發舉豈無其數哉余始至新即訪縣無題名記而未暇舉也茲涖四年餘矣方修邑乘

謂此爲闕典欲撰文記之苦無碑石見隆興寺拜臺巍然一碑可用也命幕王君廷縉往起之乃欣縣題名記嘉靖四十三年仁和周東嵓公所命勒者前海鹽令李公義壯撰爲記載令丞尉簿其官爵名籍二十位余亟命石工續鐫蕭劉名與上壁之縣堂公座之右嗟哉此何爲勒者勒必有縣治內而移之龍興寺復爲拜臺與人得行踐其上斯人亦忍心矣哉訪東嵓公在邑平尚惠民立有遺愛祠且所勒碑不止載其

姚州藝文集卷之四　三

人一姓名而已也國朝自程公希灝而下凡數十人中間未必皆賢而殫心力圖維地方利害載在列傳者亦班班可考乃竟忽移其碑記姓名于行踐之所嗟哉其亦無人心矣哉人因牧思立題名石即得其題名記為志至紙至稱奇發則因思碑之移不復立為惡心者所移也稱惜又思牧今日所為政不及周東嵓公遠甚斯碑之立莫亦為後來者復移為龍興拜臺也而又稱攫焉雖然世必無復若是之忍心者雖在位君子因斯碑之廢舉時一動心焉則斯碑雖有存不存時而姓名自可必垂於不朽也

紀文呂橋田本末 新興

新興東門爲恩陽雷市孔道門外數十武爲河河水自龍山諸溪來會流于茲濶餘三十丈每歲水溢時暴漲橫潰即渡以舟不能濟平時行者亦多病涉且水勢走若建瓴下直迅無關攔爲堪輿家所忌故常有橋名仁義圯而弗復者

姚州藝文集卷之四　四

幾三百禩萬曆元年知縣王公民順來涖茲邑首從士民之請鳩工創建捐俸以倡民之樂助不費公帑伐石於十里近山中不煩民力自十月至來年四月竣觀厥成更名文呂橋成餘銀尚百餘兩附庫爲後日修理計後來者那支別用僅存十二兩九錢後十六年間王公分守南路經過新興查知之即命縣官給發各排梁天禹等買田收租計修理不朽是時各排各將已田照命納租至今二十四年該租銀四十四

兩一錢九分零知縣姚舜牧到任深謂此田須
置買，二方可垂永久而王公適分守崔高亦批
行本縣酌處湊仁八民柴天載賈山鄧儲昇蘊
岡村田五十七畝六分四厘零例應贖而力不
能贖者爲所持本縣即追前發各排銀併積貯
租銀又措處銀一十七兩八錢零共一百三十
五兩贖作文昌橋田候大造另立文昌橋田一
戶在仁八排下計正耗米四石零二升二合七
勺零召佃嚴朝蕭等十人認承自二十五年爲

始每年共該鄉斗租穀二百四十五石五斗每
石折銀七分五釐歲計租銀一十八兩四錢一
分就內除糧銀二兩一錢零完官其差銀分灑
槩縣復議量有各排添夫禹等十人每年輪流
二人催徵貯庫填上循環經由查盤定作此橋
修理之費不許別項那移通申守巡糧儲道府
詳允施行尚慮歲久恐後來佃者或損坵段催者
漫不經心守者復支別用有孤今日處置立田
之意故敘其本末勒之貞珉以垂永久云其田

畝坵段佃戶排催姓名悉列於碑陰

　申請舉蠲雙橋都田米則新典

看得雙橋都僻處嶺山中與新會恩平高明犬
牙相錯其間地土皆砂礫之場不堪耕種雖稍
近溪谿者號稱膏腴亦時有洪水衝決之害較
之上四都委爲磽瘠若冷水逕塘滿等處其尤
著者耳歷來錢糧之拖欠雖其人民之刁悍抑
田土之磽瘠實不足以供此賦也前任王知縣
申將存出餘米六十餘石量蠲冷水逕等處之

則意亦謂是但卑縣親臨勘視通都小民皆出
赴訴稱本都山窮水極之鄉田地瘦瘠有種無
收在在有之先年清丈因詭欺失額通都每稅
一畝加稅三釐四毫七絲今幸搜剔餘米相應
平攤　都屢幾均沾大惠卑縣因惟論事頗易
當事實難當事猶多親歷以分處其事尤難如
前任踐勘多餘之米減極瘠之田豈不甚美乃
此因高下錯處於四合之鄉而又錯收於
各都高沖户之下今將一一而丈勘則畛域之

交界處所暫立一大營請乞天臺發兵三四百
人專轄此地或於各縣境界上各立一小營營
各百人一有風聞令彼此隨時斬截庶可絕此
輩之邪萌亦保地方之無事此今日最急最急
一大務也不則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未必不爲
他日一大患矣本縣竊有地方之嘗誠見其有
如此者敢冒昧上陳伏候裁奪

又議樟村營兵 新興

看得請於四縣交界處立一大營置兵三四百

人專轄控制其中更於各縣界上各立一營營
各百人分兵巡哨其外蓋爲年荒盜起多發於
馬岡塘馬等處而旁掠四出倏集倏散各鄉村
居止零星人民稀少且山嶺複隔縱聲不聞一
遭被掠剽旁近地方所不及聞而莫可救護及
報縣知捕官率兵前往又茫無踪跡似此恐釀
大患故不得已有此請耳然立大營用兵三四
百人須相視極險要處可以控制四境者則莫
如今議建縣處所曰倉步者矣但此所用兵衆
唯在上者一酌量移調其間可以呼應緩急今
乃責令各縣計議彼此無知往來貌闊恐貽築
舍之誚無已則各立小營乎各立小營本縣亦
非謂專設於一地也細查新興址連新會恩平
高明境界大抵通在雙橋一都自先田至白水
帶三十里自鄭村至冷水逕二十里接連白水
地方此地最爲遼曠鄭村至恩平塘馬馬鞍凹
十里雙橋村東村抵恩平倉步十餘里又白鳩
山外有恩平齊洞白村間截其間方至本縣掩

村樟村書臺硯嶺等小村僻在一隅其逕路一
曰九曲嶺一曰蝦逕一曰鵞毗逕皆通馬岡約
三十里正與新會接壤馬岡至倉步約十餘里
馬岡且總名耳一望鄉村甚多奸宄不測且逕
路一帶皆重岡疊巘杳無人踪故此輩得以聚
散自由先年地方擾亂冷水逕設有石竹營白
坭山口有白鳩營掩村有蘆利營東路蘄塘有
北嶺營南路大河口有茶光營裏洞有裏洞營
西北有東山料洞青石下洋等營迤羅旁大舉

本縣尚存兵五百名分營哨守繼而地方稍寧
東安初建曾掣此兵移守其地名爲善後迄年
起餉一千五百零九兩零解府接支今東安建
設已定兵勿足支可以移還本縣矣今相地險
要請於樟村立一營冷水逕立一營各兵三十
人馬鞍門立一營白鴿山立一營各兵二十人
而周陂雞籠洞窯洞磨石嵌茶等村附近新會
陽春恩平仕洞都牛路坑等處亦爲盜賊往來
之衝請立一營用兵二十人此兵共一百二十

人通請於東安調還本縣數內或扣善後餉銀
還縣待本縣自行召募則一轉移間而兵與餉
皆所不必議者若捨此而別議兵本縣城兵共
團練兵僅九十名當此凶荒之際僅足支守
城池新興所轄有二百八十餘名悉皆老幼
更弱亡丈若用此防守題設猶無設也其設立
營寨今明行本縣石門於附近山哨可以採辦
其工食即於附近鄉村約派可以支持皆可無
煩別議者若建立大營於險要處所須四縣各
議撫上裁奪恐當此懸待之日未便其酌定也

新興志略小論

論沿革

新之爲邑不小也割長岱靜德都奏立恩平割
芙蓉都奏立東安而幅員近者尚數十里遠或
百餘里丞簿令設如故有議汰丞簿中一員者
計歲俸薪迎送費可省民百金是亦有見矣
然竊謂在平時則可耳地方不常無事也丞簿
尉又未必皆全無缺也萬一地方稍有故則需

於官者甚殷此汰冗員之議未可行也乃近有
欲於恩新交界處建倉步一縣議割雙橋都凑
立焉此地鄉村空曠山峒僻峙中間爲盜賊淵
藪建縣誠可彈壓但其費浩繁而地方方遭荒
旱難遽輕議且雙橋歲多逋負一聞建縣之名
則介在不復思定矣此建縣治之議亦未可行
也因留參畢何地無之官得其人民可安枕此
牧與丞簿尉深自警惕而敢有望於後之尹茲
土者

論氣候

余初授新興人謂檳榔不可不食也余至姑不食今內外人皆不食但從吾潮俗早餐粥午餐飯暮復餐粥如是者旬月無恙居二歲亦無恙入覲復任亦如是今又幸二歲餘矣不但無恙而內外且多產育因悟此昔之瘴癘風氣之未開也故攝生家服食檳榔以勝其氣今山嵐之蓊鬱者隳矣水泉之迴伏者通矣毒惡洩而佳祥

生矣安事檳榔以禦之哉且此地若仍瘴癘異方之人應易中其毒而且幸無恙況生其地而習其氣者乎獨怪此地之民早時不餐而雖羅檳榔不釋口計其已申二餐不及升米而檳榔之費且倍之甚不加早時之一粥而省此檳榔之多費也吁亦愚矣哉

論風俗

余來此邑四年餘知此邑習俗利弊頗稔民業農士而學爾工商是務本然嘗作貿易之利悉歸外郡本邑之民謂此若非吾事者不早起終在辰巳之交故精學率作一日僅半日耳余節爲詩諄不能改也祀神唱歌相探飲賀私宰賭博服毒輕生余嚴禁似覺稍稍德薄以石砥草堅石去復萌也是在後之君子力行教化俾此邑終成禮義之俗上埒於鄒魯爾

人

余初至新興聞橋之民紛訟於上司日不暇與約擬而實徵糧差拖欠無半完者深訝之而不

得與較也但事至公庭理與解情與釋而訪擇迪其之案者一二人痛懲之入其鄉凡六次懇懇論以少訐訟多完糧二語近年來糧差完至八分以上而絕無一人奔訴於上司則嚚訟之敝爲此豈其性然哉抑化誨慣服之未至也嗟乎雙橋尚爾況仁豐等處之民士乎

論學官

我朝敎與陳嚴二公故新興同年甲科也一時士風齊鳴彬彬盛而三公之所期許皆不凡陳

嚴二公祀鄉賢其行誼卓卓無論矣即張公今已地皆儒學建尊經閣亦豈今人所有哉稍見空餘即請承佃回視張公之舍地可自愧死矣

論鄉賢

余初選順前尹張啓東于郎中郎稱新邑有高士曰潘付齋者子則僅一翁外未嘗一至牧之室也牧嘗過其廬聆教並查皆真實不欺是古之君子也今卒宜即入鄉賢祠乃學政須事久論定未敢即舉嘗乎事固有待于論定者若斯人者寧待久而論定哉

論冊籍

冊籍之係於縣治豈小小哉丁米之登耗糧差之會計由乎此皆於此乎取憑焉者縣貯大什弓丈歸號冊僅全五本而二十本僅存其十一年黃冊皆奸民賄囑奸吏偷出改削莫可考據前任十至請司冊攢造三年朝覲冊底亦皆在民間臨期百方需索豈理也哉余至嚴為扃鑰置簿登記印鈐扃架閣庫吏專管且置丁糧簡易冊使後來者一覽即知實徵吏民不敢為奸唯歸號冊尚存各鄉公正之家多方誘補不可得是為大恨後之君子尚加嚴扃無俾其冊籍之無徵哉

論戶口丁糧

昔嘗稽唐宋元戶口丁糧頗詳然當時為新州地里較寬中間或沿或革或分或合殊甚且宋分主客戶元又析南人北人諸色人僧道等各一其籍豈不懸哉即我

朝洪武初新興計五十八里天順間流賊掠戶口消耗成化攢造僅存四十二里既而長居靜德立鄉中萬曆五年又割其蓉二里立東安今止存二十五里戶口較前太減矣而中間番編者又多不以實即牧二十一年攢造猶身親之矣況以前者之足悲乎故嘗憫唐宋至元不錄而唯錄

國朝數代以為登耗之一驗云

論田賦起科

則壤成賦自古記之豈謂無差等其間顧新興與高要陽春等縣壤界田不甚相遠也各縣三升二合一勺起科新興獨八升五合六勺起科加倍之半何其太重哉謂仍元舊也元亦止七升二合四勺零耳無是額也爲元新州共計田四百四十七頃零

國朝丈量計一千三百五十九頃零丈量加元三分之二而稅額又復過之何爲者哉幸萬

曆九年清丈以溢出畝數通改六升九合七勺零起科額亦照息然亦就額內通融耳安得照各縣派額邪請減田以與此新民歲計其前戶歲一棟減重則大造日議中敢望後之尹茲土者

論食鹽

照得民間食用可一日缺哉新興向食新會鹽所係有稅任販未便爲是但既告承前例應拆引以時到縣可濟日用今查仁照引週年二十四道該埠引週年三十道所納餉銀益亦有數乃竟遂斯不至鹽價貴時至一分五六釐小民豈堪此哉今痛恨商棍無及也痛恨外商亦無及也餉有定額不可言去惟是照里派銀於條鞭中分歲先期盡數解納但請免拆引惟任小民如數百年以來在枕近新興鹽場若尖石墟等處有挑接濟則民大幸矣而未敢輕議也姑存此語以與民酌議妥當申請聽上裁奪

論屯田

屯田之弊可勝窮詰哉屯與民大抵田相接壤遇軍強民弱則屯占民田民強軍弱則民占屯田甚者其官不肯包隱作爲已田如今餘徐振觀小旗胡應元豈可勝道哉是望有司及所官之賢者歲一清查俾田無失額無負

祖宗立屯之意耳

論驛遞

置郵傳命自古以然未聞有驛遞而無馬者新興二驛獨無馬有差則臨期僱用彼差使一至

何啻星火之急而驛雖隸新興割屬恩平
一割劉東安地方漫不相屬雨夜並至任彼有
馬者勒指多價驛官不得已捐借買馬以待馬
倒斃苦復買補馬烏乎驛亦難乎其爲官哉而
况傳銀有數支給不敷驛官每每捐借支用年
終統筭方得補償蓋已一年所矣此地捐借計
利歲加五六分若奚可苟余至庶知其若即隨
季那移借支俟申文到日扣回補庫且與申請
各加傳銀若干而今又稱不足矣奈何哉奈何

哉余恐後來者未必如余之敢爲那借也驛亦
難乎其爲官哉

論買馬

馬與牛皆畜類故私宰耕牛律有明禁矣馬任
重致遠出力豈在牛下乃其倒斃也以奔走故
而復令開倒缺豈奏買新馬馬敝推之撻豈直
隕而斃耳牛之耕勞也有時農夫猶得之若于馬
東之使呼鞭策追風奔電求騎息之刻不能加
憂乎哉而况此地又無北方之豆草可餵也且
新興至恩平名三百七十里實三百里上司經
臨者往往窮日之力彼馬豈能勝其任哉其斃
也即開剝變價而不及三年又責馬夫之賠償
叫馬亦何不幸而就此郵傳哉夫亦何樂爲而
養此馬哉余治此多年每於中曲爲調停苟延
歲月或恐後來者不知此馬與夫之疲於奔命
也敢瑣瑣以望仁愛之君子

論平猺

猺亦人類也皆依其族測南北谿峒豈能即播

於粵地哉粵地之猺即粵産也與故山峒深阻
不受文教其種自生聚刀耕火種戰弩自衛與
齊民別殊民以異類畜彼亦以異類安稍違其
性輒肆叛劫掠若異時羅旁諸寨其尤黠者
且如新興諸猺衣服飲食與齊民無殊深文簡
其常令目出今此猺人皆禁處而流賊
叛民亦各聽約束無復者則府志之所謂平
猺也有可撫之若齊民則我猺即我民也可與
牧羅旁諸猺同日觀哉

以力止其不丈視旁邑百姓受丈者奔走徬徨
莫可控訴其安佚百倍焉又誰之力歟且當在
銓曹日嘗道批豎坊表二百餘金能力辭捐賑
以活窮民種種厚德惠在桑梓真東園椒丘二
公之賢儔也余承乏此邑二年餘矣瞻祀二公
者渦令將復舉竊謂心服公功德在人心事久
論定宜亦入祠以配祠宜名世德崇祀用垂永
久時同官丞宜城張君志道幕建寧王君世琦
諭蕭縣陸君垣訓應山黃君枝南昌羅君應祥

皆以余言為然也輒志固陋採輿論而載諸石

長生橋記　廣昌

余初由南豐入廣昌過白舍亘石雙蓮徑斷波
浮有無木竹橋梁輿人或涉水以濟或度梁以
行總危焉令人心悸不寧至長生港見巨石已
作橋趺若階可就駕者心輒津津喜詢前任能
號心王政也及詢知者乃吳徵賢者獨捐五百
金倩匠作此橋以惠濟則心甚欽之一蒞治即
往以觀其速成也乃匠石日領苟完方就而即
圯則恐其恨之而若難復得若人者之竟其成
也而徵賢者又願捐多金以終其事斯誠善人
哉然無奈匠石之騙領如故也及今三年矣竟
不就責之昔出從語以為辭余深識其狀監匠
首三人必竟其工而後釋而橋始落成益有若
此好捐者而工猶若斯之難就也橋成因名曰
長生此匪獨仍地名之舊爾也東方為生生氣
無斷續能長時也而此橋在縣東二十里約亘
絡繹行人由閩廣通省直者無已時而藉此橋

為甚亟先時不得橋當水洪漲時即舟筏不能
渡多有被渰溺者徵賢今獨力成橋惠濟往來
之衆其功豈在一時焉已哉是亦所謂長生甚
矣雖然徵賢今年八十餘矣老年止一子已喪
矣今且亢然獨夫矣為予長益長短固以子孫
計猶恐宜以傳壽計也朱邑守桐鄉遺命歸桐
鄉可世世桐鄉壽有邑子孫在哉德在則祀在
是所謂長生也徵賢今作是橋地方居民世以
為子孫固是橋固吳老所獨捐以創成者即後

有圯必復築名且與此橋俱不朽矣此橋非衛賢之桐鄉哉長生名橋德衛賢也因命勒之石橋凡若干尺石趺若干座蓋房若干間共水所從出載邑志甚詳此不贅

一請南糧改折光丁減徵議　廣昌

看得廣昌地方極小事體頗宜一時利弊隨時酌便興革無可言也惟有糧解運一節士民甚苦不堪光丁差銀一節小民甚苦難納此卑縣夙所究聞而未敢輕舉者今幸憲臺採訪竊敢

姚永菴文集卷之四　若

具陳懇賜批行熟議調停劑量庶窮壤小民得永沾無窮之惠澤也謹開具于後

一廣昌居南豐之上陸行百二十里而水道紆曲則一百里有餘出灘高水淺亂石亂橫咸利議兌漕糧之運甚深見其難耳而獨南糧尚存計南京倉米三千五百二十一石有奇[illegible]本千[illegible]百十十一石有可然自山搬至水次行搞集艱自水運至南豐淺剝尤苦且南豐一俱各有船户可便運行獨廣昌苦無一船雇運水路三百餘里一任其強勒而遇淺盤剝又難稽察前後多被其侵偷又淺剝或至船漏浥爛糧米難以達解破家蕩產苦不忍言此地方士民頗懇計所解之糧加折銀兩起解求免苦後以為無窮之惠利者伏候裁奪施行

一廣昌通計成丁三千六百三十七丁計今編每丁派銀一錢四分中間有糧之丁辦此無難然無糧之光丁什居五六朝夕求趁尚苦不敷而一時催徵實難措辦典衣鬻子苦不忍言卑

姚永菴文集卷之四　共

縣目覩此苦心竊憐之因查通縣民糧共一萬一千七百四十四石有奇計今編每石派銀四錢四分六釐四毫三絲不揣請減每丁銀六分加派民糧每石銀一分八釐五毫八絲蓋民糧一石計田一十畝是一畝加派不及一釐未見其害而窮民免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况有糧之丁亦照此例減免尤未見其獨加也此雖於丁糧不無加減然僅在一通融間耳而窮民受惠有不可勝感者伏候裁奪施行

是其不發銀收糴前發倉穀何推先糴府穀耶又況開府倉發府穀通係南城之民領受恩澤各縣俱不沾一粒一遇發糴分依各縣領受苦災而況廣昌里分極小水陸極遠依散但催減各縣之一二乎本縣開報業已求裝啓行矣雖是不下此事更無代署未定民志倉惶冒昧差吏解回前銀懇乞府臺特賜亮原收貯改發南城縣承糴倘謂各縣分糴例不可免容待正官到日請府臺亦照各縣里分大小依分更照各縣水陸遠近給發庶不偏苦極小極遠之邑使民世世永戴府臺均平之大德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圭

申請何心泉公配饗家宰祠　廣昌

看得已故鄉官心泉何公源天植孝友性篤慈仁蚤負聲名由明徵宦蹟遊庠及歸泉石鄭重[illegible]名宦歲敬鄉賢列祀已無論已惟彼上國學前東園公請免本邑漕糧世感其德特建崇祠伊時同祀假丘公撰著問禮集註世誦其文以降配饗今心泉公爲賢後裔紹哲前徽首懇絕戶之糧請免丈糧以甦困力止匡莊之證不容投獻以狹民居銓曹固鄉建坊敦友于儕選祀庠[illegible]種經綸康濟無愧東固斌斌德業文章有光[illegible]宜蒸與祖齊祀宜上配畢縣前請入祠通邑其稱協義然非奉憲臺之批示終未愜上應之傾心合據實申伏祈轉詳

申請劉弘宇母賴氏貞節　廣昌

貞操性成純孝天植痛夫存母躬滌牏自熬糈糠念昔有兒勤推哺不殊毛裏隻影與藐諸共

姚承菴文集卷之四　圭

命千般拮据食貧孤燈及灰荻俱塞百樣劬勞課子三十餘載辛苦備嘗六十二齡冰玉無玷節孝洽聞於輿論表揚允協於柔評恭候恩旌懇祈題請

申請楊節婦　廣昌

看得劉應祿妻楊氏十六于歸再期權厄初悲夫逝繼櫬願與偕藐既念姑存斬髮誓甘終養朝炊暮紡竭心力以事生曰哺腋扶歷苦艱以

迸殘嬉顙衆生作婦人稱仔殘猶存秋月寒潭
蹐六十允稱完節夵孀寸草從九原可報亡夫
留此節孝之全實負綱常之重相應題
請旌表
恩旌
揭何平山公於崇行 廣昌
出奉□尚長敦孝弟擬元魁津志進取入仕路
甲洪歸來仕翻內養二十年聽望莫寬其似以
起者書數十卷領讀可知其人高風上媲滄浪
姚氏卷文集卷之四 壹
遠志直齊衛武鄉邦稱述樹表宜先特揭以奉
采觀斷褒以風庶立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垂祚馴校

與南昌魏友書

洪都孕毓匡盧之秀世多才人傑士應運以生或抒藻績於內翰或弘助績於冏台歷歷可紀然要在含性靈養就暢發者爲大且遠若高才淵博夙負自許見聞者謂宜早登金馬而尚滯冏南豈可謂數之獨奇哉控則歛鍔蓄可大施

大用自有深意也今則時至數可必不復再困矣但祇更遂更深俾不但以耗文勝且著不朽於來茲耳若不肖者性頗魯不諧於世學亦庸庸何足論於才傑之林唯是癖在經書覺微有得慨竿記之恩就有道以冀一言之教耳足下指門春秋請即以春秋論春秋魯史也何隱公初即書鄭伯克段一事哉事無關於魯必不載學者不究其所以載而猥爲鄭事則失尼父之意遠矣他何足論哉探得此一段出則一部春秋枝枝葉葉自有究竟何待四傳哉足下但山翰下歸矜一照驗則意自了了矣而未知所云是與否也又在高明者裁以左訓耳他不多及

與鄉南皋先生書

不肖讀先生奏疏至今已三十年矣注想丰儀如在天上無從見之頃以粵西齋捧之役走西北某驛見先生哀窮民古詞知先生忠愛之心隨觸而見著也及役旋揚擄掌一日召不肖示西征凱歌序讀之至詩而詩兵而兵公之武公

之文公之文公之所以爲武鏖不覺嘉羨歎詠之極竊之知出先生手筆也乘茲又偶得聽氏家傳方又得吾鄉陳恭介公集皆有先生文弁其首而皆出於一時之康濟論醫可以醫國論臣可以風臣匪若世所稱文而已者蓋先生之品格原不在文辭間即偶作亦不輕爲之而皆可傳可法於來學獨恨未獲親炙有道之門耳然不肖雖無似竊嘗究心於六經參材撰經書疑問六冊請教海內大方有年茲特差役上呈

倘先生惠然覽正賜一言於篇端其榮實有
紀耶蓋不肖佐鄉居官皆率剋直之行不諧于
俗而庶或可望於宮墻敢爾僭申悃愫惟先生
之不我拒也

人

某門只鄙人也生平無他好唯四六爲有餘味
焉而間觀講解未窺原旨者竊筆所疑思問有
道然當世之賢者鮮有踰先生者乎因志問惟
望錫一言之教先生果賜攬觀惠敘首簡以信

起疑以疑證信而又究竟於真悟相期於無言
斯語也豈尋常所能道哉唯聖賢與肯了悟於
胸中故見識能印而筆概能到耳牧何敢求然
何幸獲蒲網附門墻之末聊敬封付兒曹命刻
想存仲可得恭奉季本呈更領教言於不朽也
上年同道寀且啓先生遺命理宜厚聘第此邑
賤人知中而民日甚嘵不能多覓或抵其遠來
之意然不肖牧向不按揩一寀茲已爲出格矣
先生必能緊亮於物外也承惠教逢頭寫照未
聯極暢然洸見吾真世必有具隻眼者牧非其
人不敢不勉也

又

不肖牧生平無他嗜好唯詞法六經細揉作者
意旨而間或有疑於傳註輒筆焉非敢苟爲異
同也蓋自信理或如是私心欲正于有道或其
印証以爲是即於傳爲小悖而於經爲少補恐
未程復起或未必駁我於門墻之外也云爾
先生當世宗盟也篠究性靈探得玄祕不肖牧

願就正於門下久矣而守宦未遑向求一言之
示先生不輕於走筆必詳繙閱而後肯肯發所
旋用於信所信者于疑而疑信究極於真悟相
忘於無言真見聖賢之心此其所示不肖牧者
豈淺淺哉刻之篇首杜撰將精以不朽矣前千
生來能傳向命深銘五內而又不能躬叩於門
下特遣小中謝敬唯賜鑒存焉外聞邸報知先
生不日晉列台省不肖牧倘得入
觀敢覘清光於都門之內大賚祚端叨在計偕

顏色求昧切企教[illegible]恨未能似也[illegible]計[illegible]勵幾
于天民而合與訓詁真同先覺具已達之莊令
親矣不肖弟所未似者日在重訂易疑裁史綱
性理以爲啓蒙討亦或好名之累耳茲將就緒
行學老丈之幸錫矣承念草答不盡

與孫樸巖丈書

陸儒老使者往知丈起居康勝以曾問苗情故
不來弟則知丈非忘弟也弟株守斗城儘可養
拙但恨與知己相違莫可談心耳壽巖得二丈

顏水菴文集卷之五　七

刻松亭遺跡其上且改望北亭爲寧壽堂此山
將因是名與襄陽之峴首並垂天壤矣弟慨當
時不一遊至今爲歎昨過貴谿亦約二賓遊覽
巖亦不果日占志之因忘楷書箋頭呈候老備
老丈爲弟賜一詩並刻二賢之後使後來知弟
一人名稱在交與茲山久峙幸何如之前年新
建成祠復有樵採者獵發也嗣有使鴻請姆
參主撫詩句一柄清容軒記一幅見遠意

與朱海濤書

日以龍儒德賞合神榮賜許題贊極感乃化論
近在教子未暇也因思門下若是其大抱未獲
少展一二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令嗣自然英
發自然大就無疑者但所爲教者在訓導又在
培溢不疾不徐火候到則冊自成有非可旦夕
必者同覗自身之所由造則教可知矣求題一
幅正能教子圖雲霧飛翔條忽萬狀此豈首尾
一保伸郎可令做致哉淵躍之中其所教者固
已深也請以鄙言先教英物以其暇稍擺片翰

顏水菴文集卷之五　八

於龍圖不肖之請何如

與羅匡山西山昆玉書

令先兄鵬雲公祀鄉賢是鄉之賢達也禮義由
賢者出無嗣論繼宜先之血弟萬全萬全無
子宜授之半產而始立庶繼者開當日鵬雲遺
命村萬全有子並繼九原瞑目則其意亦正且
確矣獨惜其未即授產於後來斷繼者幽半以
待萬全之有子是也然萬全後生次子矣五歲
以下當其未即時鵬雲必喜于九原且夫人嘗

已尊可令外戚復熾哉培扶陰功全在父母似又不可不加之意者語真越俎然究竟此盡一分是亦吾二人今日家筵一樂也薄儀愧不成禮然積念已久矣唯賜莞存是禱

又

緬維先君素履何敢徼言於大方唯弟承常訓見背而竊思竊企仁人長者一語及之可慰鄙衷耳乃老丈親許骨肉損惠縹緗之冊重辱華袞之辭獎借逾隆俾生歿不能勝載感愧可言哉敬拜領同璽綸笥中以爲世寶俾後嗣時或捧觀知有李我老之珍錫也肅此申謝不盡

與鄒見吾丈書

伻來訊長丈起居康勝且借重賓筵與志菴老翁並榮矣拜觀勞贊篇計不啻於世者品格如何哉羨羨弟號蘇木解肉省自哂入覩後意在致政得杖優於二君之未則生平不負矣鄒南皐序得鄒見吾書益加鄭重第杜撰不足承此耳謝謝大被帖二卷承記室清覽種種淵話統俟仲冬略吐來年可得悉聲也

與羅匡山春元書

不聞越淵久矣昨謙賴養老所喜命介者同周門來首發而悠氣清而越而燈下相看愈生波瀾能令門下不神往耶恨無纏頭之贈耳然奉尊教令其展布則已悉露三昧矣非陶鑄安得有此謝謝然瑕疵貴開令與名花爭妍也一咲

與陳微宇參戎書

違教不覺二年矣株守山城悵無知已若望北

攺寧壽刻松雪真跡其上而二丈分韵賦詩勒之貞珉與此山靈共垂不朽弟何獨不得一覩然藉此而鄙姓名使見者亦知有不肖則二丈之分榮亦渥矣敬謝以企搨本羊杜名公並樹功烈峴首後來嘖嘖而將軍討恩明有慕折首獲醜其懸日誌名於壽巖輕裘緩帶寧遜前烈也已哉接札即問懷璧丈羌官云向嘗言及不肖即姚姚不置口偶行時會聞前情坐是無來則知知己固未嘗忘不肖也不肖恨生平不能

詩莫伸遠意乃向往信州約遊傍巖不果有口
占仍近壽巖故事敢忘不工書箑頭希教正尊
筆比前大不同揮戈暇即揮毫若吾丈豈可多
得哉佇致莫祝

與沈敬所年丈書

奉違顏色多年矣陸翰老來喜年丈惠我華札
語深意篤如接尊範而面命者因思一榜中升
沉聚散如天淵如萍梗莫可倫擬而中更有可
感慨者若即高發登膴而今不在如陸炎老數

人者如何若初不發而湮沒者又不足言矣若
後發方新而今即亡如陳雲老其人又不知何
說也即此一想凡吾輩能樂飭勝酌者所論更
隆於徐發商於野即為不老大儒也謂陸翰老
知門下庠與若壯賢郎佳孫方英英挨武踏躡
真自可卸也弟天樂亦附老年丈之末即今雖
潦倒于徐幸余義老年丈在上大能培植是尤
一幸也敢為門下鳴之陸翰老文行甚實見即
莫逆恨力小不能大扶耳

與吳弦若年姪書

人來驚聞尊翁之變可痛可悼恨身羈數千里
外不能哭於柩前乃何疾而至此也兒輩曾致
弔奈不泰山云顛百務未了奈若何奈若何金
桂老乃即何日畢姻事尚有諸小令弟聘何宅
令讀書何所尊翁所稍差遺亦有然人子思親
當必有所以善承者封何而處令庶母若何而
教諸庶弟若何而嫁令庶妹統在君一人之身
勿以向故漠然不為之計也即尊堂素有不足

於尊翁及令庶所處然在今日則恐宜忘之視
族如已出庶可慰已往者之靈此語惟不肯能
言之唯君能聽之亦唯君能致之尊堂也千萬
術聽顯古使人稱吳鳳麓有聖妻有賢子則不
負至親也人回促挺筆直言然此固年家切誼
宜爾也勿嗔饒舌

與端兒書

做官要日守一日官箴要日積一日陰德譬如
不中進士也要過日子切莫怨衙繁切莫厭清

苦衡縶可以自見清苦可以久持

代賀桂平巡道啓

粵西持憲必資臺俯重臣桂嶺首巡須仗股肱名輔恭惟門下西吳右族天日名家內賢令晉秩陪都歷刑曹分符梧郡政成載績名徹三臺鈴閣風清蒼赤競攀轅之想疏封日上

聖神俞揩較之章政度首藉澄清憲綱從茲振肅出綸餘外臺彈壓暫借一枝昭譽望內召熒調佇登九棘某幸叨藩末偶署臬司喜聞鴻漸

之榮敢效燕私之賀

請新春元啓

奎聯洪省式羅華國之英光借河陽快覩賓王之彥恭惟門下才隆山斗學邃淵泓肆呂校擬必圖南領鄉書行將空北芒蹶香照曜旭日之僎擎中狀支輝開卿雲之五色箴令八日肅啓賓筵仰玉趾之貢臨爲金泥之先兆

餞諸春元北行啓

蔡閣鴻修雅抱圖南之志騈車駿發行空冀北之榮討史藉以生光禮闈因之增重恩榮來錫燕喜先陳謹涓吉在除奎豫禱聯登合璧煌煌嵩甲共賛襄今日之

聖明濟濟科名直繼美鄉邦之賢達斯有光於

尊祖敢恭候下賓筵

代縣學憲壽戴制臺啓

時臨重九喜逢嶽降之辰壽錫上台敬效華封之祝恭惟台臺八閩右族東海人豪早冠賢科共識此申此甫纘登膴仕載稱日范日韓歷敭

察吏是程文武爲邦爲憲端揆元老樞筦重臣仰體好生貞民裕習登化境調停時政綏邇悉賓柔遠殊方制粵東西實惟在

帝左右只開玉律時燮理佐萬年之鵬程賴金鉉恒竹仟上千秋之鑑壽民壽國國藉公茂衍箕疇賜福民民祝公永保周歷某濫叨屬末幸際謁期猥任衡文同對揚乎北斗心知御德敬述頌于南山

答　湘陰王啓

蓬萊絳　君侯在天上也乃秋初奉謁儼然降
體以接焉氣宇韶和心朗軒磊引援下士若同
等惠既教誨如家人宮前鼓角席上鳴琴出諸
冠裳寶綬以駭庸觀指諸鹵簿蓋乘以開凡昧
至於振振公子得覩挹其趾角渠渠夏屋獲徧
攬於蓬瀛又荆人所未聞見而不肖恍然于夢
寐間者吉山回郛里何日忘之紫氣指長安竊
有志焉所願千里知心期無忘于瓊玖一言賜
采敢自比于木桃百務省裁大抵一歸於儉終

身受用總之不出乎誠　殿下既已有之狂瞽
猶以為虛僞得假緣于天使得復臨其地瑯玕
文箋尚擬出襟袖以來故人之清風羽韻流觴
選期賦緒筵以酬當時之夜月也承既多儀王
臣發受賚將不腆祈笑叱存

與劉石間公祖書

細玩易義如扶陽抑陰之說如正無不應之說
如陰陽非二之說如知姤知坤之說如吁咈是
同都俞是與之說如應比制不離剛柔時位之
說種種出人意表是誠見易之真者乃所得則
全在從書得解一語足以勘破千古收精悉不
恐釋手何不即付刻以開後學之昏迷哉承台
教敢妄僭批評數語若付刻則妄辭亦可藉冊
不朽矣敬洗心以俟

又

伏讀台臺易義真是獨得羲文之秘非苟為而
已者妄加批評不能盡其精與台臺何不發刻
以廣其傳尊製尚多希盡賜覽他日得附一言
於篇末是牧此生之大幸也連日因閱書經大
全欲與拙刻疑問共成一冊俾世見二帝三王
之極盛事未識可完此願否仕此尚有多時領
尊教蓋有日也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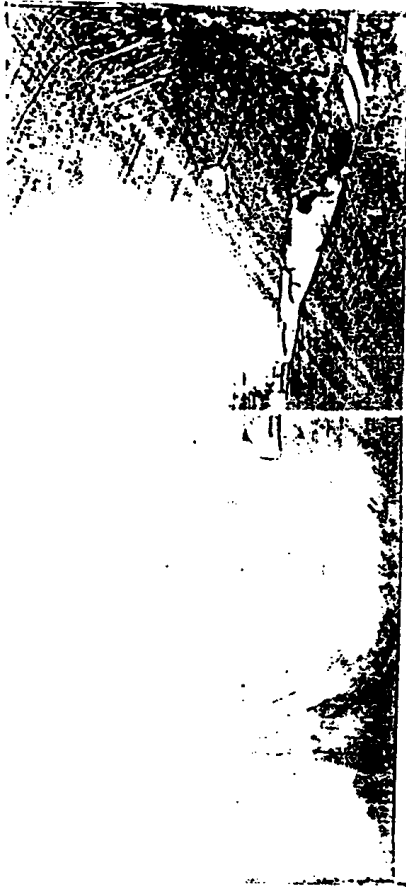
又

前閲易義具見淵粹不忘諸心意欲併鎸全册一覽可付之梓以廣後學之傳乃竟不見發出豈公允不及發耶開今正欲出汎不肖將於初五日暫回數日過清明後來擬在此淨寺過夏領教尚有日也拙刻文集一册奉上中有夢見孔子說一篇甚是奇事請一覽以見其餘

與蘇硯水公祖書

六經正印世所罕有公獨賜我華扁懸之畫棟真先生逢華矣謝謝老開無事見稱者之教與

賢愚老少男婦無不趨向其門乃我縉紳之徒亦有爲之領袖者彼亦何憚而不爲人亦何効而弗從哉以此作崇正千字文以寄慨乃今東學之習日日進而起延數郡邑禍不能半吾言似有先見者故特爲刻之奉送臺下數十帙倘以是達之郡縣大人能闡之在上大夫尚亦知感悟者而於下民亦或有少裨也唯台臺鑒察

久仰丰儀未緣瞻晤忽聞貴郡諸鄉老欲刻崇祀諸賢實錄及當世名德之顯著者因思及於不肖夫不肖之著有經書疑問疑義史綱性理諸書不過老學究之用心而家訓千文大誥通言正禮論事警世諸篇蓋老朽所藉以適閒與考耳唯夢見孔子正印之說似爲駭聞然亦老儒之夢想敢望大君子之主持文選綱紀世道足爲後人之法則哉若緣此爲名德之顯著附於徽刊開來之刻則非所望矣請諸鄉老幸無紀錄焉此啓

來恩堂草卷之六

承菴姚舜牧著

男前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姚姓記事

吾姚姓始於吳興自胡公句耳而後流布於天下若貞觀中之思廉出自河南若開元中之崇之出自陝州若建隆中之內賦出自盧龍其他德望可稱若察若弋仲若袞若璹若麟等代有其人究其初實始於吳興此若木之有本而枝而葉而花而杪其繁盛雖不可言而同一根株若水之有源而潤而溪而江而河而海其流衍雖不可言而同一源發此其槩矣今旌德性所大倫等至湖覓及寒家問其族則三千餘人而繁昌近地又數千餘衆往茂兒曹就業南雜府繁昌黴盧諸公嘗相過從云由妙高山而去者云由駱駝橋而去者往往地名與吾吳興甚相合笑翥日父今問性所亦云由駱駝橋而往其人諱應辰任旌德縣即抄籍其鄉排行念六公

與絮呂念五公兄弟至宋司户五八公諱進者
建有祠立萬翌亭於其前其子六一公諱宜宗
者任臨安諭其家藏一銅爐上鑄有湖州真石
四字湖州則吾吳興而何古器猶然具存也即
是可知其自湖徙無疑矣此之來也其猶枝杪
之復歸於根柢乎其猶河海之復歸於泉澗乎
非亡徙也其猶枝杪之復生枝杪乎其猶河海
之復發爲河海乎其生出胡可勝窮而玆可窺
其止矣然自古來吾姚姓不一其人而思廉元

之外著者可數要在其人之自立耳今旌德縈
呂諸公甲第連雲所立儒有可爲吾姓光者余
雖無似而竊嘗探討經書著有五經疑問諸刻
嘗當道建坊額曰羽翼六經欲使吾儕不朽不
識吾後來有能承嗣之者否若更有加於余則
望能者之自立而已性所諸公果能信余言則
吳興姚姓將流及於寰海其無旣哉特爲之記
其事

又

性所大倫公又云家有元之當日靈〇道勑命
一道所藏極古吾湖今任徽寧池太按臺駱沆
瀣公往其祠見之歎其昏焚之無緇議是古蹟
額命珍藏又有銅爐上鑄有湖州真石四字細
聽之中覺有聲査吾湖之善鑄者石其姓至今
僅五六百年因議是由吾湖往無疑矣乃題瀛
洲世家四大字額其堂又題對聯云塔影樹層
香水遠孤城懸秪桂家聲仍舊華山閘故國近
瀛洲益見事登堂在其後中又有所題聯柱一

倫也則無屯院孫公於是祠稱是吾湖之依族
今姓所諸公并湖來謁亦修其盧而旣答之可
謂數散盡禮矣究異然則推吾湖姚姓之一脈
也豈不稱大快哉是不可以無記

遂祠壓自公祖入李孟白公祖生祠

杭州府署印同知全某通判莫某烏程縣知縣
徐某歸安縣知縣吳某推通郡縉紳李樂等公
議前任分守浙西道左參政李鼎宇端凝吐辭
廣東提其威民懷其惠其立有專祠宜矣乃

後有作者今任分守浙西道右參政何丰儀雅重持論踏平餘政明刑在在允孚於衆志與利除害事事咸協乎輿情其居政三年無歷吹之敝而化行四境有雄馴之風洵伯仲以齊芳誠後先其濟美是用刻之同亭庶是蒸嘗潤宜登之一堂可俾尸祝消淡吉旦恭設几筵洋洋如在與上人謂德之深悠悠我思見下民報恩之遠世類身居台聘澤靡偏及於寰區氣作山河享興特回於霖澤謹告

開建十復坊呈

呈爲請建前坊事某等十人叨中萬曆癸酉科京省鄉試嘗蒙上司批建曆元十俊坊於儀鳳街見案經三十餘年不意被火延燒各漂廂惜因恩上石斷倒砥柱猶存當吾世而恐燬不建非夫後有人而恐沒父名非予已於今朔公同會議各照名分出銀召匠買石恢建前坊番名永久然批示地方掃除俾可擇日起工以彰前美在公祖父母之作興也特此連名具呈

自敍居新事

余叨守新州四年餘記下車首罷里甲點奸猾老人二十五人合戶兵工糧吏胥派丁歸糧科新丁減額四分有奇出粱孟波等死囚九人免四路供各衙柴薪歲可省民百金禁積歇之包攬歲可省里甲數百金又禁動舖行使市若不知有官者作興入泮百有六人毎季試生儒不緊開逃州文墨水新闢見龍衢重建千戶所修志書備載人才宦遊俾可覽考詳丁糧驛遞夫

馬蛋船等項俾慣積不得爲奸最可自快者不逾時辯圖賴人命今雙橋俱完歲課以寬仁寧延照之獨輪歸社倉于頭備穀倉甲長輪役之苦又因歲饑竭心力賑濟數月間齒落髮改幸全活者亦衆然終不免於吏評且云用里甲以自供也聽人命大獄而惟某之居間也其之緩頰也又謂賑濟時百姓不濫一粒蓋八秋費也坐是謫閒散於西粤之塞慕然余唯自信無不可適焉維時學博趙偶峰宦平樂過尺素詢不

平而不得一面賠今庠士劉志巖胄大暑買小
舟儼然輕千里而來顧余也又千里排姚惟遠
隨之而偕至也賠間不能出一語余惟此士此
民之來也寧有所覩哉或其情亦有所不忘耳
既志巖坐定反問余以所為謫者故蒞新地處
偏僻即前所評余者庠士與民尚未知之悉也
余因舉所評用甲以自供者問果有之乎衆
所評聽人命之訟而惟某某之在間緩頻者問
果有之乎衆所評賑濟有姓不霑一粒盡入私

囊者問果有之乎此無待志巖之答者獨恨上
吏挾忌嫉之心以誣我此士此民尚未知之悉
耳然古人所自信者心而又必取信於知己新
之知己號知廬劉二君予二君今知余所以謫
之故矣其他知二君者因二君語可知之且此
示一甲排亦知之可傳語通邑之民共知之間
有不知己又不知所以故者亦任之而已然余
雖自信誠直無他亦自悖性氣頗躁急未馴所
以致此評者亦所自取也且余本非甲科即前
所行事亦令所應爾何足繫去後思或語人反
觸不知已者怒而益數其過未可知也謹為志
巖歸付語令弟及葉靜樞歐東明菲努力副我
惓惓更語趙偶峰昆玉黃丙沙黎文剛彭龍川
第余方居此無恙也若其他有問者但云余已
啞然一翁得待一轉告致矣其志業則在五經
疑問其所未盡者則期付五子五孫而未知天
意之竟何如也外有二詩亦余志者併録以贈
志巖之行

斷南豐山界

在新興時廵道批發南豐一狀有五六年不解
者余視之乃爭山界者一人有山而火燒無界
其一人因謂其無山余令一廵司覩之同辭溷
蒞勘以致斷余因細視其告爭之界上有東至
某家山一句與燒界之姓相合余因問今所爭
者在于何方答云在于東方余謂之曰彼雖無
許何在汝界之上矣因細與視之其人爭說是
山之名余謂之曰西至某家山南至某家山北

至某家山此亦皆是山之名卯其人無辭以對
余因量東邊之山與燒界之人管業而兩家之
訟從此熄矣是亦事之可記者

斷屯軍占奪民田

從前在新興時有一屯軍告奪民田以為屯田
上司批發到縣縣官行視之但量民田之多寡
而不清其屯田以此從無了結及余亦往視之
見其上下被淹甚多難以丈量但問此屯軍汝
屯田原額若干畝坐在何處今見存者若干畝

坐于何處屯軍一一開說余但自屯軍所稱見
在何處之田立定界址從某處起量到某處止
算來已是原額而尚有贏餘不必占民田以為
補也因此不清各家之田即立成案申詳上司
而止因思田主甚多丈量各號一塗而無有定
處從此屯軍稟稱即是屯田則又無以不能答
應俱是渺茫之說也豈若此清屯田分數與之
令其民家貼席之為得哉此亦事之可記者

居新邊事

新興生而碑記亦可謂載之詳矣然尤有邊者
三事如人命來告者問其途路遠近遠或二三
十里則另日行檢如近在一二十里內者即時
檢驗使彼備辦不及故人命事最易拆人家室
者迅雷不及掩耳嘗於一二日間完之所裨於
民者不小又有新會人與邑屬鄰者告強盜狀
於司道批發海南捕廳差人來拘余視其名皆
邑富室百姓也時該房爭行此事余令出票拘

兵行拘乃票竟鎖弄匣中不發過數日該房來
稟余復併為忘者應之令復出票又鎖之匣中
為數日該房又來面稟余復令出票復鎖之匣中
一日餘未採此票乃補兵行拘者然歲批數詞
其上竟以行拘不獲回之使富室一毫不知而
其事竟寢此余之所甚得意者其他亦如丁糧科
丁數徵銀報解余謂此當由縣增科研審
其數者多出不干了乃派減縣將丁銀各五分
此三事實有造於民而碑記所未載者敢

復記之

疑獄記

署印全州日有告縊死人命者及檢當面兩肋俱有四根被告遂稱打死問親余命親有無血蔭作報稱無有余因思之生前即斷一肋當時應即隕命況八根齊斷能復從容就縊耶況無血蔭而彼告縊死其爲縊無疑者然縊死之後誰爲下手令兩肋四根俱斷無復如是打法貴即其子勿爲也雖是死者六十餘歲氣血枯

槁而縊有一夜枯槁稍又甚焉解者宜緩釋爲是乃急下一剪當面撲地一跌故兩肋齊斷若是其適均耳余以此意諭之告者具無辭量斷燒埋保全兩家此亦一時之聰悟有可記者記之以告後之聽獄者

叩釋竊盜十四人事

余官與西閩散委署全州非所願也日唯判押以了事而已將半年餘見監簿上載竊盜十四起來見有一來結者因查之該房該房亦接管數年查覈之數日有卷者半無卷者半有卷者俱在十年以內無卷者問其人則十四五年及二十年以外矣因思彼犯不識真正是竊與否無論其謎即使真正是竊計贓論罪極大者不過刺徒而已徒止三年五年縱有坐監至十年十四五年二十年以外者哉此在拿犯者立心不仁一至於此而在當時任事諸公何不一加照察任其老禁於囹圄哉且自十四人以外或多有斃於獄者是可憫也特爲之一一查究其

在十年以內者雖有卷亦多不來承認其無卷十四五年至二十年以外者又可知矣因思人家起疑特具公文一角赴府投遞一一開明釋放之因教之此若更生者今以後可自新毋蹈前轍若更有犯必加重治毋貸既作此事矣更思一州之竊盜尚有若此之淹禁者況於天下乎天下亦大且衆矣如全州之淹獄者可得若是其開釋乎又況有大於斯獄者乎豈有若是在署印者尚可釋十四人之獄況於正印治民

者能即時一二分理使其不枉受獄至十年以
上二十年以外者其陰德寧可量哉此在當事
諸君子者留諸心而已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
而不留獄此誠萬世之格言也特記此示世之
留心於獄事者

祭朱大復文

嚴棲谷隱古有其人而鮮有能啓其闢扃者此
發朔新世有若儕而鮮有能造其玄詣者蓋儒
家之事理或有之而入境稍別則特異焉品格

自不同而超越亦殊軌蓋若斯之難到也唯爾
大復靈光所燭迥別塵凡若黍同契一時人人
皆知獨慕而人人不知解究爾大復實能剖究
之至于造承未有闡特契乎先天混元一分則
潛窺步大之劇將來發而時發乎松栢餘桀裘
身於帝衣乎單俠蓋寒暑朝夕於斯凡若千年
而今日復返焉羽化焉而不知其去來斯眞所
謂謝世者而同游諸君子或莫知其幻化而惘
焉若思悵焉若望其來復者蓋未知其深藏也
若其寓世也能文能詩能畫能宦處繁劇之邑
則能撫循其病瘵居 鄉鄰之上則能指摘其
奸邪有子能教而俾潛通乎孝弟有家能給而
使僻處乎幽居此皆世人所難能而皆其所幻
現者而豈所以論大復哉今世人但視其神遊
於八表足矣而何必爲哀但慕其玄化于丹丘
足矣而何必爲誄此言或有以當大復而大復
必以我爲知儒也

勸覺言引

余鄉德清半月泉有覺覺堂傍有東萊書院總
松亭余嘗題曰覺覺謂覺覺東萊千古悍涓流
仍半月松聲寂無聞蓋不聞不覩之內自有與
覺而人菩無覺覺則月落萬川千古常惺矣今
覺新安余合牖有覺一語眞足以覺斯人者乃
編常吉且言諸言以勸世名曰勸覺其意深矣
因題此語於首使人聽其勸皆相覺覺云

壽鳳臒蓀一水七袠序

夫人之多歷者在行誼之純篤氣節之高勁而

年所不與焉予與新安程一水交舊矣見其孝友夫桂伯特孤寡周給貧甥以慰母氏之心葯置義田以贍仲季之亂予所知也其倡置義田興古義學延師設義塾以賑貧恤寡予所知也其傾心以息爭解紛以施惠予與人交義堅金石雖久要不渝千里赴予所知也其捐貲以掩瘗遺骨焚券以周濟鄰里至於焚券以全人夫婦予所知也其榮任鴻臚而弗仕鄉舉大賓而謝絶予所知也其業儒而佐賈修真而好玄遍交

諸方士以與時月予所知也其遊歷名山大川各有題咏亦予所知也所不知者在礦稅初起時奸人挾貂璫之勢以擇食大姓公以片言折其謀夫貂璫之出也肆逞兇横恫嚇鄉閭其氣焰熏灼者何知彼奸人者思一中其計遍擇諸大姓以獻之橫暴一發大姓之家立破矣其貽害於中盧豈淺鮮哉公特以片辭止之使其計不行而所全於大姓者無算此一事足槩其生平矣公言時不覺人習矣亦不覺而不知其陰

德之所植不小小也是宜其年所之多膺哉今年七十矣步履如飛無異少壯時而尚屈上壽從之策其歷耄耋以至期頤以上可必矣有子二人一世業其家一世業其文行將登金門乘封誥是可以日夕待者往歲予嘗游榆村至其家在金紫洲上青山四合碧流環繞而其家自琴書花竹而外無他長物蕭真可謂清虛之境養成此氣節之府也有以哉茲因張雅通之請題其卷曰尚節齋年而界舉數詞使觀風者或

一采擇焉

張氏重修祠堂碑記

宗祠之設用以尊祖敬宗而合族源源本本至錄典也第始祖刱建之難繼則修廢之難非孝子慈孫不及此我胡張氏義隱里之祠則雅通考先從以一手創之其難之難者云君少負異資博精制義有聲諸生間今雖以老棄去猶惓惓於古特深於文而孝友自其天性宗祠之建蓋繼厥考司城公志也初貲地創祠未幾為貲

忠

忠者中心之謂此心無所不盡然後可推之天下無不感通不則此心猶然不盡安可望於人哉學者必以是爲主可也故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信

人言之謂信然非一言而已也凡舉動之間有閒於身心者皆當實心實意爲之是謂之孚乃化邦所以無不可行故曰人無信不立

禮

禮者心體也由心體而節文生焉自日用起居以至冠婚喪祭皆當以此爲程式自然心安而不容已何待勉強哉故曰禮之用和爲貴

義

義者宜也推行變通極活動而不拘故禮有可行者謂可以義起則邦所不可行者亦可以義已矣不然是非義之義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

廉

人貴自處於廉潔然廉非不取之謂也自呼蹴以至千駟萬鍾皆當審其義不義則辭於士苴是天下之眞廉也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

恥

人要有恥心然非可語人者自知不善獨抱慚愧至汗顏而食不下咽然後可歸於善而日造於聖賢否則禽獸耳可畏哉故曰恥之於人大矣

敬

敬者一其心之謂也此心不一則昏昧放逸而不齒於人類也必凜然惕然雖無師保如臨父母以是爲居心聖學始終之要故曰君子修己以敬

恕

凡人皆同此心我如其心以爲施人亦將如其心以爲應天下歸仁其道端不外是矣雖傳而守則約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

恕乎

學

學者心之白日也人不知學即好仁知信直勇剛亦皆有蔽也況其他乎然好學非他當以至道爲歸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

力

力惡其不出於己也人患不能自力耳有能用力而當仁不讓即參天兩地事業皆可望其成不患舉之莫勝行之莫至矣故曰吾未見力不

足者

勤

四民之業勤爲家寶也彼自安於偸惰者游手游食忘一生之計奈何惟日勤一日則日積一日而家業可望其恒足也故曰業廣惟勤

儉

家由銖積寸累而成厥惟艱哉子孫世守其儉德之共也不自惜而驕奢可惜卒致拮据而成者亂花雪月之一朝墜也故曰愼乃儉德惟懷

永圖

修

修者補治之謂也此字極佳房屋器具之敝尚欲修治況人乎內省身心覺有疵類不加修治安望其能日新哉故曰君子修之吉

爲

凡性分所固有者皆職分所當爲不爲不成其爲人學者必勇往奮發以九仞及泉爲期一簣未成爲戒方可造到聖賢地位故曰有爲者亦

以下原缺

來恩堂草目録

來恩堂草卷之七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不自老賦

余嘗俯仰乾坤上下今古悲既往之莫追冀將來之可補爰揭其妙以畫雋聲載揚老成以著碩輔質國家之倚毗要先後之魁礎顏淵子奇世鮮其儔伯夷太公就與爲伍登壇杖策以翊眞主既大暁乎白頭屯田伏波以銘大常亦何

愧乎梁父唯大器之晩成肆歷試而多苦如彼瑣材爲棟爲楹非廟堂柱礎他風霜於鄧林堪大匠之奇如彼雅駒截跳截躍非騰驥駕部伏櫪於車下奈伯樂之遲。匪久韁兮出郊。珠久沉兮漸漸有年兮忠下。豈既屯兮鴻鼓。金百鍊兮成年。當附驥兮騁宗廟。惟在兮北兮終遂汗血。冶陶一嘘兮傳同么麼。故夫別利器者在錯節盤根。勝大任者先艱難險阻。少年奮發豈無速於明時。宿德養成更大造於天府。光榮

燁燁翠微。玉華挺秀。亭亭徂徠。新甫。立德立功
立言。難速肖於月期。成身成性。成能。應多歷乎
年所。鎔鑄模範。當若屺岵。商彝。會遇遭逢。自然
雲龍。風虎。況夫光陰一瞬。即蚤發不過數年。德
業無窮。唯不朽乃稱千古。寧久養以待時。毋輕
發以自喪。寧後凋而無榮。毋旋芳而隨萎。試聞
于進者懼及林泉。直言見黜者榮逾圭組。弱冠
自負究竟如何。屈指始出成立亦可。但嘉樂乎
帝王。期登庸乎三五。年愈邁而愈強。志益挫而

益努。奮鴻肩羽翟羅。儇佻保業守成。定歸椎魯
莫宗社兮靖。又安黎兮安堵。未出而望重斗
山。一發而功成樹德。斯唯遠大之儒。不倫少小
之數。世有其人乎。吾將與歸。世無其人乎。誰為
接武。

西湖賦

周探往勝。遍歷山川。曠邈高奇。可多得於寰海
幽深窈窕。誰可並於西湖。金牛肇明聖之祥。白
虎開林壑之勝。來從天目。翠屏遠列山腰。爰闢
地。雲青鏡平鋪水面。出門外坐片石山居。入境
來看天然圖畫。湖亭畔上女如雲。花迎羅綺。斷
橋頭遊人似織。鬧沸笙歌。大佛脫離苦海。超竺
境之三天。五雲深鎖名山。慶松濤之九里。錢塘
湧金清波。啓閉設三門之險。淨慈法相。靈隱迢
遞通一徑之幽。方十里以為池。環異常之燈火。
分六橋以為限。臨幅臻之舟車。寶石雷峰雙塔
直搏侵碧漢。南北盤鷲二峰高揷見層霄。恬逸
者時隱於呼猿洞。前修者優遊於放鶴庭前。

湖心寺宛在水中。總領羣流之環拱。孤山聳
立。巘表端受萬嶽之朝宗。一陂灌一郡之田。神
麻來穎。萬松設萬年之教。聖道常尊。表忠觀表
武肅錢王。崇道宮崇紫陽朱子。誤國者棲曉露之
臺。昭武穆之忠。然靳夢者齊集祠宇。見肅愍之
精忠。詩公制史為書院。僉謂其宜。稱花居改作
高塋胥稱日可。能井虎跑。傍張泉潛通於葛塢。
烟霞石屋。由邵墳既致於蘇堤。八仙臺之風物
依然。四聖觀之光儀如在。峋嶁棲隱。接尋丈之

韜光瑪瑙幽居並千年之智果十八澗之水聲活活六一泉之浪影溶溶阮麗各有専祠功德之及民者遠胡忠合爲一廟義烈之報主也同初陽有臺遠照於南屏昭慶水雲有洞直透於溜水石函到處有放生池何似玉泉之活潑旁湖多禁游兆何如竹閣之幽棲八蟠嶺之盤踞多年三生石之果緣無算勲賢忠節崇廟貌於龜疇集慶定光極莊嚴於龍象玉蓮亭柳洲亭燕冷泉而擅勝慈雲嶺風篁嶺合駝巘以爭奇

姚承菴文集卷之七　四

水竹塢之幽閑端並九溪之轉沁雪泉之清冽可方一勺之多片雲石之神運自然萬工池之傑力能迴赤山埠金沙灘通四境之來往雷霄宮火德廟東合郡之祈禳漁舟出沒於烟波與轎奔馳於堤畔歌舫中紛招聲伎致蕭鼓之喧闐禪關內定惟香烟聽磬鐘之鏗鏘元宵之競爲湖火稱作奇觀七夕之點放水燈傳爲快事月湖之光景大佳者柳之風涼尤爽三陽初啓西溪之梅韻淸淸秋仲將臨滿街之桂香馥馥桃花與楊柳爭妍萬蕾共芙蓉並美四時之序遷不一而景有長春三台之盤蜿無方而境爲殊絶湖光激灔晴聽嶸其椿神山色空濛雨益邑此巷茹佛川比之西子未冗方之君耶空中樓閣滅難發於毫端物外烟霞但可傾其心慕填詞塞耳止爲流浪之談會意寫神尚俟烋豪之筆

余少時曾有此賦下之久矣今五十餘歲更爲續之恐老年之筆不能如少年之手逸也姑存之

姚承菴文集卷之七　五

費氏孝思說

行有異常之事而根本於孝思者足以獲祐而可警俗以風世吾深有取焉若傑塘費虛寰三子是已虛寰三子燕翼鵬翼汝翼俱業儒虛寰固故家也歲丁未以衣食故奔走於閩越之相知者去家三千里而遙不孝一旦捐館舍三子聞之慟哭幾絶卽日束逆其櫬至舍將迎以入祢有忌云冷巯不可入門此無論庸俗卽高明

之士通曉世故者皆以爲不可入也而蔑止之三千日吾父出外三千里爲家也爲家而出今返復歸其家此理也亦情也即有他亟吾復何忌而恐吾父之越在草莽也乃慟哭迎其喪入家朝夕設奠如常儀而寢苦枕塊之狀更有加於居喪者歷三年如一日乃三年內並無他差而三年以外鵬與汝與俱入泮與其兄燕翼其爲弟子員後生子嗣二人家業之陵夷者漸覺甦息而駸駸乎有光長之勢反更盈於前日

嗟乎以一念之孝思能感通於天地使先人得反其廬後人反獲其福若此豈與世俗人所稱禁忌而未必得福者可同日語哉今癸丑臘日三子將營葬於倪村之原竭所有以將事有足嘉者余以老畏寒不能往送其殯乃獨念其孝思超越於人情之外有足以警俗而風世者特爲述其本末如此云若其家世孝友名垣吾湖不愧張公九世可幾王氏三槐者更當著之別乘以頌德門之義於無窮也

劉前峯墓誌銘

按狀劉姓著於彭城數傳而宋守禮公娶畢姓夫人生六子長孟獻次孟仁孟殷孟德公俱拜相又次孟孝孟禮公俱拜侍郎紹興八年孟殷公始徙居於廣昌其鼻祖也生思誠公思誠生希璋希璋生日興日興生漢臣漢臣生清溪皆隱士也清溪公生三子長京華鄉大賓次京兆郎公也又次京傑任新樂丞均家於邑東太平岡公字汝秀號前峯生而聰慧少習舉子業數

奇不偶乃棄去嘆曰人生宇內何事不可見奇何處不可立業而乾繫若是遂他圖而筮仕吾浙之衢州爲余公祖余視其貌蒼而守官甚廉謹相與締交知爲惻愴一君子也三年報政以課最遷閩之[illegible][illegible]籌平恕潔廉猶官吾湖也大中丞蕭公栢臺蔡公俱有薦可大擢乃忽動歸養之思切宗祧之慮謂人生忘嗣其官謂何即疏請去而當道稔知其賢不許可公計無所出遍同邑何貞所公令清流極訴衷曲何公不得

已仕為非請乃得以禮致仕乃索而歸意甚欣
道也間嘗指背以周貧困施棺以內白骨暇則
几坐一室焚一爐香整一束書悠然於花竹之
間嬉游俯仰無不自得而無復人間之事哉癸
卯余以病告歸省公欣然迎於潭山舖祀席論心
敘其然洽細論之乃知尚未有子也余竊思公
忠厚長者胡然而天道之無知也乃贈之一聯
云廿年遊公卿之間誰氏何幸七十產麒麟之
瑞天道有知益觀其年已望七而致祝也云爾

姚氏叢文集卷之七　八

乃公果將七十生一子而有瑞應在一老蒼上
余喜其而抱視之名曰瑞老及余解組歸問其
出痘也而喜又問其讀書也而喜私謂我豚兒
亦得佳問中可當遊遨一暇也乃今公方為余
直生祠極其精理而忽焉滿逝今則生死別矣
若何為情哉不覺潸然泪下既復思之昔年公
若無子矣而今已有子子前任推復昌公為吾
固里而觀其行貌曲加照拂今徐祥朔公為吾
海邪又因舊年荒旱見其議賑之周悉錫之匾
額云白羽樵仁其照拂復有加焉可為此公此
子喜獨此子尚幼稚全賴保護扶持可以上進
然念公在吾鄉樸厚端慎余所敬仰及宰其邑
又稔知其本仁孝以事親殫忠信以交友而種
種厚德令見者可消鄙吝而聞者動相傾慕仁
者有後蓋可以數計而理必者孰謂天道之無
知哉公生於嘉靖己亥閏七月八日戌時卒於
今萬曆四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辰時享年七十
有六娶何氏繼饒氏又繼揭氏妾吳氏生子一

姚氏叢文集卷之七　九

繼祖從排行而訴瑞則余所命名也此子雖吳
出而揭氏毋親稱育之視若已出有加焉此子
他日能成立必不忍負也聘大行陳道巷之姪
女今卜塟於千善里上名萬家山龍形酉山卯
向嗚呼公享年若是有子若是卜塟又若是亦
可瞑目於九泉矣因為之銘曰

士先百行兮而德允臧年貴多歷兮而壽且藏
公雖一子兮而後必昌

劉周二君交特厚可敬也故於去任後銘之

陳芳洲先生傳有小引

孔子之作春秋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聖人豈不欲盡傳其信第世遠事湮考信無據不得已而傳疑而心滋感矣然則世有真忠苦節彌豐諸心而有信不勝一為卒以蒙疑不白者安忍不及時考信任其久湮無據也不佞收流覽經史凡屬可疑必搜討參訂質之大方務求其信適於陳芳洲先生蒙疑事竊有感焉敢忘固陋據實而為之傳傳曰

先生姓陳氏名循字德遵號芳洲吉之泰和人也王大父源可大父觀定父彥和俱以先生貴累贈如先生官先生幼失怙恃與仲兄德遜居倍篤友愛資特端穎十七游邑庠同里楊文貞公士奇一見以遠大期之永樂甲午中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翰林院脩撰累官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歷事　五朝凡四十餘年入則有嘉出則扈駕以備顧問預修　三朝實錄寶訓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代名臣奏議歷代臣鑒五倫書通鑑史記等書奉　敕撰太學進士題名記者三撰重修南京先聖廟學碑者一又奉撰　御製序說碑銘者九蓋先生文章妙天下更習先朝典故　國家大詔令大典冊多出其手奉　命典會試者一典應天鄉試者一廷試讀卷者四受　命釋奠先師者七侍經筵與楊士奇等日侍講讀改正講章入內閣參預機務茂著忠勤渥膺　寵眷以至　恩

寵四世稱千載明良盛遇具載少師蕭尚約公誌中不復贅惟是正統北狩至天順復辟七八年間遭遇陽九事勢兩難畢智竭忠撥亂反正惟求濟國與君而身名弗恤有非庸眾所能識者文獻猶有徵也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虜乜先大舉犯邊　上銳意親征舉朝力沮不能止駕發京師以先生與同官高穀尚書王直胡濙輔　郕王居守八月　駕留虜廷十七日聞於京人情洶懼又明日有言擁立　郕王者先

生即颺言於衆曰　皇上爲憫生靈安社稷而
出皇天眷佑不久必回今當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宮以　郕王輔之徐圖迎復豈容有他議遂
啓與中貴金英言乞請　太后旨爲禱金英來
云　懿下三位　長殿下令兩週三歲先生曰
但生一日即是上人隨草　懿旨進呈內有賢
而且長之語頒行天下人心稍慰翼日先生進
戶部尚書仍學士于謙爲兵部尚書繼爲商輅
彭時同入閣數日之後又聞虜寇欲犯京師加
姚叙卷之集卷之七
以徐有貞妄言璣天象胡人當從倡議南遷人
心惶惶幸賴恩得長君以弭禍亂遂請　太后
以九月六日　郕王即皇帝位草詔頒行天下
先生爲草斯立　新君不過繫天下心　大駕
且歸定當還政復辟今須遙進正統尊號使虜
人知　中國有人矣　新天子愈加尊敬故詔中
稱　太上皇帝爲太上皇帝而偏意可知已當
有貞妄議時先生叱云徐有貞近日說話失了
本心斷濙曰　文皇帝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不

扳計于謙曰欲遷者奏斬爲今之計速召天下
勤王兵以死守之先生曰于尚書言是衆亦爲
之翕然中外始有固志于是與金英興安等議
謹護京城又會集多官晝夜爲防禦計不遺餘
力內出有貞樑守彰德使不得惑衆中外稍安
十月也先奉衆擁入紫荆關陽稱送　駕還京
突至德勝門直試犯闕春寧嗾也先遣使議和
索大臣胡濙王直于謙出迎衆言虜情譎詐不
可信先生曰　大駕果來而不出迎中國皆叛
姚承卷又集卷之七
臣矣所索大臣不可往但遣使問安覘其虛實
於是以中書舍人王榮諳胡語副以給事中王
復充卿貳往朝　上皇　上皇諭曰彼無善意
爾等宜急回二人方還而虜復縱騎剽掠攻城
愈急總兵石亨折方隅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
能支矣先生不爲動獨曰是宜嚴獎諸將固城
守慎勿輕戰蓋彼我勝皆示適我勝罔善奈何
獨在虜廷恐非全利彼勝則中外俱難保矣
於是加于謙少保餘官有差令各督軍背城而

陣又密令焚城外各馬坊積草以困之虜見草
火相視頓足大駭不數日馬果饑先生又恐久
則生變請檄宣府大同永平遼東等四方達
兵星馳入援又恐虜背道梗乃遣夜不收三八
各賫一勑分投東北二路間道兼程前往以為
援得一達事濟矣既而二勑得達其三為虜所
執虜見勑始間有退志十五日夜也先遁隨奉
上皇北上所召宣府總兵楊洪兵亦至即令
西追遁賊歲庚午景泰紀元正月虜入大同先

生懸示殊賞購殺也先喜寧二月宣府參將楊
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俊即洪子洪為先生
腹心故能使其子樹勲喜寧既誅虜失嚮導
勑遣五將分鎮諸州建營立城以自固　國家
神氣益振令彼虜無所乘以入犯邇虜有機此
皆先生神算自于公謀議相結納將相調和共
圖其成者也時　景皇欲尊生母吳氏為皇太
后令詢前代故事先生曰惟宋以生母宸妃李
氏為皇太妃一事耳餘無可準者況今　皇太
后受尊號在先自古尊無二上中貴以言不允
必欲尊之乃加　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　吳
氏為皇太后　上皇在虜數遣使問安情義篤
至所答虜勑詞皆先生筆凜然有口舌代鈇鉞
之意八月十五日　上皇駕還先生聞中貴語
將迎於南城嘆息曰若然毋乃欲羣臣朝朔望
而已乎　景皇聞之拒以危言蓋疑先生有向
背之意又中貴問　上皇駕還當詔告天下否
先生曰此誠天休　國家曠古未聞豈特當布

告更須肆赦以侈恩慶又禮部數請令百官朝
南宮疑皆不允先生語胡濙曰禮部職掌禮
議是天下第一等大事雖不允不可不亟請但
閒嘗欲陳易儲恐無所補而壞大事惟日加儆
懼而已歲壬申廣西土官黃竑希恩寵馳奏請
景皇立己子為皇太子[illegible][illegible]不發令中貴以
覘意諭先生先生曰無易樹子議者所禁堂堂
天朝得無為萬世之譏乎　景皇怒曰父有
天下傳之子自古未聞有譏者命以奏示禮部

會多官議既而衆議立見濟爲皇太子更封
皇太子爲沂王一時遷擢蹄等文武任師保傅
者二十有三人先生但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固
辭不允易儲後御用左少監阮浪侍　上皇南
宮得所賞鍍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刀一把
以畀荷者王堯堯飲緹騎盧忠家忠見袋刀非
常制遂以酒醉堯解之以告　南内謀復　皇
儲託堯以袋刀賞忠求外應詔獄窮治不已先
生聞之與中貴言曰人臣念主或有此心人情

畏死必無此事況所指之人在此在彼官貴等
耳何苦爲安兢危萬一事出誣罔寧不害及忠
良啓上下之危疑乎語聞遂止乃集古帝王行
事實爲一書名曰勤政要典上進蓋潛寓規正
之意歲癸酉　皇太子冠命胡濙高穀蕭鎡掌
行冠禮賜白金文綺頗侈旬月後　沂王冠命
先生行禮賜止綺二端鈔二千貫蓋以嚮昔無
易樹子之議故示之意也歲甲戌　皇太子見
濟卒歲乙亥禮部郎章綸御史鍾同大理寺少

御廖莊合疏請復　沂王於東宮詔獄鍛鍊備
至當此之時先生惟恐見疑生端壞事無益屢
因災變疏乞罷歸不允因采古昔人主善惡可
爲法戒者名曰君鑑以備觀覽又率同官高穀
蕭鎡商輅等上疏勸敦孝友任舊德務勤政戒
後用因及禁掖優遊事　景皇召入問曰卿等
言禁掖事何自而知先生曰得於都人之口伏
惟　陛下有則改之宗社生靈之福也　景皇
曰朕有固當改但君臣同體慎毋聽人言離間

自是不復召見矣歲丁丑正月　景皇不豫不
能躬祀郊廟社稷十四日至不能視朝先生與
高穀蕭鎡商輅往語中貴興安曰永樂中　大
駕或二三日不能視朝則令百官赴東宮朝參
啓事　祖宗舊例公所知也今事如此須請復
立　東宮代視朝參爲便興安首肯曰此公等
大臣事安當贊成於内先生即與禮部侍郎鄒
幹姚夔等議集多官共爲之比多官至議尚不
一先生請從者先署姓名從者遂衆明日章上

不允冬明日先生復率百官上章必期得請因
章尾銜名數多書訖日晡不及上明旦四鼓禮
部士事俞欽進章至左掖門門官不納而中外
百官奉迎　聖駕重登寶位矣先生等皆懽忭
致慶　上退御文華殿召先生與蕭鎡商輅諭
以仍舊辦事先生等皆頓首謝就令宣諭百官
撰詔改元天順是舉也先生初在外廷知　景
皇病而不知其病篤惟石亨蒙宣至齋宮受命
代行禮聞狀又秘不言迫先生要亨入閣會議

姚文敏文集卷之七

請立　東宮亨遜止之但言少傅慢語即退與
徐有貞密圖迎復有貞卿彰德令素道方爲亨
不令先生知止約典內外兵衛者　人及所
親學士臣顧其青以恩寵有歸矣上　榮初不
知有顧廷大變也有貞果挾迎　駕功日侍
上前乘間譖與亨乘郡中人無不出碎既誣
少保于公謀立外藩致辟復以宿憾誣先生與
蕭商三人與謀并不能諫阻改立其祈事賴
宣神劾賴　上聖明原宥勿問留目先生開班

中偶語有石徐分付饒十遺要彈十遺之言旬
日內果彈劾被逮獄成而先生鐵嶺之命下矣
先生東行道中及謫居之日摘取古人詩句成
絕句曰東行百詠自丁丑至辛巳在戍凡五年
徐石黨逆事敗先先上章自明春　旨特矜其
無辜回籍壬午先生自戍所還京上表謝恩而
歸既家居閱月以疾終未幾被誣者俱得雪贈
謚恩卹有差而先生卹典未備逮　憲廟踐祚
先生仲嗣瑛及婿南工部郎李遇相繼陳乞業

蒙賜祭還秩遣官　諭祭瑛尋以中途病卒廕
仍未備而易名之典則至今闕焉先生曾孫以
鼎起家鄉薦歷官銅仁郡守上疏矢言其事蒙
吉發該部公道昭明有期近銅仁公擢轉運
使來閩爲浙而不佞牧烏程晴儒也偶位於湖
上　見惓惓相與道先生往事甚悉并貽先生
年譜文集讀之不覺喟然嘆曰有是哉先生之
忠有是哉先生之忠而見疑也鄙不自量願一
剖其疑第恨牧與先生地相去二千餘里且吾

辨問其地與時相去亦遠矣至生端涎蟻食心乃爾無亦徐石華嗾衆彈劾時相辭羅織以蠱衆吻建遂襲爲吠聲之譁以讒成爲以誣成疑即王弇州爲當世人倫之鑑其曰先生功大過小宜諡似得其槩亦未知先生之過過於慎者也觀過正可以知仁也今牧今百年文獻盡爲剖晰其易名特祠之典當與于忠肅公譙相儷美矣後何疑夫後何疑且以俟史局名公秉春秋之筆者有採焉

吳鳳麓墓表

吳公諱維魁字元甫號鳳麓余同年丈也仕至辰州太守其家世履歷藏在臧顧渚朱海瀛行狀誌銘中甚詳余何復舉今所舉者其行之表未見稱於世者吾表者表也非誇也諛也誇且諛則非其人矣而又何表焉余未三十時未嘗識丈識丈尊人翠山翁於應吹中孫余父業塵於山翁嘗往來其開行相契話相投也余見其貌蒼然其語確然渾渾乎一古朴君子也後三四載余始附年丈榜因會同年日余漫爲言曰余輩今幸叨一第當共勉爲好人年丈首肯之及入國學者一上公車者再余俱與同行行必俱無任余時無他腸余識其爲誠質人也及丈登第余尚留其邸中見其所行事大都渾厚有餘而世情恒態之觸且許毫不知也余聞游其所治若與顏溪二邑借栝款厚而莫知所報且照獨余也凡昆弟友朋以至姻戚苟識一面者皆往焉往必受其懸忠且渥而受其渥惠者且

思以計取之而官哉敗及遭遷理刑至辰州時吏有敢之者大肆其貪於外而若爲官貪者而官竟以敗而丈初莫之校也余因間問之曰丈以余所言所行爲是耶否耶曰是也又問曰余不在而人或於余丈信耶否耶丈不答又問曰是則然矣而丈或清夜以思務以弟所言所行爲是耶否耶則直應之曰是也乃知其中固自有在淵非惜然無知者而特弱用耳余以此賢之猶以此短之而卒也大爲欺之者竟坐以大

萬物同春悠悠哉八荒壽域

程覺我祖母朱太孺人行狀

余友程覺我夔暘君有弁夫其家世履歷知之甚詳先是乃祖梅軒公作後十有六載爲萬曆辛亥其祖母朱太孺人卒遵遺命二柩並停中堂俟歲吉合葬於二塘山之遺兆今秋季九日夔暘等將扶而安厝焉乃抱狀略求狀於余余惟梅軒公之作也許文穆公備載其生平狀其事甚確而若然朱太孺人爲未亡人其中壺之

儀刑猶未能悉也茲狀朱太孺人宜頌其人之貞且賢者可表章其盛德也而何及於余豈以余昔在鄉凡易之家人利女貞書之釐降刑于詩之思齊嗣徽禮之內則婦儀春秋紀媵穆姜之報撤之其辭而可以揄揚其爲一哉姑掇拾其略以從也太孺人出陽湖朱世家賦性溫閑自幼不妄出閫年十七歸梅軒公事舅姑惟恪事夫子惟順少即總攝家政每事必稟貌而惠不苟於下幾閫以內井井有條閫以外毫不敢預大要尚恬澹黜靡麗崇儉約汰冗濫無非無儀議者已知其非肩肩婦也一日梅軒公謂太孺人曰大丈夫當志四方株守不失故業安能度越等倫余習舉子業有年乃數奇勿售虛糜何爲情哉不可失對父命徙業計將安出太孺人即勸遵父命爲是且也吾兒爵弱冠有室可攜遊遊貴日縱不爲名儒而擁素封以擅鄉里亦可稱爲孝子於是脫簪珥鬻粧奩以佐貿貲暘勿家塵郎十年歸那討也於是梅軒公攜少

軒公爵遊吳越間擬要以居因物力酌時宜徵貴微賤靡有遺藏子母定計盡入年於外始歸而其業隆隆然起矣於是以富爲仁慷慨施予值歲饑出粟麥粟以食里人議賑則出粟千石以恤癘疫病不能醫者予藥若干劑窶不能斂者予櫬若干具暴不能瘞者予地若干畝以二伯金助學宮之費以五伯金新貴坑之宇豪舉遂施固梅軒公之盛德哉亦其內助者賢也然猶阿已僅舉子一人爵而生育未蕃乃爲公納

諸勝爲孳息計納張氏舉光啟納項氏舉光裕
納許氏舉光祚生各異乳撫若同胞毎見羣兒
嬉戲則津津然喜非其德能有容而若螽斯羽
者安能有此哉又常宴息夢抱緋衣兒出險巘
步東階而繼起者無筭謂是夢有靈吾後必有
昌者歲乙亥妾媳陳氏舉一孫晴與夢合謂是
兒也逾六十周庚且狀雄偉稱亢宗者必是
兒・宗善保護會嫡氏妬欲棄之太孺人夜分
驚寤矣夢如前所抱者有神呼救者三忽驚覺

起視知之即抱匿寄育於其侄朱石潭家後長
習詩補弟子員尋由太學例授中書郎今夢暘
者是也今夢暘年四十生六子且得一孫矣緋
衣繼起之筭知有幾哉是太孺人生平所最奇
者此一事也此豈可以無傳哉其事有多孺多
[illegible]年九十有四怡養天和形健神王
無恙也偶聞其子少軒公爵疾日強起往視之
厥兒主送我乃少軒公爵疾不起夢暘等匿不
[illegible]日除太孺人忍心悖謂必其子之凶兆也

強起覷之而夢暘等始以實告乃呼天大慟幾
絕復甦謂胡不死我百歲之母而死七十餘歲
之兒謂胡不待我年之兒而徒留皓首哭兒之
母也於是抱恙沉沉相繼而辭世時在六月二
十六日也距生正德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殁萬
曆辛亥六月二十六日享年九十有四舉長子
先光祿少軒公爵次光啟授光祿丞次光裕例
授理問次光祚太學生女二孫男十二夢禎文
華殿中書夢贇鴻臚寺序班夢暘文華殿中書

夢熊文華殿中書夢龍夢敕夢周繼祖俱太學
生繼祥繼楨繼○伯喜曾孫七人明宗明佐俱
太學生明賢明儒明卿明奎明輸孫女八人玄
孫一元嶠夫太孺人一人耳而生息蕃盛若斯
皆起於一念之不妬來是歷歷其可狀者
逸史氏曰婦人之性多私暱誰肯壯顏以佐買
遊婦人之性多吝嗇誰肯傾橐以施予婦人
之性多妬忌誰肯置媵以佐生育 而天啟其靈
寔俾其夢救夜半欲棄之孫以應 緋衣繼起之

兆所謂開祚胤以昌厥後者䙡彼妳婦乏嗣待人之繼者天巽哉而緜緜瓜瓞之祥其可以無述也乎哉

徐觀瀾像贊

操修欲嚴以潔性情常逸以舒唯好學而不厭故為善而得師古貌人間有古心世所希允矣明經碩彥卓哉篤行貞儒

卷之八

來恩遺草卷之八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代人題楊其總兵遼東卷

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嗟乎將與相天下所繫命均也安危可偏重乎哉獨世無真將相當事任無可繫天下命耳吾聞今楊公守備其地時有斷事者豢爲道爲敵所虜公聞往追之遇敵大戰會馬傷足被虜中刀而鼻俱

姚文卷文集卷之八 乙

裂公躍騎左右馬帶血奮擊竟奪回斷事者家爲嗟乎何勇哉即古稱良將曷過哉將固不獨以勇著而奇勇者能致身非吾所謂真將哉吾嘗思得若將未見其人閒得若人又未識其面其人者余戚也昔嘗館公家茲會晤京師能道其事一一符所聞且曰公所著獨此也乎哉自守備後嘗參將寧陽矣又副總建昌矣又正總保定遷鎮昌平矣其所調度軍實修葺城堡威撫士卒視守備時有加焉而一念忠赤可對天

月嘗曰吾世受國恩有可報效朝廷捐糜弗恤也以此盟心而忠義所奮獨前此區區之勇也已哉古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天下太平矣楊公其人也今天下方乂安而兵實单弱北虜倡狂有邀請無厭之心東南且傳海警似不爲無事之日倘在邊諸臣皆楊公其人獨何患南北哉楊公今往遼遼故沿海連山號爲難守地且聞今隷邊者皆中制悉措軍輸輸內任事臣而執節使者時一巡邊徵供億乘傳費不貲

業已豫支來二歲租輸軍士矣乃上下相蒙不敢言聞今楊公亦若任門慮及此思所爲善後計則其所料理必盡過前任事者遠矣遼今有長城哉臣聞遼僻鎮將聞楊公計皆慮在國不在家內任事臣亦聞楊公計亦屏心爲國不及家天下太平不指日可望哉斯實天下安危所繫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楊公不庶幾其人于楊公祖其當某時正總遼東伯父某當某時亦正總遼東叔父某亦副總遼陽遼固公家所舊隷遣也將士見公至當若迎其祖父母者然其所料理畢盡於遼不益相便利也乎哉公嗣伯父某後幸行溢在人吻仲弟某今遊擊密雲季弟某今參將寧陽一門孝友世篤忠貞其所謂明世虎臣哉某侍公雅眷於其行持卷求所以紀公行業公勲者予不敏爲道其蹟閎蓋如此云

題百齡義淑坊

萬曆己丑余倦游至歙憩南山觀著四書疑問

自是若干年著五經疑問快我生平而不忘著作所自之地今遊齊雲過此留心注目一一如故無改而水口與新建有棹楔題曰百齡義淑則愕然覞默然思者久之蓋百齡有矣而義而淑則何以稱蓋義屬丈夫淑屬女子此焉而屬于百齡之下有是以風世者因停車問拊巖汪笏山笏山乃始終爲余言此表鄭夢圃之母吳太孺人者也我歙戊申罹水患歲不登郡伯下令勸富民倡義助賑未有應者時夢圃以貲游

遠方吴太孺人聞此令即解囊中裝得千金命
學圃首應令以爲倡而富民爭糴赴焉且不獨
此也嘗建宗祠以聯族屬矣嘗構屋以居族之
貧乏者矣歛膳收斂存逝俾咸得所又嘗作蔭
亭以憩暑雨之暍且行者矣又嘗甃通衢以便
陟降下山徑間者矣種種義行不可殫述而揔
由性靈之淑慎者出蓋太孺人雖生長溪南華
胄而敬慎慈和實自天植自少歸鄭圃公尚德
不尚飾凡可佐益家業者不難毀奩具以爲資

而有姑許太君躬修膳具三舉子女自爲乳哺
處妯娌無間言即下御臧獲亦令各適而門以
內井井治辦圃公可無內顧憂且訓誨二子使
皆成立相代出賈荊楚間如在家庭怡怡無毫
髮待式下其間妒皆出太孺人之所身教者其
義方也是爲訓矣其義其淑蓋若此茲令君因
題其楔非虛語也余聞若言因慨丈夫有髮眉
者多齪齪計生殖不顧宗族之饑寒能肯首倡
義以應勸賑之令若吴太孺人者義方訓其子

原缺第六葉　原缺第五葉

姪入子知親之年常加諸念日日滌髓日日省
傳即日日瑤池之會也斯太夫人之享榮莫大
于斯益胜直宜歲一稱觴而已者

贈別汪笏山

余丁亥歲入歙住巖鎮之南山觀鎮居汪見吾
行術我湖過視余伊侄笏山亦視余時笏山精
舉子業出文相示爲朱尊公作懷吾傳後已丑
歲復至此鎮住南山凡幾三月著四書疑問笏
山朝夕顧我參酌議論因交締于木方元素余

念橋父子若干人歸竟二十餘年余宦余旋笏
山不知余大兒倪倅笏山知之而不能達蓋徒
然兩相念耳今年余忽起齊雲之興至績問笏
山于潜呆升謂其人無恙也而貧至欲抵溪南
又聞笏山向人言不一余驚呀惻惻者久之至
巖鎮[illegible]停于木則笏山急趨以至果無恙也相
對握問如故[illegible]莫勝喜悴而又莫勝感愴益喜
則喜其得一相見愴則愴其猶然一貧儒也于
[illegible]元衣曰作矣其子有一能進者又作矣而

猶有一子在貧問念橋曰作矣而其子常吉在今講道于四方四方甚重之是即當日所從笏山遊者笏山今有子尚稚余宦笏山不來不及助今歸矣無可助小豚雖出仕而正砥名行又不可教爲助柰若何柰若何則惟托常吉勸其鎮之高弟還贍其鎮之貧師又勸其鎮之交游還賑其鎮之貧友益笏山雅好修無毫髮苟且依阿以是見重于儕輩必有能助賑者余甚深憐其貧故爲若言耳今余行矣特留所著四書

疑問及五經疑問數冊于其家俾時展視知余不忘著述之所自亦不忘交知之故素也余今年六十有八耳目衰頹如故欲游黃山苦寒而不敢行俟天假之年他日將續此游更得笏山常吉作地主從與中湯溫泉直登天都峯上快也如何願于今日相訂無失焉

書瀛海鎮

往歲游歙黃嶺鎮南山觀著四書疑問朝夕汪吾山君議論古今及此鎮之雅好修者曰某也倜儻萊也敦靜而篤學積行可望即發者則曹姓名洲字在中者其人也其子楝見從我游因惜輒之余識諸心而未及面在中蓋當日彼此俱方少作業不暇爲交識計耳今年余至齊雲見笏山君憐其貧如故因一一詢所好及在中君曰其人已逝矣其人歷七試幾入彀者三而不偶因忿發入貲爲提舉業已到京就選矣闕其長子病促歸歸復往卒殞于都門蓋一生發憤而貲志以沒莫有如若人之可憐也余爲

惜者久之而其子楝因少時之識余也纍然偕其弟機流抱其父之行實乞余一言余不識在中識其子而且憐篤學積行如若人未或享于其身也因締觀其行實知其所自來矣其父前峰君敦朴無僞勤儉起家初娶朱又娶鄭生君復納馬生澤延師督課加嚴以是君承父訓鑽研問學自少至壯不倦即不遇于場屋而未嘗忘其父之教是其所自負也若其侍前峰君之疾且亟也朝夕嘗藥盡瘁而及其父之沒也哭

泣之哀至幾灰明焉又因父歿之過事也虞誠
露禱至忽而開霽以終殯事其孝之格天有若
此者若覗庶弟如同毋出家産悉從父命父命
與爾汝而澤共開當償汝租澤亦當供朱孺人
而汝償養宜償汝費俱却不受曰兄弟一氣也
千古一脈也而租于何有費于何有此豈世間
兄弟之所有哉是其所自立也若其心事開爽
無將械言論誠實無表裏持家而恩義之兼至
敦族睦隣而內外無間言則又其自信自持以

終其身者以是方張二邑侯採錄良善以表鄉
閭君不靳舉而首舉焉此其人可知矣而獨憐
若此之自負若此之自立若此之自信自持不
復一登賢書且不與其小就是咸天道之無知
耳然天道不爽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今二子
大然在苦塊中知述父行以求彰美余熟視之
又兩丁泮中者而勉由昔且稱二子之學之
日不減于其父是真可與進者繼之發變以竟
入本盡之蘊以暢先人未酬之志作中號瀛

海傳贊瀛海傳

書東洋茶竹軒

余先人卜築上金山之原時加展視及宦游粵
江幾十載歸來茫然一視仰去乃今九九偶憩
上金閑步斯丘望菴室幽致躋磴而上見茶竹
香浮砌築禪居超然塵境之外自成一景足舒
心目豈必天台武夷然後稱絕勝哉坐定似不
能去因憶嘗得夢中語有露浥花陰重林深夜
氣清句斯菴足符吾夢矣欲題此為露林斗室

未識可否時萬曆己酉九月承菴牧書于茶竹
軒中

又

九月過此訪游東洋禪師不遇而反十三日復
來東洋尚未回然茶竹瀟洒之趣因宛如昨也
復坐談間不能去乃東洋忽步而來是僧待客
耶亦客待僧耶僧非無髮之客客亦有髮之僧
耶來年余將築室於先人墓側時可杖履來當
不復兩相待矣東洋故武康人築居於此不七

八年已能招隱淨心之友更益久之景境當更舒暢恐好事者結社相依不止不啻一人而已也

記曹溶泉仁人之言 此記語多不文然觀其語之傳不傳不爾且見是語之有裨於世道豈不成鮮也讀者當無忽諸

曹溶泉名曾烏程廩生也歲癸亥御史龐惺菴公巡浙畢至湖造冊將行曾當其謁廟後與衆入揖畢乃揖諸生上稟云三事諸生請問老大

人時龐公在上行下說問我何事曾云自老大人下車欲均徭在田上起此法甚好却如何中止了龐公答云我向於總下讀書時思十年門戶編在一年當至壞人家產不若將十年門戶分派於十年可以寬省民力我方到浙欲行此法未行之可道可道回說縉紳皆以為不便以是中止曾應云縉紳以為不便小民以為甚便今日難得老大人在上且自古聖君賢相只說得個保保小民龐公首肯久之重言縉紳以為不便小民以為甚便於是斷然舉行題請究數月定代詳議此法停妥行之由是各省皆舉是法行之至今天下人皆以為便人知是法之便天下而不知其行於龐公者決於曾之數言也曾之數言亦出於一時之應對而不知其貽利於無窮者此也真仁人之言哉歲庚辰渠偶遇余於途間問余幾子余應曰五子渠曰有丈夫子五人可喜也余曰先生今無子必然有子時渠年六十餘矣問曰如何可以生子余曰先生

有仁人之言渠曰未嘗有之余曰汝忘對龐代巡公數語乎渠曰如何余歷歷舉其語語之渠曰誠有之易為仁人之言余曰先生數言而龐公斷然必行是法是法遍利天下仁人之言孰大於是先生行必有子矣別後渠出貢選崇安縣訓導縣生一子俱育今俱成人有孫此非仁人之言有感於天哉余喜龐公是法利天下後世無窮而實曹公之數語有以從臾之也因謾書之并記云

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此語極斬截明快隨纔之日今日難得老大人在上見此法之行非公孰爲之主持孰爲之裁定又繼之曰且自古聖君賢相只說得個懷保小民此小民二字正應前小民二字而聖君賢相之懷保分明期之爲賢相上輔聖君此語何等宣暢何等鼓舞而能令聽之者之不動心哉余嘗謂此五語即雜之古善辭令中當爲必錄無疑者真仁人之言哉真仁人之言哉

姚承菴文集卷之八　十四

新興祈雨文

維邦之本在民民之天在食而食之足在雨暘之時若往歲苦水旱下民流離即今雨暘時若猶懼莫克拯救乃值茲種插時恒暘月餘野無青草僅存孑遺將令無復噍類耶某奉命無狀應致殃罰而國命民瘼其曷以堪神食民力責同守臣敢秉精虔率僚屬以下民之祈祈神祈神以守臣之祈祈之上帝大沛甘澤甦茲困窮恭祈久莫勝注望之至惟神鑒聽之毋忽

重新上金教寺記

城南十八里曰金蓋山唐元和間建上金寺其中至今幾千餘年所矣鐘門殿成號稱名刹迨嘉靖十七年有將此寺獻之縣貴者勸貴者利而爲之不加祭敬循其業敗之而僧悉散矣千年故宮一朝化爲丘墟可悼也維時僧方佳方於其故業尚度弟子廣鎮徙菰城之左墟去故寺二里許廣鎮日夜痛心臥薪圖再新度故基不可復得矣相視玄龍山一脈蜿蜒從金蓋出

姚承菴文集卷之八　五

其地氣鬱茂不減於故基也乃積慮多年市得此山於今萬曆十一年斬榛蕪庀材石期必新剏十方善信士女誠嘉之輻輳捐助建正殿天王殿凡若干楹併新廟貌不數年而成殿前鑿池爲梁其上冠以門後傍立僧舍數十間周繚以垣內樹松栢千餘章前朝後障左縈右抱識者爲今所剏適故寺址遠甚且此一金蓋也故寺山居下方今剏山居上方則上金寺之建當屬此地無疑者豈其先命名時豫知此當一剏

求恩堂草目録

卷之九

來恩堂草卷之六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　祚碩　祚教　祚垂　祚馴　較

史經要領小論

論渭涇清濁

史氏之言大抵裝點太過殊無近寵妹喜作宮室傾爲瓊瑤之飾有之若謂肉如山脯如林至云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有是理乎以此示後將使後代侈之君尚謂已之所爲未及桀之一二也是益其侈之甚者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之

論身爲犧牲

湯以身禱有之若剪髮斷爪身嬰白茅恐無此理

論獻美人求釋西伯

西伯囚之臣散宜生閎夭求有莘氏之美女及珍寶因嬖臣費仲以獻紂求釋其囚恐無此理西伯既出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應有此事

論泰伯虞仲如荊蠻

昌生有聖瑞有之古公恐無欲立季歷以傳昌之意也若說泰伯虞仲知此意逃之荊蠻以讓季歷則尤非知孔子所以斷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知三以天下讓未聞其讓於家也

論豫讓以死報智伯

豫讓所爲所言出自一時之感奮足稱義士然未使可許以大學之道大學之道無所爲而爲國士之報似猶有所爲也且讓何不以死爭智伯而必以死報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六　二

論王孫賈之母

賢哉賈母此訓了數言可振綱常於萬世矣齊廷豈無士何智識俱出此婦人下也吾於此得二人焉如太知此物知蝸婦人此術賢賤

論樂毅不許趙伐燕

觀樂毅此言令人毛髮俱豎心膽傾倒戰國時乃有此等人乎孔明自比管樂有以哉然樂毅其心較更高於管仲

論白起坑趙卒

白起坑趙降卒不遑甚其衆置之必死之地耳何數計四十萬更無奇策又數計遣其小者止二百四十人歸趙之明驗耶作史者大抵誇張爲多然不能逃有識者之勘破特發一笑也且戰國時大都虛張軍勢號幾十萬耳殊不可盡信也

論秦長城銷兵焚書

秦之暴烈其毒民不可勝言既吞併天下乃築

長城以限外夷銷兵器以制強倔焚詩書以愚黔首自以爲可帝王萬世矣乃一夫倡難天下響應而受禍慘慘且然唐人嘗有咏曰誰知斬木爲竿者盡是長城佛師人又曰如何一二金人外猶作人間鐵而能又曰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則始皇之所爲日夜計慮以貽禍其後者安在哉此有天下者惟培植仁義以維持而區區智術之籠絡皆不足數也後世之君能求三詩以諷咏自知所爲締延萬世之長計矣

論項羽掘始皇塚

就項羽言不應有若此之爲就秦始皇言則應有若此之報

論張良燒絕棧道

張良心固爲韓然當在漢時實忠於漢觀前要項伯入見漢王及謝羽鴻門其忠自見不得於歸韓之日說燒絕棧道謂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也

論項羽不殺太公歸呂后

項羽殘忍坑卒不可言然置高祖而不烹太公割鴻溝而併歸呂后斯亦有丈夫氣哉讀史者未可併棄不錄也

論陳平不背魏無知

有陳平說受魏無知始終只是任智耽張子房合第一語其氣象自較矣

論叔孫通進取守成

進取守成非二事叔孫通云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亦就俗儒論耳伊尹太公豈其不能進
取豈若采古禮與秦儀雜就朝儀而興禮樂守
成恐真儒作用不若是也

論呂后殺韓信

高帝未嘗忘韓信也呂后心知之淮陰侯弟舍
人上變亦備知上意爲之耳然呂氏竟斬信夷
信族豈高帝先有秘旨密授呂后耶不然不特
無國法且無家法矣

論呂后殺如意

呂后殺趙王如意惠帝竟至于絕嗣斯真天道
哉

論周勃左袒

當時諸呂用事軍中多有與交通者而其心實
未忘劉氏也太尉此言益明開之左袒使人心
安而大事舉耳不然豈勃至此猶懷兩岐之意
哉

論鼂錯之父先識

鼂錯之父嚴延年之母皆見子刻殘而致規可
謂並有先識矣而其子不從竟皆取禍是可嘆
也

論卜式賜爵左庶長

正人君子嘗思轉移君心歸之大道若奸邪輩
則窺上意指思中其欲以邀寵幸矣然竟爲世
所勘破唾罵於萬代嗟乎獨奈何其好官自我
爲也

論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武帝之欲去汲黯豈自今日哉雖好名之心尚

在故遲至此耳然朝廷曷可少是人耶史謂黯
去則漢朝無人信哉言也

論漢世得人爲盛

漢世得人誠盛矣然董仲舒汲黯蘇武可與公
孫弘卜式兒寬一律論乎是其人不可不辨者
儒雅質直受遺可與滑稽運籌定令同日語乎
是其事不可不辨者此皆讀史者所宜知也

論山呼萬歲者三

宰臣勢要尚有作籬犬吠天子行在寧無萬歲

山呼獨柰何世世相沿襲不知改也

論霍光廢昌邑王

凡事當慎重於始況帝王大統可輕授匪人乎霍光不學無術無責矣田延年選賢而立一語何不發之未迎昌邑之日也

論蒼鷹乳虎屠伯

蒼鷹乳虎業已駭聞而又有號稱屠伯者痛哉民其可屠乎好生欽恤人有是心何甘爲鷹爲虎而又忍爲屠之一至此也

論孔光長厚

世稱孔光時有所言輒削其藁以爲彰主之過爲舉惟恐人知或問温室中樹何木光默不應以爲長厚不知史稱上有所問不希旨苟合如不從不敢强爭之爲真鄙夫也

論劉向優游亂世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劉向宗臣也當此之時頻譏刺似矣乃居列大夫官三十年不去何爲哉必若屈原懷憤投沙較爲過激但如向優游亂世曰德性有學周身無闕吾不敢信以爲是也

論梅福逢萌

斯時也不幸有張禹孔光之諂諛尚幸有梅福逢萌之高潔

論光武不亞於高祖

史稱漢高帝性明達知人善任使卒成帝業今觀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且因鄧禹之言用寇恂守河内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絶其所爲豈亞於高祖哉世未有不明達不善任而可以開業者亦未有不明達不善任而可以守業者

論光武自征潁州

光武前年自將擊隗囂矣郭憲援刀斷靷苦諫而不聽及潁川諸盜並起帝用爲懼矣卻又自征潁川今又自將征高峻寇恂叩以潁川至戒諫而不聽何其好逞之若是哉雖云動而有獲然恐非帝王我徂求定之儀舉也其何責乎唐

宗

論公孫述行刺之報

公孫述刺來歙刺岑彭終死于刺史載洞胸而死蓋痛惡而極狀之辭也

論竇融非嚣述所可及

看竇融入朝以爲冀州牧及圖像雲臺乃見融之高識非嚣述二人所可及也

論光武丘隴同體

達哉光武豈後世昏庸所可及哉讀史者得丘

隴同體一語則百爾所爲必與士庶同體而世路清夷矣彼乘勢凌越若始皇之鑿酈山者究竟何益

論明帝崇尚儒學

前書幸辟雍上自爲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是帝能爲諸儒師也此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書及沙門以來圖其形像尊事之是又以佛爲教矣乃此下又書帝崇尚儒學不識儒學可與佛教並傳中國否也

論制禮雜讖記

叔孫通制禮雜以秦儀固不是曹褒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亦未必是蓋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然未聞讖記之當於義也

論封梁竦三子爲侯

不究梁貴人不得其死之故極是若封梁竦三子爲侯則又竇氏故事矣東西漢俱以外戚蒙禍不知省改痛哉

論鄧后終移權寵

鄧后此時可稱賢后矣乃其後臨朝不肯還政

杜根囊撲成翊世抵罪至五侯自殺隲不食死權寵之移人固若此哉

論陳寔至荀淑家

陳寔至荀淑家何爲者乃一子御車一子驂乘又抱一孫以往耶荀淑接見又八子共侍亦抱一孫置膝上以待耶及寔二孫問其父優劣寔竟以字呼子而謂難爲兄弟耶寔淑二老人當日號稱長者其言語舉動見於往來家庭間尚

知覺混其他乎無惟友朋知識互相標榜於一時而宰輔黨錮之僇辱也於匪類也何訴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疑亦是標榜所稱未可盡信也

論寬政論

寬嚴並濟是治理之中然時當惛玩不可少振厲一有寬言目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斯爲政論哉

論黨錮引閣宦子弟

當時士習何爲一至於此標榜貶議令匪類莫可容於世善類其能獨存哉及罪繫獄復行闔宦子弟是亦匪類而已矣邪無道危行言孫豈當時士皆未聞耶

論蘇軾爲曹操計

蘇軾謂魏武長于料敵而不長于料人與他計此一者何爲者可笑

論荀淑八龍

荀淑八龍家生得若此芳彼轉佐操戕耶我不識荀攸荀彧可是德星否

論孔明有子有孫

於諸葛瞻諸葛尚冒犯鋒刃視死如歸見孔明有子有孫於北地王諶哭于先帝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見昭烈亦有孫斯皆宜配饗於昭烈君臣廟中者

論司馬之後骨肉相殘

司馬懿昭父子用盡一生奸譎竊據天位乃衷受制於賈后遹見殺于賈后趙王倫篡位於前

齊王冏篡位於後河間王顒成都王穎方稱兵殺冏又爐長沙王乂在朝即共舉兵以反及東海王越發兵西征顒又貳於穎竟廢穎立豫章王熾終於瑯琊王睿以牛而易馬骨肉相殘從古未有孰謂無天道哉舉一懿昭論而凡圖篡賄奸之徒榮可識矣孰若忠孝節義可利我子孫世享福祿於無窮也耶

論平蘇峻之功

論平蘇峻之功宜先死節卞壼桓彝次溫嶠次

郤鑒又次陶祇是爲公論但敘生者而不及其死者非矣且其敘生者又但以官爵之崇卑分先後其何以服衆心而激後世乎余因是慨西漢詳功不僚紀信於十八侯之中東漢論功但叙寶融於二十八將之外是皆可發萬古之長嘆者

論陶侃

陶侃惜分陰戒傍逸綜理微密致力中原亦晉世特出之豪也唯嫌不及顧命閒蘇峻之亂不

即起兵以赴難是爲可罪耳若誣以八翼天門之夢疑有他志則究之甚矣

論老易並談之非

老與易豈可並談哉唯談老易無分別此之謂晉之清談也若皮裏春秋等語尤爲胡說

論王導成王敦之惡

王導倘有獨持則王敦必不敢反王敦不反則後來亦可無蘇峻之事縱敦逆叛而致乘輿之播遷朝政之移落是誰之咎哉史稱導因事就功吾不知所因何事而所就何功也

論庾翼識殷浩不識桓溫

庾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此論極當但不識桓溫薦於成帝謂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耳

論文中子獻策

觀文中子所以從楊素者雍容自適足占所養可稱傑於叔季之世矣特多獻策一事耳然觀

草玄而美新者其品格自遠後學固未可[illegible]訾也

論裴矩導煬帝之侈

自古莫强於秦亦莫暴於秦而所以爲二世之繼者李斯自古莫富於隋亦莫侈於隋而所以導煬帝之侈者裴矩是皆宜顯戮於當世者乃斯受參夷而矩獨幸免殊可痛恨

論楊廣爲唐驅民

自晉以來戎狄亂華生民塗炭幾不成世界矣

隋堅偶値叔寶之荒淫天元之驕侈討取天下而歸於一當時元元叩心皆自謂可沱此小康矣乃廣賦撫有全盛不能自持侈心于遊幸逞志于要荒窮日窮年如弗克焉楊氏將安所求活哉爲湯武毆民正此人之謂知吾因是知全盛之難處而本大不可以盈之戒聖人所以錫福於萬世也

論太宗所行多戾

隋煬帝弑父殺兄荼毒天下太宗直宜聲罪伐

之師却多了私侍宮人刼父一節已起兵征討矣又多了立代王侑一節首建義諫正當承乾其誰爲說又多了固辭太子一節至此推刃蹀血豈若直承於始之爲愈哉蓋太宗資性極明敏但未能勘得義理之正當處故所行不無悖戾耳

論忠良一道

忠良固是一道但原微之意則顧儆戒無虞以其享其太平不顧廷諍殺身而無救于禍亂故稍一分別耳固未可舉其言而苛責之也

論吞蝗

蝗之爲物亦大矣且掇數枚若何可吞意太宗當時撥以仰祝若曰寧已吞之不害百姓云耳史稱遂吞之誤矣

論太宗納巢剌王妃

太宗納巢剌王妃豈復有人道哉不識當時何顏面以對臣下也後來者烝淫武才人是效其所爲者黙鑑況見是報其所行者斯眞可爲萬

世鑒哉

論以武氏爲才人

太宗已納巢剌王妃矣前年欲聘鄭仁基女爲充華賴魏徵懇諫而止意猶不忘也至是聞武士彠女美召爲才人終於篡攻屠戮幾危社稷乃知好色一念即英雄亦不能克若我朝太祖斬金華所進能詩女子斯眞正英雄手段出於尋常萬萬者哉

論太宗不善教子至于並廢

觀諸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則知承乾辟
色遊畋所由起矣觀切責大臣謂諸王可得頡
頏且縱大開門館招士著書則知泰陰圖奪嫡
所由起矣後聞褚遂良之言方用魏徵傅太子
亦無及也至是始立廢立之法胡不早爲限制
豫定位分使承乾與泰相安於無事耶若此後
又謂雉奴柔弱欲更易吳王恪不藉無忌之諫
國本不幾於復搖耶以是知太宗滿口作言縱
浪餙以欺世其於綱常大本領處全無一端足

取也

論封比干墓

太宗知封比干之墓何爲踣魏徵之碑

論立楊氏子繼元吉後

太宗何貴思元吉哉雖愛楊氏不能忘故王楊
氏今所生之子雖及楊氏之前配耳不然而何
不一問其成之後也

論李勣亡賴賊

看李勣贊立武氏一事猶然亡賴賊也。薇繫耶
犂牛之子矣。

論敬業攸緒之不受變

世勣生出敬業。緒不受變于其父。武家生出攸
緒。不受變于其族。人在自立何如耳。

論試理人策

當時有按察有采訪有嚴黜陟之法縣令之才
品見矣豈在試理人一策耶且不知辭理第一
者其於方行教化何如也

論太公廟十哲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
將以備十哲中如樂毅諸葛亮李晟肯與吳起
李勣比肩乎總之皆不是不足論也

論張九齡不諫上酺宴

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
部音樂集于樓下各較勝負當時張九齡尚在
何不諫止之也

論李勣李林甫禍國如出一口

高宗欲立武氏未決也。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玄

宗欲廢太子未決也。林甫亦曰此陛下家事。而二君竟成其惡可恨哉。小人之禍人家國先後如出一人。語言如出一口也。

論肅宗之立

范華陽謂肅宗叛父。胡致堂謂裴冕諸人惡於榮貴是則然矣。然此時只合如此做。但一面且從權以收遠近之心。一面悉禀命以明父子之誼庶爲得之。若不能需五六月。即改天寶十五載爲至德元載。則得罪於萬世所不可解者耳。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六

論面中六矢不動

張公軍令雖嚴。當將軍膽略雖勇。能面中六矢不動乎

論張良娣

肅宗正好做事。又生出張良娣妖孽來。如何了得

論賜七寶鞍

良娣子媳也。何勞上皇之念。賜七寶鞍耶。且婦人乘此將安之耶。前總太真卒縊於馬嵬。猶不鑒悟。欲其子更寵良娣耶。斯真所謂老而不死者

論李泌對廣平王

太真之事。肅宗所親見而破膽者。而又寵注於良娣。三子之殺。肅宗所親見而寒心者。而又忍及於建寧。胡昏昧之一至此哉。儻非李泌一言。則廣平又爲建寧之續矣。此國家不可無正人之輔也

論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七

代宗何喪心病狂一至此哉。當時即乏人。然如祭酒司業舍人常袞亦皆表表。豈必閹奴可判此監事哉。在升座講易譏侮相臣。何復朝廷體統。何復爭官表儀

論任元載誅魚朝恩

魚朝恩宜誅。然何必任之元載

論常袞勸試理人

常袞此言非也。公卿論道匡時。況有大於綱常政事乎哉。泌在肅宗朝謝停讒。滿於其內則當

消良娣輔國之黨矣則肯勸迎上皇之駕矣則肯規建寧定廣平之位矣料度險阻於其外則肯勸任李郭以衛蔡其四將矣則常勸錫茅土以定功臣之心矣此其於政體何如者而何必更試理人可知民間利病而後任哉且李泌亦何樂於先試理人也

論曹王皐擁笏乖魚

曹王皐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乖魚此權之說也人子不幸而催非其罪欲寧老親之心者

當以曹王皐為法

論項林大盜之積名稱

京師街無項林大盜之積涇原亂卒未必斬關而入也。朱泚施奪斯可為萬世殷鑒哉。

論盧杞壞李懷光

李懷光一個奸賊。却壞於盧杞之和。奸臣誤國誠可痛恨。

論李懷光二子

懷光叛賊也乃有二子璀可謂不繫於類演芬可謂不雅於私矣

論李晟與張延賞有隙

李晟追跡汾陽亦問世之豪也乃亦以一管妓與張延賞爲隙耶延賞誠非佳品但初時以此表其過惡似爲修怨終更表薦以修好則近於無所執持者皆無足取也

論德宗意忌疑下

君與臣相約爲治善矣乃德宗所約於泌者何爲哉唯其意忌信讒嘗思報復故併疑泌爲此

言耳泌對可謂切中矣若宰相平章一語尤爲知體情明過之非其主也

論復趙光奇家

德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否光奇謂詔令不信以此不樂涵公謂德宗於此應按有司廢格詔書之罪是矣然寧知此廢格由德宗之本意乎德宗志在聚斂故有司奉其意而不奉其詔問今日聽光奇之言復光奇之家亦體面云耳有豈其意誠在於撫字哉

論李鄴侯諫廢太子

余甚不滿鄴侯衡山之出乃其諫廢太子一事心語俱惻惻刺入衷曲令人主暴怒漸釋而沈思沈思而感悟而父子如初家國安定比前調停廣平一節尤爲甲察此豈淺識浮議之士所可企望其萬一哉泌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是實語也神仙詭誕或其所托而逃而竇參董晋之薦則一時知人之鑒之蔽不足爲此公病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論鄭絪請片紙書定儲位

衛次公鄭絪兩於册立危疑之際能出正言書片紙以定儲位是爲難得彼叔文伾誼宗元等不自愧死乃有憂色哉

論憲宗覽國計簿

國計一簿亦人主所宜知者然曾知劉垍奏請一切用省估可蘇當時之民困邪乃憲宗覽此簿從此請後來垍問羨餘於戶部吾不知其何意也

論憲宗不辨直佞

李吉甫謂天下已太平李絳謂宜宵衣旰食李吉甫欲上加威嚴李絳謂尚德不尚刑其直佞辨若蒼素矣乃憲宗猶旋問不已何哉蓋天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初無有灼然定見於胷中者特以時方多事故諂佞未即深入耳及藩鎮稍平則土木仙佛雜然並進即素所親任如裴度之言亦黜不用矣讀到崔羣先埋後亂之對掩卷莫勝於邑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論憲宗論治道於延英

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宫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此言極關於君德極切於朝政

論柳宗元入叔文之黨

宗元梓人種樹等作亦文之有理足關於政治矣獨奈何少年不知自慎若痴若狂同羣於叔

文之黨也雖然若以郴易播一節與狄梁公欲代宗洪質之[illegible]使何異蓋未可以其少年之失而遂棄其平生也

論憲宗唯斷成功

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密遣行[illegible]衡度傷其首京城大駭或請罷度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illegible]紀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以度爲相可謂有斷矣凡此蔡功唯斷乃成是實語斯後世所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當法者

論李光進恪遵母命

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弟光顏先娶其母即命以家事○母卒後光進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娰○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是可謂兄弟與娣姒矣○兄弟能念及父母○娣姒能念及舅姑○未有不能成家者○此可爲萬世有家者法○

論裴度上憂勤機略

裴度論輔相不省論朋黨不省至是又上憂勤機略其用心亦殷切矣哉史稱以身繫國家輕重二十餘年於此可信

論李德裕恨李宗閔譏切其父

人有譏切吾父者不可忘○然要將所譏切者當理與否○倘彼所譏切當於理而又關天下國家之大利害○猶當爲父謝之○成人之美且以成父之美也○但計譏切而立黨爲仇如家國大事何可惜李德裕亦懷此恨以終其身也○

姚承菴文集卷之九

論李德裕修私怨

胡致堂稱李德裕志氣豪邁以公輔自許是矣然何不盡忘私怨一不與宗閔僧孺較乃爲大臣休休之度哉

論宣宗罷李德裕

李德裕在武宗朝削平澤潞制御三鎮可謂有大功於朝廷矣乃宣宗之立略無一語沮撓其間宣宗纔一即位猶恐其專罷黜之乃知唐末家法宦奴自無忌憚於大臣而敢播弄乎天子

天子亦甘受宦奴之播弄曾不知大臣之可任也嗟乎宣宗時稱英特也所行尚如此而何責乎他君哉斯時也又可復以大臣之義責大臣哉

論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當日之忠賢就踰於李德裕乎且不容於朝廷賴修裘之益矣即書政要於屏風何爲哉

論朱晃微婦入侍

朱晃恣意漁色諸子雖在外常微其婦入侍友

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友珪乃與統軍韓勍謀夜斬關入至寢殿刺晃即位嗟乎此豈復有人道哉書此本穢青史然帝保世無此事姑存之以垂世戒

論馮道謹守成規

馮道所謂成規者何規也規莫大於君臣之際矣朝我與暮我后覥顔勸進略無赧容謂守歷代成規耶代則閱歷多世矣規於何有道自謂

長樂老吾謂道長樂賊也

卷之十

來恩堂草卷之十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嗣校

史綱要領小論

論陳橋兵變

此間斷論多矣天命人事都不必說但當時實無邊漢之寇匡胤率禁兵以出被黃袍以返趙普光義俱隨以行吾誰欺欺天乎倘天命在我將相軍民俱至我第請立推之不能去則即登九五可矣較勝陳橋此一行且不必袖中之禪詔也

論杜后遺命

杜后謂國無長君所以取禍屬匡胤傳光義光義傳廷美廷美傳德昭德芳可謂詳慮矣然不思世及非禮也斯言豈可爲訓哉當時君臣皆未聞春秋之大義故輕許諾致後來戕賊於家庭耳

論大雨出掖庭幽閉

宋太祖後宮編籍止三百八十餘人且因雨災出百人斯真可爲萬世法戒者

論太祖惜福二字

永寧公主常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謂曰汝後勿復爲此飾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効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善哉此惜福二字不知造多少福於天下貽多少福于萬世

論太祖彈雀

帝在後苑挾弓彈雀有稱急事請見及見乃常事耳帝怒曰何爲急事曰亦急於彈雀耳帝以斧柄撞墜其兩齒其人徐跪地拾齒懷之帝曰汝懷此齒欲訟我耶曰臣不敢訟自有史官書之嗟乎帝亦有此事耶惜其人姓名不載于史籍耳

論燭影斧聲

太祖大漸時但召光義屬後事妻子亦令待命門下此何等能正其終也光義雖甚不肖復何

不能須臾待而有他行哉。燭影斧聲真齊諧語
不足辯也。唯是壬子夜四鼓方受命甲寅日即
改名是年十月終方受禪是年十二月即改元
若不能須臾待者是則起天下萬世之疑耶。且
對宋后共享富貴一語終不能踐其事用心亦
太殘忍矣哉

論趙普諭盟

人謂趙普諭杜后之盟愚謂柴禹錫寵太宗之
隱太宗倘無自據之念禹錫敢上變以搖廷美

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三

哉即無知而稱變太宗直一言斬截之廷美可
安然無恙矣。召趙普與語及何爲哉召普而語
及則其意分明矣。普安得不稱太祖之誤哉。殺
姪殺弟以家天下。太宗亦太忍心矣哉

論君臣兩全

太宗趙普可謂君臣兩全矣獨太祖父子兄弟
不能兩全耳又曰使趙普不出太祖已誤語恐
太宗未必有此詩餞有此宣諭也噫

令不授王繼恩宣徽使

獨亂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
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可授
他官於是以繼恩爲宣政使夫在當時豈無可
任之將必授之宦官耶觀後來竟平於張詠則
何不擇任於始可速平蜀且免宣政使之除耶

論不成宋后服

開寶皇后宋氏崩羣臣不成服翰林學士王禹
偁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
滁州太宗於是悉露真情矣毋子之命皆託于

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四

官家竟若是爲報耶

論李氏爲宸妃

細閱李宸妃一段史實有可駁者婉儀生帝多
年矣何至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以甍耶且
既進位宸妃矣何以云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
又迫欲鑿宮垣以出喪蓋婉儀未甍時本未嘗
進位宸妃也唯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其喪呂夷
簡爲太后謀曰若如是恐他日無以全劉氏故
太后始悟進位宸妃殮用后服耳參照郭后云

夷簡獨不附太后一詐則當時事暸然在目中矣作史者從其後所尊稱遂曰錢妃李氏乖似失當日一段實事遂敢為一辯正使後世不受欺于作史之筆也

論程琳獻武氏臨朝圖

據史載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若將以此揄揚劉后之德矣不知程琳當日所以獻圖之意非諛也是諫也后當日嘗閱唐武后何如主矣又嘗因小臣請立劉氏七廟斷之輔臣矣此何以問之不置耶意欲傚之也程琳因繪此圖以獻必圖其所為臨朝者何以袞冕稱制何以出廬陵王何以立武氏七廟何以除唐為周得罪萬世故后怒擲之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耳觀前張知白稱程琳不啓吾筆及程琳不奉太后論卒論后親王蒙正于殺人罪如去則可知其人矣莫信史氏之筆阿與劉后之賢而反使程琳受惡名於萬世也

論劉后用天子袞冕

觀劉后有事太廟用天子袞冕斯何異武后哉及廟猶引其衣益仍欲袞冕耳薛奎正諫於其始而訐去於其終斯可謂守正達權君子哉

論呂夷簡令閻文應譖郭后事

帝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於是深憾后思有所以傾之矣嗟乎相臣而可交結內侍耶又可令內侍為詗耶未有詗伺于內而能持正于外者

論呂夷簡忍廢郭后

呂夷簡可勝誅耶郭后當日附太后一語亦道其實耳夷簡懷此憾忍廢毋后而不顧名教之大然則何事不可為耶

論仁宗罪閻文應

廢后郭氏居瑤華宮帝嘗召之后曰須百官立

班受册方可乃止爲小疾閻文應進醫暴薨中
外疑文應進毒帝深悼之復后號以禮葬竄文
應嶺南嗟乎帝知罪文應矣獨不察交結文應
使訓僎后過力主廢黜之議其人耶

論呂夷簡傾富弼

呂夷簡以私憾廢郭后又以私憾欲陷富弼於
死所謂不足惜如國家大事何此真極忍極惡
得罪于朝廷得罪于天下萬世者世以其子公
著故特恕不責之斯豈公論哉愚故特揭其罪
擬文卷又集卷之十七
示誅于萬世

論呂夷簡憂國忘身

呂夷簡以私憾廢郭后以私怨陷富弼又以論
事斥范仲淹唯營巳私不恤國是直可謂憂身
忘國者耳

論富弼青州活民

富弼在青州立法賑饑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
傳以爲式夫正人在朝則憂在國在外則憂在
民而皆不任其功是稱正人君子

論濮安懿王議

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羣臣莫敢先發司馬
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
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
極其尊榮衆以爲然歐陽脩引喪服大記謂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
之名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以不當議稱皇考詔
惟能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曰此禮司馬光議
得極是歐陽脩何復倡一議以誤韓琦使韓琦
越永卷文集卷之十八
主此議以誤天子耶講禮之家名爲聚訟誠然
矣然要在先於明理耳

論南郊勿賜金帛

國用雖詘而大禮所在自不可裁王安石止南
郊勿賜金帛未嘗不是唯論理財則非聖門之
所予耳

論司馬光貽王安石書

司馬公初亦不識安石今評以侁拗二字切中
其人及論惠卿非佳士又貽安石書曰惠卿他

日將賓公自售後來評語悉中蓋司馬公篤實
君子其見極分明其語自切當非疎忽者揣摩
於語言之間而已者

論經義試士

經義策試取士勝於詩賦多矣此法之善變者
特勝春秋儀禮則非聖者無法耳

論神宗王安石之過

神宗閱諸臣之言亦知新法不便於民矣乃獨
眷注安石不能舍者非安石之能要君也由巳

心之未淨耳宋立國本弱神宗志在鞭撻契丹
掃除西夏以跨越于祖宗而安石偏僻之見亦
謂是可建不世之奇業而兩意適相投焉故在
神宗則明知其非而曲從之安石則自信其是
而直任之因人之攻固執不改是司馬光之所
謂其人執拗不可以居相位者因人之攻引黨
爲拗是范鎮之所謂大臣之所用誤大臣而大
臣因以誤陛下也若神宗明知而曲從則蘇軾
之所謂求治太急是其病根之難拔者也嗟乎
人君不能清心而植有病根在即有醫國之妙
手安能施其七劑哉此范鎮呂誨諸公至於死
諫而不能移神宗之信惑也

論用李憲言討西夏

夏人囚其主秉常宦者李憲等言秉常見囚大
衆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以憲等會陝西五路
師致討嗟乎此神宗與王安石初謀初願也觀
始年用王韶開熙河之役及今日用李憲之言
則其心事昭然見矣乃新法之立徒內朘中國

之膏脂而西啓蘭州之寇北割河東之地竟貽
後來無窮之禍可勝悔哉此可爲萬世好事興
功者戒

論不留文彥博

神宗亦知彥博賢奈何不留輔朝廷但賜餞瓊
林遺詩祖道而已耶且洛陽耆英皆公輔之望
何皆棄置不用使彼僅效白居易故事卒老名
園古刹而已耶讀至此不勝三嘆

論洛蜀之黨

黨豈君子所宜有哉。蘇軾平生詼言謔笑成習
吾無責耳矣。程頤既執禮自守。應以禮閑門人
乃縱賈易朱光庭等摘軾之策問尤其謗訕可
乎哉。有賈易朱光庭之吹求。即有胡宗愈孔文
仲等之反浼。二者罪固無差等也。後世覽程
頤獨罪蘇軾。且評蜀黨為侵鄰之兵。洛黨為應
敵之兵。可乎哉。即應勝於侵。寧如侵而不應。若
朔黨之自守乎。且何如無侵無應無自守。坦然
平康正直景象。使熙豐退休之黨日夜伺間以

竊發者無間隙之可投乎。愚故因是編評以告
後世正人君子毋效洛蜀黨之所為自啓釁端
終貽天下國家之大害也。

論宜仁女中堯舜

宜仁云老身歿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已知此官
家人可得而調戲之矣官家可為人調戲能復
用故時元老守改正舊法乎繼云公等宜早退
令官家別用一番人蓋的見後日必然之事所
必不可挽者宜仁真女中堯舜哉

論曾誕勸鄒浩諫廢孟后

曾誕嘗三有書勸鄒浩論孟后事不報及浩廢
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譏浩不能力諫為不知
幾云曾誕何許人能責難陳善若此耶朝廷官
當事臣子所最難言然當廢孟后時倘浩能正
言極諫或停得孟后之廢或劉妃與孟后俱廢
則今日可無此事矣惜浩始不能聽曾誕之勸
也今力沮劉妃之立蓋亦難得乃史載因書之
正言王回之義氣更載曾誕之譏刺見當代亦

多正人哉

論徽宗用蔡京父子

甚哉徽宗之昏惑也蔡京父子相仇其人之奸
邪昭然易見乍退之復進之又重任之未幾又
退而又復重任之不知視其人何如者總是唯
人言是聽一無可否于胸中也自古來凡若此
等人未有不亡國喪家者

論徽宗中無涇渭

時童貫用權益張右正言陳禾疏劾其罪論奏未

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
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
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看徽宗
如此德性亦好但中無涇渭終不能黜貫而陟
禾[illegible]斷二字全然盡失是不可以君天下
耳

論徽宗快心一事

天下最大可憂者是快心一事徽宗資性不及
祖宗遠甚乃蔡京懷奸柄國增脩則利之政帑
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十三
藏盈溢於其內因倡豐亨豫大之說命朱勔等
販花石以自樂信林靈素修道教以無為當時
雖夏埤于西遼橫于北又偶任童貫等僥倖於
河隍之勝遂以遼亦可圖也引李良嗣來結女
直以夾攻今年郭藥師以城降明年左企弓奉
表至者胡燕雲可唾手定是可快志於安樂者
而不知虎狼切身不可禁御身且為虜而國以
日削此亦快心二字爰取不可救之禍哉此
孟子憂患安樂一語為萬世君天下者之殷鑒
也

論高宗傾信汪伯彥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守臣宗澤迎謁曰肅
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
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云
在後民遮道諫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
賊也執殺之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
相州身服櫜鞬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勞
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
姚承菴文集卷之十　十四
夫高宗知信汪伯彥在此然獨不記宗澤之言
尤為社稷至計乎

論秦檜始持正論

金人既得二帝欲議所立御史馬伸吳給秦檜
共為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
以安四方金人怒執檜去夫檜此時儘持正
論乃入金畏死乞憐以歸又見高宗亦怯懦不
振遂阿意俯合寧殺忠勇共享旦夕巢幕之樂
是則其君臣當日之至情耳

論當時不遂宗澤之計

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以孤軍進至衛南又七敗金師又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師卒無至者遂不果若當時有勤王兵至宗澤得行其計則宋室之凌夷豈至于此

論高宗首政失民之望

高宗首政關遠近士民之仰望乃越聽黃潛善汪伯彥二人即出宗澤於襄陽貶張所於江州如何任得大事

論岳飛論汪黃沮恢復大計

此時岳武穆門論黃汪二人沮恢復大計。則知其志已先定矣。乃終沮于檜賊不能成功可嘆哉。

論太祖先見

初太祖如西京欲遷都洛陽曰如此可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太宗諫在德不在險。太祖不答。及還東京。太祖曰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至是其言果驗。今議巡幸李綱議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即太祖當日之謀也。今關中襄鄧順流東南一失中原而不可復惜哉。且立國者誰不先德。險亦不可失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聖人之言豈欺天下萬世哉。獨恠併德與險而并失之也。

論張浚劾李綱

張浚此劾何為哉。李綱正大。奸佞軒輊。高宗內惑於黃汪二人。已極可恨。所賴者正人相為扶持耳。張浚却附二人以劾綱。公論安在哉。國是安賴哉。厥後助秦檜殺岳飛。是極奸極惡一賊臣也。世但以其子栻故也。為庇護。恐敢直數其惡。以伸天下萬世之公論。

岳飛志在恢復。已見於論汪黃之沮恢復。張浚助檜殺飛。已見於劾李綱之跡。

論高宗不識人

君德最緊要是認識人。徽宗惟知不識人。不足言矣。若高宗不自信爲明哲哉。乃妄認汪黃是佳士。唯言是聽。始終不能奮。斯不亦可怪之甚哉。總之剛正者。難合。和柔者。易親。即大有意思的人。到此不免差一着也。

論李綱志切匡時始終不變

賢者志切于匡時。何未嘗一息忘哉。李綱當建炎初。建通規畫。克成朝廷其相業何如者。乃黃潛善計罷之。竄于鄂州安置于萬安。又罪在不

赦以謝金人。似可以無言矣。乃於此部議攻戰備禦之策。發憤攄蓋數千言。語語曉暢。時幾曲中事理。倘用其策。豈不能力贊中興哉。而竟置不用。此豈獨高宗之過。幽黠張浚亦不得辭其責矣

論張浚與岳飛忤

張浚初謂岳飛亦謂飛可與議事耶。乃飛以正對。即艴然與忤。何爲哉。及酈瓊之叛。引罪求去。倘悔不用飛言。何不以岳飛可任大將薦之朝廷耶。一言不合。怒氣相加。一事相左。終身不與。浚亦暴戾人哉。

論岳飛父子之冤

看到劉錡願爲之撫。岳飛假城朱仙之撫。不躍然奮發思圖恢復者非夫也。看到十二金牌班師。不瞿然氣沮爲民傷悼者非夫也。看到矯詔下飛大理獄。以莫須有三字屈殺飛父子。不勃然怒起思啖檜肉者非夫也。又曰飛雖死于秦檜。其實始于張俊。俊固其舊帥也。張浚不嘗問

俊於飛乎。飛以暴而寡謀對。俊聞其能堪之。及同事楚州。又違其城楚之議。俊愈不堪矣。以是密與檜謀。誘飛部曲之計。自爲狀以付王俊手成獄。以告檜賊。必殺之而後快心焉。嗟乎。飛忠義人也。忠孝天植。大抵氣多伉直。寧知伉直不容于世乎。吾又于飛之死。不覺潸然而長嘆。

論高宗無淚可揮

何鑄還自金。初肅毅至行在。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

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鑄佺使帝召至内殿諭之曰朕北望闕庭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夫高宗此一段語不可謂非其本心但看當日金虜之情要求無已役奪無厭且將我諸陵發掘毀無遺是宗社生靈不共戴天之讎也前此爲親受屈無論已及歸我太后則有淚可揮矣猶然聽信檜賊甘受金冊遺使賀正不復思爲報讎之舉是則苟偷且夕之安所謂而忘越王之殺而父者萬世而下所以痛恨高宗之無復人心也

論加秦檜太師

洪皓在金曾以蠟書報虜之情歸朝能以大義責檜之失斯眞忠臣哉若朱弁筆聞徽宗之喪制服哭臨肯稱忠可嘉者歸不大用而但加檜太師封公不識高宗是誠何見

論張浚三大敗

張浚終身不主和議是其佳處若劾李綱之罪忌岳飛之對拒吳玠之議使將相大才不獲大展於當世而富平淮西符離之師在在皆潰總由於任人之失嗟乎國家豈堪此三大敗哉此休休大臣所以見稱於古昔而鄙哉之浚實須當日長城之亞寄也

論李后離閒兩宮

宋朝家法極好母后皆賢乃忽生此后上間其父中制其夫下殺其妃斯何不可爲哉他日魯王因講辨莊公不能制其母云云則其子固亦

知之矣

論光宗不朝重華宮

甚哉離間之賊人倫也光宗親壽皇子壽皇豈不鍾愛而宦豎后妃可得離間其間耶宦豎后妃得行其離間亦光宗侍奉之未密耳倘日日請朝稍暇復詣驕對父子語常相通意常相洽舉小執得而間之想故謂源源而來常常而見眞聖人親親之至情而萬世所當法者若不幸左右近小或一有言其間斷當痛懲嚴絶於其

始不可使浸潤之漸投賊吾天性之大倫是又萬世所當戒者

論光宗無復人道

光宗至此無復人心矣壽皇其親生父也與壽皇之爲高宗後者不同然壽皇何等致孝於高宗光宗豈不親見之乃內感于李后外間于豎奴竟以疾而不視及親崩而不出豈復有一毫人氣哉且如狐妖后何如顧復之親也聽信嬖幸至不能一問訊於重華一哭臨于柩側是則所

當廢立者此時若無留正趙汝愚輩請壽皇太后主喪于其內請嘉王正位于其外豈復成世道哉愚謂宋之亡蓋亡于此時而後來數十年之苟延因其所幸存者也

論天殛光宗

光宗稱疾不執親喪乃可臨朝聊忽仆于地固天殛之也又曰看後來趙汝愚不與韓侂胄節鉞亦知侂胄之非人也但當日太后婦人居內非侂胄至親莫可通者不得已用之亦將家所云急則治其標耳若後來從徐誼飽其欲而遠之之議豈至貽禍之莫可救哉噫此間非賢聖有未易辨者毋輕訾乎汝愚也

論光宗不欲聞太上之例

當是時光宗豈不知嘉王即位哉喪心不執親喪天殛仆地蓋莫勝赧愧之至矣而李后見嘉王正位業已快心將由是慰藉其夫共享宮掖之樂謂足以自老云爾史稱懼怍上意云云蓋一時粉飾之辭未可盡以爲信也

論寧宗安置趙汝愚

當壽皇崩時光宗稱疾不執喪人心疑謗天下岌岌乎殆哉向微汝愚之旋斡不知內外竟作何狀寧宗于是乃偏聽侂胄之言安置汝愚衡州暴卒此豈復有人心哉寧宗竟嗣絕而侂胄竟誅于玉津園首畀金人是爲天道

論光寧二宗不朝上皇

言始朝則前此無朝矣壽皇禪位已四年光宗始朝一次光宗稱太上五年矣寧宗始朝一次

人道其俱無存哉

論史彌遠誅韓侂胄

韓侂胄宜誅第史彌遠非誅侂胄之人耳若贊成於楊后授命於次山則國法家法幾無復存矣總之所謂亂世亂人亂法也可爲長嘆

論權奸晉幹

凡權奸之家多縱晉幹在外擅作威福而諂佞輩欲相攀附類由此途以進是可長嘆然不獨權奸也卽素稱長厚者防檢稍疎奴輩亦能播

弄所損不小此家庭約束不可不嚴爲之防也

論圖功臣像于昭勳崇德閣

勳與德未易言也而德爲尤難此二十四人中若葛邲以罪除不必論矣其他庸庸偶錄者亦不足與辯矣若以勳論則莫大開輔之勳也而趙普金匱論盟莫大定策之勳也而呂夷簡憾廢帝后傾陷富弼此可以德稱乎無德可崇卽有大勳當亦首黜之矣必求其無愧若李沆王曾韓琦富弼司馬光趙汝愚輩其可耳此數人外呂蒙正文彦博呂端范仲淹諸人又皆未錄豈謂其勳其德不足昭且崇耶雖然雲臺麟閣蓋自古已難爲據矣

論金毒宋先亡

金之毒宋深矣乃宋未亡而金先亡其子孫殺戮妻孥奔走甚于徽欽之時天道好旋固若是哉

論理宗九年始書親政

理宗卽位於今九年矣史書帝始親政則向來

之政屬之何人耶彌遠立巳雖不可忘然可授以大政耶彌遠死嵩之繼斯所謂王與馬共天下者耶

論獻金俘于太廟

此宋室當日所稱一大快者豈知逐狼之吞引虎之噬終自取滅亡之禍哉至今讀真德秀所論邊事及陳韡中所言方煩聖慮一語不能不爲之於邑

論買公田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宋由汴遷臨安百年單弱取辦此地民已不堪其求矣似道又突生此議浙西無不破家者可恨哉奸臣之為民賊且併以禍國也今日所民之不勝更甚于昔所望在上者清心安撫俾苟活旦夕之命慎勿無端措克效似道之所為也

論賈似道作半閒堂

賈似道作半閒堂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

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嗟乎此孟子所謂泄泄猶沓沓者也斯人也可居相位哉況可相於多事之日哉

論許衡仕元

讀書在明理衡所言是明理讀書在躬行衡所言是躬行讀書在善推其所為衡所言是善推其所為語語是實心步步是實地是為真正道學是為真正儒宗惜生于元之時人不論及耳然生于是時仕于其朝教化其俗使器存中

國之禮義其人亦豈可少哉

論明宗立弟為皇太子

按史國制皆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夷入中國宜中國之可立弟為皇太子耶

論嘵嘵評宋徽宗

自古不能為君者多矣嘵嘵偶因稱帝所稱徽宗故偶論及耳讀史者倘即斯一言以推之各自勉其所不能者庶幾可無愧於所聞哉

卷十一

姚承菴文集卷十一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史綱要領小論

書制有六

書制有六曰象形曰指事曰會意曰轉註曰諧聲吾無論矣如假借一節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若於戲惡乎讀作嗚呼烏乎不得已而用之可也如恩齊大姓本等是理而必改曰齋素隱

行怪本等是理而必改曰索放讀曰做施讀曰弛拂讀曰弼理讀曰賴謂遐何通用材裁通用射斁同音何其説之謬也至孟子七篇專主尊王賤伯故曰王而讀作去聲此又不通之極者請一改正之爲妙

屈軼生庭

黃帝時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不知若何以爲指也草不過一物耳生不過在一地耳豈令人皆從此地過能指之耶豈所指必佞人耶此所不可信者

神怪巫史

語云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少昊氏之衰也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於祀大巫史正神怪之所由托也能驅此巫史則神怪自然滅息矣何以家爲哉此所謂將興聽於人也

衣履不敝盡不更爲

夫侈心之萌皆自衣服之華麗始衣服華麗則凡幃帳宮室車馬之類無不侈然爲之備具矣

帝堯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推此念也安往而不自得哉其心蓋曰此皆外物也而我自有當爲者在也坦然安之若其固然者此有天下而不與之心也豈可輕視哉

帝乙立紂

帝乙三子長微子啟次仲衍季受辛即紂也紂之母爲后賢紂尚少帝乙及后欲立啟爲太子則紂之資辯捷疾材力過人其母必巳素知其不肖矣乃太史據法以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何爲哉古傳賢今傳子子與賢皆所不可廢也援法之爭竟啟後來無窮之禍

褒姒

天之生一妖孽也嘗得之不可究詰之處褒姒之始本一童妾所生而棄於道者偶一夫婦得之而逃於褒褒人有獄而入是女於王王嬖幸之而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禍遂至於不可言如此昔之亦已矣乃自夏之衰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伺王庭夏后卜殺之而藏其漦直至厲王

之末始發櫝而漦流於庭化爲元黿入於王府童妾遭之而孕生一女而棄之元黿何以與童妾交乎此不可信之甚者胡作史者之忽而不削也

左儒死杜伯

宣王欲誅杜伯而非其罪左儒以死爭之噫君道友逆友道君逆此言豈無見哉然至于九復而不許則可以去矣必至于不易其言而死此余深嫉宣王之殺非其罪併罪其及匪其人而深嗟左儒之可以無死也

巫臣娶夏姬

天下尤物其勢必壞人家國初夏姬之美也陳君臣相與宣淫于朝至于楚昭之入陳則可以去此物也乃昭王欲取之子反亦欲取之而皆格于巫臣之一言巫臣似爲有見矣乃遣其歸于鄭聘晉過鄭取之以行子反以爲貨巳也滅其族巫臣遂適于吳教之車戰而遊楚之師至于數年不能平皆此尤物之爲祟也不知其後

來美貌如何不老也則天后年八十餘尚通于外廷之臣可鑒巳

智宣子以瑶爲後

史稱紂資辯捷疾材力過人而智果之論瑶也亦謂其賢於人者射御足力技藝畢給巧文辯慧而甚不仁不可立爲後乃知爲人君者天資固欲其英敏全在鎮靜持重乃可以勝大任若只恃辯慧材力上用事未有不至於亡者

蘇秦張儀

觀蘇秦之說六國也其言論確如聽者自然竦信而張儀却又是一番議論曰諸侯約從結為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成亦明矣又似有可聽者所以從約遂解盖二人之所言者皆以利害言而非以是非論也使以是非論必謂宜後尊周以自強而不必相為從衡矣然是時周室衰微無可尊尚如搖搖各執一幟者然而欲東則東欲西則西曾莫適為主也即孟

子亞聖亦但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曰王不待大而已安能止其相爭相殺之俗哉

公孫衍張儀等

孟子論儀衍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此言極當然愚猶有說焉夫校短長論奇瓌以爭奪為事此婦人女子之見無丈夫之氣者也使戰國之君有丈夫之氣以發政施仁為務安居而保小民一怒而安天下無事于爭地爭城則雖有自儀衍安能逞其故智哉乃知儀衍之得以順為正者戰國之君皆妾婦而無丈夫之氣者也噫丈夫之氣可多得哉

呂不韋

嘗觀呂不韋立異人事心竊疑之夫見異人曰奇貨可居此大賈大盜之所為世所有也至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也獻于異人而必其所生者之為子也又必其子之無災害也至于為帝皆貫天之所為而非不韋之所能也若云封為文信侯恐通于后事覺而後進嫪毐

其人則又謬之謬矣此皆所不可信者而作史者必捏之以為奇其然哉其然哉

阿房宮

始皇以咸陽宮逼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卒或有之曰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則所營之宮當得何木以撐持哉大柢史氏之言大半說謊以誇耀後世耳若始皇作此宮殿後將何以敵之此咸陽之火至於久而不滅也噫

李斯諫逐客

嘗讀李斯諫逐客書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斯數言者即學于聖人之門者不過如是何嘗有誤及其論封建也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此言亦自有然唯至于後上書論諸侯厚招遊學以古非今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則與于

前之所言矣蓋倖幸之太過恐無以常居其位也哉悉改其前日之言耳至立胡亥尊擅威福與趙高有隙以至于腰斬赤族則亦天理之報矣不可以其後而廢其諫逐客之書也

樊噲諫還軍灞上

沛公見秦宮室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者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此數語可謂有識之極矣及鴻門排闥入軍門但曰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今沛公先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今欲誅之此亡秦之續耳只此數言壓縛得人倒真可謂雄於詞說者矣獨其心性鹵莽不足稱王者之佐耳

范增

唉豎子不足謀豈俟今日哉入關以來若此所爲便當知其不足謀矣知不足謀而但欲殺沛公以取天下及後楚受反間始請乞骸骨疽發

背而死此唉老子之所爲癡也

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以順德逆德爲詞云項羽放弒義帝宜三軍縞素以誅不道此極爲有見而漢得天下實在于此其後在榮陽時楚圍之甚急而紀信誑楚得脫其難此皆漢所不可忘者後來竟不見有封典之及漢亦少恩也哉

韓信背水陣

韓信擊趙開不用李左車計甚善乃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望趙壁自爲背水陣趙果空壁逐之望見後皆赤幟驚遁大勝信可謂不知兵者乎及致左車問計下燕齊則又深於謀矣

酈生說漢

范據成皐欲西漢王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敖倉藏粟甚多楚據滎陽不監守敖倉而去此天所以資漢也因說謀取敖

倉而楚竟以食盡而亡此等請言眞是有關國體之大者若知天之天者一語雖號爲儒者亦無能出此也有國者尚究心于是言哉

漢王分羹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君子猶不忍爲乃漢王彼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粟時項羽大患之爲高俎置其父太公于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汝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此言豈是人口中出哉幸項羽猶然伏義不烹而返之此雖得天下亦不足豈人口頰間者其何以示後世哉

韓信請立假王

韓信擊殺龍且盡定齊地自請立爲假王漢王大怒賴良平躡足附耳之詠乃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當時已有疑信之意矣

寵戚姬生如意

高祖初居山東時貪財好色從入關來婦女無所幸克成帝業矣至是年已將衰復寵定陶戚

姬生趙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昌諫不聽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不聽至呂氏刼良畫計招四皓以定太子所以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至老而不衰也惜豁達大度如高祖者尚亦溺此轍耳

請爲趙王置貴彊相

上欲立趙王如意爲太子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曰臣期期知其不可又曰臣期期不奉詔矣乃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獨舉昌相趙此

何以說也豈以其相趙爲能調停其間耶何以
致後來之酖殺也
人彘
高帝崩呂后酖殺趙王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
耳號曰人彘召惠帝觀之驚哭大病不能起使
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真是極殘忍極刻惡
之婦非世所宜有者也其何有於韓信諸人也
聊書之史册可使人痛恨
呂后致惠帝無嗣且立他人子爲少帝

酖殺趙王人彘戚夫人致惠帝大哭不能起而
崩乃取他人子爲少帝不知其意欲何爲也
呂后欲王諸呂
呂氏武后俱婦人稱制者俱欲立其族人但呂
氏性強悍有言即吐出武后性陰騺言必待時
而發耳當時呂氏有言王陵以正對陳平周勃
且即諾之則可斷其謀而無後日之患矣乃二
人者懼其強悍阿意從之使產祿輩有一種兇
暴之才據其兵柄而太尉無以措手將若之何
故知平勃之能全社稷定劉氏者乃齊王朱虛
侯之所爲而非其功也
朱虛侯入宿衛
朱虛侯劉章入宿衛以軍法行酒殺諸呂一人
醉亡酒者太后何不以他事治之也章之婦呂
祿女也爲呂祿故不殺章因知呂氏陰謀告其
兄齊王發兵討諸呂耳此其間固自有天道也
漢文帝
嘗讀漢文帝一紀種種以仁義及民如除收孥

相坐律除誹謗妖言法除肉刑除田之租稅又
詔春和而議所以賑貸之又詔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敢諫者又詔議所以佐百姓者又豫建太
子後敘代來功又擇賢師傅賓客而善寶廣國
長君又却獻千里馬又遣使南越王佗稱臣奉
貢止辭以受耶從官之言又處淮南王國郡又
以其與從再罪又募民從于邊以充塞下之粟
又征匈奴出塞而還凡此所爲非特漢無是君
即唐宋以後諸賢君亦未有能及之者獨其譏

議未遑未能用賈誼等言以復三代之舊耳讀史者不可以輕忽視之也

詔除租稅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租稅安可無征哉但在復其什一耳至景帝初年復收田半租三十而稅一皆非中制所以後來武帝時縣官用度太空更鑄錢造幣以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三人言利析秋毫而至筭及于舟車也

遺詔釋服

人謂短喪之說自孝文始愚謂不然三日釋服文帝蓋謂天下吏民言也非謂天子也景帝始乘此詔而亦短喪焉則其誤甚矣

如雍始郊

如雍始郊見五帝作渭陽五帝廟非也郊宜行於南郊自有其時而渭陽五帝廟吾不知五帝爲何也後來武帝祀竈求蓬萊山神仙之藥宜帝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此實爲之作俑也

廢皇后薄氏

皇后薄氏何以廢夫人王氏何以立太子榮何以廢膠東王徹何以立總之由長公主之撥唆也長公主欲以女嫁榮薄后不許因欲嫁徹王夫人許之是以日譖榮母子而譽徹之美故有此廢立耳然實由景帝之昏於色也所幸王夫人何異於所幸戚姬哉所幸慎夫人哉所幸衛夫人哉所幸鉤弋夫人哉四君處之各異蓋在其君之明察與否耳

漢景帝

漢景不逮漢文遠甚。觀其與吳太子飲博卽以博局提殺之。則其殘忍已見矣。後因吳不恭而併治七國之反其害尤甚。唯以竇太后故愛梁王致其驕而初無駕馭之法。特異于一斗粟尚可舂者耳。

田叔悉燒梁獄詞

景帝廢太子榮竇太后請立梁王是何王見袁盎之諫是也梁王乃與羊勝公孫詭謀殺之於

是帝遣田叔往按其事由叔悉燒其獄詞太后立起餐氣平復梁王上書請朝伏闕謝罪雖是處較停妥然不若初議將帝但明言梁王不宜立可以絕此禍端也

董仲舒

仲舒承秦滅學之後乃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又云正心以正朝廷又云王者求端於天又云更化則善治又云春秋大一統其論事在彊勉其論仁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劉向稱爲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霸者之佐殆不及也此言誠當矣向子歆乃云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而曰管晏不及過矣此言殊無以服仲舒也

詔買爵贖罪

文帝時免民租稅景帝時三十稅一蓋富庶之極也至武帝窮兵黷武初算商車更錢造幣以佐之又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以佐之而又不足也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夫爵可買乎罪可贖乎武功爵可置乎自此濫觴而延至於今又不止買爵贖罪置武功爵而止者可爲長嘆

上招延士大夫

上招延士大夫常若不足然性嚴峻有犯法輒按誅汲黯以是爲諫上謂賢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斯言過矣賢才固如有用之器猶要使用得其所若帝

所言必若衛青霍去病之爲將而後可乎必若趙禹張湯之議令而後可乎必若公孫弘之對策而後可乎必若莊助朱買臣東方朔枚臯等之辯論諛諂而後可乎吾恐用非其才才非所用而未便可遽以殺言也

漢武帝

漢武初登基臨止十六歲耳昔策賢良得董仲舒之對使其于此時知而任之則漢業當與商周比隆矣乃以爲江都相而所用之人則公孫

弘、卜式、趙禹、張湯、東方朔、枚皋、嚴助、桑弘羊、衛青。其人不勸之定令。則勸之商筭。不勸之征伐。則勸之興作。不勸之封禪。則勸之詞賦。甚致聽方術之士、意謂蓬萊仙人可致而幸一遇焉。即有汲黯、倪寬、蘇武輩、皆外禮而中疏之。三四十年不知所作何狀。獨其能斥百家表章六經。改正朔、定曆數、爲可觀耳。而輪臺一詔深陳既往之悔。得霍光、金日磾、任之以托孤之事。則非後世之所及也。

戾太子巫蠱

戾太子諫征伐諫用刻吏極中武帝之病可謂賢矣乃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度美人厄埋木人祭祀之則不能禁至其後江充以舊隙奏持之甚急卽發武庫兵以自衛奈何哉此皆武帝之所自招致也使其不招集方士不立博望苑以通賓客從其所好卽有賓客可以興端造哉

下司馬遷腐刑

文帝三年已詔除肉刑矣此何以又下遷腐刑耶豈逢上怒之甚故復以此刑加之耶

上官桀謀反

上官桀怨霍光不立其孫女爲后因蓋長公主立之是時帝年十四乃以六歲孫女配之亦已爲過而復與諸人謀反何爲哉甚哉富貴之生不仁也

詔議武帝廟樂

漢武帝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奢泰無度豈宜立廟樂夏侯勝之言是也詔乃謂其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霸阿縱勝不舉下獄遂尊武帝廟爲世宗廟然後世則自有公論矣

趙蓋韓楊

世謂趙蓋韓楊不得其死余竊有評焉廣漢見事風生無所廻避嘗以私怨殺人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乃引丞相夫人殺婢事以脅之則非矣是宜死者然不宜竟坐腰斬也延壽在潁

川在東郡爲馮翊時皆能推心見誠傳相勸勵及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以其在東郡時放借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按治延壽即令校發之在馮翊時亦放散官錢百餘萬此特互相□訐耳只宜去其官足矣何必棄市耶惲雖□□然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多怨於朝廷及免爲庶人治産自娛爲種豆之歌荒誕無度是亦宜死者然如上書告云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竟坐腰斬此則刑之過也若寬饒見上方用刑法任中書

宦官奏封事曰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則言之極當者乃上以其怨謗下吏引佩刀自殺則過之過者也四人之死之不當其罪蓋如此

耿壽昌常平倉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耿壽昌之法誠良矣意誠美矣然穀賤時誰能增其價以糴以利農乎穀貴時誰能減其價以糶以利民乎至於今日寔緣爲市爲吏胥爲强賈遂起以爭利已耳烏能遵其法爲常平而貽惠於無窮也

以弘恭石顯典樞機

元帝初立劉史高得領尚書事而弘恭石顯之典樞機也即有蕭望之之建白略不爲念恭顯反誣其與周堪劉更生朋黨毀離說成欲專擅權勢請召致廷尉上不省其爲下獄也使其飲鴆自殺乃驚拊手曰果然殺吾賢傅及召顯等責問但得其免冠謝而已而不能正其罪於君

德剛明二字全然闕欠其何以君天下哉宣帝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信夫

京房召見

京房以學易占候召見問上數言極剴切極痛快奈昏君可與言哉不可與言而與言徒殺其身而已矣

白虎殿對策

黃霧四塞四月雨雪此可以占當日之時政矣杜欽谷永號儒者知王鳳之柄用陰欲自託乃

言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哪聽曉咻之聲説歸咎乎無辜重失天心此豈成儒者之言哉後來張禹孔光劉歆皆號稱儒而竟傚此意爲言致漢業歸於王氏所業何事所讀何書而致此極哉深可痛恨

以孔光爲丞相

孔光可謂無恥之甚矣上幸董賢令私過光光下車拜謁使其權與人主侔及後復稱莽功德比周公致其篡逆何孔子之裔有若人乎

莽大夫楊雄死

楊雄作太玄法言從人學作奇字矣乃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新之文頌莽竟投天祿閣下幾死其視龔勝陳咸輩大相逕庭矣史稱莽大夫楊雄死何取於法言哉

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

當時新市平林兵起而皆無法度更始以劉姓立而其見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豈足以君天下哉唯蕭王郤人善任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所以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豈偶然哉

水合

陳永嘉謂漢高睢水之困以大風脫光武滹沱之役以冰合濟豈人力也哉愚竊以爲不然高帝入彭城收秦寶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幸大風折木發屋揚砂窈冥晝晦乃得以數十騎遁

去此天數也若光武至薊會王子接起兵應王郎城中擾亂廽駕而至滹沱河衆覩流水流澌獨王霸詭還報冰堅可渡至河河冰亦合幸濟之使其不濟在光武必有一策以應之矣此不可盡歸之天也獨其延攬英雄與信任三傑者同耳

推心置人腹

蕭王攻邯鄲斬王郎得吏民與王郎交關謗毀數千章不省會諸將燒之日令反側子自安及

破降銅馬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
其意勅令降者各歸營自乘輕騎按行部陣真
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安得不投死乎此所
以能復成帝業也

殷興辭封

殷興貴人之兄也帝欲封之而固辭且對貴人
言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足
此誠法言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
親求位使外戚皆若人也前何有上官桀王鳳

等之篡後何有竇憲梁冀等之亂哉

鄧禹罷役知帝欲偃干戈

鄧禹罷役等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
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列侯就第奉朝請是
知然若禹等可終棄不用哉不用諸勳臣而唯
以吏事責三公此光武之所爲失也

廢皇后郭氏

光武立郭氏爲后立子彊爲太子矣至十七年
乃廢郭氏立陰氏何爲哉卽有郅惲之諫不見
信用太子彊請備藩國詔以爲東海王其後去
就有禮以終至東海乃知彊之善爲讓也知彊
則可知郭氏矣光武何爲乎廢立哉

馬援卒於軍

馬援卽功名人也觀其少時謂賓客言丈夫
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初從隗囂轉事光武
自交趾還請擊匈奴烏桓又請擊武陵蠻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則可知其爲人矣乃竟以薏苡
之謗藁葬城西蓋在甚亂時不可無此等人實

非國家可用之大器也

桓譚非讖

圖讖何與於天下哉帝以赤伏符卽位乃每事
從之與鄭興論郊祀事將以讖斷之及讀河圖
會昌符語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等六[illegible]
及起靈臺明堂辟雍宜布圖讖於天下桓譚極
諫帝謂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乃解何
信讖之若是深哉唯其中無定主也以此貽後
所以後來明帝初信諸儒之學又遣求佛教入

中閹莽無定主不特昏迷於漢世直貽禍於無
窮也

李固立後

太尉李固知不免遺子基兹燮歸鄉里姊文姬深謀匿燮有項雖作基兹皆死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風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十餘年及梁冀誅燮歸鄉里姊使戒

之曰慎毋以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至矣乃燮從其戒竟毋一言及之若此女子者處亂世全至親其識誠遠過杵臼程嬰哉

開西邸賣官

開西邸賣官作列肆於後宮取利成何世界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司徒何官而可以錢取哉。至今日開例入錢數千可至從四品則更有甚焉者矣可爲長歎

太丘長陳寔卒

何赴弔者若是之多耶總求標榜成風若以不入其黨之爲歉也使其人自屬晦何至於此

何進召外兵

當時閹寺柄權其實可惡何進聽袁紹之策欲召外兵誅宦官陳琳諫其但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矣反委釋利器於外功必不成祇爲亂耳斯言極當何進不從而召董卓卓未至進爲中常侍張讓等所殺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卓迎於北邙阪下遂廢帝立陳留王其亂一

至於此何進之初不從也大抵氣運使然忠言亦莫之用耳

王允內謀王室

董卓劫遷天子入長安時卓未至朝政大小悉委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寄結呂布誅卓且收蔡邕死於獄中可謂真大臣矣乃爲卓部將所殺惜哉蓋方是時漢當末造逢殺運即有奉公憂國之臣莫若之何耳

蔡邕

以下原缺

卷十二

來恩堂草卷十二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嗣校

史綱要領小論

何晏等競爲清談

方見節義標榜者之自投其禍又生出一番放達清談的來謂六經聖人糟粕崇尚虛無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何晏鄧颺荀粲王弼之徒誠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竹林七賢

嵇康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二阮劉伶輩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世所稱逸民者果若人也乎哉

杜預爲黜陟之課

漢京房作考課法魏劉邵又作七十二條晉詔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請申唐虞之舊制取大舍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上下公相

察過此消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此言極善乃當時竟不行而今日之考課又甚有大敞於前者可嘆已

羊祜請伐吳

羊祜之與吳爲守及請伐吳事皆的確可行乃晉主遣祜護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此言豈無謂哉若寒杜預以自代猶其見之甚確者峴山墮淚之碑誠其宜矣

江統徙戎論

江統謂戎狄亂華宜早絶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謂宜申諭發遣還之本域時不能用後來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中國爲戰爭之場幾二百年統誠深識遠慮之士所難到哉

魯褒錢神論

魯褒之論甚佳豈惟當世賈郭恣横賄賂公行已哉至於今日識大有然者即至後世亦大有然者安得内本外末之君主持於上而使錢神之無用哉

張翰思鱸

顧榮張翰之思蓴鱸也大異於嘆華亭鶴唳者當時只宜隱不宜出也

王衍請石勒稱帝

王衍詣羊祜論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後爲尚書令全尚清談不問匡正之策方且與弟澄族弟敦陰營三窟及

奉太傅越喪還東海爲石勒所執問以晉故但具其禍敗之由云計不出於己且云少無宦情不預世事因勸勒稱帝以祈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殺之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以誤天下一至於此桓温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誠然哉

陶侃母截髮留賓

史稱陶侃母截髮留賓甚可駭異賓已至堂母

截髮誰爲之貨賣。又誰爲之買辦。而在堂之賓將亦餓甚。知若何以留之哉。且截髮止可一次。後又有賓來將何疑可截以留之哉。史記其事蓋謂其母之賢寧截髮以留之也云爾。吳聽其無實之言以爲欺也。

劉舍

讀史至此。見其人俱皆放達爲高。而得一人曰劉舍者特異焉。當時謂王導帝師百僚宜爲隆禮。太常馮懷問舍。舍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馮

祖思問彼於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以隆禮爲問彼以性命爲蓍龜。此言眞足達者。使當時皆若人焉。放曠詭譎之習其可以少挽哉。

褚裒上表伐趙

褚裒上表伐趙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俟。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爲大慶然恐更爲朝廷之憂。且山濤外寧必有內憂之言若合符節。此言誠爲有見哉。

殷浩初負重名

殷浩初負重名。謝尚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及出蕭山師許洛又連作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免爲庶人。既廢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及溫欲以爲尚書令。浩心喜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此其人何如者。眞可謂咄咄怪人哉。

謝安總中書

士君子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留心幹務主持世道。謝安乃獨好聲律。卽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及謝玄率衆八萬拒秦。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命駕出遊山墅。與玄圍棋游衍。至夜乃還。幸玄遣劉牢之帥精兵擊於淝水。大敗秦師。及驛書至與客圍棋如故。此可稱愛國奉公之大臣乎。蓋東晉諸賢大抵皆若是。而安則尤爲特甚也。

傅奕請除佛法

自漢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極其崇奉至魏作永寧寺極土木之美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而梁武帝捨身爲奴佛法之流布於天下甚矣至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蕭瑀猶以非聖無法爲言眞蔽惑人心之甚者也上從奕言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此可爲當日之一快然太宗則又崇奉愛護復立浮圖矣若之何能已之

魏徵卒

帝嘗怒謂長孫皇后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蓋惡

魏徵之直也其卒也自製碑文許其子尚公主何若是其眷顧之深耶蓋一時好名之心勝故旣爲之若是耳及其後一疑其阿黨卽停其婚仆其碑惡直之眞情于是乎畢見矣

上官儀草詔

武后專作威福上旣爲所制不勝其忿則坐朝堂之上明出一辭以廢之誰能爲格乃召上官儀草詔致左右奔以告后后遽詣自訴乃羞縮言曰我初無是心上官儀敎我廢汝初無是心而上官儀能爲敎我哉此眞無人氣者矣能不從其中制哉

薛李呆諫張柬之

二張之誅也薛季呆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産祿猶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等終無葬地其言可謂剴切矣乃皆付不聽致其後三思復通於韋后反爲其所噬也亦無及矣哉

宋王辭立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言極當於理劉幽求亦出數詞以決之其後成器絕無間言克善其後其亦賢於建成元吉之爲謀也已哉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之言與宋陳摶之言若合符契斯所謂有道之士哉視終南以爲捷徑者可以愧死矣

太廟四室壞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宋璟蘇頲皆以災異爲戒諫姚崇乃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行期相會是則然矣然東都之幸也可無問乎如其宜幸即太廟四室壞亦無不可如其可已即無太廟四室壞亦可以無幸矣可無戒也乎哉

張嘉貞不營產業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

將相何憂貧餓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斯數言者可以爲萬世之殷鑒也

張巡殺愛妾以享士

讀史至張巡殺愛妾以享士不無惑焉巡致死守城捍禦社稷即愛妾弗顧也則亦已矣守城軍士尚衆一二愛妾其能殺之以充饑且愛妾必其素所愛者雖自分必死然令軍士殺而宰之何以下咽即及而烹之其何以下飯此天理人倫所必無紀史氏載之簡冊後世之人信之過矣迂矣　韓洪之

以甄濟爲秘書郎

甄濟初隱於清巖山安祿山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後謁廣平王於道詣京師上命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若斯人者真可以愧世之忘君事仇者矣

王玄志卒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使往撫慰將士是

爲得之乃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能不致强悍者之竊伺甚是以殺者紛紛代者亦紛紛而藩鎮之世唯其下之所命也所以卒至於亡

不顯誅李輔國

張后與輔國原表裏爲奸後輔國與張后爭而誅之即當明正典刑乃以其殺張后之功也不欲顯誅之成何法紀唐室之不競有自哉

楊瑄疏奏選士

觀楊瑄之疏奏則知古所取士必其行著鄉閭學通世務者然後薦於州達於省而明經帖括皆可誑弗用矣乃今惟務明經濫觴時習以圖僥倖問以國事毫忽不知其何以堪任重哉惜乎其氣疏之寢奏也

子儀子晞子曖

郭子儀遣其子晞將兵縱軍士暴横段秀實以軍法行事乃一營大譟盡甲其子曖尚昇平公主者嘗與爭言曰我父薄天子不爲也何碩德

重望若公乃不能訓其子至是耶

楊瑄平章事

以楊瑄平章事制下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illegible]坐中聲樂之半黎幹騶從甚多即日省之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要見正人君子係國家之輕重不小小也所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者非斯人其誰與歸

兩河用兵月費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因請括富商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需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然未有取及士民學校若今日之餉遺者不知將何結果讀斯段可深嘆息矣

令宦官典禁旅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覆轍如在目前乃令以宦官典禁旅如何不至於亡

高崇文克成都

觀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不獻婦人以

求媚且表稱蜀無所陳力請效死邊鄙改分寧節度使斯可知其爲人矣使爲將皆若人也唐室其亦依賴哉

有司籍李錡家

有司籍李錡家財欲輸京師裴垍李絳謂錡割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輸上京遠近失望請以其貲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如此舉動甚合人心此憲宗初政之可觀者

脩麟德殿

方誅淮西諸鎮卽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寖興裴度切諫不聽又遣中使之天竺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歷送諸寺韓愈切諫亦不聽心易滿而氣盈如何可以中興得

宦官勢横

當時宦官愈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劉蕡對策讜言下第則當時之事可知矣李宗閔乃籍宦官力得同平章引牛僧孺爲助出德裕於滑州及德裕招來夷人吐蕃悉怛謀率衆請歸僧孺却謂修好守信爲上詔還其城與人吐蕃誅極

修刻後來上悔優用德裕而各立朋黨互相摘援致上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惟朋黨之難去此宦官之勢愈横也以此終唐之世可勝嘆哉

唐　槲玭戒子

槲玭戒子弟之言凡膏粱之家皆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庶幾可自省云　唐傳宗時

唐特進張承業卒

唐亡久矣乃有張承業一人斯亦宦官也其心眞如鐵石斯可謂忠臣之冠哉

石敬塘屈節契丹

石敬塘之誅爲帝抑當日之常態也乃桑維翰勸其屈節契丹事定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以北諸州與之致後來無窮之禍誠可痛恨

周主留心農事

五代時乃有周世宗一人留心民事又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定禮樂議刑統盡廢天下佛寺撤佛像以鑄錢欲均天下之田以致治平斯亦可謂小康矣乃不終享以究其成亦可嘆也已

陳搏入朝

周搏玄默修養之道但對云今日君臣協心正同德興化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眞有道之言歟及放歸華山尋卒則知人未嘗不死矣世有渡遂瀛求異術以祈不死者眞妄人已哉

作開寶寺塔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費億萬計八年始成何爲其作此無益哉且問佛舍利何爲者甚哉僧人之妄誕足以迷世主也

張齊賢薦起种放

徵終南隱士种放其母曰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及復薦至無一言可用放還乃東封西祀無不與祿賜既豐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信乎處士之純盜虛名也我 朝有一人亦聘就徵

歸與光弟四服爭產亦种放其人哉

孤注

澶淵之役全輙冠準主張王欽若輩束手無策不過修齋誦經而已及復起用乃以孤注目準深愧城下之盟謬進封禪之說以天書爲瑞欲人主深信而崇奉之又祀汾陰禪社首以聽於神抑有孫奭天何言哉之諫竟不之聽可恨哉此人主用人不可不慎毋使傾險之小人得以與其間也

四賢一不肖

當時范仲淹余靖尹洙切諫時弊呂夷簡疾訴於帝並落其職歐陽修貽書高若訥不能救不復知人間羞愧事若訥上書修亦坐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是則可喜而實可懼者蓋亦當世知名之士何爲此而不顧哉

歐陽修諫罷杜范韓富

仁宗亦有志於治者乃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一時皆罷其職印歐陽修懇懇上疏申救亦左

遷滁州所用竟得何人所謂一網打盡者誠然哉

狄青不認梁公

狄青在樞府日有持唐狄梁公像及告身十餘道來獻者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斯與大和忠哉今時人或驟富貴妄認某某爲祖如郭崇韜之所爲者可自愧死矣

議行新法

桑弘羊劉晏言利之臣也君子所不道乃安石

謂周置泉府之官以變通天下之利後世唯二
人粗合此意欲修此法以收利權至青苗助役
紛紛競起薦呂惠卿等佐之卽有正人君子千
言萬語總不能挽其轍斯實氣運使然所以卒
基後來之禍至於不可救藥也

程顥與王安石言

府新法行中外皆以爲非共擊王安石安石方
怒言者厲色相待程顥乃徐言曰天下事非一
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斯誠進

言之法也使當時諸君子皆若此言亦可稍稍
救得幾分唯言之者愈加使聽之者愈拗其說
而不變此不可專罪一安石也

論詳定役法

法有不可不改者若青苗市易等之法是也有
必不可改者若顧役之法是也役法可顧不可
差第不當於顧役錢費之外多取民錢耳蘇軾
之言極爲有理而司馬光必欲改之安石聞之
亦歎曰一羅至此乎其後卒啟紹聖之紛紛君

實不能無過

以三鎮畀金人

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畀金人金人旣退种師
道請擊之半渡不聽曰異日必爲國患呂好問
亦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當
求禦敵之策亦不聽蓋止欲偷安於旦夕已耳
寧徒爲桑土之謀哉

以李綱爲河東河南宣撫使

以李綱爲河東河南路宣撫使時金人退上下

恬然置邊事不問李綱獨以爲憂上備邊禦敵
之策不見聽用至是太原圍急始復遣之綱以
死自任後來歷建大功而時起之時退之又時
一用之爲相僅七十日而忠誠義氣凜然動於
遠邇其人可置之勿用哉

秦檜還自金師

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
及南伐與參金事今與妻王氏自其軍中來乃
倡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及見帝

諸將佚息兵爲討此其爲金照然者獨推當日帝信任之不疑也

作太廟於臨安

如臨安作太廟於臨安分明南自南北自北如秦檜之所言矣

朱熹募米商救浙東

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大饑熹至移書他郡募米商米遂湊集茲可識其通變之大略矣今浙東猶夫昔也米一不足有司輒定其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十八

價撫商賈不來能不愈增其價而無糴哉茲可以朱子爲法矣

家狀書不是偽學

時禁偽學之黨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令書不是偽學四字是矣然學可容偽哉學在明新以止至善也學在全天命之性也學在學而時習以爲君子也學在亦有仁義而已也士人平日所習若此何偽之有惟是聚徒登壇必以喋萊非靡爲術有假偽者雜於其間至於滿口仁義而所行悉非如今世之假道學者則誠可厭耳若周程張朱自顧從之游者則何偽之有

蒙古使議同伐金

時金兩河已爲蒙古所殘破我國勢漸蹙遂有南窺淮海之謀眞德秀上言達與在今日無異攻圍之方與不可不預圖應之之策及蒙古使來議同伐金朝臣皆謂可遂復仇之計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十九

可不監帝不從竟許之此豈可以爲國哉宜其不旋踵以至於亡也

繫籍聖賢

繫籍聖賢一語可謂切中時弊今將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無敢與辯者其人也何如養師自守學爲聖賢一日則一日聖賢也之爲愈哉

希憲不受僧戒

蒙古主令廉希憲受帝師僧戒希憲曰臣已受

孔子之戒。為臣盡忠。為子盡孝。教亦云釋氏有貪嗔癡三戒。孔子曰戒之。在色。戒之。在鬬。戒之。在得。非即貪嗔癡三戒耶。惜人知受僧戒。不識孔子之明戒也。識得孔子明戒。守之終身。寧不勝於釋氏哉。

馬廷鸞辭位

右丞相馬廷鸞抗於賈似道而求罷辭曰臣死亡無日不復見君父矣蓋因事方殷大臣不知羣臣不知列闕不知元帥方作半閒堂日肆滛樂與娼尼美人踞地鬬蟋蟀忘軍國大事有言及者輒加貶斥。孟子所謂泄泄猶沓沓者其人也。其何以當國哉。如之何不至於亡。

許衡在懷孟

元許衡在懷孟簡絕人事。勤於自治[illegible]門若朝廷。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旁舍有僧年百餘歲者曰。老僧昔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自是不復稟弟子蓋化之也。衡真聖賢之徒哉。

張世傑死宋室

皇太后謝氏崩張世傑死之死於大風之覆舟也若取瓣香來仰天大呼云云則世傑當日之志耳颶風大作舟人悉告皇恐誰聽其仰天云云哉此所謂史氏之言也

元仁宗諭中書省臣

元仁宗與省臣曰人言御史臺任直於朝國史院尤重蓋御史繫一時公論而國史關萬世公論也此言極識國體夷狄之有君誠然哉

吳澄論朱陸

吳澄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尊德性為本誠然哉蓋問學者問道其德性也尊德性是本而其所道者則在問學耳學者但細玩一而字當自得之矣

論道統

余嘗觀諸儒敘道統蔡季通云自堯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後人何處討分曉又不生个孟子後人如何討分曉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真是說夢只有个韓文公依稀說得似此言似矣而實有過焉道之大原出於天正心以正朝廷正誼明道之論種種說極有理若董仲舒氏豈亦猶是說夢耶是不可以不辨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廿二

論孟門弟子

孔門諸弟無庸論矣孟門豈無其人哉公孫丑萬章之徒固皆碌碌若桃應誤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之問豈其無關於世教哉又若夷之舍墨而歸儒聞一本仁孝之說憮然自失謂孟子之命我與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者何以異又若樂正子之善信推之可至於美大出之可優於天下豈其不及宋儒之門弟哉編此書者何致詳於濂洛關閩諸及門而疏略于亞聖大賢之親炙者也

論道統後宜接諸子

或謂牧曰子敘道統於太極圖說等書之前似矣然既於道統應即接諸儒胡攙入諸子也牧曰道統繫在聖賢何可一日斷絕無奈老墨韓並生于聖賢之世而好異以立論也有老墨則有莊列有申韓有荀楊等不一其人非不言性而實戾於性非不言道而實叛於道倘不致辨於大聖大賢之後則何以知道統之幾絕而諸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　三

儒之仰繼哉且宋儒之著述本漢儒之訓詁爲多如戴如毛如伏生等之訓詁其人雖未必皆賢然要亦聖賢之徒也況董仲舒學貫天人其言其行未必即媿於宋儒即唐之韓愈雖功名之士然原道一論佛骨一表豈其不及宋儒之門弟哉特其時無若宋儒之倡學者從游者相與聚講於門墻以明聖賢之指歸以紹聖賢之統緒耳然在當世可無其人哉即宋諸儒而上可即斥董韓而不紀哉獨恨編是書者不加評

品混董韓於老莊申韓之列。無以服後學者之心耳。牧今若是其次第。正慨道統之所以失其傳也。正推尊諸儒不同於諸子。而可以仰紹先聖之道統也。豈敢自立意見。混淆後先諸賢而無別哉。高明君子請細覽而加繹焉。

論董子

董仲舒可並列於諸子哉。道之大原出於天。漢儒以前曾未有識此者。即漢儒以後識此者幾人。若正誼明道之論。分明孟子何必曰利之真

傳。彊勉學問行道之言。分明孔子困知勉行之道言。使若人者得聖門為依歸。豈不可附於游夏之末哉。乃後儒或惜其學之流于災異也。或提其施展之未必得也。嗟乎。彼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豈終惑於災異之說乎。彼謂正心以正朝廷。豈不能大其施展乎。無奈世之莫宗。而一腔經濟。僅見於天人之三策耳。然兩相驕王。而非禮不行。時方取容。而正身率下。卒老于家。無愧無怍。跡其行。豈遂不及宋之諸儒耶。甚不獨荀子也。若大小戴、毛公、申公、伏生輩。豈皆不及伊洛之門人耶。偶生宋時。則並列於諸儒。偶生漢世。則並列於諸子。且有棄不及收者。可勝嘆哉。愚故欲特摘董子。附孔孟絕學之後。以待後世之興者。使不混湮沒於荀楊之列也。高明者幸虛心一評焉。

論蘇子

凡議論須持平可信後世。子瞻在當時雖似豪放。然節槩未見喪失。安見德行不如介甫也。且

介甫之德行安在哉。以子雱之恣蕩。不能一檢束。他可知已。若子瞻初年論生財用兵。或亦有之。然見介甫做壞。便知不是。倘其初年見用於時。做得狼狽。未必不知悛改也。豈若介甫執拗。做到極狼狽處。反引兇類禍國戕民而不恤耶。子瞻只緣初與洛黨為仇。故洛之黨共詆之。一脉傳言。必擯斥之而不與耳。敢與一伸辯焉。

論陸子靜

子靜見處亦高。而其砥行持論亦大有不可磨

滅者在但其平日不滿朱子朱子因是特不與
之觀此編所載朱子語錄十三段二千餘言並
無一語見許則可知當日之意矣收竊不取特
錄虞邵菴一段見當時亦有此論且門朱子與
辯於白鹿洞意氣兩無所下胡此編之一不錄
也

論幾字

此幾字助于尚書著于周易而解在孔子子曰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字下易當有凶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云
字哉而漢儒妄以爲闕後世因相踵而成訛蓋
未深究尚書周公孔子之旨耳周公係屯三爻
云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幾偏
於君子正見惟君子爲能見此幾也非善惡兩
岐之幾也孔子於乾三爻辭曰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正見惟知天理之至必求至之乃可以與
幾亦非與善惡兩岐之幾也若繫傳云夫易聖
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則其義尤顯蓋幾者吉
之先見正其辨介於凶處研得此幾則有吉而

无凶故可以成天下之務耳再按尚書一日二
日萬幾惟時惟幾惟康無以釗冒貢于非
幾則通也善一也逆說更顯何者聖君字幾務于
朝乾有不從善而從善惡之兩岐者耶惟善原
天下之一故曰惟時惟幾惟康耳若云兩
岐其何以語時其何以得康哉且無以釗冒貢
于非幾可云冒貢于非善惡之幾哉今周子是
書乃云幾善惡益信漢儒補凶字之誤而未加
考正耳或亦謂辨此幾之善介於其惡而非謂
姚承菴文集卷十二云
幾之有善惡也再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稍長無不知敬其長是動之微也知皆擴而充
之則可爲天下之孝子可爲天下之悌弟可爲
天下之仁臣義士可爲天下之完人善孰有大
於是吉孰有大於是凶與惡安在哉孟子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子繫傳又曰變化云
爲吉事有祥可証此幾是善端之發是吉祥之
兆是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安可將善惡
並峙以立論哉愚末學無知安敢妄議周子但

從周公孔子尚書之說似見幾字頗真不得不
一辯以正千古之謬耳。

論定性書好學論

編性理者於周子載太極圖說通書於張子載
西銘正蒙於邵子載皇極經世於朱子載家禮
易學啓蒙於蔡子載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篇
是矣二程夫子所著亦惟胡獨闕然不載於篇
首也且明道定性一書何亞於通書西銘哉伊
川易說春秋說及他著固不能盡錄然論顏子

好學一篇固作聖之正範也胡併不載於是編
耶愚因覽近思錄而得之將二書分載於通書
之後使後學知周程張朱所以繼絕學於往聖
開羣蒙於萬世者固各有可見者耳若二程夫
子固不以是編之載不載為重輕也

論正蒙

後學者亦知覽性理一書矣但看太極圖說通
書西銘則樂為講解至正蒙則師不能解弟不
能領懶廢卷併其後俱不覽是可嘆也愚因摘
其[illegible]易曉不難知者載于編而極力苦心之語
卒難領會者姑置勿錄庶後學可無廢卷而張
子之所為張子者亦略可見於數條固不必其
悉備也

論無無

孔子曰無而為有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曾
子曰有若無有無二字聖賢言之多矣予厚乃
曰無無無是釋氏語渠學原向釋氏來故贊
之者目睨逃佛老即此語看來尚逃佛未並也

不可以不辯

論水才漚性

論氣於海水曰水曰漚足以明聚散之歸　虛
矣於水曰才於漚曰性却甚費解

論物我

此物我二字極住天地與我皆物也我不能成
其為我則非物矣中庸云不誠無物是也　二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乎天下之理得而成
其中斷可稱以道體物我乎道體可以物　上

不至大學語當加深省

論家禮

細閱家禮一書朱子究觀古今典籍因時禮之不可變者無損益於其間其大本在於謹名分崇愛敬而其要又在畧浮文以敦本實士大夫家日用其何可闕唯是儀節不可不講禮意尤其所先者後學誠知此禮意則儀節自然可以不憚縣語以儀節後學將厭且棄而并不復[illegible]其意於冠昏喪祭下但取先儒開論禮意之易曉者著于篇儀節槩不敢及若家禮儀節朱子自有成書學禮者與日更可講求也

論家人嚴君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母不嚴不可以開家故愚謂處家者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必有待爲臣綱而後可

論忠恕

忠恕字皆從心中心如是如心如是是謂忠恕皆在此心內自見得朱子將忠恕分內外亦是不若真西山釋恕字曰如心之謂較爲明快痛切即忠信二字亦是中心誠實而言行從之已爾似不必分內外以爲言也

論程門立雪

孔門諸弟皆從游舞雩之下矣亦嘗侍坐侍側矣未聞弟子立而師瞑目至雪深一尺者宋儒大都立與示人其師其弟有並失之者立雪一尺何如坐春風中三月哉

來恩堂草卷十三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敦祚重祚馴校

此家訓也藏笥中用示後人今亦付剞請正海内大方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此八字是八個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

聖賢開口便說孝弟孝弟是人之本不孝不弟便不成人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奈何自失其

初不齒於人類也

戴記載小孝中孝大孝孝經載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終總是教人做人無忝爾所生一孝立萬善從是爲肖子是爲完人

賢不肖皆吾子爲父母者切不可毫髮偏愛偏愛日久兄弟間不覺忿憤之積往往一待親沒而爭訟因之創業思垂永久全要此處見得明不貽後來之禍

人但爲子孫作牛馬計竟不念父母天高地厚

之恩誠一衣一食無不念及使兒曹數數
開之必能自立自守久長之計莫過是矣
斯干之詩說到鳥革翬飛美奐美盛矣然開
首那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未有不
相好而相猶能自守其基業克開其子孫者
兄弟間偶有不相恢處即宜明白說破隨時消
釋無傷親愛看大舜待傲象未嘗無怨無怒也
只是個不藏不宿所以為聖。今人外假怡怡之
名。而中懷仇隙至有陰妬讐結而不可解者不

知其何心也
兄弟雖當親厚時宜常若親在時凡一應交接
禮儀門戶差役及他有急難皆當出身力為之
不可彼此推諉
妯娌間易生嫌隙乃嫌隙之生當起于舅姑之
偏私成于女奴之讒搆家人之睽多坐此是不
可不深慮者然大要在為丈夫者見得財帛輕
恩義重時以此開曉婦人使不惑于私搆而成
隙則家可常合而不睽矣夫為妻綱一語極要

緊
一夫一婦是正理。若年四十而無子。不可不娶
一妾。然中間都有個處法。不善調停。使妻妬而
不容。妾悍而難馭。安望其生且育哉。調停謂何。
自處於正而已。
人人生后。不以為異。若論人生一個人出來。耳
目口鼻四體百骸悉具。豈非天地間至祥至瑞
鍾和氣致祥。一毫乖戾生不來。即生得來決非
是個善物

皆謂結髮糟糠。萬萬不宜乖棄。或不幸先亡。後
娶尤宜思渠苦于昔不得享子今。厚加照拂其
所生。是為正理。今或有偏愛後妻後兒。併棄前
子不愛者。豈前所生者出於人所搆哉。可發一
嘆。
蒙養無他法。但日教之孝弟。教之謹信。教之汎
愛衆親仁。看略有餘暇時。又教之學文。不疾不
徐。不使一時放過。不令一念走作。保完真純。俾
無損壞。則聖功在是矣。是之謂蒙以養正。

古道蒙養謂聖功在此也後世則易為驕養矣驕養起于一念之姑息然愛不知勞其究為傲為妄為下流不肖至内賊本根外召禍亂可畏哉可畏哉

蒙養不專在男也女亦須從幼教之可令歸正女人最污是失節最惡是多言長舌階厲治容誨淫自古記之故一教其緘默勿妄言是非一教其簡素勿脩飾容儀鍼指紡績外宜教烹調飲食為他日中饋計詩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此九字可盡大家婦訓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四

凡議婚姻當擇其婿與婦之性行及其家法姚師不可徒慕一時之富貴蓋婿婦性行良善後來自有無限好處不然雖富貴無益也

麟趾之詩首章云振振公子次章云振振公姓三章云振振公族由子而孫而族皆振振焉是為一家之禎語曰子孫賢族將大凡我族人共勉之

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孫也一有貴且賢者出祖宗有知必以通族人付托之矣間有不能養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斂葬及他有患難莫可控訴者即當盡心力以周全之此為人子孫承祖宗付托分内事切不可視為泛常推諉

族有孝友節義賢行可稱者會祀宗祠日當舉其善告之祖宗激示來裔其有過惡宜懲者亦於是日訓戒之使知省改

族人有不幸無後者其親兄弟當勸置妾媵以生育不可萌利其有之心其人或終無生育即當擇一應繼者為嗣切勿接養他姓重得罪于祖宗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五

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立宗祠創族譜所以合其渙也然不立祭田恐後人或以無田而廢祀而立義田以給族之不能養者立義學以淑族之不能教者立義塚以收族之不能葬者皆仁人君子所當惻然動念必周置以貽穀于無窮者也范文正公自宋迄今益蕃百年矣而義庄猶存視李德裕之平泉安在哉

敢以是爲勸爲戒
凡祠堂墳墓須時勤展視歲加修理莫教太敝始興工作若住居有一簷一瓦之壞即宜治之切不可無端土木致傾貲業語云與人不睦勸人造屋此言最可危
祖宗祀産由辛勤拮据而來生于斯哭于斯聚族于斯固其所深祀者萬萬不可輕棄倘以人衆不能聚居即歸一房居之餘各自爲居處切不可屬之他姓萬一俱貧不能支亦宜苦守

一憫思爲恢復之計若有不才子孫貪豪姓厚貲先將受分投獻逼族宜共擊之鳴官治以不孝之罪旋以理抗旁豪莫爲吞併萬萬力不能抗亦宜哀請乞存香火是爲賢子孫不然者恐不可見先人于地下且亦無面目自立于人世也
凡處家不可不讀家人卦卦本風自火出文王只係利女貞三字周公於初爻即係閑之一字閑从門从木門有櫳木內外始有閑防二爻係无攸遂在中饋中利女貞之意然大綱却在男子身上故三爻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固似太嚴而嘻嘻可稱家節哉言婦則責在夫言子則責在父是不可不身任其責者如是始稱是家故四爻係富家以志順五爻係假家以志愛然又須誠實而威嚴可以常保得故上爻係有孚威如之辭象中之曰反身之謂也反身者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聖人論家政綱紀節目曲折無遺盡如此有家者尚三復

于此卦
家人內外大小防閑不可不嚴凡女奴男僕年十歲以上不可縱放其出入而女尼賣婆等尤宜痛絕益此輩一出入未有肯空手者而且更有不可言者周公係家人初爻云閑有家悔亡閑得定然後成得家此語時當三復
待童僕不可不嚴然飲食寒暑不可不時加省視已食即思其饑已衣即思其寒如棉衣缺襪之類皆當豫爲料理陶靖節遣一僕侍其子曰

但亦人子也當善遇之此言大可深味
人須各務一職業第一品格是讀書第一本等
是務農外此爲工爲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
終身可免于禍患唯游手放閒便要走到非僻
處所去自惟于法罔大是可畏勸我後人毋爲
游手毋交游手毋收養游手之徒
凡宗族家不可無親友之輔然正人君子多落落
難合而便佞小人常便在人懷易相親狎識者
未定者遇此輩即傾心腹任之略無顧我而不

知其所探取者悉得也其所誅求者無厭也稍
有不愜即將汝陰私攻發於他人矣名節身家
良壞不小矣若親正人之爲有裨哉然親正造
矣大要在敬之一字敬則正人君子誰尊已而
樂與彼小人則望望而去耳不惡而嚴令此匪
無他法
交與宜親正人若此之匪人小則誘之佚游以
蕩其家業大則唆之交構以戕其本支甚導
之淫慾以喪其身命可畏哉

且交有賢否遊者不可不擇加結納然交接賢
惰大禮若從無知識者不可妄相交結自爲卑
謟之狀且與其對數金結一貴顯之人不爲所
禮孰若將此以周貧急使彼可支旦夕而懷感
於無窮也
睦族之次即在睦鄰鄰與我相比日久最宜親
好假令以意氣相陵壓彼即一時隱忍能無忿
恨之心乎積而久之緩急無望其相助且更有
依結而不解者

嘗見有勢之家不獨自行暴戾於家偶鄉鄰有
觸於我者輒加意氣凌轢此大非理吾家小人
家自無此事或後稍有進焉亦宜愈加收斂不
獨不可交於鄉即家有豪奴悍僕但可送官懲
治切勿自逞胸臆取不可測之禍也
吾祖居田畔鄰人有占過多尺者初不與較而
自此若與較鳴官人必謂我使勢矣今傍近去
處或有來售產賣者寧略多價與之使渠可無
後言其或不然即切近處所視爲官地作地自

可息欲火矣天下大一統尚東有倭北有虜不
曾方圓得況百姓家何必求方圓費心思而自
擾其擾害哉
吾子孫但務耕讀本業切莫服役于衙門但就
實地生理切莫貪利于江湖衙門有刑法江湖
有風波可畏哉雖然仕宦而舞文而行險尤有
甚於此者
世稱清白之家匪苟焉而可承者謂其行己唯
事乎有素教家克尚乎儉約而交游一崇乎道

義凡聲色貨利非禮之干稍有玷於家聲者戒
勿趨之凡孝友廉節當爲之事大有關于家教
者競即從之而長幼尊卑聚會聯又互相規論
各求無忝於賢者之後是爲真清白耳
凡勢焰薰灼有時而盡爭如守道務本者可常
享其榮盛哉一團茅草之詩三詠之煞有深味
也
諺云一日之計在于寅一年之計在于春一生
之計在于教起家的人未有不始于勤而後漸

流于荒惰可惜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起
家的人未有不成于儉而後漸廢于侈靡可惜
也
居家切要在勤儉二字旣勤且儉矣尤在忍之
一字偶以言語之傷非横之及不勝一朝之忿
構怨結仇致傾家室可惜勤儉之積之一朝廢
也而況及其身併及其先人哉宜切戒之
惟清修可勝富貴雖富貴不可不清修
家處窮約時當念守分二字家處富盛時常念

惜福二字
人當貧困時最宜植立自守衙門之餽若卑詞
於豪勢之人不獨自壞門風且徒取人厭其實
無濟于貧乏也
人須儉約自持不可恃產浪費到敗壞時干求
人許多不雅尚有未必得者即得亦須勉償然
完信行否則不齒於士類矣尚愼諸
無端不可輕行借貸借債要還的一毫賴不得
若家或頗過人有借貸無寧量力稍助之切不

可輕爲借錢後來反傷親情也。若作保作中即關已行尤切記不可。

凡家稍充裕宜由親及疎量力以濟其貧乏。此是莫大陰騭事。不然徒積而取怨其禍且不小矣。語云積聚不散必遭水火盜賊。此言大可自警。

凡燕會期於成禮。切不可搬演戲劇。誨盜啓淫皆由於此。愼防之守之。

喪事有吾儒家禮在。切不可用浮屠。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十二

冠婚喪祭四事。家禮載之甚詳。然大要在稱家有無。中於禮而已。非其禮爲之。則得罪於名教不量其力爲之。則自破其家產。是不可不深念者。

今人有戒特殺者。似爲太過。然輕啓宴會多殺牲口。誠亦不宜。讀蘇子號呼於挺刃之下數語畜類者不忍矣。

凡就醫藥須細加體訪。莫輕聽人薦以身軀做人情。凡請師傅須深加揀擇。莫輕信人薦以兒子做人情。凡成契券收稅冊大關節須詳加確愼。莫苟信人言輕爲許可。以身家做人情。

人須自保養不使有疾。或不幸有疾。當自反其所以致此者。弗諱以忌醫。既就醫治矣。宜寬心以俟其愈。內勿輕信婦人言。外勿輕信師巫言。破費以傾其家產。

丙午觀行過萍鄉尹韓眉山丈。說曾見年一百五歲者。問有修養之術否。回言未嘗有之。唯少年時見人說冬夏二至宜絕房事。因於每至前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十三

後共戒一月。此本載在月令者。伊偶聞之。誠信而力行。多歷年所。是所謂修養之要訣也。恨知讀書者反不能行而自促其亡耳。余老矣。悔不及早聞此言。後來少年宜因此言愼戒。以邀享壽。

凡人欲養身。先宜自息慾火。凡人欲保家。先宜自絕妄求。

精神財帛能惜得一分。自有一分受用。視人猶己。亦宜爲其珍惜。切不可盡人之力盡人之情

令其不堪到不堪處出爾反爾反損己之精力矣。

有走不盡的路有讀不盡的書。有做不盡的事。總須量精力爲之不可強所不能。自疲其精力。余少壯時多有不知衛理事多有不知惜身事。至今一思一悔恨汝後人當自檢自養毋效我所爲至老而又自悔也。

切不可習天文讖緯之書。切不可聽妖人呪魘之法。自取不可測之禍。若全真煉丹。總屬妖妄。

尤切不可輕信以自破其家。

讀書的有文會文會擇人方有益無損。做百姓的有社會神會此地方一衆事不可獨缺。出銀不杜亦可也。若銀會酒會則萬萬不可與未有與而克終者。

訟非美事即有橫逆之加須十分忍耐莫輕與訟到必不可已處然後鳴之官司然有從旁勸釋者即聽其解已之可也。訟卦辭中吉終凶不克等語最宜三復然究之作事謀始一語則絕訟之本也。

諺云若要寬先完官錢糧切不可拖欠。吾家世來先完錢糧。故里長爭奪爲甲首。今雖業漸稍充亦只照先限完銀不累里長比責照舊加贈完糧不累里長賠賍里長常要我爲甲首可常爲伏活百姓矣切不可聽人說自立官戶。立官戶要自養一個出官的人萬一差池縣父母或加比較官軍臨兇或來詐騙即討得小便宜失却大體面矣萬一田多要立亦宜分付出官的

人謹慎承役且宜自加照管莫使出官的人侵漁其間爲身家之累

凡有必不可已的事即宜自身出頭可以了得。躲不出頭人視爲懦受欺受詐不可勝言矣且事亦終不結果多費何益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可省已

積金積書遺者猶謂未必能守能讀也況于珍玩乎。珍玩取禍從古可爲明鑑也。況于今世乎。庶人無罪懷璧其罪身衣口食之外皆長物也。

布帛菽粟之外皆尤物也念之
今人酷信風水將祖先墳塋遷移改葬以求福
澤之速效不知富貴利達自有天數生如有努
力進修而學貴死者之蔭庇理有是乎有貪
圖風水至傾其身家者曷不反而求之于理也
可惑已
看上世皆有不葬其親節說到孝子仁人之掩
其親亦必有道矣安可不覔善地以比化者但
善地在藏風歛氣可蔭庇後人耳必覔發達之

地多費心力以求謀甚至損人而利己此最是
傷天理事切不可爲若所葬埋處苟無水無蟻
亦可自慊矣或聽堪輿家言別遷移以求利達
是大不孝事大未有肯祐之者尤切戒不可切
戒不可
吾上世初無顯達者叨仕自吾始此如大江大
湖中偶然生一小洲渚耳雖十分培植或可求
延無壞否則夜半一風潮旋復江湖矣可畏哉
可畏哉

創業之人皆期子孫之繁盛然其本要在于一
仁字桃梅杏果之實皆曰仁仁生生之意也蟲
蝕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內生淫慾外
肆奸狠即蟲之蝕風之透也愼戒慈爲生子生
孫之大計
凡人爲子孫計皆思創立基業然不有至大至
久者在乎舍心地而田地舍德産而房産已失
矣況惟利是圖自損陰騭欲令子孫永享其可
得乎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來人試得多了不消
我復去試得
祖宗積德若干年然後生得我們叨在衣冠之
列乃或自恃才勢横作妄爲得罪名教可惜分
毫珠玉之積一朝盡委於糞土中也
語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
念纔一思討便宜便自壞了心術自損了陰騭
大失便宜即在此處矣不必到失便宜時然後
見之也

[illegible]之災思贖其戶。凡事求無愧于神明。庶可
邀天之祐。否則不覺昏迷。自陷于危亡之轍矣。
天啓其聰。天奪之鑒。二語時宜惕省。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
今生作者是。此言極佳。但彼云前世後世。則輪
廻之說耳。吾思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
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不有祖父之積
累。昔日之勤儉。焉有今日。乃今日作爲。不如祖
父之積累。可望此身之考終。子孫之福履乎。是
所當惕省者。

余今新興。無他善狀。唯賑濟一節。自謂可追前
過。乃人揭我云。百姓不沾一粒。盡入私槖。余亦
不敢辯。但胥衙舍云。勤恤在我。知不知有天知。
品騭由人。得不得皆自得。今雖不敢謂天知。然
亦較常自得矣。汝輩後或有出仕者。但求無愧
于此心。勿因毀譽自爲加損也。
余常自揣深過涯分。特書小聯云。得此已過矣。
敢萌半點邪思。求爲可繼也。須積十分陰德。此

四語是我傳家至寶。莫輕視爲田舍翁也。
吾家世用紋銀。不識煎銷銀匠鋪。亦自得便宜。
用低銀及串水米者。自損陰德不小。當切以爲
戒。
今人欲欺人。豈能行之智與強者。無非欺其愚
欺其懦弱而已。然老天祭有明眼。報應分毫不
錯。吾謂此。欺天乎。此匪獨大契約大交關處不
可欺。即權衡只谷之間。亦不可分毫欺也。
凡置田地房屋。先須查訪來歷明白。正契成交。

價用足色足數。不可短欠分毫。稍討分毫便宜。
後將有不勝之悔矣。貴買田地。積與子孫。古人
之言。不我欺也。若貪圖方圓一節。所損陰德不
小。尤宜深戒。
諺云。貪產窮。惜產窮。此言大是有味。
田地多難照管。薄薄可供衣食足矣。奴僕多難
約束。庸庸可供使令足矣。膏腴的人所羨。伶俐
的任使乖。宜慎諸。
余嫁女不論聘財。娶婦不視奩貲。自任固抵舍。

房闥中不留一文是兒曹所共知見者後人當
以為式
余總角時過長者於道輒揖拱立候過後行偶
有問及則謹對而退面尚猶發赤也今少者似
不知是矣爾曹但看鄉黨童子一章自知禮遜
可免欲速成之譏
一部大學只說得修身一部中庸只說得知道
一部易經只說得善補過修補二字極好器服
且思修補況於身心乎

易曰聰不明也詩曰無哲不愚自恃聰哲的便
要降在低脉不明處所去可惜哉所以人貴善
藏其聰自全其哲
智術仁術不可無權謀術數不可有蓋智術仁
術善用之以歸于正者也權謀術數由用之以
歸于譎者也正譎之辨遠矣動關人品所係不
小宜慎諸
福不宜露勢不宜恃享不宜過能含蓄遜留
部餘不盡自有無限受用

凡聞人過失父子兄弟私會時或可語以自警
切不可語之外人招尤取禍所關不小
凡與人過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輕易出言中其
所忌彼必謂有心譏訕痛恨切骨矣書云惟口
出好興戎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戲謔尤所
宜慎
聽言當以理觀一聞輒以為據往往多失
常言俗語與聖經賢傳相表裏慎毋忽焉而不
察

俗語有儘可動人者即罵詈之言不可不察也
今人動說不成器不成器其可以成人乎北人
罵人不當家不當家其可以成家乎
余性太直戇一時氣忿所發言行多有過當處
雖旋即追悔然亦已無及矣是兒曹所宜深戒
者
余聞一善言無一不紬繹無一不牢記向在京
師一好修老人家偶見余惱發徐解曰惱要殺
人余聞此一語知好亦殺人不獨惱也又嘗對

余言天平上針是天心下針是人心下針須合若上針傾爲善惡又嘗與余言獅子乳惟玻璃盞可以盛得金銀器亦能滲漏此事雖不試見然聞人善言不以實心承受能如玻璃盞乎是語亦有禪機不可不牢記者

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聞人暧昧决不可出諸口

一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此語可深省也

阿諛從人可羞剛愎自用可惡不執不阿是爲中道

尋常不可見得能立於波流風靡之中是爲雅操

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無他妄念此心多少快活反是以求濃艷趨炎勢蠅營狗苟心勞而日拙矣孰與淡泊之能日休也

人要方得圓得而方圓中却又有時宜在易論圓神方知蓍以易貢二字最妙變易以貢是爲方圓之時稜角峭厲非方也和光同塵非圓也而圓孰不通非易也要認得明

語云自成自立自暴自棄又云自尊自重自輕自賤成立暴棄自我尊重輕賤自我慎擇而處之

余少時偶書一聯做人要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究竟自壯至老亦只此二句是以自警

講道講甚麼但就弟子入則孝一章日日體驗力行去便是聖賢之徒了先儒訓道言也又訓道行也言貴行行貴道不行鄉黨無益也宜

辨說

聖賢教人一生謹慎在非禮勿視四句教人一生保養在戒之在色三句教人一生安閒在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教人一生受用在居天下之廣居一節

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此二語極爲喫緊朝夕常宜念省

鄉黨一篇總書得夫子一個體貌至末却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活活畫出夫子一個心來今

細玩槩字翔字集字斯字矣字而後字仕止矣
遠分明若在眼前然此個心竅吾人皆有之皆
不可不曉倘臨事而不爲慮是鴛鴦于飛不慮
畢羅之及也未事而不爲防是鴛鴦在梁不戢
其左翼也於止不知所止是黃鳥不止於丘隅
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又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夫人少有得焉亦甚况反身而誠得其所以爲
我必有失焉亦憂况舍其路放其心失其所以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言
爲人孟子一邊說個樂莫大焉一邊說個哀哉
大可警惕
常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二語决不墮落於不
肖
天未嘗輕人性命人往往自輕賊之甚可惜
人思奪造化造化將反奪我矣此間須要知分
曉
拔詩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
粘作壁上枯可爲知進不知退者警

聖人所說吾未如之何也已矣一是自家不肯
料理一是人言不能醫療是所謂下愚不移者
眞可痛恨
父母生我自取一乳名起至百凡事務無不祝
願得好處我乃不自保惜萌一邪念行一非義
至不齒於人類不亦可自愧死哉人能常念及
此自不敢爲不肖之子矣
欲字从谷从欠谿谷常是欠缺如何可塡得滿
只有一理字可以塞絕得孟子云養心莫善於
姚承菴文集卷一三 寡
寡欲欲寡與否存不存係焉人爲不以理自制
以自陷于亡
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罟擭陷穽誰不知險誰任其驅
而納諸曰利欲也利欲在前分明有箇大坑害
在人自爭趨爭陷焉可痛已古詩云利欲驅人
萬火牛此語極爲提醒
凡人須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虛浮如何
可以任得事老當益壯窮且益堅是立志之說

也。
孟子七篇只說箇有爲只病箇不爲不爲的人莫可振奮直趨到下愚不肯此可恨已

爐錘鉗鎚伉可以驗我之才。波流風靡可以驗我之操。艱難險阻可以驗我之思。震撼折衝可以驗我之力。含垢忍辱可以驗我之量。

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驕養太過的好看不中用。

學者心之白日也。不知好學即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亦皆有蔽也。況於他好乎。做到老學到老。此心自光明正大過人遠矣。然做到老學不了。此尤不可不加之處也。

但誦聖賢之書是真正士子。但守祖宗之訓是真正兒子。但恭朝廷之法是真正臣子。不則爲邪爲僻即有所若見不可謂真正人品也。

要與世間撑持事業須先立定腳跟。始不立定腳跟。如何可承受得。

事到面前須先論個是非。隨論個利害。知是非則不肯妄爲。知利害則不敢妄爲。行無不得矣。竊惟不審此而自蹈于危亡者。

語云富貴不開花。此言甚好。人見花開之爲盛不知一開即謝隨之。惟是含胎發蘂時乃爲盛耳。花到開時自開。不能爲主。若人可自做主得但當隆盛時恒存謙退意思。常若胎含蘂發時何等榮艷。若一發揮殆盡即消亡隨之矣。是可惕恨也。

論不善處富貴者不說別的。特說一個淫字。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而淫爲甚。幾人到此。自悞平生。深念之慎之。

客氣甚害事。要在有主。主者何。忠信是已。

祖父千辛萬苦做成一個家。子孫風花雪月一時去蕩壞了。真可痛惜。真可痛恨。

分明一個安居。而不肯去住。却處于危。分明一條正路。任不肯去行。却向于邪。真是自暴自棄可恨也。

今人計較擺佈人費盡心思却何曾害得人只是自壞了心術自損了元氣

看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做個好人人都不信不肯自歸邪僻真是可怜

余平生不曾說謊却免許多照前顧後

人謂做好人難余謂極易不做不好人便是好人

決不可作苟且心決不可做偷薄事決不可效乖術態決不可做倚頼人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六

要做天下第一等人在品格要成天下第一品流在學問要學問成立於世則在勤修書日與進志務時務學而紬繹于光明

當至忙促時要越加檢點當至急迫時要越加從容當至快意時要越加謹慎

在上的可忘分在下的不可不知分在下的應守法在上的不可不知法

人偶得一好夢數日喜悅否則心殊不快然此由夢耳余追思前日所爲皆夢也在新興全州廣昌時所爲尤夢之夢也可快與否心自知之今猶日在夢中切莫改前之所爲使後日追思不快也

余在廣昌時曾寫官家一聯云輸與美甚新氣象守在詩書構堂肯是作規模傳之孫子令思之必守在詩書然後能傳之孫子此言殊有深味也

書曰惟民生厚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又曰上以厚下安宅惟厚能載物乃可以安宅不則自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七

處以偷是教人以偷也物爲由附而宅烏由安哉且不厚是自失其本來其何以自立

允執厥中堯不以語丹朱一以貫之孔子却以語曾子此可知所授受矣

人一生大受用處在謙厚二字可以末世亦此二字

語云貧者士之常余又曰信者貧之本

讀所思於上一節自知所以處已知所以處人矣

存資質的人到十八九歲時當愈加講讀日就於規矩中便印向於聖賢日就於醜薄中便印流於下愚不肖此間所關最大莫教走錯

人以面情難却而輕諾然輕諾却害多必事最宜深戒

好勝之心不可在功名上唯當在學問上然學問雖極精進尤當守之以謙毫無勝人之氣是所羨也

禮記慈以旨甘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

字幼者無所不用其極也幼者能復將此心以養其老是為真孝

凡知痛痒的人皆可化誨唯是諭之不知辱之不知媿鞭策之不知改任伊怒之之極而彼之頑劣如故誘所謂頑妻劣子無法可治者是所謂不可怒者也不幸遇若等人只有放出而不表禮一着

父母望子不專在起家立業上全望其為善以成名為人子者將一有為必思及父母則雖欲不為善不可得矣孝經立身行道語最可誦

讀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語而愛敬之心有不油然生者真無人心之甚者也今人有一帛一財一語言致傷天性之和戾父母之心萬世罪人孰大于是

看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一家之中無不早起以任事家教不患其不立家業不患其不興

凡人最宜謹疾其要在慎起居節飲食然又有

最要者在戒慎房事一節一不謹而追悔無及矣可不畏哉

醫家設騙人專在固陽一節固陽固是好事然精雖不泄而神則耗矣其尤可惡者採戰之說採戰則有之然　軍十萬自損三千况未必贏也此老年之人多以此說自壞其生可惜也

老年人切不可服金石之藥助強陽以作事如此者未或不亡

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為舅姑者亦宜以

子女字其婦矣婦不以父母事男姑男姑不以
子女字其婦者皆不知內則之義者也
看今極有意思的人處外事無不停停妥妥一
覺其處家便自失錯不齊此何以故一家之中
尊長臨於上有勢不能行者卑幼抑於下有法
不能施者而女子小人頑皮種種有卽善其嚴
令而必不肯率者鞭朴之加亦用不得許多究
竟論之只在一身之綳紀耳無私聽無偏嫌六
字極爲緊要而要在立誠以禦之本誠無私聽

家人自不敢撫誠無偏嫌家人自樂爲用古來
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愚謂爲父爲
夫的必如爲君的一般誠實威嚴必不假借令
其反覆出入庶幾爲可齊云
放生一節唯偶行於所見則可若必欲放如常
蒸粘鳥者止四人一開嚴養齊有放生之意粘
鳥者至二十餘人是所取適於所放也何爲哉
若魚鱉螺螄之類放者衆則取者愈多欲得則
已半聚矣以是爲宜放不宜放乎愚嘗有詩云

旋網取來渾是利誦經放去總爲名空闊海天
無限德一池活得幾多生惜乎人之莫知也
格物致知誠正修齊治平等字須認得明可以
言學物物匪他也身心性情家國天下是也格如
格子眼之格自下及上格格開明洞達毫無障
蔽則本體之知自無不致自是而意可誠心可
正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皆從格之
一字起也認格字不明而欲及其他得乎哉此
收生平之學盡在茲望吾後人識之不迷也

煩惱自外來者以理應之可易擺脫唯自心生
者葛藤不斷最難消釋唯一刀斬截之爲妙姚
友以輪廻解脫語語牧牧應之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非吾儒之輪
廻乎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不憂不懼
君子居易以俟命此非吾儒之解脫乎識得此
理分明何等受用何事佛氏之虛無寂滅哉
人徒有以榮進祝者余作詩謝之曰家世求延
唯在積功名善守不須多余得此已爲過矣

余嘗公服行日中。見其影衣冠翼如也。因思錄緣素服其影若是也。金玉帶以至角帶其影若是也。則知人生之富貴貧賤其影亦若是耳。何人之弗察哉。

戊戌歲葬先父母於金鳥山。此地一尋即得十一月十二日首地。十五十八日成兆。廿二日斬草破土。此時二旬陰連雨天氣昏黑。偶然此時開壙立定方向。隨又昏黑至晚十二月初十日下葬前後冰凍。此日却和煦如春二三月晴。不

可謂不得天之晴。又因取土開半月池於墓前。兩服出泉。即有半池水。至今不竭。不可謂不得地之利。即次歲葬先二妻於金斗山。亦一尋即得此地。至今畧無破敗。如是可以掩形足矣。後世子孫勿聽術家之言。思為遷改。往往見人家改遷墳塋以求福利者。未有一之能享其福者也。切為至戒。切為至戒。

天下許大道理。一人豈能兼收得。論學問只宜以不如人為恥。天下無窮福分。一人豈能悉受得。論享用只宜以過人為媿。為賢者後當益思奮發。莫遜前人之光。為不肖者後當痛加砥礪。思克蓋前人之愆。是為孝子。

今人說曉得不曉得。此語須宜細體。曉者天光也。天亮也。心能見道義之精微。識取于死生之大。能及他事物細小。無不通徹。是謂曉得。若迷心於聲色貨利。惑志於富貴功名甚者。高明之徒。從事於釋氏之教。自以為明心見性。請問所

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昏懵懵過日子。直至死而不知覺。可謂之曉得乎。此所當深思者。

易曰。方以類聚。以類而聚。何傷哉。而何至於黨也。漢之黨立異以為高。唐之黨傾人以為事。而清流白馬可為永鑒已。乃宋洛蜀諸君子猶然相與為黨。何為哉。若今之黨則更異於是矣。以草野而議朝廷之務。以山林而執廟廊之權。其勢將至於無君。豈

聖世所宜有哉。幸然今稍平復。然恐其黨之潛

伏也請諸君子清夜以思之至公引類以報國
何不可爲而何爲其立黨也。
余見出仕者往往相聚皆云地方不好。余漫謂
之曰只恐官。負地方。耳。地方不曾負官也。其人
止而不言。
詩曰自求多福又曰聿懷多福多福如何可求
得如何可懷得聖人君子視見在者即爲禍即
爲多福唯日勉勉焉進修不懈以求享之自人
看來若曰自求耳而在已視之凜凜然常恐其

不能保是謂之聿懷如曰若何以求取若何以
懷來曰求且懷誤矣誤矣。
余族極寒微今尚不滿六十人世居姚家帶地
方所見所聞及所傳聞百年以內未嘗有一點
墨水入焉程縣中遷居在城自吾父贈君始教
我讀書致有今日此譬如一堆腐草積在舍傍
亦化生一螢蟲之光出來今幸立有基業置宗
祠置義田祭田成个人家乃族人猶祖田而種
負耒而耕見我俱穿村莊衫服此是極善風俗

余特加矜恤焉但願我家世如此耕世如此讀
世爲無墨水入焉程縣中之民則大幸矣。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生生自庸要見人
之生各有个生理在若能自循其生則安居樂
業自有無限的好處乃人舍此生理而蠅營狗
苟日逐無厭以求其所以生反顛沛僨廢以至
于喪其生亦可哀也已
今人借人一物必是要還的尚然必借來用乃
讀書者讀得一書即爲我所有中有無限妙處

受用不盡更不要還得的若何其不用心也
凡事未須論利害先須論是非蓋利害源頭總
在是非關上此關一能勘破則其所爲自然趨
利而避害矣易所謂辨之早辯者正辯此是非
之幾也若到利害處纔去分辨曉矣曉矣
非其道非其義伊尹不取交以道接以禮孔子
受之此關細宜斟酌
凡人不可做盡了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
忠以全交也此言極說得好

做人要學大莫學小志趣一卑污了品格難乎
其高作家要學小莫學大門面一弄闊了後來
難乎爲繼
處事全要無成心成心者何有我之私先入之
見是也有我執於逆億而先入之言人所最易
信者是謂成心成心一主於中不知不覺向在
一偏去了不知壞多少事豈若廓然太公物來
順應之爲得哉
昔謂人心如鏡鏡本至明能燭遠者一日氣呵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廿八
上去即時障蔽是膚受之愬也日漸油臘不知
不覺爲所塵昏是浸潤之譖也人能驅得此二
端時加拂拭則視遠惟明若日月之中天矣
人須識做字剛自做字从亻从故吾心之故物
也即孟子則故而已矣之故也凡做人做官做
事做家皆須識其本然之故自然做來不差若
鹵莽滅裂爲之則未有不至於危亡顛覆者是
不識做字之義者也是可深悼也
凡人要知感恩以圖報斯可以克承其福如感

天地之洪恩而知所頂戴自然爲天地之完人
感父母之洪恩而知所頂戴自然爲父母之孝
子歟
朝廷之洪恩而知所頂戴自可爲
朝廷之忠臣若蚩蚩過日子而不知所感激未
有不至於危亡者即幸而頑福承庥其子孫必
不受用必不昌盛此可以理必者
凡事有當行有不當行其理本空空懸在面前
人一知所求自然不至於叛背矣不然未有能
善其所爲者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廿九
凡親故之交苟見有差失處即宜以情原之其
有甚不堪者即宜以理遣之畧不與較是爲厚
道不然彼此相競皆非矣其間不能以寸
渾厚精明四字忠厚正直四字雖皆以厚爲主
然時當用察不可無精明之心時當用亂不可
無正直之氣
凡因力惡其不出於己也貨惡其棄於地也人
可不自奮其才力哉可不自惜其財貨哉不奮

其才力。將入於游蕩之氣跡。不惜其財貨。將淪於暴殄之域。是不可不自知所慎也。

人要牢記人好言。常法人善行。時時提醒此心。自然不至於墮落。

儉德之共美德也。人只患不知儉不能儉耳。吾湖素以儉名。近有諸大家一變而侈靡無算。中人家散之。其家立破。此歷歷可數者。宜亟反之爲是。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於外。其柩皆不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早

入門。云冷屍入門。後人不利。近見傑琲貲虛寰客死於外。其子迎入門而後葬。其家頗利。又聞桐鄉錢槐江卒于京邸。其子夢得等迎柩入室。後昌綬隆。後其官至都御史。累無一毫不利。斯豈不足訂人心之迷哉。

居家居官居宇宜體認。居字从尸从古。尸主也。主於古則得之矣。不從古而居家居官可乎。

人不可無執守。然最忌偏執。偏執最害事。蓋理有固然。而事或有不然者。或事有固然而情實有不然者。此間當一一體亮之。庶幾可免于悔。若執一己見爲之。未有不阿于偏者。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億必向於偏。當切戒之。

一日希賢則爲賢。一日希聖則爲聖。一日欲爲下流不肖則下流不肖矣。願人自立。毋如耳。

一身事有當行者有不當行者。即此是義。惟至於人下。有可行於此。不可行於彼。有可行於今日。不可行於來日者。故說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四一

無莫也義之與比。今人唯忽之於天下也五字所以便說不痛快。明道謂荆公只天下事非一家私。願公屏氣以聽。斯識此章之大旨矣。

語云墳地不如心地好。此言極佳。人患無心地耳。心地一好。自然所存之地無不恰好矣。

取人當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論人當論其所長而併錄其短。蓋長短人所時有。論人與取人不同。若見其長而曲護其短非也。見其短而併棄其長尤非也。

人說楞嚴經最妙吾今能講者講之曰總之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安用多其辭說哉宋儒有一人亦云看一部楞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嗚呼斯言已先得之矣

人有受言者有不受言者受言者惓惓請教偶有與言者即再三祀之若不勝其感者有不受言者不欲人言即言之矣極爲強辯自以爲是而終不以人言爲然此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也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四二

一日之事必於一日中決之此唐劉晏之言也不論居家居官一日自有一日事如讀書一日要完一日的工課作家一日要幹一日的事務居官一日要理一日的公案不必着忙但從容做去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終身事業皆基於此矣此人之所宜日省者

不能欺未若不敢欺不敢欺未若不忍欺然要人不忍欺我須由我不忍欺人始

今人但說人不是責人無禮余嘗評反之即爲道且聊我所以待人者若何人只要一箇公字一箇正字一箇寬字一箇平字總要存一個仁即小小有差失人亦自能恕我矣

道理端端正正在人自外而自省之所以自生許多計較自討許多煩惱何如自立其方心逸而日休哉方者何爲人子止於孝數句是也素富貴行乎富貴數句是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數句是也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易

姚承菴文集卷十三　四三

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此是好消息此非好消息常須自省一下莫交走錯

門第不能重人惟人能重門第恃門第驕人者徒自取辱切以爲戒

顧名思義自能成立不學做好百姓便是與始不學做好秀才便是劣才推此以上其名其義皆不可不反顧不可不深思也總其要在循理

守法而已。

世間極占地位的是讀書一着。然讀書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勢位上。

吾人第一義要思做個好百姓。有資質能學問可便做個好秀才。又有造化能進取可便做個好官。然總做到爲卿爲相，却還要思是個秀才是個百姓，乃可傳之于後。鄉先生歿而不可祭于社，成得甚事。

守本分，完錢粮，不要縣官督責的是好百姓。讀書不與外事，不要學道督責的是好秀才。不貪不酷，不要監司督責的是好官。

尒在新興時嘗書一聯於門首云：誓不爲貪酷吏，有負生平。勸皆爲良善民，無干刑法。至今清夜以思，亦可謂不貪不酷矣。然未知究竟若何也。

凡人要學好，不必他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莫作非爲，有太祖聖諭在。

終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删校

警世錄

蔡溪亭公劚者治分宜分宜多虎患溪亭作檄告諸城隍云民事吾能管理虎患非神莫拯也隔二日有二虎蹲伏於城門首擒殺之而民卽安又暇日至各處鄉館中視其學生何如亦有因而讀書成名者余二十歲至其家

讀書曾見其簷下破卷箱中露出一紙上寫某日因某事用某紙若干張其細密如此此一廉如水而今之子孫能世其書香也

陳練塘良謨安吉人公廉介有守叅議湖省時中貴人守太和山者冀交驩公誕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爲報公急麾出謝過乃已公歸而囊橐蕭條山田百畝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友沈侍御居間徐出千金爲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公雖窮無擔石

儀然嫐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
或志之人所恩施公即一飯勿忘也或謂公
當修郄者公曰我固不知郄也其長厚如此
路兩溪文盛武康人初入翰林不輕詣相嚴致
嫌遂請告歸終不出居家清修獨行足跡不
入城府其高風至今令人景仰
吳廿泉玹長與人世以貲雄於邑公獨退約不
近聲利長衣布素身癯然若不勝而砥礪行
誼窮經獵史搜索百家之言著三才廣志史

類文編若干卷又深於曆數之學豪右臨訪
皆謝去貧賤士受託以請則無弗見者劉南
坦公卜居相近徵拜起官去曰吾捨甘泉若
病肺濁蓋布衣而能以道自重者
孫郭南濟歸安人官至僉事即請致建見一亭
於家取林下何曾見一人之意門樹坊表不
以進士名而以表寡嫂貞節建宗祠題曰水
木本源歲時祭享必齋素侍坐竟日以孝友
著而清節尤爲表表蓋實行真修當於古人

中求者
張兆僖永明初任蕪湖令甫三日未行一事有
一民批公與大罵異之不加刑思所以處之
之法未得詰朝其父兄皆來請罪云吾兒癇
病發狂請痛治之公曰既是狂病吾弗治且
領回調理其人三日死而公之大度能忍如
此安得不享高爵垂名竹帛耶
蔣恭靖瑤太守維揚時　毅宗駕幸其地偶釣
得一魚命賣之太守公收拾首飾衣服往買

之　毅宗笑曰酸儒也去之駕還臨清一路
缺夫馬鎖太守在船上以行自如也至今揚
州立廟以祀
蔣恭靖公出京船泊某關上有一人披髮顛蹶
而來罵其坐船之人恭靖公命移舟避之不
移時人即擁護之而去蓋逸出之王子也恭
靖公不校而善避也如是
蔣恭靖公家值喪事有鄉人用戲祭靈者偶聞
嚴溪亭公至即分付已之要見祭靈之用戲

已久而溪亭公之感化特異也
徐天目中行長興人爲刑部主事時楊繼盛上
書劾相嚴嵩死猶在繫人不敢與通公時時
衰衣食之間一入相慰慷慨欷歔泣數行下
楊謂公毋入入且生得失生得失相藏當舍
我而與君偕也公不顧楊已得死喪歸公解
橐而遂葬之人知公於七子豪舉中溫溫有
厚德長者而孰知其高風勁節若此
胡襟寰心撰陞巡撫鄖陽　旨已下未行其行

也又從長江水路半月餘不見朝報至安慶
偶謁一按臺按臺問云老先生之行或以
嚴旨故耶襟寰問何　嚴旨按臺說某人差
本上　聖旨批出如何鄖陽巡撫尚未到任
襟寰聞之即日起早急趕至襄陽地方僅六
日　太后聖恩旨下得恩蔭一人使從水路
到遲則無是恩矣乃知善人之報若有所以
使之者
張介石楨烏程縣庠生嘗與范屏麓唐與衛沈

禹門爲同友及屏麓狀元及第渠略無欣羨
之意後其子中甲科受封爲主事未嘗一日
乘轎見一官府子官荊州太守時正值水荒
居家唯蔬食粥而已此人品之極高者
東軒沈桂齡歸安庠生都太尊石梁蔣公延入
衙訓子隆慶間聞必稱先生一夕問
曰歸安葉縣丞做官何如沈正對曰蒙老大
人下問生員不敢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
此問蔣謝曰承教我失問矣賓主可爲兩賢

又一日沈偶告歸其夜有長興姻家懷金飾
請託嚴拒之明發即進蔣曰先生何進之速
也沈曰家中無事蔣曰有客在沈曰客偶來
留款而去矣蔣拱手曰允仰先生高義其人
端介類如此後歷任教職有聲自號十休居
士
嚴錦川大觀烏程人由貢任江陰訓導時有同
官吳某亦同鄉而家甚富即任所開典舖公
勸阻之而吳之內人欲富尤甚不從後學院

耿楚侗公按臨訪之誤以爲嚴也當堂大叱加扑嚴略不爲辯安受而出後既竟知其爲吳淞悔之每謂人曰不意得罪於賢者特加獎薦實冏不容終掩而當其叱扑之時能忍人之所難忍非學養何能至此

王撝泉汝源者遊學於一老先生之門嘗載一五常巾未嘗見其喜怒之色發辰拈香禮拜家廟日惟以教子爲務貢出爲訓導爲教諭其子德乾德坤一貢一登甲貢者有乃父之

風

溫省吾汝舟府學生貢出貢選教河南中科授照縣調繁太湖縣居官愛民如子極清廉後歸僅置田數十畝人謂其貧也渠自笑曰我當時無數畝之田而今有數十畝亦已多矣可謂貧矣其清操特見有若此者今享年八十八尚存

顧一醉正邦其人沽靜寡欲甲科十餘年未嘗干謁一衙門後陞廣信府知府卒其卒之日

猶夫其生之時人莫知其宦之有無也是爲第積

徐懷野公紹自少至壯至老唯與正娶終身而外不漁一色大壽與享年八十而終是其品更可尚者其子之登大魁也固宜

黃□夏仕□良心□□江西極清介裁菲節儉惡以羅穀財貨備贓卷無濡染人或勸其交際可受者受亦不妨公曰吾生平文章識見方並愈不如人今一旦儼然立於諸司之上

彼何至藩臬及郡守者皆豪傑下至節推邑令又皆新進之英吾所恃以彈壓者惟此硜硜之守一知此守節律之靜何深拒其言不納黃統事起江西額派至一十五萬公惻然日貧脊之區何以堪此須減其半特張洪陽相公與舊與謀之張謂未必可從公不顧遂面御中貴令先自開採開採不足而後議包中貴亦自舒心因與各具疏請陰令承差中途稍遲一二日候彼疏先上而後繼之益

主上惟中貴之言是聽也已而果得減半江民得以帖席其識力又自過人真可謂社稷臣者

愼潞陽執其人忠厚有餘過人一言即稱曰善未嘗見其有過舉也後以貢選府通判以廉非惟無財帛併琴書亦未之見也今享年八十五六尚存

費守竹元慶其人真誠有義氣常賙族恤隣無世俗浮薄之態有女婢一人其內視若已出

勿呵也一日略責罵之數句此女羞愧之甚急欲投井乃井之制上窄下寬即使其初乎直若壁滑甚難以措足也乃此女歷階而下手尚扳上石板一人往汲水驟喊而鬪知之急使爲計取出信乎有神以爲之呵護也又往徐州利國驛同行者數人遇盜渠但以年老求免剝衣任其取行李去乃獨留其裕褪不取是何說也神迷鬼目斯言誠非欺我哉渠每事忠厚故天道之報施若此

烏程學廩生曹洛泉曾當屈惺菴出巡特行府搢諸生上稟云三學諸生請問老大人惺菴公行下云問我何事曾云聞老大人下車均徭在田上起此法甚美爲何中止了惺菴公云正是十年門戶編審於一年最要壞人家不若均編於十年之中我在窓下即慮此事後來到此行各司道去司道皆回云縉紳以爲不便以是中止了曾應曰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今日難得老大人在上且自

古聖君賢相只說得个懷保小民惺菴公首肯者久之再三云縉紳以爲不便小民以爲甚便於是提本請准交代日期斷然行之通之各省皆以爲是而行之不知全多少人家生命真仁人之言哉蓋縉紳以爲不便下即接云聖君賢相懷保小民見行此法者方是賢相可以輔佐聖君此語若此其宜鬯能不令聽者之忻喜必行哉今日得安然於此法之行不復受䣐且貽利天下不小真仁人之

言哉

曹洛泉年六十無子後貢選崇明訓一日會余於臨關曰公今幾子矣余應之曰五子渠曰此五夫夫子可喜也余曰先生亦有子矣渠問故余曰先生有仁人之言渠想一會云無也余舉對屜代巡數語渠曰何爲仁人之言余曰公言一出而屜公必行是法使澤被於一省而遍於天下仁孰有大於是後在任生二子而歸乃知仁者有後其言眞不欺也

與化春元陳梅原瑛與任三峰承芳甲戌會試到徐州有同背山陰會稽春元過關欲早令家人敲關上主事之門主事怒放其船行而令擎船家乃錯拏陳之船家責三十板問罪陳僕辭不之知然梅原貲衰此船家爲我等之會試也賠之米一石銀二兩其令僕叩關使船家受責者略無賠與是年梅原中甲科即選此關主事官至參政孰謂無天道哉

陳三峰甲戌與蔡宗溪及不肖同行後宗溪爲事壞前程三十年矣亡後渠授肇慶府同知家居特寄銀三錢與不肖作宗溪弔禮此人眞厚德長者也

今九我延機之爲相也可方唐之楊琯惜其在任不久民不得蒙其澤耳存他在禮部時此部錢糧甚少渠勉強積其羨餘置買各司官之寓所費止數千餘金至今人上任者但見其寓之安然而不思其所從來也使部部皆若所爲則司官寓所自各有定處若在外衙

門之有基址矣何須別尋寓所至歲費若是之多哉此事人當有遺恩無輕忽而不知也

余坐監時祭酒許海嶽公司業張洪陽公二人嘗上會於甘泉書院蒞試諸生之業也二人之舉止甚不同許見諸生揖則亦同一揖張見諸生揖則兩手爲擎拳之狀而不揖許不以張之擎拳而改其揖張亦不見許之揖而改其擎拳之狀也若二公命價者撈茶出茶必令同時出雖不爲揖而若爲同敬者然

張則自爲二人茶又爲諸生茶若不皆與之
同飲者然其大致懸絕若此後來二人俱至
宰執然詩則以老驥驛凡張則着爲民削籍
問其大致之相懸也亦若此

辛卯歲余遊盧州過會淮南子僻公承欽留由
友文七篇者自卷請教余央背經一卷高發
乃淮南公親筆也壬辰渠中甲秋在京師相
見無一言及後爲吾浙庶憲會時亦未嘗及
之余謂做官之體宜爾也今歲上武林謁庶

憲游指朸澳能公會閒渠謝宵過於京師蓋
乙未余入覲時所知識也今已忘之矣而渠
謝殷殷不已夫此一文情也在寶爲文字之
交而相遇若不相識在游爲往來之交而相
遇意其殷殷人情之度越蓋如此茲可占其
所終矣

嘉興守王公貽德時大荒提督給事中楊文舉
按郡公救之送代賑金數兩楊顧所欲賞
之公曰此是知府俸金老大人看得輕知府
看得重不是賞人之物若賞船頭不如仍還
知府送命手下收回當衆人族擁楊之時
王公獨立不懼如此又聞嘉興兵道蕭楊委
一縣丞科理丞喝厨夫曰今日是我性命所
門汝不要管我嗟嗟堂堂一給事令　命振
鷹而反以濫懮豈復有人心者哉

李及泉公祖李考發案時唱名各識其面以後
遇文者不時進必堂衣相見一生以進文爲
名儕一訪犯欽姓者公曰生員站起遂令帶

出欽犯來人以爲聽其保矣既到乃叱之曰
我好好放你在內安坐你今又要出去重責
三十復令收監徐謂此生曰文字留在細看
今後此等閒事不可管無不人人畏服及類
考從公發案後有紛紛纏擾者公略無嫵拒
從容言曰此事只論文字須再考再收如是
者凡六次有一張姓者常恃勢管閒隔後姚
在縣稟公曰汝張某文字我都看過但汝平
日好管閒事故不取耳衆皆歛哉夫上官待

士試識得此儀則士不難服矣
栗東嚴公祖爲政清簡而精密偶有兩訟者皆
庠生姚宗文作中証聽審時姚不到公曰待
中証齊而後審差人嚴拘而訟者亦懇其勿
姚曰生員不作中保國有明禁吾何敢徇人
而違國禁也竟不出公亦置之後按臺詞公
至令報行優生員作師以一二優生開報公
遂之問曰府庠有一姚宗文若輩知之乎答
曰乃一廩生也公曰此乃真行優生員何不

開報遂手筆書之而去其原報者一人姚蒙
優賞士頗欲服適知士之優劣不必別訪只
詢訟之間其品可定今之挾身作証者多矣
將何以定其品

烏程令楊芝瑛公居官極爲有體毋論其他當
與江陵令丈量田時凡守令皆欲量出多
田以爲陞官之計無所不爲竟有至飛弓
三尺者若是其肆害以殃民也公獨付之不
理曰吾烏程田數原有定額其數不少不必
增也於是地方獨免丈量之擾而家家貼康
真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後官至三邊
都御史陞兵部侍郎他縣丈出多數而官只
如此者觀此老竟何如哉

牧初僥倖時有一友至牧舍云有某縣丞無子
有一女欲結納於兄照覷之願出百金遺女
過繼於兄惟兄自受人聘牧謝辭之又再三
言之又再三謝辭之其友問曰此美事兄何
若是之堅拒也牧應之曰余現有一女在今

方欲受聘他日做一領布衫與之亦出本心
若受人金過繼一女即綾羅盈箱猶未以爲
足也而況招人之物議乎此牧所以辭也此
友嘆息而去

分宜有一春元彭姓名鳳者其人清苦之極嚴
嵩亭時令分宜重其爲人每暇時封銀五錢
出令其弟一飯言必終日而退後中榜居翰
林與嚴介溪同時見其家之輝赫而驚訝也
少宰一辭於堂云富貴熏天難免無常二字

功名葢世無非大夢一場以此得罪於介溪
後以其中崔鸑二子也中傷之
閣下崔鸑二子入會試分付受卷官將其文付
驗封所驗封所付謄錄所謄錄所付對讀所
要清得好看得好時有知之者未敢喧華也
彭翰林鳳好欲飲甑稱未得作卷他房時將
此二卷付渠看渠葢不知之也但取上卷得
中嚴介溪乃賜賀其得人而陰使人中傷之
廷杖四十考官俱廷杖黜其二子爲此鬧之

歸安學彭先生者

丁未科進士張國維號居白臨潼縣人甞夢官
至一品自謂以爲難到也乃授禮科給事中
出使朝鮮賜一品服三日而作是天符鄭國
昌工部所言者前程之先定葢如此

漢中府有一術者寓寺中自嘆云此城一段大
富貴那个承當得起除是封一王者來言未
幾而　瑞王分封之議起矣後命下有陝西
[illegible]其[illegible]土地之難行也欲其改圖

聖旨已下矣而　瑞王聞得此風景自陳欲封
其地如此之術亦世之罕有者

嚴養齋三令郎名澍者起一書房於花園中已
落成矣使養齋公一看渠登樓望之即命工
人拆去此樓不知其故人問之曰且拆了我
說及拆後問之曰隣家有張姓者亦青衿也
正在此側或以其不利於彼故命拆之耳其
人之忠厚若此

吾父淳菴公聞三房新做一墳問之曾占卜否

答云亦曾占卜來又問其若何占卜但云後
來吉凶如何耳吾父云此不必說但恐動作
時方向不利於隣人之居址故命卜之耳此
言亦有合於古道

揚州有一稅監魯保已死吾兒祚端備員江都
已同府委官盤上其銀數十餘萬進御矣時
尚未發也封貯在庫
聖上催委天津太監馬堂帶管不命其到揚也
乃其[illegible]揚如翔即坐二座船帶上手下百餘

人一路而來已至高郵州地方揚之民間之
搖異之如虎狩驚嚇而思逃竄矣吾見啟端
此時正欲入　覘聞其來且緩其事而視彼
所欲各衙門但卸下門窗若爲修理之狀渠
知無地可居也即令手下帶船而回此一事
所係於維揚者不小小也故記之
祈年吾兒淵端在江都將有彼盜拍板者十四
人同日而到看其模樣似非爲盜者渠亦云
爲盜所誣扳者吾兒但令其跪在下方帶出

指扳強盜到于兩廊問說你既扳他必都認
得而識其姓名盜云都亦認得能識其姓名
吾兒即在卓上暗寫某某姓名令手下持一
紙喚一人上盜云不識又持一紙喚一人上
盜云不識如是者將遍矣有一人者盜稱識
矣而不知其姓名分明是外人唆其拍扳而
非真盜也即真強盜收監將此一干人俱釋
故了若不如此審理一番令彼一干人入監
門則強盜必知其人姓名莫可爲解矣此似

有關於治道者亦記之
余往謫補廣西時有楊軍門何按臺者皆稱相
知一日軍門出一詩示牧問何如牧對以此
詩甚好但中間某字不若用某字爲妙軍門
立取筆易之一日按臺考生員出一題渠自
作一篇封出令牧改擬數字牧即與改之送
進適宗師駱台晉聞之謂牧曰此必不可改
也不知牧已改送進矣後如牧所改者刻出
乃知相知宜盡心改正之爲得不必效拘儒
淺見者之所爲也

杭州有貢生周學易者就選於吏部坐門首店
上偶見卓上有一眼以手套之空空如也及
吏部開門唱名易手指不能出及門名畢始
出之因改選一教職猶有阻滯者此乃後科
舉竟中甘甲若取諸寄乃知前手指之套于
空洞實有鬼神以主之也
余時邇考察當貴隆慶孝親夜夢至一處見嚴
宗溪又到文廟中見子思子對我　公子謂

是夢之妄也及賫詔至武康路由長安村過
琳巖宗溪正處館於魏家飲於其所後至縣
中師長來拜余答拜因看學宮凡學宮皆撤
去其像者獨前任金公夫人乃塑大子四配
十哲像子思子果開口似笑者乃始知之信
乎一行一止之有定也
往歲覲與諸同袍坐吏部門前見一班甲科
知縣來則舉起避之余獨不然原坐此處見
其來則但拱手而已諸甲科坐下彼此皆云

地方不妨無可爲治余聞之不能容即對諸
公言曰但聞官負地方不曾見地方負官其
人皆稱長者之言也舉然而止因問余姓名
官職皆起敬焉相別而去
徽商黃某於萬曆壬午冬過九江見江干有舟
被劫舟中人舉裸而號泣黃亟救之內有孝
廉七人各給以衣且贈路費以去初不問其
人之爲誰也明年癸未即有登第者六人其
一爲莆田方公萬策久之分巡嘉湖抵嘉興

搭寫副本陽識之其時黃以貲盡自需於屠
爲僕矣方見其侍識駭之呼至几前細審來
歷因曰爾曾記八年前救活數人否黃已忘
之良久乃云曾在九江救失盜者方出席言
曰我恩人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白府贈至
公署撫月餘贈數百金又東同難者贈之黃
仍大富歸於徽輕貲以濟人而所濟之人俊
還其貲若執左券天何常負善人哉
休寧高視有名吳敬泉者生二子後老年又生

一子方稚其二子醇謹生十三孫有一孫登
鄉科名應旻十三孫生三十餘曾孫此老似
猴形而實無機心其子孫雖多而若有不知
者今年八十二尚存所謂無懷葛天氏之民
非歟
休寧監生張見卓者家宰元洲公之族子也當家
宰炎盛時但衣布素之服不事華飾時家宰
在京凡人有贈遺到家者除不受外其有可
受者分毫必計其數一一呈上毫髮不私及

則不遠一節乃始中式自後會試不第就選
出君子以人治人論題渠因以此爲說其謂
之曰公名止此下不云改而止乎是命名之
時前程之數已先定之矣渠應曰然

牧未侁倖時曾夢監場官唱名唱牧名之後二
人乃爲程縣庠生陸弘祚也其人僅可中得
何[illegible]因[illegible]開謂其必中及場畢
拆號牧後二名爲臨陸獨山其人亦自果眼
與弘祚相似夢何若是之巧也

余見祚端在京師有一同年主事錢士晉者至
寓所謂小兒曰吾家兒得中當在京職中蓋
夢見拜其母皆穿補在衣內謂爲內補也乃
又聞其母云汝二人是張九成張九思也後
其兄上舟中門果蓋應九成九思之兆矣

劉清惠公蘇寓居長興有一官專以罰人爲事
一日相見請教公謂曰吾無可言者但有一
笑話耳一知縣做官甚好及行取去邑民思
之請脫靴爲記縣官任其脫也而俗去其襪

縣官對衆言曰靴便脫了去饒了我的襪其
善嘲謔也若此

閔鳳簑世翔令安福時不阿權貴保全忠義世
稱循吏偶與同官他邑令各言其邑政事公
言一務寬和他令曰如此可謂豈弟君子民
之父母矣若吾邑則不能民俗刁頑有一人
按落其柞不肯招實安可不以嚴治之公曰
如此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矣他令以爲
訕也頗恨之公考滿將至陰投揭阻之幸

郡守素知公賢詢所以致揭之故蓋以此一
言之雅戲也仕路防口不可不愼

唐振山守禮三十歲時曾夢見韓懷冉行至一
所後帶有一小子人曰此他日之狀元也於
時懷冉初中與大兒敏求求婚於唐唐慨然
俾許於時人固疑之矣其後懷冉復生韓敬
其而敏求已身故乃隔二十餘年而敬竟大
魁天下乃知懷冉之生子爲狀元已有先定
之數而唐之夢不虛矣但唐之女則許聘其

况斂求而非斂耳

余嘗至南豐有一友官而居家者産甚厚已有一子矣復娶妾生一子而酷愛之將産之美者悉與之而前妻之子僅與其不美者前妻之子怨甚余謂其子曰汝南豐若汝之産能有幾即汝能勤修者抵亦已足矣而何必譆美哉其子曰受之又謂其父曰汝當日新婚時娶得尊正相與甚好無異於今之妾也胡今日愛妾子而竟忘其妻之子也耶其父亦

曰受之而心俱不受可恨哉前妻固在也前妻之子亦秀也胡愛妾而輕其妻也若是何愛後之詩不顧其前妻之子也若是真可謂愚不肖者矣

有閩人黄姓者爲廣東新興縣丞其同鄉傅姓者中甲科調高明往來於府必經新興黄待之極其加厚後傅又調高要而黄適署高明黄感府二尊之委署也將銀五十兩致謝而藏於封套中適封套破而擲下府官已令持出矣而傅在高要聲勢正赫奕府官畏之乃邀而敘其事問今當云何傅但應曰此知縣同鄉不敢說府官乃命黄復捧其銀至竟申院道而極治之此時若得傅一言云銀已持出則亦已矣而何至於此哉要見昔日之奉承皆所不理也後傅但升戶主事出差北關被火竟死於其官中甲科十三年不得討一封贈

湖庠廩生周兩溪粱應在陪貢之列時三人陪一正貢有一生某在周後一名欲去周而已可陪貢矣乃尋周他事計止之呈於學道學道止周之陪貢而訪此生爲德行之劣者一時文書俱到竟不得與焉後周兩溪仍以其年及也正貢作教

安吉選貢莫姓者選宜興丞輕浮淺露生三子長有子次娶高氏無子娶妾施氏又次亦施氏方娶三月而夫死兄與弟共逼其妾之嫁也前施氏有女守不嫁次施氏改嫁郡姓者

七月而生一男、分明莫姓之子、爲抱回撫養、高氏亡、長與子亦俱亡、此子年十六、前施氏私謂不堪其弟之兇暴也、告張州尊處、州尊心疑之、且令帶出、次施氏當出二門時、忽打官話大聲云、此子是莫姓之子也、州尊聞之、令帶回見二施氏、一短一長、長者能言、短者不能言、而短者實生子之妾也、問適聞大聲言者是誰、次施氏不言、前施氏應是短者、州尊竟將此產斷與此子、遂大節立孤、偏與前

施氏、蓋當出門時、大聲言者、分明神之憑其身也、孰謂無天道哉

武康縣一令、居官極貪忍殘刻、打死人無數、他毋置論、只舉其一事言之、有一家與其家相隣也、其家欲得其房興造、其人故不與、而其人必欲得之、此人因將此地爲墳、以絕其心也、其家竟央一人情具告而奪之、乃掘其棺而立起其墳、其殘忍有若此者、他可不必言矣、因善結江陵得一行取、即丁憂、及其起復也、正在堂致酒請客爲別、乃自斃曰、一班武康人進來了、登時跌死、其報應也蓋若此

有一令、青年告官甚有聲、其貪鄙無恥、時值大荒、報大戶糴米、乃私出一示、但用印而不僉日者、貼於櫃房內、言我爲賑濟事、上司使用銀、其冬令大戶報糴米一百石者、但納銀八兩、有糴穀麥一百石者、但納銀四兩封庫內、糴買米麥一概與之、而實可不必往湖於是得銀無算、而外實不之知也、其善爲貪也

蓋若此、他可知矣、後以行取進京授御史、大計以不謹去、

嘉靖間青浦門陸某爲郡吏、毛經歷者甚愛重之、陸有女、經歷有子、納聘約爲婚姻、未幾經歷以贓收、提問落職、殊不堪其歸也、欲娶女以行、而陸之妻有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困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南京操江都院、行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院、偶他出、先入見其夫人、夫人拜謝曰

我友切莫從前事陸慢然星恐曰何敢言僧
敢言全恃大人看顧也擽院歸禮意甚渥留
月餘贈三百金送回且曰後尚有所贈也歸
而陸之視女至陸對所饋金潸然淚下女曰
得金何悲陸曰正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
勝嘗得而下陸亦戰下後有役來贈金者竟
以無人而返夫典衣事定謀不可撥職前為
方應易如膝將以避其哀就知乃避其與乎
一所至之賤大卧床愧其心耶卒不能享耶

相辯以只人情之不可反覆也如此
某府一節推署府事行取將行矣有一項錢
糧四千兩必彼皆取入銜以銷易之接管二
府庶知之有其批閱復請至堂遍其易銀而
去此事似屬尋常矣乃力能通融至京復官
猜其家皆樂輕後有一人明白指其事言之
平日爭職得民此真為天理之極者
從前進士某為人極清而刻為大同兵備時可
用軍法行事時有王指揮者三人坐失機應

當斬念利死於獄底可免揭黃緣無門可入
也渠妨甫恩寵一小子名阿六者傀遣之使
為一言阿六與其洗脚說及此事問何緣知
之阿六不敢隱渠曰卿之洗脚果即出堂指
此指揮服侍之後一孫云一子云而渠竟死
於是疾說有指揮來尋我後有與處家者一
人亦夢指揮牟夫而死有承繼一人亦夢指
揮令去而死可畏哉天道之好生惡殺也
有一鄉家依近處有無名古塚一堆其父將當

獸一茶或一飯待之後此友居官治為花壇
則亦已矣後思造一廳事發其塚端然一穿
紅冠帶人也竟起之是夜即夢一神詔之曰
汝家將死數人汝官爵亦不永享後果連死
數人而官亦不享此事是救所及見且聞者
人當以此為戒
閩有韓春元會試與余同行至一舍其家人失
一眼皇備人實未嘗入門也乃謂其取此眼
皇余謂其人實未嘗進安可責賠渠云使此

與失銀五兩亦將不究乎，余答云，其人實不進，又無壁孔，亦難橫加之罪也，渠不答而去。錢渠中甲科，作臨清知州，被家人及門子毒死，余詢其人之不得死，已見於尋眼鼻之將矣。

楚人進士王某者，選廣東肇慶府新興縣，調繁開平，有軍門欲念渠，保留之，余適選新興，承其□，渠以保留故，不遣人相迎，後吏部不准保留，原調開縣，余與交盤賬，以不接勁氣責

姚氏卷文集卷十四　廿二

其來役後已言過兩無說矣，乃渠差書手王順陳清二人伏侍我，極其懽洽而去，後二人隨我兩月，抄我事件，報知之渠，竟差人勒我捐帳，余弗之知也，適渠調開之憑到縣，差人致書送憑，到彼是晚，渠被手下家人謀死，止一千不數年已在京師打抽豐矣，不知所積之萬餘金若何花費也，人言做官的人得人錢不停當，若蒸籠上氣水一時乾去，誠然哉。作法於險，恐至於奢，作法於奢，何所不至，嘗見

有勢之家，日逐宰羔羊潤接待賓客，一年之中不說其他，只說殺羊，不知上千餘頭，及至於今家事猶盛，而各房若無承繼，蓋殺戮之多，天或以是為報也，又見一有勢者害手下人不少，其後生四子，二子俱被人刀殺，又有謀乘勢致人死者，其後自縊而死，其子亦死於非命，又有好姦淫者，作戲非西廂拜月亭不撤，其後家亦有醜聲，又有貪圖方圓佔人田產房屋者，其後盡蹩造房及田地大半送

姚氏卷文集卷十四　廿三

與他人，又有一居官極尊而顯者，討致一清官死於非命，其後子孫俱坐牢獄，又有一青年官顯，尚未有子，酷好財利，一病而死，然後立嗣，被族擬撓而外侮尚有未息者，又有一奮充不數年間闖上二萬餘貲，不知從何而來，竟至絕嗣，其家失飄，此俱我所不忍聞所不忍言者，但錄云，警係不得不以此數條忠告耳，作法之人，大當以險爲戒存心以仁學恕和以濟濟寧志，不可若前所爲，作鑑後人而

後人又不知鑑也
倚翠巖僧自言某極有條款陳筠塘太守要粟
修滿首僧亦甚有制度但其人剛愎狠戾異
常年六十餘夏天一日起早分付諸人砍柴
所草畢乃復登樹上自跌下一夜盆上劉骨
助骨一根血流不止而死問之但曰有三人
推我下倒此真是現世之報
有宋老人在吳江人後倘烏程之後溪尋一打
點詞餘年七十餘一日出城洗浴跌斷左足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廿四
不能行回家坐火箱內又牆倒壓斷右一足
是惡人之報也又見湯姓者住布政司前做
狀有名號湯平分生兒一人殘缺鼻人言湯
平分筆頭生兒子沒鼻頭又有張姓者專
一好做狀原是秀才已革黜了包人錢糧往
京其子亦能文隨在京偷於姦上其家同日
同時父子俱死又有孫三者專以賭博騙人
後手足俱爛壞而死又有戴阿六者做小買
賣專取人等而秤之等底搭青紫泥騙人生
女三人俱沒後路而死又有陳姓者專做過
目書手後易號叚可惡乃其後自伸一手在
火箱內燒了又有一姚姓者亦做書手作弊
多端後摘一菊花此手即爛了惡人之報
整整而在如何人效而尤之也
杭一人王门然是紹興酒舖無子過繼一女許
配張鳴爲妻後其人生一子立价已七歲矣
此人慮其後來之得此產也乃騙其游西湖
去抱至一蕩中拋下有人見之即以爲失手
姚承菴文集卷十四　廿五
也撈之而去至淨寺中有一井在僧房之側
人所不及見者即將此子投下井去其子叫
一聲隔墻一遠士沈門道人梁文聞見即出
欲救之其子已下井矣乃以弔桶下之又繩
斷復下之又斷即呼人扶開井欄又以弔桶
下去扶出蓋井有五六丈之深此子云有一
婦人同一人扶我故不下水耳一推官知而
檢之責此人數十解各道里門有一歪鄉官
爲其言之得將就問一徒罪但斷開其配而

已嗟乎井若是之深也此人抱此子入井絲已分必置之死矣孝神明呵護人極拯救乃出之死地斯人也而可不論至死哉即斃之杖下可也聽人情而輕釋之是爲非法

安吉張姓者家產七八千金很行惡道於一方人切齒恨之生二子長無嗣次年十八讀書一房中冬夜人皆睡熟衣帶引火燒身而死他竟不燒一物也竟絕嗣宗族爭繼產蕩盡莫有受享者

有一友松江人月榜吾湖庠中好開賭場陰騭以爲不少一日母病渠欲次早祈觀音籤以決休咎是夜其母夢一神謂之曰汝兒子不必至觀音堂祈籤汝子先汝死矣母問謂何神曰開賭場敗壞人產甚多是以不免次日早起與母言欲往廟求籤其母謂其不必去也乃後隔一二月即死其母後亡凡好開賭者請以此爲戒

來思堂草目錄

卷十五

論事篇

正禮篇

崇正千字文

風簷草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來思堂草卷十五

烏程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敦祚重祚馴校

論事編

貧賤富貴須處一而化齊然要到化齊處須先認得處貧賤的道理明白然後能之蓋人處貧賤貧賤即吾之本色也本質也本質在貧賤便當知守此本質操持要極嚴取予要極謹任他有徑可通於富貴處切不可萌諸心

不萌諸心則不見於行矣是所謂行乎貧賤也若由是而遇富貴即便以此本質爲之富者思若何以周急若何以賑貧貴者思若何以致君若何以澤民是謂行乎富貴也所謂立得腳跟定咬得菜根長然後可以任大事正謂此耳今人由貧賤一遇富貴即便侈然爲之盡失其素履而曰行乎富貴也行乎富貴者固若是而已乎

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黨豈盛世所宜有哉若唐虞之時九官十二
牧之相師讓濟濟也何嘗有黨至漢正人君
子立爲黨以別小人於是有黨錮之禍唐有
二李宋有洛蜀各立黨以相傾於是乎互相
擠排而白馬清流之禍旋踵若諸君子
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豈不稱全美
哉我 朝弘虎正嘉之間未聞立黨也而有
黨自今日東林始今亦少衰矣而各省諸公
間有各相爲黨者可怪也然黨雖去而絕

之亦不甚難惟在 朝諸君子皆秉至公之
心不以其有黨也而用之不以其無黨也而
棄之還有一事但取其能任者任之及其任
之敗也則以不能任也已之於同之中而自
有異者在于異之中而自有同者存則可謂
羣而不黨矣是所望於今日 廟廊之上也
諺云貧不可與富鬬富不可與官鬬此特以勢
論耳若以理論貧者之理誠直則亦可與富
言矣富者之理誠直則亦可與官言矣但不

必用鬬耳鬬之一字原非所施於交與之間
也嗚呼誠以理而不以勢則強弱衆寡皆非
所論而天下太平矣安得優游於太平有道
之世

吾見一儒者至佛前致敬合掌如和尚之打問
訊者三又見有捻一串數珠者又見有穿一
身衲頭者皆自己爲明心見性矣不知問訊之
時能問此心乎數珠之捻能守此珠乎衲頭
之穿能了此衲乎如其不然不若不問不捻

不穿之爲是也

余往年游徽至吳百丹書院講學與一達者爲
主中掛朱子一像其所講者皆非孔孟之嫡
傳也至於爭論不合則歌一詩以解之如是
者三日衆皆致揖而謝余對之日汝諸公有
讀書者當同讀書有教書者當同教書後來
遠大事業人人可與焉以此爲事至於百里
數十里而來聽此言也畢竟聽得那一言是
有益於汝之身心者由是衆揖而退始知吳

業專攻者之無益於學士子所不宜究心也

杭郡推蕭念渠老師査盤吾湖時歸安鄭雲石公薦三人往拜其門余偶經其地問知之相揖而別及其入場取中者乃不肯收也三人俱淪落不偶拜門生何益哉又有湖郡推張順齋到吾郡廣受門生余與一人言曰此老大收門生吾二人亦易得起的不拜恐為所惡於是往拜之是吾輩人微禮輕故為之耶及中出是牧渠門請一同年門生以三巨觥

逃我我飲之盡乾益怪其初之不收也拜門生誠何益哉

人有貴為甲第花園而不立宗祠者吾勸之立一宗祠祭但應矣而不立水木本源安所自出而可不知若是哉

嘗見有不葬其祖者其子孫繁盛且有居官者數人牧勸之曰汝革叔伯行多皆貧無可為葬汝但出買山之銀作其叔伯為之自然科一自地可以安祖之墓矣其人不應其祖竟不入土吾不知其何見也可嘆已

湖俗火葬相沿已久率視為故常不知喪家父母氣方出口遽已投之烈焰苟有人心者其何忍焉每見火葬之家既葬而返復延僧道追薦動費數金何不以此金買一地以葬耶縱未必得美地不猶愈於投之烈焰哉其熟思之

佛說惑人至今日濫觴極矣自貴賤賢愚男婦老少靡不趨婣如鶩好僧偕尼動以造塑

佛講經拜懺種種名色誆騙人財富室大家施舍錢米不靳什伯貧家即瓶粟亦寧忍饑捐之無非以福利二字蠱中心體耳不知福利竟歸誰邪而施舍乃為實費此今日耗財一大竇也況佛媼充途男女混雜成何世界有識者各宜歸正安分營生毋惑西方以求安樂也

每出見街市究詬滿墻殊為可笑衆有冤情訟之於官自當明斷即不然從實向親友或曾

長明說求爲虛明情眞畢確必無不得其平
者何至駕捏虛詞橫相汚蔑而出爾反爾如
兩犬狺狺各彰其醜哉究竟事體歸束全不
繫此徒令訟師奪其筆頭索高價耳何益哉
少知自愛者其愼諸
古人不藏非聖之書今坊間將水滸傳西遊記
之類皆雕鏤極其工巧務悅人目而藏之
書尤爲瞞矣此正所謂淫辭邪說也少年輩
專談樂道人置一册以爲清玩而四書笑之

類尤爲侮聖如此好尚如此流傳將何底極
有世道之責者當一付之秦焰可也又聞嘉
興坊間半以佛經出賃是胡說之甚者爲人
上者胡不一一明禁之
官府到一衙門內中有高起堆砲者愼勿搧
動之蓋衙門常帶有大小人口去偶有亡者
不能出則葬於此地亦常事也一發其墳則
大損陰德矣此牧所親見者敢告諸後人
知縣寧高明時有長房絕嗣次房有子二人

三房有子三人皆爭繼也而次爲甚縣官懸
之究與三房承繼道於余前稱快余應之曰
此斷差矣且論長房是個公侯難道亦令二
房繼之乎若是一名軍難道亦命三房繼
之乎寧曰是則然矣次房或止一子將若之
何余應之曰次房應繼長房而次房無嗣則
又覓當繼者繼之是謂正理正法也寧默然
無以應
監禁之設所以待強暴不可以不嚴者輕監因

係之人或出一時之誤犯此須每日查點監
簿有可以釋放者即放之以寧家有可以留
者且暫留之以待審若牧署全州時查監簿
開竊盜事者一十四人常常在上牧疑之問
各房科皆答云此事到牧監耳牧令其查卷
有四五年至一二十年且有至無卷可查者
吾思之不知其竊盜眞否即使其眞竊也罪
不過刺字問杖耳問徒亦有滿日胡監禁若
是之久即查有卷者來審皆無有至若於是

令畫押之因皆印頭而去此事亦可訓戒後
人凡遇有久禁不釋者當以為法
一縣人與士僚官者一或見之但取其詩文為用
贈作序則令其速去毋使出入衙門若星相
之徒尤宜謝絕不見可也
一居官宜禁止師巫在在京師看人家除祟鬧廟
外省不特邪神不用邪術若在外或有疾病
不求醫藥而專事邪神甚至破家而不惜者
此不知其何說也若用師巫邪術迎神賽會

習以為常此尤最所當禁者
一居官切宜禁神戲蓋宴會之設用戲以侑酒相
沿已久似不可禁若神則何事然與哉地方
乃或斂分為之而州縣鄉村婦女爭看則豈
世所宜有哉然此尤其小者也甚或家有喪
事開弔之時即以戲為祭靈而出殯之際仍
扮戲為臺閣至士夫之家亦或為之成何世
界此俗弊之最宜禁者
一解戶之設官府不得已而用之編審之將全

宜秉公預定及其用之也尤宜悉心體亮若
已任其事者於中敲殘而可無破家蕩產之
慘一或因奔為之牛民未有不罹其禍者矣
為上官者誠如代巡龐惺菴公一定均徭之
法為萬世之通利者此在其人為之耳所謂
有治人無治法是也若治法更善與其人相
須則又　惺菴公矣吾目望之
一解戶惟白糧夏稅及南糧雨絲難以應役蓋
白糧夏稅是最重之役又各立一批頭出名

凡縣開有事到杭州要其使用及朝覲至京
要其為寺下處又亂派供用此其為尤難也
開森與有去批頭者唯用各頭有擬到稅到
而照各枚之無有累賠此真善法也我湖何
不看樣而必用批頭耶南糧雨絲開亦有批
頭此其所以難完也但用各頭為之至京即
點中而收則亦無不可者願我父母賢令即
為之可也
一編審係十年門戶所關於人家之興廢者不

小民奈人之受荒旁者多而有薄田二三十畝者皆救迎食之又無奈各戶之花分者多値上官皆不之知也是有報者即亂僉之此間大官[illegible]有一饒不識可行與否未[illegible]則其[illegible]潤匕寺例頭腦在廚中丁[illegible]後令公正鄉人不出鄉商公相議庭則施旁其分自無所吝自然[illegible]出某該幾名某該處分交其當稍亦不必一時鄉進入城致多煩費卽爲羅縣廿三區但每日一區而進到衙

門令其自遞議單官府唱名某該幾名某該幾分各無詞說乃爲之定如有議之未妥然後上官爲之處分其或有情弊徇情者大加懲治庶乎中小之家皆可以安居無慝矣此不知可行與否頗賢令一致詳焉

蘇荒先務實行有官之矣然當賑饑荒時不一平之歲救民何以聊生哉大抵一到歲荒之年爲上官者當先爲設處有可以借貸者當咨善言勸之使出穀以爲備不可專用刑威以逼勒若是以爲極尤當洗心爲之任其花名開報極貧若干次貧若干又次貧若干皆一一身親料理其賑發稍穀之日必使皆沾實惠可也若委一官爲之唯其數而不究其實使枵腹之民猶然空手而歸亦何取此賑耆哉是所當深戒者

發荒賑濟是出之不可已者但見其果饑之甚不待文書到日卽開倉以賑之爲是至文書到日開極貧若干次貧若干則但以前所賑

者開去可報完上司已耳若整倉以待必候文書到日行之則小民之死已無救矣又有賣穀之說但略加其價足爲後日買穀之價已耳其下司有勒價以賣至六有羨餘聽上司公用此真無人心者余在新與府見下司皆若是矣之甚官與不肯同乃知好市之宜做不必用計以求達也

發賑官穀當視倉廒之大小爲開二門與票支者從一門進其支過者又從一門出整整有

條而不亂若富家發賑亦須令其上穀若干
於何所其進其出也亦若是方可止支者之
擾亂若賑粥之法亦須尋一寬敞去處資粥
完備令受粥者皆至一所先付老弱殘疾之
人一票與支畢其將完也又以極貧數人一
票與之又散其將完也又以次貧數人一票
與之不使其混嚷於貧所得者多得而力不
能得者猶然擾攘也是爲良法
預備倉穀專爲救荒而設米價至一兩以外不

能賑濟即當減時價以糶之由陳易新至收
成時旋復可以上倉是在一轉移間耳乃任
其積而不知發糶必待上司明文至而後行
明文何時至哉爲民公祖父母豈不以此爲
念可乎猶言速糶之爲便
當饑之中因糴米以取利然人家之典當者居
多或五六石或十餘石或四五十石或七八
十石但當在內官府一時閉糶將此封鎖在
內小民之持票取贖者皆不可得此雖出一
時之臆見或曰愛民而所害於生民者實不
小矣此以告後來之居官者但當通商以惠
民決不可禁商而害民也
居官者當米價騰踊時切勿可定其價蓋年成
不好米價自然日貴但當順其時價略一爲
之勸貸耳諺云價高招遠客余曰客到價自
平蓋此間米貴全賴客販之來可以周濟若
一定其價客船俱阻不來即此間之米頓有
堆積能得幾何此特一時之管見非達人之

長策也至於省會去處全望客船之到猶不
可定其價嘗聞朱文公爲浙東常平時值大
饑客販不至渠即移書他郡廣募米商米即
輳集民賴以濟今之浙猶夫昔也米價安可
定而使民之無糴哉
紋銀使用此是正理是王法乃今之世習爲低
假成色曰逃火曰鉛絲曰節制曰擺錫者種
種名色無不爲之鄉村人貨賣一物皆用是
成色與之其完官贖當又須傾過而後可小

民其何以堪之今當舖中亦以此成色與之
及其贖取也又欲勒其加贈此真無人心之
甚者余謂各府州縣無他法可治但審禍銀
匠姓名某某令各立一號印其有化出者定
然撤號懲治不少假貸方可其有為無成色
假銀者化出必痛治而監禁之絕其飲食則
庶乎其可耳
底假之銀害民不小然不識成色者為其所弄
若因是而傾銷猶可以存得銀之本質唯米

殺是天生以養人者乃煑糠伴粥以入其內
一時發脹儘是可看及發春打俱成糠而折
去不貲矣此最人之極惡者可恨也又絲絹
一節當時用米粉糊印其內已是可惡今用
糠為之一着即爛壞是可恨之極者
部屬之弊為也莫難於吏部蓋吏部人才之淵
藪而吏胥鑽刺奸猾之最者叢集於其中如
四司之轉遷也必一年而一轉一轉之前吏
胥之舞文者刎緊其內而不容針及其官之

略曉此弊也忽為一變易焉而又有一轉矣
既轉於一司亦復如之又轉於一司亦復如
之如是者終九年而莫能展其生平之籌略
所以弊不能清無如之何也要弊之清須常
為一司而後可然又有久戀於一司而不去
之銷所以難望其可為也
勿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民即兵也而後世始有
兵民之分兵出兵以衛民民出糧以給軍自
來相沿已久乃今各處衛所則有孱弱不忍

言者矣至於京衛所以防禦　皇宮特備非
常者是極大要事也乃照查人數東廳西廳
似不闕一及究其實皆係屠蘇脆弱之徒百
無二三十人可用即令遠事方殷此邊素稱
强壯而皆虛張其數虛糜　朝廷廪糧則可
知他邊及他衛所矣又各邊上將帥大抵皆
虛張軍數尅減軍糧而奉承各　朝緊要衙
門名曰債帥此時一不行查後將若何請令
將任能幹大臣大為查覈一番令將常操練

為備禦防守之大計庶單薪柔脆之兵可一變為糾糾強勁之卒不虛糜今日之糧餉可為今日之干城腹心也是為至緊至緊

今日　朝廷法紀可謂極廢弛不振矣凡遇行事之極緊嚴者用人之極緊要者任章奏再三上而略不究心及其用也則已後將而頹敗決裂苟且以完事已矣此極闒茸之世也今幸　聖明御極總攬主持大為振刷凡用人行政俱各中其款要此千載之一時也惟

願慎終如始以副四海蒼生之仰望已矣

今日之用費可為極浩繁今日之錢穀可謂極殫憊矣往年光祿之支應袍段之織造及其他用之當供者皆有定數今日光祿之支應已加數十倍袍段之織造亦極百萬金及他用之供皆額外羨餘至不可言及今征遼之餉無可取而加派於民者已至不可復加矣乃開貲官之例又開民生之例又開借貸之例無所不用其求而應其求者輒有無限之

苦不知若何可以滅得分毫寬得生靈之萬一也此在當國者洗心極慮以為之而又全在　聖明之特賜炤察也予日望之

告官不可不聽人言然不可太聽人言地方利弊生民休戚一時不能悉得不聽人言其何以知之然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與休戚之當撫摩者皆當逐一附於令一時可行萬試無弊者庶乎其可若一專聽人言則中間便生許多閒節出來說道可行的却有必不可行

者在說道不可行的却有必可行者在蓋難乎其聽矣匪聽之難言其用之難也此間大宜參訂若吏胥之言尤不可以不察也察其言所從來則自知其可用與否矣

告官閭當憐恤小民然又要優容大戶蓋大戶小民其人一體也特其[illegible]分有不同故有大小之分耳大戶而必殘虐小民固所當懲而或有小民反肆其欺凌者上官亦須懲治以優容之蓋國家之所藉以為儲者此大戶也

若一槩殘刻使其家無可容更或有因而巧取賠奪爲之使大户之家無能帖席則大非官箴矣此作宦之所宜知者

居官在任一日有一日事爲守令者不可無端告假告假數日即數日事曠不理矣小民有寃抑不伸者其誰望之語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吾謂愛物當先於愛日必盡心任一日事則百姓一日之福也

上司之臨下司固在情意相孚然嚴威亦不可

少蓋頑鈍無恥之夫見上司以禮意相待即傲然自恣其廝有不可勝言者余故曰吏畏其威然後民懷其惠

一居官凡有公文遞到即宜速於提發可免房科多端生事其有書簡來或在百里千里之外者皆宜速爲裁答葢彼來路既遠稍爲留遲便要寄飯之資今或有假修詞之工故意遲延致其求而不得吾不知其何說也

居官當先祛其壅蔽一有壅蔽則人言必不能入而作聰明以亂舊章無不爲矣但洞闢重門虛心聽受有理者從之無理者絕之[illegible]譴責自然內外通達而所爲悉當矣然防人之壅蔽甚易而防我心之壅蔽甚難或主之以有我之見或投之以先入之言信以爲是而必行之則大所不通是所謂蔽於志也要洗濯之以去其蔽全在去有我之見始盖有我之見我所見以爲是者也知所見者之未必是必求有道者再三諮訪必可通行而無

弊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可矣

今人惡勢要專論人餽遺之多寡往來之數以爲重輕不知餽遺從何而來皆民之脂膏也竭民之脂膏爲上之請託至於往來之間必多方以求其悅此決非是個正人但隨俗爲之不得不行而又不爲苟且之求是爲難得耳

奏疏彈劾人者則莫如今日之薄惡矣古稱盛[illegible]不傷帷簿不修今無忌矣其所論事或出

其人真不肖者但須指其一二事可言者言之則其人亦可以槩矣今或摭其罪惡至於必不可容甚或指其閨門之行曖昧不可言者亦形之奏疏而其後復開其生路曰念其年力尚強職任頗淺令或降或調不知其果何見也欲去薄惡之習必秉至公以彈劾若漢唐宋諸名公之疏則庶乎其可耳

彈論官邪姓 廟廊之第一事所以臺省之官其權特重必其人罪惡無可容而後彈而被

彈之官但待 命而不敢言自萬曆十年以後始有上章爲辯者乃辯竟不已而 朝廷亦無處分相習成風不止若劉棉花之耐彈也以是余作詩曰在昔嘉隆世臺省無浪彈露章仰待 命其誰敢爲譊呶辯自 今上抑惟 聖度寬乃辯竟不已甚至如翻瀾語雖明心迹意實戀微官官爵一何重疏奏一何繁士人貴名節一簪何忍剋若更互相擊明開聚訟端 朝廷有大體或恐涉欺謾

聖度乾坤潤 聖心日月懸毋自遑朋黨勿相爲蔕蟠一朝 明威赫紀法悔自干洗心輔 聖明側望諸纓冠此詩數詞雖直致實有感而云耳所望 廟廊諸君子共彈論人及所彈論者皆知所警覺云

糾目之事猶恐未真況暗昧之事人所不及見者可形之語言哉可載之簡牘哉今見有發人之隱者其實無此事枉了多此一番議論且實以招尤也吾因告之太兒曰今凡論劾

人他事之可言者儘多但舉其事言之亦足也何必及其閨門之事隱微之行哉慎之戒之

凡巡歷地方之官當以地方之事爲重其一應書簡裁答當以真情實意達之足矣必求四六之工詞翰之美空費時日是所可惜也

凡巡歷地方地方之所望於官者不小如罷恆菴將均徭之法一變通之行之一省又通之他省至今人家受其利是謂之巡按若在地

方有一事之興革不極講得事機詳明極處得事情妥貼慮豫行之是作一事又生一事之弊可謂之興革乎是不可不深省者

巡按不可不訪察訪察最難得其真情得其真正二三事情足以盡其為人者亦可已矣必接引多事至二三十起問理時全然不應又欲解背那時費多少精神益求得其人罪狀之真而被害諸人已大受其殃矣此巡按之最所宜知者

凡巡按地方之官當以地方為事不必拘說三月之內可以論劾得人如訪得真正不好的不論其科甲出身即當力為糾彈必絕其根而後已若留一根與之他日到別地方去又將肆害於民不可勝言矣又時當訪察雖未巡歷地方有弊即為之革有不善者即為之訪察如已經巡歷地方或訪察不到者隨又復訪察之庶幾一二年間能令不肖者慄慄危懼是為巡按之職今或有到巡歷地方開

門十日半月云看獄囚冊子殊為可笑蓋獄囚之啣冤者自然來告其有力不能告者但一與省覽不忽則得之矣巡按官要幹的事儘多所關於民命者甚衆即已巡歷未巡歷者其體訪事情皆須明審獄囚之所生能有幾哉是吾所告於為御史者

獄囚之冊難道不要看但默坐澄心虛以求之得一線可以生人之路是為可喜若喜其可以生而不顧其人之致死者若何豈曰生人

乎蓋求其生而不得則吾與死者俱無憾矣然又當思其致死之人此最是看獄囚之冊之法

正冠編

一禮者心體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長此心體所自生也自是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便生許多節文出來故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觀其爲字从豊从示便可識此義矣世但以天理之節文言禮而失却心體非也予妄作正禮編請學者先認識一禮字

一胎教之法邈哉古矣今世人生一男女見其

略有知識卽敎之孝弟敎之謹信勿使其妄言勿使其輕詈人自蒙童至於丱角使循循於規矩之內及至冠笄自然知禮可爲成人矣此幼時之禮之宜知者

一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故內言不出于梱外言不入於梱古人之別內外蓋如此今欲齊其家必先自此始男僕自十二三歲以上者不使其入於內女婢自十二三歲以上者不使其出於外整齊約束而後可以成其家歟曰閑有家悔亡

一冠禮之不行久矣然冠者成人之事也成人可無敎乎士大夫之家視三加之禮或不便於行然宜告之宗祠引見通族尊長敎之以成人之禮使知成人自今日始可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況蒙而冠者乎

一笄禮人皆不講不知今日我家之女卽異日他家之婦是所當訓戒者及笄之時但日敎其勿多言敎其正冠服蓋長舌階禍尚容誨

淫自古以爲訓而烹調之節織紉之制亦當時時誨之使習而安焉他日可以爲人家婦也愼毋忽諸

一婚禮之行必取門當戶對訪其壻與婦家法德行之賢爲上乃今不論門戶專論財禮視壻與婦爲等閒豈成事體

一行聘之禮卽士大夫之極貴者無過百金回盤亦宜減省其有四時往來禮亦只宜從簡爲尚

一雞初鳴咸盥洗如戴記之禮殊可不用但媳婦自當早起至卯辰時自宜上堂見翁姑萬福是爲敎婦初來若但悠悠養成至於昏晝不省是爲何禮

一祠堂之設士夫之家必不可已誰無父母梳洗畢即至面前作一揖此心方快及父母沒當即焚香於祠堂端拱一揖可以盡得人子之心然小民之家不能設柰何極小人家必有一房居住於所住房半間上釘一板設一

牌位早時一揖亦無不可爲者吾願人家家致敬父母是爲生人第一義也

一問安視膳大禮也父母當强盛時或不行之亦可若到七八十歲時則宜日日一問之一視之飲食之間必求其當而後可若鹵莽不一檢點使食者不安其可乎語云必在視寒煖之節又曰慈以旨甘在親者身在而視之也慈是老之所以恤其少者今少者亦若是奉事父母乃爲至孝是禮之不可廢者

一喪禮以哀爲主安用鼓吹乃今士大夫之家亦用鼓吹以爲導何也弔祭別靈只宜祭章除設今有用戲劇爲之此禮之極當革者

一喪禮有吾儒家禮在不可用浮屠固也乃今士夫之家崇尚釋氏之教廣延僧人設齋致供甚有至於三晝夜不輟者是何禮也可爲長嘆

一弔客至門傳帖或未便知門首仰宜擊梆三聲通知之莫用鼓爲是

一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哀今人弔孝或與死者相知宜書奉引哀敬如但與生者相知宜書奉引弔敬若論帖中之物俱冥者之用且或具香奠物但云奉上靈几爲是

一主人有喪親友弔之七終則主人必登門拜謝然所謝者宜各及之爲是乃有止行於貴顯者非又謝郡邑諸公及貴顯諸公只宜登門而拜投帖而去

一凡遇 國喪既已陳設於公所爲臣子者的

宜門外下轎由側門入以待行禮方是法度
乃今鄉紳尚乘轎入門回時即於此乘轎而
行是眞無臣人之禮者宜亟改之
一哀詔至日唯出差官員擇一公所衰麻哭臨
三日其餘以事請告及他有事故在家者皆
宜臨致仕閑住者一體行禮不得混入於其
中
按哀詔從河南來已接　皇后哀詔哭臨服白
服二十七日矣及至浙江　皇后哀詔纔到

則將若之何日由迎詔書禮宜如故但由示
云本院已於本省成服訖今無再服之理此
間所屬大小官員俱免相見但廵捕官吏人
等聽其白服以便使令至二十七日始除此
理之正者今按君一日是行之已不再服而
又不禁廵捕衙門等之白服此深於禮者也
可以為法
一往日仕新興偶過　國喪則必先到軍門軍
門坐肇慶自然喪服行事若新興外縣必待

使者至廣州府府遣使者至肇慶然後通知
各縣以行禮有一督學使者自廣州而來渠
以白服行事我輩似不能進渠既因思之禮
從宜使須依督學在府我輩對宜亦易白服
往見之出門則易素服此督學衆閱我輩若
在城則宜易素服進謁出城則換白服此之
謂從宜從俗也乃余升守自江右來肇慶
正服我衆謂已除服矣以素服進見軍門大
帥共不知從宜從俗之說者

一上司或有變故於地方凡為下司者宜往一
哭之是謂哭臨之禮若事若時即遲數日可
或奠章不就即遲半月亦可今見余按臺作
於我兩下而行此禮者有直待奠文之成而
後予是矣哭臨之大禮矣恐為未妥
一官府凡遇內喪除父母之變則哭臨於門內
不與外事若妻子之喪則宜正寢於內室出
堂宜換素服以行事門皂等役照舊可也乃
有自門皂而下皆穿白服出入如　國喪者

然此何禮何說也豈　朝廷設立衙門可從凶服乎此所宜戒者

一鄉飲酒之禮請啟用手本手本面上用印年月上用印中書某府稱知府某某縣稱知縣某某以　朝廷之禮為重也若所請之賓不書其名而書號　朝廷豈知某翁某老先生耶此禮之極宜改正者牧令新興時欲書大鄉望某官某人姓名衆以為駭欲已之吾謂此不宜改也但外加一帖書某日舉鄉飲請

某翁某老先生主席侍教生某人拜請則得之矣至今人以為確不知今各府州縣若何有則當如我之改正加帖可也

一鄉飲酒之禮客主終席則宜謝　恩謝　恩宜專設賓主二位於卓前行禮方是乃今主獨居前賓反居後此禮之極宜改正者

一　朝廷有早朝官府有點卯里長有打卯之名皆言起早以行事也除撫按衙門唯恐各官不齊報鼓以聞然後開門亦未有過巳午二時者今官府惟徇巳便卯辰尚不出堂衙門各色人等久待至巳午二牌升堂下午亦儘有過申時不坐者至晚張燈然後簽事此可謂之慎勤乎所當亟改無疑者

一士夫見司道府縣唯科甲貢行宜以齒德為尊若援例納粟等項即官居近貴宜自守分穿素服隅坐為是乃有公然錦繡上坐者僭妄此禮之宜正者

一鄉紳謁見一官或十數人主必為之拂座是

禮也鄉紳則推尊長者一拂座足矣乃必每人一拂久立多時殊為非禮之禮矣或衆紳合請一官府亦推尊長者舉杯筯下湯飯衆皆一拱手為是若必欲每人舉行為客者必一一答敬亦為繁瑣宜裁之

一往年主送賓入席止一揖今舉杯三揖恐無彼可加矣

一士相見禮或二人會於他所不知其年之高下位之尊卑則有謙退之禮以讓於左若客

入門見主自有賓主之位位相敵平等或敵以上自宜居左或敵以下則宜站下一步爲是今乃遍爲廖避必欲主人居左且稱待水尊拜是何禮也此在鄉人不知禮者猶可乃士人亦然可笑

一仕宦之日或同鄉同官則宜從上下司之禮同家則宜用舊爵二字於帖上坐則宜以齒可也乃今有同家同執此禮不變其居上官者亦藐視以爲固然而不一言以正之真可

發一笑

一士紳由某學出身即甚尊貴或相見師長則宜門外住轎由側門而入側路以上若師長正堂設席則宜騎往後堂可以正席而坐原由側道以出門外上轎是爲正禮今乃有公然轎至堂上者眞爲忘本者也唯鄉飲則異是

一生員晚見上司上司必拱手請起生員即宜應聲深拱而起然後行拜或肅揖此古禮也今之生員必深下如磕頭者然殊非禮矣及其出也必待上官一舉手則一揖而行或三揖而行可也生員不知而輒出與上司不知而不一舉手皆非也

一士人考取生童或中式而回在有司撥旗帳鼓吹送迎是爲正理若自家鼓樂簇擁入門何爲者又士人入仕亦自有正理在乃或前導行香至有用肅靜迴避牌面在前拖板子吹手於後身坐明轎而行與張戲者何以異

哉此俗禮之最宜革者

一士子初見尊長身雖榮貴只宜以齒德爲尊如年倍以上科第最深宜用晚生帖爲是

一遣人問候禮帖上或書恭候台祉宜答云恭謝眷存爲是若亦云恭候台福則失禮甚矣

一儒釋異教所從來久矣吾儒學孔子之道以出仕宜守孔子之道以終身即有釋教可無信從也乃今儒者皆崇尚虛無之說曰明心見性以出世吾儒存心養性之說但入世而

不化乎究竟來心不曾明得性不曾見得但
持此數珠曰阿彌陀佛到佛前合掌打一問
訊吾不知其何所見也
一京中拜客甚難益偶一相見答拜亦必欲其
面見也京中寓所或遠或近或出或否兩不
相值者多不相值則亦已矣必欲面拜至數
次而後已能無煩且勞乎以是長班跟隨人
役苦於答拜之難也但同云不在家而去甚
至有終年不獲見者眞是詫事

一孔子行游時題季子之塚曰嗚呼有吳延陵
季子之墓此十字足以盡延陵季子之爲人
矣後來人銘功頌德無所不至論人品則孔
孟之流論勳業則伊周之亞論著作則擬於
周程張朱論詩文則比於韓柳歐蘇將以是
諛稱於人人也然人總然不覺何如稱其人
之素之爲得哉牧家世寒微論人丁族不滿
百而世習耕耒論今世雖僥倖科甲而猶然
耕讀之民也吾沒後但守其年譜及家訓經

書疑問諸書令可傳於後足矣勿求高賢名
士爲銘爲誌以傳欺後世使牧含羞於地下
也此我今日之至囑
一喪禮稱家有無有毋過儉無毋過豐今治喪
者有點主之說有祠后土之說夫喪則書其
人神主足矣乃書神王二字必請顯者以點
主字然後爲榮可謂之禮乎起七而墓祠以
祀之此孝子所當身治者乃亦請顯者爲之
以爲榮榮親之禮豈在主之一點乎豈在人

之一祠乎此眞俗禮之亟宜改者
一鄉賢之說起於衆之尊慕然後呈之有司申
之學道必再三致確而後舉舉必得其人乃
可稱賢以列於先哲我生無一德可稱殁唯
斂手足以歸之土足矣愼勿效他人所爲
使牧含羞於地下也是爲至囑至囑

崇正千字文

天地泯闔　人生最貴　參贊兩間　修身治
世　帝王經綸　聖賢學術　盤古迄今　歷
世纂述　皇居洎稷　初列支干　飲食男女
所自始焉　野處穴居　禽獸肆毒　避害
構巢　衣皮茹肉　鑽燧取火　烹飪攸足
太昊伏羲　玩圖畫卦　剖晰陰陽　主張造
化　顓頊漸慧　書代結繩　佃漁網罟　庖
用犧牲　爰逮神農　式創耒耜　聚貨貿遷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共

日中開市　軒轅尉起　乃制衣裳　惆諸
疾病　百藥備嘗　宮室栟檬　建茲棟宇
戰捷蚩尤　威震弧矢　川途險阻　刳楫剡
舟　任重致遠　乘馬服牛　設關擊柝　暴
客豫防　元妃嫘祖　親帥蠶桑　藥裡更葬
椎榔學興　堯曰放勳　欽若曆象　七政
均齊　咨詢揖讓　僉舉嬀汭　側陋顯揚
危微允執　授守箕方　洪水禦予　命官濬
導　稷契協恭　播穀敷教　伯禮夔樂　告

百工虞　皋陶邁種　淡弼都俞　禹急荒度
幾康兢業　慎賦則壤　攝位終陟　顯俊
逆罪　鑄鼎懸鞀　少褲而繼　啟遂臨朝
湯哲靖寧　放桀民蘇　賢淵矜凜　禱旱災
除　營桐築巖　先伊後傅　並愧納溝　禾
延邦祚　文繫羑里　盡瘁事殷　戡黎伐崇
拯溺亨屯　紂惡貫盈　武杖黃鉞　癸渠
散財　億姓懽悅　壺漿內助　妊姒邑姜
外廷疏附　呂釣召棠　姬公負扆　輔相幼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芒

冲　吐哺待旦　篤棐奏功　孔集大成　金
聲玉振　木鐸宏宣　昭揭魯論　函育羣英
四科十哲　克復為仁　忠恕唯一　狂簡
斐然　激勵裁抑　敏行訥言　從躬矩矱
轍憂既返　六藉表章　刪定筆削　扶植綱
常　子孝父慈　下共上令　夫義婦貞　兄
愛弟敬　信孚友朋　以莫不正　敦敘五倫
謨善交思　綜要闡詳　顏曾思孟　如射
發夢　聲匠規型　士閑庠校　祇迪範程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頎祚重祚敦祚馴校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

論曰君德之造就其繫天下之至大者乎知君德之所繫而擇正人以為之輔導則享國長久之道端不出乎此矣何則宗社至重也生靈至繁也而與宗社于靈長措生民于永久其任乎艱且大也使于此不得其要即與之天下有不

可一朝居者而況于長久之計乎計綿于長久而其本惟一人乎是係則所以涵育薰陶以篤先王之祜以衍生民之慶以成有道之長者當必親賢就正以成其聖德而不可無輔導之具矣大矣哉君德之成就其關于天下乎要矣哉正人之輔導其關于君德乎請罔稽于之言而申其說程子曰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在輔養上德而其所輔養者要使跬步不離正人始可以有薰陶成就聖德於乎斯言也其有見天下理亂之大幾乎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一人之身而九廟之宗祧于我乎付託萬年之社稷于我乎凝承億兆無窮之生靈于我乎待命其所任不綦天下之至大乎夫庶人者無天下之大任者也猶其所猷為措置以保一身保一家者猶惴惴求周而不苟且于目前之計而況治天下之至大者乎治天下之至大而惟君德之造就乃可以勝其責則其所操履者雖擅天下之

威福而要其幾之所係殆凜若以朽索馭六馬而惟恐其不保也殆凜若抱赤子以履春冰而惟恐其或墜也殆凜若挾萬金之璧臨千仞之淵而惟恐其或失也君德之所係蓋如此宗社生靈之所係蓋如此而輔養之道其可已哉是故時在于襁褓勿謂其幼冲也而教導之必嚴念起于幾微勿謂其毫芒也而防檢之必至事隱于曖昧勿謂其無害也而遏絕禁止之必周立之三孤三少之職以道之德義使朝夕有所

嚴憚也設之疑丞輔弼之官以時其訓誡使左右有所省覽也置之為謗木諫鼓通之以士傳其語以啓其乘役以聰明有所開導也若此者豈非輔養上德以為宗社生靈計哉然而君之位至尊也君之威至難犯也以至尊之勢而挾之以難犯之威自非悅賢崇正好親正人者其誰肯以正道輔其君哉是故大廷廣衆之中明目達聰之際固必有謇謇矢謨侃侃直論者矣而深宮燕閒得無有啓我聲色如李延年者乎

得無有啓我遊畋如相如枚皋者乎得無有啓我以狗馬土木如蔡京王黼者乎數者之術一中而君人之德荒矣宗社生靈奚賴哉而又何以為萬世長久之計哉是故論道經邦武公弘化所以人保王躬也而必擇端愨之士以格其心職撫言路名列諫臺所以入詔王徽也而必擇剛明之士以間其欲左右侍御綴衣虎賁所以入承王役也而必擇謹信朴實之士以端其事親正色之王會其不親側目之公孫親敢言之汲黯不親曰衛之休而親折檻必諫之程頤不親巧伺上意之小人則所與皆正人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以居德日至于清明君身日至于隆固矣以是為宗祧主而宗廟不可以求保乎以是為社稷主而社稷不可以求保乎以是為生靈主而蒸民之生不可以求底乎此傅說于無疆之慶千百世有道之長必由此以克享其成也古之伊尹周公蓋知此道是以與治同道之君所其無逸之訓惓惓于其君之側而選

擇左右以調護之者尤不可忽也商家六百之祚周家八百之業不亦有攸本哉然則後世為君臣者宜何如若成聖賢之德則必視伊周之臣以要宗社無疆之休欲君成聖賢之德則必法伊周之事以臻宗社無疆之福謹論

擬宋行崇天萬年曆羣臣賀表　慶曆元年

伏以

乾符茂握式新敬授之弘規

禹命丕膺懋舉明時之令典

合普天而受朔載協元辰
衆辛上以同春允符初律臣工胥悅
帝益崇臣某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軒圖啓運爰推筴以迎陽堯曆紹
輝紀授時而立極在璣衡以齊七政舜旦
重華同律度以正四時周年過歷惟章蔀
紀元之不紊乃分至啓閉之有常迨五德
論興秦制竟歸于餘閏暨太初曆造漢時
復正乎寅終蕭測于延年迺管窺于令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四四

瞢唐一行始新其制以易合天按太衍更
立爲儀因天紀數自此制紛于沿革疇能
教協于天人至我
聖朝肇新
懋膺玄德佚遐
漸斯受籙
握紀御天
調玉燭以貞明
撫璇璣而大順
智仁聖義中和無體百度咸熙
金木水火土穀惟脩六符允協
陽明用事泰階平見其升平
陰杜潛消晉德長輝其臨照
敷天章以延訪光動星辰
勑
聖學以陶鎔德同天地歷考
皇王之御極已符歲序之凝和猶以紀歷之差

姚承菴文集卷十五　四五

必假維新之制迺分四正爰測兩儀當康
定之末年大加改復適慶曆之新歲再酌
化元佼王朴之歲差允矣欽天之令制明
時雄之曆理誠哉萬祺之成規璧合珠連
式應
聚奎之後天高星遠仰符至日之期定新名
而鐵以爲年不惟千歲之坐致舉全卷而
驗焉十七冥宙百世之可知此真羲和以
來之所未有而

今時之所創見者也臣某等式擬
鴻猷莫揚
儀美仰齊
天之元曆有覺鷄允贍
昭代之令儀徒深雀躍伏願
日星為紀
天地同流
帝車臨七曜于中階
華蓋麗五雲于太甲法

一祖述
二宗永錫無疆之
寶祚考三王俟後聖茂延有道之純禧臣無
任瞻
天仰
聖踊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公事應行稽程
事屬公家豈不容于濡滯事應速辦法不可以
苟延故張浚之勤王無程以進若干儀之承命
計日即行苟或過于常期即心存于怠緩今某
不思公事之當急徇惟私計之因循領王命于
九重未見驅馳其駕宣君威于萬里郝乃遲遲
其行傲寄泉山若無意蒼生也心違北闕不敢
經公事乎擬此為事之徒合付稽程之律

私役部民人匠

部民隸于郡縣當存優恤之心人匠役于公家
罪應營私之命故郭伋仕南陽無勞于竹馬而
汲黯為左部不儆乎牛車亦誠無欲之良允稱
奉公之吏今某身居民上妄肆誅求不以吾子
視吾民輒任之以不堪之役惟謂私事如公事
過責之以造作之勤義在往役殆不謂是也鳩
工飭材由目為私乎爾既犯乎官箴吾將繩以
國憲

詐欺誘人犯法

囹圄爲福君子懍刑之心畫地爲牢小人無情之詐故唐宗故誘人罪求守恭之直言而張氏使懲元忠致宋璟之不與孽非由于已作法可誘以教人今某惟恃奸圖輒懷險詐陽與之爲腹心若爲羽翼之計陰擠之于陷穽實爲餅用之謀誘飛鳥于網中引遊魚于釜底番雲覆雨巧甘效于蘇秦地網天羅法難逃于蕭相

邊境中索軍需

將係專城兵柄實司于邊境用裁幕府軍需實

籍于朝廷蕭何守關中餽餉不乏寇恂守河內用度常充苟不恤乎三軍將何裨于九伐今某職司兵柄識昧戎機覘邊徼之移文若同故紙日閫中之羽檄茂作虛文榜腹河東尚不作韓滉之運米奉粮北循不爲去病之援致道濟之量沙無益于國使于儀之單騎待命于天司馬之職既倫而寇之刑罔赦

織造違禁段疋

衣裳在笥式嚴貴賤之防上下有章爰示等威

之辨益山龍華衮惟天子得以耶晳而粉米宗彝非庶民所宜僭用今某不思法禁罔恤冠裳組織竊效于天孫製造輒同于雲錦鸞九苞之彩鳳文羽翩翩象五位之飛龍金鱗躍躍或披之于墻屋應求有識之悲或服之于娼優甘犯無將之戒合論刑于玉律更褫奪其金章

來恩堂草目錄

卷十六

訓後

先考姚行實

請冊

先孺人李氏行狀

自敘年譜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一

來恩堂草卷十六

承菴姚舜牧著

男祚端祚碩祚致祚重祚馴校

訓後

此宗欲圖久長在先培植培植自至親始今我承太老爹教訓始自成立教汝等亦可知能成立矣立有數條欲汝輩世世遵守開列于後

一撐持門戶最是難事今田產作六分分唯門戶一節則宜齊心協力幫助爲是幫助

在濕田起科中有田少房多者能招門戶則宜照價值起科大家戶名不必詭即報一人姓名五人宜照前議幫貼庶幾一人不受屈抑徵官的產或較多亦宜照前議彼此津貼貧富均可自立唯消乏僅存二十畝以下者免其津貼各房仍照時賙賑之其田產或有在兩縣者亦照前議幫貼總是大家撐持門戶耳切不可彼此異同至於狼狽

一族中事及老親往來禮總宜大家出名六分均派

一傳派下唯作奸犯科公同擯斥外其或不幸遇遭誣橫破費不堪者各房宜出力扶持之仍照前議協幫令其不至顛沛其或偶罹苦病難堪者幫助亦如之唯燒獄蕩毀者不與

一傳派下子孫有好嫖好賭好酒擴身廢家者各房宜約齊宗祠中面叱其非令知悔悟其或不悛即公衆告官懲戒俾知敬圖

其更不改者衆計其產若干賬出在外不許衰荒之家白圖吞併此等人必有引誘之徒宜令合宗衆告逐以去其羽翼

一文亟墳塋係一宗血脉所係所植樹木宜大家培養不宜少有損傷以後子孫雖或貧窮不均切不可思賣墳樹有係見人家盜砍墳樹者定遭天殃蓋本根之地既傷枝葉未有暢茂者此必然之理也後來子孫倘有此等不材的許成立子孫公勒之以鳴官定以不孝擬罪

一祖塋命脉所關凡派下子孫苟有喪不能輒舉者必多方覓地安厝切不可入祖塋前後頓下至傷房支苟有此者必公共鳴官令其必遷且加以不孝之罪

一凡有喪事宜從文公家禮祭葬之爲是不用鼓樂出獻參靈不用僧道入門施符設咒念經拜懺若此等所爲世俗人皆以爲有結果而不知自外于禮法之甚者爲我子孫宜世世絕之共守家禮焉可也

一師巫邪術之人所言必非正理所作總是非爲入門來自然出言妄誕而壞我身家後世子孫宜深惡而痛絕之若娼婦入門所言所行必皆娼婦之事此房即爲娼婦之房矣如之何其可子孫必加意痛絕焉使我六經之堂安然其如故是我今日之之至囑至囑也

蔭子孫撐持門戶保守墳塋不爲奸法犯科以自壞其家室不用師巫娼婦入門以自壞其家聲可謂略具矣尚有未盡者數條是用復開于後

一示子孫務篤孝友親親長長敬老憐貧毋內聽惡婦之言外聽歪友之語以自戕賊其天倫

一示子孫唯儉耕讀此外各守一藝以守家勿好閒爲遊手遊食之徒

一示子孫謹守法度毋爲奸盜詐僞以自取罪戾不齒于人類

一示子孫各安生理勿爲煉丹一事蓋煉丹欲其速富而不知銀一入目術能取之可立見其貧也戒之毋輕蹈之

一示子孫務存忠厚毋謗訕人陰私言人過失以自傷平雅道

一示子孫務守本分勿好爲詞訟有必不得已之事始可鳴官有人講和即宜歸息毋無出入衙門以爭勝

一示子孫務守朴素凡有婚娶必擇門當戶對之家訪其父母之行止及壻婦之性行毋務扳高

一示子孫各守一藝可以養家活口足矣勿從事于衙門以取刑罰勿輕遊于江湖以行險道

一示子孫務各謹守不幸有疾務求明醫以保全其生勿用師巫之言廣爲燒獻以自傾其家室

一示子孫自守清白不讀非聖之書習爲戲謔之言編詞曲作歌謠以招尤取戾

一示子孫嚴約束勿縱婦女出門以啟內釁勿縱手下放肆以召外侮

一示子孫務令親素各安生理爲是勿作中作保以取罪尤

一示子孫務爲端愨看人好及善者親之惡者拒之勿一以心腹托人使歪友朋挾之

以播弄膠結而不可解
一示子孫自端雅尚勿引三姑六婆入門喋
喋以損其家聲且又有不可言者
一示子孫務崇儉約看有當請之客請之勿
輕啓宴會多殺生命以自損其天和
一示子孫務爲老實不可用低假之銀以謂
陰隲此須深切為記[illegible]

先考妣行實

不孝牧家世業農居邑城東適溪村姚家帶朱

嘗有業儒者喜儒而課子以逢被起家自先贈
君始贈君初諱華長更讓字惟遜號淳菴凡弟
四人贈君其仲也生十齡而先大父見背学僅
識姓名而已農産薄甚零丁無以自存依從祖
旋貌服中賈於城中乃當鄙亂時言動趨向務
不者遵毋敢稍逾矩矱二十餘漸成立獲配先
孺人馮氏雖時內外拮据稍積聚置薄田數
[illegible]日唯奉養大母沈溫藉兄弟三人是亟是圖
[illegible]天性孝友有精合於至德要道而迥出人
情之所難若不可形諸筆楮也三十餘舉不孝
牧精神意念獨訓于爲兢兢惕牧兒時所讀書
贈君揀以清高爲訓伴讀學庸悉成誦以瑣屑
在耳也後察牧資可進則益叩明師以求開導
而傾篋勿惜焉雖背跡一歷闈接遇緇衣冠必
以文從求印證及牧厠名弟子員家嗷嗷四壁
立矣而益勉[illegible]督課食與俱了無倦意斯其天
性慕儒豈僅僅向往者所可比哉且牧初習詩
改習易繼改治禮復又卒業易贈君咸欣然從

牧爲之曰六經皆儒者所宜究心兒不偏及是
患耳不孝牧用是津津經術即今叨入仕籍猶
斤斤然思討諸經之旨以就鄙於大方則皆贈
君之意授也晚年見諸孫生亦復勸飭若強壯
時訓不孝牧者雖值隆寒溽暑披衣燒火翳爲勸
誡曰爾父業儒吾亦欲士之子長爲士耳贈
君之崇儒也可謂老而不衰矣若其厚視故至
詬人於囚繫中拾遺金俟其人至檢校之終其
身不爲非禮之事與人居無間長幼溫溫勉以

道義未嘗一見憤爭之色是天植故爾而先太
孺人種種能順承之此相助而克相成也且贈
君僅理於外而先太孺人尤詳於內時烹飪勤
紡績毋夜分乃就寢所年踰七袠而溽暑隆冬
綜理靡懈先一衣一食藥械穫不均及焉即段
吝不憚也至如帷薄中則閫嚴防禦無不必嚴
用見內外斬斬無幾微踰言不孝牧承之類者
去家數千里而挈計諸孫婦初歸而妯娌藹然
牧可無父顧則先太孺人恪倦之訓日諄諄焉

耳今尚何待撫予哉先太孺人生止二娠長姊
氏適沈潮次即不孝牧牧娶李氏贈孺人繼娶
熊氏封孺人又繼金氏次沈氏陳氏孫男六人
長不端次不瑕俱邑庠生李出次作教沈出次
不恆郡庠生次不重俱李出次不齊陳出端娶
程太學放漢女碩娶沈照府鎮女敦娶數邑庠
張丙女恆娶芳太學一柏女重聘史令尹紀言
女幼未聘孫女六人長適太學朱夢佰次適
學生陳書同俱李出次未許字馬出次許字陳

泰元允升于弘道沈出次金出次陳出俱未許
字曾孫男三人年一年二年三曾孫女四人俱
尚幼先贈君生於正德辛未正月初九日戌時
卒於萬曆丁亥四月二十五日寅時先太孺人
生於正德辛巳五月二十一日未時卒於萬曆
丁酉四月二十日酉時享年俱七十有七年所
亦稍多曆矣而存歿
恩綸慶錫亦俱榮享矣孫枝亦稱茂衍矣唯是
不孝牧後歸先贈君之終而恨不蚤就不能膺

貤封之典以賁其身孤贈君所以訓牧之至意
且權厝未葬抱十年莫大之罪先太孺人幸荷
寵榮而又以春秋高生不能迎養于官疾不能
致湯藥之奉歿不能盡殯殮之哀悲摧擗踊肝
腸為裂牧將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也維先太孺
人嘗言曰兒年五十餘矣毋以吾故致毀牧是
以不敢遂命擇於今歲丁酉十二月初十日奉
二先人之柩葬於上金蓋山之原追憶先贈君
先太孺人行實之一二徼惠今賢達者之一言

育既産三女余將幸卿薦復産一女討娶側室
沈氏出孺人意娶日謂余嘗御一月余初謂誰
也而寔今一月御世有是正妻乎由是孺人二
歲連産瑞碩二兒二歲沈産敦兒方在夜未央
産後竟喜語達旦不寐世有是正嫡乎四歲孺
人産慎兒越二歲産重兒速産的虛氣漸弱遘
疾沈感孺人恩乳重兒後四歲孺人竟坐前疾
卒於正寢方孺人未卒時長兒僅十齡幼兒僅
五齡衣食拜起若背白一人出世有是嫡母乎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十二

顧孺人雖育兒甚遲訓兒與女必正以法不少
假以甚兒女自少無嘻嘻狀二女適人並稱賢
婦諸兒俱備禮甥縱且孺人視死生若晝夜臨
終時余侍其余謂其也取木觀其莫謂其待佐
木喜世有女來嫁于又從容請舅姑謝負舅姑
培植屛弗付斯僕傳舅姑老世有是賢婦乎孺
人其出玉美於余有成誕育諸兒乃僅見余薦
不獲旌亦寧而觀冰
其裝也僅見諸兒生且育不獲見兒長且成也

僅見諸兒俱聘婦不獲見其婚也又不及見馴
兒及諸兒俱生育兒女若干人之立於側也僅
侍余下幃不及見余五經著述之就緒名於世
也余自失孺人後再三娶更娶一京妾乃壺內
嘗若孺人在三人抑無隙且聽余言無幾微間
則昔者孺人俗法之善之所遺也孺人豈世所多
得哉孺人生乙巳癸甲申距今二十四年矣今
思之若且恭然非波善人心之淺何能繫情
若是孺人姓李氏女行三李公龍陳母無子獨

姚承菴文集卷十六　十三

憐孺人併及余今孺人既歿矣余推孺人意春
秋展李公陳母墓如余先人墓且囑兒曹永永
勿替是余所不負於孺人者孺人今已葬矣且
荷
賜章矣諸兒已薦於鄉成進士矣兒若婦若女
若孫兒幾三十餘人矣此皆孺人之所遺所育
也孺人茲可瞑於地下矣丁未季春日偶閒無
事述孺人狀存諸篋余老矣莫能表揚俟兒輩
他日與賢且達者銘諸石

自敘歷年

牧家世居東鄉適溪村上世俱業農移居府城
貿易則始自淳菴贈君配太孺人馮氏馮氏生
止二胎初產姊氏次舉牧孕牧時夢日影入床
一一取啖之產牧在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五
日卯時產時正值一府官上任蹕人因謂此兒
他日亦必爲官也贈君賀牧產於府治前
之江濱匯旋移居大街闤市中三十年牧生二
二歲但能呼父母四歲始能言五歲時贈君即

教以近字義聘孺人李氏初讀大學至穆穆
文王節令細註深遠之意云云知此爲解釋正
文也贈君甚喜八歲時有客出燭影搖紅句教
對蟀光照自何客大奇之贈君又甚喜日以讀
書消高[illegible]字爲教牧牧因知讀書之可別凡民也
此時仰慕陞南京主事矣可惟也然苦無師承
九十歲依附小鄉塾中十一二歲始附學于畢
宋二家馮舒泉先生命牧治詩十三四歲又苦
無[illegible]示意十五歲附學楊家改治易初學文不

一二月隨就縣試經書二題亦能就縣父母蔣
笑程之十六歲附學傾喬峯家師仁和陳敬臺
先生始頁[illegible]業于茲矣是年亦出就縣試時方
得自[illegible]只訛命題牧亦草一篇不成文然蔣父
母亦見[illegible]之也十七八歲學如前曾題做人要
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一聯于床上辛酉十九
歲爲試送府張雲屏太尊試高等茫中方宗師
取爲府庠弟子員是歲三月娶孺人李氏五月
牧患傷寒幾死夢上一塔折杏花一枝下旋愈

病中亦尚懷[illegible]書上進意耶壬戌二十歲就學
於[illegible]後[illegible]生家見其家世清白也卓然更思
自立是歲[illegible]歸[illegible]泉公試高等癸亥二十一
歲讀書杭州大佛寺又幻住寺頗得湖山之趣
以[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陳羽泉公代巡張達泉公俱試
高等甲子二十二歲讀書于桃溪府庠原額科
舉六十名時特疏裁減二十名恭學道命錄考
又多狥私牧不得觀場以此改治禮記乙丑二
十三歲以治禮記往滙沮瀞家師紹興王三江

先生是秋屠屏石宗師歲考原以易試優等遂
卒治易丙寅二十四歲設教于飛英塔院丁卯
隆慶元年二十五歲讀書于張鈖臺庄上屠宗
師科試高等應試三場已見甄錄矣爲他薦者
奪去特奬六兩以勵後來是冬補廩膳生戊辰
二十六歲讀書飛英陳家特有恩貢特選林十
洲宗師以牧題差一字不貢而特加賞鑒焉是
秋生一女後適白溪監生朱蔓宿己巳二十七
歲讀書塘西丁念石家黄思湖太尊季考試高

等庚午二十八歲設教長興臧家不能終林宗
師試高等應試三場卷發處州府太尊陳洪竹
公高取矣此公用情特改一句而不知場屋之
宜遠嫌也以是不果薦辛未二十九歲讀書清
源門外鄭文爾宗師試高等壬申三十歲設教
南潯丁家鹽院馬鄰坡公試高等是夏生一女
後適新市生員陳善昌癸酉萬曆元年三十一
歲同茅中峩讀書張岐豐昆山庄栗東崖太尊
錄試高等滕少松宗師首取應試是歲三場分

看初場山陰大尹徐孺東老師取備卷次場節
推蕭念渠老師取表擅場得中式六十七名冬
上京移住府前甲戌三十二歲會試不第是冬
娶妾沈氏出孺人李氏意乙亥三十三歲讀書
南門外庄上是秋七月李生男祚端建厯元十
俊坊下倪鳳橋北掛名其中丙子三十四歲入
南監是秋八月李生男祚碩冬往京丁丑三十
五歲會試不第夏六月沈生男祚敦是冬移居
東門戊寅三十六歲李生男祚慎己卯三十七

歲往南監卒業掛選秋爲祚碩聘吉祥匯沈氏
是冬往京庚辰三十八歲會試不第夏六月李
生男祚重是年爲祚慎聘華林茅氏辛巳三十
九歲讀書武進薛華陽家壬午四十歲爲祚重
聘宜溪吳氏是冬往京癸未四十一歲會試不第揀
選不得回夏我父贈君中風不能行醫藥復起
如舊李孺人患病甚益傷于多產血虛也是秋
爲祚敦聘傑塘費氏冬爲祚端聘澉山嵇氏甲
申四十二歲李孺人病日甚醫藥無効秋八月

兒卒九月權厝於南門外庄上乙酉四十三歲
春往德興看吳鳳麓年兄始見鬚白是秋繼娶
孺人馬氏冬移居南門往京丙戌四十四歲會
試不第揀選不得回丁亥四十五歲夏四月我
父贈君疾病醫藥無効卒未得地七內權厝於
南門外庄上極可痛悼是歲大水禾水半月前
放出米一百五十餘石顆粒無收是秋不得已
走徽州謁金桂峯年兄冬馬孺人生一女竟卒
于産女後適東林生員陳士偉戊子四十六歲

又不得已走湖廣等處所謂奔走於衣食也然
暇嘗錄左國成帙後付刻是冬沈出一女後適
南街生員陳弘道己丑四十七歲因湖廣過歙
縣潘姓病人負我後往徽州住巖鎮南山觀稍
暇檢四書寫出向所蓄疑思問者數條嗣因備
寫成帙是秋又繼娶金氏庚寅四十八歲寫四
書疑問成付刻是年祚端補縣庠弟子員辛卯
四十九歲寫易經疑問成後付刻冬十月娶祚
端婦嵇氏往京壬辰五十歲會試不第聽選無

聊娶妾陳氏八月得授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
縣十一月到家十二月往廣東癸巳五十一歲
春二月上任涖新與時值黃册未解督造起解
又力鋤豎儈之頑賴革里甲之授害寬丁議獄
無所不至敕得民心唯舊任王慢不差人遠接
反抱怨具揭幸上人不理甲午五十二歲涖新
仍前是秋八月入　覲啟行得省母太孺人家
正娶祚碩婦沈氏是冬陳應虹軍門歷戶侍復
命擬薦爲有力者所奪乙未五十三歲春寓京

邸無事漫寫詩經疑問抵家三月內娶祚敦婦
費氏祚慎婦茅氏祚重婦史氏買南街黎氏房
屋一座四月行一路續寫詩經疑問成六月到
新付刻秋祚端得應試是年新興旱祈求料理
無所不至王梧岡按臺有薦丙申五十四歲發
張安集新民鬚髮盡白左耳聾一月方瘳是年
考最承　恩授文林郎父得贈文林郎如牧官
母得封太孺人李氏馬氏俱得贈孺人陳生一
女後適茅山生員何允琳祚敦生男延教丁酉

五十五歲修新興縣志俱出牧手以此仵先任
新興今任守道王公意揭撫臺併新舊按院舊
按劉置不薦新院馬賴學道陳章閣公申救力
撫臺陳頓守道洪心菴公申救力大計得從降
處府王公未揭前牧巳聞太孺人之變痛悼敬
行不知其他矣到家哭臨即買山於上金寺畢
我二先人葬事戊戌五十六歲是年祚端得應
試祚碩補縣庠弟子員祚慎補府庠弟子員祚
慎生男延樹祚敦生一女後適趙滂生員吳慎

獻巳亥五十七歲春聞降調報付不聞也但樹
本動石于父母墳塋一年始畢其事是年沈生
馴祚重生一女後適菱湖生員孫爾煌祚
慎天資可取科第乃不幸而殀真可痛惜之甚
庚子五十八歲祚敦祚重援例入南監造新買
秀厓殿于七所寫書經禮記疑問付刻買山于
仝□翁擬入李氏馬氏起後進京
□□府內被祭司照磨祚端應試得中四十
□祚又生一男延績二報連到廣西亦不幸中

之一快也然祚端徼倖後稽氏不幸殀賢哉冢
婦可悼也是年冬委署全州印務辛丑五十九
歲春祚端不第時署泣全州如泣新興府凡可
爲地方利病計者無所不至柰舊院駐待新院
交代計十月奔疲應答是可憎也然猶可言也
無柰稅監刻剝不堪以此求齋　捧行得覽視
西北諸將地時在九十月是歲祚碩生一女後
適成舍生員閔度冬祚重生男延禎陳生一女
後適南街生員張君龍祚端繼娶亦稽氏壬寅

六十歲齊　捧事坡深厭仕路之傾崎春日到
家繳還文勘巳志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乃
彼中撫臺楊濟寰公按臺佴雲岳公本司學道
駱台晋公各深注勸且罪牧出處之不明收由
是復往爲力辭署印唯請假探討春秋疑問癸
卯六十一歲自春徂夏唯知春秋一經不知其
他疑問成送撫按二臺覽大加稱賞撫臺又倅
我不陞兩次季報竟無消息以是又求齋　捧
行業巳表出司門矣而廣昌之報隨到兩臺喜

即改差是冬即到廣昌上任是年祚碩[illegible]浙
爵祚重生男延著甲辰六十二歲喜廣昌城如
斗大可以養拙然地方不無利弊漸與興革一
如在新與全州時是春祚端不第祚碩婦沈氏
亦殁可痛也乙巳六十三歲治廣昌仍前刻有
家訓以訓邑民然唯任理任法而又敢任怨士
夫未必心喜上司亦未必見亮也丙午六十四
歲祚碩應試繼娶李豐吳氏祚敦生男延奏祚
重生男延貽是年入　覲併考滿行十二月合

祚端於京邸丁未六十五歲大計無恙到家喜
祚端中會試六十五名　殿試中三甲一百六
十名四月復任廣昌九月労轉報到即日請代
啟行益事有先兆心有先幾牧當入　覲回已
刻詩百首刻承菴山人樂胸吟矣樂胸何官而
山人何品流且非獨此也自少至今無一事無
夢無一夢不靈唯杏枝生事之夢則未有應耳
然杏枝已折于吾兒之手而牧亦忝在仕途是
亦可作春夢一笑話也今戊申六十六歲遭大

水與常饑粟賑族人之貧苦矣又助賑邑民之
缺餉矣祚重生一女許聘於南街張巳酉六十
七歲又往江都看祚端之所爲治矣又乘暇訂
史[illegible]要領性理指歸矣又立族譜合宗人之渙
矣學年頗久而涉故亦深見事頗多而論理較
晰無論他所見所聞不可縣舉即舉牧一人言
窮通得失夷險佚勞悲歡存殁經多少變遷是
謂老眼界經多少盤錯是謂老心胸經多少探
討是謂老学究此不自敘誰知牧前事而爲之

敘哉故嘗自思忖日牧自知世故來至於今所
乖於義理者什之七所當於義理者什之三然
所可自信而無愧者秉性之直立心之實而語
言之不欺也唯自任此直憨真實得罪于僚友
鄉黨爲多然欲以奸且僞名我恐不可得也孔
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天
年不可必得也待此實憨而使不至于昏且耄
在世一日則爲一日事凡立家廟以崇祀祖考
立義莊以活賑宗族可隨我力量爲之者將一

一次第爲之不負贈君諭我之意及先慈夢㕥
日影之兆斯老學究所宜日兢兢者哉季夏往
江都看端兒回漫書于平望舟中
續年譜
己酉夏敘六十七歲事于平望舟中可謂畧備
矣然年遠事多中多有記不能悉者不無先後
遺逸于其間自今以往則可以備述焉者是秋
祚碩應試祚敦婦費氏歿可痛也即葬于道場
山青龍嘴曆元十俊坊㮨困約各年家有復建

之議祚端入　覲延樹完父靜愼葬事于鄭家
橋庚戌六十八歲春府閭賢公祖召鄉飲大
賓祚碩沈出之女受聘于儒林○○嚴尚忠訂
史綱要領性理指歸成付刻夏祚端生男延儒
聘杭州吳祚孜納妾許氏曆元十俊坊復成載
祚端姓名其上畧修族譜就緒辛亥六十九歲
重訂經書疑問成付刻延續聘戊舍閔秋祚碩
援例往北京壬子七十歲祚端以考滿　恩授
文林郎我繼娶金氏得封孺人其妻前嵇氏贈

孺人今嵇氏封孺人一十六年之間父子再承
恩命亦難報矣哉而祚端猶以教格於　朝典
也上疏比例懇恩伏救原職吏部復疏請得
旨准復叅叅　恩綸亦可謂人間罕有矣秋祚
碩應試回冬祚端入　覲敉刻詩文集行于世
癸丑七十一歲春聞新興辛巳年立敉生祠年
家修禊黄士俊記大計罪祚端留部祚重生一
女受聘于南街張徽州嚴鎮南山觀立敉始砮
四書五經疑問處稗學慫吳士奇山人滿之恒

北有記夏立宗祠置義田四十畝吏部疏請考
選科道六十八員祚端與焉給假歸省祚碩吳
出之女受聘于蓮花莊朱至親奴僕共百人極
喜同爨無奈燒柴費多不得已憑諸兒自配家
產閭分各爨實與共爨無異也四書五經疑義
成九月十六夜夢見夫子求觀玉印夫子出玉
五六片璘牧牧駭視一一叅正成印方可三寸
許一角似稍殘缺牧因思而請曰何不以金鑲
之可普永久夫子莞爾笑曰余今正有此意於

是夫子陞坐一高厰中厰去地二尺許牧拜于
下夫子亦荅拜座右視其髮特焦黃可異焉覺
因思之豈牧著四書五經疑問蚤夜以思必求
印正夫子之心故形之夢寐若爾耶冬府康冊
岩公祖召鄉飲大賓鹽院楊弱水公祖批縣爲
牧建羽翼六經坊于南街祚敦許出之女受聘
于華林茅甲寅七十二歲春府吳白雪公祖召
鄉飲大賓祚端往京考選祚碩亦往秋延樹娶
孺山鍾氏刷斗垣宗師按湖考校祚馴補府庠

弟子員延敎延敉補縣庠弟子員邸報吏部考
選祚端授四川道御史上請俟 旨冬延教娶
菱湖任氏廣昌士民爲牧立生祠王帶水公祖
爲之記羽翼六經坊成守道何虛白公祖助費
因目大魁坊世所有首相坊世亦有而未有若
此坊者坊誠鮮有矣愧牧不足以承耳祚重生
一女許聘爲鎮王訂正經書字義成付刻乙卯
七十三歲纂四書五經大全疑問要解成付刻
祚端生一男延廉徽寧按臺駱沆瀣批建亭於

徽州南山觀立羽翼六經碑祚馴遺才應試祚
碩亦在京應試著孝經疑問成付刻冬府邵徵
實公祖召鄉飲大賓祚馴娶夾山漾張氏丙辰
七十四歲祚碩生一男延錫祚端繼娶嵇氏又
殁於是因疏請給假歸將蔣氏厝于庄上丁巳
七十五歲祚端次嵇氏生一女受聘于大包王
祚端納妾徐氏秋延廉聘竹墩沈延樹妻鈕氏
殁祚碩生一男延膺冬延績娶戾舍閔氏延啓
娶司前鄭氏蔡虛臺宗師按湖考校延樹補府

庠弟子員延著補縣庠弟子員其在庠者延敉
一等剳糧祚馴二等俱准應來年鄉試祚重生
一女未受聘戊午七十六歲春祚端次嵇氏生
一女受聘于長興臧聞新興將我生祠立于東
門外者改立于縣東分司之前不知何德而感
民至此註釋大誥成付刻祚敦女受聘于德清
蔡祚馴延敉應本省鄉試祚碩應順天鄉試冬
祚端進京候 命延著娶趙灣吳氏延樹繼娶
海寧史氏牧思常言俗話與聖經賢傳若合欲

著通言釋訓祚馴引出之女受聘于華杉芳巳
未七十七歲春都察院註差祚端陝西巡按候
吉秋祚端生一男名芝郎祚端奉　吉下巡按
陝西然尚未發也庚申七十八歲春府潘載徽
公祖召鄉飲大賓祚端奉　吉巡東城即遁請
歸省軍門劉石閣鹽院吳覺生按院彭翀玄俱
批下省城與敉建坊於鼓樓之南名曰羽翼六
經廷樹生一男名袍官祚敦生一男名守郎夏
祚端生一男名定郎歸省畢秋往巡按陝西冬

府杜梅梁公祖召鄉飲大賓遇天啟　皇上登
極　恩詔改給敕命封敉四川道監察御史如
祚端之官省城羽翼六經坊城作正禮篇論事
御製世錄成付刻辛酉七十九歲傳歲洪亨九
宗師書校試斷令春發案補延續縣庠弟子員
其在庠者祚馴一等應試補增廣生杜太尊召
郡飲大賓祚端稻出之女適璠庄○○頗淳初
共繼娶金氏以　聖上覃恩沿加封孺人是夏
染疾而歿延績亦染疾而歿是可慚也報去陝
西乃祚端方在提陝西場事方闈開之即歸至
十月初旬始到家是秋延啟延樹俱遵才應試
祚馴生一男名禄兒延敎生一男名勝官延春
娶七里溫氏延貽娶馬要沈氏四書五經疑義
成付刻冬時盡矣而祚碩病甚歿甚可痛也壬
戌八十歲春杜太尊召鄉飲大賓唯老閑無事
作崇正千字文成付刻敉次妾沈氏抱病多時
歿延樹史生一男名頂官祚敦生一男名揎官
秋祚端復娶之妾徐氏歿敉三妾陳氏亦歿併

金氏葬于金盞山祚端獨造墳菴屋于金斗山
先是祚端在京遇作家推筭敉八字云壽元尚
有數年中猶有鼓盆之變今一年之間繼娶與
二妾俱亡亦大奇矣哉大奇矣哉秋祚端又納
妾何氏因以續徐氏之後云延貽生一男名亨
官端兒徐出之子曰芝郎聘司前鄭曰定郎聘
儀鳳橋韓數年之間祚端房定于南街祚敦房
定于千戶所前祚重房定于西門內祚馴房定
于儀[illegible]橋北亦可謂[illegible][illegible]矣夫此[illegible]書之後立

也起于巳酉之秋至今年踰一紀中間變遷不
一有可痛哭流涕者碩兒與績孫賫志以歿也
有可喜躍權慶者祚端之顯爵與收坊碑之榮
耀無數也有可以安集自立者各房之居處有
定也而皆所不計也獨以收尚享餘年而經義
之底蘊見夫子傳授正印一事則古今人之所
未有耳非雖君教養之素及收探討之勤能有
此哉今八十矣其後時復有幾特爲收拾緒餘
俟後有可紀者當別紀之耳

又續年譜

性敘歷年於平生冊中嗣續之又踰一紀矣今
癸亥年八十一歲賴先人餘蔭得至此身經三
世眼見五朝可謂全盛矣自今以往能復有幾
但時月歲序似不可少又嗣續之是所謂月譜
也春初延樹男袍官聘澈山稱就月祚端買山
於樊[illegible]收葬其二妻一妾併葬子延績於其側
完此一件大事此亦不幸中之大幸也遯言釋
函底付刻六月中祚馴分授儀鳳橋住房被火
延燒殆盡增詩文草稿刻以行於世又分詩成
帙名樂陶吟祚馴生一男名傑孫祚端服除從
吉命祚敦祚馴葬生母沈氏於道場山青龍嘴
祚馴湖造住房於儀鳳橋北苟完矣甲子八十
二歲此身覺巳大憊鼻不聞香臭巳久口在新
與時食生同眼甚多人謂其傷於齒弗恤也今
齒巳折落唯存一二舊歲則盡折去矣右耳在
新興時因賑濟傷神頓覺出氣漸無聞知及六
十九歲右耳亦大聾年餘漸覺聞知自此以後

至於今雖有所聞亦時大有蔽處此五官之可
自驗者若百體之堅強如故也乃舊年入夏來
右足及腰覺酸澁時用醫藥無效及今年爲長
興事發勉強入拜王原爵公祖至府縣賓館則
覺有不便於行張公及馬公皆命輿擡出今在
家乘轎亦勉強行數步大不如昔蓋氣血之虛
耗自然步趨不能前也但未知泡影之何時結
果耳祚馴男祿兒聘德清大麻金次孫孫聘長
興臧祚端升四川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參議

分守川東道上疏告病夏吳兹勉宗師按臨吾
湖考縣庠之延啓延著俱一等應試秋考遺才
取府庠之延樹縣庠之延教俱應試就月祚端
告病之本已上　旨下吏部知道吏部覆本待
病痊之日撫按保薦起用九月縣庠延著補增
廩生十月延著生一男名于孫癸丑歲夢先師
校共王印零星五六片奏成請以金鑲許可即
升坐高廠敎肅拜先師亦答拜至今嘗識諸心
今繪爲圖像併屬其所建立坊牌用傳諸後祚

碩女許聘遺花莊○○朱○○今已于歸端兒
生一子是牧之第十八孫也即名十八官乙丑
八十三歲衰朽之甚已不必言矣唯老閑無事
思立族譜以維家敎乃譜之立也人皆假貴顯
以示榮我思宗系之不可泯也但思其所自知
者始于一田舍翁繼一田舍翁唯我父淳菴公
始教牧讀書發科吾兒祚端又繼之而子孫沂
入庠序始克成立家系以示普及之義耳乃祭
田之未立也嘗識諸心不無望于後人也勉力

闔家已得銀三百兩付與兒曹數年矣何時得
買置一方可稱譜系之義是所深望深望端兒
前侍御時陞四川道發本不行今偶得臺臣之
奏嗣吏部不宜例推也　聖旨批出仍復原官
得補福建道端又上病本以辭也不允謂召原
官有　旨不准辭着速來供職以是思爲出山
之計偶杭州考校生儒端命儒兒寄籍錢塘就
試吳兹勉宗師取入錢塘又爲儒兒娶吳氏歸
家始收拾行李入京冬月始見朝乃宗師批儒

兒改補湖州府庠弟子員又延著前補增廣生
者得補廩膳生甚喜端兒見朝之後差往南京
畿刷卷今閒敦兒一女許聘驥村嚴端兒生一
子是牧之十九孫即名十九官丙寅八十四歲
牧雖衰朽仍前而寢食如舊正月亞兒一女許
聘夾山漾張前一女許聘南街○○張文曾今
始于歸端兒二月終旬歸蓋在京雖已領精微
批而刷卷印信爲前道周公帶去者尚未繳還
故且歸家以俟印之至乃今五月始得捧至今

以下原缺

漉籬集二十五卷遺集一卷

〔明〕卓發之撰

明崇禎傳經堂刻本

大宗伯先生鑒定

卓左車先生漉籬集

傳經堂藏板

漉籬集序

李于鱗先生曰天下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鳳凰不必鳴於岐山而麒麟爲檮杌余嘗嘆息以爲名言文人才子之出見於世也豈偶然哉如優鉢曇華五百年一現又如海上三神山金銀宮闕照耀烟霏霧靄可望而不可

即王仲任稱儒生勝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鴻儒又勝通人極推服劉子政楊子雲桓君山至比之文武周公豈無所見而云然哉昔人言天下才有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則才者上帝之所慳惜鄭重不輕以予人者也而人之有之亦復不易取數多者或授之以五色之筆或滌之以西江之水心肝肺胃皆成錦繡咳唾噴薄無非琳瑯取數少者如奇花異石尺璧小璣亦足以爲龍爲光爲珍爲寶於人間蘇明允曰天子之尊宰相之貴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可以貧人可以富人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其

自負亦豪也哉可爲千古文人長價矣然則世之欽重夫才也其猶仰日月星辰乎非不晃耀在目也欲足躡紫霄而手摘白楡能乎哉其猶望太華嵩岳乎非不嵯峨在前也欲陟芙蓉之巔而把僊人之袂能乎哉是故讀新語而稱善左右呼萬歲者英雄

之君也百二篇之贋尚書質之內府無一應赦其罪而奇其人拜寶其書者好文之辟也下有畸人上亦具眼言之口芬思之神旺猗與盛哉古雄才大略之主嘗寤思乎鴻筆麗藻之英未遇其人則曰朕安得與此人同時想慕如此其殷也既見其人則御

手調羹妃子捧硯中貴脫鞾寵幸如此其隆也下此則立賦高軒鉅公廻童子之車矣賞句雪車狂士下同儕之拜矣夔主人之博輿卽僕隸甘心於鞭箠美眉山之奇才雖讐家難靳其賞譽鱷魚無知也片紙驅之遠徙鷄林異類也一篇購以千金奉天詔

下而武夫悍卒頓爾其廻心菩薩半偈而天龍鬼神盡爲之降伏此蓋陶朱猗頓之富無所騁其豪黃屋左纛之尊無所施其勢譚天雕龍之口無所關其說賁育專諸之勇無所措其力而奪魂移魄傾心皈命一掞之文人之筆端亦大靈異矣亦大神通矣

而漢東方朔乃云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此蓋爲輓季蠅營狗苟之輩嗜富貴而無廉恥者道耳豈所以語文士之大力才人之不磨乎日月經天光彩常新金石可泐文心難朽千古幾離騷乎湘江能沈屈乎千

古幾史記乎腐令能辱遷乎治安可以尊太傅何病長沙子虛可以帝長卿何妨犢鼻今日爲元祐之罪案異日爲南渡之拱璧矣今日闆室摧之爲老瞞之仇讐異日金帛募之爲子桓之知巳矣究竟祁順之羅希奭唾罵千古而北海揭於中天李定何亶

枉作小人而東坡皎如白日生之貴死之亦貴榮之貴辱之亦貴升之貴沈之亦貴一片靈心三寸枯管天之授才人者奇而高才鴻碩之彥其踪跡亦絕奇皋伯之廡下可居吳門之市卒可匿任永之雙目可盲公沙之賃舂可作出則賡藤滕之韻入則臥

米桶之中巳而跡之則杳不知其所之矣豈故知雄守雌潛踪秘跡爲此溪刻孤峭驚世絕俗之行哉古人於此有深心焉有苦心焉蓋世間文人才子挾造化之靈秘則眞宰默讐貧一世之英聲則萬衆側目眼空六合氣傲千秋鷄羣自異龍性難馴未脫

詞人之習氣時攖醜正之凶鋒能自全焉者寡矣而況金珠貴而才子賤朱芟熱而黃卷令華陰道上誰問驢背之傴才朝貴馬前那容敲詩之野客布衣之交渺矣幾是滕趙宗英忘年之友何人空想西京賢守至今千載之下淚灑鶗鴂涕垂燕泥所以才

高識寡孫登致嘆於叔夜干將莫邪藏用遺譏於北海也然則英儒贍聞之客高明特達之儔涉斯世之末流所以自處者亦必有算矣吾友蓮旬居士曠世逸才也余曩得之雍中大司成倬星黄公一日見其心性才情論大加擊節曰世間安得有此人先

後南北司成如湯公霍林顧公隣初羅公湘中姜公燕及謝公培元皆獲之如拱璧盖蓮旬少年即負盛名於當世矣黄公貞父有高出青天之品題顧公涇陽有命世豪傑之色目李公本寧嘆爲江左臥龍湯公義仍命爲秣稜珠樹樊公致虚𠂢爲人中之

張子扆張公曾史稱爲文中之列禦寇至於海内忠臣義士碩儒鉅公或定交杵臼之間或推尊壇坫之上乃若俠客羽人方技棲逸無不匹以墻東方之竈北然亦未爲深知蓮旬也蓮旬嶔崎不偶頽然自放歷塵世之苦諦閱人間之可哀去歲塲中已置

第一而復失之余心悲焉然有才如此終非籬落間物總之天生此一輩人豈區區世間爵祿名位可得而輕重低昂之者耶茲因蓮旬刻集既成而弁其首因備述才人可珍可重之梗槩古人自珍自重之奇蹤亦欲蓮旬珍之重之以不負天所以厚我之

意焉上觀千歲下觀千歲仰睇古人俯睨來者可以瀋江陸海秃藻人墨士之筆而趦然駕乎其上亦可以據梧喪我棲希夷象罔之域而穆然遊乎其先如氾消之養木鷄無敢以應如季咸之相壺子望之反走才士耶高士耶文人耶道人耶謝客云得道

應須慧業文人蓮句幼事雲棲潛心內典龍藏貝葉之書波濤於海口三空四乘之旨兼總於心極無論言語文字視若空華富貴功名等于嚼蠟即天地萬物菀枯死生得喪利害之際視之不啻如秋蟬之翼過眼之雲而余猶瑣瑣鷄肋屬望於蓮句也得無笑我猶有蓮之心也哉

崇禎丙子秋杪龍眠友人葉燦題於

白門之讀書堂

題瀧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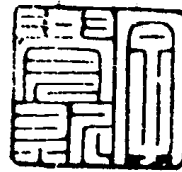
君在靈鷲峰西湖攜杖屐落筆雲霞生馳驟若風雨不肯踵時流古人為沿溯荒榛𥺃墟間廓清闢一路志大追正始孤音聞韺頀清邁秀芙蓉出水輒能娉荏苒歷風塵淵心斂夙素我始一披誦耳目為愕顧天壤有卓

若其人何軒翥壺觴招毛公相與諧良晤慮下小於才乃爾篤古處飲如坐開元江山起烟霧文固欣馬遷有志相如賦此酒先酬誰遙澆少陵墓紛紛徐文長卑弱多違悖此道日與星濕螢焉能錮人心歸正宗可喜旦暮遇斯理常不舍羣倫或迷悟辟如

兔象鬬其力有恐怖何況龍之力十象得無懼大小迥然分豈待舌簧護我雖為襪線好古自嬰孺見人敢異同恐逢才人怒之子趨向合慷慨發衷愫浮翳頓為祛繩墨遵前度竭力企宮音細甚鄙下故引觴醉明月勗哉挽天步世運列國風足以覘隆汙

遙羽應鼓勇偕看龍池樹古藻揚徽音燕然莽回互東海生鉅潮珍錯英靈聚盪胸出雲雷千秋貴陶鑄二三君子軍寓內壁壘固旗鼓無孱弱日新變于富我輩七尺軀豈被虛名誤茲後有作者心力期相副轉眼顛毛白老大將何據富貴一時耳後世無

所慕王子記絕言毛公非章句永譽詎易事大家莫能恕不然不克傳恐人掩口去

雒下王鐸

漉籬集序

昔吳道玄欲繪大士大士現種種相道玄伏地不敢下筆然而今世之傳道玄大士相者何種種也聞朝普陀者或見瓔珞或見白鸚鵡或見竹林楊枝獻珠龍女未易見大士金色身然而人人自以爲見大士也吾友蓮

句先生今之現居士身而說法者也其所著詩文大都於世人羨歎雜奏笙簧迭陳樓臺巖壑周複迂廻磚礫璣璧洞心駴目之會蓮句吐之若穢骼却之若蠻語委擲之若枷鎖瓦礫而後從容出衆香餘粒佐以天音七寶華林給孤福地一一具足任人棲

遲偃仰其下蓮句踞高峰睨覩之兒
有眼迷金屑魔事漸深者不借舒兜
羅綿手提而置之獅子座間而世人
霧障所縛驚啼反唇甚則波旬爲祟
借力于蚩蚩之衆幾持刀而向慈母
蓮句弗怒也更夷然歆然齋雙樹不
傳之衣現西方上生之土攺易名字

兼折攝二義冀從舉世摧傷昏亂之
中以一人之慧命安頓一世之慧命
以一時流連光景讚嘆義諦之因緣
了證千聖億刼揚眉瞬目之機緣于
是遂有當代大宗盟若葉曾城先生
者爲之惜憐才于漢武追奇遇于唐
玄遡昔北海東流之案以明讒夫之

無益而文人之必傳仍曷以珍之重
之毋負天所以厚我之意先生所以
置蓮句者何其高邈而蓮句顧自託
于麗公之瀌籬夫麗公沈寶船而取
給于瀌籬蓮句墨濤渲染汗牛充棟
何異寶船而珂月拾之籬孔中若以
杖挑敗葉寸寸封積究竟寶船不增

瀌籬不減蓮句安坐以待日中珂月
結跏趺先之盲夫不解謂是奇特不
知此正蓮句之竹篦一片耳葢蓮句
自現全身而葉先生攝取之于法輪
寶刹而予祇攜其一肢一節葉先生
徵印之于皮骨神髓而予祇見其寶
冠瓔珞而已雖然蓮句于天人勝慧

取之甚奢于塵俗福因享之甚約十年來躑躅困頓幾于棄置之敗籬此于蓮旬何損毋乃非造物者所以置蓮旬乎傳遠度唐宜之與我蓮旬義仍湯先生所稱三株玉樹也予未識宜之而蚤交遠度心謂此三株者一移根貝闕一飄葉塵間獨此一株亭

亭獨立于蓮旬之上謂爲大士之分身可爲釋迦彌陀之合身可爲衆居士中碩果神龍之餘身亦可而予不佞又何足以序蓮旬乎哉

乙亥臘日武進社小弟薛寀漫述

瀌籬集序

文章之道品地雖繁然其旨歸則以發揮性情之理者爲無尚夫理豈其膚腐物如今學士家所譚說盛自矜負者所研而世間至靈奇要妙不詘而愈出者亦孰有逾于在我性情之致哉六經衍天地之撰而予長以方

與爲章編日星爲膏火草木蟲魚爲奇字蓋讀竟無字之部本而聊藉章簡乎證嚮故能醞釀百代成一家言游夏之學未能或之先也前之靈均似祖述風雅居多後之眉山有謂其取精用物於繁露大小戴記而間出入乎蒙莊者要之於龍門上下掩映

雲漢爛然惡可泯耶望古寥寥百端俱集惟與二三同志君子盱衡以希旦暮之遇耳予友蓮旬氏夙禀靈通淬以旁覽凡子政之淹緯茂先之該博逸民之名理雅致古人衆娉兼之裕如故其平生詩文往往於春華秋實之表識所領舉落腕伸毫迎刃立

解如曹子桓舞蔗不減擬殷向劉而免肥草淺弓燥手柔之致於言下概見予窺其意大都盤匝推眉山而昌黎南豐諸子斯與爲解衣盤礴揖酌晒言者矣噫宋世人文萎颯有眉山拔地特起安在乎不大擅人意江瑤柱萬斛泉源徒浪擬耳方今著作之

林於元祐吾勿敢較其森隆然白茅黃葦斜棘相向業已習成而兆見斯亦從先之民所慟也如蓮旬者抱奇委頓彷彿留滯周南令得嗣天官騁軒輶周諮而覩記其所弋獲于性情理義以成一代亹亹之章斯豈元符而降所能頡頏之者哉

長洲陳仁錫撰

附錄

爲大人韓蓮句集成呈詠

千古眞正文人苦無幾各各欲以我爲始或云八代之衰我起之或云彼已預之我不爾無則創之有則翻如車雙輪不可止翻復翻今翻復翻究竟翻者翻者常對峙雌雄甚妬之而不久忽有人思兼其長此爲鷄三足臧三耳世必無斯理子莫之名見孟書子虛烏有同一旨非根非秀非雌雄徒供兩家之冷齒試看從來奇正肥瘦疎密文章家豈但三十六對之繁侈前馬則後班上韓則下柳左杜則右李乃夫乃妻亦兄亦弟君子去我不去彼我且不可得彼將何從起白淨圓明中本無一些子何況筆墨紙外離諸相內離空遂有百千萬億微妙之法出其裏夜炳心燈晨飛意蕊語言文字總不立有耳能聞盡歡喜語言文字總不妨莫以耳聞徒作禮當此之時千古才人伏如豕爲有獅呻象顧難議擬何必漉海求珍烹天出滓破碎一切智慧神通無所以此非有對之人此非有對之文蓮華句中有居士其吐蓮華之舌盖如是

不才子人月

讀漉籬集總論

瑯琊歷下舉世所尸祝者皆蓮句所唾棄以爲翁仲方相之倫峨冠博帶都無神明者也乃近世踸踔纖諧之氣又蓮句所指爲詞壇之侏儒俳優也今讀漉籬集高文典冊中而天真爛熳不餙邊幅如寒山普化諸子可以脫帽露頂散髮坦胸作人間散聖亦可駕象王車踞獅子座而坐道場蓮句其度世之英雄乎　李維楨

管子曰凡物之精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此氣也當上下千古而得之於詩人之詩乃胎息生旺而漸至衰絕則升降於世運而難爲聚自本朝有駿雄之空同放逸之太初而得衆心之所聚乃蓮句以風起雲湧之氣起而震盪之奇偉峻峙可以蹴蹋一世已求之漢魏晉唐奈何曰迦葉傳燈爲得其髓止是脫落其皮骨耳詩人擬古得其皮骨者古之仇讐也蓮句於古者雙鷹竝擊焉問逐鹿之得否也然蓮句非久淪落歷踣躓深受怨毒烏能奮乎此甚恐世界中一切苦緣是法輪初諦烈士悲心固不可止世人如堇蟲習堇而不言苦無疾痛而號呼故與聖賢發憤之情事隔嗟乎毛嬙麗姬天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而不能以爲可好於薊丘集見盛怨氣而美焉 評薊丘集　湯顯祖

讀蓮句五言古詩峰巒聳峙骨法崚嶒奇花異卉生巖罅中如石上蘚盖其吐納呼吸冶鑄蘇李而光芒獨天神鋒獨露七言古昔人以少陵兵車爲祖禰木蘭余謂謫仙蜀道揮斥屈宋以擬蓮句差堪彷彿故如江海橫流騏驥暴怒驅栢梁諸子而蹴蹋之若漢高之顛倒豪傑也五言律容易湊泊難于見長不足困庸人而困英

雅遒句此體有閒冷者有幽艷者有高峻者有雄奇者有老筆紛披如兩人對語者七言律如梵書稹簡不落世諦每以一氣呵成龍旱今古昔人所推黃鶴樓鬱金堂諸作是其勝場如初日芙蓉天然瑩潔亦如與可畫竹咫尺間具萬里之勢皆于字句之外戛然獨絶無一毫雕繪氣五言絶微苑之中頽然自放如秋花艷于山畏亦如鴻鵠翔于天半兼齊梁之艷詞與輞川之幽韻七言絶如隱娘飛劍必妃踏波凌空而去珮環留響此供奉之嗣法耶至於長行文字則南能北秀向分二宗若腐若班門庭迥别乃至盲史一人而如傳如語神理亦殊國語腐史雲霞縹緲之氣乃蓮句所酷嗜莊周列禦寇管仲韓非王栩墨翟戰國諸策士皆其氣類也若追琢之文金玉之質雖商彝周鼎非彼同流如左傳班書乃至楊玄董露皆當别論矣若其鬼神于文窈冥變化而莫知端倪則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而以雜華之不思議爲宗極耶　董其昌

國朝王李諸家但襲冠裳未露心骨會稽公安便欲全脱初盛猶恨半落宋元若蓮句江南諸什自出手眼直抒性情篠篠若秋雲蕩蕩如流水可謂極文人之致登作者之壇矣至於仰乎千秋俯視一世有怨必盈含情未吐此於風雅極深正恐屬和彌寡耳　許白門集　樊良樞

夫平處四時之中而無所感拂者必俗人也際春而懷煦然以悦氣舒則動亦不必盡韻士有之若夫秋氣之悲也秋花之艷也秋天之高而水之瀏清也憭慄泬寥若專爲一人而增慘者故秦之蒹葭楚之搖落聲悽而致遠以其秋情深也無情而爲詩當秋而不能感人爲鈍漢詩爲秋句矣蓮句以長吉秋來之語名其詩其亦

有風騷遺意乎長吉纖瘦通眉長指爪能[illegible]書為文絕去翰墨畦逕蓮句酷似之今讀其[illegible]齊詩若零露之秋稀寒月之餘映此豈無感而言之哉評秋來集 胡胤嘉

根天極人鑽宗串德上自盤庚下至眉山[illegible]止其才與情無不取之今世膚言求解老嫗與學自命牛蛇二氏至死不相往來不知世間牛蛇老嫗豈不曉老嫗所通牛蛇必伏特非白香山

諸賢可辦耳古今二才蓮句之前惟有腐史[illegible]句集 倪元璐

昔人論文徐文長有冷水澆背之喻而水心先生嘗云作文不足豁千古霧濛使讀者眼前電光一閃何足浣染筆端今讀瀧籬集如法華品略領取止字扶諸佛秘藏豎義無上秘史鬼門一脫想出青田諸公拔甲壬方位渺思哉且謂丁皇覺出世因緣更奇特李批龍川集悲庸人悲字妙渠魁亦可出世奸雄亦可爲能臣用人者亟着眼閒話序爲龍湖寫眞誦法翻是仇讐此語何從來令人汗下序天柱有至性然復有至文令命筆者耳目俱墮序河清啊清明之朝而爲亂世之文一時名流皆膺斧鉞序張來初攻狂狷以救狂狷又云亂天下在狂狷熾然此輩何處逃緊南中稿讚三教聖祖一千古大俠烈截斷衆流重建大圓山河世界俱向錢孔中

藏函天盖地得人論天下事以忍而濟以逆而奇如地之于天則可爲孝子乃是從來才人慧哲尋味所不到亦是才慧轉鬬發機至微處讀張忠烈傳如立忠烈於前而揪眉擊齒願爲之執鞭覽桃葉種花記如招女郎之魂而相與迷離渡口睇烟水弄花月也文人筆下有無限起予之端若藏經緣起掊擊則義明附會則旨晦金眞道院玉帝淸臣皆領無上妙法螺髻庵冊

莊列爲竺乾之先驅三峰說法宣暢正宗即是
憲章聖祖種月庵揭出中峰田種人一語洗發
耕空種月之討往生記欲奪愛根無如苦趣冥
漢君祭文要識來從何去即堪同蓮花骨肉上
二大師書辯駁念佛參禪異同掃淨參差儱侗
偷念打併一悟鏡智圓融是推出紙上日月輪
照耀無量無邊身心光焜而炎燒遍界獨濯氷
壺透骨清涼毛孔灑析二六時中霜風警醒詎

正背水一澆眼電一閃巳乎願受持一冊香花
供養深心參究雖荒鈍如湛刹那間當得般若
波羅蜜　　毛湛

文者貫道之器包褁三才凌罩百代經緯禮樂
皆是物也墳典謨誥濬其源伊周孔孟衍其脉
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文不在茲乎秦漢之文
稱正宗即唐有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
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氣非剏山安

能作此語以揚扢風雅爲文人樹幟也耶惜李
翺不能譜之於靚面而予瞻乃寫照于後世人
之於文可易言歟余與蓮旬周旋三載初見其
式廬問字旨南中名鉅私謂蓮旬精采唾咳彪
炳奇異爲文中虎目攝者自爾氣奪而蓮旬顧
落落穆穆若不與人親交接間又殊無町畦至
於名理辯難之微經濟執掌之處則源源委委
若滄海潤浩無際而徐以其餘瀋發爲潮汐蒸

爲蜃氣然後因蓮旬之人而想見蓮旬之文其
神凝其智深而勇沈大有不可測者今春王正
月朔始獲覩其宿構文若干篇大都其高曠似
莊生而沈摯過之其奔逸似史遷而玄微過之
日光玉潔周情孔思蛟龍之翔虎鳳之躍即如
宮墻內宗廟百官煥美嚴重而世人不得其門
人文之不可易識如此無怪乎昔人之覿面而
失也我明之文剏始有景濂希直何李七子揚

其波然未免以模擬之文高自標榜獨不思文生乎情詩以言志辭取達意如以辭而已優孟豈即叔敖法言元經不屬僭聖耶求真文字於明代經世如太岳之嶙峋出世如石簣之恬澹頗爲近之若其精內典闡三教得世出世間正法眼藏則蓮旬一人而已　黎國俊

余嘗論列三代以來詩人爲桃都集一部集中所輯皆三千年間快心之句於國朝得蓮旬一人焉夫瞿塘三峽瞬息千里作縱横文人之觀它溪澗非不澹蕩也而勢不傑矣琵琶羯鼓其聲脆以亮禰挺昭然恒寄懷焉它絲管非不婉如也而與不酣矣刀劍弦矢斷無留痕殺人三百步雄才壯士性命寶之它器械自見長也不如此之鋒銛矣糟丘麯蘗引人着勝地歡然一醉陶然千古它飯食特令人飽耳烏能似此哉之甚快乎擅文場之心者必發高懷之致者也操筆陳之雄者必縱墨池之態者也蓮旬詩高且縱矣孰快於是多孤憤多笑傲多幽艷多俳宕多奇嶮化人潑墨何所不可此可與才士道難與名人言也　傅汝舟

天下第一種才人之文如海外三山樓閣層架珠玉金碧自然風生丹楹翠檻不移而具時時有仙樂振響上驚天帝下泣鮫人蓮旬先生漉離集是也先生困名場五十年多半作客遊兩

京之間所至雷動然其志愈鬱其詩愈豪其遇愈窮其文愈放或禪或玄或道德性理兵農禮樂無不臻極闡與披散雲霧以至細草幽花之恨酸風怪雨之愁撑霆裂月之叫號奔石倒流之勇怒出其筆端悉如活現詩則把臂長吉蹴蹋工部文則韓海柳泉兼有東坡海外之奇及其家庭骨肉一二傷心慘目之文非先生不能言非俊亦不能讀蓋俊與長君珂月作十三年

金石文一旦散去不得已哭之以筆罌筆爍罌乾而終不信有此事嗟乎以蓮甸先生爲之父又以珂月爲之子造物亦妬之矣能不亟乎往見珂月爲先生較此集時嘗記不足則手錄之日光不足則膏續之集成又托諸長歌以代讃嘆珂月是時亦烏知其身之遂殞也身殞而父之文賴以藏名山懸國門不致如白門柳花飄颺散佚雖漆燈夜臺應自含笑視世間蚩蚩不

能讀父書二字者何如哉　徐士俊

司馬子長韓退之李青蓮杜少陵詩文中之英雄也却未解第一義諦陶元亮王摩詰詩文中之禪郴也却無英雄氣臨濟德山諸老禪人而英雄也却無詩古文辭其以文人爲英雄爲禪郴而以無礙辨才逗漏于詩古文辭者唯蓮甸先生乎　邵文甲

漉籬集訛閱氏籍

李本寧維楨　馮開之夢禎　焦弱侯竑
顧涇陽憲成　高景逸攀龍　湯若士顯祖
吳客卿應賓　湯嘉賓賓尹　董玄宰其昌
陳仲醇繼儒　張侗初鼐　何芝岳如寵
黃貞甫汝亨　顧鄰初起元　吳行可光義
姚岱芝士慎　米友石萬鍾　鄒臣虎之麟
胡休仲胤嘉　張海虹五典　錢受之謙益

王季木象春　樊致虛良樞　黃倬星儒炳
葉曾城燦　李小灣孫宸　孔玉横貞運
韓若海日纘　王季重思任　余集生大成
王覺斯鐸　方孟旋應祥　周玉繩延儒
何宗元萬化　張賓王榜　魏廓園大中
王昆華錫袞　姚孟長希孟　鍾伯敬惺
文太青翔鳳　趙凡夫宧光　張元長大復
潘景升之恒　文文起震孟　張席之瑋

陳明卿仁錫　李太虛明睿　姜居之日廣
倪鴻寶元璐　袁中郎宏道　袁小修中道
曹允大勳　陳古白元素　謝培元德溥
許仲嘉士采　曹元甫履吉　譚友夏元春
譚服膺元禮　周安期永年　周季侯宗建
馬君常世奇　金正希聲　陳繡林所聞
黃海岸端伯　譚梁生貞默　毛修之湛
薛歲星寀　王季和宇春　何季穆允泓

宋比玉珏　張來初一如　趙無聲維寰
劉念先潛　趙退之韓　惲仲升日初
岳衡山虞巒　陳太士際泰　艾千子南英
周廷吹詩雅　葉潛之士瑛　聞子將啓祥
李長蘅流芳　楊龍友文驄　傅遠度汝舟
鄒公履德基　李超無至清　姜神超雲龍
劉晉卿同升　管仙客可成　范東生汭
文啓美震亨　唐君俞獻可　賀可上中男

唐宜之時　陸狂生上瀾　徐野君士俊
張秀初岐然　沈子羽淡思　邵子窓文甲
鍾小天天均　管乾三瓏　茅止生元儀

釋

雲棲袾宏　紫栢真可　憨山德清
雪浪洪恩　博山大艤　無用真一
聞谷廣印　雪嶠圓信　雪關智誾
漢月法藏　頂目弘徹　問石弘乘
金臺大綸　素華智旭　唵囕大香

笠庵懸看　雪照成遠　亾所福能

閨秀

陸玄芝卿子　紀阿男映淮　吳眉生質
林天素雪　王修微微　范半珠珠
徐小淑媛　楊宛叔宛

若士玄宰具區仲醇席之歲星修之諸公評語居多從簡書姓後遇同姓諸公則著字號

門人張悌　孫世傑　弟恭先　子允先
[illegible]子大月　人月　姪　回　彙校刻

漉籬集目錄

五言古詩

早春雨後虒過燕子磯

登北固望金焦二山有懷雪浪禪師

圯上詩 有序

賦得虛館清陰滿分禡字

牛首雨游同葉曾城師

丁巳除夕

五君詠 有序

三山懷古

采石懷古 四首

冬夜集方似之齋中

詠史 有序

斷臂岩 有序

詠懷詩 六首

瓜渚除夕

送人

余將往虞山包彥平送別馮仵家

同吳巒稺顧虞工唐巨卿遊惠山

登錫山望洞庭

寄懷胡元敬先生

贈馮窈窕

明月照桂林

何仙臞索贈

題蕊淵集

呂大司馬母夫人墓舍

贈友人

空林

夢月祠

栝園晏坐爲唐君俞題扇

題王修微小影

題謡

七言古詩

隣叟
西隱庵次湯薦玄韻 二首
挽李夫人
題苦節記
題紫霞堂
春江八詠
金山 三首
望焦山

望北固山
惠泉 有序
春申澗 有序
舟過五人之墓
長橋懷周季侯侍御
展母氏蓮冢 二首
笠庵禪人過螺髻庵 四首
花前贈畲 二首

爽園對雪聯句 二首
雪中樹石聯句

七言律詩

登攝山 二首
桃葉渡種花詩 四首
渡頭雙柳詩 二首有序
早春雪中集湖上 二首
送法病北上

西湖寒食
堤上桃花
月沙閣秋社分教字
壬戌杪秋醮子加冠詩
醮子親迎詩 有序
偕隱 四首
元日畲孫趍餘
為趙退之題遥雲閣共用三字 二首

乙丑元旦

新月

秦淮竹枝辭 有序 十首

秦淮后竹枝詞 有序 五首

梅下同黎爾瞻薛歲星贈鄭周顧

鹿鳴宴 十六首

宮詞 十四首

下第與去病大哥

與張異度宋羽皇孫初陽 二首

昭君怨寄錢受之

起夜來爲顧仲恭作 三首

爲茅止生陶姬贈答 二首

邸中哭雷仲飛沈仲貞袁開美 三首

哭隣女 有序 四首

解嘲 二首

盧家

湖上雨中題林天素畫

湖上懷王六較書 三首

湖上送別

爲周三姬人贈畣 二首

蓮塘汎月

春日觀妓

桃葉渡

暫游堂梅下酬來子魚宗矦 有序 五首

追和三生石上詩 有序 二首

水一方蓁竹初秀萱枝盛開 二首

夢中贈畣詩 二首

和小青韻 有序 二首

贈楚中陳山人

題齊隱君小像

天門次太白韻

酬雪熙三山覆舟見懷

封姨

蕉花

榆筴

夾溝

芙蕖二首

黃河二首

過維揚有懷二首

中秋後一日聞訃二首

湖中竹枝詞四首

湖上夜泛口占四首

西湖上巳雨中看花詞十四首

合歡詞五首

烟雨樓口號

聞桃葉歌懷舊

偈

徑山東坡池公案

徑山道上看花

贈封股僧偈二首

中壇結夏偈

阿彌陀佛九品四十八願讚偈

菩提心偈

小影自贈

頌

四客圖頌

詩餘[illegible]

菩薩蠻落花

憶秦娥春歸

如夢令新昏

桃源憶故人早春

眼兒媚濺書

西江月悼亡二首

序[illegible]

傳

家傳

緣起

疏

題跋

記

論

說

揭

祭文

漉籬集目録畢

蓮句卓發之左車著

五言古詩

張云艷處艷絕冷處冷絕險處險絕

蔡云姑嫂等語自是唐人得意

早春雨後曉過燕子磯

燕子掠江沱江南春未老天寒水勢輕江流明素縞嶺雲濕欲流天際垂行潦荻笋碧于眉柳絲黃若襖桃蓝綻似姑杏花放如嫂風露摧少年紅顏愁暮天殘梅懸古崖氷姿自稱媼諸勝

境勿得以徐衣相目

徐云吹氣成花使桃枝杏蓝盡作妖艷又須索朱櫓段持

張云詩中無此

媚兹丘奇懷恣幽討登山山體卑不若舟行好水落倍崚嶒石勢露根腦連朝雨氣蒸曉粧方澹掃蔦蘿繞翠髩幽綠開顏早露頰對朝曦跂足望遠道褰裳欲渡河恝焉頻砧擣征帆一何繁浮沉疑荇藻朝朝頻錯認春光委秋草夫壻本英雄大江流浩浩少婦性嬌癡崎嶔自顛倒照影怨幽姿空復相偎抱回首足塵勞襟期難自保五濁敵靈氣肝腸尚煩惱欲擲向此中日

神骨便閬閣中語耳

薛云鼓吹雜作

薛云一結有無窮之感

夜供祓潔漁舍聚澄潭樵路依山栲結廬雜漁樵聊杯問蒼昊皓月下寒江荷鋤種春稻當夏諷采薇入秋詠剝棗看雨尋山巔踏雪向城堡沉醉凌怒濤輕刀棹山島司空謀髭游亦如長壽考人間良可哀畢世在襁褓雛雀欣並棲牛驥甘同皁似此俠游場翻謂虓枯槁

湯云山川自有心性須明心見性人方領略得

董云設喻絕奇能令江山生動

登北固望金焦二山有懷雪浪禪師

雲漢墜長虹蜿蜒卧江際俯首瞰洪流凌空勢搖曳噫氣助江濤遡風發長嘯聲息破混茫呼吸驚天帝金焦踊中川縹緲盤雙髻遮臂踏波來宛若姒與娣鶼鶼飛比翼芙蓉開並蒂倩女離魂魄湘君有昆弟名姝愛文人海岳結佳儷鬱壑借顛狂煙霞倍靈慧余意在焦山幽匿思獨締三山三婦艷少婦情偏泥亂流曾委會華

□云許有隨屈珠玉之姿殘自詠情咳唾之格

徐云突入雪浪湥如滿山忽起

陽戾楫妻神山信難求便欲從茲逝世事同詔

辭塵懷偕寉壄低徊歷山足怪石列春蕣毒龍

戲將攫猛虎怒將噬峽猿立欲啼饑鳶號欲涕

亦如諸劍客銜髮裂目眦揮戈俯斜陽長空劃

奇勢櫻桃花可憐雨後嬌姿脆步履尚姍姍鸞

聲猶呰呰岩瘦蕚爲苔壁峻枝如綴村舍聚寒

星援崖類薜荔背負石作師面擁江爲雙當年

雪浪客此中轉半偈却似印法師機語撥關捩

鍾云忽又及此似古衲譚際去秋波語

昔無玉帶留今有重泉閉流光疾踰波懷舊語

成謎平生謾依人拜起隨江蕀花落擬自媒禪

悅當快埒回望凌雲臺素娥揚廣袂體香散林

皐隨風墮蘭蕙疑是無字禪冶情不須薙

鍾云故當兄事山海經弟畜十洲記覗靈運

遊山諸咏直可吝卿數百

○○○卍上詩　有序

少年受知于樊致虛先生贈余子房歌至今

餘云鼓云先首夬戒壯趾正圮上納履之意祐出便見幽快

餘云古今句面一指點出

不敢忘今復爲此贈門人張無垢以廣先生

之意

博浪沙中椎孤飛若快鶻祖龍騎虎游目眩神

荒忽龍騰必蟄淵烏摯先戢翼大索祗隱形智

勇難自匿勿謂太狂豪老子掀髯笑英雄皆有

病惟我能相療竇珠須用櫝愛刀贈以鞘孺子

汝當知世界如一履取之宜云何頂骨卑于趾

素書勿復傳汝已得其髓

張云空明中點染與他點染自別

劉云善讀陰符道德者方可讀蓮旬卍上詩

○○賦得虛舘淸陰滿分碼字

春殘花欲辭山雨紅粧卸烏愁葉底藏鶯怨枝

頭罵暑氣漸難銷嫣香傷遠嫁炎蒸既如蠻快

風亦如覇獨此林樾深微京宅其下枝枝互糾

結葉葉自低亞磵戶寂無人淸聤通一罅淡如

花光浮涤若酒初瀉衣薄冷于秋人閒境同夜

林色作朝昏樹香當杯斝世間觸熱人是類亦

是礄晩曛穿木杪疑是月光射空翠漾淸湍墜影倒危樹

○○牛首雨游同葉曾城師

薛云同此感喟

每懷積雨中稍得捐塵事人世苦喧豗于兹堪憇避况復山巒性得此乃奇恣天闕雖云佳晴光止纖媚誰能對孤峰荷笠而迂巒天風從東來樹樹落蒼翠嘗如遇英雄震怒相剸剸寒雲迷山腰洞壑遂深閟却如古道流閉目但酣睡

阮云譬知易象孤有妙理不弟借影豁京

杳然謝應酬鼻端白初墜又如逢美人朱顔方半醉醉態極妖姸遺香欲委地一騎躡游踪把蘿緣薛荔山路靜逾初睠焉乃忘瘁余喜雨師狂僕言風伯許問余從誰游玉皇香案吏天上看山緣大與人間異薄彼矜飾想領此盤礴意所以敕諸靈角觝呈妙戲不爲抱玉人山山洒寒淚

薛云將勝事推人承受太莽滅徐

○丁巳除夕答孫超餘

昔遊越三年此夜倍如寄今日憶當時翻覺繁鄉思子獨舍煩寃簷花爲飄墜感予與悲心居世同沉醉予壯余向衰老驥應含淚墨綬與青蚨天地設香餌鵾夷骨遂沉楚姬鼻方劓畫地輒成牢削木竟爲吏巾裾集青蠅華屋猶溷厠蘭蕙當門生却似成瘤悲慈母逝經年天風發長喟歸客周遊子市人成老魅燎火煎胸懷爆聲含訴辭夜色尚未開鬢眉巳驚悸寒威削紅

湯云胸中有此派慘無此雄恣

顔猛雨滌殘臘西予與南威明朝更憔悴少壯日日徃老大時時至日回與月周掃空急如箠年華自別離只是尋常事今子復何爲搖搖不能置應如世間人入門各自媚花香撩酒杯林鳥窺酣睡傍曉眉黛新滿山滴空翠祇是舊年春莫道傷春字

湯云哀怨竭盡

湯云不許傷心尤覺傷感

五君詠有序

張云五詠或雄峭或深窅五日詩之當令

徐云刱謂騖人宜共兒唯于作文也余欲以此作五叙固佩之蘇倒五毋

董云怒而色不變乃見異妙

刖骨生粟

乙丑五日海内詞人共集秦淮弔屈之篇至盈几案然競渡起于勾踐不自屈始又介子抱木曹娥沈江孟嘗君之生同在此日各堪憑弔乃作五君詠以廣之

○○晉介子綏

澤虵從龍游龍饑啖以股周流返其淵一朝棄如土懸書書足憖抱樹樹爲怒安得燔也時用汝作霖雨

附和詩

饑龍何太愚不知虵割股諸虵亦何心安坐分茅土天功安可貪君恩臣敢怒身隱自成文年年播風雨　宋珏

生無祿一鍾綿田爲誰氏羈紲十九年卒以自燔死不及豎頭須遽見亡公子棄大亦奚爲知心者刺史　文震亨

沈六二詩較晉無二語九兕風霜高潔

○○越王勾踐

天地授秘圖桃中列營壘摩厲思沼吳如替不忘覘兕甲涉五湖烏喙啄長鮪機馬駕船車習流自茲始

鴟夷既投江夫差尚堅壘遺女一入宮國事遂不視烏飛去復來江渚多蝦鯆十萬水犀軍沼吳從此始　宋珏

鳴鼓涉江水戈船無一閒帶劍被唐夷萬桃瞬息還觀臺周七里君王住其閒子胥海上來持種穿神山　文震亨

董云隱括騷經之髓

○○楚屈平

姱女好奇服舉體衆芳發謠諑娥眉瑣枝自摧捽菌桂與申椒一時氣消歇巫陽招不來幽魂泣江月

滋蘭復樹蕙朝夕芳香發蘭死蕙自枯萎葉就衰捽香魄有時沉香魂無時歇行吟遶空

湯云神冷而氣柔

江披髮弄新月　朱珏

山鬼何足媚卒從馮夷遊膂檝往救之逝者
渺難求五絲云續命不爲須臾留揚波涵其
泥漁父誠艮謀　文震亨

○○齊田文

游俠傾天下雲蒸而雪霏一士鑿三窟霜鋏凌
空飛儒服未足數鷄狗有餘輝天不生吾子終
古客誰歸

四座三千人吐言如屑霏虎穴取狐裘度關
若鳥飛平原與信陵千載爭光輝門下誰不
高惟君吾與歸　朱珏

靖郭累萬金孟嘗擲一飯自開狗盜門千古
客相勸釀酒馮先生高會乃焚券五日勿舉
見地下有遺怨　文震亨

吳云幾通削切

○○漢曹娥

雜花逆怒濤漂疾勢奇恣褰裳問馮夷貝闕鶩

吳云是唐突西子

寒翠濕雲委班波波香雲亦醉登霞珮玉璫鬟
影空中墮

奇服芽潮頭飛龜太狂恣亂流失白馬三日
沉香翠慕與懷忠我心憂如醉妳婦外孫
辨終古幾時墮　朱珏

浪花飛雪來有巫寶滕魚彼巫何往哉其女
甘淪溺安年幾何十三幾有齋假使再問
守見此碧何如　文震亨

湯云絕不輕着品題劉云成句作結自是老筆

○○三山懷古

滿袖京華塵擲向三山下江娥衣素練神骨秀
而冶雲烟縹緲姿向我懷中寫遥呼謝玄暉尊
前虛一斗靈運慚追琢李白同瀟洒魂來嶺月
新流光遍寒野幽淚滴爲濤攬之尚盈把問君
何以悲後不見來者

湯云此詩亦似初發芙容與錯彩鏤金自別

采石懷古四首次曹能始韻

陳云四詩落筆高開歷落之懷正在裏許

〇〇温嶠然犀浦

薛云却肩且憎老奴燃犀豈得不畏

犀光未云照鬼族先含悲渚波爲翻動磯石愁孤危醜類勿自憎太眞今致辭幽明本不隔何以畏人窺

〇〇謝尚賞詠亭

顧云世間名士受此一喝

屠沽埋駿骨今古誰爲傳聞聲識爨桐孤艇生雲烟如此嵩萊客流光有餘妍何須名下士乃得稱高賢

〇〇謝脁青山

吳云直是小受一塵

澄江如詩人曠世傷知希偶然拈一語句外含清微烟波來渺渺幽魂獨相依金粟爲愁絶青山以當歸

〇〇李白捉月磯 磯上有蛾眉亭

陳云如見太眞當日

醉仙發孤嚮蛾眉今尚羞寘鴻方欲征群喙如洪流天上既已謫人世況難留寄語波中月君當與我游

〇冬夜集方似之齋中時有長干讀書之約

張云似應物五言

客鬢點吳霜夕鴉滿庭樹感此歲云除征鴻失歸路尊開春雲生曲終春色暮即事乍忘憂觴行不知數何況城南隅長林拾烟霧

〇〇〇詠史 有序

甲戌冬杪同葉曾城先生夜話云士處衰世但可以柔道致治因命輯狄懐英諸傳却思古人言心欲小而膽欲大此中須作四簡料懷英諸公惴惴小心中具足膽略故運用吐納頗有餘閒若勇於不敢而柔不勝強便錯會黃老本旨矣釋具生法二忍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不則未能刀鋒坦坦弄藥閒閒也余與先生共嬰奇禍不欲以水濟水因詠史以攄志

陳云經世大本領亦是玄釋秘密藏

薛云身世之變

牝鷄一云啼旭日昏于夜滄海有遺珠流光自

通句書之魄矣反是將我一杯儀散古人魂語

樊云如傳如記如箴如銘

張云壯心至此大堪涕淚

照射嗤彼妬女魂不媟而自嫁慚恧失其威風
止雨不瀉鷃鵡翼未摧金輪轂方駕撫頂恣摩
挲神情一何暇世界忽掀翻酔酢似杯斝當其
搏捖時聲色俱銷謝疑膂復疑聾不怒亦不罵
自處兒方嬰視彼女為奼裙衣青帛傳翠裘御
前卸彈丸未脫手鴟鴞已成炙區區掌股間轉
移同造化所以古英雄慮為物所咤往往貴藏
鋒為冬不為夏智深而勇沉無令漏纖錞唾或

樊云便當與轟韓同傳

涴于面項或柔于膀血性與剛腸瀝盡當如酢
神物解隱形百川爭赴下囊錐倘露頴腐鼠空
相嚇

○○○斷臂岩 有序

牛首山之北別有一岩元末衲子斷臂而隱
岫嶺較幽澗壑獨勝而卓菴孤絕去人太遠
蕭颯不可任往往以宅雲霞乙亥初夏亡所
禪人將飛錫于此余策藜偕游因以為贈

孫云事與詩俱奇絕

瞋瞋紅月頹巾車觸曉氣闌闠歷人烟郊垌漸
蔽芾春餘留孤花夏淺踏柔卉飛絮已難盟殘
鶯尚相慰麥秀生怒濤雲驅若鋒蝟晴巒一何
憨濃陰密于緯勝韻今已煩神明遂糜沸味滿
固足飧肌豐亦當諱如酒宿思醒如花渴須溉
忽然氣清冷使我胸懷攄谷午猶露襲岩晝同
夜舒得非秋飈至無乃山雨餘豈知徑已轉本
與人間疎嶺仄勢奇峭嵐孤情欹歔石磴瘦栝

陳云運路層折愈尚愈幽王摩詰之神運

栢古衲颬衣裾兒聞虛壑鳴絲篠珮瓊琚兼之
濯嶨足處處皆渟瀦塊壘茲堪澆菀結聊以梳
雖復溽暑裏此中應晏如何當螻蟈鳴乃是薰
風初山阿栖半广渺如澗中萡流雲怯幽迥欲
侄還趑趄一朝偶促席攬擷過吹漁暫為開古
路稍當謀新畬于耜但畟畟良苗自與與道討
剔樂栢智華秀芙蕖云何啖儒術糞溺而舜腊
亦似却珍服示寶此斂衲隣山有牛首釋種呼

畈墟曠與昔殊尙望厓將何居吾子尋宿緣委身入空翠天闕與花岩屛息埒爲侍潑墨散空香枯禪當旣醉望望白門遥塵緣斷如臂

詠懷詩

陳云阮之詠懷嵇之幽憤杜之北征奉先諸什未達禪理歷代尊宿懐淨土詩未合風騷此如江淮河洛合流而達于海

徐云直是現英雄身而爲説法豈文士二字可了

薛云起句便收束意非止突兀如許

帝堯挈天下置之箕山頂許繇藐不顧揮斥如斷梗有繯獨睘睘垂淚沾荒井目眥猶未乾頃刻拾餘瀋虞夏忽焉徂天地相凌迫日月遞盈冲風雷自飈激龍虎喜攫拏騏驥羞櫝櫪空桑鼎俎香棘津釣竿折販夫出檻車牧豎離牛跡兵戈逮七雄英俊如箭筈王侯渺孤雛處士肩劾翮折摺跨風雲朽鈍恣剿割談笑蔑素霓[illegible]

方云慨如歎其音若雷霆一縱一橫論者其當

乘皆膽裂攄闘惟龍能每自懷震惧殿上走張皇車中坐梟兀豈如後世士奔踶受羈紲遇合空綢繆徵聘徒契濶況乃束制科英雄氣銷歇枯管鳴秋蛩青編餘粉蠹桐葉啼空牀絡緯泣寒素徘徊對雌風垂頭事章句隋珠抵靑雀犀象搏役兎匍伏向棘闈三日如新婦嗟爾食肉人雙眸漫相覷嫫母充後陳西施委道路掩面歸里閭蒼茫還傴仆嗟哉行路人掉頭誰肯顧

張云未免有情誰能無感妻孥怡怨離之禍叙發情止理居然三百之遺

良朋相永歎兄弟不可據妻子含煩寃父母忽齋怒顧影先自慚何以紓情愫三載如千秋悠悠渺難度人生幾何時途遠日云暮縱復奮翼鱗濁世横刀鋸穹蒼聽未卑老馬食難飽南北異寒暄剛柔辨茹吐勁節誰與同介性易爲忤羽翮不沖天飛鳴安足慕天時多舛錯千古同參商至人常匿影何用深憂傷車轍老尼父西戎隱伯陽我獨振遐舉下視皆茫茫匝地生烈

蒔云至此方結束起語拈出本意

火四海若沸湯耿耿懷忠悃日夕未云忘致君
止堯舜何異蜩與螗願子試究圖世樂不可常
俱生無量刹可寫我衷腸

其二

馮云奴僕命騷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嘗歎古人或有才無情或有情無才今乃兩無所恨

長安値秋晏遊子何凄凉北風吹宮樹木葉已
隕黃飛沙疾千霰颷沓侵衣裳馬毛盡蝟縮鷙
鳥翼不張寒蟬寂無響題鴂鳴枯桑夜色透肌
骨明月遺冷光羈栖愁永夕起視淚浪浪愴况

至明發足趾履嚴霜嗟余墮地時骨法何昂藏
長與俗物伍仰面看屋梁恍若遊天表心目皆
洋洋長鯨吸江海鵾鳥高其翔蟬翼視萬古遨
遊向四方五湖爲勝侶三山壽玉房與來恣筆
墨兀兀搖龍堂矯厲搏鷹隼鏗雲擲琳琅浩汗
汪溟渤飄忽飛驌驦虎豹互呑噉雲漢流淼茫
怪電忽歘射煙霧鬱滃泱奇文誰共賞自喜輒
欲狂掀髯事酣戰投足成瘡痒少年輕控折小

方云一縱九仞一蹶千里令人可驚可喜欲泣欲怒

徃云何傷丈夫薄虞夏豈但名利場傾蓋灑熱
血騰步跨天驥對客擲千鎰揮戈駐斜陽豈謂
久沈滯父母永相望說窮惟舌在貂敝獨擔囊
自顧多愧色俛首心茫茫刓乃平居時孤憤懷
剛腸不能事婦女權貴多乖張太山壓累卵蟻
蜩制孤皇塡寡宜岸獄呼吸介存亡惴惴若伐
木皇皇如畏匡此身不自保何能計行藏怳怳
卽長道一別何蒼黃驚風碎肉骨車輪碾肝腸

綢繆未能固漂搖難自防箭杪發如雨四體忽
已僵逸足不及展迅翼不及翔轍跡既已老在
陳今絶糧兒饑視破盎兒寒對空桁家人相怨
望悒鬱成羸尫他人豈堪訴欲徃還旁皇漸見
愁煎迫形景自參商號泣向中野氣咽聲不揚
余生旣不辰悔不委路傍男兒今若此何以返
故鄉風雲絶鳥道河漢無浮梁弋人椓羅罝耿
雉愁隕亡獨憐終歲隔屺岵靡高岡無枝同壞

李云永言孝思惟此一事

木有生豈空桑新婦歸閭里黽勉事姑嫜我爲
流宕子淹留寄他方瞻依今何在夢寐多周章
一擊既不中且自藏堅剛艮璧韞荊石應龍潛
深潢余身未許人何敢貽憂傷但恐逐朝露奄
忽絶流光揚名非偉節溫凊空悅康欲報終罔
極切怛摧膏肓所冀効中款惟有大願王斯世
既火聚天樂難久長三界何眇眇一切如蛄蟯
但當厲勇猛弱水浮鐵航三心餝榜枻七日聚

薛云每到不知者語及先生輒[illegible]

資糧俱生無量刹爲樂未渠央
〇〇〇三
幽咽泣寒枝悲風啼素月搔首對空廬夜夜驚
孱骨舉首一長眄獨送蟾光没却憶少年時中
懷每超忽耻就鄉曲間循牆步躄躃每與塵俗
并顧影自摧折獨往當誰親鬱鬱似爲蓄結念
懷古歎佳人渺天末彷彿相睇睞憂心自惙惙
何以慰相思翩然振凫舃千里存知心肝膽自

披豁豈如骨肉間區區未識察冬雷雪夏零未
敢與君絶誰念巽升沈雲泥自茲隔鵬鶚凌霜
空拚飛振六翮獨有抱玉人猶遭楚王刖舉聲
方一號漉袂盡成血追念夙昔歡置我如遺跡
詩書冷熱腸富貴埋駿骨願得一心人慷慨破
肝鬲朝尋市屠兒暮逐俠遊客對酒常悲歌臨
風同哽咽䰝軻懷辛酸滌蕩靡朝夕日月徒欺
人天地何逼窄誰能知余心山中有黃石含意

黃云信心一往中有幾許轉側

俱未申何以自夷懌惟餘六尺軀世人盡欲殺
昏姻如寇讐朋友爲虺蜴世上悠悠兒笑言自
諓諓平時與俗違今日求辛螫吁嗟我同遊爲
德恐不卒眉宇徒激昂未必露心骨軹里既云
亡趙客逝安適煢煢寄他鄉四海無羽翼縱復
遇新知背面翻指摘易水風蕭蕭壯士難再覓
況乃事轗窮局促將安適一笠隨歸雲高飛何
冥冥猛虎懼坑穽落花羞故林好人喜獨居世

方云能向異類小行又高尼山一着

薛云琴目低眉具見于此

事靜無聲向來多謗譽一切如飈塵時復步巖
岫唱月令倒行能催山花發又使山澗鳴百鳥
集如烟羣歡相追尋斯人既難與鳥獸亦同羣
登高時遠眺苦海浩無津一世良足愍夢想見
伊人嗟彼朱公叔未可言有心千古多僞交惡
薄當誰嗔惟念終無術可以叙平生廓落秪自
絕數見難爲親寄言我同侶與子結良盟美酒
詎長綠富貴難久存願各生厭離努力當及晨

俱生無量刹以慰饑渴情

○○○四

劉云悽慨淋漓只緣多端有襃括四海上蘇千古之志

焦云何其慘淒

伏杜生道周枝葉何滑滑我無同父親獨行自
踽踽誰能相佽比惟有我與子鄂柎流素芳圭
璋互因倚嗟余有怒癖瞋目髮常指巾幗世間
人驢騾俗中士閉戶相對看嗔顏輒成喜子方
抗策游余獨沉下里騏驥服鹽車低頭垂兩耳
僕夫故言遲楚毒加鞭箠哀鳴向蒼天血汗如

黃云無限蘊藉

流水奈何聾瞽人瞪目來相覷我欲裂譽衒循
恐輪轅毀蹭蹬風塵中形跡何披靡翻令世上
人視我如螻蟻伯牙有鳴琴憔悴無能理里閈
難久居翻飛渡江汜天涯遠相依沈歡若爲起
欣慨來交心握手垂清涕豈料遠別離君懷良
若此遊子爲誰驕采蟲向高岊矢石相凌并一
月常三徙鷹則鷂之兄狼乃狽之弟起居破甕
中出入北門裏敝裘已蒙茸難易長安米君今

步浮雲雙足承絲履我向西北隅涕泣不能止
解囊洵多情行邁將安底余情子所知恐難入
鄉里侵晨促行裝空房忽如洗不得河梁別踟
蹰久相俟驢背領酸風沙石擊疎齒饑鳥頻啼
吟山川自迢遞造物何不仁慘毒如刀几冬冰
旣腹堅春水復濯濯安知韓王孫生平腹常餒
舉目送征鴻開襟吞濁醴清吟廻飛霜高度凌
千載雄劍時一鳴瘦蛟兩相觝黃河瀉胸懷

薛云淵念三界久悲大源

以澆塊壘洪濤驚日月倒懸如齧蠡赤鳳鳴啾
啾江娥涕纍纍九州詎足翔八紘不容軌餐霞
服易饑閶闔多溺屎蓬瀛千度夷巫殤幾回死
洪厓髮半絲麻姑面如鬼世界浮漚中聖賢電
光裏俗人雅自命豈但知碎蟣吾將遠行遊安
得稽留此羽翼今當乘念子情無已嗆䁾多暮
色朝華復安在蕙蘭花已殘今早猶稽蓄賢哲
骨氣幾勿貽身後悔何爲天斧斤永劫受疢痡

此云此好去下此鎭殺

騰兢多腐鱗龜鶴延數紀俱生無量刹壽命從
玆始

○○○五

雪浪云人世烟絲此中嬲故不但毫端逸氣籠罩大千

少年薄塵俗雅好託無生欲辭婚娶緣遂此簞
瓢行因循世網中與子爲新昏燕婉一以篤合
愁易爲盈何況連枝樹盲雨日夜零萬感集幽
懷茹哀徒屏營以膠投漆中纏繞不得申昨秋
飄風發骨肉爲飛塵崑玉傷自碎逸駕思遠征

何當薄遊客貧賤多苦辛合沙貴藏影狂號每
畏人親戚盡獸駭童侶如流星狐狸號後園魍
魎遊前庭爾病彌年歲兩見委荒塋悲咤糜肝
肺中夜時時驚徘徊空舍中又復無饔飧秋風
摧病骨遂與死爲隣欲留席已冷欲歸路無因
豈無貧時交悠悠安足論豈無兄與弟戚戚難
具陳豈無父與母漫漫隔河津旁皇相顧盼涕
下還吞聲念爾貴介子締盟僅貧士亞走多推

初遣送別京口后復淹留白門遣荊南歸人月記

捽奄忽逢封豕貴賤交情見嫁娶今如此丈夫
不得志慷慨難自吐喜時明秋月怒來驅夏雨
弱質私自憐惟當習荼苦翻然理歸舟安能久
淹留縣縣三千里念子懷百憂且爲少躊躇送
子過揚州所行二千餘前路猶苦修艤舟重入
門勞勞恐多愁携手臨當別淚花點浮漚寒雲
西北馳江水東南流子寧不懷歸欲言增欷歔
凛凛歲云暮客遊寒無衣道路橫荊榛今我當

馮云古詞何處結同心俱生世尊前與此冥合

何依咄哉向蒼穹念爾何蒙蒙豪傑多坎壈于
古餘悲風所以壽命盡還爲牛領蟲今我復何
爲憂心獨忡忡行行從此辭船如侶馬馳人生
自萍聚勿傷生別離少君未足慕德耀應自啞
昔時好儔侶誰念終差池人無金石固霰雪互
相尋彈指忽已老日月其難諶願言崇令德翻
飛離釜鬵俱生無量剎與子結同心
〇〇〇六

黃云每見古今鉅文未免捃摭材料不能清空絕塵若不待寸鐵而戰又不能如此奔騰浩瀚也

乾坤一云判斯世皆敖然補天常屹屹鞭日何
欒欒厲階垂冠冕禍首爲漁畋水旱窘聖哲飢
誅傴愚頑爰有魔眷屬猛力恣凋殘目光忽淫
射大地悉如惔聖狂成犄角天地不能刊斯人
皆焉往奄忽歸重泉譬彼蜉蝣骨朝煖而暮寒
至有英傑士虎視常眈眈雄圖志難畢騷殺日
易闌亦有窮廬子抱璞埋山川光芒黯不耀几
席生秋煙游子淮海畔孤戍隴水邊壯士沉異

馮云空濶勝妙苛吞恨別二賦

域逐臣吟江潭易水別劍客胡羌走嬋娟娶婦
向寒夜孽子對旻天含辛多若此搖搖墜心肝
淚起向悲風血下不可彈閉骨秋原裏煙斷火
不燃人生寄一世性命絕可憐自古皆有死何
人獨長年生聚一何苦死別添憂煎衆人習荼
堇志士空悲酸一息逐輪轉萬載難爲歡鳥獸
悲獝狘鬼神苦沉淹茫天雖云樂箭墮空長嘆
嗟彼服食人吐納求神仙但愁青天裂無以怡

薛云蓮句心光騰荼磅礴如此

劉云六篇末幅俱刪却數句甚覺含蓄似不必窮其意徐云末后數句正是宗趣所歸且此詩字字沉痛不以含蓄爲妙

妙顏獨有獅子兒奮袂張空拳半鉢舞金翅一
衲卷天山猶恐或失足飛馬落雕鞍日月發猛
啖天戶浸狂瀾誰肯相弔唁勞心獨摶摶我欲
撲猛啖日月何纖纖我欲吸狂瀾安流何涓涓
三世未云久四生未云繁如是淨穢衆國土渺
無邊齊心同所願飛步各自前俱生無量剎頂
踵常蟬連俄頃歷若水縹渺聚如煙智慧超無
始永劫離蓋纏翻恨來遊晚歷世貽艱難游戲

雲棲云古德言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得此轉語方成圓滿

蓮花裏澡浴清池間色相具嚴淨香花雨㣂欄西
清雅聞梵唄勝光覲慈顏乃爲一轉語以告
歸人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生

此六詩是壬子罷舉燕中歸途所作一是感
遇詩二是寄呈大人詩三是示同社詩四是
留別伯兄詩五是別内詩六是懷古詩是時
月纔六齡距今二十五年矣　人月記

○瓜渚除夕同陸長倩喬定侯蕭伯良宜生集汪遺民齋中分賦時定侯將還吳兼
有焦山孟河之約

馮云筆如畫沙

年華何逼人冬殘寒已却柳絲含細煙梅花開
欲落流寓曲江頭飄搖如隕籜惟兹杯酒間客
子欣有託幽憤何時平觥籌且爲樂坐有龍陽
君履舄暗中錯燭影亦爲斜花光自相着昨歲
留薊門此夜骨爲削明朝海日生嬌春又如昨
俛仰忽三載流光渺難度知已幸相就聊復用

憂誰如何同心人忍更言離索歡會應自謀莫
謾疎杯酌焦山媚中川煙霞滿林薄孟河襟帶
閒洪濤恣盤礴如此易前期可以慰寥廓

張云似青蓮陳云似靖節

○送人

生平無可死空復有情痴夙昔得吾子有懷只
自知征途渺難望君今安所之願言加飡飯來
秋以爲期

○余將往虞山包彥平送別焉件家

馮云香如蘭色如菊味如水

欲行還且止又復當寒風薄送未云別離懷已
忡忡幸有故人在此夕聊與同誰言一尊酒能
寫我心胸

○同吳巒稚顧虞工唐巨卿遊惠山

鍾云高澹

遠望山若洗入門見寒林何當一泓水淸曠溢
素襟中泠久煙沒千載常愔愔汲泉過松下松
風爲長吟

○登錫山望洞庭

鍾云蒼際

王云令人蘊思洗革

憶昔遊洞庭秋山正堪把遠岫若列眉五湖如一吸每依明月歸還共怒濤習今我望玆丘緬焉空佇立

○寄懷胡元敬先生

少年不得志觸事悲填膺把酒問千古奇懷空自矜指顧瀟湘竭談笑蒼梧崩大地不容足下里非我朋儕尚苟如此宜爲俗所憎欲殺邪足惟知已難可憑先生悠悠者智眼自絶倫林宗

吳云林下風氣如見

之靈氣子將未清眞鳴琴爲君鼓駿逸聊自申我具煙霞姿君行世間法針芥既云投能如水乳洽世人憐同調結交訂肉骨心胸自謬悠何如泰與越延佇望所思沉吟對秋月

○贈馮窈窕

每懷臨邛子放誕足風流千秋誰可[illegible]之子是其儔蕭蕭寒葉下黯黯朧雲秋相對[illegible]欣賞鸞花非所求

陳云一幅清寒圖

○明月照桂林

嫦娥披素帷手撚秋枝靜風弄笑床空香微知夜永花花泣露垂葉葉啼雲冷擲向翠霞中長林散清影

○何仙郎索贈

神宗歲甲辰初與予相識三竺六橋間杖履常相得怒叱俗中人睚爾忘欣感忽忽廿餘年巔毛欲生白君乃及五旬余亦踰四十天地雖云

葉云但言其同而不同處令人自覺

廣遇余何偪窄遠志語小草難分處與出世路嶮巇中同予顛而踣抑又何所同猶食此雞肋抑又何所同同以旅爲宅世出世相半家非家爲一子今遠華林余亦離邀笛逝將諧偕隱相依問泉石金城曠而幽市朝足山澤何須三島游荷蓑與負笠但就雲霞中笑指寒山色娛人有清暉素心共晨夕浮丘袖堪携洪厓肩可拍仙郎醉墨痕洒破烟嵐碧

王云文章表飾句小可見

○題蕊淵集

墨汁負靈氣楮光露奇懷塵凡今已隔安得不
云隹鶯啼但歷歷鳳鳴乃喈喈舉體貴豪駿琢
句鈕織諸厥幾復隆古不與鍾袁儕

王云雅頌之間獨負深致

○呂大司馬母夫人墓舍

粤稽青要山惟帝之密都黃華與赤實漂霰不
能枯喬嶽降靈異鍾彼墉城妹彼妹凌霞秀玉
臺垂流蘊皓月忽墜空流光燭氍毹歆然而寤

生育此美丈夫墮地拔奇峭嵩少乃不孤一自
膺帝眷令聞如花敷業嫓稷與契學侔泗若洙
蒼生何嗷嗷舉世賴煦濡聿追古姜嫄譬彼蔓
與柎芳魂自因倚相與爲清娛實惟人中月寧
直照乘珠生民遡厥初咸欽母氏劬載瞻隴頭
雲與山而嶔嶇寒蟾一爲照盪漾良不殊光華
映千載佳氣無時無

○贈阮圓海先生

王云海涵地負之莊騖波跳沫之奇

世界颯如秋嚴霜漸飄墜寒威欲中人群情感
惴惴赤鳳忽來儀光華照天地能使蕭瑟中春
陽復明媚造化氣爲舒厥物有餘意蹴踊如象
王仔肩同贔屭荷擔此世間人文應未季如何
蜩與鳩啾啾漫相誶咄嗟彼蒼鷹傍峙而憐貽
顧影慚非倫遂復生厓眥豈知鳥有神衆推詎
能預匪獨性難馴兼亦不垂翅覆身恥鶻鵃神
明自容遂翛然拂羽翰朱顏映幽翠君家多瓌

金云予述祖守眷貫弱語[illegible]謂勝妙如水乳合

傑宏放推陳留視世碎如㲉世亦疾如仇吾家
前陽君清濁自沉浮人既認其馬應可呼爲牛
步兵今尚醉褒德猶未侯昨歲遘匡圍嗷哮欲
相矛談笑一拼難夷憐耒相酬皖中寇賊起當
路皆沐猴束手瞪目視既雨難綢繆泰廷三日
哭日月亦苦愁官兵未云發疢疾忽已瘳氣燄
自籠罩非必煩貔貅是時衆相告群盜如宿瘤
剪除慮爲患議去莫若留掩耳不忍聽茲言頗

薛云從新艮言甚于痛哭

可羞撩刀不一割舉世非艮諫高僧滌腸胃神
醫斧髑髏奇兵有如此萬古無幽憂昊天方疾
威四郊多螟螣百僚坐芒刺戍卒驕難柔川壅
勢將決癰潰恐莫收乃令命世豪山澤空悠悠
著述寄孤憤詞壇辯薰蕕函蓋乾坤時天物悉
蚍蜉當其淄澠別截斷彼衆流玄微嘶茸末飄

楚云阮公持論如此

妙剖浮漚幾歷蟲臂間汗漫恣夷猶冥冥復隆
古陶王誰與伴杜陵猶傖父况復昌谷儔宇宙

孰可託終古路何脩惟當廣厦材覩民令不偷
何爲自埋照長嘯城南陬齋酒挾琴至君開青
眼不願言振六翮高舉凌三秋回翔語鵷鸞魏
闕同丹丘庶以大小臣等作逍遥游

○空林

張云渥魄水壺

空林碧於天凉颸自搖曳晏坐澹忘言清輝堪
攬擷素月漏一痕瓊瑶墮爲屑庭除横荇藻履
綦踏氷雪山木有新枝越趄起榜枻

○夢月祠

薛云頌語獨清絶

横山何透迤巒岫獨清發一自感幽夢蟾光永
不没夜鏧鍾靈秀烟霞自超忽維岳生甫申胸

毛云質勁不能

次亦犖硉羅宿負高懷冠雲露奇骨一世仰清
光猶指巖前月

○栝園晏坐爲唐君俞題扇

毛云欲隨暮鳥還偶然幽愜不

彭澤開南野孤松恣盤桓誰知市壓裏亦如丘
壑間余困樊籠久欲隨暮鳥還須雀未能侶歡

孫更舉守語

場出愁顔對君發遠想團扇鳴清湍

○題王脩微小影

湯云有解衣盤礴之妙

清商薄林木臉際含朝霞興酣發幽思筆墨生
春葩風濤起寒島烟雲來天涯乘月抱素琹隨
雀過隣家文中之秋水人中之蓮華

○題畫

毛云評極至情玄

瘦石横奇姿江梅舒素萼芳影入簷楹流光恣
清謔照耀白衲僧孤雲映寒雀如何咫尺間便

湯云過物有尚轉見無懷已自佳絶又復轉入勝境超出世間如捨海山忽生光芒

似遊寥廓

○○○讀樂志論　毛云養生文外禪心幽映

每懷仲長統感此雲霞人白鬚池上叟曠世爲同羣幽棲踰南面何况許史倫網羅諸好尚因之澹心神顧此猶有待樂志頗未眞山澤多癖嗜所以欲云云一悟區中緣萬物寡所欣藉此無戚戚永言謝亨屯丘壑非不佳如鴻暫來賓吾亦愛庭樹如對川上雲山眉不須掃花黛何

黃云見道忘山非止遠過仲白亦欲起出陶公

許云快哉卓子

必勺穿林聞空香澗草忘酣春忽然經變衰山自亡其屑雖復勤耕作非欲療吾貧今年稼不孰甑中冷生塵籬槿每橫逸溝滄久已湮屋破垣欲塌兒號女復呻丈人方高坐靜聽都不聞但念古聖賢乞食以資身辟彼萬鍾貴猶當沈水濱自言法王子非獨無懷民

○○○丙子冬初渡江觀刈稻作

楓樹紅初殷寒江氣方肅渺然亂泉流沿洄皆

鄭云此有關天地文字

許云既知爲死骼復何所憚而不發一矢

求族漸入曲港中葭菼留殘綠孤城峙荒榛人烟冷汀蓼茜醫武未收橫對青燐宿中宵起徬徨嗷嗷聞野哭具言流賊來刀几不擇肉火光一燭天萬家委溝瀆販傭爲鄉導徘徊恣嚽囑閭閻遍搜羅窮簷亦屠戮老弱縣髑髏姬姜忍僇辱南兵怖賊威進退自粥粥火器顫不然沿途先俯伏引頸受斧鋸但恨死不速雖寇顧之笑下馬且膏沐選擇諸少年聊以供臣僕饜足

陳云流賊官兵當道守土種種情形具見楮中便成一代詩史

乃颺去鄰里來傾覆雪仇與攫金都不愁犴獄當事諸大僚光明如畫燭憑城而畫江庶幾免罵讟郡邑乞援兵舌敝頰亦蹙須臾北兵來剽擄頗慘毒拒虎復進狼民始盡犂獨刼掠誇彊梁遇敵輒畜縮賊勢已長驅趦趄躡其躅黥首受髡薙久亦倦驅逐踉蹌覓歸途伏匿向草木官兵捕得之綑載若羣犢遂稱此某王此是某頭目釘辭擬自明顧影慚已秃萬死餘一息何

足煩斫斸或言諸驕卒情形尚委曲尾賊月流轉兼亦飽其欲烏盡弓則藏恐便相羈束流離諸凍餒孰能藝蔴粟桑田卒汙萊爨室空杼軸亦或舉趾耕螟螣更紛縟野草尚不榮寧冀鬱與萬四面入網羅田祖一何酷有司乃諱言謬云禾黍熟復云死傷稀權辭謀自贖場空餘宿莽吏胥怒相促妻孥既殺傷咨嗟無可甯汝今將誰怨守土自有局功令方堅明催徵敢不足非不念民勞官尚自斂觫何暇泣墳羊且共驚逐鹿忽然訛言與風雀成箭鏃田舍愁震鄰驅豕不復牧空山無寧枝抱書詎能讀遣此盛明朝何時臻鼓腹

毛云少陵神情長陵衣冠

無五槃破格

遣奇才誰爲雀中鶡佩刀鳴箭中倚牀歌獨漉

○朝煙

寒江吐朝烟如人有夜氣澄心入微茫於以游冥諦悠然百情遠半醒半猶醉曈曈海日生山

薛云大徹悟語說理如此真稱解脫

原缺第三八葉

此天下皆良民處處桃花源何煩避任秦

○○三

古來貌棲逸至性難可馴屢辟不能起家人忘其貧遇物亦有尚簑笠自橫陳耕耨雖云勞寂如晏坐人所以養生家偃仰同鳥伸神明既云適用之亦不勤悲爾岩廊子崎嶇多苦辛

薛云家人忘貧正此難

吳云養生家微旨

○○四

茅茨雜蘆葦籬落如有人無煩蹈山海阜黑咸可親一自恣冥游所遇無不新嗟哉多智慧役役搖其神抱膝簷下坐一生能幾辰晚烟生平疇英英迷溪津委身入虛無吾與爾爲鄰

曾云只於此中別有世界

○○五

不知誰達士我即俗中人隨時播百穀饐餉常呼羣所愁春蕪畔牧牛猶未馴雖復學椎結摽作愧不倫自非眞英雄誰能長賤貧行吟値田水照見頭上巾飛來一片葉吹向寒江濆

薛云好然

薛云値得誇

笠菴云哀蠶惡傷生也即飲惡作達也

薛云出家非將相所能此此與眞英雄二言可
合看非比負氣漢白眼人間齒頰嚅囁尚動

〇〇六

即事暫栖託讀詩喜稱幽獨不好蠶繅遇之輒
欲聾非止哀蟆動胸懷各有倫惟茲稼穡緣夙
好亦無因畦邊逢濁酒任意呼爲君豈必咏既
醉乃始全吾眞亦如滄波裏偶然一垂綸

吾師少年作詩頗好玄澹壯歲歷落便多幽

何云高曠不群

薛云冷峭

憤遍來胸懷稍平栖託輞川彭澤間偶覩刈
稻成此數詩歸而輒閒珂月之訃吾師將復
賦離騷耶　悌記

〇湖上逢何宗元督學次韻

如大火聚中胸懷恣烹鍊閒看彈指間虎鼠幾
囘變花堤托鉢遊宛歷歌姬院不知遊子心爲
戀爲非戀遥指亂峰頭唱言君不見小別成刼
波青山留半面

舊誌南湖爲五湖之一樓正當湖中

⊙〇夜泊煙雨樓余三十年不至今始重返一

淸謳度渚雲微風漾輕楫暮色如煙雨闌闠疑
滅沒紺宮已重扃遶廊聞響屧高霞鎖危樓宛
似歷層業鴟夷載佚娥餘光堪攬擷男兒多伏
雌流芳懷女俠眼波自撩人脣香猶可齧柳髯
逗孤花彷彿露雙頰籠燈映潛遥紅妝欲相躡
囘首三十年榮華歎銷歇樹鴉留古髩驚飛墜
秋葉自嗟半餉游何異駒馳穴奐越諸歡瘍茲

倪云不知是幽花小史是霞姬本傳

丘如縢妾小星照臺榭貫魚自陳別聊溯波間
光擬作雲中月

〇〇〇幽花吟題霞姬遺照

嗟君如幽花悠然吐庭隅誰能領孤芳顧影聊
自娛偶爾欲起舞因風揚輕趺相逢一凝睇始
與几卉殊如何塵囂裏瓊枝終不愉移根向空
山霞姿爲余敷淸陰不覺滿回首猶須臾豈不
結秋實如烏方云雛忽隨明月墮嶺[illegible]長[illegible]

許云疑發一語此絕青蓮亦澗

鯨背捉月人至今尚在

湯云李杜班馬此爲定論如畫家驚逸品於神品之上且羽此

滮籬集卷二

七言古詩

○○○謫僊謠 采石祠下作

李于鱗云太白强弩之末往往雜以長句英雄欺人耳又云吾於李則鴈行於杜則北面 人月注

天○上○歌○呼○咳○唾○之○聲○誰○能○聞○彷○彿○噴○發○乎○滄○溟○搖○岳○之靈文秖今烟濤雪浪日夜丞東海猶似吾○子○之鞭風而策雲誰言長句欺人耳君不見鵬○翼○鯤背幾千里安能縶驥斷鶴以博衆狙之怒○喜莫因獨往悲寥落北枕三山玉皇之香案南○擁○九華帝庭之殿脚芙蓉歷亂光相錯絳獨海外三峰之逸女拂箋捧研供盤礴又何須騎鯨○捉月翔清廓人疑佳句似陰鏗却將嬌歌十五○女○而爭電激與雷轟所以少陵來竝轡亦如班○椽○遙○望○腐○史○心○怦○怦○况復鴟鳶挾鼠朴兮嚇鸞凰乃曰子美北面君鴈行可憐豎儒目慌惚不○識○詩中神與骨○汝○但○當○知○氣○象○殊○試○看○秋○螢○與孤月

黎云人言太白從永王璘當時迫脅不知與賓王從敬業討武氏同意盖安史亂來奮救定期肅宗乘父播遷而篡位號且非眞撥亂才萬一跌挫又有一新君延佇所也余用蓮句論詩而并及其人如此

湯云非花非人如影如響

○○蓮華引 有序

白蓮池中開一花半朶作紅色如界偶憶昔年看燈都市帷中諸姬玉立忽燈光下注斜薄一姬半頰微紅令人色動池中花韻大類是夕歌以誌之

花底一泓流淺碧妖姬影落輕波白○霧露爲姿雪作顏却使花魂亂花魄翩翩笑語人不開中宵髩鬌來薌澤○解衣共入波間浴○怯○傍○寒○泉○峙○

爲鵲月照素肌如照空微見翻風鬟雲綠一姬
却立春朦朧幽情含吐烟波中雙眉蹙蹙正無
奈忽然燈影流疏櫳斜映嬌姿半面紅

○湖上別宋比玉

西湖月色侵肌冷可憐游子能照影霜華漸薄
遠林空客幃寒起當朝暝十年懷抱空憶君游
情忽忽皆如雲乍得相逢便揮手堤前酹酒驚
殘柳爲君醉擊唾壺碎老驥哀鳴灑寒淚

馮云落落如枯松倒掛

○放歌行 有序

自休復盞逝余脫然興懷輒有吟咏皆悲傷
之辭因嘆尊公玄敬先生以趑趄之懷銷存
殁之感遂復作放歌行以自廣

世間何爲苦逼窄男呻女吟縈我側日月何爲
太匆忙妖姬孌女催昏黃瓊枝玉蕊愁衰歇清
歌妙舞生悲傷惟君萬事付流水壓居何異空
山裏我年三十不得志爐冷香消亦如此君不

黃云嘗見先輩有情絲脫然者我輩學道人反不免感傷何邪

見太華拔地三千仭積雪留雲月光冷三山聳
峙滄海中怒濤夜發聲摩空我欲移來置此室
與君高坐對寒峰

○○遊子吟 有序

辛亥十月自越入燕自恨幼集辛苦尚怏馳
驅髀肉漸減良以爲歎瞻對舊墟更懷惆憤
隨所得句爲遊子吟

黃河泱泱萬里深月冷無情漾客心刼灰斜飛

猛虎嚴殘絲鷲啼餓鳶叫館娃宮畔越山陜嘲
風弄月空爾爲不見當日喪家狗車塵馬跡今
尚有皤冢之山多狂兕我適逢之成瘡痏飄零
隨風魂九折荒土千年埋恨血子房推發博浪
沙秦王騎虎徒嗟呀泰山劈地抽奇峭山魈木
客愁孤弔馮誰鑄作孟嘗君黃雲壓城雪雰雰
叔孫制作能隨時顧瞻兩生黃口兒毛生片語
露奇鋒羞殺平原眼珠瞎着朱騎馬者誰子揭

馮云幽咽之響如李龍[illegible]

董云阮家降女尚應識其氏族

車無香蕙花豖朝朝暮暮策蹇驢浙浙喇喇吹短裾丈夫揮袂如電歃黃河壁立泰山奔咄哉仰天長噓唏朧肓寒雲皆倒飛安得渥洼真龍媒躡雲追電無纖埃逢望荊卿渡易水漸離擊筑聲在耳彼蒼者天何夢夢我獨胡爲乎泥中

有所思

秦淮秋水銀河路盈盈相望遙難度追憶當年蕩槳過美人却立空江暮簾中背影露將半依

此竟不知誰何

稀燕尾翻風亂如烟一縷香一絲相逢何必逢君面坐間獨我知可憐紅顏嫋嫋空如霞韶華

薛云妙只此便送出

飄墮從茲始每向秋空呼月姊石火尚煖電尚飛芙蓉已萎香蘭炊流雲自照青谿水

七夕辭

姚云只一起便欲湿消

織女投梭擲秋光淚絲製作雲錦裳褰衣欲渡羞嬌影水上偷將環珮香鵲媒不顧容華須年年牽掣肝腸碎嫣香只被封姨悞人間誰似星

河姑此夕正是別離時如何翻說是佳期人較天宮容易老世間會合還須早言念伊人奈何許香蘭欲笑蓮華語半泓秋水席上生一枝活玉風前舉倏忽飄零十五年瓊枝飛入湘江裏

麻姑行

馮云麻姑小傳

瓊玉一枝天上落幽香委宛隨秋籜跨鳳淩波翠帔寒擲珠璧脯成清譙但遺環聲與髩影羞却潘跌併衛鬢奇花爲骨月爲容玉蓮夜發華

山頂人世姬姜幾回老濃蛾叠柳顏初好會看東海又揚塵臉際桃花紅未了

玉勾洞

黃云此詩亦藐姑山之冰肌雪骨也

玉勾洞前玉蕊花車塵人面春風賒暫見誰家好女子飛來一騎寒雲斜峨髻雙鬟謝簪珥黃衫緋領從如水手持團扇半遮顏直入花前竚纖屨異芳雜沓隨風來人邪花邪驚相猜玉苗瓊树自輝映天下名花不敢開須臾跨馬玉峰

許云舉括洞天中花神一事詩中仙史

去折得數枝光亂墜雲霏鶴唳烟濛濛輕風摧
塵月如醉跂足而望人在天尋香香亦生天邊
始悟仙姝是瓊樹亦知花質本嬋娟回首人間
花幾度荏苒物華容易暮惟有攀枝弄玉人雪
壓氷凌春滿樹

○送茅石民贊畫

薛云每以險語繚繞天外

黃雲欲生城欲墮北風哮吼　怒名將歷歷
如隕星游魂夜語傷歸路馬上遥看游俠郎彎
弓倚劍骨生香擬入　青天墜
寒影

禾云辭約情深別有玄會

○甲寅元日

薛云情事耿耿

前年元日客燕京風飄月駛難與盟燕姬壓酒
綠不瀉薊門鐵騎啾啾鳴去年元日曲江頭豪
呼共向南城樓江上雪花大於手殘蛾半感春
山愁今年元日清涼山山中烟霧舊紅顏祇今
又逐東風去百尺樓頭聽夜禪

薛云高曲塵騷之間正恐遺句調我輕置之耳又云盧駱有此穠艷無此超逸

○○○桃葉歌

燕子欲來春欲曉佳人飛入秦樓小夢破深閨
巫峽長淚侵秀竹湘江杳巫峽渺江春自嫣柳
姤花顰若個憐安得春江花月夜清風吹妾到
君邊君來此日花枝笑哀管繁絃感年少主人
惜別晚留賓斜映缸花自孤弔缸花隱隱香初
歇悄悄雞鳴與微月騎將彩鳳去爲雲碧天夜
夜簫聲發簫聲縹緲逗雙彎桃花含露浸春山

徐云可擬唐人春江花月夜

芳草爲誰描黛色嬌影隨人倚畫闌畫闌曲檻
鶯聲巧笑指寒山共伊老一曲清商一段綠流
水湯湯雲渺渺裁雲剪水欲斷腸露華吹徹襟

黃云以詩情擬山勢此爲橫嶺水一方詩爲云峰

懷涼素月無聲人寂寂名花有韻珮鏘鏘花垂
月冷人何許小窗喁喁聞私語桂枝含馥媚秋
風水上鴛鴦忽輕舉鴛鴦飛去江雲斑笛步音

范云桃渠生波

谿烟雨間翠柳自來紫舞袖清流凝欲照烟
烟鬟舞袖不知秋蓮蕊新開百尺樓秋今淮水

眞憩短氣

歌桃葉羞殺盧家舊莫愁

問石云渡頭桃葉今已化作淨域蓮花

○題茅止生西玄志

馮云竟作輕紗

帝遣瑶姬拾江蘺春風吹入西湖裏高丘飛夢顏初破天上蛾眉暗相妬北征裳染隴雲秋南來帆落吳江暮自入深閨未經別啼脈泓泓墜爲血綺陌花枝空自紅羅幃夜夜銷香骨洛水蒼茫洗翠羽輕紗幕裏逢相語妾住仙峰髩影

森州語

寒幽情夜逐三山雨

○○江上望九華

顧云咏山水正如寫照妙得其神采生動處

天邊鶴馭峰頭立爲是仙姝爲劍客臉際光搖次孅紅雙眸照破空江碧日日嘲風兼謔雨不作愼儂顰笑語三三五五逢相呼道余原是雲中侶何如其住餐流霞骨節開敷艷若花晚霧濛濛忽飛去游人躑躅空咨嗟

○○○十六

湯云奇決至此文人胸如椰子大不知能容幾許江山也

巨靈豩山如豩詩嵌空拔地抽孤危千秋詞客面如土匍伏地下羞肥癡乃知文人有奇骨墨光璀璨花初發此山亦似青蓮花能使謫仙驚

薛云誰謂人間無七字詩餘

咄咄江上之山何嶙蹀惟君豪舉山之俠江上之山何連拳唯君開悟山之禪

○漢玉露盤歌爲葉會城先生賦

烟江縹緲浮寒玉映得澄波千頃綠霜影光疑欲未洗冰姿瑩若花初浴憶昔仙人把露華掌

吳云天然天然

上自發芙蓉花秋風吹徹劉郎骨雲愁霧冷花咨嗟荒土千年埋玉蕊窣然涌出如秋水仙人

康云千載如見

去路未云賒指痕尚在瑶光裏獨有天涯刖足人人間按劍每相瞋雙眸炯炯惟公在肯使瓊華泣隱淪

○○燕子磯　葉云大有排突山川意

徐云三寸不律化作紫匯燕花

秣陵城裏無江聲衝寒踏雲江邊行飛燕啄波江上立人從燕背看山色欲遣春雲生怒雨千

毛云康莽矣元其寫氣範形時令人不能須背望
薛云令眼快口熱腸
毛云此言使我

秋恨逐寒濤起不然覆以彌天雪更教挂却吳宮月緬想爾時襟懷開眼底山光如過客探幽賴有匡寺古燕飛化作白鸚鵡此磯遂有此客

○舟中閱房書有懷

天啓年來寇盜竊據之文須與三朝要典同焚却嗚呼亂臣賊子之媒妁流寇璫豎房書三者相依難斯作余憶當時曾一言萊陽豫章應膽落龍興士氣何清明猶餘殘妖剩孽蒼蠅聲

欲舞存此一朝文家懸示後世
董云此種幽奇木許他人看見

安得眞正文人起而振王略却教昔年老弱今日彊梁一時披靡如秋籜國運艱危當勿藥

○○雪後從江策騎

休糧仙人骨如鐵獅蹲象踞皆欲裂天姝擁被肌生粟鸞啼鳳泣翻香玉骨重神寒見者希衝雲一騎負而歸但愁嶷嶷齒齒峯欲墮嗎嗎呢呢寒澌悲昔人不製油衣艮足啞自云寒遊暑游都不宜何繇而識氷岩雪壑之奇姿

康云天亦撓人沐應相咲而應相恨
薛云所大阮儕尸語恰於

○二

當年照影從江裏便憶匡廬與九子踏雪迎寒兩度來進前不御猶如此瀑布時從枕上飛峯巒幻向胸中起美人如花隔輕縠應恨峯頭帆影速故遣君家十八姨嬌啼宛轉江之湄爰得攜家此中攬清暉閒居永與人間違閉戶著書常不出登山臨水忽忘歸

○○○渉江謁葉會城老師述懷

鄧云如張旭以頽作書王治用希作畫却無一點粗豪氣息但見叙段瀟泉烟雲竹樹之妙

石頭城邊嶔崎歷落窮廬子履霜仗劍出門笑語寒江氷當時送别今幾年波光渺渺猶如此男兒東西南北無所成日煖月寒煎逼何偏駛憶昔别時地方震山鷲石坼飛寒汎須臾鬭豎鼠爲虎國步艱難天不愸先生燕處自超然鋒銛欻起如雲烟吁嗟乎遘難諸子撫塵齊年毒流一世血濺梵天余亦濟無梁飛無翼瑣兮尾兮歸未得寄愁天上不敢言僵臥南山之南北

蕭云未
孫迫與
李白對

山北酒酣耳熱欲抜太阿向某某壁間忽作蛟
龍吼喚爾仳仳簌簌何如粟之秕苗之莠今上
龍飛天眼開无兒就戮鯨鯢哀我公賜環棠邦
治雨雪浮浮安在哉秕今寇盜蠢動如蟻虱廟
算邊籌苦無術天子應思諸亮才軒轅六轡公
爲戈頊過捉月磯行吟逢李白拍肩拊袖偕我
言昔爲浪子今憐客君不見天柱諸峰何天倚
呼致逃氣可通目兕與崩嫌其亂路難聊傍人

胡爲躄躃泥塗裏漁人當問桃源矣

附答詩

臥疾經年不出戶白日如同黑夜度寂寞奇
人不放懷長江遠道何繇晤忽然扁舟破浪
來宿我深山窮谷隈伴侶攜有名僧茗盱語
令我心花開山城連日六丈雪饑烏欲死人
踪絕燈火熒熒照夜深談鋒四射廣長舌呼
嗟乎　　　　　　　　　　　　滔滔滿眼知醉如

雅安得瑚聿不後慧龕言細吾長相拜求我
以無生之妙義導我以出世之慈航吾慕元
公之亲于膽兮亦有妙喜之于張連性共命
日燦遅光未能免俗且別去英雄回首不可
志何以發吾之狂言何以吐爾之光芒崩異
化爲孟造龍韓老雲四旁上下追逐共翱翔
無使老夫離羣而索處有眼不敢開有口下
敢說倘㨂仰天搔首以獨立四顧無人心肉

陳云當
何高士
傳逸民
史中添
且一種
隱士

暘　葉燦

○○風隱詩

胡爲乎數載羈棲朱白與華陽云是落花羞故
侶逸翮美遠翔奈何江上遡風幾日絕塵世便
自徘徊顧影愁凄涼且坐浪屋休傍徨并州客
況年來熟不及雲餐共水宿回看都市隔寒峰
翻似幽人在空谷咄哉之子上無片瓦下無卓
錐明月自舉對影者誰韜跡銷聲無如此目焦

袁云有見開山法何須買山而隱

媿蝸廬袁愸土室投林寢澤去人猶近于偕石尤名曰風隱

○來遠軒 有序

昔太函客弇園顔其閣曰來玉潛之世兄來遠軒初成余適遠來遂淹旬朔余才媿伯玉而潛之誼過元美乃屬陳君作圖着余圖中而余爲之賦

豪客淚染三春華華光歷亂明如霞曉欲羃烟

陳云山林經濟吝見此篇今已化作荒烟野草矣

暮啼雨幽香自逐東風斜遠岫朝來氣清冷昏者乍醒喧者靜便當濬得寒塘深爲君貯却西山影芰荷藻荇相交横空翠遂與山光爭芙蓉披睉月在水造舟盪槳游空明更結團瓢臨水看直取嵐光入幕寒傍有飛虹達阿閣曲曲互繞青琅玕人如一葉浮秋空擺曳緗烟縠霧中欲趂游絲自飄墮笑逐天邊鶴髮翁此中位置應如此英英澄澈同秋水惟有高林仗畫師須

潘云却公赤壁進士化鶴插去

與雲樹參天起偶來鄰叟瘦于鶴玄裳縞衣向籬落望望春城纔隔溪似馭浮雲下淸廓

○○翻鴻曲

漢武招致仙靈懸翻鴻之錦又方士召李夫人魂遥望好女有若生時 人月注

漢家庭樹秋風起寒影修修委流水人間歲月如春花愁雲思海從玆始安得僊人集素鎌鸞驚鵠峙凌寒蟾鸞輿縹緲入青漢千娃競笑攀

畫云漢武非仙才只此便是公案

張云子美七歌激越酸楚差足相儷

龍髯忽憶懷間舊明玉菡萏欲紅紅未足幄中好女隔輕烟較比當年瘦如束柳眉蹙蹙正回眸僊人夜笑三山綠

○○相逢行贈邵孝先

男兒天涯飄泊不受世人憐偃仰箕踞王公前當時同學騕褭駑駘盡飛去紆朱鳴玉何芊芊一朝得志無相識笑指舊交離奇輪囷是何物文章經濟屬顯官汝輩書生空蝸物天下故人

許云讀至此幅不得不哭

皆惡賓何不乘車猶戴笠咄哉貴人聲氣揚頓
教天地都偪側嗟余匪兕匪虎託足曠野間君
亦垂頭一蘧區區東脯不可得燕郎陪京二十
春飛蓬宛轉逐風塵豈無漢水移家之子若女
抑似天台歸來之肇與晨姻婭乍逢呼遠客子
孫相見亦他人秖今東西南北偶相値握手道
故翻如新噫嘻乎玉顏將皺鬒髮欲班壯心空
熱行路孔艱遠涉愁險倦飛難還惟餘姓字尚

在人間千人所指無病然浮名愼勿留塵寰無
煩傳諸其人亦莫藏之名山但尋契于出關之
胼彌天之釋世又反唇而譏踰城之無家西昇
之無翮則庶幾援匡琴于隴首息宋樹于山樊
而竊比乎道路之龍蹲

○丁巳七夕同孫趄餘集客傲堂分賦

毛云起語悟人終篇宕洸

少年壓居薄趄山山光亦作市人顏年來心地
稍自廣市人顏色同山巒曲港蒹葭密如織時

時慈母仰世自注

來轉泛清波閒家居猶作白門客鍾山隱隱橫
眉尖尚恨此山難告語歷亂秋光委流水與君
高言知者誰絡緯瑟瑟吟疏枝淪落韶光有如
此春花已謝秋花萎柳絲欲斷不堪眠明霞飛
去難成縷天孫猶自隔河梁黃姑悵望空如許
却憶年年秋雨足萱草流芳滿庭綠

○禮栴檀像詩

閻浮檀金遍照時相光殊勝雨摩尼梵宮曆背

妥云起六句一一具足　黃云以相喻譬法華品　韓云涕盡而笑

瑋恐誰受記羯羅從西來玉揩形庭須重闡優
曇鉢現特爲誰金山映徹淨琉璃百千日月聚
雲楣法鼓欲震聲如雷玉女微妙空中飛窮子
逃逝久不歸經歷聚落耽遊嬉忽復得遘中心
摧涕零雨面毀領顋玲娉辛苦不自持今非恭
父當何依眷言顧余目光低三十二相俱含悲
欲往就之手自垂與子離別長懷思貧里遊行
從此辭宅舍嚴淨如玻瓈寶藏出內子所知嗟

此國邑多嶮巇馳騁四方將安之蹐天跼地遂
窮哉

〇三君詠有序

邵道載李自超文學王舜俞山人皆余勝友
也繼長逝脫然有懷作三君詠

（錚云情思可憐）

道載高情屬太清逸足未駕心怦怦舉杯笑傲
恣鯨吸談鋒折人驚雷轟年未半百意氣盡吁
嗟寂寞歸荒塋自超朗如行玉山杯酒局棋一

（胡云此中又出乎千絕妙）

破顏忽憶當年邵平守席中長嘆淚潸潸投我
新詩今尚在我亦唏噓統素班舜俞兩載客長
安一往不返隔雲端丹青去邈山水冷長歌久
歇詩酒闌胙兒紅兒侍君者猶能道君中懷酸
遠音適至芳草殘令我今日誰爲歡

〇美人

美人欲別臨西江徘徊顧影猶雙雙離鸞曲奏
不成腔入門短景橫兩窗南窗黯黯西江杳一

夜棲烏啼到曉

〇過廣陵訪蕭伯艮不遇

男兒匍伏數千里俗眼相看盡如鬼伊人家住
曲江頭胸懷倒注長江水我來空舍重徘徊惟
聞欲殺轟於雷可憐伯樂塡蒿里迄今千載無
龍媒

〇錢受之花燭詞

燭花微紅月微白巫山之雲夜飛入隋苑繁華
漏一枝蘭風桂露滿肌骨低頭却立未肯前映
戶疑嬌似可憐柳暗花殷雜啼笑墮紅破萼相
新鮮風流文采好兒郎一夕千年能自量暗芳
着體消難得朝來猶有鬱金香

〇贈張將軍歌

將軍奮臂健于鐵猛虎欲號山欲裂少年報讐
都市中髑髏在地如墜葉姬人跨馬躡秋風桃
花午飛千里紅吮毫彭老入微妙自言雞皮可

三少昨逢羨門授靈文絕世功名安足云

戊午歲朝次日雪霽集水一方代丁叔潛

贈姬人

今歲春光歸一日銀河露落花枝濕柔條半吐曉山寂林鳥喚春春欲泣天上瓊瑤大如蓆當窓映出芙蓉色隔簾凝睇雙眸澁新柳盼春眠未得素手翻經隔花影宿霧冥冥抽荻笋貝齒凝寒剛欲舉雛花着雨嬌難語香絲繚繞垂雙鬟寒雲歷亂愁空山寸趾留痕秋一捻誰向空堦撒紅葉語落風前忽飄颻曲江驟雨翻春浪瞑色入帷雙頰醉露華乍滴櫻桃碎皓腕橫斜霧綃薄翠袖空濛月初落褰帷欲睡肌生栗宛轉吳刀刻香玉鏡中嬌影偸相笑鸚雌夜啼寡鵠叫天下才人余與汝春蕪惟當照春水世上紅顏如碎璣千秋女俠誰堪指相看氣息爲君欬苦雨嚴霜自茲始一時瑣斷巫山雨海內英雄遂無主却憐飄忽隨飛鴻君山擲置湘江中明妃馬首驚秋蓬玉姬顏映海山紅秋枝墜影月朦朧梅花半額埋寒蘂嶧陽幽壑欹孤桐獄劍啾啾乘霜風蓮花十丈凌秋空豪客偃蹇歸崆峒仰天欲語天如聾

董云岩壑之險花月之妖爵人姿絲之淵淚眥目谷所有若長江大河灌注共間决渠若雨荷插如雲乃處處有此險有此妖有此滞淚則此詩獨擅

董云如賦之有亂

附代丁姬答外

隔簾遠山白如切兩日春光一半雪積素光于秋夜月鳥聲魚影凍不發忽疑推出玉人來復是梅枝冷艷開孤鬙相看怯鏡臺薄寒隱隱凝紅腮樓畔寒泉倒花影冽氷澌玉流春冷思君清娛如畫餅又隔深篁越幽嶺起行白堦映紅襪凍雲侵却蓮枝折扶桑崦嵫出復沒念此韶華一時歇憐君餘思如花殘春來事事摧心肝眼前擲置不忍看欲飲不飲腰帶寬幽情自逐青琅玕薄帷墜月味辛酸憶昔幽姿奇疏綺少年肩肘紛于蕊越禮

驚人人欲吹狂過殷紅與浪紫觴急笑喧一谷
披靡奔如硤流激于徵快馬躡雲謝鞭箠明
河粲爛雲霞起世上名流呼月姊抱之如葩
棄如豕幽花自嫁東風前雙飛紫燕合枝連
離披風雨何嗟及彩鴛鸞弋幾相失猛虎吏
冠豺聲急憤懣欲呼舌根澁巳拚秀骨埋泉
裏欻忽拚飛瓣故里爲君湖海泣秋烟天涯
三見草芊綿祇今紅線重相牽又令空屋愁

嬋娟妾眼化石石復穿　孫閒

〇春臺引爲李春臺賦

林云妖姿一掬

春風起洲上百華驚新鶯欲囀不成囀宮樹寒
烟才一聲啼起春閨新嫁娘露腮隱隱淚痕香
淚痕且勿深眉尖自相向搖漾春雲照春浪

〇〇庚申除夜村居對雪

張云試吟一遍鐵任者亦心碎

北風號寒聲鄰鄰天帝怒刖抱玉人玉人夜卒
瓊瑤泣瓊瑤却共淚珠擲嬪嫱惜玉雙蛾顰苑

雪來前氣也

轉紅粧墜粉澤墓草搖搖慈母悲幃風窣窣病
婦癡我與年華共羈旅眉際欲開開向誰窮廬

薛云勿作愁折例

歷落荒林晚烟留雲宿愁寒鴟莫向尊前嘆銷
歇明朝庭樹添白髮

〇哭胡休仲

朱云只此數點便是英雄血淚

忽忽愁來如墜石欲泣不泣語聲澁誰令烈士
多悲心我有良友今摧折霧結烟霏奇滿懷腐
筆含毫年半百曼睩盈盈纔入宮高丘夢破楚

又云世人應恨此語

天拆迢遙明月墜江波魂兮歸來關塞黑他人
不讀一字書紆紫拖青頭皓白

〇反白頭吟爲程相如姬人趙文卿賦

張云婉嫵中慨歎

桃花歷亂歸流水英雄淚滴春波裏安得飛花
作香玉宛轉隨風承素足忽然臉際芙蓉開齒
唇持履生莓苔婀娜自踏淥波行水上鴛鴦睡
欲醒碧天瑤草誰當種襄王悔作巫山夢
薛云長吉能馳而不能越所以爲玉樓屏夫

如吾蓮旬翩然獨遠

〇春松謠 有序

壬申春沈朗倩以畫松贈肇亭姚岱芝司寇爲作此謠

秦淮二月花如霰颯沓妖姿集春殿花夢縈回舊枕衾花光搖曳新釵鈿紅袖招來春正酣枝頭睡去春方戰空山寂歷謝春光亦有鶯花牽一綫須臾陌上春風嘯羣芳向水驚相照墜紅殘蕚光依微掩面欲啼還自笑惟有寒松百尺高烈風狂雨呼英豪蒼幹宿烟如希夷之鼾臥虬枝戛空若鈞天之雲璈岱嶺鍾英于三秀華亭唳鶴于九臯賤蔓草之若黛傲剪柳之如刀坐看他花幾千變飆忽起滅如江濤所以卉木三嘆息自訝我輩非其曹何必歲寒稱勁節春松自與春花別爲公宛轉覔嫣香亦有名花與公埒不見曾城萬樹桃千載紅顏立霜雪

〇生女歌

少年生女不悲酸直作春花秋月看有家如寄室如壺始知生女不如無吁嗟乎芝蘭玉樹同秋草我獨何爲置懷抱

〇白門聞邵子宓采芹之信却寄

當年一別如春雲隨風飄墮何氤氳車輪馬蹄恣驅染以雲爲芫泥爲箄何事經年無一字筆端含却相思謎頭顱如此纔伸眉令我爲爾翻成悲他日相逢白門裏桃葉桃根照淮水

董云語不必盡

〇〇〇廡下行 有序

甲戌八月皖城亂起葉曾城先生流寓白門是冬復有炗公之變因廡下草成爲誌其事

張云天問遠遊之間

巨靈頁山舞傲傲萍翳號空雨曓曓赤華照地光熠熠康回觸天身頎頎黃熊通道逢石破白蜺授藥驚鳥飛世間共詫爲希有此尚未若虛空奇虛空之中無所有所以羣有咸紛披冬冬何

穀云高出青天淚入黃泉大含元氣細入無間合斯數常可評此詩然以較子雲當復遜之以有眞僞之辨

以寒夏何煥山何以峻川何甲肩何以橫鼻何
竪鵲何以素烏何緇莫衜尋常無足訝目前種
種良難思却視天壤詠諸事如天一管海一蠡
我公亦與虛空同廓然無物營心胸一塵之飛
豈能翳一芥之墮安所容不覺日月出其裏自
然雲漢流其中諸法本無幻爲有帝綱迸現光
千重是心無住猶如火不着世間猶如風無所
積聚如飛鳥善能調伏如虬龍惟有詩書癖尚

靜云辯冷風漢用情條瓢瓢化作沈濫甘露卽此便是安隱國土

堅叟塞伏地賓穹窿賊毯倏起委烟燼始識文
章性亦空翻思當日祖龍氏乃爲萬古開羣蒙
初祖西來有何意只似秦炬光初紅玉樹修修
纔拂漢瞬息自變爲飛蓬榮華能得幾時好偶
聞一響同晨鐘自是眞人權示現欲爲導師悟
而翁不見鹿門踏畬子釋鉏而嘎伴癡聾從來
劣緣成勝事迷人眯目徒瞢瞢人生地上皆寓
耳誰非瑣尾流離子廡下何如金谷園共是蜃

蓊云每一拈筆輒引筌絕頂

樓與海市人間天上踏春氷海外三峰數梯米
諸佛國土本來空寂光實報都如此龍蛇原自
無常家曠野何煩悲虎兕四方豺虺相吞噬豈
是狗偷併鼠竊明主倉皇夙夜發援琴而鼓絃
欲絶人言爲政貴恬愉巖廊何必思喬桀清淨
無爲公所優舌柔則存齒當折此言似之而尚
非一切世間空所持自非心空之法臣三千大
千誰與歸

毛云孝子至性才子深情鬱然蓊翁林陵游子本末略見此篇

○○墉城篇 有序

乙亥暮春之初爲衆母沈令人四朞帨辰丙
子歸里省覲遠條弟徵余一詩爲補此謹而
進一觴

南來日夕瞻屺矣窅窅寒雲蔽天只憶自七襄
中斷時白門薊北常三徙阮子途窮久未歸勞
勞亭下傷心水衆女疾余之娥肩觸處萋非逢
積毁但令有母能投杼我亦甘之滑如灑蕭條

陳云初悲亡母大誦庶母文誦少弟閨門莊穆扶桑高樂而往往咽不成聲殆不可解

庭樹多悲風閒殺秋花共春蓋道路修修鄋鯉趨尼山獨立空踟躕婉娩閨房推絡秀搴帷攝帶相將扶芳林赤鳳鳴釵玉曲檻纖阿御屣珠松栢偏宜映桃李蔦蘿原不類蘼蕪鏡中看影今無淚欄外聽烏不夜呼但自流黃能照月寧問工繰與織蒲寢内如姬那得似車邊班婕較應愉忽然素月經天外不似流星夜空豈無恤本是眞將軍子卿咄咄呼奇惟裴秀髫時多令

聞賓客見之皆起拜嗟余兄弟憐終鮮如冠無玉衣無帶棠花杜葉晩始敷鸞翎鷰羽聲初剻孟陽大陸我不能四經七業君稱最却憶當年恥曲局不向窮愁發長喟平丘豈必自推衣沛國何妨且茹菜昔人掩戶欲自揭身口所安惟朽敗所以飄蓬山澤間坳堂之水舟如芥苧看飛花簇舞筵秉蔄修禊何娟娟蹈海仙娃矜袨猶過都逸驥馳雲烟吾翁日月不能老紅顏白

陳云春槃中之神姿高澈者

髮相蟬聯遊子歲歲東嚮進勝而歌墉城之篇

○春杪同遠條弟湖上雨游爲賦㞘㞘詩

冥冥烟雨壓春姿山影愁來半睡時村女迷離泣㞘㞘　一解

雨氣飛來春欲移遠條隔霧香風吹空林今夜啼鶹雌　二解

芙蓉肯自委青泥昌谷妖詞寄小奚㾏裏熒熒吐火齊　三解

微行夜闍聞香脂懷間喁喁忘其危歸子頻呻空爾爲　四解

○○東海篇有序

陳篆雲先生尊公年踰七十與叔氏寧州守塤篪唱和先生兄戊午並舉長公慧業甲戌成進士持節過里先生方捧檄南雍徵詩進祝爲賦東海之篇

東海之東有扶桑兩兩同根自翺翔三千餘圍

劉云筆新東方翔然朔有此宏奇無此瀟快

紫金樹照射碧海成金光枝上離離赤椹子瞪
地生枝復因倚仙人分形爲百身飛翔啜實如
滲灑西海之西有聚窟辟邪鑿齒紛馳突中有
猛獸最羸細食氣貪烟自伏息陡然兩目交火
光哮吼一聲如霹靂立吐風雲嗽雨露虎豹顛
蹶人奄忽如彼麞爲巨象王亦似鸞爲大鵬伯
扶桑之樹令爲誰君家兩葉雙瓊枝猛獸馘碑
在何許卽是君家師子兒而翁何必主三島家

毛云高古沈雄爲首孫而發能長來以感慨語入須祝篇乃更見篤之篤

薛云壽詩作附許語可愛可尋

山應亦同人鳥皆下樹芝如樹葦手中種玉如
種稻人間松栢同春花世上蘭蓀等秋艸却笑
萋迷蓬蒿中飛黃駑馬猶同皁我方工瑟世好
竽王今愛少臣將老隴西兩世都未侯曼倩一
身食難飽欲望宮牆駕蹻車弱水洪流空浩浩

五十乞言詩 有序

居士初不欲住人間少年迸迸負瓢笠自匿
山澤中初至西谿雙徑兩天目暨白岳林星

毛云措五岳欲使書煮四大海水欲使瀰此詩文一出三界俱欲震動郎此可作居士小傳

金焦間意未適將行脚四方乃又以稷契自
命謂可游于巖廊以當江海而踣躓不前便
向此世界中覓一桃花源以避世歷吳楚齊
魯燕趙之區不可得遊未能遍天下卽舊京
之石頭山結茆而息足焉顧生平無適俗韻
多罹謠諑之口或又指爲岩宂知名之士居
士蹩然厭之遂挫廉遯影落落如石其朋友
眷屬之挐然仁晝然知者遠之而臃腫之與

薛云柰上乞言如塵沙氣各別也此別各風吹入鼻孔自發花香

居牛似雞園鹿苑之間然舍者或與之爭席
矣壯歲陸沈于世不自得思與慶卿聶政彈
鋏而歌欲得魯之朱家軹之郭解以主世間
游士卒未覯其人退而著書則欲蹴踏墨翟
荀況司馬遷李白諸子迨繙釋五時四教之
言又廓然自放氷解凍釋所著隨風塵零落
不欲以文自見或言居士今之散聖以方阮
藉則云埋照尊壘中將以昏治散耶或又以

徐云古人詩文佳者至愈風驅瘧止矣此則如雪藕冰桃能駐人顏色宜其以此自壽

方莊周列禦寇則云生寄死歸將以死苦療生苦耶卽登天游霧不異人間若橫超三界人一切不受但當游戲蓮花國中然後一切可以現身則又當以處處爲蓮華國而余一切無所得是以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也崇禎丙子八月十八日識

狂呼天下人我當泗君當咷日月逝矣天壤勞勞英雄失路隕隰墜阜我年未二十塵世猶堅牢乃游覽未始渴歷未足騁眎未轉而瞥然三十餘年跳擲如生猱亦如疾飄杭海欻忽萬里纔當逆流之一篙人愁當今寇亂難避耳誰知身世同飄搖乃余心則如百草奮與姊規先凖世間鍾鼎玉帛山林棲逸昔重于泰山今輕于鴻毛願以毘耶之詰方山之玄雙檮之翕漢水之蘊而攝受于眉間之白毫惟此文字緣尚爲愛尾氂而欲一遇人文之豪然而詩書頌禱之

陳云事奇

辭吾不與不過鍾鼓管籥鞉磬柷圉倡予而和女必也西土迦陵之音下迨東門白鶴之語爲魚中龍鼠中虎

挽趙晉允 有序

晉陵趙晉允名燭遠奇慧而夭沒時有佛母抱持而去其所聘陸仲女聞訃歸趙誓終其節奔之夕有老僧定中見關壯繆擁護而過其門薛諧孟屬余爲詩

以所云舍皆附集莫識終道此詩具此四諦

丙子八月之初吉獲君錦囊舊遺墨嬌女靨開頰欲紅烈士魂銷血將碧持似吾見相向看露枝颯颯庭花泣共道天宮歲月長召還遷客何其疾佛母與慈詣榻前接置他方諸淨域更訶彼姝誰氏子未覿兩髦誓之死幻作普門童女身而爲天壤廻披靡英靈何事墮塵寰以此莊嚴世間耳所以百神來護持兵戟旛幢咸縈縈慷慨吝嗟語未了吾見隨亦同妖夭撫膺欲哭

金臺云一烱一月人如其名

還吞聲男兒生死何草草憶兒未爲泉下客却
爲晉允傷懷抱拈韵含毫筆尚濡薤露一歌纔
罷彙弾指相尋冥漠間嫣香共逐寒雲裊晉允
却似仙人蜀時逢百六晨風促吾兒乃似峨嵋
月未當四五蟾兎缺後人忽復悲後人再來今
又是前身駿骨若還隨物化鼠肝蟲臂作根塵
人世紅顏誰可駐彭殤何必論朝暮袪憐遊子
無時還幽魂杳杳迷歸路我今爲語物不遷當
知世間相常住

王云與昌黎高閑序同一起法

○送別王覺斯官詹

如川方逝嶀堪覛如峰既夷誰能峙如彼禾黍
今油油昔日之都化爲鄙如花巳委東風吹難
向枝頭結蓓蕾義和之轡終不廻人文風氣安
所底突然孟津生鉅公舉聲咳唾開鴻濛蛩吟
竹響薄徵羽撞鐘伐鼓音諧宮賡流華裔崇爲
雒嶽聳穹蒼指作嵩却笑人間兢纖屑一丘一

譜云便具古今文案

壑誇玲瓏少年余亦喜解脫辟如避日就秋月
秖爲魁梧偉岸人但襲冠裳少心骨長才逸格
如可兼戔戔小技同蟣蝨豈捨天邊汗漫遊澤
畔行吟詠蹙眉春夏之交氣胸陶肯逐飛霜自
蕭殺商周秦漢匪異人經史叢中恣饕餮偃仰
毫端狎巨鰲呼吸坐間睎列缺風流弘奬一何
勤探琛採貝踰渴蜺忽逢明詔墮寒空春雲又
與春山別小徑紅梅飄紺雪

○○○偕隱歌 有序

壬戌三春攜仫兒偕鍾小天挾筴西溪石人
塢中與老衲無用隔峰爲隣癸亥再入白門
奄逾十載小天兩番南來爲予稱初度觴余
未修木桃之報也丁丑開春歸里爲補四十
之觴而預五十之祝然奇窮人不能作歡場
語但以偕隱相期永矢勿諠耳

逬對法華山前蛟呿鯨擲之舊廬呼君攬袪拍

霞云青蓮之奇逸少陵之深痛輞川之玄微昌谷之奇僻無不以其吐納

肩仰面相唏嘘丹鉛經史應漂沒手著幾車無
恙歟當日幽窓貯山影夜夜床頭抱山寢潺潺
激湍寫入枕孔中噭噭虎倀疑是羈人夜雨號
孤嶺朝來灌木啼春鴉箇箇喞却風前花起尋
枯衲寒蓑裏穿林共遶溪流斜風峭足蹇路愁
渴殘梅數點爲沓嗟佛前不敢貰村酒隔籬瓢
吸矜豪奢此事濛濛君記否却似春烟隔春柳
相彼春令飛提提同心離居各山藪爲君重語

鶴與猿我來擇地而蹈石人塢畔之荒原北趾
遁迤水中有村峰陰自墮明月一痕荻孽開抽
草茵微溫薝蔔花發霧散雲屯衆流爲侍不掩
荆門樵人可以漁水嬉當山樊忽憶別來飄泊
崎嶇傷感事搔首踟蹰勿復言吁嗟乎搔首踟
蹰勿復言

○○○投倪鴻寶司成兼呈劉念先房師

嗟乎世間斫跐磊落奇男子下覩九州如蛟螭

草云倘出世時世界曰震動三昧曰奮迅世尊亦曰擎山持杵可見諸佛亦有英雄氣況文人耶

辞云無可奈何

與螻蟻正當國運顛嚌時奈何繫驥足戢鵷翼
使之淪落烟波裏惟有魚魚鹿鹿人頭童齒豁
佩琚而衣紫咄哉三敗之曹沫手持七首歷階
而上猶恣鉛刀之一割獨憐溥浪沙中之子房
誤中副車隨出亡其在於今株連告訐十日大
索應不已廓落大度輸秦皇天下英雄如此而
已矣何時崛起田間歌大臣仰天歔呼天亦爲
我沈醉自起舞于是再拜稽首以告曰人言臣

狂臣自謂非狂

附倉詩

吾告蓮句世間顛翻來去如蓬漚不須巨聲
雷訇呼英雄叫竪子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大眼混龍蝘小耳迷牛蟻若士一踴重雲之
表壺公一翕針孔之裏達官貴筋潜夫貴蛙
爾國尊素我鄉尊紫然吾不能使鳥壓羞短
而移長鶴脛蓼蟲釋苦而就甘蜂房丑夫防

凮後至考叔先登晁錯居守介推從亾各爲其道而皆承厥殃吾復何爲偪偪膊膊波波纍纍大問天小罵鬼下哭湘君上訴東皇况乎文齊武庚中誘而周公爲之居東陽貨盜寶而孔子爲之畏匡吁嗟乎蓮甸天下才自命管葛垂五十歷落侘傺氣不得降狂疾時作狂言四揚世人欲殺吾柰何吾告蓮甸何不神怒而骨怒吾告世人蓮甸之狂乃酒狂

醒則不狂　倪元璐

陸云先生常欲手拈芙蓉子熱子識此詩亦似秋花剔石拼圖

江上送薛歲星之任太梁

文人胸中浩浩落落如香水海之洪流發爲文章乃海水之一漚其中尚有無央世界種亂起亂滅如蜃樓世人目此一漚爲瀛渤驚謂天吞日浴乾坤浮不知酌彼餘波䘳塵世聊似今日暫辭喧𠫤城市來江頭逝將揃浣三都兩京之穢濁而追隨歲星十洲之舊游遥指長江萬餘里安得瑪璣燕璣魚鱗雜沓夾岸挿天相對峙絕壁倒種芙蓉枝紅姿橫照秋江水恍靚英雄嶔崎岩壑之懷間復有燦爛雲霞出其裏乃君毫端則有江流之窅窱却使潮鎖汐鏟滿江都放青蓮花吁嗟乎花落江欲啼花開江欲笑試看三界建立類轉丸之蛣蜣千秋著述祇怒號之萬竅天上天下惟有不立文字之文最奇峭我今携手車塵馬足間一切鍾鼎竹帛且勿道只如碧眼胡僧辭建康手折蘆葦往嵩少

陳云送人之任乃作此等語眞大解脫

燈船聯句　有序

五日社集旅舍衆客旣散滇粤閩楚吳越豫章諸同社欲留者促尊合坐忽明燈數十舫烟霞撩月絲竹厲天首尾相銜蜒蜿撇波而至此秦淮勝塲爲四方所未有乃用栢梁體其爲險句而邯鄲卓能儒爲之次

水中珠樹光纍纍　卓能儒

明月奪魄自言娖　張嗣奕

薛云想得此中無雜穢

毛云雖集衆美合心總龍不至極有倚撿

高林若曙夜何其 釋大原 諸鱗璀璨注天池 莊禎發
火龍遊疲代赤蝻 王鏤鼎 洧淵鬭罷頷流漦 徐和徵
水晶宮裡聽塤篪 吳光龍 銀濤騾湧碎玻璃 柴一德
河鼓亂舞馮夷癡 嚴明佳 鮫人欲泣淚漣洏 艾南英
沿洄燭散珊瑚枝 崔表 金蓮子放花輕垂 劉長慶
美人失暗怯簾帷 光龍 清淮明映遠山眉 范珏
朱顏分豔鏡不疲 郝之璧 重重帝網現奇姿 能儒
殘星萬點分陸離 唐泰 璇衡無根憑雲移 徐山

列仙醉來騎尾箕 能儒 白榆歷歷魷水嬉 仝前
婺女下嫁媵瑤姬 卓人月 飛霞錯落傾流脂 盧原
游魚銜尾相逶迤 邵夢斗 煒燁不受羣宿欺 朱統鍋
火齊出海黿鼉知 張人龍 鯨鯢怒目驚波斯 鄒德基
酣春搖曳隨風姨 能儒 嫣紅暫舒如客羈 同前
百千英雄眼纈時 同前 荊歌高筑白虹悲 同前
繡旂錦纖鬭雄雌 人月 浪花人面紅相持 嗣奕
弖泓倒結蜃樓危 唐獻可 天容下寫縠紋奇 孫廷雋

蚖脂照帷族蚩蚩 能儒 赤鳳丹豹却雨師 熊若龍
蘭膏荷蓋香風吹 范珠 霜蛾飄墮花葳蕤 張鸞
光青夜寒暑避之 人月 湘傑魂歸辭嶮巇 能儒

含女之早嫣別有玄理迫豪放之後復造

平淡又是一境

張云非石非水亦復非月遺句

鴛寺貯山色客來成嘯歌空蒼淨彌遠凝黛昏仍多水落亦演漾厓崩更嵯峨此時既云適月出其如何

爲此山上堂一壯

薛云憶每以月黑獨坐石上恍然此語

○○二

一駿馬一野雀尚留古刹小影

却似君山剗鋪將湘水平飛黃猶電逝古隺共烟橫石負英雄色臺留獅象聲惟當禪與俠爲子作閑評

前作幽淡此作雄奇

○范東生茗園聽曲

永懷夕逾迴客韻挹清芬子夜發孤響庭柯生

王云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

片雲鶯聲秋後至鶴唳月中聞淚跡如飄葉當杯愁離羣

○中元遊三潭同王孝先王去賢賦

不知三塔裏此夜月偏明淺艸水同色微雲山更清孤舟搖綠雪遠語亂春鶯似是烟波外猶餘歌吹聲

○同諸昆季集湖上得聲字

寒烟橫一葉夾听是秋聲日落半峰碧月明湖

水平自憐愁裡老爲向鏡中行忽復懷孤憤淒其詠春令

○無題

明卿云艶詞而

無柰秋風颯良朋似可邀小齋人寂寂子夜思迢迢嗟爾來何晏生憎去復遙明朝空有約悵望是今宵

○別

爲憐兩地隔渺渺壓余懷十日情初慰扁舟影

亦佳風華看若輩落魄嘆吾儕遠別何須問幽憂方未涯

王云六盞

○中秋同朱不擢胡休復泛月適不擢舉棹嘉禾

尹云心坎中語

愁人如憎月慘絕是中秋廓落況今夕唏噓懷昔憂濤光下修渚暝色映孤舟對此應更酌明朝憶遠遊

○雨中集朱大楊三趙二湖上樓

譚云秋骨淡[illegible]

早起孤樓望山山一雨過樹經倪老畫雲入米家坡刻羽朝來勝留仙風色多此時如不醉秋思沁人何

○過皐亭訪沈不傾不遇隨過文若禪房

鍾云偶然落筆絕不著迹

秋風當戶急冒雨一相尋接席但懷昔離愁復在今移舟過別渚杖策繞空林彷彿禪房近棲遲有夕陰

○宿文若禪房

譚云此詩如月墮影如蟲蝕木

薄暮欣秋色扁舟當雨餘入山楓葉老開徑野
煙疎中夜茗初好連牀情較紓朝雲歸棹裡客
思復何如

○舟過澱山湖有懷

野航臨迴澤寒色倍侵人能以凄清況當茲風
露晨水遥帆若鳥霜蹙艸如犂念爾尋懷夢幽
情似欲申

○二

一枕曉雲清孤颿夙夜行月侵衰艸白日映遠
山明煙水五湖色洪濤急雨聲中流何汎汎空
復旅人情

○過沅蕩訪楊長倩

湖上煙如織來尋楊子居牢騷嗟憶汝寥廓每
愁余纔得遠人聚還憐客況疎解維乘醉棗惜
別復踟躕

○贈卣素馨

譚云以閒淡作情語

殘燈照顏色旖旎易淹人春水若盈掬秋鷗[illegible]
可狎疑思近彌遠含意淡逾親爾自宜游洛誰
當爲賦甄

王云王孟逸響

○雲棲道中

春寒泉芳苦路寂谿流鳴乍覺山容瘦徐看暮
色橫湖光雲外見江岓雨餘平我欲依泉石栖
遲得此生

○送吳大北遊

屢居無勝侶賴爾可爲歡遠棹欲言發奇懷良
已單悲風來淅淅客路去漫漫獨有故人在孱
軀六月寒

○二

蔣云豪放俱見

長安多佳麗漫刺入侯家應騁青驄馬還隨油
壁車山齋虛夜月旅思有悲笳孤往愁如許尋
當亦泛槎

○遲胡休仲南垞小飲

炎日方徂暑凉風已似秋顧余依曲港乃爾坐
朧樓月出夜山冷蓮舒野水幽相思須命棹尊
酒對沙鷗

胡云億此蓮句破筆時作也前二十餘詩如
海嶽研山不假彫琢渾然天成厓窒窅冥向
后便有神鏤鬼斧

○別米友石計部

獨有雲霞侶關津地亦偏孤村宜靜夜素月映

宋云二語郊虛其辭

長川奇服方驚衆緇衣乃好賢玄言如可繼非
爾若爲傳

○溫泉池

譚云香莖歷落

寒泉曾浸玉艶色照山樊秋氣凉千載春回煖
一痕體香微欲發肌栗漸生溫何事驪宮裏寒
篠泣夜猿

○節妃井

譚云華如秋花之艷

不識誰家女曾從此斷寬寒花猶照影春鳥不

能言眉月煙難展啼珠雨尚繁轆轤聲再轉桐
葉墜黃昏

○悼張佩蘭

唐云含醞不少

天上墜瓔枝人間底事危春風驚瘦骨秋雨浥
殘脂才鬼名如影佳人命若絲追尋傷往跡與
爾共嶔崎

○荒林

譚云如與月語

荒林今夜月領畧自征人半骨君偏冷襟期我

亦眞穿雲心更淨漬雪韻逾新忽墮峰前綠寒
江亦有春

○月下江行有懷葉潛之吳遺民潘次魯諸
同社

王云壯心幽韻如香匳美人磨盾鼻帥露布

遡水尋遐契江聲莫向東禽哀孤樹綠潮冷一
燈紅霜葉微于影寒流澹若空朝華非所擬
對月明中

○二

烟際餘霜柳疑逢隺髮翁有懷將問渡無語歎
飛蓬槎影旋迷漢潮聲忽襲空惟應皖山裏子
夜望征鴻

○三

歲寒今有約曠世許誰同氷雪情能結山河望
欲空躡雲余媿騏旁漢汝為鴻擬共風塵色燕
然秋黛中

○○四

險句

劉云迅急中轉調

九子遺仙蛻危峰泣遠鴻烟霏山欲醉霧合艇
移空波嚙磯痕瘦蟾吞夕影紅英雄今尚在夢
遶大江東

○同小遠龍眠道中

凝眸天柱下擬作避秦翁芳艸懷中秀桃花夢
裏紅閉心長自語幽意若為通忽見寒潭在山
光落此中

○二

思路不到

偶然逢路轉颿影入岩中客意猶疑雪戀情乃
似空寒晷偏在嶺高岫亦栖鴻那得閑來往溪
山併一翁

○○三

今我着想有若使人

寒湖辭遠嶼翠黛尚依空澗藻思春碧汀花想
舊紅亂雲飛若霰墜石集如鴻何處尋投子支
筇問遠公

○○湖上晚春夜汎分韻

劉云觸境清微詩路無盡

春月漏輕烟山光醉欲眠晚花淡如水新葉碧
于天徑寂留雲冷岩空宿霧妍寒流照眉色清
鏡貯嬋娟

○○代趙無瑕次前韻

袁云綠驚已勝綠肥紅瘦紅悵太勝紅瘦紅稀

山黛似當年韶華秪自憐綠驚寒樹杪紅悵晚
風前鶯語催春浪楊花逐遠天湖波開月戶淚
色映嬋娟

○○晚春法華山樓同迪將分韻得歸字

黃云忌字半字妙寫山中楽事

暫覺身如石閒雲可作衣竹香晴欲發花影月來微境寂紅忘瘦山寒綠半肥隔林問春鳥何事不如歸

隔林問春鳥已妙若花語春色尤妙

○二

終日空樓畔晴巒谿雨飛一時肝膈冷十載夢寬非塵事隔山影幽窗貯落暉岩花語春色與爾未須歸

○讀騷

馮云如寒恣欲放

何處是離騷秋江起夜濤馮夷猶欲舞風伯亦將號正麗愁人淚蒯添酒客豪便當呼屈子與爾共酕醄

○雪笠

偶然緣水際便自得山阿遠嶺歆春頰歸雲墜玉珂松陰青作笠竹影綠爲簑縱有它山勝其如此夜何

御語人不聞北風吹霜帶

誰識空山裏蕭林寒雨過煙風垂寸趾雲樹逗雙瓹素烏留繼月空床引薜蘿自隨丘壑侶遂與療沉痾

○月映班姬扇

一自辭同輦清輝倍自憐團圝羞昨夢皎潔媿爭妍兔欲流孤影寬如隔曉煙夜涼今似水懷袖恐相捐

譚云寬兒字奇峻

○帶月荷鋤歸

袁云陶公醉非圖

田間流素月自覺水聲凉暮鳥隨歸影良苗逗晚香夕霞猶在笠微露已霑裳穫秋今將熟頹然盡一觴

○早春靈鷲山行

雨色朝猶暗晴雲晚欲新寒歸衣帶緩春與珮環親村寂梅遲落泉生壑不貧行行望提柳猶似未傷人

譚云畫出早字

○白門送別詩有序

荀奉倩言女子以色爲主然予對秦淮諸姬形體或擅勝場而神情不甚浹則余輩憐才之意勝也美人文心如花之香月之光山水之態乃千古女子弄柔翰者不少而筆墨無性情感人尚淺半珠對客隨意寫子久筆意絕去蹊徑作詩絕不傍人門戶其無題云筆研未焚心漸稿強來筆筆似啼痕七愁云深杳淺桃無限媚但歸眉根不歸春即洪度見此猶當短氣去歲訂盟彥林今與諸文人締交開社一種憐才之意又不減我輩此綺陌中素交也于其廣陵之行詩以送之自有超于文無芍藥之外者耳

誰攬青天月現宮獲髻珠香匳無俗韻筆陣有清娛冶色輕鶯燕交情類蔦樹翻令白門客江上怨蘼蕪

袁云香匳中遂俗

○如舫

宛在水中央琴書生夜凉檻梅浮浪影庭石透波光楊柳疑留韻鵑夷欲借香寒風來秀竹却似過瀟湘

譚云古韻幽香

○○○虎丘月下觀妓

吳姬淡如月霜樹漏餘暉影落空堦秀香生夜語微苔痕隨素舄暝色映寒衣疑是眞娘墓芳覓今日歸

譚云此詩亦淡如月

○闕若

燈下故人影新從萬里歸此時客意遶却似茗香微若箇寒江碧誰家秋雨霏晚風生細浪疎柳半依稀

譚云茗中神理

○二

似是溪聲發冷冷赴艸堂色將山兢翠韻與月分凉頓覺交情淡能令塵事忘還生金石想欲傲蕙蘭香

元長言芥茶次者作蘭蕙氣上者作金石氣又能無氣

○○○靈谷寺松下

翻云詩予每爲說法

奐云懷昔妙語

寒碧影爲地穹蒼樹是天忽令人世古不識
華妍自性原同寂散心今始還何須重說法方
會祖師禪

○再過雲宿庵有序

癸丑初入白門同唐宜之傳遠度讀書庵中
轉盼二十年矣

逐響尋幽澗寒崖誌宿緣花今誰是主艸尚命
爲玄殘帙華叅梵懷人美且鬖却衞林外鶴逃

唐宜之言山中竹葉一響松濤便息

誠因出山日月苦短

翮自孤騫

○二

空山茅一把知是故人廬竹撼欺松響岩深擁
揭車曾期蓮可種尚憶月堪鋤樹樹逾蒼翠胸
懷同豁如

○○三

昔住洞天裏幾回聞妙香海濤生遠樹花影逐
流觴溪女疑爲鹿猕龍叱作羊爾蒋如不出日

湯云烈士每以歎醉酒近婦人消邦壯心與居二相去幾許

月一何長

○○詠懷

塵世當何似居然一敝帚從他呼燕婉自我喚
蘧篨君個輕于燕誰家媚似豬何煩回首望郎
境巳淪胥

○二

狂象愁難御輪轅恐蹴翻百情如可遠妙理亦
無根祇欲防他散因之勸我昏除禪誰足託次

蓮云詩中若徑

醉未須論

○隣叟

皤髮誰家叟頹然映綠楊岩花爲氏族林鳥共
行藏顏與青山靜年如夏日長石頭崖畔月此
夜倍清凉

○○西隱庵次湯鷹玄韻

巉石嵌寒流穿岩亙蹬游雲今眞可躡人始命
爲幽夜塹原同寓漁郎欲捨舟誰將飛鳥跡篆

如入幽壑杳然忘返

徐云盛唐絫作蔡此半

刻遠峯頭

○○二

茅茨煙竹裏石丈引人遊春女眉爲淡孤花頰
轉幽蜃樓羞作市泛宅豈須舟錯認飄岩夢閑
雲過樹頭

○挽李夫人

匣劍今飛去皷龍影似孤春㛹虛翡翠秋帳冷
靡蕪彤管啼朝露空閨泣夜飈安能令象罔滄

毛云消然積清

薛云聲調高亮詩家所謂宮音

海探遺珠

○題苦節記

栢舟號勁節千載獨勞勞鵠寡月常叫鸞孤風
亦號夜驚秋墜葉晨淚鏡生濤霜竹一何秀幽
貞以自豪

○題紫霞堂

望望紫霞堂者英姓字芳鄭庭皆碩彥鄴架足
縹緗春樹椹方綠秋山橘有香養雛成大隺天

譚云便似李王孫七言長句

外泊翱翔

丙子初春歸省阻風弘濟邂逅雪航禪侶
偕遊江上同得八詠

○○○弘濟寺

歷落春花畔山如孤憤人烈風鏤勁骨漂霰立
寒潺劍俠能刳腹江娥欲嚙唇空岩聞一喝頑
石可蔵身

○○燕巢 即三台洞

譚云陡絕

譚云君是恭伯舟來結句更游外語

譚云古頌頌世

我亦輕于燕隨緣可結巢春潮同夜㗇荒岫伴
朝啁衆響通烟鏄孤明落樹梢寒潭照空翠爲
影亦爲泡

○○玉笥洞 李小侯園

豈是寒雲裏櫻桃尚有園庭花羞自落𣏾戶寂
無言雨氣江初牆人烟鳥共翻珮環如欲響維
犬吠香覓

○○渡師石 即初祖渡江處

譚□生云死如西子辭槎閣與此相去多少

少婦聞爲石嫣香逐水飛如何古梵影留此舊漁磯屧步驚西子臨流照玉妃應知春色裏雙履未曾歸

譚云妙在酷似

○一線天

岩壁驚開坼如逢石髓緣無煩槎入漢何必管窺天黃髮來西土春星墜幾年不妨閑注盼醉象舞蹁躚

○梅花水

譚云荒山中盛事

誰將一片石照此半泓泉花發今非樹雲流不在天水香辭酷烈巖氣謝妖妍巢父留雙耳空山聽硯烟

譚云如今頌初祖者影響宗語都成謊誕矣

○○達摩洞

聖諦都教剗銛干庚景刀巉岩開碧眼法乳作寒濤傭侗羞羣巇廉纖笑巨鰲胸懷同壁立世外有英豪　毛云五六句狂禪義學共此慚愧

○石柱村村有宋梅

譚云學標可封拜石

哀此兵戈色梅花解避秦氷肌同鳳跂玉骨亦龍鱗古色凌新艷新交是古人逝將棲樹下偃仰學沈淪　毛云新交一語令全詩矯異

毛云雄辯如日闊情似添

○○金山有序

丙寅同陳明卿太史登妙高臺追和張祜韻今巳忽之丙子初春偕雪公再過復和前韻貝闕今何處光華天漥分潮音寒喚月刹影臥歛雲星漢懷間落舟車人外聞春烟蒸洞壑山

譚云一結遂成欵句

意若初醺

○○二

咳唾寒濤湧人天此不分氣將憨作蜃客亦幻爲雲梵唄空中唱魚龍夢裏聞春風酣島月岩萼爲誰醺

老覺辭迭

譚云三附正見雄辭焦山丘對埋吳水勝亦衍

○○○與雪公詠罷却恨張句佳處尚與焦山可共乃更詠一律又言若用此山故實自與諸山別不足奇也因復禁用舊事

與此白其後四句借實明乜尤是古德機語

江勢推雄踞諸峯未許分孤危似擘月哮吼欲吞雲海岳遥天接華陽隔浦聞兩山春作㩧雙頰幾回醺

○○望焦山

陳云焦山北固二首亦字字移換不得

江上三峯峙幽閟君可師冷心消熱血春嶺亦秋姿荒寺餘寒岫崩雲瘞舊湄褰裳將一徃海國問安期。毛云如此乃不虚引盼

○○望北固山

陳云泉石膏肓中誰能着一露字

何必淩江汜春潮沸冷香蛟龍魹鱗爪泉石露膏肓鍚向天邊淬䏶舒雲外凉佛圖方偃踞胸際浣犀瓢

○○惠泉 有序

静云予爲泉解自清逛君捨全身濟人安肯作自了漢

惠泉未必盡勝他泉而一經品題聲滿天下余擬以岩穴知名之士雪公言山水無情豈作名想余謂華嚴雲綱皆出須言西土行樹咸能說法此土山川亦應具有𥫗根耳

毛云逃句自欲逃名却到處招泉石爲伴

寒泉若文士自削有㛹顏熏灼憑誰起輪蹄鄰得閟天空如可匊世味豈能删高遯他山瀨逃名荒篠間

○春申澗 有序

澗中爲匹友鄒公履舊園公履所遇無妥之人春申似爲之讖慨然有懷

妖豔欹危磴凄迷舊屐痕湍聲今忽咽桃蕊久忘言埋照人猶醉狂呼石欲昏春申莫遺恨羣蝨處吾褌

○舟過五人之墓

毛云不作節義迂濶句只如游戲五人位置愈高

婦寺何煩恨冠簪乃足嗤綠波偷上下青冢自㕓巖花雨羞寒曆烟峯不展眉當年擲肝腦黔首當游嬉

○長橋懷周季侯侍御

毛云懷人自慨

烟月墜汀沙飛仙駕落霞紅塵迷客路青史誌君家詔獄空中電褒忠夢裡花何須嗟老驥垂

笠云可以當泣亦勝于泣
悲風中岈然不作常愁

耳服盬車

○展母氏蓮冢

乳燕忽相呼春光委落樹世途今屢改泉路亦
應殊墓艸知難碧寒松尚自癯倘能忘昨夢夜
壑有清猨　笠庵云倘昨夢未忘幽竃誰吊

○二

泣向楓楸問慈顏近若何經時辭北嚮想只在
南柯霞影難爲帔烟痕有一簑願依蓮葛裏毫

乙云靈心孤逝

相白于珂

○笠庵禪人過螺髻庵旬日聽雨賦詩見懷
隨依韻屬和

積雨妬人跡巒光乃更深山川皆有響世界寂
無音匿影如鷩鴿投林亦暮禽紅塵訝路斷何
處得相尋

○○二

却疑岩藪裏幾日只高吟疎雨生[illegible][illegible]壑烟擁

以阿閦作佛事

晩余庵爲林下笠𧸈作水中音此是藐姑射空
山夜夜心

○三

雲濤成巨壑水勢狎高岑荒徑迷天澤寒塘一
古今沈酣非必酒靈爵亦爲淫佛日如縣鼓宜
流聽瀑音

○○四

不識酣春去渾忘溽暑深世間皆若霧天意久

字字開山

譚云嬌花豪客刺刺對語千載后尚開生恩

如陰鷗鳥疑爲海池畦立作林與君同是客汀
畔恣浮沈

○○○同倪鴻寶劉念先兩先生湯薦玄雪公湖
上看花分得七虞因作花前贈荅二首

雖蔦曾相識驚看此腐儒霞猶留妻臉霜乃着
君鬚雨沁偷含泣風摇輒欲呼不愁余薄命爲
汝恨窮途　贈右花

○○○二

花今驕處子子則頗狂夫聊作醉人耳安能畏
汝乎豪惟念朋侶癡欲謝妻孥莫負紅顔好山
光照落梢 右荅花

附和詩 有序

蓮句兄爲花前贈荅二詩情姿高遠不量
孱弱若爲難之者其寔發明特鋒鈍耳
果如花語者花即是愚儒那恃人歡而輕看
他怒鬚絲旛頻厭勝羯鼓耐追呼何不尋江
夢管城無畏途 又花贈
郎依君所說君亦未狂夫翠袖如漠爾青衫
何濕乎河陽故後傑和靖有妻孥求士先求
骨貴花宜貴梢 又荅花 倪元璐
招隱入狂士林間豈病儒粱心依柳帶滑璁
立苔鬚溯滿天生碧風輕香自呼目隨烟界
杳複道盡迷途 花贈
風急花分語離情泣野夫春共從客奐君豈

避人乎紅亂青蒼粒孤憐州木孥願將今夕
照從倚動山跗 荅花 劉潛

○爽園對雪聯句

幽獨自山性寒風不敢囂 能儒 林光繞弄玉石骨
漸生潮 遠成 覓冷顏初醉寬憨氣正驕 能儒 山頭披
雀氅應作白雲謠 遠成

○二

玉樓今夜所天上乞靈文 能儒 三尺梁園影千層
碧海雲 遠成 風流偏爲汝豪俠亦如君 能儒 爽塏兼
高秀山情許共分 遠成

○雪中尚石聯句

凍林覆孤石歷落盤中山一壑流澌繞千峯雪
影環 遠成 玉姿羞粉浣氷筋界寒顔欲作襄陽叟
攜歸懷袖間 能儒

山中與呂夢庚同飯酬韻

月痕樓尚尾霜露是君家豈有萍如審寧須棗

(甚為咏法意充滿)

似爪木童供野菌石女獻秋花誰須空山咏林間且喫茶

二

偶共閒雲住誰云此是家六山應似橘浮世本如爪莫拈瀟中葉休傷江上花祗愁言句裏錯認趙州茶

(以橘中事對浮爪語最是奇變)

九日登清涼臺悼亾

塵貫蕘沸裏山骨獨清涼霜鐅飛紅雨寒雲臥

(金云落帽事用得險絕)

綠篁松濤能灌頂烟水欲盈眶却訝人如帽風吹落冥茫

秋葉

(金云綠瘦紅肥極翻案之妙)

每向歸花泣如何葉亦歸墜樓疑石婢越廊似明妃綠以悲還瘦紅因戰後肥旅懷無處泊伴爾一拚飛

雨花臺秋興

(許云天地句新)

頂相高于髻平林似髮稠宮闈惟黍稷天地亦

(評未嘗語轉入內典尤著其奇)

蜉蝣梁苑花為珞秦淮眼學為法王毛孔裏人語自啾啾

二

凝眸望西竺渺若隔鴻濛豈有人如帛翻繡山是猴京華餘錦繖身世一懸瘤鷹隼懷霄漢何當老臂韝

(怨入家過幽怨陽秋)

三

丘壑平若晃艸木綴如旒六代皆行旅皇都復

(如頂如髮番出)

(山態)

置郵江光橫一綫塔影出于篝短髻疑松葉風搖樹樹秋

四

木葉猶未脫應知天下秋況茲花若雨歷過世如漉今日哉為貌明朝薙作謳尚然呼不醒縱曾滿山阪

(一葉落知天下秋起語又先一著)

五

石頭依小艸木春憶高麗甘露簷前樹寒江松

危險如懸崖削石

際流驁膚逢虺蜴攫于有鴝鵒當日閒遊客不
原幾髑髏

○○六

諸作是少陵秋興之神髓而脫落其皮骨

漢女來金屋仙姝降玉勾松風爲縩𦈌依客罷
彈撥佩劍苕將繡雞花影共羞隴頭迷藥艸委
擲等牛溲

○○送別許石門司成 有序

高景逸先生贈詰十年前爲石門視艸今以

龍友云小雅怨誹之言謝令人人掩面而笑

詞旨揚厲追論左遷握手謝公墩畔話別
聖主褒者碩翻嫌語過温無庸嗟落鬼尚欲嗜
幽冤烹醢還容哭孤忠肯細論木天留此案青
史藏君恩

○○二

昨朝辭北闕今日別東山不厭岩廓遠轉傷丘
壑閒人情懷駁烈天意變痴頑遥語靑藜客高
文擬共刪

余家清凉山畔與謝公墩烏龍潭接壤近
邇而遠爲梅庵菊墅半山冶城玄武莫愁
二湖皆他山之可晨夕者閒來獨往如尋
良友欣然紀詩

○○烏龍潭

金云盡樂神境

朝暝垂秋露俄然展鏡匳水光明似臉山影隔
如簾櫂擊虛空碎龍藏指甲纖中流一箕踞聊
作月中蟾

○○謝公墩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寒風生皓月竹柏颭鬚眉丘壑無崖岸胷懷共
委蛇一時忘嗕嗜與世渾平敧便是空林裏圍
碁賭墅時

○○○雞籠山後菊墅

如漁郎捨舟突入桃花源淡

只隔此雞隴鴻濛別一天山民狎耒耜村女謝
丹鉛澤國遥舒帶臺城若據舷墻東尋隱者笑
畔得人焉

言外即具世變

此山亦都市之柳骨顏筋也

吉祥寺梅庵

深藪紆蘿蘚幽姿此襯袪聽依惟汝耳伉儷者
誰歟立雪趙宜王凌颷班婕妤祇今人尚在搔
首向鬅蜍

冶城

孤巒落都市如鵲峙烏羣仙媛羞無骨貞姬欲
露筋人烟牽作障江練襞爲裙閒對青蕪語論
交獨有君

千載紅顏一時入抱正自愁絕

遊雲轉石勢不可遏

莫愁湖

嘗遇盧家婦姬姜暗自憖野花輪灼灼岸艸怯
毿毿弄雨姿偏嫵縈烟夜更懸亦知愁欲絕霞
頰照微酣

半山園

照水欹孤嶼環流撫嶺篁潺湲來碧落委宛入
宮墻庭樹枝枝潤谿花夜夜香林巒病消渴惟
此療膏肓

有補紅御氣霆發六幕之意

後湖長生館

蓮花世界種香水海中浮結習薰能破多生病
亦瘳閒雲成寶綱法語問汀鷗迥澤連星漢還
疑是一漚

許云諸什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覓其歸存
恍無定處

自西湖歸祇園哭姬人高霞作

狂走來山壓春歸肯暫留山痟郱得響雲冷詎

倪云如夜山之慘而澹

淌狀招魂復起

眞率得

能流自分終當別誰云命不猶祇如傷友逝非
是爲花愁

二

英雄方短氣艸木侍閒遊瘴霧眞窮矣朝雲尚
在不山川皆可弔日月亦何讐自此誰堪向惟
當語蒯緱

三

十年同種植尚未老梧楸幺鳳隨花落高霞逐

可作閒情詩

水流覆巢曾怖鵲遺卵復悲鳩裀想生前事何如古宿瘤

○四

忽爾飛桃葉安能詠莫愁古云勿爲好今日俾無訛藕覆留空穀蓮胎忩遠遊渡迷憑梵唄與汝當扁舟

卽是一篇小傳

○○○五

不耐塵勞苦吟娍徙石頭甲身同戢翼墾艸抱良謀屢欲辭鞅掌隨緣一放眸所嗟怅裏過我欲死前休

○○六

奔駛中凄折每誦此語不自堪

涼飈猶未至團扇已辭秋率野悲非兕相將貨若螻汝曾甘抱甕余不覔封侯尚自難消受空山土一抔

○○七

閒同碧翁語白墮汝嘗浮忽遣丹霞逝青山我獨留風人哀窈窕世界若蚍蜉歌舞應常住橋流水不流

亦是宗語亦是聲論

○○八

除却率倩子休外別有了義

山花猶有影匣劍遂無儔裯堅辭良侶雲烟締好迷各應謀解脫聊以避虔劉若使徒傷悼鬢眉亦自羞

○○霞姬亾後却示屏史

隋苑施衿後春鶯幾度新霞㷊遠行客屏侍倦遊人遺穉應推腹幽冤若一身是名安養國花綻等車輪

參云如滅如頌

○○雪

倪云將從來詠雪故實一齊掃蕩

風吹江水殘壯士白衣寇筑裏聲如泣歌來慘不歡虹飛疑欲貫昴蝕亦驚寒縞素瀰天下山川怒未闌

漉籬集卷四

七言律詩

湯云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illegible]而悲

○○○登攝山

世間披靡無奇骨獨有青山露一痕意氣攫拏疑虎踞風塵潦倒亦龍蹲江流深映雲根綠月影寒同石浪翻遙望臺城舊妖冶六朝花雨泣黃昏

○○二

雄奇語往往不得幽艷如此兼長古無其儷

石丈頹然共一罇胸懷歷落亦堪捫呼風窣窣如山鬼叫月哀哀似夜猨吳楚秋聲飄戰血齊梁暮色斂香魂云何淨國無岩岫稽首寒烟問世尊

忽着此想

○○桃葉渡種花詩

徐云與梅嶺種梅同一韻事

黃云只淡淡寫意耳却深入情

雲端飛落舊嬋娟寒影依微逐曉烟秀倩鍾山爲翠髻羞將淮水照花鈿紅顏隔世開新艷笑靨重生憶青緣一種嫣香今嫁與曉風垂柳共蹁躚

讀令人如醉如夢欲泣欲啼

○○二

如色裏膠青不著色相

豈獨名姬艷若葩從來才士亦如花每憐晉代埋夸骨欲使秦淮淺落霞將向雨餘窺淡冶偏于月夜想鉛華祇今便是當年態顰笑無端墜影斜

○○三

赤深秀赤艷轉

風流千載憶娥眉小立溪邊知爲誰兩岸嬌嬈羞粉黛一時簾箔盡低垂應憐艷冶沈金屋故遣幽香映水湄只恐江頭頻錯認雲愁露泣濕胭脂

○○四

猶悲如面

向來花骨自清狂喜傍嬌歌妙舞場眉色染將谿水綠鴉雛映得月痕黃西施未入吳雲冷壽郎初迎髩影香所以千秋思匹偶風姿依舊嫁

孫云天挖問自應有此雀趨佳句但交臂而失

王郎

方云是耶非耶仙耶鬼耶文人想多情少讀此一過如欲飛行天上若初盛艷詞祇見穠膩可憎耳

○○渡頭雙柳詩 有序

余過桃葉渡頭見涯邊雙柳拂雲便移家其下柳舊生水中余築堤護之樹陰中便可散步旁啓小窗令影入坐間又當樹杪爲層臺

容多

孫句仍自天然

每風雨忽來輒科頭箕踞以窺其勢客至欸然相對偶聞葉香共以香字爲韻

泰淮依舊綠垂楊鶯怨烏啼萬縷長眉語輕烟山落響腰寒舞袖雪爲裳水中桃葉春相接笛裏梅花晚欲香自與疎枝雙浸月却疑玉樹尚流光

○○二

桃葉于今更自傷風流却似晉王郎漫遺倩女

孫云迨今淡如雲滿月

離魂覰登學湘靈共顚頹雨過枝頭猶覺暗月來林際偶聞香爲同淮水爭春浪碧影疎疎勢欲狂

○早春雪中呂白榆廣文招同趙無瑕集湖上

焦云毫素可風裢曳

江南春信到寒枝却是春光未好時梅蕊夜舒香尚澁鶯歌曉發響猶遲雲愁半逐尊罍破氈冷翻令雨雪宜莫惟袁安思閉戸風波如此欲

簫燈句偶然即事語非親歷不知其妙

何之

○二

雪花飛作柳花香寂寂寒條倍自傷片棹孤翻侵冷玉簫燈紅影落修篁堤前水色留明月檻外山公點髩霜不是濁醪能愛客客愁應似黛眉長

○送去病北上

當時言別在秋前零落韶華又十年弱羽祇今

洙云結以自然爲宗

猶繞樹征鴻從此欲摩天芝含紫蕊冬逾秀蕉

有黃花晚更鮮欲待龍沙緣熟後相期同問鹿

門禪 去病好玄故末句云云

〇〇西湖寒食

劉云花氣句得未曾有蓮定千秋花案敲百和香何啻星褒

春光猶似未堪傷最是西湖桃柳傍綉幕便圍

沙鳥宿黛眉恰與夜雲涼嵐烟畫有嬋娟態花

氣渾如肌體香祇爲文人能好色況兼山水作

衣裳

〇〇〇堤上桃花

馮云今有名士不能孤立須人掩映者終是桃李耳

桃花開落亦尋常詎浪風流此擅場欲借羣峰

當枕簟便將春水作兒郎烟留暮色顏同醉雨

宿晨粧汗滴香若在他方總憔悴邯鄲才婦守

空房

侗初云蓮句每衝口而出不欲矜綺處亦有

雕鏤至處復造平淡者則是人巧盡天工錯

〇月沙閣秋社分敎字

李云艷語風閒絕清

天邊螺髻倩誰教隱隱寒光落樹稍水勢似匳

雲欲合露枝如夢影初交飛鴻共借秋爲侶輕

燕羣依月作巢攔入諸姬鬪新詠漫憑彤管自

相敲

〇壬戌杪秋醮子加冠詩

陳云十五年前事迅于奮霹

甃爾家居類客游卽看庭樹冷修修而翁懷抱

難如昔病母凄涼亦似秋但自養雛能嶋峙不

堪孤影屬雲浮催人兒女今成老昨夜寒蘆盡

白頭

〇醮子親迎詩 有序

余子以九日親迎社中詞人將有催妝花燭

諸詩余爲之倡

錢云後四句何等老

黃花前與翠眉長綺閣催妝夜未央夢筆欲同

秋漢潤幽姿擬共月華涼麗公有室原無累萊

子攜妻亦不妨但就姻緣知解脫合歡枝帶淨

名香

馮云詩尚家忌粗然粗人那得家

烈士暮年語亦道人閒逕語

○○偕隱

嗟余攬勝便忘歸桃葉桃根爲作妃兩刖久疑同鼠朴五噫常欲効鴻飛江雲嶺月原相映岸柳巖花亦自依失路英雄驚聚首荆歌高筑世間稀

○二

客游自昔逐流泉彈指春光二十年肝膽未知誰可向文章不欲世人傳寒花忽自空岩笑江月重依孤嶼妍爲喜鹿門堪共隱相携今畢買山緣

音響如

○三

寒江一葉遠春雲閱盡人情獨向君磯石似余空歷落嵐烟如爾自氤氳歸花流影常辭樹孤翮飛霞欲作羣同入靑山論千古少年著述未須焚

○四

高出八胥之上

爲憶泰淮盖作傾相逢喜是舊知名人間謗譽余偏得此日榮枯汝不驚江渚歸帆愁過鴈白門新柳又啼鶯擬將瑤草和烟種却與蒼龍帶月耕

○元日會孫趾餘

袁云如游絲繞樹蒙烟裊空

夜來風雨泣殘年躑躅春光不忍前山際新眉猶未掃雲間寒髩尚依然但驚梅蕊仍將破始覺鉛華正可憐我亦羈棲同過客君今莫問在誰邊

○○爲趙退之題遐雲閣共用三字

舒云天壞異觀

巖容浦思若堪探春雨初生戰欲酣呼月擷霞來作偶期山遡水又成三易遷官裏遊仙媛選佛場中辦長男却倩寒泉閒記取朝朝試影是誰憨

○二

飛㵎數隊遠秋嵐漫賦閑情尚未甘氣韻即今

選字入彀

當茗試微葩都欲作禪參瘦如趙女原稱兩豐若楊姨復有三一自焰容能鑒定餘芳片片落空潭

嘉賓云詩如其人人人必不同如其面今有不自成家而與他人面目一般者必是土偶木偶耳

○○○西園有序

丁卯夏吳遺民逸民招集西園憶昔本如先生出蕊珠翠燕二姬即席索詩許而未與今再過園林但餘六朝松石因爲致問兼逓贈二姬以踐夙諾

讚云世閒作畫如寫字飲酒如飲水用兵如驅羊作詩如說話俱是絕技

主人擬學鹿門禪鬘爾淹留亦夙緣紅襯索詩猶未贈綠雲飛去又經年祗看寒蕊依芳草可是遺簪其墜鈿爲問六朝松與石君曾幾度別嬋娟

○纏頭詩有序

陳云案孟背風流可挹

聽范漫翁家姬簾中度曲以此當纏頭也

當世久無豪舉士冶游翻覺在貧家人依檀板歌腰柳客向鶯簧想鬢鴉聲裏麝香生自玉語間有韻解于花窓前竹影爭淸響便欲縱橫上碧紗

○○同李太虛太史游牛首

王云游山機語

揚帆已自賦歸歟偶念名山便駕車避暑以茲爲廣廈遣懷卽此作奇書迅鷹擊物當霜後渴驥奔泉向雨餘寄語世間諸鈍漢機前彈指莫踟蹰

○○○逢對天闕峰話舊

薛云劍技奇矣峭舞如許從來檜影詩少

雙巒滴翠擬雙鬟曾欲攜家踞一灣夙好十年纔共話危峰半世幾能攀何當往事頻回首暫爾逢君爲破顏安得此身如檜影倒懸松際聽潺湲

○○二

一低一昂都是至性

夏山最好是雲横處處雲生骨倍清每恨岩前
無急瀑喜逢雨後有泉聲昔曾抱月爲良對今
可呼龍作耦耕何事不須重見戴令余欲負此
游情

鉴云道句此體如天上五銖衣全無縫

○○贈玉勾姬人

忽見寒峰辭翠黛欲留楓樹當紅顏佢看肌骨
如飄葉便覺胸懐似遠山况是瓊枝舒上界却
教花影落人間從茲露壓雲横處認作烟姿與

霧鬟

附和詩

名花在昔憶誰攀忽有濃香發玉顏雙影夜
生羅帳月一枝晩出繡屏山空聞秋思來何
處猶覺春風駐此間度與江南後庭曲逐聲
應也自低鬟

雨俱清絶思難删詩裏花情鏡裏顏碧落峰
歸塵舊苑翠微蛾畫鬬春山雲留雨莫三生

後粉護檀籠一捻間莫使渡頭桃葉妬有人
惆悵怨風鬟　張一如

○○○懐葉曾城師

何初云如撒女擬杵乃天際雲霞也却又縷縷入神

世外脱然懐鷲嶺人間正自指龍蹲長鯨噀浪
誰能似黄鵠摩空未足論貝葉謾猜爲有字蓮
花悟得欲無言試看天柱峰前月函盖乾坤衹
一痕

○○二

三四二句包舉大言小言兩賦引入第二義諦

風濤浩浩胸懐裏雲岫峨峨宇宙間龍以神通
潛一指鵬之羽翮大於山客塵影息原無諍性
海波澄始覺閒自見瞿曇拈示後花開花落破
人顏

○○江上阻風懐吳客卿太史

渾云能乎七言近體中頹然自放便自奇絶

寂寞滄江一臥龍非雲非雨若爲容高同峰險
欹孤月惟匹岩深凍偃松飛汎欲來矜氣岸風
號似與鬬機峰何當與醒空潭夢浮渡峰前叩

曉鐘

○○懷匡

> 筆嶠云神韻那得如此頷絕以東林寺對落日視絕不窮

天嶺濛濛憶遠公神姿奇逸與山同陶家却愛人如醉謝客應憐心未空世界銷來蓮漏裏機緣領向瀑聲中遙知東岫寒雲碧已映西山落日紅

○○二

> 今佛三昧名無上深妙禪

法海狂瀾盡欲東巋然竦峙渺難同銀河響發心偏息孤月顏開世忽空淨沼但涵千澗碧禪燈自有一枝紅試探影寺何奇幻抗勢林光滅沒中

園花四詠

○○○杏花

> 許云字字恰好却又超絕

趂將寒柳色初黃高徹神姿與顫顏籠却夜雲羞薄醉潤之曉雨墜微香戲凌梅蕊聊濃抹欲傲桃花以淡粧逗漏酣春才一線如何管見已堪傷

○○○木蘭花

> 詠物詩淺則不細切則不高形神都似正不易得

辛夷洗盡舊燕支映出拳拳滿月姿素骨自然非粉澤蛾眉豈必不豐肌光疑快雪初晴夜態憶寒濤倒拂時何事荆璆常掩泣今看明玉笑春枝

○○○梨花

> 恰是梨花移此辦寒梅便爽

誰家少婦潛如斯似有幽香發素肌放誕臨卭新寡日詼諧虢國入宮時瓊峰墮雪光初醉纖月搖空影自危幾度夜涼開一笑微風颯颯動寒枝

○○○櫻桃花

> 一詠諧少婦一嬌羞好女字字如畫

姍姍好女似輕飈漆坐空堦獨斂眉幽恨祇今難自理嬌羞每欲倩人持驚風怯露因誰得襟雨尤雲纔幾時金屋尚嫌寒浸骨惟當抱影入重帷

陸云長門千載後受此轡紙

○贈吳頎

一自長門曾買賦千秋彤管不生香若非佳句驚文士誰識詞壇屬女郎嶮韻欲同山骨瘦幽懷自與水痕涼祇園丘壑如堪傍月落寒塘照拒霜

頗有秋花之感

○○送去病過吳中舟次有爲余買山之約

周云神氣色澤俱在款闕疵矣

夙昔奇懷未忍刪烟巒常願恣躋攀偶如稽呂欣同棹欲爲巢繇一買山茆屋擬藏明月影節杖將與暮禽還爾時蓮漏開新社便可相從丘壑間

間

○○小言 有序

鄧章甫能于芥子上作數十字皆極八法之妙爲余書四部西廂于箋上宛轉可憐章甫又能長齋學道遂欲丐書三藏祕冊以廣之

黃云一往奔馳氣壓一時不散

每將坑火笑秦皇欲匿靈文別有方幻作小言藏芥子郎堪長住在阿房天宮雲笈無央品能樹華嚴幾萬章却倩仙姝供翰墨都來法海一絪囊

岑云題畫勝橫詩

○薊北怨 有序

湯云嘗衡量諸山與美人異名山全以骨勝不似美人須膚飾肉肉華骨也然諸山自華山外亦無純骨者此詩則詞壇之華峰

余少嬰多難年來轉深殺羽秋風百感橫集維憂用老思託三車歎息彌襟寄懷于詠

湯云讀諸詩想見當日荆高和歌燕市相樂也已而相泣

南風烈烈漂秋前落葉辭柯又一年幽思昔曕若上月客心今聽御溝泉眷屬看來如夢鹿歌呼聲發類啼鵑舉杯欲盡重搔首冷雨疎窓急暮蟬

○二

漂泊韶華二十餘寒蟾斜泣半牀書少時意氣隨年盡今日親知只自疎道路蓁蓁多鬼蜮幽

若一向啼哭便無丈夫氣

懷愴愴嘆居諸何至此來多淚落臨風還復一軒渠

又似空閨棄婦語

○○三

寒絲幽香少婦姿從來衆口嫉娥眉女嬃婉娩皆相詈阿母嬌憐亦自疑素月流天猶可鑑我心匪石旦難知棄捐灑盡荒郊血姤雨愁雲爲結褵

○四

中有量推之性

如今牢落當誰向環堵蕭然寄北門舊鬼憂愁新鬼哭黃狐跨跳赤狐奔亾兒恍惚驚秋夢病婦連緜折旅魂却憶生平惟自笑鳥啼况是日初昏

○五

小弁語含蓄不露

窮廬風色獨蕭蕭游子流離骨倍銷曉起高林聞雊雉晚窻莚柳聽鳴蜩翻看俗眼橫青白縱復狂歌轉寂寥我視昊天何足問鄉關回首自迢遥

○六

以高懷宜瀟抑節促而調孤

男兒惟有氣如虹童侶蕭條甑底空侘傺昔今悲鷙鳥拚飛今乃信桃蟲千里庭幃方抱病天涯骨肉更飄蓬此身明日知何處腸斷燕山夜雨中

○○七

龍之性氣成雲非烟液之所積

金翅橫空海欲翻疾雷磅礴電光噴秋天鵰鶚皆垂首雲雨蛟龍不自存幾點齊州難置足一泓滄溟瀉如盆終當遠引凌清漢雜鶩啾啾安足論

○八

大生諸皆病略鄉畫

水清玉白未堪誇高舉深思祗自嗟行路崎嶇悲作客遊魂杳渺怯歸家瓶無儲粟衣無緒朝有封狐野有蛇去就已知難可計此身終是一棲苴

○九

季子連衡正履霜敝裘黧面獨擔囊拘文嗣主那堪怍按劍隋珠本是常詎意期年錐至股秖令三寸舌如簧可憐千載英雄血博得多金愧女郎

討笑得妙

○十

雪花割面冷于刀俊鶻休巢折羽毛緬想世途何草草自憐今日更勞勞羞令清淚如鉛水不

恙令不忍其意甚深

忍高歌向濁醪莫以丈夫輕感慨羈魂無奈獨離騷

○十一

霧鬟寒垂尚有臺珮環常向月中來西山蓧蓧橫幽翠澗水溶溶冷曲隈君寵但膺新粉黛宮人猶妬舊莓苔雙蛾此日應無色爲有愁紅獨自開

五咸甯事中笑出桃柱臺一詩北與幽所

○十二

薊門秋自惜炎燕獨客憔悴如履氷易水東流自鳴咽荊卿劍氣空崚嶒雙鳧未集巧相伺乘鴈欲飛還不能羅網彌天無迓翮荊榛滿地惟青蠅

沉

完長云楊子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亦文轉云語結句比關塞極天二語何如

○沫歷

黃沙颯颯滿衣裾仰面長歌意未紓三窟世將同狡兔一餐先自歎無魚酒客背寒難可獻青娥髮薄不勝梳盆花如泣秋如嘯墨子於今欲駕車

忽以青娥點綴酒客令燕姬自笑

○十四

才人自昔難因鬼貧士那能更食珠豈有盛名遭坎壈翻令短褐顧妻孥向來哀樂皆堪嘆今日號呼盡可虞不見斜陽映衰草千秋恨血尚

如南宮穠研府墨瀋林淸袖袖

此二種是少陵之意不飾其辭

模糊

〇十五

里閈齷齪不足爭欻然挂帆思遠征何當感慨靡堪騁況乃悠悠多所縈始信有家終是累益知艮朋空復情一瓢一笠應可計身世原自如浮萍

〇十六

雀步踏簾徒促促烏飛繞樹空啞啞時從貧賤知交態每遇親朋更射沙阮籍秪今難返駕張騫何處可乘槎逝將高舉尋遐契火宅門前有大車

當知運句少年便以此爲結局

〇〇〇江南思 有序

焦云余嘗登吳山一望中面擁三浙之悲壯背負西湖之幽艷山川情性迥別可以彷徨忘反今薊北江南二種各極其態亦

寄跡左江右湖之勝

湯云西施漫道浣紗盧家少婦樓金香此體中倡唱也較此

尚是人間風味

余既來薊北緬懷江南然獨置越思吳眷言春女而實無所指彷皇覽古恍若過之猶恨不足與語若長安可念惟當明月爾

吳閶女兒蕙華香婉孌幽姿引恨長腮露滴將桃葉綻鬓鴉啼得柳絲黃霏微欲共春江靜蕭颯應同秋夜涼燕趙妖姬齊掩面風流在自斷人腸

腮露二句范香令當欲以榆錢雖買少年同柳絮能牽斷夢去之何相歡也

〇二

金風三夕遶山秋秋色橫披秦女樓寒翠若從眉際落雨香欲向臉邊浮懷中夜夜幽花吐掌上明明素月流娛坐客齋天似玉爲誰飛夢百華洲

詩如秋雨滴不脫骨

〇〇〇三

蜀郡卓家空姣好秦川竇氏詎風華試思水上蘇臺女何似杯中陽羨茶一滴幽香如可裛十年塵土未芸除鷓棲只自愁寒雨淒冷還如散

解脫至此其妙只不能肯

賓

〇〇四

三四說黃說將是比是興都難着解

黃蜂忽觸晩窓紗，十五亭亭未破瓜，春色已淹花睡足，微雲初逗月痕斜，羞將鬒髮當明鏡，恐使垂楊急暮鴉，斷恨昨朝湖上客，含情頻盼七香車。

〇〇五

今日春光如此又與他日不同

纏綿如綫軟如茵，最是幽閨今日春，枝上鶯聲牀上轉，雨中山色幙中新，宜男草發還含淚，待女花開復笑人，何似羅裙雙蛺蝶，隨風欲起向谿津。

無意之意

〇〇六

三四即事妙語五六跳入異境

飛露悠悠點清夢，徘徊若近館娃宮，香肤依舊妍秋草，響屧仍將泣晩風，奇艷忽從天上落，烟霞散入五湖中，疎窓逗得蕉花影，回首幽輝映碧空。

〇〇七

六首靈岩七首洞庭各芒境界

昔年震澤喜浮查，正値吳妃新浣紗，爲恨花光明似頰，生憎水態靜於沙，殘虹半着眉山薄，細雨微侵腰柳斜，笑指蒼茫烟草外，若耶溪畔是余家。

〇〇八

眞娘西子並往來術中知開其

虎丘石上歌如霰，飛入眞娘翠幙間，一自昔年縈蔓草，幾回重得破清顏，香魂已逐烟梧落，秀色時隨夕靄還，此夜秋墳應自泣，哀燈黯黯淚潸潸。

〇〇九

今日牛羊上丘壟當年誰顧面

暮雨幽愁下早楓，吳宮怨女淚花紅，清泉舊咽香閨夢，冷砌空吟秋夜蟲，凋草至今垂恨鬢，落花猶自嫁東風，當年秀骨君知否，的的明妝誰與同。

十

都是吳女格置他處便不類

羞殺邯鄲歌舞場風塵却自憶吳娘腰寒穀波
明秋水腕約朱絲破曉霜燕尾乍翻鶯秀曆鶯
聲初滴漏餘香獨有長安一片月江南思婦永
相望

袁云艷詞近體能如水絲繞空此種勝妙在
無字句處因思詩中之妙有在揚眉瞬目處
者有在呼吸轉側處者有在閒笛合縫處者
有在發聲之先曲終之後者此等都于字句
中着點不得

湯云飛飛如露臭臭如縷

○逢張未央

憶昔聞君姓字香月華初白柳初黃一從飛入
深閨裏幾度愁添錦瑟傍洛浦宛疑逢舊侶春
江盡欲試新粧如今莫謾隨風去清露含輝夜
未央

○驚喜

黯黯春城日暮時纖纖春女媚幽姿忽然驚喜

王云借有宋人晉屬目妾知被所視意

翻成悶乍覺填膺亦自疑巳拚柔情憐秀骨欲
憑彩筆換蛾眉東風何事偏能妬月映清流知
爲誰

袁云連句詩亦有與古人不能辨者其中自有創獲處

○蕭宜生遲集花塢

江流黯淡黛眉長片片朝霞落水傍露蕊暖垂
春淚影風枝寒受渚雲香嵐光偏欲偎紅頰雨
色還疑浸野航巳是羈人重離別那堪堤畔柳
初黃

袁云行懸匡衡手之勢

○○陸長倩遲集花塢有懷張未央

今朝天色亦狂豪水勢晨飛山夜號謝氏兒郎
飄弱柳楊家姊妹爛含桃紅粧斜疊清溪雨綠
蛤橫噴碧海濤却恨懷人在雲際餘香猶自裛
衾裯

方云眞邃合中節

○別蕭伯艮宜生

選勝遨歡異昔年論交聊復住江邊久經作客
難回首暫得逢君更自憐嶼色欲來孤閣裏潮

潑墨之中烟樹森立

聲每落晩窓前如何弱柳垂青眼恐使流光照
遠川

○○○二

窮愁偏合住他鄉無那閒庭竹影涼酒與到今
渾欲減人生如此亦堪傷山間宿雨春猶睡江
上寒雲夜有香最是客心無可託中流又聽棹
相將

袁云山間一聯夙昔推爲名句然酒與二句

一扶骨稍行

較酒債尋常行處有作法稍類更覺瀟散如
意

○三

春山海月暗銷魂事到傷心未足論羞見好花
嬌木末頻將濁酒媚空園親朋有字皆如謎羈
旅無歡席未溫許我前期難自信秦淮愁聽水
潺湲

○別汪遺民

袁云一亞如訴

昔年花月總堪邀今日與懷骨已銷客裏雲山
常寂寂湖中風色自蕭蕭相逢忽訝他鄉近惜
別重添去路遙桃葉渡頭君莫負春歸香袖且
相招

○白門道中懷瓜渚諸友

周云快語無怒張氣

雨足深深未肯開山容慘慘已將頹怒濤翻作
千山雪快棹時驅萬里雷舊侶若逢烟樹裏荒
城遙指濕雲隈客心又逐東流去行色空隨飛

英雄骨驕人日

鳥來

○二

日影新來透晩林江潭且得恣行吟雲收海嶠
如將醒春入行舟細可尋荻筍半抽顏乍破楊
枝全嫋色初深雪花縱向臺城耀楚水吳烟劍
已沈

袁云突然而起

○七夕同于乙先陳古白集芳杜洲

年年此夕翻成恨寂寂淸林共一觴黯淡雙星

吳云此先生之似韋孟者

愁亦老逆逢雲漢闇無章雋語欲曙天還暝憐我將酬與轉狂自是相逢容易别錯教平日愁參商

○杪秋仲昌兄邇集水上園得江字

萍踪室邇人偏遠此地班荆心則降片月幽輝當茂樹清池寂歷似秋江園開新徑艱山屐座入烟嵐有半窗良夜漫銷杯酒裏孤汀宿鴈亦雙雙

邵云此語凝絕

○寄懷仲昌兼東去病時仲昌賦落花三十韻

君見落花恒自惜我看花發倍堪憐欲令一夜臨風盡翻恨纖枝映月妍孤館窮愁今更絕上林佳氣可如前寄言同病長安客何事韶華年復年

○○○六逾詩有序

葉潛之擢第而歸輒厭世去如優曇一現耳

蕭云八句只究得前叙中所不忍言四字尤妙在六逾層舉乃更一氣清空

諸苦橫集所不忍言但擬六如以當薤露言無倫次哀不成聲

霜華織樹樹如空初日穿林樹影重偶爾光明同擊石瞥然滅沒若飛鴻芭蕉怯夏先辭綠菡萏驚秋尚欲紅天下奔流盡東向不須回首遡西風　徐云寫得縹緲驚魂不啻半床落葉

○○秋暑臥病古林

陳云與少年悲憤處玄淡處都復不同筆

黄云[illegible]門[illegible]遠[illegible]古林詩一字移動不得

隨年老意主說法

諸言人世不須憎棘栗縱橫頗礙膺家住深山終是俗身棲梵刹即如僧莫拈祖意來相訊勿問塵勞脫未曾坐看大江流日夜悲心翻覺委漁罾　翻却客心悲未央句

[illegible]釋于莊不肯摧側

○○二[illegible]

病支節竹亦稜稜世味何分淄與澠玉未獻時猶有足醫當良日已無肱莊稱南溟終局鴳[illegible]

此禪語

號彌天始是鵬且自置身三界外聽君大笑若
蒼蠅

〇〇三

世羈驟裹以鈎膺欲匹家雞與臂鷹耒耜兟兟
誰可耦巾車戚戚詎堪乘惟將高枕爲夯學更
以孤吟當友朋忽見庭花開一葉於中微笑有
胡僧

〇〇四

縱身而入最是須倒

秋山爲骨瘦峻嶒氣韻猶當類俊鷹祇是熱腸
多所惟委之冷眼百無憎暫辭稚藏翻堪喜任
汝熬煎媿未能但得一時銷妄想何須赤脚踏
層冰

〇〇五

指揮如意絶不涉禪

教外单傳自一燈久而地拆與天崩止將鬭諍
爲家法仍墮廉纖倍可憎摩詰支床原是佛雙
檮據座若無僧何當徧覆三千界斬盡人間老
葛藤

〇〇六

直似抵掌而談

白下壺公未足凭自探藥籠稍相應借來身毒
醫王手博得膏肓豎子憎蜿蜿壁間皆是蝪營
營澤畔盡爲蠅若將欣厭都忘却便脫魚罾與
鳥矰

〇〇七

漫將管樂自相矜戰勝而肥尚不能啞我長眠

落落詶暢若不經意

何遐邇任伊短髮欲鬅鬙列仙已謫羞稱史退
位前身恐是僧一切因緣同昨夢蟲飛何事尚
薨薨

〇〇八

先生作詩如登山必躋絶頂

閒呼柳下與孫登遠靄高霞隔幾層蕭蕭中林
空椓杙冥冥雲漢尚施矰安心本自無他法露
地何煩有一乘天際澄江秋色裏空懷便欲與
江澄

> 陳云頂以山川作韻士佳人不須復頌借隱

○黃山吳居士偕隱秋浦

秋浦潽潽堪狎主黃山杳杳亦來賓欣看遠黛雲中秀正值寒濤雨後新却似滿堂皆韻士更如遺世有佳人鷄鳴昧旦何須咏視夜于今未向晨

> 吳云亦是雨頭蛇談語

○輓胡太和隱君

曾從漢殿覔金人又向瑱函夢玉晨竈北自甘長抱膝墻東何處可藏身祇今鸞背愁難跨迹覺蓮花尚未娠剩有願王依永劫衆香羣玉兩稱臣

> 紫栢云說得一場扯淡正是桃花貪結子意

○春雨　范云淺淺語痛不可言

天邊颯沓墮紅香葬却韶光此一場獨客爾時應更慘空閨今夜倍堪傷花花葉葉皆垂涕燕燕鶯鶯特地怔祇是春雲宜急雨枉勞世上各猖狂

○二

> 此又說得生死關係

偏向春閨滴未央幽光頻頻照空牀忽然熱惱無容處又似淒涼詎可當漸漬解傷人氣韻浸淫疑欲到膏肓因他生死如輪轉不在尋常色與香

> 文云詩中鏡壇

○○贈李藥師

除向貝多尋聖諦便翻瓊笈學金丹其如釋海沙難算更有玄書僞未刊爲倩吹毛塗毒手聊當游刃斷輪看一時萬法明于鏡葱嶺函關膽欲寒

○乙亥初夏岳衡山公祖過訪祇園阮圓海攜家伶至同薛歲星王元淳小飲兼送之任杭州

> 黃云遊心無方抗志雲際

夙慧還疑是鄴侯異人曾到絳帷求不須南岳分黃獨且向西湖濟碧流瑤闕猶存偕傍月濤山倒湧已驚秋從來仙佛憐忠孝鄴國羔嘗寄此遊

好爽人　劉評

○三

高軒忽向浚郊行海內人豪衆所驚豈有六龍能下食漫勞五馬駐香旌玄緇雜坐無賓主泉石交忝亦送迎却以清歌當暮梵霓裳一曲悟三生

附會詩　有序

乙亥清和月余出守虎林啓行之日即散步訪蓮旬先生于秣陵之祴園留宴歡甚

詩成贈余誦之淸風穆如也遂援筆次韻以志韻事庶彷彿陳汝南之訪徐豫章云

若箇山中萬戸侯伏龍應向祴園求道書許共探津逮俠劍懸知淬獨流四座客星占百里一霄心月印三秋莫將彥會同常會千古仙靈羨此遊

併輿隨向寶園行濳性應知鳥不驚秣到虎塘誇露晃先辭鷲谷滿霓旌輿酬泉石花爲

醉步入烟嵐鶴解迎君是幽人容傲吏竹林深處話長生　岳虞巒

○湖上禊飲分韻

董云風流絕世

今日桃花發舊紅瓊枝逢汎暮雲中波留芳影人爲月座入春光蕙有風暝色似教山頰醉露華欲着柳眉空當年修禊何寥落獨向峰頭數斷鴻

○湖上詠懷

陳云此種胸懷遂欲不䟦出羅網不可得

銜杯我欲問青天人世誰云不可憐每遇晦冥長慘慘畏逢花月忽娟娟尋常聚首翻爲怨宛轉離愁又自牽却似西湖成淚海春心秋恨共潸然

○寄懷仲昌

陳云清冷如澗

昔年作客憶江南何似君遊興轉酣世壽不知誰滿百人情到處有朝三交情似水搖空綠夜雨迷花誦采藍莫以淸娛忘舊日吳宮螢思在

烟嵐

○送別葉曾城先生 有序

癸亥之秋余再入白門受曾翁先生國士之遇命爲買長沙陸敬輿一流人未幾以官允召還余輩送別應作岩廊語而余顧爲牢騷慘澹之言客無所託哀不擇音矣伏讀先生之論詩曰任華之狷狂李賀之恠嶮皆足以驚駭震棹而爲千古不可少之人不聞以陶

韋王孟之簡遠清微而廢之也其必不以余爲訝也夫

岳云直抒胸懷絕不庀辭飾句

天亦依依念別離寒花着雨泣庭枝爲嗟落魄窮盧子何似香魂綺陌吹纔是汾陽知遇日又當供奉召還時從今廓落誰堪向天下文人公獨奇

○二

征鞍忽忽似春歸冷蕊驚心笑語微謬許秋鷹方欲鶩其如林鶴又愁饑難留今日秦淮水悵望明朝采石磯去後獨存鍾阜在孤巒突兀漫相依

○贈黃隱君

雪巘云似通宿命

懸鼓峰前日欲斜童顏猶覺似朝霞席間自可容獅座宅外惟當有象車靈鷲山中曾作客青蓮枝上舊爲家祇今虛室無塵事一縷鑪烟對雜華

○江上雪中送別葉曾城少司成寄宿客舍夢中得前六句

侗初云諸生髮裊服頗乃向司成語

嚴威舞雪夜猖狂却似離亭柳絮香千里同雲存別態一江怒浪照春[illegible][illegible]襟欲共山頭白眼纈猶疑月影黃獨客背寒無可託幽懷但與漲波長

○七夕後一日贈林天素閨秀

勗卿云天上日長似許

天際春深放碧桃秋江猶自映寒潮露稍宛轉

窺明鏡浪屋空濛貯阿嬌織女廻車香尚滿黃
姑佇足夜初進莫言餘影今堪襭銀浦雲開第
一朝

范云有此文人却愁詩女

○贈范半珠

依希湘曲素波明遂有湘君水上行彤管拈來
疑轉蕙淚痕緘去亂香蘅奪將山黛供柔翰翻
妬文人與並名洗却六朝脂粉態青谿黯澹暮
雲橫

黃云字字如叔潛之爲人

○送丁叔潛北上

堤前寒柳爲君斜遊子偏能念物華幽夢半生
驚夜鶴空山幾度聽啼鴉嚴霜着樹今成月嶺
雪披襟復是花來歲瓊枝天上發不知春色落
誰家

梁云將無同又云以不同爲同

○讀吳客卿太史宗一聖論

雪山老子魯儒童豎義何妨有異同澗草林柯
千樣綠江花岩蕊百般紅但令會得我無我始

覺原來空不空一聖却能開五眼肯教法海自
西東

附會詩

偶從一聖衍三車敢第勞將繡紱誇闕上久
無玄後草扇頭今有夢生花建橐且作圜中
長揮塵都歸象外家何物可酬青玉案油油
庵裡趙州茶　吳應賓

○贈沈襲余別駕

許云直近人所屑事

幾番跋浪學長鯨奄忽韶光又送迎霧髩風鬟
猶好好雲愁海思獨京京自憐蘿氏蘭爲艾誰
識塵中樹是瓊何事莫邪輕一割應慙垂首作
書生

周云用筆如雲中孤鶴江海散人云來此意

○雨中別潛之

主人欲挽春光住客子渾忘行路難獨以寒空
生暮雨却令登覽負烟巒浮山但作浮漚想天
柱惟當天外看我欲載將明月去故園花事未

應殘

○春朝懷舊

趙云白蘇之間

舊里風光在眼前，閒思往事已三年。家居綿繞如流醉，客裡棲遲亦俗緣。當日烟霞徒着想，祇今膏火尚相煎。自非撒手拋塵網，世上浮名絕可憐。

○贈范珏

每對寒江問遠天，當年桃葉可能還。如何春色

趙云神情在前，括后矮夫矢相隔處

同朝露逐使秋山，起暮烟吳苑嬌枝，惟獨笑泰時流水亦孤妍，祇因今日逢吾子，便覺韶光倍可憐。

○題賢貞記

黃云恐直

金風瑟瑟入高樓，山色應如素女愁。月冷風清花自舞，烟啼露壓葉知秋。屽香玉樹生爐阜，頓使霞標著石頭。茶蓼當年幾搔首，氷霜今日一迴眸。

毛云悠然淨潔，如暑經浴

○壽鶴爲李臨淮母夫人賦

鸞驂昔可充，桃使鶴騎茲來集。李蹊孤響尚疑驚，墜露玄裳猶自拂。寒霓如雲入戶，光初滿似月穿林。影欲迷，却憶瑤臺今夜裏，風華應只似空閨。

董云雲月詠鶴，絕趣形似之外

○贈夏象賢侍御十月晦日生朝

黃云春衣日尺如嗚和鸞文是

鍾阜冠雲同鐵柱，繡衣丰骨亦崚嶒。蘭臺誰得如玄豸，夢澤人稱有俊鷹。詞翰千秋能下士，忠

貞百世每呼朋。明朝懸壁編珠會，日影曈曨已欲增。

公創立先忠貞祠額，故有第六句

陳云句句洗削

○題烏懷集

挽車提甕憶艱危，白至悽悽忽掩帷。茶蓼蔓敷空婀娜，冰霜華發自葳蕤。芳聲自擬嬰偕白，高行誰如隗與姬。獨鵠夜飛方繞樹，三珠磊落未須悲。

○吳昌之母壽詩

吳云娟妍

素雲垂渚逐離光青鳥西來帶夕陽車嫁七襄羞漢女纓羈五色薄蘭香羽衣笑映星波綠鳳舄斜飛月影黃共說麻姑來降蔡九天簫管未渠央

周云宏偉中自具高脫

○送何匪莪大司空歸閩

鏡山千古足清芬秀色于今併在君肯向岩廊躭治蹟欲令丘壑有靈文人倫自可憑新鑒國史從教廣舊聞𠠫月耕雲皆韻事天邊瑤草自芸芸

○苦節詩

魏云婉約

少室當年一築廬幽魂以此當歸墟春花欲似秋山寂旦宅還同夜壑虛履却嚴霜方桂蘖佩將寒月作瓊琚重泉若有蘩砧約千古應如結帨初

毛云凄蒨

○紫霞堂詩

綠野遙看覆紫霞香山深處五雲斜尊開何必

黃云祝頌語清激乃爾

歌魚留與奇惟應脉兔罝蒼翠已堪餐夕秀斑斕尚自擬朝華手栽玉樹今何許一葉猶將作漢槎

○淮上代范珠

魏云幼婦之詞

一艇橫谿山色侵枕流却似臥高岑尊前檀板翻雲影天際鶯聲落水心燕子飛飛飄綠髮楊花點點覆春陰羞令繡閣無佳句騷雅于今擬入林

○悼馬郎婦

毛云情思所繫輙得空靈以筆性詭異故

夜來皓月滿閒庭無奈幽魂自晦冥秋色欲隨征鴈去嬌花但逐露華零髩雲遙想留餘綠眼柳寒舒倦作青却恨不如霜下草流光猶得化爲螢

薛云天爲此而泣山爲此而愁非遠度不足當

○寒食哭傳遠度

疾風甚雨泣韶華共向春林駕素車客過空堦疑白鶴悲來繞樹有羣鴉𥻗山曉黛眉將蹙六

詠詩不知者便以爲泛

毛云石夢在日亦有烟雨之姿

代垂楊鬢欲斜知是幽魂歸永宅禁烟應只爲
君家　毛云如崩如裂

○過秋浦贈顧韻敬太守

九子寒雲入暮開何須回首望烟鬟歲星偶爾
辭天上香吏于今落世間鳥喚松陰庭午寂鶴
隨人影月中還新詩欲共桃花發拈向空江亦
破顏

○送黎爾瞻太守之任廣南

周云寫景補情

陳云鳳翔千仭鯨吸百川

華車隨處是遊仙白鹿行看繞轂前文照錦池
如濯錦宦當蓮岳似青蓮犂鉏今向榆藩發蟲
鼠應爲桑果緣但有巉巖堪下拜何妨叱馭過
南滇　雕州有濯錦池廣南山似蓮花男女皆事耕鉏好食蟲鼠

○壽吳子吉六袠

鐵佛嶂開山是佛九仙岩畔鯉爲仙一敷霞褥
紅堪纈到處雲裀紫可憐所以婁湖波灧灧却
令玄圃月拳拳從茲都市塵勞裏亦似堯時有

贊紫溪秀如望瑯琊

偓佺

○二

紫莖縹蔕朝來秀丹扇明璫夙有緣腰若初臙
生遠浦鬱如峻嶺接遙天閒中庶草皆堪學夢
裡春花只自妍遂有瓊枝能拂漢堦前裊裊曳
雲烟

○三

罷舉唐臣今作客南安高臥亦多年風波少處

神骨柔飛凶紫霞落

文起云如千山用色

江湖靜詰勅埋來甕甓穿室內自能縣日月人
間一切似夔蚿却疑鍾阜桃源洞即是壺公蠻
井邊
毛云一首闊地二首闊産三首闊人各于其
倫絕不設擬

○余可以侍尊公游嶺南歸

曹溪消息近何如遊子應乘露地車西向蓮胎
懷乳哺南詢法海恣畋漁庭間孔雀翻經日懷

裏桃花綻蕊初即事便令人欲悟莫言塵世臭如帑

趙云兩世文裳宗旨略見

〇〇〇哭亾兒人月

薛云十詩字字血點字字棒痕便覺秋與

諸什都是世間語

文人自昔原無種優鉢那能兩度開呵佛乃稱真佛子傳燈何必有燈來玉茵乍萎秋為泣萓草空蘇春亦哀却憶生平諸眷屬無如子鶴與萎梅

只似朋友悵恩語

〇〇二

猶似良朋當遠道寒江風雨忽淒淒穹蒼以外尋鵬背羈絡之中哭馬蹄豪客已辭三尺劍蜻蜓空轉一丸泥情癡惟有春鶯在閒向虛帷只管啼

〇〇三

誰言薄命傷朝露踏作名場十六霜甌鬼七番

翻府判部說成貴劫

如子展商羊九至又祁唐漫漫累劫愁無旦灑灑雛姬今亦耄縱是蓬萊山下客眼中應已變滄桑

〇〇四

孤颯哭習

可感可泣

讀經漫說無生死何事游魂喚不譍浩浩江波侵冷岫憨憨花影怯春燈汝今已作投林鳥我愧猶如乞食僧骨肉因緣都莫問文章誰與辯淄澠

畢竟是嶧陽孤桐不肯認作蘭摧桃落

〇〇五

龍門落落一孤桐倒掛蒼崖絕壁中不與蘭莖鬬秋綠肯隨桃蕊綻春紅祇聞萬壑留哀響剩有流雲過晚風能使深山明月夜饑鼯寡鵠泣寒空

〇〇六

譽兒吾亦無奇癖祇為生來慧性多翻恨浮名徒作障遂令綺語却成魔如雲翳月光初漏似

居停恩悔

與處見大家

玉埋烟碧一窩悔不痛加鑪鞴過看他句下欲
如何

○○七

漭倒常爲天地客青箱寥廓綠雲邊落花一別
知何處繞樹相依僅幾年浪擬風流如近墨堪
嗟氣息但進憐每懷放佚諸詩卷爲我搜來幾
百篇

○○八

向涕淚中轉大法輪有子賢與恩何須置懷抱此時正用得着

卽從海山引向兜率

涕淚任教成海水溯洄誰得往從之乃知夙世
冤憎會卽是多生愛別離匪獨退飛今若鷁進
思偶聚亦如麋人間去住渾漂絮有子何分黠
與癡

○○九

余昔買山當震澤汝今先作洞天游靈威杖履
應追得西子容顏似舊不金簡豈愁難盡讀貝
宫猶恐易傷秋若從兜率閒凝睇林屋何如海

又就兜率指與邊邪

一漚薛歲星夢人月
往林屋洞天

○○○十

豈必風燈嗟短促同居三界一何危爨中之尾
方悲汝薪盡而傳知是誰世上才人恩月姊天
邊姤女有風姨願將蟲鼠諸肝臂化作西方古
佛肩

○○陳松庵五十乞贈于余時余正焚棄筆研
聊作此語

文人氣息脫落都盡回記

渥洼逸足號飛黃隙影馳來歷幾霜松際高眠
君已庵蓮輪晏坐我難忘願將世界文人氣化
作華嚴海水香何必此中留半偈但看東照白
毫光

○○王昆華總裁過祓園言以余落卷刻程感
賦

都云岐如日月勢若雲霞

岳瀆飛來爲作賓寒岩虛壑願稱臣後將日月
投懷裏撒得雲霞布水濱欲以瓊漿疑是瀣

云藜火只如燐劉蕡空自當封采裂地誰酬手不龜

○○趙二瞻郭丹葵兩侍御過訪與三百歲老人草蔬同飯

豸冠岌岌觸岩扉自笑幽人遁不肥銜芥一驚山雉雊排烟如與澤梟飛庭梅颯立辭花錫隆棄閒游伴客歸三百年來猶半餉何嘗朝露獨愁晞

魏云較浣花翁今古今北一種尤覺奇逸

○輓劉黃初擬香山警悟詩

看君明發到黃昏暇隙安能有一痕卒地長辭如假寐終天從此變遊魂死生只是須臾事老病還憑造化恩寄語盛年豪宕客登華陽駁不堪論

許云正喚醒丈夫而老媪者

○○○臈月八日曲中聞梵

佛言花莖多蜂䖸余曰除禪次美人偶觸花光疑作雨應知佛界有如春攣登豈必終婚薦天

楊云如木人見花鳥正是此義

為世界芒薹莖可亘蘇甸即看几席知為晉豈必風波避似秦淨土每藏瑲珥裏誰能認取笠中人

○○○目眚攤書不能讀聊以自解

忝學從來薄典墳每于無字覓靈文何煩法海橫魚器欲向虛空喚鳥耘久視自須勤內視反聞方足療多聞但令目眚能除却圓相應知亦可焚

許云貝多了義雲笈秘文

鹿籬集卷五

五言絶句

張云禪趣俠腸盡見於五言絶

薛云五言絶最蕭聊而蓮句落筆輒有萬里之勢

祓園媟史 有序

石頭城清涼山之畔竹逕數轉別有人間乃結籬爲園園貯一山類襄陽袖石巒壑畢具其中衆花滿林可供塵刹疑是西土盛華之祓因處處誌之得十有六則以表蓮宗運想諸境

○馭虎巖

園枕虎踞關東趾會祠部奉詔祀遜國殉節諸臣先忠貞公少與儒游騎黑虎風雨夜歸遂祠於園之北偏

陳云氣遒脩潔

嘯呼懷烈士風雨歷欷嶇君亦軒轡客誰能受嚳衛

之人乃復負此幽韻

靈光殿賦虎奮璺而軒轡姚少師以留公爲養虎

附和詩 有序

祓園十六區張君既各爲圖而楊龍友復寫此冊張則亂頭麤服龍章鳳姿楊則雅人修士楚楚焚香掃地時也蓮居士父子題咏足千古而使予得列其間願寶此圖更賓此圖庶予得與裴廸俱不朽乎

虎踞石城在六朝何往哉不如君先人江干駕虎來

○鶴涂

岩前幽澗瀉自山椒白鶴爲淨域化禽不欲以生命飼林梁聽其所集

鷲鶴遂成法侶

鷲子每談空晏坐當沙涂忽聞鶴唳雲亦自宣眞諦

鶴影夜臨涂涂鱗亦起舞老龍聽法罷欲與貽仙語

此語可達會自須吟。

○○○蓮句

自滌達堂駕曲圯于水際蓮花微妙香潔

亘幾貉句不僅如人世車輪而止

花氣偶相觸沿洄經幾句自非蓮國裏安得一心人

君以蓮爲宮鬚葯自寬廣盡覩恒沙國盡托錐刀上

○無山堂

毘舍浮佛言當平心地則世界平

圯盡遙望一盧窈然孤峙深岫中鍾山翠黛當戶洲島之僻至此便以欲濡足每念清泰無山輒作山不是山想

大意多奇嶮茲山有紀堂我看平若水雲際聽浪浪

琉璃爲胸次中復現五嶽何忽自云無無無乃正覺

○○笠广

如來淨土或在耳璫中或在花冠中。

繞堂南嚮危樓翼然如老翁蓑笠而釣江雪

何必棲鳥窠岩雲自成广笠裏解藏身雨絲空潋灩

生長笠澤旁夢魂在其中支雨欸箬冠吾與樵青同

○汐山

广後歷級而高雲根涵碧如海一漚而山

嶽空孫龍不從追琢而得

澤無名以待主者余生濤山浪屋間又生于潮生之夕因以名山

夜岫生寒浪浮漚貯亂山漸江潮有信欲寫入懷間浙名漸江

昔聞景純言凡山生于浪亦有浪同生巾裾骨肉相

○○○鋤月灣

山右阜一灣如脅一荒埜耳巢縣買山而

隱遂耕而……

歌帶月荷耡之句

只此便是不種青苗種明月

薙却人間蔓無如此一灣塵勞從岳峙只似月

光閒

唯俗不可醫爲有醫俗意我自田舍翁桔槹

昨已治

○○○呼龍嶰

丶丶丶丶丶

中田與龍潭隔嶰登嶰而呼可耕烟而種

瑤草……

馴龍向自受嗟傷感然人

龍性亦能馴飡花狎深嶰茅狗世相呼空厓落

長嘯

龍池有五花樹羣龍食之

呼子先騎茅狗化爲龍

潭外有龍跡曾來或青鳥不然卽麻姑愛此

爬背爪

○○寒江樹

嶰頂攬擷諸勝若謝公墩莫愁湖遠至天

闕織山雨花天印俱在懷袖惟清涼峰若

高畧黍春夏之交江色翳如若木葉盡脫

則寒江一線渺在雲際

嫦娥入露半面

木葉漸辭柯江波照危樹彷彿暮雲開嫦娥睇

秋夜

已甘入林深眼澗疲如此胡不任蒙茸深墨

澄心紙

○○藥草畦

樹俯深塢堪植藥草當一雨普滋千山秀

色時誰向此中領取明明祖師意

入屋喜手人

痼疾無煩療阿伽秀滿畦法華新吐蕚一任白

雲迷

西域以阿伽一藥總治

諸病法華藥草喩品

有一轆轤因拾艸立權喩我以命聽藥藥以

命聽雨

○○茗柯坪

循畦而上地如展手茗椀未擎旗槍初茁

便如萬里故人歸來對影無埃松風響發

著亦不可名言之味氏光字臣得妙

瀑。

烟液結爲樹遂如雲在坪葉葉光堪飲寒泉欲與爭

吳越古湯社請君爲署領不知是何暗但解日茗芋

劍壑

復自坪左折而坂坂窮路轉自此又一山川乃鑿塘貯雨後泉以此當慧劒斷愛河

此語如鐵如石亦復如水如空

欲與世辭人世艷如花從茲委諸壑墜葉自東流不用爲媒妁

古劍乍磨時忽光一片連冰諳空後性請證夢中天

嬾虹

壑前橫一堤堤上桃花覆水水中芙蓉披畦交錯如綉帔如霞舄如采虹之臥天

春雨深深裏浮空有霽虹却如泉石畔偃仰一英雄

湘核裂黃泥風雨蒸霞色城南呼護來枕臂解虹渴

螺髻庵

劉伯倫言死便埋我不如中峰之活埋爲擬活埋而結庵庵以壑爲扃以虹爲几以鍾阜爲雙髻高帝言堆螺髻于天邊即此

初得祭天金人時氣象可想

翔瀨鴛如岫穿雲鴈作庵金人天外落紺髮自藍鬖

須彌山有青鴛伽藍佛堂如鴈形

珠在女掌中舉首問螺髻即以髻絲觀非復膏休氣

懸鼓峰

庵負西峰峰頭望落日如懸鼓嶡擬希以此爲初諦

禪語

世界東西隔原來祇一峰進期日落處與子得

計尊郎浮生欲只是明八出生八稍林

相逢

懸鼓無鼓音赫然示諸方此鼓不可觸觸之掌生芒

○直樹林

髻庵烟蘿一徑斜通直林相去一牛吼地朝雲夕月兩兩映薄梵唄唱和宿莽間此即迦文生處回首林巒又隔一境如匡廬影寺在虛無滅沒間世遂無問津者

如何鷲嶺客姓字託高林欲作凌空翮孤騫離釜鬵○梵語釋迦此云直樹林佛生此林中因以爲姓

天公布疎林還如天絲織配色欲織妍理絲因綱直　薛宷

附題跋

祗園圖十六景楊龍友爲無量居士作蓋盧鴻草堂圖李公麟龍眠山莊圖流傳世間皆稱神品鴻乙自有嵩山十志楚詞而山莊圖題詠具蘇黃門集五言絕句頗類摩詰輞川詩伯時獨以畫名意當時必有首倡但無傳耳無量居士於此十六景巳有詩中畫而龍友盤薄氣韻生動着意微茫滅沒間有鴻乙之蒼秀伯時之幽邃爲十六景傳神寫照無復遺恨如置身輞口椒闌鹿柴居然王裴倡和勝情信可傳也

董其昌題

世宗觀張文忠祖墓圖以筆抹其一山是夕永嘉有峰夷爲平陸山川在畫史筆尖旣可夷爲平陸亦可從地涌出想成國土佛語無誑秦皇驅石入東海淨名方丈擲大千不爲奇事知此則祗園不在金陵居士不必無量村子美丹青引云花驄却在御榻上榻前墀下還相向此冊在處是卓園化身

其昌又題

嘗誦彌陀經鋪張盛美引人繫念西方祇
園環堵地螺史推點淸勝幾不減匡盧台
宕將無以是爲招隱篇合并我二三兄弟
團欒證無生耶　毛湛題
園正以莽蒼特妙若架登丹碧剷其自然
便是驅黃綺與絳灌伍此事正恐不免應
在蓮匍木天朱簷時耳　薛寀題
謝云螺史如顧陸之畫畫意不盡態

愁山云與匡山竹柏遂成三影

○○黃鶴山同王季和夜步
長松破晚烟枝葉容于髮彷彿漏餘光堦前碎
明月

袁云絕淡絕超絕淸眞花以蒲香爲咸正指此時

○夜過竹里館訪吳大有懷去病伯兄
客至斜陽落跫然識履音攜手臨高閣當窓望
遠岑
○二
几席依然在風塵憶遠人祇今惟舊侶夜夜對

溪蘋
○三
揮杯過子夜拈韵不成詩童子垂頭睡還令烹
伏雌
○四
山樓欲二更急雨忽凄淸起視幽庭裡疎桐葉
落聲
○九日登超山
秋色宜山雨登高望欲空爲憐詩思好日暮更
臨風
○客思
遠道正縈懷孤舟連夜發骨冷驚秋夢披衣對
斜月
○子夜歌
譚云旖旎中仍有脫灑處淸空處還類太
白絕句不作齊梁樂府

儒云諸永有雅女破臥之態

恐後不葉

此歡東日西雨尤見有情

孤艇當寒風水聲急如雨忽忽入門來向歡懷抱裡

○二

自入楞伽山山風振寒葉誰言風伯妬吹儂來綺陌

○三

如何儂腹中不晴亦不雨言笑總成虛儂心陰憶汝

沂爲表乾得術可制戒牛

亦似當初嘗見明

古古同來正如

○四

憶昔見歡時儂舟聊暫住歡作攬舟維令儂不得去

○五

凭肩寒月下細語小窗前忽復見行色掩袂不能言

○六

爲憶別離悲佳期暗銷阻含笑食黃蘗爲歡終自苦

花道蓋蛇

○七

冶容難可賦拈詩卒未成無能破離索捉筆對寒燈

○八

晚食臨郊野哽咽不自持那能加飡飯但有長相思

○九

似美人捲珠簾一首

揮杯欲成醉手口自相違嗟彼兕觥酒何以不永懷

○十

片帆趂明月明月入我懷低頭不忍望有懷當語誰

○十一

何能覩顏色彷彿夢來時通夕不得寐杳然太有期

○○十二

此地一爲別離懷已如許行行隔山川便可從茲欸

○○十三

岸草怯風露經冬色自陳春冰旣云泮欸已還復生

○後子夜歌

儂未識郎時郎自當儂意邂逅見容姿攬抱不能置

○二

理妝下扁舟與郎同舟去故人雖言妒儂今不爲慮

○三

妒深情難住掩淚出門前寒沼擢荷葉何時復見蓮

○四

朝朝通信使夜夜空彷徨郎來復言去淚下沾羅裳

○○子夜變歌

譚云子夜前後三種如從孔得略從略得醍醐

春風奸嬉戲宛轉入羅裙區區何足惜儂家夫婿嗔

○二

雎雀來青林哀鳴不肯住窺窗羞見人飛向東南去

○三

凝眸望清池沙鷗自相偶轉面相顧瞻莫有他人不

○四

黃蜂醉頰香飛飛不能去夫婿從南來斜倚雕欄覷

不須見人巳自羞澁此眞自憐

○○○五

曉起東行纒雙足。白如月。將跗橫膝前。相。看。自。羞。殺。

卻看甚庭

○六

踏月向幽庭。脫却鴉頭襪。小郎獨低頭。不。看。堦。前。月。

便非孤恩人

○七

兒郎可憐生。雙。蒋。着。人。面。感郎恩情深。但恐旁人見。

妬影

○○○八

釭花垂鬟影。輕雲含日光。妬。郎。相。顧。盼。滅。燭。解。羅。裳。

盡出快態

○○○九

舉體浴香露。寒光照明玉。自。顧。怯。嬌。容。那。能。抱。郎。宿。

何故怕人看

○○○十

小姑未梳頭。容顏赤如火。阿嫂獨何爲。娉婷來盼。我。

道着羞殺自聞香最妙說到懷人便淺

○○○十一

如何今夜裏。對影脫羅裳。那。堪。入。蘭。幌。肌。體。自。聞。香。

一直說破

○十二

蕙花色已陳。芙蓉露又濕。誰能守空牀。獨聽寒螿泣。

同一盼睞或感或嗔都不可解

○十三

炯炯偸盼睞。猶自嗔郎顧。願作方空縠。裁君合歡。袴。 太親切

此恨無端

○十四

夜坐倍堪親。生憎隔燈燭。却。恨。玉。香。鞋。阿。那。承。素。足。

○十五

君行未得歸。腸中起波浪。妾心自堅貞。無奈桃

翻說之

花放

○十六

此何氣息

欲親笑語香時時住歡側好風忽相過知是歡氣息

○十七

又直說

郎心儂自知忽忽不得過願使日無光暗與郎同臥

○十八

反說

天官勝妙女相看但微笑兩情已自好何必相假抱

○十九

絕不說情含情無限

玉面誰家郎驅馬如飛霞揮鞭入西林踏碎桃花片

○二十

只許自恆

春林錦繡花露重花衣裾小妹何所思也向庭前看

○廿一

固是自負亦欲詐取蹤的

年少倡家女儂看未婉孌何爲游冶兒與千常相戀

○廿二

合歡詞

昨夜垂露華蘭蕊生香汗早起怯晨風花開香已散

○廿三

事事倡人

啼眼自泓泓背人傍脩竹蜂媒也撩人飛來向儂宿

○廿四

怨不言謚

雄雉向天飛雌雉獨抱卵明年乳嬌兒應與儂相伴

○廿五

取笑

女兒十五餘發艷明如鏡腹中有郎君忽忽先懷孕

○廿六

新昏别

昨日春花放今日春風吹何如且休放春情不得知

○廿七

不知是避郎是避人

夜深攜女伴攬衣出前庭遇郎滅燈燭恐郎通慇懃

○廿八

小窓喜窺人踈欞欹半領儂如幽澗泉水中含月影

○廿九

大自可疑

凝睇忽思誰廻眸見儂笑明月在雲間清光自相照

○三十

幾許屈曲

郎心難自禁殆欲來相抱難道暫見郎傷與郎相好

○三十一

嬌花爛熳開相逢若不早夜闌家中論郎君道儂好

○三十二

未免失言

郎來向儂言東家多窈窕情知唐突甚中心自懊惱

○三十三

春光滿地鋪秋花世間少秋深踈稀誰知花正好

○三十四

[illegible]花不前

雛花今尚含扳折自言苦何不待朝露花開照流水

○三十五

畢竟中婦解事

少婦羞向人翻然入房裏中婦向郎看恐郎笑儂爾

○三十六

翻嫌多此疑

男兒善凝盼花冠至襪前恐郎年太小不敢向郎言

此天下有心人

○○三十七

賣眼擲明月入郎懷袖間郎歸莫相負持此共郎眠

恩是偶然即事

○三十八

秋螢尾生燄灼爍自相煎新昏看阿姊郎與妾同年

莫向癡人說夢

○三十九

儂欲語向郎夢與郎登眺心思不能言隠邊紅未了

[illegible]

○四十

簾中擲春心簾外吐寸趾對壻發紅顏佯言是小姒

澈清

○○○四十一

清池照新妝芳容嫁秋水秋水自多情非關儂底事

○四十二

奇哉此結不因綰得

思效結髮歡向郎覓絲髮置儂雲髻中自作同心結

說得冰冷

○○○四十三

儂自卸衣裳體香透簷外何事少年兒白地肝腸碎

倘不如[illegible]

○四十四

儂心每憶郎世上應無有明年嫁夫壻未識如郎否

故是妖姬未可相笑

○四十五

可憐株林女雞皮自三少冬樹發春條宿鳥爭相笑

開此敢言之口

○○四十六

烏衣諸少年曉夜自相逐夫壻若憐儂那得相羈束

切須仔細

○四十七

黯黯日將夕誰來向碧紗枯楊稊已發何必六

此郎亦自大膽

許大傷感

生花

○四十八

郎喜作新詞名爲三婦艷道儂不相猜持與儂同看

○四十九

郎今有少婦自言多妖艷家雖巳旨好賤妾那堪念

○○五十

蘇若蘭卓文君末路情景

招一切艷女娶童都入淨佛剛土正是曲終奏雅

譚云淡

秋露摧青荷臨風自起舞感郎獨相看涕泣零如雨

○○○五十一

世上妖冶郎從來薄命女何如來向儂同遊蓮花裡

○秋盡

秋色今朝盡年華只自淹臨杯忽罷飲那得辭厭厭

譚云向何處看想

頗自許

○題畫

覩爾遊花宿如聞法蠡聲令人憶摩詰[illegible]世得無生

○王孫遊代寄海幢四哥

自君之出矣花雨何冥冥思君如山月含吐向三更

○二

日暮倚庭柯閒花照紅頰燕趙多佳人顏色何如妾

令有戲

奇妬

○三

春寒透重幃中夜擁衾枕郎君且勿疑夢中與郎寢

○四

褰裳步池側拗折芙蓉花恐郎戀姿色今夜宿倡家

○五

空房一滴淚時向春風吹非愁君薄倖君家大

陵淒不了

難爲

㊀贈玄度三哥秀才從軍

出自薊北門驅塲靜無虞如何俠游客慷慨誓

捐軀

○○二

語箰云可以醉擊唾壺

朱儒餓黃金淮陰食難飽空懷千里心羈絡今

君老

○○三

寧爲百夫長到此又覺短氣

丈夫羞儒服胸臆横奇兵誰知百夫長垂首向

書生

○對酒

范云無評內怨

對酒欲相泣北風吹我衣鄉思愁中斷夢魂歸

亦稀

○河上吟

董云詩中有無須弄盤古推車轉天輪之

意昔惟太白今則蓮句

譚云讀此數詠其覺日月入懷

白日落黃河紅雲羅綠野恍惚疾于飛赤帝鞭

龍下

○○二

董云擬五岳

墜日燒野田英雄眼方纈揮淚作長流盡是萇

弘血

○○三

臙脂虎是作語

紅月似女兒兩頰火齊吐須刻褪容顏空作臙

脂虎

○四

務譚之鼓咳雖之口

月光常自冷半霜今如舌摘取置口中世人應

苦熱

○○五

弃日服其白最其飢求路

萬帳圍紅光手山忽如割我欲吞一丸以慰長

饑渴

○○○六

天上美人[illegible]

空山夜向晨月宮露斜領漸看醉顏酡頳紅瓜西嶺

可爲深賞

○七

夜月落清暉光冷泣孤鶴如何里中兒欲持彈青雀

月宮恐

○八

羿妻逐狂夫雙足一何駛山川自迢遞淚落如珠子

鮫人無此夜光

雙丸跳擲之狀亦如人世

○九

雌兔眼迷離雄烏翼煩懣相看不能言盤旋車輪轉

雪云昇月亦有寒氣

○月

雲鋪平野白雪照秋山寒征帆自來往誰向月中看

傳云其語不着

○瓜渚別

此地一尊酒明朝千里游多君重離別送我過揚州

○題頓姬畫

吾家眉色好山影落清顏何如君素腕畫出是眉山

○題玉峰庵

何獨雪月中此峰明似玉秋林變色紅春樹瑤光綠

○贈陳翼飛

譚云句中頗有餘潤

滇南舊都護劍氣凌霜空散髮江湖去烟霞寸管中

○題扇

雪意偏含綠霜姿亦解紅應知銀浦裏亦可喚花官

○題愚公徙山冊 有序

昔人畫評鶴逸格于神品正置文人于畫家之外然多似旭書用帚而不用筆用頭而不

薛云情至之甚對逸少而懷子

用腕以較畫家形似之筆大類竹篦子話一觸一背雖自謂筆筆古人或自謂不爲古人又是觸背二義所攝耳愚公先生畫筆在微茫縹緲間乃神理欲透紙背如古異人筋骨微細迎風則僵覓風不欲却因風勢以刺鷹視虎步骨騰肉飛之人如刺豕蝨誠文人而烈士也此冊屬我諸孟若白雲之歸高岫激湍之瀉幽壑因憶向日嘗問公履云君畫何

敬便似哉今日讀此詩

趙云竟從他年說起絕奇

趙大作[illegible]意

似君家大米輒言固當不同今對逸少而懷子敬視此邈若山河

他年謝塵網披髮逐寒空携手偕良侶歌呼向此中

○○二

谿勢狎雛朧山情暱水湄荻花與柳絮却似弄潮兒

○○三

恆有神洪八極意

曹溪一滴

瀑布落九天絡繹九天上咳唾白雲中亦作寒濤響

○四

塊壘爲岩骨孤危傲碧翁但能無俗韵何必吒關仝南宮自言無關仝俗氣

○五

黃鶴烟霞姿向來墮泥滓曹溪留敝衣汝乃得其髓

此又領画山之意

入水不濡地位

愚公遺照

○○六

世但識山光無能領山意襄陽有单傳墨氣衍堪醉

○○○七

嬌癡虢國姨不敢傳粉墨試看丹與青何能浣顏色

○八

每入此畫中余懷杳無極睪然凝遠眄其人

而黑

○九

此中有大

無煩棲絕巘亦不踞危津淡蕩誰堪似人間落拓人

○十

披露肝鬲

琉璃爲岫嶺冷玉作穹窿惟當貌君者胸次與君同

毛云諸詠不獨神情蒙與亦彼機鋒棘妙

○追和晉桃葉歌

鍾惺云次篇勝前最似晉曲

桃葉墜爲塵桃花復婀娜香魂去不還郎今猶念我

○二

桃葉漾清淮汎汎如輕檝忽憶樹頭花烟雲自相接

○三

桃葉渡江去寄語問桃根悲風與姤雨何事太

殷勤

寒江二十詠

陳云秋浦謫仙輞川摩詰併入此中又云咏物不貴時似貴恒似不貴遠體貴遠神

此雅俗之辨

○○○江風

譚云令人黯絕

君如古俠客負氣凌穹蒼聞聲不可睹烟水空茫茫

○○江花

宓妃衝曉行露臉光猶澁漸覺暈潮紅寒顏郤欲泣

洛神賦無此幽澹

○○○江雨

酒字從醉字併來

酒星一何繁落向風前碎夜聞酣呼聲曉見波光醉

非非想

○○○江嶼

析體從江湖諸

梵衲水上來漸漸風吹笠無煩一葦航自[illegible]

波立

○○江月

紅顏今攬鏡發艷可能同流光一爲照當世却如空　此是世界本空亦是日光足空四海

○江星

湘娥遺素珮歷落亂流中從茲鱗甲窟化作蕊珠宮　想見龍宮晏柳時

○江草

寒游王謝子照影當幽澗衣裳自楚楚骨節亦姍姍　但得如此便非膚淸

○○江烟

冥冥同霧起裊裊向雲邊却疑銀浦水倒拂上靑天　銀河落九天轉語

○○江瀨

寒鳥如貧士期乎蘆之漪微聞喁听語似欲隱于斯　遙見蘆中人出没瀨渚

天上艷詞

咏淨土詩從無此妙

○○江霞

天際翳長袖如招貝闕郎迢遥不能語白池墜紅香

○○○江雪

瞥然塵土銷世界淨于水一似曼陀華雨向蓮池裏

○江火

何處靑藜光熒熒向空發搖曳夜波間如墮雲中月　鬼趣認爲燐天人指爲月

○○江曉

疎星光漸散橈底白雲生人於雲上坐便欲與天平　較杜老春水句尤勝

○江晩

鏤雲界頳日渚光亦已微倦禽愁島遠犄逐浦烟飛　烈士暮年亦同此慨

○○江城

四句作一句讀方見其妙

漁冰膚肯氣却帶烟霞姿一時驚倒淩不[illegible]
標奇　描不得成畫不得就

○○江村

簷楹同淑冷雞犬與山開曝背汀沙畔漁罾幾
箇還　攤盡桃源一記

○○○江帆

廓落山中侶溫香夢裏人風波同偃仰自淚足
紅塵

只第三句着題便覺字字都着

○○○江梵

烈士揮長淚千秋悲未央空音與幽夜熱血乍
清涼

有人樓上愁方是題意

○江樓

當窓凝曉盼莫謾理烟鬟鸞鏡開拋却臨流照
遠山

詩關樓入雲際

○江笛

額梅怨幽春腰柳酣新浴併作風篁聲雲際流

寒綠　海水搖空綠何似此語

女仙二詩有序

少時有以乩籙授余者所召男女諸真無不
隨意而至所爲詩皆各類其生平迨他人以
此籙召來遂不能復爾或云即余心想所生
也今散佚都盡止追憶二首

哀云古淡

○○蘇小小西泠詩

香魂倚暮松古道馳新馬南齊月半規搖漾西

泠下

奇想

○○楊太真海外詩

山雲如飛仙醉舞蓬萊宮雨師重載酒酣殺綠
芙蓉

渡籬集卷六

七言絶句

○○○館娃官履跡

方云得句亦似烟痕

香徑蹔步向黃昏展影驚同秋葉翻不是烟雲迷不得烟雲到此恰成痕

○○送鮑元則入茅山

湯云洞天深處乃有滄海

知君滄勝即如歸雨驟風狂不掩扉回首洞天深曲處自看海上百花飛

○○二

便覺許史諸姬都有俗氣

仙子飛來似落霞易遷宮畔便爲家遙看洞裏紅顏客可是當年萼綠華

○○三

陶隱居尚化人聽

舊游常自憶華陽喜客泉邊照影凉猶覺蒼翳叢竹裡幽簫吹得月痕香

○小重陽令吞詞

寒新空自說重陽樹影朧朧月未凉一夕金風

方云暫見情景

啼翠幄黃花今夜識秋光

○二

幽細

藥市仙游首重回驚看寒頰映新醅眉山秋色侵花骨籬蕊含羞未欲開

○三

花燭亦須風雨點綴

朝來傭拂舊茱萸秋袂于今閨得無風色雨絲催子夜花光燭影照氍毹

○○○四

自負不小

冥冥露臉自迎凉洞菊繽紛共舉觴不似桃花容易落縱過九日尚含香

○五

扇裏玉容如見

團扇依微隱素肌廣寒疑欲露纖枝祇今鴛帳含盃夜不記龍山落帽時

○○六

首首起重陽次日詩

青女驚寒披鷫鸘一泓啼眼向兒郎霍林霜夜鵑花發紅淚飛來界曉粧

○○○昨夜吹花 有序

歲時以重九爲吹花節余友以次日花燭既賦小重陽合巹詞更擬新題以被歌吹三韻俱着花字此昔人所無差可傳笑

方云人間奇艷

高風昨夜自吹花吹得寒衾有落花爲想衆芳誰可擬紅顏却似拒霜花 木芙蓉名拒霜

○畫蘭詞爲綺生女史賦

周卿云神女正

朝朝拈筆向枚臺楚畹芳蘭便欲開却笑江郎

是夢中人

空作夢爭如神女帶將來

○二

瑩光照人尚覺楚詞銓純

湘君何必紉秋蘭試就仙娥腕下看一朶纔舒纖影動花光照徹玉肌寒

○○三

從扇得月遂見姮娥烟髩

紈扇裁來似月圓半枝飄入廣寒天彷彿姮娥吹髩影隨風婀娜學秋烟

○四

誰言秀出自閨房岩壑橫陳似欲狂曾在攝山

十四方是闇香

山畔坐寒林幽夜半聞香

○○驢背諸皖山道上作

寒螿云大是安心法

澤國向來依艇住每于驢背便思還如今就此尋安隱一似乘流看遠山

○○二

避世捷徑此中便具禪悅

世上塵勞疑有種終朝蔚起未能刪馬蹄車轍無他事天地翻于此際閒

○三

富以竹想作通可敵花想

銀浦流雲影亦狂浮空一韭夜生凉當年種竹今何似遥對修篁領綠香 葉園名浮空一韭

○四

較量山川如郭許之衙人物

吾家鷲嶺字飛來追琢常將鬼斧猜欲向浮山閑較量青蓮可似並頭開

○五

詩中詠川尤者

冉冉千峯都淡埽熒熒瞑色欲羈人星河尚肎

[illegible]先者絕

流淸照欲向支機一問津

少

如畫

〇六

亂山歷落疑無路遠水依微別有天但看谿邊
古楓樹嶔崎霰雪自年年

毛云便欲亂王昌齡盖嘉運之作而神骨則
摩岑嘉州也

長蘅云影似文君正明

〇〇當壚詞

芙蓉裛露褪紅霞暗遺嫣香入酒家千古風流

文君難似

誰得似月明壚畔影初斜

〇桃葉渡僦居甲子除夕

無用云子猷種竹亦是一障

坐看年光委夕陽新移花竹已生香問君暫住
何煩爾亦共人間底事忙

〇乙丑元旦

宿誓未遂又歷十年

移家祇欲俗緣稀宿誓于今更莫違閉戶自當
常謝客遠游從此便忘歸

〇新月

[illegible]究云可敵蕩[illegible]秋思一賦

千載紅顏特爲誰娟娟素足與新眉可憐到處
分嬌艷曳雪穿雲嫁水湄

〇〇秦淮竹枝辭有序

乙丑五月集范姬文鏡閣姬故通詩余輩因
倡和竹枝令便于通曉其于歲時土俗如子
雲之方言應劭之風俗通亦如漁父之入桃
花源緣路誌之大率紀秦淮夏遊事

徐云美刺相半風人之遺

秦淮今古獨無春春色翻于夏月新妖女孌童

陳云歲時紀事

衝暑出上元燈火在江濱

〇二

氛酣

楚歌湘曲未須哀遙見燈船趁月開長笛叫雲
簫咽水百千神女弄珠來

〇三

筆亦如雲如雨

花香酒氣自氤氳娼女良家兩不分服色送來
當解佩汗香飛去作行雲

〇〇四

誰家少婦喜臨流日日窻前看冶游羨殺狹邪朝暮樂當年悔不嫁青樓

○○五

清淮照出玉顏酡共鬭花名若个多阿嫂伴羞呼夜合小姑怕說夜舒荷

伴羞怕說情境自別

○六

綺閣含烟與綴霞風光占斷是儂家㣲圖鍾阜千重翠醉寫青溪一縷斜

○七

水痕新綠月痕黃笑語臨風兩岸香借問當年渡江女與儂今夜孰清狂

亦恨古人不見我

○八

兩岍河房類市闤可憐夜半尚清閑白雲片片青谿水明月拳拳雙柳灣余旅舍名雙柳灣

天特人事看服不同都成定論

○九

姊妹容華空自豪可憐嫂子最嬌嬈避人也學垂簾箔結伴同來弄晚潮樂戶妻俗呼嫂子

○○十

春閨離別不須啼獨有青樓最慘悽依人却似風前柳纔向東來又向西

妖宕之詞終以雅音

毛云夭紹汪洸善爲惓媚亦復使人自見性情

○○秦淮后竹枝詞 有序

辭云丁丑又將至矣我輩日涼

自癸丑迄乙丑同秦淮詞人共賦竹枝當年佳麗今已幾番衰歇且變爲異物淮上游冶少年多是癸丑以后人也簫鼓聲中人物遞換蹷然傷之爲賦后竹枝五首即艷冶場中指出生老病死四諦而終以夢幻之旨不須閉目不窺便可知苦斷集以當警悟耳

倒能毋一喚奈何

徐云與前大白不同吹

葉嚼蓋撅粉調朱感慨繫之矣

○一

水上妖姬解撩人嬌憨纔可十三旬却詑紅顏能幾日十三年外是前身

父母未生前不堪回首

楊尚在曉風前撚指春閨幾十年自憶髫時新嫁與怯看柳葉畫三眠

可恨

○三

祇為春花與綠楊却令玉骨壓空床折得幽蘭已憔悴鮫綃幕裏尚聞香

枯出病囚

○四

尨雞陶犬哭西風為送佳人夜壑中昨日曾來臨水坐霞姿映得半窗紅

昨日二字說得可怖

○五金云若看花淚墮當復云何

纖趾如雲半不遮湘簾隙裏鬬嬌娃如今學得閉開眼只當空山幾樹花

恐是情癡年少

毛云悲心法眼故當是禪燈一枝

○梅下同黎爾瞻薛歲星贈鄭周顧

梅花光裏識春晴椰眼微舒覻送近攜手板橋遲月影當年響屧變新聲

眉生云謔

○○鹿鳴宴向設大宗伯一席丙子落第之夕葉宗伯邀飲此宴頗極慰唁之情援筆賦詩

薛云此恨不在蓮句而在失蓮句者

鬱鬱塵飛風亦酸祇因秋榜出門欄我今亦向人叢裏只作閒雲過嶺看

孫云此衿不下兩時也能以四解佐八篇自是英雄

○二

誰當噓氣便為雲國士無雙未足云伯樂已曾過冀北留良猶自不空羣

○三

讀史嘗懷古外臣便如天際跨鸞人云何高馬求捶面又似長魚乞損鱗

傲辱終是自求說得傷人

○四

傳淚當年中副車從茲一往不欷歔豈可攜椎圖再擊却同傖父逐敗漁 余癸酉闈中擬元

讀此方知子房不再往之高

○五

公曰吾家有鳳毛蓬頭歷齒亦勞勞却笑恩深終自失誰云王霸獨清高 是年八月同試南京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若乘騎馬是何人便有村氣

○六

無鹽着錦亘肩薪亘古如玆不用嗔好醜祇應忘物論任他騎馬是何人

遂覺千古英雄不值一錢

○七

江濤寒逐怒雲生千載英雄氣未平簡點古今諸恨事無過春艸與秋蟲

○八

霧散烟消知幾年楓飄萍聚偶相憐此生拚得長迹賤啼血何煩似杜鵑

只作閒書過眼看祇似借桐葉墜秋說得眼冷人覺心酸

○九

奇服曾爲俗所佌世人欲殺尚難酬年年被放渾閑事祇似梧桐葉墜秋

○十

一夕淒涼太瘦生衰燈無影竹無聲每逢聽榜人偏寂喜得空山不夜驚

○十一

知遇如公詎可多青萍對酒自摩挲使臣一日填溝壑雖恨于臣可奈何

吳越春秋中着一自字妙絕

○十二

功成身退是吾謝冷眼從來語蒯緱今較鴟夷先颺去閑看吳越自春秋

成敗難論

○十三

青山雪笠共烟簑天下奇才竟若何假使南陽終不出艸廬功亦委懸蘿 公昔年自命有天下奇才之語

○十四

鹿鳴餘燕迨蓬蒿零落樓遲首重搔豈是羊羹慚不遍借他延攬一人豪

眞殺天下人

○十五

如礫如粃忝簸蹂踉蹌共向棘圍遊可憐一代經綸士願作羈縻不解羞

不肯自憐翻爲公惜

○十六

唐虞事業颺秋空何况浮華瞬息中祇惜賈胡

問文君眼令人惆悵問穹窿

○宮詞 壬子年作

湯云盡出宮女閨

金翅峨峨別様粧短裾潤袂髩初長步履蹣跚
行未得相邀女伴更褰裳

○二

瓢洒

北方向日有佳人絶世風流尚自新今夕入宮
應掩泣香姿寂寞也生塵

○三

宮牆如幕貯嵐光水色如娥聘夕陽煙霞縹緲
秋林裏何日從遊更曆黃

○四

流妝豪絶倡

荒臺古砌舊蕭家薄霧寒雲日欲斜笑向君王
問姿色妾顔何似舊蒲花

○五

客似宮怨

宮水西來浸翠帷嬌花如雪鏡中垂無奈夜來
明月姤流光只肯照殘枝

○六

無髮兒乃得千古

寥落深宮泣暮烏男兒相値盡無鬚撩人但自
增凄惋莫信宮庭自有夫

○七

秋波蕩漾映花村明日還當上壽無楓葉雨翻
成赤仄浮萍冷聚是青蚨

○八

鶯花殿上女祁祁常自凝眸送落暉縱是幽庭
遶雨露君恩猶得霽嚴威

○九

雝雝鳴鴈又將歸灼灼桃花似絮飛河漢愆期
猶未渡何當霰雪照宮闈

○十

宮人五日鬬龍舟金屐霜蹄水上浮獨有青荷
愁未放淚花偷滴向清流

○十一

素娥如雨騎如雷九日龍車幸北臺愁絕南陔

君莫問壽皇宮畔菊花開

○十二

輕袂搖空似電揮龍媒腰裊疾于飛風人自昔

愁傷汝侍女當前擥御衣

○十三

盈盈舉體上鞦韆香霧氤氳落九天最是羅裳

踅飄颺風前起舞拽秋煙

○十四

夜深凉月入東宮冷艷幽枝只自紅獨對蓮花

尋半偈磬聲嘹亮碎西風

○下第與去病大哥

姊妹容顏只自知如今更莫賽妍媸獨聘閑庭

風色好月明林下就儂嬉

（眉批：蒖云絕不露意）

○與張異度宋羽皇孫初陽

露臉迎寒尚未開朝雲日日送愁來何事春心

（眉批：湯云載笑大上碧桃語多少地位）

催荳蔻東風一夜又含胎

○二

燕趙當年歌舞倡萋萋芳艸與垂楊今日承恩

宮掖裏可能猶自鬱金香

○昭君怨寄錢受之

（眉批：胡云奈何擬以蔓艸）

深宮悵望月荒凉絕塞胡笳未足傷卻恨春風

吹蔓艸幽香也自到君傍

○起夜來爲顧仲恭作

（眉批：胡云當日事猶可念人今安往）

寒花欲放自無聊凉夜空幃正寂寥颯颯庭前

秋桂響姮娥今夕似堪邀

○二

夜色如波映屧綦珮環嘹嚦步聲遲此刻香雲

猶隱隱明朝河水又瀰瀰

○三

（眉批：超超一案終是千古斷腸事）

春趺徙倚怯輕綃寒鬢依微冷步搖半啟朱櫻

向郎語蘇公當日負超超

樸云輕描淡抹畫中巨然

○爲茅止生閨姬贈答

風塵素服盡成緇　嬌怨于今更爲誰　獨憐忽忽長爲客　辜負拳拳新月姿

○二

疎霜昨夜拂花枝　早起明妝只自疑　郎今何事頻相眄　可似當年未嫁時

○邸中哭雷仲飛沈仲貞袁開美

驅馳逸足四千里　零落殘編數十年　歲月三秋如石火　西風一夕散輕煙

胡云淒入肝脾

○二

當時欲別挽郎衣　掉臂長遊何日歸　此地遊寃泣朝露　香閨猶自盼秋闈

徐過雲演

○三

奄奄銷落逐秋塵　賁志長懷尚欲伸　駿骨如霜應可賣　誰家今日有涓人

○哭隣女 有序

徐云女子意閑愁文人管閒事俱是業障又云此女與武曌有幸有不幸

余居長安客舍隣女求入宮不得溘然長逝一事甚可感詩以哭之

得見君王未可知　爺娘何事惜嬌姿　秋雨晩來摧病骨　空牀一夜喚鶵雌

○二

羅幃闇闇燭花紅　髩鬘香車正入宮　宿鳥踏枝驚妾夢　月明應笑畫堂空

○三

嫣然氣息似堪憐　難道相看不自前　如今未入長門裏　先使秋花黑獨眠

○四

難禁幽恨復年年　暗望長天屋角邊　可憐豔冶愁中盡　縱識春風値幾錢

宋云本欲自解翻惹疑情

○解嘲

夜來聲息未須疑　正是春花笑月時　衆女祗今誰識寃　隔簾試與問花枝

○二

薇帳深深映翠苔空牀慘慘冷爐灰嫣香偶逐
東風去遊客相逢莫淚猜

○○盧家

盧家弱質似輕颸搖拽春光特爲誰近日縈牽
難自覺當空裊裊颺晴絲

○湖上雨中題林天素畫

湖波黯黯夜雲凉映出林家筆墨香急雨乍來

翻淚影封姨逢此亦顛狂

○湖上懷王六較書

誰令春思逐寒煙化作華峰十丈蓮常自徘徊
對芳影清流映出玉嬋娟

○二

臉際鶯花媚晚春筆端蘭蕙自堪紉遙思渺渺
烟雲裏女俠叢中第一人

○三

當時初夏日如年燕尾翻風影亦妍薄暮蘭湯
映窗碧可憐明玉浸寒泉

○湖上送別

春光一去失嫣香夾岸諸峯盡洗粧梅雨已新
驚折柳春光不及柳條長

○爲周三姬人贈答

宮娃猶遠百華洲幻作盧家新莫愁自嫁周郎
幽思足懷中彷彿月初流

○三 [illegible]

晒日穿林理鬢鴉清琴一曲影横斜憐君慣作
雲霞勢沽得香醪對碧紗

○蓮塘洗月

蓮塘月色映孤舟如此春光花亦羞消渴正當
煩暑後凉風吹我入新秋

○春日觀妓

三山煙月鬬明粧忽忽愁春總斷腸弱娜如絲

澹云呼紫不呼花却是此意

眠未得更教淸影上鴉黃

當年少婦逐王郎顏色如花巧自藏惟有春風吹鬢影依稀領取綠雲香

○桃葉渡

○暫游堂梅下酬來子魚宗侯 有序

來子魚尊公貞吉先生爲先光祿舊好每過家園晤言累月項余流寓臼門種花桃葉渡頭子魚以長歌見貽兼示明宗三逸詩皆以

宗侯爲文人又因國禁變姓名作逰子蓋君家父子共孫太初爲三人時旅舍寒梅初放一枝相與諷咏花下爲賦五絕

逸足驅雲不受羈遠游常自澹忘歸投余桃葉詩千褸疑是枝頭露未晞

○二

雨雪其霏百卉腓詞壇寂寂滿蛜蝛唯君新句凌淸漢銀浦寒雲不敢飛

○三

撇却王孫學布衣鶴瓢重識舊京畿國家新詔寬如海不必訶君姓字非

○四

誰是當今衆所晞君家三逸和皆希庭梅爲爾今朝發冷蕊疎枝笑語微

○五

顧影含盃與共揮何嘗落葉偶相依秖今淮水

垂雙柳便似吾家舊釣磯

○追和三生石上詩 有序

仲兄舉子孕踰兩期大類惠林圓澤事三月浴兒時會金臺和尚至訊兒云汝若類澤公亦當以一笑爲信兒應聲而笑余奇其事追和舊韻二章仲兄以半百得嗣乞言滿篋余于祝誦之外別舉新題用廣唱和

風作姿容月作冤三生舊事不堪論粲然一笑

[illegible]云說因果却無因果氣

都回首石畔清歌響尚存

○二

葛翁川際路微茫荔色芸芳欲斷腸爲憶蛾眉半輪月幽懷猶自泝瞿塘芸荔十月事

○水一方蓑竹初秀萱枝盛開

袁云偶似元白

世間熱惱未渠央便似炎炎夏日長却借竹香爲鈔藥方知到處有清涼

○二

石髓于今未有緣人生何處是游仙北堂種得忘憂艸一日長乎數百年

○夢中贈荅詩

汪然明寄我幽窻紀夢余還思其人杳不可遇是夜夢遊海外見一女郎宛轉濤花浪蕊間投余以詩余爲和韻因貽然明可以彷彿其人耳

太液池邊楊柳枝幾將情態發新詩而今荒艸

[illegible]云奇豔奇句令人發浩劫情根之想

埋行迹不似凭闌弄笛時

○二

華清宮柳露新枝雨泣風啼葉上詩却憶仙峯照春影珮聲初墮綠雲時

○和小青韻有序

丁卯仲秋之廿日文青女史送別鍾小天于雲抱阿小天倩王閎卿爲文青寫一小影抱之而歸趙若曾爲點樹石擬共爲韻語紀之

偶文青諷小青絕句云何處飛來集畫欄朱朱翠翠似青鸞而今幾個憐文采也向西風鬬羽翰予輩謂小青以春女抱秋士之感女史字同小青又小字鸞哥性好柔翰不喜與俗士伍因同賀可上陳士業吳默瞿周安期吳見未依小青韻即席賦贈女史亦應聲倚席而和

睡思將酣尚倚闌一庭秀色集青鸞肯令漢殿

郝云門衙蕭索絶無世態

穿針夜獨自傳言拂翠翰

○二

荒庭秋色到危闌影落寒波似鏡鸞羞與花枝
鬬顏色却依弱柳弄霜翰

馮云如游荒林逢古俠交贈何如此何等肉眼

○贈楚中陳山人

瀟湘烟月倍堪憐貯向君家几席前夢入滇南
舊時路蒼梧猶欲流嬋娟

○題齊隱君小像

湯云生中有[illegible]

松濤浩浩飛秋水桂影蕭蕭學楚騷中有幽人
但箕踞茶鐺日夜響雲璈

○天門次太白韻

九天杳渺一門開吳楚英靈嗅不迴鐵鎖未消
餘劍氣霜華耿耿向空來

馮云絶妙能追稿

○酬雪照三山覆舟見懷

龍樹于今入聖流龍宫若可恣寒游携將龍藏
歸來日結集龍眠幾唱酬

湯云願與妬婦相攜是刺心語

○封姨

小白長紅越女兒驕憨忽自遇封姨且共追隨
休浪擲相携同到月明時

郝云幽冷

○蕉花

芭蕉花自月中來嫩雨凝雲冷未開秋色遠行
歸不得淚香似欲透紅腮

馮云起句着此何意

○榆筴

悠悠忽忽似絲牽飄裏寒泉只自煎榆筴乍來

傳云遊子驚馬蹄

驚冷砌飄風撒得沈郎錢

○夾溝

寒山寂寂横平野獨樹亭亭照斷津曾于畫裏
逢倪瓚今日猶能見故人

馮云素骨

○芙蕖

水上芙蕖一滴香風來脉脉染衣裳游魚偷㗇
嬌花影爲笑踟蹰游冶郎

壬子北歸見栒柵女子與一少年調笑遂賦

第三句次年見古人有游魚唼花影之語不
覺自訝却思古人不知何所指　自記

畫云微詞

○○二

露華初裛夜舒荷蛟蛟朱顏色半酡昨暮㶇深
明月裏幽香暗自逐秋波

汎云三作一人間棠李一天宮思婦

○黃河

昨夜天河忽倒注萬里平沙界煙霧長風鼓浪
驅疾雷我欲騎魚撇波去

○○三

月姊橫空肌骨凉黃河頃刻白于霜奔流夜過
三山下猶有天孫涕淚香

潘云西上香塵

○過維揚有懷

西風千里又維揚落木寒烟倍可傷[illegible][illegible]待月
猶堪醉何似今年秋夜長

○二

樹碧霜黃頭白烏歸飛偏欲向人呼為問盈盈

樓上女眉山能似昨年無

○中秋後一日聞訃

黃云恰是中秋后一日語

萋萋窗樹覆平疇夜夜當空素影流昨暮月明
偏黯淡誰知桂子落中秋

○二

神姿潛絕

昔年總角都如夢猶記高樓人未眠今日
何處是秋山寂寂水濺濺

○湖中竹枝詞　陳云朝暮雲雨出湖之[illegible]

譚云西湖雅俗並見情各有屬地則白堤時惟月下亦是余意所經

欲問西湖最好時巫山神女素相知朝朝暮暮
那曾見為雨為雲向阿誰

○二

春女明妝爛熳游千瓣桃花水上浮未到月明
盡歸去月裏西湖花見羞

○三

白公堤畔別離離別樣湖山絕可思個中風景
誰當似蘇小當年未嫁時

自快雪堂空湖山無色

○四

温風如酒柳如煙快雪堂中欲暮天最是風流人絕代可憐今夜月空圓

郝云文心如髮

○○湖上夜泛口占

水晶宮裏遠山眉小艇孤移僊損之欲識西湖眞面目月明斜立斷橋時

山川醉卧情態已奇又恃龕燈

○○二

龕燈數點影何危巒岫橫陳態絕奇穿雲隔霧

照破人

偕纖月照破山川醉卧時

媆溪煙人介徘再說

○三

堤樹濛濛煙幾絲方空縠內隱瓔枝如逝如留如滅沒李夫人在幙中時

仙人口角

○四

西陵橋畔醉寒澌欲喚林逋共一卮栫人問我何時返應是孤山月墮時

○○西湖上巳張子羽招同湯薦玄孫無悔西

吾雲二公仲氏重明看花雨中時亡兒逝經年矣

陳云自北女俠亦不能稱

堤邊桃影美人虹肯受名園檻與籠亦似妖姬在闈闥不如却立亂山中

人生可憐乃不得比于落花

○○二

去年今日風吹雨遊子霜蹄踏遠空安得人生似花發春來又露一枝紅

○○三

杜伶

英雄跌宕在江湖彷彿桃花向水敷莫與瓶花開較量嬌羞得似海棠無

○○四

亦是一種風勞

自笑常爲花逼迫亦如酒債與詩逋耐他風雨林間去亟問桃花無恙乎

農人上倫

○五

桃花自攬一春權李柰僊僊映樹邊當日眞人翔翩上赤松黄石與盤旋

○六

無情有恨

煙中花態正便娟忽忽垂頭照綠川若使春花不知恨如何搖落向風前

○○○七

風雨桃花古無此喻

美人半面東風劈春雨壓春春欲溺垓下重瞳酣戰時虞兮手撚花枝立

附和詩

春水茫茫花影溺波頭風轉明霞劈飛來何處嶺邊雲扶着瘦筇過橋立　照有

○八

秉丙艷

太眞浴罷瀰紅玉飛燕裙開颺綠波桃柳飄搖風雨裏丰姿較此欲如何

○○九

自仙百名

吾兒昔指西陵栢疑有幽寃殢水濱忽自將身入烟月看他爲笑與爲顰

○十

春光烘得百花酣一雨微滋不敢憨能使花寃淡如夜亦令山意出于藍

○○○十一

名句

桃花逢雨纔三日鄉絮隨風只片時卿說美人宜早死何嘗才士亦如斯　薦玄氏姊自言美人宜早死

○○○十二

詩中法語

斷橋白骨如鱗集舊是花間腸斷人借問路傍歌舞客誰知橋下有前身

○○○十三

似見八風不動

莫向蒲團修鼻觀且于花裡着閒身花開花落渾無事方是人間鐵石人

○○十四

人生命若花間露筆墨猶能駐幾時雨煩紅顏都欲褪祗今留得遠山眉

○丁丑寒食爲張摹玉明府賦合歡詞五首所以爲壽

儂他新錄幾枝斜護取嫣紅半欲遮暫見郎來開笑靨教伊吸却臉邊霞

○二

昨朝猶趁浪花浮今夜含嬌翻覺羞從此任他楊柳放自言少婦不知愁

○三

烟蹙風鬟一雨餘桃花處處點衣裾遠山長作雙眉色試問飛花定不如

○四

蛾眉仙史稱羣玉隋苑隹人字曉湘何事林間鸂鶒鸃祗應被底妬鴛鴦

○五

青荷已放還重卷柳絮狂飄復繞枝一入深閨謝搖落紅顏紅到白頭時

○煙雨樓口號

煙雨樓邊小艇開當杯不許客愁來愁來擲向湖波裏博得魚龍吼似雷

○○閱桃葉歌懷舊

猶憶新姬持誦時幽香自逐曉風吹年年許汝書紈扇紈扇今當與阿誰

雪關云紈扇尚未書成落葉忽然别樹只此一事可以喚醒世間瞌睡

○○○九日清涼臺有懷亾姬

家山山畔舊高臺泣霧懷烟首重回偶送歸鴻開着眼女兒頭上菊花開

○秋風詞

庭際霜柯樹樹斜秋風偏只到山家可憐枝上啼紅葉一似春林散落花

○過王月姊家败壁間贈句

人將纖月呼爲字筆吐秋蘭靜若姝莫道城隅愁不見祗今暫見轉踟躕月姊字静其善書蘭

漉籬集卷七

偈

○○○徑山東坡池公案

徑山東坡池向被游人狠籍雪大師別鑿一池供人湔祓反遭嗔恨因思坡公悟門極爲寂音尊者所推只因溪聲山色句向來被門外漢三字埋沒不了未免死在圓智句下雪師爲雙徑救此溪山余併爲老坡救此言句因同赴海岸道人齋次拈出一偈呈似門裏人一任諸方或縱或奪拋出大家看

原案

圓智證悟法師到此庵夜茶次舉東坡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句曰到此大不容易庵曰此門外漢智曰其意如何此庵曰去參后圓智有省見庵說偈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庵曰我道門外漢耳

陳云遂令蘇子得傳慧燈

溪聲山色領來眞聲色叢中可透身觸着有如逢掌摑瞥然渾欲脫根塵眼前會得禪稱祖句下追尋種是臣證悟若離聲色裏瞞旰佛性好愁人

雲嶠云東坡若無蓮句居士提携無處叫屈圓智雖然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何故盈鉄不離天上月淸風畢竟竹林來

附和偈

溪聲山色句全眞透了猶防未透身大抵百川歸巨海謾言喬嶽只纖塵白衣拜相雖誇俊黃閣垂簾不顧臣背觸兩忘提正令始知聲色兩無人　雪關智闇

雪嶠云東坡居士卽聲色而談般若此從上已來諸佛說法之大槩而今圓智兩句正是翻子瞻頂門眼耳東坡癡處却被圓

智搔着愚人切莫尋踪依樣說去

拨仙慣弄没絃琴引得頭陀舞至今莫唱高山流水曲鍾期去后罕知音　海岍黄端伯

雪嶠云圓智推倒海岍扶起扶起推倒大家失利不若春風花裏來一回香氣一回雨

山水沉沉殺活機熾然聲色是吾師子瞻會也身前句圓智何妨錦上施林下道人秋歷

歷樹頭玄鳥叫遲遲和盤傾出諸君看萬里江波一首詩　雪嶠圓信

雪嶠自評云子瞻放浪宋時言句高于天下即今誰敢動着動着好與一棒

陳云自則宗風門庭高峻

○○○徑山道上看花

流水聲中花幾枝花光薄命一懸絲人言的的如春女或日明明是祖師花發勸君休嘆息花飛笑我錯尋思自從認得桃花面不用拈來更向誰　雪嶠云抹却拈花一案

附和偈

細柳江邊拂一枝春烟搖落百千絲拈來花艸皆知識漫許蓬蒿稱祖師歌罷紫芝山有韻談空蒼翠客還思林泉應笑我無德白髮垂垂復是誰　圓信

雪嶠自許云堪笑世上祖師如麻似粟

跋語

人見推倒作推倒會見扶起又作扶起會苦惱殺人大丈夫自有衝天志但各各拈出自己風光如何却借他人鼻孔出氣只今推倒且置不作扶起會却作甚麼會自荅云頻呼小玉原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丁丑上巳能儒識

拨仙夜半着魔爲聲色轉却三世諸佛也救大蘇不得今日被徑山扶起忒煞風流同叅

谷下針錐全未點着坡仙痛處如今要與痛
山相見須是不斷聲色的人且道誰是不斷
聲色者山花明似錦澗水湛如藍　黃蘗俑
東坡此偈得圓智更覺光明諸方依語生解
是諸方錯會圓智圓智何嘗錯會東坡請急
着眼好　閔啓祥
東坡造語賊誣溪山圓智拈鹹陸沉佛性直
須一時束起拋向大海東洋更問下手是誰

方見蓮句居士頌曰馬駒笑喝土人知埋沒
千年活祖師但有清風須下載東坡圓智兩
行詩擲筆云低聲低聲自作晉州人莫帶累
草行者　吳紹濂

附問答

僧問蓮句居士圓智與坡公作門外漢居士
喚他作甚麼人荅云門外漢進云如何是門
內漢荅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良久云且道此兩句與東坡相去多少僧
無語

雪嶠評伶俐道人三十年不開口出語自
別

○贈刲股僧偈

素華云即是四無量心

法界衆生皆父母何獨雙親是昊天剖刲應供
微塵土漫說空空無大千

○○二

是名眞法供養

寄語色身肝共股送汝先歸極樂天願同世上
眞男子共結然身斷臂緣

卑結夏偈

無用云收拾身心正如避夏

夏日炎炎何處佳終日婆娑數株樹收拾身心
好歸來放不下時擔取去

○阿彌陀佛九品四十八願讚偈

唵嚂云此亦粉事

法界諸聖賢前民以下著阿彌陀示現超十方
三世唐句落人間謳歌徹四海一自金口宣成

歸第二義表四十八願沼蓮華九品普攝一切法流通無量界

○菩提心偈

素華云斷除酒肉自是菩提根本

雲栖昔授根本戒殺盜婬妄誓不造是名半分優婆塞安有已得淨戒者尚無慚愧食酒肉願自今日持滿分漸次增進菩薩戒我今已發菩提心合四弘誓為一誓一誓甚深今當說普願沉溺諸眾生速往無量光佛剎

今四為二是大徑路

附荅偈

菩薩因地中誓願亦如是我昔如是發居士與我等願回向眾生普皆成佛道　大巖

菩提心實不思議既發須令無間斷滅一切惡無不盡修一切善無不滿度一切眾無有餘匪徒虛解宜力行力行當使悲智圓一切弘誓得具足善知慚愧深精進是名照世無量光若人雖有廣大心仍被煩惱瀑流轉斯則已身尚沉溺欲度眾生無是處是故蓮句應勇猛誓不忘今日心　智旭

○小影自贈

紫栢云嫩身處沒蹤跡

非孔非墨不夷不惠莫便道五葉初開不許訴靈山一會諸方急着眼光須透過這重紙背

附像贊

此是阿誰蓮句居士修行分中立大勇志淨念相成實非小事身等蓮花非它非自豁爾

蓮開雙眼明敬禮慈尊親授記　大巖

○壽問石禪師亦何少師韻

雪公云翻案快利

直下掄玉弢射馬方知世外有桑弧入壓處處堪垂手何必虛空作畫圖

附原偈

世出世間無量法拈來未可慶懸弧偶然蘸得龜毛筆搶取虛空作壽圖何如寵

漉籬集卷八

頌

○○四客圖頌

悠山云自震旦望竺乾自竺乾望極樂其義如是

昔西伯有四鄰仲尼有四友余齋亦有四客。較復過之遂爲作圖系以頌古

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

無佛眞人本來面目今在甚麼處

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賈島

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五入畢而已則爲五色矣。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李白

衆知無身義定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斯有何患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

非斷滅見

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杜甫

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答諸佛國土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答以空空又問空何用空答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空可分別耶答分別亦空

破有法王不獨泡影生死正謂成正覺坐道場亦是空花耳

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李白

自荀孟迄班馬派別諸家離爲十二合爲

拈古句句都活正印四句而離四句

六七至三家冉足四部錯陳余獨以孔墨老釋並峙而復拈舊句爲機語如經所言一切法皆是佛法也

毛云四客皆尊貴亦不易爲主人

雪煕云孟子闢楊墨韓歐程朱排佛老正未夢見四客安能爲主人此頌却具頂門眼下腦後推

澹籬集卷九

詩餘

陸云先生此體正似青蓮詩餘只寫意耳未嘗彌連旖旎而駿逸之氣見于眉端

○菩薩蠻 落花

小玉樓前風雨急春光一霎都狼籍桃葉與桃根誰家最斷魂　尊前回首望昨夜花成淚縱是雨收時月明空滿枝

○憶秦娥 春歸

春雲熱桃花枝上流紅血流紅血玉環作碎明妃初別　春光欲去無時節春心未透先摧折先摧折淚蝶粉銷嬌鶯聲咽

○如夢令 新柳

薛云妙在淡冶

柳眼欲開波溜鶯髩乍翻風透倦體怯羅襦減與春肤俱瘦知否知否昨夜雙蛾半皺

○○桃源憶故人 早春

[illegible]朋云人不傷春便可不怖生死

愁雲膩雨埋春曉不識柳枝春早枕上忽聞鶯叫驚起雙鸞小　瞥見鶯花轉寒峭却恨春光來了長恁被他煩惱翻是春歸好

○眼兒媚 懷舊

遠山樓上畫眉尖樓上貯春山兩地愁思十年懷抱未忍摧殘　風月也應知別恨難道不相關芳情似昔紅顏依舊肯逐春闌

○○西江月 次坡公悼朝雲韻悼亡姬

素華云此與坡公溪聲山色句爲同爲別

當日逢君如月今朝呼汝爲風霎時蕭颯過寒聚冷紋人間裒鳳　齊山影休垂春綠溪花莫照秋紅溪聲山色尚然空㒭但香魂如夢

○○二

經言生死涅槃皆如昨夢當知永明所云大作夢中佛事

湖上花開春水秣陵花哭東風燕呼鶯罵滿花叢想綴雲中鸞鳳　白月西方眉白紅蓮古佛顏紅大悲手內也如空空裏追尋前夢 姬[illegible][illegible]慈生大

悲菩薩掌中

漉籬集卷十

序

○○○王文成公語錄序

漢月云雲栖姚江兩家皆珠一時斧得拈示諸方

新建于龍場石槨中真参實究忽然大悟通身汗流乃標良知爲赤幟自是儒宗極則公案乃雲栖以三支格之以良知爲宗不慮而知爲因孩提之童爲喻遂謂所知愛敬涉妄已久與真常寂照固當有辨未是内典所説之真知也夫良知二字最稱絶學可以貫通儒釋雲栖又釋而儒者乃以真之與良自判眞妄則豈儒門最上一乘尚輸釋氏一着未免煑砂爲飯認物爲己耶梵網以孝順爲至極之道天台引孝經鉤命訣究竟之義釋之雲栖亦言孝之一字梵行具足順淨覺心而不逆以濁染則三藏一切法門攝無不盡奈何復以所知愛敬爲涉妄也且内典所説之真知亦豈一向空無所有而後爲

薛云横説豎説家珍撒地鼻孔撩天蓮句肝腸如沸安得不筆舌如火

真知耶夫人所命爲心者名而已知則心之體也亦如人所命爲水者名而已濕則水之體也故教中言彼知覺者猶如虚空而即言亦不可説無知覺性宗門言覓心了不可得而即言了了常知是則妙淨明心豈同龜毛兎角帝網千珠徧于塵刹而始終不離當念是以真該妄末妄徹真原若離妄而别有真則是斬頭覓活彼斷除妄想趨向真如者明眼人方將呵以爲病此以爲邪故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得明乎藴之即空妄之全真也詎可以新建所拈無善無惡之知而謂非空刼以前自己乎然則雲栖之判作妄知者非耶曰儒言大人不失赤子玄宗亦以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然嬰兒順喜逆怒夙習宛然自須探取父母未生前消息方得名爲真孝子耳故目見耳聞手持足運智者知是佛性矣而又以爲無量刼來生死

漢月云千古禪儒二宗必此一論不得

之本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矣而又以爲衆禍之門蓋現前生滅心與不生滅心非一非二悟則即波是水迷則棄海認漚悟則轉礫成金迷則執金成礫真妄虛實在人迷悟間耳雲栖恐學人錯會良知宗趣作此抽釘拔楔語正新建千載知巳之一言如慶喜于一切處徵心而世尊云咄此非汝心即雲栖言前之意旨也向後言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皆如來藏妙真如性即新建句外之宗風也導師或縱或擒忽豎忽拂隨時逗機本非死句儒釋二家遞互有之若以情識卜度受一非餘未免喪身失命耳昔曾宗元以學庸參楞嚴符宗門語句明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況中庸大學耶乃晦堂同黃魯直行次偶聞山中木樨香曰吾無隱乎爾豨前則似禪儒之未易會同豨后則又似兩家之原無差別此二尊宿爲同爲異非大徹悟人未易

徐云說覺當有天花如雨

勘破今雲栖所拈大類明覺而是集所舉不異晦堂將謂此指非月則此外當更有別傳若悟月在指端則此外亦實無別傳矣雲栖新建皆標月指認有認無存乎其人南能之語道明云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汝若反照密在汝邊

法華品略序

無用云諸經入都當驚疑

法華爲諸經中王乃最後圓極之教如長者臨終以家業委付諸子然讀其文字如一紙遺囑而已一切庫藏珍寶竟不知在何處也豈庫藏珍寶盡在方等般若諸經而此紙上實無有耶於是義學諸師見他經俱有實說性相之語而此經不知何處是實說妙法序分未幾巳入流通之文未免肩高于頂尾大于股遂不得不以流通諸品判入正宗之內或摸其腹以爲如石或摸其蹄以爲如杯令讀者惘惘不懌即天台號爲法華龍象而親見靈山乃在藥王然身懺

直令摸象群盲無處措手

法誦持单拈安樂一品究其本文俱在讚嘆法
華之後則所謂法華者安在而漫以此當之也
又如龍女修行此經已成正覺而此品猶屬法
華未了之文則前此所聽之經當在何處多寶
佛居七寶塔中來聽此經而此品猶居法華未
散之會則今者聽經之語又名何經聆其稱讚
最爲尊特而尋其宗趣則全無文字于是不得
其說而捌爲之論以爲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

又將合頭語呵作繫驢橛

是本末究竟等是謂說法已竟又謂一光東照
是爲說法已竟此則如文殊所云法王法如是
傅大士拍案一下便爲講經已畢如是等語非
不極則然諸經皆爾豈獨法華且因襲旣久大
類贓肝何足破人疑網文人習氣深重必先銷
釋文字令有入處或能銷歸自性而豈可遽以
無字眞經一語籠罩初機也乃文字法師又必
不能破文字之障而惟不識文字者能破之如

方便一品正如密部之咒心玄宗之口訣

曹溪不習此經倩人誦至譬喩品曰止此一止
字卽抉諸佛之秘藏令人心開亦令人心死從
來善說此經者無過此一字也得此一字方知
實說妙法卽在方便一品方知此經以一大事
因緣爲宗惟欲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後來種種
演暢無出于此却來披覽全文遂如建瓴破竹
而猶惜向後諸品未經解說令人生缺陷想無
饜足心李龍湖乃以千秋快筆批抹一過詳于

一書宗首

迦文全身卽在此中

法說一周而後來止略紀數語或不錄本文但
着一二語詮其大意于是主客依次首尾條然
一再諷詠便得宗趣所歸如天宮戰勝必斷其
首刺客飛劍必揕其胸不至肩高尾大如石如
杯矣蓋靈山說此經時如化人遁入甕中碎甕
呼之片片皆應以片片皆有全身也若凡夫未
識化人面目則豈若以眞面目示之令彼不至
向擊甕抑缶邊作活計耶余謂是書也墮法海

世間定有此種障難
淺注此經破心露胆

之算沙者當以此爲實炬落儱侗之坑塹者亦
當以此爲津筏尚有喜本文之直截盡廢注疏
而一入其中輒東西易向者亦當以此爲指南
若曰是經在處但可尊重供養而擅爲節略便
當坐以斷隺續鳬之律則經文明言隨喜一句
一偈咸與受記作佛何必數紙不具全經又觀
曹溪止之一字則向後諸品未經拨覺已屬全
芠龍湖種種節文猶爲饒舌也昔昭明以誤分

妙手息諍
定不可少

金剛般若遂墮地獄後開此經以分段故便于
誦習世間流傳稍廣乃願爲衆生受苦于諸苦
中心安如海以此一念應時便得生天龍湖慧
眼與昭明固當不同乃爲開導衆生故發此大
心雖處鐵圍山中亦無異三禪天樂也本部高
君仁趾既刻是書以傳余乃勸令併刻曹溪法
華略說而爲之序

無用云終南弘傳一序猶墮義疏無此撥剔

此中一殺一活一縱一奪是黃蘗普化諸師
吹毛塗毒手

張云人知棒喝無字句能斷人識心不知法
華字屑句覈處正斷人識心龍女成佛不見
入佛之因多寶聽經不揭說經之義火宅三
車初無出入亡子紹業依是原身尋摸不得
義味俱窮所云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正
向止字領取

徐云一代史才可惜置之山林楺杙間然正堪與述事相配

紅箍秘史序

華除間君臣上帝傷悼而曲縱之以成出亡一
案先忠貞公少遇眞人于寶香山中授以僧帽
葢憐公而使之從亡公峻拒不受遂與方景同
難天固弗能違公而以從龍之役屬程濟諸人
爲一代外臣之祖顧雪庵補鍋諸人姓字滅沒
不可知宮中老佛事又爲弇州所擯遂令千古
傳疑自史公秘錄出始悉從亡顛末自是本朝

阮云極奇事說得眞實明書中第一件信文字

一種異書乃余初讀是錄而疑之向來傳帝自地道出錄中獨言出鬼門抵神樂觀觀在洪武門外應自午門出道里最近鬼門居北安門北當神策太平之中去觀甚遠燕師方取道金川神策間帝乃經其孔道既北出都門復紆道逆折而南殆不可解因思紅篋所藏當是周顛冷謙或劉青田所爲必按壬甲方位應出是方故特設鬼門而復窒之以待牛景先之一擊門與燕師迫近正如弩下逃箭且燕王貽書宗室皆令依孝陵以居自太平堤抵神樂觀道出孝陵故無游兵屠掠之恐耳皇孫終脫豫且亦無大志止以了高帝皇覺寺一叚出世因緣錄中較然無可疑者獨史公以從亡繫獄遂以洪熙升遐絕筆宣德丙寅後事竟湮没不傳少帝晚年入宮一案錄中未及究竟無能折并州之疑然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正自不必以復露踪跡爲結局耳

張云遜國正自不凡四十年復歸又無冊遐日月幾類普化擧棺不然宣廟豈不容老佛者出門一着不妨存疑經無量手眼又渙然無可疑矣

譚云遭旬身世大類同父予不覺憮然于是言

李批陳龍川集序

世出世間之擔荷大事者必天下俠烈男子也乃世所託重而恃力者必依艸附木了無血性之人也餖飣之學術補苴之事功群然尸而祝之至沉痼不起而不以爲非稍有一光明俊偉塵落不羈之人世輒側目睨之傑士每以此扼腕而不平余謂此不足異也雞鶩犬羊滿目成群咸護惜而豢養焉若祥麟威鳳突入城市則莫不驚詫而按劍相向故爲人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人誠悲其爲雞鶩犬羊之流也方悲之不置而又何不平之有獨惜天下事俱斷

送于豎儒之手而不可救療耳陳同父當龍興初華歘約和天下欣然幸得休息而同父以爲不可朱秘書之學布滿人間以爲一世人物而同父以爲不可自謂人中之龍文中之虎固一世之雄也乃或疏入不報或天子赫然擢用而左右大臣惡其直言世又繩之以章句責之以粗豪至以酒後戲言睚眦感憤而箝之以大獄抑何其嶔嵜坎壈而侘傺以終也夫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之適用于當世或未必舜步而禹趨也世遂羈絡之挫折之使不得展其足而天下事乃不可爲天下事不可爲而一切駿雄之士掉臂奮袂以去而不肯入其籠中或魚服于人間或鴻冥于世外此英傑之轉機也而國家之失着也昔人目臨濟諸尊宿曰此人不出世必爲渠魁是渠魁之亦可出世也目孟德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是奸雄之亦可爲能臣

文云經世出世人都須無若服

也顧用之何如耳况乎光明俊偉之大器乃使之弭耳戢翼而不之用于是幸而聞道則爲出世之豪傑不幸而不聞道或遂爲亂世之奸雄不則便當垂首喪氣老死牖下與草木同腐如是而可爲國家之福耶李宏甫痛惜此輩故屢屢表章之以破鏖糟披裹齷齪小兒之陋識冀幸世俗之一悟未幾而宏甫罹禍過于同父矣天下殺英雄志士塡溝壑千古一律遂令皇皇聖明而不得比于淳熙劃牘之一案于是有以不能善藏其用爲宏甫恨者嗟乎宏甫一片熱腸至性忍俊不禁匿鱗隱羽之事亦既知之而屢言之而不忍爲也世于倜儻非常之人必苛求其瑕類以爲廉不如伯夷也信不如尾生也咸謂責備賢者應如是也宏甫所謂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大抵皆眞寔可託國託家之人無論矣亦或于衆人之所惡而偶拈出其邈倫絕群

徐云鄙落橫披類畫家大斧皴

之一端如於秦項而謂其自是千古英雄也于曹公武氏而謂其憐才也老而好學也至于愚騃種毒處何嘗不深切著明之而遂以爲惑世誣民矣世間眼孔如此而宏甫又何能以無言哉夫班掾之評秦紀謂始皇得聖人之威英雄色目猶未埒于聖人也讀僞周頭風兩檄之語而謂其不憐才橫戈支戟中手不釋卷而謂其不好學可乎又如浮屠氏所云迅鷹也快鶻也獅子狻猊也象王回鳳也豈真以鷹鶻獅象爲出世之流品不過如鼎山之題獐虎云以爾猛力走道不難云爾拘文牽俗之流自不足論雲栖具正法眼能識姚少師于格外而獨不于宏甫此因晚年未覩溫陵全書據所流傳而爲臣救之說故因讀是集而併剖其大略以明宏甫之尚論千古每欲唏噓泣下而不可止者其意旨往往如是豈獨于同父爲然哉

徐云前身是玉皇香案吏方能演說妙諦如數家珍

道元一炁序

玄宗品位自當以楞嚴爲宗仙家五品亦以天仙爲極則或因十種仙未出三界遂復高深其說與佛並驅西昇諸經至欲駕而上之于是以忘精神而超生爲最上以見精神而久生爲末品夫仙之自異于佛而成一家言者以其留形住世耳非此一着則釋氏三諦四觀禪淨二宗自是無位真人矣何容更贊一詞而需彼三清

薛云一切名理至此而粉碎亦復至此而雪飛不具此識安得有此胆安得有此筆

三洞爲耶又玄牝之旨本于坎離自是義文正諦其別出而爲渚亦止是長生久視之方不則四聖所傳孰非了義而藉此諸真爲耶然則最玄最勝無過拔宅冲舉形神並妙爲上帝賓師此則仙位之極崇矣玄宗之旨正在異于儒釋無庸扳援儒釋而强爲融合也彼老莊者流未嘗屑屑以住世爲言然亦未嘗濫彼儒釋若長生家所得之老莊者亦似其得之于義文而自

爲一家未可以老莊之言義文之易而盡掩其所長也蓋老莊于留形任世當是能之而不爲是以語焉不詳至所謂見精神而久生似謂延年小術非指抜宅冲舉耳乃金壺墨汁八角垂芒之書我輩罔所未見卽玄藏中所稱赤鳳髓來丹崖崩得一切琅函玉簡亦淆訛莫辨然執此以衡量之亦差可得其大端矣淸淨一家運用吐納固與儒釋不同其尤異者則鉛汞採取之事如軒轅氏穆天子彭鏗東方生淮南王抱朴子之流皆儒者也其書往往露其一斑豈以秦皇漢武所不能得而遂槩以燕齊迂怪之事爲無有耶所可恨者彼家以三洞經文皆非要言妙道而師師相授必以手口又誤以在下之嗇訛而爲慳于是秘嗇其詞詭譎其旨使人不可方物夫學道之人先除我相普度之術無過大心而慳貪若此自是鬼家活計其必墮而然

許云辯才無碍

部落中無疑矣如平叔願受玄律之罰而直洩天機此萬世師也新安曹元白學有異授又普發大心凡所得三家會同之旨與夫五祖七眞之傳無不著而爲書公之四海惟金液還丹一法其中肯綮須携手提耳而示之一種誓願自是當世無兩方將閉關白下跳出圈繢以度世冲舉爲期世有辦至誠心眞實爲生死者彼方將作不請友如慈母之赴嬰兒也

○醫世雜方序

當今天下瑲壁噆其肌骨蟊賊齒其腸胃四家六技方無處下手而更有二豎子隱隱居于世間人心之中蠱惑昏亂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今良醫投砭而起者此諸病之根蒂也肌骨腸胃之疾則當解臚破背穿胸刳腹抽裂積聚湔洗疾穢如文摯陳珪之灌以麻沸傅以神膏是也若夫偕生之病不自外干則必探心而易

許云正語權語無不高妙

置之如魯彪志强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趙嬰志弱而氣强故少于慮而傷于專當若扁鵲之換心焉則均善矣此部黎爾膽先生爲當世淨名居士以衆生病故方便示疾將以鴻術爲一世司命因手錄二十一史并稗官中奇秘方藥以療人不特望色聽聲滌臟理腦而已且將舉世上人心而易置之嘗觀古之眞人散聖或隱于吏或隱于醫卜方伎間必有一種不倫不脊若滅若沒之致令人不可測識不必正襟盛飾閉目匡坐爲世指名也即如詞賦家江潭之有三閭昌谷之有錦囊往往亂如復亂若風吹雲觀者但如穆王之挾飛仙而遊于廣寒之天與之黙存焉可耳先生吏隱舊都妙于詞賦故于藥石之中而諷勸錯陳莊諧互用其亦有風騷遺意耶昔孫思邈入龍宮得禁方三千有奇而不肯盡泄乃雜以他方千百流通世間明眼人當自向此中認取耳

此余辛酉作也向後文體一變述已濫觴別有翻者存此誌今昔之感自記

○○翻鴻集敘

今皇帝龍飛黃河淸三晝夜鍾山祥雲蒸蔚鳳鳴於楚錫山産嘉禾三百六十穗萬象呈瑞日月重朗文人應運而起應一洗舊習振向來衰颯之氣昔堯民於變恊德日新今日迂儒安得念先輩陳朽之文尚爲稱擧天下文壇宜有一種崛起創闢之氣昔唐人歌詞擅名皆被絃管王少伯高達夫輩詣旗亭遇妙妓數輩審觀諸妓所謳自定甲乙俄聞雙鬟發聲果寒雨連江奉帚平明諸絕各引手畫壁妓乃兢拜求新詞明皇召浩然令誦所作閒北闕詩乃云何不誦氣蒸雲夢澤之句諸君風塵未偶便已傳播梨園流聞禁掖若今日經秕高髻廣袖皆準長安新樣諸士子間有篇章流布數年不售視同毒藥一旦入薦牘世復諷誦舊楮比於鳳毛然則

薛云一種懷望欣幸之致忽俛忽仰令人不敢測識

世間但讀房稿足矣士子篇章盡可覆瓿耳乃余友洪載之病世人之陋習復舉四方名社彙而傳之且以漢帝翻鴻之錦名集夫漢帝登極首求奔踶跅䟭之才英雄鵲起繼又以金莖承露招致仙靈今日儒生於臭腐芻狗中稍露神奇便驚怪欲殺使有五車十萬如東方曼倩必致河漢何況蓬萊煙客乃能降靈然武帝實非仙才爲欒大徐福諸小兒所弄但從少翁游得

傅山云可作蓮府佳話傷

於輕紗幙中遥見好女仙人負媕㜸歷落之骨不肯與好女爭妍令連翩繡組徒颺秋風耳因與載之把酒問天而歌翻鴻之曲歌曰漢家庭樹秋風起寒影脩脩委流水人間歲月如春花愁雲思海從玆始安得仙人集素縑鸞鶩鵠峙凌寒蟾鑾輿縹緲入青漢千娃莞笑攀龍髯忽憶懷間舊明玉菡萏欲紅紅未足幄中好女隔輕烟較比當年瘦如束柳眉蹙蹙正回眸仙人

胡云讀此如太眞合玉喉津可解煩渴

夜笑三山綠歌罷酒酣霰雪飛墜世界如淨瑠璃載之與余信宿南屏悵徘徊而不能去

○○鍾子逸詩序

余少年得句深自秘惜不減長吉貯錦囊中情事甲寅之歲自南中携病婦歸里簡數年藏本則倉皇轉徙時爲蒼頭狼藉都盡一時憤惋殊不自堪然自此頓識文字性空嗣後所得隨手擲去十餘年來遂不復留一字本是慳業翻成

懸山云文人筆道人骨

捨因如龐公沉金漢水時了無顧念態文章宿習藉此剗除一空鍾小天客南中生平藏稿爲人竊去亦復類我聊收拾人間所傳女史所憶付之墨卿如美人戳破紙窻偟漏花香一線然小天鍾情最深所作情詞酸入心脾一種色根潛伏詩裡安知不爲造物所愛奪其嗜好爲山谷一流人銷此泥犁業障也因與小天期我當向蓮花國土中賦淨行詩亦願小天向海外三

靜云每于極細處指點大因緣于極熱處放出冷面目丁極柔

峯作遊仙詩各各了却嵐顧然後稽首向人間致謝今日攖詩人是我兩人五欲海中大導師破盡千生寃孽種子一時同超三界耳

○○○區叔永懷古詩序

舊京風流文釆無復六代之遺客子留連此中者惟撫膺懷舊耳目前固無可念也叔永懷古十二詩亦復具古人風氣臚列各體據其勝會葢已備四時之氣萃百家之長俯仰今昔令人

妖處結集鐵石侶文人之不肯落窠臼者自中以蓮句爲第一

慷慨徘徊而不可止乃其興會所至自有栖託幽懷獨寄亦不漫及也因思我輩遊覽之情不鍾于世間走馬鬬鷄喧鬨馳逐之地而每于荒烟野草追尋往事斯亦奇矣乃至歌兒舞女亦復舍置目前妖冶而獨繫念于骨朽魂銷之莫愁桃葉何耶葢慧業文人情輕而想重故往往結契于無情處如論交則以山川爲良友胥靡則以草木金石爲性命正謂目前可以告語之

人皆不可告語而山川草木金石之不可告語乃眞可告語耳千古之莫愁桃葉其不可告語已與山川草木等然後文人之憑弔最深而涕淚横集皆從積想所生也内典謂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世間之賤目貴耳重聞而輕見也是亦文人之結習也夫

急須破除此想何不以此想想彼淨域中勝妙莊嚴耶　自記

阮云能儒乃是眞禪能狷乃是眞狂能禪能狂狷乃是眞卓吾即起龍湖九原當必須之

○○○龍湖閒話序

李龍湖天下之眞儒而世目之爲禪龍湖之儒天下之眞狷而世目之爲狂皆槩乎未知龍湖者也余命之爲儒而不敢命之爲禪者以其闢伯安之絕學自言有二十分識未嘗離心意識而以悟門自負也余命之爲狷而不敢命之爲狂者以其孤介之性能夷而不能惠上可陪玉皇大帝而下未必能陪卑田院乞兒也乃余世

蔣云袁小修謂卓吾如盜跖若世人之學爲卓吾者乃草竊而佟大盜丞孔耳部下不可無表章則卓吾于不可少蓮有此論

之嗜龍湖者往往得龍湖之贋本而誦法之其贋本則往往竊狂禪之口角而鄙俚不堪捧腹是當日欲殺欲割而甘心于龍湖者猶不失爲龍湖相知今之流傳誦法者則龍湖之仇讐也以向者爲刀割之眞卓吾而今日爲香塗之假卓吾也平生好眞惡假之卓吾學之而似猶犯其所憎況學之而不似乎其必怒目切齒而含恨于九京矣御李山人與卓吾老子臭味如水投水似空合空搜得其遺本數種皆世所未見因以閒話一冊傳之人間其中東語西話皆龍湖絕不經意處一展對間鬚眉如覩此于龍湖著述中最後出亦如遺教一經爲世尊最後語也金鵄劈海每日啖龍數百末後一口變爲蝦蟆阿修羅具百種寶饌末後一口變爲青泥卓吾既往其贋本住世作蝦蟆青泥之味大不可近而茲復以最後寶味施人能爲卓吾重開生

孫云眞此道中鐵漢也筆光所射能令龍湖開話中盡成紫氣

面今世人依然再見一活卓吾也若夫開千秋之智眼取卓吾之所是非者而非是之此向者卓吾所謂第一知已乃御李山人所拭目以望而未見其人也

張云馬祖打破瞽甕始稱南岳眞子今人誦法龍湖莫辨眞贋者正恐從瞽甕中醃煞無量眞大慈憫

天柱集序

蔣云葉先生與運句各有一片眞氣迴環楮間故此序如乳酪擲合

天下山川厓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莫不具有至文而文人之文往往令醒者欲卧憔者輒煩悶而不懌使其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辭而天下自有之至文遂不知渙然從何以去則以理事爲礙而性情不眞故也然則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以爲辭者其不得比于樵歌牧唱也而瑯琊歷下主世代升降之說視古修詞以

為雄長余嘗譬之翁仲方相氏之倫非不峩冠博帶居然偉丈夫也而都無神明其氣矜一世者至淺鮮矣而近日猶竊竊然寇盜古人宿物餔其糟而餟其醨亦大狂惑矣哉夫惟有至性者然後有至文屈子之忠被謗信見疑也司馬之觸主上喜怒交游莫救視也漆園之游戲汙瀆洸洋自恣也之三者天下之眞悲喜也吾師曾城先生鍾天枉之靈秀而遇合最晚少與王

阮云以沖先生文如一花萬蘂枝枝光焰芬馥無非元氣噴薄此敘亦如百丈機杼所光從錦水濯成而首尾經緯一絲不乱

成方子窮愁著書杳然致身千秋之林旣而筮仕于朝則孤忠自許介性天植逆瑺作難遂罹刖籍之禍先生于人世憂患之故嘗之深矣不得其平而自鳴肅然如秋氣之感于肌骨而中于奏理始猶規摹往古旣則神而明之率臆懷而抒其性情之所至非如世之粉澤雕繪不餞而啼不寒而號無疾痛而呼父母也然人生之趣惟苦無樂而出世間之事惟樂無苦故悲憤

之至能曲盡其妄周知其非而反于眞則心境中具有一種逍遥廣莫之意不夭斧斤物無害者古今惟漆園獨也先生深入性海洞新建龍溪之學術嘗以四子爲宗而網羅千古百氏之書自七家十二子以至禪玄二宗典籍咸會通而參同之無不批其窾郤中其要害以皈于茀一義諦故其視人間之菀枯榮悴憂悲苦惱爲夢爲翳爲石火電光而不可住生平行誼落落

徐云讀書人當感遇之際不痛言一脊便非血性男子試觀此篇惟恐其言之不盡

若日月之麗天而江河之行地當朋黨比周之日皭然湼而不滓不獨向日以此錮先生不足爲先生困苦卽今日聖明御極國論底定賜環而掌南國之治亦自不足爲先生重也以此出而經世則自性光明照耀天壤當如胡漢之現于明鏡而寶炬之燭于昏衢經天緯地直心空人毫髮事耳是以發爲文章橫豎高卑粗細顯密文質之間一一銷歸自性古文士稱好色不

淵怨誹不亂以爲詞章宗極者居然世諦獨擅權乘而區區奴僕漢魏鞭撻楊董又何足詫爲奇特耶是則屈之憂馬之憤莊之達在先生猶爲附贅懸疣而況可與近世文壇較量而相雄長乎哉先生之言詩文曰善取不如善舍卽百千萬家可以胸中不留一字眼中不見一人此則獨露眞實可窺先生著述之大端矣然吾得取其近似者而咳貌之退之佛骨一疏最稱強

樊云文章家於四公儒釋之界未嘗剖析至此

項子厚是其氣類之與而傾心浮屠永叔亦王剽剝釋氏之論子瞻爲門下士而神栖净域四家根蒂苟殊便當薰蕕異臭安得復有同心之言然則形骸聲貌之外一稱一譏爲順爲逆之際倘亦有如針投芥而莫逆于心者歟

○○○南中稿序

當世有人焉乘乘然退處於清靜無爲之地而洞燭宙合情形如覩日月彊理天下[illegible]溫溫然

黎云橫亙千古筆鋒直奴僕韓柳而凌轢吳越春秋越絕管仲商鞅韓非賈誼諸子頤割此一半爲我當稿序

惴惴然審飭于鍼芒而能脫落一切以性命爲指歸天物怒流波涌雲亂時獨立不改而絕不設門庭樹旗幟作噓枯吹生自相標榜之態方爾德平爾行循墻而趨不越泮岸而性喜任達跅弛不羈之士雖管仲之戰三北曾參之謗三至而不以爲疑一介之入不妄而或與人千金若棄草芥其人稱謝則耻之沉酣墳典爲汗漫游而不墮名理之雲霧於多岐錯錯中掉臂獨

行希言絕學不欲以文章命世而遇一針一草一羽一毛之奇無不開懷折節口齗背負而執之過於骨肉此惟曾城吾師乎吾師玄同抱樸冥冥蒙蒙契道無方合神不測而稍發露於風窻雨几花光月影知已盤礴柔翰淋漓之際世於天柱諸篇已嘗九鼎一臠茲南署公退之暇揮麈把酒間亦復時時逗漏毫端便于筆心墨牀中可窺神理所存則嘗擬人于倫而得其世

阮云筆勢所至若飛峯走浪鞭石驅雷對之邈若河漢竟呼佛老孔子作俠烈人直是千秋定識

出世間之槩夫士負經綸之作畧而遺榮朊冕於當世則山澤之稷契也抱虛無之大道而垂手入廛於人間則廊廟之巢許也其內外隱現殊途而度世之心無緣之慈則一故杏壇之車轍關門之紫氣乃至鷲嶺之法輪總是一種熱腸沸湧不禁遂有如許波波刼刼之事大約千古一大俠烈人耳但功名富貴之士宰割天下如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

此文奇得幽曲絕不似平日手段乃知才人無所不可 回記

像所侮至人卽就隨緣遍濟時寂然不動獲大清涼其處處無所住着如微風之過于樹杪而皓月之行乎空中便是大俠客絕頂處耳故云存無守有亦云入有領無此範圍三氏之大致也然則吾師虛極靜篤中自有種種憂天憫人嗜才好士之夢想不以少私寡慾併謝匪饑匪渴之懷而發爲文章亦自光芒四照浮雲無質則五色合焉止水無波則萬物象焉太虛碧落

中燁乎彩虹之垂天而丹霞之映水正以鉛華却御益露本地風光耳讀是集者如獲一角而識麟覩一翥而知鳳然而麟之瑞不在角鳳之靈不在翥也

張云惟小能艷艷末毛者正伏衆根淨趣不現

○ 蓮漏詞序

禪人之目詞人曰如盲詠日又曰如射覆盂此千秋文士一大鑪鞴矣然而遂以一切詞賦爲障道因緣將俗漢不觧稱詩者便得樂見照明

耳爲詩人說禪爲禪人說詩各不枯相是真說法

金剛三昧耶如傳法悟道諸偈頌何嘗非黃絹幼婦亦有因小王半詞秋波一句而得悟者則艷詞樂府卽是古德機緣但生盲射覆輩不得藉口耳余于寒江舟次偶向雪照言大觧脫人自非所拘若詞家者流未晰玄旨有道之言未盡風騷不免各墮事理二障庶幾以詞人之詞譚禪人之禪則隨處說法兩不負墮雪照遂倡爲蓮漏一體彈指而得數十首盖以净行之餘

徐云令我想殺舞衣脫去餘香在今日花前學誦經之可

音而兼風人之逸響此詞壇之梵唄亦清泰之竹枝經言一一蓮花出三十六百千億光普爲十方衆生說微妙法今此法音宣流卽匡山木蓮花風漂水激時一一葉中所放之光明也豈必直至成佛而後轉法輪耶

○○卓氏遺書序

建文死事之盛超越往古首推方希直及齊黃諸臣乃希直當兵戈倥偬時汩講周官井田而

李云壬午從亾諸臣當以程濟爲第一死事諸臣當以公爲第一此文評論一時其事諸公足稱遜國定案

齊黃裁抑諸藩削奪征討盡趣亡之器非保定之材也忠貞公初遇高帝首以諸王服餙僭擬太子爲言知微慮始識超高帝之先矣迨燕王入朝密奏乘其不意徙封南昌以絕禍本是已制文皇于掌股間較當日諸臣所議何異龍之與猪邪雖文皇御極亦言諸臣皆欲害朕而敬言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是不獨憐其才盖服其識明非齊黃諸臣之匹也獨少帝

仁柔[illegible]詫不能自決是爲禍生有胎而公歸刑猶恨不得爲兵官少行其志姚恭靖亦以公爲英雄才畧天下巳定猶畏之如虎謂文皇曰敬未死陛下未可安枕也是其才智較正學之迂踈又何啻千里直恨當國者位置顚倒局以度支迫不得展而說者謂恭靖力救正學而甘心于公以平時爲公所抑故快其私憤嗟乎恭靖何如人哉其救正學云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

沈云姚恭靖之救正學者語似矜重孰知其目之爲書生哉從此開一眼孔令古文人學士其能超書生之目而上之者有幾

絕矣盖實薄視正學以爲此書生耳舍之可以得民而無恙于國非如公能移檄諸王鼓舞豪傑起兵北來爲養虎貽患也是則文皇恭靖皆以公眞實知巳而所謂不負其君惟卓敬者眞以殉國諸臣猶未免有負其君云爾使事前有幃幄之任事後無恭靖之言則當日事勢實有可爲寧可以巳成之局抹殺眞正英雄邪特以天命既定當風雨夜歸遇逍遙翁時便與高帝遺

許云闔發噴礴別有至性之語

篋中密詔相符類漢高之遇寘人李靖之遇雨師毫髮不爽無可如何而特留此缺陷不滿之事以稍存蜂蟻之一線而但擬之于夷齊賢之于管魏偶之于殉國諸臣之列似未爲深知公也方少帝遜去時一代偉人碩士死事者雲集鱗萃獨樂清樵夫聞殺卓侍郎而顧天號哭棄柴自沉以死嗟乎國祚存亡之繫公一人也惟靖難之文皇恭靖知之深山之樵採知之而少帝用之而弗能知卒乖從歷移而不可救耶乃逍遥贈以僧服實欲公與舅犯子綏之列而公峻拒不受卒從彭咸正則以遊此一種至性又超出程濟雪庵諸公而令中條仙翁亦爽然自失者也公遘難時其弟四承事公匿跡仁和宋氏凡廿世而始復卓姓公天文曆律地理兵刑之學皆已無傳其門人所輯年譜行狀亦已散佚惟性理遺書及詩文五卅餘卷家有藏本而嘉靖乙卯里有兵火復就灰燼獨誦其章奏直欲凌轢鼂賈而予姪所流傳五七言詩奇峭奔軼絶非元美于鱗諸子所能步武公曠世逸才猶可彷彿咳貌焉乃併史籍傳記氏族枝流彙爲二卷凡十篇豈獨卓氏之荆璆抑亦石渠之秘冊天漢之錦章也至如累世朝野之論列祖褒卹之音皆已唏嘘傷悼憑弔英靈而謚議未行苗裔未錄省會未舉特祠夫烈不徇名死不念屬即復褒封崇祀亦屬周粟矣而以斷臂納肝之臣無食德撫厲之典爲善者其懼焉是則表異振揚篤之壬午諸臣之上乃所以慰忠魂于在天厲臣節于來世爾

鍾云起得突兀詫人

鍾小天文敘

英雄舉事多先人一着惟時文以後起者勝此亦然也憶己酉庚戌間予得朱士千子之文而慨之每欲推置先輩之上是時世間共爲楚人

鍾云如此罵人忍人亦不能無恨

之時與予同好者惟鍾子不天耳迨今幾二十年而殘瀋餘瀝皆掇進賢冠以去進賢冠不足奇乃至舉世推重為第一流安有第一流向他人殘瀋餘瀝中作活計者哉大士千子以為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而深憎之因自憎其面目盡棄宿習一變為柳歐諸大家之文如誌公自抉其面忽露四面薩埵相令畫像者無處着手也宇內壇坫之上猶然取其故紙而鑽之不亦悲

鍾云若非師子兒無此衝天志然亦只是以毒攻毒耳

乎乃糞中之蟲俱喪然果天下而先人一着如陳艾者尚局轅下世無牛后之羞令君子無所用其機先之智鍾子乃一洗其陋習直欲攬取曲江之濤而瀰祓之將無復有先時之慮乎然邑犬狂吠時只不能以清微恬淡相先耳若一種神力足以勝之彼亦安足為患如調達縱醉象蹴蹋世尊倘其猝黃面瞿曇孔爾時便當磔為微塵惟乎五指端現五獅子相群象輒骨

薛云指點今昔文心之變而以易名結之快夢雲綵

戰膽破自相蹂躪今日江行諸莿乃是小天獅子游戲時也小天初名開平久墮名場因復自憎遂易今名亦如文字之自憎其夙習云爾

祓園集自序

張云但能拈頭作尾轉實為虛則腐二史廬陵南豐與太玄繁露一一光鮮何須一指一捨可謂向文字中現身

余向謂天啓朝文字有亂臣賊子氣有刀兵氣今果然矣然則河清鳳鳴徵應宜在今日奈何處清明之朝而復為亂世之文乃逆案初定流賊四起憂天之愚正在文字近海內有同心之人稍稍起而和余之說乃其意欲進史而退子以唐宋諸大家為宗而正告于天下以降伏世間之魔胥此自今日應病之藥然而世人處處執着竊恐自今以後又復執藥成病聖賢立義往往一豎一拂請就近日之論而權衡之夫洙泗之宗自有聖諦第一義一種無字真經本在當人眼前呈現若就此中領得則鳥啼花落水綠山青觸處皆本地風光是故治世語言不乖

貢相諸子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咸可皈心何必八玄繁露便足佐讐若逐影尋聲認指捫燭則六經四子亦屬筌蹄酥酪醍醐翻成毒藥何者不是繫驢之橛況盲腐二史以至廬陵南豐諸家似尚不足當眼中金屑也文中之王無過五符八教三藏十二部就中至深至微至玄至妙無過一乘圓極之典然而世尊四十九年既未曾轉法輪則欲覓一字一句了不可得而況其

評云持世之言

它諸子虐焰今有衆力撲之不久當就灰燼余言之既長無煩更喙余特甚愛盲腐二史廬陵南豐以下諸家不敢以水濟水而稍爲之地恐今日推爲登峰造極者它日即于青蓮華中現一泥犁火車之相如無擇獄中所云我欲往中我欲往中者遂將爲法自斃以至爲商鞅旅而周之甕則于情器二世界中應舉當人本具之心性與法界自有之文章以爲宗趣指歸無庸

舍家珍而數它寶稱述盲腐二史廬陵南豐諸大家以爲豫章正派爲也

○譚梁生擬古三十一篇序

此種文字寔癸壬辛壬以前倡爲之然其勝處在象王鼻孔不在馬牛臺鬼也

自儒墨名法陰陽道德以至蕊書貝葉聚如塵沙亘年歲所不能了經生家言如塵沙一點耳文人半生精力銷亡于塵沙中之一點眞如以驥捕鼠以珠抵雀而千古載籍反付之影響疑似間此昭代之公憤儒生之大痛也吾友譚梁

又月記

生獨于一點塵沙中演出無央數塵沙世界自墳典丘索以至百家衆流皆以經生一家盡攝諸法如鼻端奏天樂如指甲中藏飛龍又如陽羨書生吞膠美女種種諸幻隨口吐出自足鞭撻一世凌轢千秋矣然梁生墨妙固不止如此毎見畫家作人物花鳥雖極妍盡態無異兒童妄意韓馬戴牛必有一種超出形似處不止似牛似馬而已昔人受符籙者得驅役羣鬼發符

錄失去便爲鬼所殺梁生才識絶世自足奴僕
命古直如一月現一切水其視六籍七家之文
爲牛爲馬爲群鬼耳文通作賦能于班馬之外
別標新異其擬古諸什皆似雙鷹並擊今以夢
筆授我梁生千載風流遂并入時藝中令世間
得讀梁生文便與周秦漢魏晉唐諸人欵然相
對國朝二百五十年衰靡之運當爲一起然香
象通身皆與獐麃麕鹿同味惟鼻端味不與群

獸等海內有鼻孔撩天如梁生者方識梁生藏
身處耳

阮云說到亂天下在狂猶且攻狂猶以救狂猶直是今世俠明英筆所以知公建賢海

○○張來初行卷序

維古于詞必巳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
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
徂聖伏道絶塞此昌黎起衰濟弱之論也向來
制義以剽賊爲陋天啓一朝獨以剽賊爲奇時
事可知矣因思昔年李溫陵剿擊僞中行左袒

眞狂狷以爲救時之急着文章之道後世所稱
醇乎醇者太半鄉愿廿流而七家十三子醇疵
互見此亦文中之狂狷也乃向來勦襲時文者
多以鄉愿假中行而近時勦襲諸子者咸以盜
賊假狂狷則今日亂天下者不在鄉愿而在狂
狷我輩救時之論不在攻鄉愿以救中行而在
攻狂狷以救狂狷其蒿目而與余爲同心之言
者惟來初耳來初詩賦制義無不眞妙世間雅

俗之辨或筆或匿來初則笙簫之清轉也或爲
家雞或爲野鶩來初則鸞翮之孤騫也而余獨
慮其不售疑眞文之不足飽俗目耳來初乃以
不售之言爲知己出闈之日亦自誦其文而悔
其言之太眞也既則此中眞士率遭擯落而來
初獨售余謂來初世間眞狂狷之流千載之下
高山仰止而當世恭有能容之者始猶如摩詰
所云白眼看他世上淡繼乃如少陵所云途窮

反遭俗眼白此才士所以拊心而自悲也而予卒以眞遇豈天心厭亂將所稱聖代復隆古垂衣貴淸眞耶則又何以僞售者十九而慕羶逐臭者盈天下也嗟乎此世界本名凡聖同居故眞士亦售亦不售僞士亦售亦不售如來初所謂君子羸得爲君子余向者之論不失如來初知已而猶未爲今日主司之知已也

董云攻狂狷一論不獨今日時文一太醫王且令千載奇士羞與贋鼎爲伍悲憤地下者忽聞此言不覺破涕而笑神仙金石藥可殺三尸蟲然誤中金石毒者又須以葵汁下之此文亦李溫陵著述中一斗葵汁也至以凡聖同居相証而謂世間枉了做小人尤妙于輕詆足令人人自慚

○○葉司成傳稿序

國家舉天下英雄束之枯管三寸之內又束以

經生一家之言取其斷斷無用者陰奪其氣而弱其骨以寓銷鋒鏑放馬牛之意至深遠也乃一旦有事必將誤於經生之手天念國將多事乃生一種豪駿雄傑之士混迹經生中進而主持世運而於毛頴露其端則必不屑爲粉白黛綠之色鄭衛桑間之音而亦不至作瘖啞叱咤洶洶拳拳之態如吾師曾城先生之文是已先生之文上遡二百五十年間如華蕚之已吐如夔蕤之既醅如鷹隼之出鷇無論震澤毘陵但存正始未闢門庭卽慶曆大家如震川之精宏思泉之俳宕復所之湛深海若之奇恣皆與先生氣骨相類猶似未能登天游霧鞭風策霆以極文人之致而小劫于先生盖當神宗晩年邊塞震盪官閫驚疑門戶鬬諍之日乃篤生偉人以憑翼之爲河淸鳳鳴之先驅人文最盛而先生其最著故其文於山爲泰華終南於水爲瞿

奇文不覔而腐舌更儀文至癸丑可謂得雅送之合局而丙辰頃發還醇一議石壓符出蓮至横演非先生之髙深孰

僅砥其類者運何發心如拔不禁俛仰許

塘灔澦於聲音為禰提高筑乎古文辭為游俠貨殖諸傳劒閣蜀道諸篇文章之妙止矣乃十年以來或欲逆駕而上之於是為戈矛之氣叫號之聲相與衝突撞擊而不可止嗟乎向來時文中一種肩羔膝之人治世之小人也今日一種豺聲蜂目之人亂世之反賊也諂臣媚子尚可包含于治世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實當今之妖孽與秦寇黔賊比而流毒矣然推篤肩羔膝之人拾人殘唾以博青紫尚欲以此殘唾雲溉來者一字一句目所未見便共為吳牛之喘蜀犬之吠于是豺聲蜂目之人乃怒目切齒攘臂而起使先生以曠世逸才收文人之心而稱邪魔之鬼此輩又何能為蓋經邦戡亂總非腐儒所辦國家以正文體屬之腐儒誤矣然則跼文壇而持世運非先生誰與歸先生渣南國學國學自貲監例闕沐猴而冠幾無人理先生風氣所召智眼所收使桃梗土偶之中頓有生氣殆不減林宗子將諸人而更具四時之氣開三面之網故余以連蹇不偶之人素無根底之容一進試牘而受特達之知命以天下高才厚稿之士昔人言王公大人不可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先生為才學識三者之宗經緯天人自足千載于文字已露一斑又何以貧賤之士為先生之文自不臏房稿同腐因評次十一為天下觀憶吾友與先生同籍者胡休仲如長史潑墨繆當時如伏波據鞍黃經甫如長鯨吸川周季侯如秋花照水張宗曉如仙史弄簫陸羽明如秦川製錦周玉繩如何郎揮麈皆極一時名賢之盛嗣將拔其不腐之文合茲集以施于後世如河嶽英靈中興間氣諸集云爾

王季長文稿序

向來從俗浮沉之人類爲攀拳曲跽俛仰柔媚之態以取憐于世世亦爭便之于是雄傑之士傲然不肯類同于羣碎而世未免側目相盻近日乃習爲浮氣大聲展轉勦襲于是才人亦逐臭于其間而不能自止相與爲囂凌詬誶之語戈矛劍戟之氣識者知爲亂世之文國運其衰矣嗟乎風會遷流文心日熾固不必復短褐椎髻襲先輩衣冠至于神理法脉不復知爲何物而下同于村媪之呌詈兒童之鬬諍以此爲奇何奇之有余謂今日奇士正當應病與藥一反其鵙帝鬼嘯之習爲鳳跂龍拏之勢如吾友季長之文是巳季長之文清圓眞正神理法脈無所不合而未嘗不具無窮之變化其恢奇精傑之氣隱隱蘊釀于毫端今春余數晤張侗初先生于白門公署屢推季長爲今日宗匠比季長以里選試于燕董玄宰先生嘆服其闈牘以爲不可有二然竟下第而歸其闈牘未嘗不受知于主司以得卷甚遲取數巳盈首篇爲謄錄者錯誤不能句雖惋惜不及查對余於南闈實與季長同病盖南闈閱國學卷輙攢眉蹙頞忽忽不以爲意不幸厠身雍塈即不得自比于人一也謄錄攫金于市暗相標記其不輸金者則錯誤萬端二也又不得與輸金之子旅進而迸迸殿其後主司批閱既畢倦于變置三也具此三者雖才如班馬不能自前而所爲夸人淺人習于大聲浮氣不復知有淸圓眞正之風格又無論矣乃季長既受知于先輩以爲文人之雄而此畨落卷亦復傾動長安則江上芙蓉不當與天上碧桃並艶耶

蕪園慢世草引

余初識馮長卿于白門白門鶯花寥寂余兩人接袂聯臂作悲憤慿弔之歌秦淮流水皆爲嗚

昆華云睠焉顧之潸焉出涕

咽余潦倒東歸寄跡水一方竟成遠別以至于今乃余自辛亥北遊遂別水一方亦如與長卿數載廓落矣榔枝漸長桐陰如盖扳枝靴條慨然興懷因憶二十年以來花朝月夕雨檻雪窓與夫春女秋士留連轉泛慷慨涕洟之事此園更歷幾盡我輩頭顱如此於人生升沉聚散死生哀樂之感亦與此無情草木同歷其變荒凉淪落情景宜何如耶因與長卿箕踞水邊相顧

痛飲得盡發長卿奚囊長卿才情有餘其詩文皆流麗酣暢如醉僧圖潑墨畫制義更寓清微委婉於筆墨淋漓之外此則如吳興山水遠岫揚蛾澄湖剪練令人更徘徊而不能去矣適丁叔潛孫超餘自超山來集相與攪擷于蘆漪花港霞光蓮影間數年以來得友朋聚首如此者蓋無幾夕也恨超餘將歸雪笠叔潛將客金陵長卿復以慢世不偶將抗筴燕薊余獨縶縶苦

蒔云可謂一往有深情

塊如今夕者又未知何時可續遊也士困于貧賤即去就合離不能自計聊書此日情事以爲別後相思之資耳

徐云敘述如畫恐畫亦不能如許活現

○○○惲道生文序

蓮云此皆才士傷心涅淚之言

余嘗謂道生士生斯世嘗嗽六藝之芳潤糊諸子百家之英華衡量數千載以來之故蹟天步艱難蜂屯蟻聚則提三尺劍爲國討賊廓淸妖氛不則放曠山水徜徉自恣又上之棄家學道栖息禪玄二宗探取第一義諦或名根深重不能忘情于千秋業則把臂往古而游戲著作之林不然而讖緯壬遁以至博奕摴蒲各究一技丈夫何所不可而殫心一酸陋舉子業以糊顆此迂腐世界爲也及讀道生歲寒諸篇則太華百氏以至蒐稗衆技靡不獻奇楮墨間以此觀山川則太行孟諸也以此爲甲兵則含光承影也

文六只此文中便有七縱七擒作家

以此爲詞賦則湘纍之逸響也以此爲傳記則逸民之別史英雄之外紀也以此爲玄言寄諦則瓔笈垂芒之書龍宮半偈之文也昔有一人擔一籠子可受升餘路遇書生求寄籠内隨于口中吐出一女端正妙好并諸種種器物飲食既共食已書生便睡女便口中吐出一丈夫共食三人非小籠子非大共居其中全不逼窄重重相容而無障礙法苑舉此以表毘盧法界今

董云弍爲舉子業作增上緣

道生于文字中偶拈一體一體中偶拈一題而含具衆妙豈非一攝一切而主伴互持者耶制義之中即具帝網無盡諸門是不可有二而亦不可無一余乃撫卷太息曰余失言余失言向者早劣此道非爲道生言之也

〇彭日升文序

薛云本欲庇他人之脊下而反

吾友趙子無聲常爲憤世之雄譚以八股原無定體都無可正又主司不知云何是體云何是

受其毒世間如此類者不少昔王涯有一貧中表饑東召不至一至遂文廿露之禍可爲古風依草者炯戒

正不正而烏乎正且文之腐爛莫如舉子業即正矣於國事奚裨則亦不必正也嗟乎國家以正文體爲功令而但就方圓瘠肥尺寸膚肉間以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爲堅白異同之嗚柰何不舉物論而齊之若夫舍體而論神舍奇正而論邪正且又舍文而論人則今日之舉業即他日之奏議也制誥也票擬也古文辭也其回遹潰亂之氣詛呪魘魅之毒將來刀兵刼中若

徐云鷄犬金丹二翁匪夷所思文人筆端幻化如是

輩且以肝腦首攖其鋒生心害事人將相食前車不遠可覆而按烏可以目前進賢冠之得失論耶或曰今日之孽秖十餘年習氣使然此拾他家殘唾耳未必生於其心也子言不已甚乎曰亦有不生于心而食其報者劉氏之鷄犬不識金丹何物而飛昇天際他人之餘慶也長平之卒未嘗人人渠魁而畢命坑裹他人之餘殃也今世文壇亦有厭亂者而尚有貪亂者不識

其不爲劉氏雞犬而顧爲長平坑卒者何也瀨渚彭子日升以畫舫近秇相遺其奔逸絕塵之致殆欲障百川而東之然而未嘗用兵止兵與世人爲蠻觸也一種韶音令辭便足與醒人間渴睡如游天表而俯下盼唱言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纍盖豈特天上之雞鳴抑亦雲端之鶴語矣余閉門而隱汝山一切時賢臧否亦如趙子謝事置不復論因快覩彭子之文不能自禁而復逗漏如許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〇吳無咎制義序

熹廟御極以來十五國賢書三百進賢冠房稿與三朝要典並行于世故邪正臧否一時淆亂其中豈無眞正奇士而文壇持論是非倒置往往以嫫母爲艷而鉛刀爲銛是以一切文字皆爲魔所攝持盖氣運使然今逆案既定周道如砥龍飛初載英俊聿興即尚有餘孽亦猶逆璫遺漏當如王言所云悉斬葛藤赦而不究者乃或者深求脅從之罪既不能開一面之網而若輩猶復恃咆哮鬭諍之氣怙而不悛朝廷之水火方息文章之門戶復興眞世道之厄運也昨歲無異大師赴偶然居士之請說法南都余于會上結文字緣者二人皆出吳氏一門客卿先生方外著述深入性海以其餘閒爲經生家言

薛云逗漏消息亦在筆紙之外

若釆眞諸集非近代文人所敢望崖無咎學術與客卿先生如水乳合向一大事因緣眞參實究所爲詞賦制義一片光明俱從自性流露眞足照耀大千世界與他才士朝華夕秀都復不同今觀其筆墨之中自有眞際如春在枝頭仙人在彩雲影裏覽者試于此處着眼則一瞳目光透過紙背庶幾遇之若於語句上摸索如世間所指孰爲揚董孰爲韓歐劍去久矣嗟乎學

者不置力本根銷歸自性而尋枝摘葉向他家覔活計即如近日文壇救時之策退子而進史賤六朝而貴唐宋諸家亦何足以起衰匡運乎哉舟次江上爲翻閱數過刪定十首因自舉大白據舷而歌長句以亂之歌日天啓年來冠盜竊據之文濵與三朝要典同焚却嗚呼亂臣賊子之媒妁賊寇璫豎暨房書三者相依難斯作余憶當時曾一言萊陽豫章應膽落龍興士氣

何濟明猶餘殘妖剩孽蒼蠅聲安得真正文人起而振王略却教昔年老弱今日強梁一時披靡如秋籜國運艱危當勿藥

○花隱編序

嘗於詩賦傳記中得見千古佳人每描畫一語便足驚魂動魄吾目中所見求一影響相似者畧不可得豈古今人才懸絕至是意美人肌體乃不如文士筆墨較爲靈異耳余十年來作客兩都於故里佳冶多所未見及讀德符花隱集知平康妖艶大異當年豈一時風氣獨盛或德符筆墨之妙如月光花氣能益人顔色耶余嘗言天下山川爲從來游記蒙蔽面目得石公作記如春雨初過千山娟秀今坊刻中妓帖花案諸書鄙穢莫當德符獨以風雅盪滌之諸姬遇此如太真初浴温泉足消煩暑又似趙后爲輕風所襲便欲飛去時筆墨之靈能使諸姬引年

薛云簡點諸花忽以天素結之如漁郎棹窮忽見山川林屋

于千秋矣至如當今林天素畫極超逸自是倪元鎮黃子久一流人嘗與玄宰先生言詩至薛洪度畫至天素具有名士風流然詩女尚可多得古來閨秀稍工蘭竹耳能爲山水逸格者從來未有天素自足獨擅千古領袖茲集後有披攬輿懷驚魂動魄者必我天素耳

○丁叔潛行草序

今世文人粉白黛綠之婦人耳燕趙多佳人美

者顏如玉則目之于色有同美焉若墉城玉臺之姝虎齒披髮則人弗好若倚門賣笑之態則有好有弗好而墉城玉臺之姝或不得與爭妍而取憐惟衆情所同美則可以無風鬟霧髩之嗟余友丁叔潛以墉城玉臺之仙姿復能爲燕姬趙女之嚴飾而復絶去倚門賣笑之陋習所以天下皆知其姣也余昔見燕趙婦人惡其風氣聲色臭味之好每與人殊是以文不偶世叔

評云詼諧多微詞

潛負傾城傾國之姿余即不愛燕趙能不愛李夫人乎乃叔潛與余居雪笠數年自謂如水火相濟余曰是不然予文增之太長減之太短傅粉太白塗朱太赤令人魂銷心死而人能禁若夫天女微妙天人躭着至爲牛領蟲脫使降于人間其長亘數由旬人必駭而走耳余則不但如是直是形如蒙倛面如斷蘭難乎免于今之世矣[illegible]

◎查公度稿序

韓子之言曰人之壞元氣陰陽也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如蟲之生而物乃壞故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則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嗟乎是言可以慰文人窮愁歷落之悲歎矣吾乃爲廣其說彼所爲壞元氣者墾草伐林鑿泉竅墓其所戕賊天地之邪廓也此如殘其肢體而神明不傷若文章之士其扶摘剽剝窮其情狀過于漁畋者天地之菁華也此如刺其咽喉搥其臟腑爲天之仇不已甚乎是以富貴福澤往往被之愚癡輩而靳于才士蓋愚癡之膺寵錫不過以其身爲溝壑若才士得時而駕則爲蛟爲螭不知其所變化將以陶鑄陰陽而揮斥八極者富亦造化之所太釁也余同人中最欽重者無如公度查子而同困于蒿萊猶憶辛卯之秋與趙退之鍾小天金

正希輩同試雍中是時公度受知于羅湘中先生猶余之受知于葉曾城先生也然而國士之遇偏得之雍中而不得之闈中秋後踉蹌散去今年春余杜門祴園公度適自南來假息此中捉筆相向便有感時撫事之悲公度風華文采掩映一世而久淹驥足將無抉擿菁華爲佻于天地耶而公度且以高才績學湛深經術爲大愚憃嘻吾方以文人之剽刹乎陰陽元氣者猶虫蝎之食齧攻穴于果蓏以繁息爲不祥而無所用其怨且呼也是豪駿慧辨之所聽熒也使果愚人之心則天地將以爲功而受賞必大矣老子不云乎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

蔣云公度視之可以破涕爲笑

〇吕白榆問水四編序

海内佳山水如文人散處四方令人聞聲而相思乃其靈異之氣蔚爲人物亦與山水相似故泰華之奇險終南之莽蕩峨眉之高寒匡廬之

徐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讀此覺西湖桃李亦自歷歷白榆先生花福也遭何先生文福也

深秀武夷之幽曲鍾山之雄踞瀟湘之清遠巫山之妖冶林屋之縹緲灩澦之突怒正如千古文人離奇變怪各極其致而其風氣所鍾每各得其所近故自三代以來四方人物無不肖其山川林壑之性情或得其膚或得其骨或得其髓如嬰兒之類慈母亦如朋友之各從其氣類如是而已吾郡有錢江之悲壯西湖之澹蕩絶無詭曼鉛粉之氣而以文每不相似豈此中山川獨無異産或負騏驥之才乃挽鹽車上太行不遇伯樂一顧而哀鳴汗血不得仰天蹄地而感知已者當代豈無其人使文人之文能如山光水態不待拂拭而後見則古今才士何至崎嶇歷落而不可問耶乃白榆先生課士湖上舉一切詭曼鉛粉之氣俱以江上怒濤湖頭流水振惕滌浣之逾年而士習殆爲一變余十年來往來燕山白門間今歲方得掩關南屏見湖上

薛云排奡古人處自有一種佳色隱隱看字間使香山子瞻不得不拜

山川如逢舊友又喜見山水佳氣沁入文字中因思香山子瞻能濬湖築堤栽花種柳爲湖山增色不能令杭俗人士筆心墨性與湖山相映帶轉令人追尋當年一種欽陷意兩公治郡不免敲朴簿書之煩唐突西子白榆日擁一青氈與西湖作縞帶交無囂煩倥偬以損懷抱故於山水之喜怒文士之嗜欲能各極其所至如伯樂之過冀北耳

薛云予亦嘗序曾餘封此如蝦蟆之御能也

鋤齋詩義序

詩之本在聲魏得雅樂僅存騶虞以下四篇至晉而盡亡今惟誦其文耳乃詩人之旨又不在有文字處而在無文字處如山之有光水之有態花之有韻寒暑之中于肌膚岩穴之蒸爲雲氣其所以感人者甚微殆非思議可到瞿曇所云四十年未嘗說一字柱下所謂鑿戸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乃大類之是以詩人之言

黃云詩家金鍼

每旁見側出而不可方物讀詩者每爽猶展轉而不可終窮則詩中仍有自然之聲瞽史雖亡而聲詩未絕也試觀諸經所舉之詩往往廢形而用神全是活句都無定法商賜二傳中亦褒譏不倫甲乙互見如九方之相馬彼云牝而黃此云牡而驪乃說詩之榜樣也世因矛盾並列遂疑眞贋雜陳然金剛一經或以爲十八住或以爲二十七疑陰符一經或以爲兵機或以爲

修煉或以爲鬼神將無同乎是則一切載籍尚當觸類而觀而況于詩乃齊魯燕趙諸家參差醇駁猶可互稽漢宋以後遂以定法與人其懿一漚以盡瀛渤矣國朝局以制舉一體震澤毘陵而後所云風雅法脉無非學一先生之言蹲坐于中如檻猿籠鳥而爾來川壅而潰傷人寔多遂爲譎詭狡獪之言以逞其山魈木魅之技若神龍飛潛出沒變現無端可爲蜓爲蛤亦可

超雲霞而踞昊蒼也安肯落人間籠檻而亦何
歪與魅魑爭光從來立言三家曰性命曰經濟
三者于詩猶爲魚之筌兎之蹄斲輪翁之糟粕
也乃斤斤奇平升降之會如昔之拘文牽俗而
今之裂冠毀冕與詩人有何交涉耶然而莫謂
三百篇后遂無詩人也一切勞人思婦販夫牧
豎之謠旣得列而爲經經亦何必自聖人作令
旧應制之文有能離文字之相而會聲歌之妙
如山之光水之態花之韻寒暑之中于肌膚若
穴之蒸爲雲氣若我曾餘者始可與言詩已矣

禊園近業序

千古文人擅雕龍綉虎之奇則必有鏤金琢玉
之巧而自不得不隨世代爲古今故唐宋不漢
若漢不周若如世間金玉錦綉之物無不如是
盖器也而非道也乃亦有不雕不綉不鏤不琢
而得之者則古今不能範圍技而進乎道矣本
朝王李諸家不欲涉唐宋以下一字此其爲案
有不得不升降于世代者若夫周之蒙莊漢之
腐史唐宋之昌黎眉山則安得而古今之蓋文
章之道奇者如泰華平者如大地是不過微塵
之所聚土石之所積耳其負載此塵土者香水
海也負載此香水海者風輪也此天一之所生
意氣之所作無一塵一土凝聚其間故可主持
世界終古輪轉而不墜則天下之有大力者莫

徐云閣淡墨汁其香水海乎筆下之轆轆其風輪乎

水與風若所爲風行水上宇宙自然之文也乃
負載此風與水者又莫如虛空華藏之起滅于
虛空如海一漚耳天啓一朝之文刻畫太玄繁
露頓令虛空㕡塞轉眼成塵吾友吳子翮氏一
洗而空之故濂洛之宗旨成弘之衣鉢其中正
法眼藏本自無法可傳但于空明之中了了默
契而已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覆而墜地撥胸
中有萬卷書此千古文人所同也若筆下無一

靜云每點一義山飛海立眞正孔論密非之文

點塵則文人不能盡然惟心空及第之人能銷文字爲月性乃可着萬卷于胸中如須彌之藏于芥子而都無障礙方不受文書奴之色目余嘗言文人之白戰不持寸鐵猶釋氏之白法不受一塵彼台宗諦觀曰眞曰空曰俗曰假所云俗也假也畢竟塵勞邊事耳非俗假之當遠離也必從眞入俗從空出假于是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而不妨頭出頭沒于塵勞之中是故一眞一

漢月云但知兩土一般非謗淨土人便當如證如證

切眞無俗而不眞一空一切空無假而不空文人而有得于眞空之理然后有無雙遣權寔并融相卽相非二邊叵得則無一色一香而非第一義諦矣

○○○雲棲辦香序

世人不信有凡夫則已信有凡夫而不信有諸佛可乎不信有諸佛則已信有諸佛而不信有諸佛國土可乎不信有國土則已信有此土而

無用云標宗引教破盡疑城此淨域之宗風亦禪林之實所

不信有彼土信有穢土而不信有淨土可乎華嚴爲一乘圓教而此西方一土於帝網千珠中拈示一珠正衆生自清淨心中常寂光土也淨名大士示唯心淨土爲實淨土而此西方一土正由心造正法藏菩薩成佛時一種心淨衆生來生其國也禪宗無佛無土一切蕩掃而此西方一土正與此方世界同是如夢如幻空無所有也柰何常見執穢謗淨斷見撥有墮空而不

信從空出假非空非假之淨佛國土耶不信淨佛國土則不知眞際所詣一切教乘都無涯涘一切衆生都爲旅泊如衆流之不皈於海落葉之不皈于根而不識諸人家鄕田地大寂滅場矣乃蓮宗諸經勝妙菩提無過小本而不諳其玄旨抉其密義則何從而知念佛三昧爲無邊海藏門何從而知專念彌陀爲無上深妙禪則亦何從而知此經爲三藏五教之第一義諦而

無用云此一種及有生路是大善知識語

袁華云華嚴亦有客本當知此種文句不妨揀擇

安身立命之眞歟手處耶如是則雖崛強而不肯信驚疑而不敢信焉亦未爲不可也惟我雲棲大師善說此經令人不得不信則自不得不發願而起行不必勸信勸願而勸行矣而余更于蓮池中酌取一滴以单逗我輩一機亦如此經于諸佛中偏揀一佛于諸佛土中偏揀一土于諸念佛門中偏揀一門以爲神棲安養之捷法令他年蓮胎中骨肉兄弟同坐道場成正覺

潭吉云世間出世間都敍第一換手

時必不能忘此導師云爾

漢月云手持金剛寶劔將淨業家廉纖絡索語一刀剖斷是俊鷹是快鶻是帶角虎

○壽程母七十序

尼山正燕享會朝宗廟之樂而首以淑女何居經言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又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是故閨房之秀而攬風化之權寔本于女行也溯而上之如姜嫄簡狄所從來深遠矣乃知陽倡而陰和此所語于尋常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之婦人耳若狄之鳦嫄之武姒之雎鳩非女子而識倡乎乃至閭閻閨閫中女先之以雞鳴而士申之以昧旦又非女子而職倡乎余讀眉公之贊程母云母事寡姑女中之閔薛也封股而甦所天女中之介綏也解推于閭井之啼饑而號寒者女中之朱家郭解也遺女之矜禍孤叔之熊丸皆需給于嫂氏女中之義門也

趙云切中千古婦人膏肓之病

撫遺孤而不墜其家聲女中之程嬰也此亦古今奇偉丈夫矣然其中乃復有難易之辨余嘗言婦有三習曰事舅姑不如父母也撫他子不若己子也能事佛求福檀波塔寺而不能息貪止諍等施怨親也是故各夫其夫而子其子雖碩德懿行猶是人情之常惟舅與姑則曰它人之父母也惟舅姑之諸孤則曰他人之遺體也惟道塗之緩急則曰它人之當厄也若能如母

之婦而女則記不云孝衰于妻子矣能如母之嫂而母則古孤兒之謡不云寄語地下父母兒嫂難與久居矣能如母之婦而俠則豚肩不掩豆而三千人待以舉火者不爲絶德矣然而其中乃復有本迹之辨盖母晩年尤皈心浮屠氏余聞浮屠之教以孝爲本故浄土三福首稱孝事而寳藏亦言能盡孝者釋迦文佛在汝家中如睒魔大士之救父難慈心童子之脫火輪是

余云梵網要語亦是三藏綱宗

孝我色身父母也上承下化功德周隆恒順衆生萬法俱備是孝我法身父母也今母善事他人之父母以及他人之遺體以及乾父坤母之遺體之顛連無告者則不特孝事此生父母而且孝事歴刧眷屬豈非六度兼修一切不逆以究竟此色養者哉母一孝而萬行具此金仙氏長生之訣也乃因嗣君午止之請而次其語以爲序

毛云縱横顛越廓然無碍總無形似不復規繩此等文古今合并可得百篇否

流籬集卷十一

序二

○○○胥山集序

余嘗著花史以牡丹之肥癡木樨之酷烈爲花魔謂足蠱魅男女也然亦與佛齊肩方稱魔力耳蓮花之解衣盤礴梨花桃花之放誕滑稽皆稱花俠蓮之不列于佛桃之不列于魔以其氣豪耳若幽蘭秋海棠氷僊梅花籬菊之屬命爲

薛云可謂花之總持

花隱以其冰肌玉骨露頰風鬟爲花中列仙也花品至此止矣然每見孤松着花如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以至栁花之蕩爲飛絮蕉花之秀于晴雪茗花之發于寒蘂桐花之褭于清露蘆花蓼花之搖曳于秋渚爲香爲非香爲色爲非色亦復爲花爲非花此中擬思不得着解不得吾不知其名名之曰禪嘗以文人擬之則三都兩京太玄繁露之流濃雲毒霧令人醉生夢死于

屠長卿所遺鉅文類俠然其中未免有雜并王覺斯性好宏偉不喜世說則座上無幽蘭花矣入月記

中以當牡丹木樨之氣韻若墨翟荀况管夷吾列禦寇莊周屈平王栩曹操司馬遷李白輩有風雨晦冥震雷掣電之氣此千古大俠烈也若劉伶阮籍嵇康王羲之劉義慶陶弘景蕚綠華輩負孤鶴横空明月獨舉之姿可名爲隱若禪悅之妙則尹喜陶潛王維輩擅其全味然亦處處有之不特寄位隱士俠客之林亦可現身魔胃但如石火電光瞥然一露貶得眼來千里萬

沈云花間吊古泉下寫生筆筆流艷幾使我破涕而笑

里今止借三家指出宗旨如世尊偶拈一花諸人可于塵塵剎剎中各各自領會去固不必升座普說方云是禪亦不必桂弓倚劍方云是俠草衣木食方云是隱聲憨色飽方云是魔也吾友丁夢佳詩文與肥癡酷烈固自相反其玄悟類禪然是靈山會外散聖耳其英靈類俠然是荊聶之別派如空空兒聶隱娘輩耳其禪與俠皆當攝入隱中香韻色趣種種幽異參差輕重

徐云文人胷中自有大帳簿莫言花様不同

孤逈絶羣通體是山蘭爲骨若閩蘭端整擁衛似周處士向北山應聘鳴騶入谷時已稍稍不類乃又有一種旖旎似水仙一種妖冶似秋海棠一種冷落似菊一種古淡似梅然幽蘭惟山谷無人處最芳着意聞之便不可復得一經市肆貿來移入盆盎雖少女同種性自不懌秋海棠人以手觸之葉輙飄墜菊花爲人排列座側風氣頓異籬落間梅花水仙香氣沁入骨髓而去人甚遠不似他花可以和而爲蔬蒸而成露如澤雉之不堪畜乎籠中幽人之不堪紆朱衣着進賢冠也余與夢佳別十三年矣夢佳歿十年而秀初拾其奚囊中殘膏賸馥舉以示人瓣瓣是香亦點點是淚矣余亦將搜亡友管儇客李超無張賓王宋比玉鄒公履邵子宓傳遠度范東生諸子之文以傳于後世

秀初云此文奇絶眞禪眞俠眞仙眞太史公若禪仍是禪俠仍是俠仙仍是仙太史公仍是太史公豈不村俗煞人耶

徐云西園雅集圖得襄陽一記儼然未散乃知作者此與千古德酧

○五日詩序

江南妖冶之地無過秦淮秦淮以五日勝乃通國若狂而投詩贈汨羅者浸淫充棟亦一厄也追憶是日之可吊者五君我輩每逢歡場輙深懷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便欲愴然泣下則五君同一傷悼何獨屈子故創爲憑吊五君之詩爲千古五日所未有國中屬和者二人而已比玉則高若山峙變若雲蒸啓美則幽若春澗澹若秋花各極文人之態其他競渡詩屬事連類者數百首已屬友人別爲集茲勿録也秦淮上元無燈燈偏盛于是夕火樹月容睒射于嵐光水影中使以殿脚女易諸惡少年便足魂消魄化乃期諸君能爲險韻者夜分更酌覓句欽崎歷落如墮天際其爲詞宗音響者勿録也

錢云破除俗艷洗發奇妍端類有此

唐云事事各樣郁俗世人不怪

屬和者二十有六人。淮以地靈。亦湏天人助發。其勝天時。佳絕在夜半以後。雖朝暮不如暮境未寂朝暝太促耳。若曲中之奇艷。不在諸妓。而在諸婦。此其故不可觧。故余倡竹枝畧紀天人之勝。而其它民謡土風。聽諸君廣陳之。各就性情所至衝口而出。漸近自然。其文采。如絕句。俚鄙如打棗竿劈破玉者。勿錄也。屬和者十有八人。公履謂余鬚眉男子。何事作婦人語。余謂三

百篇首關雎。豈非婦人語耶。詞中採俗觀風。如半是良家半是娼。已幾風人規諷之句。又進而曰娼女良家兩不分。又進而曰當年悔不嫁青樓。譏刺太甚。自是竹枝本色。獨有青樓寂慘悽。稍似曲終奏雅耳。嗟乎。塵緣碌碌。觸事惆悵。雖有勝情。昌勝愁緒。何日向海外三峰。作遊仙詞。蓮花世界。作淨行詩耶。

一〇　五日詩第二序

薛云芝蘇通鑑中所無便捧頭不信即證三有三亦非想當然而汞叔因已疑之矣予不捧腹人為進句引濟一笑

余見五日社詩濫觴已極。諸君強余操筆。因戲拈新題聊以發思古之幽情。不敢以告人也。適比玉啓美見而和之。俄而南中詞人共譁以五君首介子為誤用寒食事。又云競渡弔屈不聞始自句踐。咸欲詰所從來。余曰憶少時讀史。周制司烜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故不因介子。五日斷火。則始文公。世乃誤傳寒食耳。若越王則似是稱覇後。從瑯琊望東海事。衆又疑

老云跌癖人多彊辯如魔婦善妬

野史雜紀傳訛不足信。因歷舉正史數種。衆云未見。又歷舉市肆所有數種。衆又相顧不應。乃請其可信之書。因惟初學記藝文類聚白孔六帖諸書耳。余輩已遍篋無有也。時旅舍無書無以置對。遂令人往肆中覓初學記併類聚來。其五日第一則即介子。兼有句踐事。客乃默然而慚。余曰寒食之與端午。楚之與越。諸君自謂能辨而疑詩題之誤矣。乃就中尚多可疑。如子綏

與子推諸君亦能辨之耶又并州俗以五月自
作飲食餉神及五色新盤問遺不爲介忌復似
禁烟不始重耳何耶又盲史腐史並無子綏焚
骸事將如東漢無子雲耶又越師習流爲是流
宥五刑爲是舟師潛涉耶又競渡之始爲是俊
士君子爲是樓船之卒戈船之死士耶又肝以
五月逆濤旬有七日娥哀號赴江乃典錄何以
屬五日耶又唐千秋節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大

衍曆亦獻自八月端午則中秋與端午亦有辨
耶又五日事如胡如王如陳如李此類尚多諸
君亦曾悉疑之耶種種不疑而獨疑詩題之誤
何也客又黙然而慚嗟乎市肆所有豈是祕書
何必探奇嗜古之士乃能知之若介子之爲寒
食競渡之始荆楚此市井小兒所共知乃欲是
彼而非此眼前一二事尚致譏訕脫更用經史
奇與事又當何如然則詩文之佳惡人品之妍

媸又何能向人論列不至如矮人觀場盲人覘
五色者幾希矣我輩胸臆藏之胷懷又安得如
市肆中物舉以示人使客慚而退也時座客疑
五君之中于世間若有所指此等訛言更屬可
鄙一時弔古興懷何與時事何爲強作解事自
生枝節如客所言必止于弔屈而後可何其陋
也蜀雪本不奇而蜀犬自以爲奇何惟狺狺羣
吠而不可止耶昔退之勸長吉舉進士衆共毀

徐云既有余根辯[illegible]一源不可[illegible]此辨析

之以賀父諱晉肅賀不得舉進士退之與長吉
且得罪而爲文以觧之進之非晉豈須深辨即
欲諱進與舉進士有何交涉退之似與村媪爭
說無丈夫氣今閱其文尚多可咲余既受長吉
之謗而并累兩君有退之之譏不得不爲兩君
爲可笑之文以觧之然余亦悔之矣但隨衆作
競渡詩一首諸君必不相誚又何必爲此多事
而余終弗能也乃合社中聯句與竹枝詞示人

人見此譏訕必更多端惜余不及聞不能一一解嘲耳

○孤征草序

譚云詩字畫法都成獨得之論

余於詩不甚喜初盛尤不喜初盛中數首最著者於書法不甚喜晉於畫未及見唐以前筆顧不甚喜宋此種嗜好於世不類於吾浙更不類潛夫少工畫與其小阮漢陽守殆不可辨既乃以詩情字法問業於余余卒胸臆而語潛夫天性矯捷一往得其勝會少時而業成即余子弟輩未及知也而世人已識之或以爲字類哀冊又類争座七言古則類昌谷又或以爲詩字皆類余漢陽畫倣宋院本潛夫盡棄去人或謂類子久或類元鎮乃余實無定法與人潛夫自學焉而得其所近耳然世人絶不愛余者亦知愛潛夫其詈余者或并詈潛夫矣潛夫獨自喜以爲文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一切誇譽

胡云昌谷老去哇徑此又闢邪昌谷一徑

直聽之而已今字畫非此集所能見不具論其所爲昌谷詩者具在余毎語潛夫昌谷別有詩路近如會稽刻本種種詮解貫串固是俗漢若路徑本隔而攀緣騰躍不求通達拾其狂花病葉鮮砌成篇徒在門外東跳西跱耳斷如復斷若風吹雲是其奴僕命騷處然亦如叚善本之琵琶能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夙習然后可授耳

○癸酉閩牘自序

徐云語語是棘針能令處女心痛

譚云南都之不能容一才士如此

余蹶足南閩羈栖山中者十餘載今歲葉曾城先生促予偕嗣君潛之從業而北是時趨退之洪載之李小有查公度皆先後行予亦命駕將發矣會山居盗賊群起毀我廬舎一時赤燐玄螽往來侊侊兢相搏噬既遭削迹伐木之禍不能又渡桑乾而并州亦片地復有黍離稷苗之悲躑躅去留都無倦泊藉富事護持棘闈之役

已于事而蔢然惝惝然抱影旅舍與鍾小天唏嘘相對若天樂之藏于鼻端而應龍之潛于指甲也迨賓與之會余猶從案牘賫訊中遥聞吻吻鹿鳴之聲如在天上郄憶每年被放猶得浪跡江山以療煩惑何至作湘纍掩泣態即今日東方未明猶擬自沉淵中奮翼雲際此時遂如水覆地如雨絶天於是徘徊中庭自相吊唁不覺魂魄放佚乃婺源令君劉公用潛高軒忽過

云子文乃笑瀛郭公所甄錄也吾拔一首卷最爲奇士而失郄后場悒悒不樂遂向他房遍覓冀可以敵此者得子文乃驚喜攫去已呈總裁蔣公擬置第一矣而總裁丁公反覆商確終以首義大奇慮其驚衆欲稍後之而余不可竟置乙榜余與笑瀛爭之不得咨嗟數久至今不能去留懷也因衆其闈牘猶能成誦余自惟半生擯落當世咸疑爲過奇不售然向來闈中寔未

評云此猶可以迸淚亦可以起舞此語可以解嘲亦可飲捫舌

驚詫爲奇方笑人言不驗也今卒以奇敗而余自視終謂無奇豈世人知我勝我自知耶然余生平落卷盡以覆瓿而此猶欲存世間之賞識以問世是余卒不能自信其手而信世間之眼也則風塵淪落人方當從俗浮沉與時俛仰何敢閲着朱騎馬是何人但可諷不向東風怨未開耳乃今目主司中誰肯抱浪説戰場眼迷五色之根擢第中人又誰肯與我輩登科劉蕢下

吳云君以祟椴鵠超之不中爲奇于欲以子房之誤中前車爲恨

第之慼有能作此語者我當北面事之今潛之載之俱已鵲起退之小天又遭放棄李小有查公度既得雋於北而復危失之與余同病乃遥呼而爲解嘲之語曰由基矯矢而猿啼庚羸引弓而雁落未爲逸倫超群也桓祟椴之彈翔鵠也附膚落毛而鵠不能鴻超之射人目也矢來注眸乎而睚不睫技以不中爲奇耳又何必繼豢龍之轡而屈伶倫之籠哉

薛云千古衛世人文曠開之論

○范璋牖稿序

天地英靈之氣結爲文人如鳳凰麒麟之出現于世而世有文人無行之說則是鶺鴒檮杌而非鳳凰麒麟矣是豈妍皮癡骨果不相侔盖知人之明不可學知文之明亦不可學世無智眼乃自覺其泮渙故人文合一之旨可爲通儒言不可爲俗儒道也天下文品有二一章句之文一道術之文彼視古修詞寧失諸理者尚未窺章句之堂奥也況了徹自性主持世界之文乎天下人品亦二一人之君子一天之君子彼倚門傍戶依草附木者尚未得比于人之君子也況跂越九州超出三界之人乎然則人文之眞僞邪正都未易言摘其枝葉容有淆訛若鞫其根源則水乳相合故古今眞正文人則未有無行者如世所誦法者孔孟也然而古以孔墨同稱亦以荀孟並舉觸類而長之乃知眞人眞文不可二而世或瞢瞢莫辨者則以世間之文有權有實有半有滿世間之人有本有迹有逆有順人自不能兼聽並觀游于昭曠之途耳今士以孝廉舉於鄉而或有非孝廉者厠其間遂疑人文之徑庭不知其所爲文必俗儒之文非通儒之文也如吾友范璋牖含德之厚比于嬰兒審餙之行同于處子絶無近時怒號詬誶之習故其爲文大醇旣擅小疵復剔不爲昔日之贋子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不爲今日之贋經是其人爲眞孝廉而其文爲眞孝廉之文此人文之瞭然自見于世無容置辨者無論他日廷對之策必有契于帝心而近日方破格以開德行之科其以當月旦之推戴膺天子之徵聘恢恢有餘地矣

薛云心折延之正以其不矜雕繢令立門戶壘蹊徑者何處著面

○董百里遺集序

顔延之詩如錯彩鏤金雕繪滿眼每見人品謝靈運詩如初發芙蓉則終身自病不如也人以此定顔謝優劣乃余心折延之政在此盖世間纂組之文矜其閎麗以相雄伯一往文外獨絶之致手口所不得而傳者彼瞪懵不解且輕詆焉如班掾於腐史是也夫惟負卓絶之情者不夸其刻畫所至而以三年之楮葉自懟然後識自然之性而可語天人之分矣董百里爲少司馬定所公之令子少膺清譽不減謝之鳳毛沈之青箱也頃識其聞孫某得覩遺詩一帙因嘆簪纓之子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者安可數哉即或多才嗜學而筆墨中往往有膏梁之味無山澤之容則文心即俗韵耳百里諸詩英鋭漂逸一諷詠之令人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使天假之年竟其所至固當凌顔轢謝也乃早年即世遺編散佚同于昌谷奚囊爲可惋惜耳然文章多寡安足短長昔人作賦有限以萬字欲於前後左右廣言之得三千字便怒不覩者有既得數千言隨筆芟薙過半僅餘尺幅而精神逾覺雋永者一篇既然累牘亦爾百里才情既超然塵埃之外安論千鈞與一鍒耶偶憶先輩以化工畫工衡量人文夫錯彩鏤金畫工手也然董倪之逸格則畫工中之化工也若芙蓉出水化工手也乃脩苑之剪綵則化工中之畫工耳此正向者延之所病而百里所羞稱也

董云化工畫工判得奇拆

○　洪載之文序

古來文人之奇者類有顛倒偃側之遇以欝其感憤突怒之氣而紓其波湧雲亂之才故自屈宋而後代有作者率是嬉笑怒駡痛哭流涕之言然文益奇而窮益奇余嘗求其故焉烈風飄霰天之奇也太乙九疑嵯峨峯岩地之奇也然

人望而蹐焉者之數者於人爲弗便若遇清風明月春殿秋苑雖幽人思婦亦與芍藥文無之懷而千古奇窮之人乃欲以烈風漂霰之夜掉臂於太乙九疑嵯峨岸崿之奇險而欲天下之淹病滯疾者從其後無惟其洄闇悽愴而郤走也余友洪載之少年逸才遇輒見知於人無所感拂以傷其性其神駿之骨遇山爲雨值雲成雹可以受九方之知而終不至有垂耳之感此

薛云子美之哭人皆知之太白之笑非有心人不能知出

毛云賞長沙似少陵前身陳同

載之長技可摧折一世者也然載之自疑於屈宋以下何居余謂騷雅莫盛于唐唐取士以詩而李杜皆淪落不偶故東山或無故而咲少陵或無故而哭世人佻其嬉笑憎其痛哭故文益奇而窮益奇乃欝輪袍一曲可以拾解頭於當年標風流於千載何必疾痛慘怛乃成奇士載之才情手格無一不似摩詰摩詰所奏詩詞皆是少年著作流布人間者遂見知重重載之者

亦供東山後遇

當在是編矣

○廖淳之稿序

毛云可見神奇即是臭腐

文章之奇險𢌿於江右諸子閩中從而和之蓋自己酉庚戌以來十餘年而濫觴于三吳物莫奇于始變而臭腐于卒也余初閱大士千子文僻嗜之羅致鍾山集中世方以爲毒藥猛獸而避之不謂今日盡拾其餘瀋爲青紫媒即使夷光夜來其棄唾遺矢有何佳致蘇季子所以願

爲雞尸也余兄覛篆清流曾爲余言廖淳之奇士茲遇于秣陵讀其近秕乃能自爲奇而不于諸人求奇皭然不染蒼黃者也但與鄒君其作人外交不與齷齪世界爲偶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如兩君可以當之矣余子弟輩皆嗜奇嗔之奇如美色淫聲而不可止迨余既厭去而嗜好猶未衰今乃曲盡其妄周知其非而思返于眞矣此輩正如蜉蝣暮死槿花晩落耳夫舉

薛云遒句今閲此中久矣如桃源人不知有漢何況魏以後夫楊羣與韓歐亦

世混濁貞士乃見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吳逸民稿序

贋奇士與眞俗子相去幾許余向欲舉天啓一朝之文付之楚人一炬乃迄今尚有寶贋鼎者嗟乎逆黨就戮人猶起而哭要典文蔡莽大夫則識與莽大夫等此何足異獨惜其智乃出厲人下厲人夜半生子舉燭而視之惟恐其類已

在人變化之耳安有發愛人而間人間之筆遺孰孝孰與哉毛云此論出今世間才士自反性情自出手眼而後老莊之謎

也奈何以餔餟之餘尚欲灌溉來者然豫章既以此自白於人而遂欲以豫章正派奔走天下夫古之文人不曰似我者死耶則又何喜爲蜾蠃之蟲盡天下而豫章之也英雄才識類居氣機之先而今世隨人腳跟者輒得富貴我輩翻似見卵而求時夜然余輒復早計恐他日龍門昌黎諸公復爲今日楊董被人生吞活剝無遺不得不出一言救之也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

庚左國史記之體格驢鍾各擅詩慧獨擅不相擬襲有功後學不小其文之英傑熱峙迸發電霆不足言也

風憐目目憐心今人彼此相憐曰夔曰蚿曰蛇曰風而止惟心與目則蒙莊之所結舌而不能言余謂蝍蛆甘帶鴟鴉嗜鼠一切依他作計都不足云能文之士先須探其本根當令筆中有心句中有眼然後腕指之性不主故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亦如天柱諸峯卓立參鼎雖造物之鑪鎚[illegible]自知其玅也今文人中誰能爲此

曰龍驅吳逸民氏

薛云啓新先生吹枯骨潤鷄皮而爲韶頑得進旬覺瘳咳尚可謝耳

○○同壽同善二錄合序

古養老之典虞以燕夏以饗殷以食周人修而兼用之乃禮有牆櫝屬椑之設掩骼瘞胔之典澤及枯骨千古不隳皆所以哀老死而爲之所若夫賤老而貴少生相憐而死相捐蓋歷晚近習俗氣運所以日偷也夫悉生之徒逐逐于貪嗔之域而不知止息者皆緣不以老死一着常自警悟耳盛年血氣奔駃自視此身若不老不

蘇云思之若可懼而更可喜以此等語能時時現吾目界也

死者卽鐘鳴漏盡猶以老死爲諱惟其生生之厚因是以不能敬老而哀死此無明之根蔕也瞿曇之言曰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夫人生墮地以來便是死相轉眼百年猶如呼吸知生爲因而老死爲果如環循輪轉而無窮風飄電逝而不可留則生緣漸空于是煩惱輕微而無明銷落然後可

毛云法言懿則亦抄得録録

以翛然而往翛然而來卽釋尊初發心時亦始于歷城闉而覩老死以此爲入道之第一諦故司空圖之管壽藏也與故人觴咏出入其間曰非止暫游此中也馬子才常臥起棺內賦歸去來之辭令家人朝夕叩棺而歌之達生如二公則深重癡愛安得不日漸破除而瞿然深省廓然開悟耶今文壇彦會止少年豪舉事學士大夫亦但以引獎風流引掖英俊爲極則耳晉陵

啓新錢公理學宿儒湛深周易其舉耆英之社凡杖朝告存之輩飴背鯢齒之流無不羅而致之几席又爲賑䘏之會而尤以施櫬爲急以哀貧賤之死而無歸者此自虞夏以來養耆老澤枯骨之至意然置全盛紅顏之子而親近閭里之白頭翁與道路之陳死人于春花秋蓝之外作水落石出之想其亦有息心達本之意乎乃玄錄中每言養生家癡處宜遠衰老之人尤禁

蔡唯云廬山十八賢向蓮花漏中探取消息正時時以鐘鳴漏盡相警策耳是以此漏永無盡時

忌吊死問疾迫近凶器以爲不祥夫物有相反而至于大順者謝榮華而就衰老只此一念便是衰老所不能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當永無死喪之威此或養生家之微旨抑卽金仙氏之長生乎錢公嗣君爲大司農梅谷公聿追錫類之思以永不匱之孝乃踵是會而屬余敘其合錄如此

○舟家草序

薛云二語足持文軸

余家濤山浪屋間視一切溪澗沼沚雖英英淸徹如文人之戔戔者天下豪駿雄辯之士便得叱而侮之然而潮汐有信與月盈虛故有雷霆風雨之勢而無崩拆傾圮之憂弄潮兒習其性情咸得解衣盤礴其間如奇文之共賞若泛濫如洪水則堯亦有所不能治矣今天下好奇無論溪澗沼沚不適于時雖澄江如練靜海不波亦不足奪文士之氣則惟鴟夷之怒濤爲能震

驚一世而或者遂爲橫流之涔水則人民有升降離徙之象而持世者不得不思底定之余因陳賔之而知見末之文又值見末于余集生潭上獲其舟家草而知詩如其文若枕藉凌泝于濤山浪屋而解衣盤礴其間也夫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此江海自然之性天下之溪澗沼沚豈得自挾區區之量而驚其騰波跳沫之奇然亦何至蕩蕩懷山襄陵也哉嗟乎懷山襄陵猶有

薛云此言當爲隨波上下者所戒

九年之運若夫採摭奇字餔啜殘瀋以艱深之辭文淺陋之說而自命爲奇士則如孟氏所云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雙蛾庵稿序

毛云懸崕之中寶多幽倩

文人之文必遺世獨立而亦爲當世所棄故類身沒而名著而著書之人亦云藏諸名山傳之其人耳惟經生義則不然升之爲雲沈之爲泥

薛云毋乃太悲涼

未有藏諸名山而得傳之其人者若不依門傍戶雖凌厲騷雅跨越漢魏亦秪廓落而無所用蓋苦樂繇人同乎婦人矣於是文人之取憐過於宮掖之望幸不特齲齒折腰之徒倚門而笑即有厭棄脂粉淡掃蛾眉者上馬入門亦必有承恩之想乃余性不適俗動輒顚躓亦欲抵掌伸眉爲有用之言以祈當于世而終與世違余友丁叔潛深思高舉抱千古之畧而復不凝滯

於物其爲文兼風人之逸響雅人之深致如隋珠和璧可以驚衆亦如秬秠菽麥可以療饑如朱鷺赤鳳可以致祥亦如十里八百可以效用故人不能名其器而終能欽其實余讀其文未嘗不心折也乃叔潛爲此無俗士含毫腐筆之態類以牢騷孤憤之懷嘯詠詩酒之暇凄風苦雨之夕潑墨成文淋漓滿楮而古來才士勞心苦骨如太冲之賦休文之詩皆其叱而奴之者也余因是有感焉仲父之爲販夫甯戚之爲牧豎少卿之爲驕朱亥之爲屠豫讓之爲癩明妃文姬之爲婦千載而下猶堪隕涕乃其卒不與俗伍者骨法自在隱隱露于鬚眉形于嚬咲以待特達之知遇而天下販夫牧豎之流猶從而傲之以爲此終不似我輩嗟乎此所以益深千載之涕也然則叔潛之卒不與俗伍者終當傳之其人耳

薛云其言傲睨實其無泗汦何

張午卿行卷序

巖穴知名之士逍遙爲泥爲鼠其雲與虎嘯者逍遙在碌碌落落不識姓名之人于是年年被放深足爲名士羞而既以此屬庸俗則得者不足爲重聞有少年才雋如初生小兒不畏虎便能一躍而前文壇尊宿賈用不售文字一燈遂依微欲滅而小兒號嗄之文則槿花暮落蜉蝣朝生昔人所云彼不愛老天必不以老畀之故攻章老壽命短促而科目又不足爲重午卿落魄名場者二十年不獨碌碌落落諸人共嗤盛名爲祟即較之朝生之蟲莫落之花不知幾易生死矣而卒冠軍南國故無庸陋貴介之氣亦無輕薄少年之風如俊鶻之獨舉于秋天孤松之倒挂于絶壁科目不足重午卿午卿自足重科目耳乃最可鄙者天下名士風流一經擢第花爲異物擘去則與俗人無辨此輩本無奇骨

強作解事氣盡則情露故肉食而鄙正是向者輕薄少年所爲與世間村漢初無雅俗同是濁流耳午卿得儁南來倐然如尋常失意時但云淪落半世了無競心意外之獲反增感愴而已即行卷前不願著貴人一字而必屬序於余接席間或識爲牘中人午卿慼然耻之便欲如君平之遷市而庚桑之自慙余居恒視進賢冠下面孔稍覺與經生異者逆知爲俗士相戒勿近

毛云令一世文章家失其生活令千秋獨往人現其肖字

持此而覆按之百不失一自謂工于相士嗟乎

近日文運率爲贋古所壞而賢者實作之俑所稱古色陸離大約如銅器之燒斑斷紋之火逼皆村肆骨董固所弗論即將楊玄董露節節支解而斷續之亦應入揉生折割之條爲律所不宥其有能爲開明昌大之言者而陰陽五行禮樂政刑諸語全似北牙中原我輩青雲白雪諸詩類是方相翁仲之倫以偉丈夫自命才士久遭按劒亦或以雞皮鶴髮之媪復效少婦塗朱傅粉態此午卿向來所竊羞故舉體間一種邁往不屑之韻必不𩕳同婢妾耳余欲集海内眞正奇古之文自爲一部以禠魔民之邪傀應國家之新運而區區竪儒釐正文體之論不與焉同調諸子大半在逐客中入宮美人則午卿其弟一流也

薛云憶與午卿乙丑夏同客金閶相訂文寧不工不售毋以蹈襲稱工諂附獲售自此予兩人踪影飛飛各地矣頃叙珂月未及午卿但以爾時所觸之緒隨筆摭入耳兹爲遶旬較讐及此更令我哭午卿并令我憶壬申春與永錫同哭午卿詩也

○批點會元墨卷序

庚戌秋游金昌諸山管席之遲我楞伽山水清

但人寰云此中宜無俗子　人月記

映淹留浹月毎風雨忽來霜月欲滴相與御杯抵掌商畧千載幾欲掀翻棋局撞倒須彌乃至訴胷懷之菀結嘆宇宙之寂寥席之時言求仲因取其試稅讀之并從來元卷讀之毎獲良友欣然忘食其遇俗子神色沮喪于時坐客解與不解俱欲絕倒夫文章之妙實無定法總各暢其性情所至政如眉橫鼻豎山峙水流何處不佳則自漢魏晉唐宋元以至今日舉子業但有

此猶是當日語至今日雖形模亦無定法矣　人月記

性情不見文字舍是盡成土苴卽字字典謨言風雅有何是處當今元墨類古應制體大約欲以定法繩人故於性情較遠然就中肥瘦清濁雅俗高下亦自各極其致則亦實無定法定法者其形模耳今佳惡具列試得慧業文人一再諷咏則性情自現形模忽開佳與不佳都爲註脚定與不定亦成戲論若乃肉食者爲政文命不齊古今同恨所謂會元衣鉢直妄言爾嗟

乎亦何言哉今世鼓吹程墨者非刻意索瘢卽故欲含垢時所宗尚不啻數家以余屬意無如房仲乃胸懷所至亦互有異同評本在敗篋中幾飽蠹魚之腹秋初簡出遂以付梓向欲取國朝性情之文彙爲一集曰文字禪一時未就先以此証同調并貽席之云爾

○會元墨卷第二序

水始于一滴歷江河谿澗凡百千變乃至於海

此中亦有曹溪一滴前序以性情二字立文章之宗此以變字極文章之勢　人月記

此一滴水於文家爲元安能窮其變不變者腐草死灰比而成列也聞蛙觸器各盡其機而後乃堪傳燈則百千燈同一燈矣成卯泉源初動已具大海全體人謂過此輙降是欲塞涓涓之脈而反古者是謂倒流豈水性耶乃或調于五味雜于污泥而此一滴又別出爲沚俔仰今昔使我慨然

○會元墨卷第三序

家君詞本自洪永迄今筆削甚嚴爲世所嫉只是不肯放長語一兩耳　又月記

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腕繩眞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衆情共所稱又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余每擊節此語以爲四筵獨坐客稱欣賞辛亥之春玉繩攜幾稗書偕伍茲來訪時余方同季和休仲掩關黃鵠玉繩出所著疏正屛着一隹字衆輒相顧疑余作避忌語曠余夷捧優婆塞戒甚嚴輒動色云異俗哉謂生太雅避道王癸之後則舉世尸誦其文以爲風流絕世昔日不言好者今竟何如耶然余亦實未敢自命能于塵埃中識玉繩也嗟乎會元一脉爲氣運汙隆所關翻雲覆雨世好何常逐臭觀場吾所深鄙故自庚戌迄癸丑其中一予一奪畧不肯殉以正告天下明吾友之前質古人後竢將來者如此迨丙辰之變而筆削遂絕亦似春秋之終于西狩

毛云合讀二序學人便可得正法眼

舒云此段議論遂爲諸袁集中不可少之物

袁澹浦文序

北宋之文至眉山而變必以長公爲大宗老泉子由其旁宗也國朝之文至公安而變必以石公爲大宗伯修小修其旁宗也乃蘇氏止三人公安兄弟則復有澹浦澹浦于袁氏最後起而擷諸昆之秀甲子之秋余居建業客舍與澹浦寓密邇朝夕以文字當麈尾相擲故知澹浦最深昔人言向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又

毛云震根通脱故率然而成此之俱有異味

言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澹浦日熏染潤澤于諸昆之間如仙人蹻身白鶴左持浮丘右拍洪崖翺翔霄漢下視世間齊州九點海水一泓耳故能謝華啓秀以極文人之變昔世尊以足指按地此五濁世變作淨琉璃眞人以黍米金丹滲入尫礫變作黃金袁氏諸昆文心無盡力能變易世界澹浦遂不離當處而得沐浴海山院蓮華國中余亦便似向無邊身毛孔中往來游戲

一番耳

徐云湘中記云瀟者水清深也似楚人之文遂覚清深無所

○袁澹浦文第二序

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先輩耿耿持此論自中郎起而破之漢之騷唐之賦宋之詩遂如痿躄之人霍然復起而耿耿持論者所自爲中原紫氣黃金白雪諸篇一時委如糞土矣于是士類閧然知舉業之不必成弘猶詞賦之不必七子也而向之爲非成弘者乃始岸然無所忌但以

毛云如此立宗方可難風雅酟處見

音調高亮意氣怒張爲尚而先輩神理法脉蕩然嗟乎中郎深惡皮面獨抒性情且惡其似騷似漢似唐者即有似中郎者猶當惡之而況今之制義共爲呌號之聲正類中原紫氣黃金白雪諸篇乎方欲步中郎後塵而反墮中郎所訕咲此可異也澹浦之文視諸昆如鷹鸇並擊皮毛不必盡同而性情正復相類蓋伯修之簡嚴中郎之奇峭小修之鮮妍澹浦殆欲兼舉之上

遡慶曆以前諸大家不必斤斤規摹如所爲楚騷漢賦唐詩者而一種神氣盎然於筆墨之外元元本本如水乳合善乎王夫人之言曰髮白齒落屬于形體至于眼耳關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今之所爲楚騷漢賦唐詩皆在髮白齒落之間故來中郎之譏至于神明之際綿綿若存豈可以今日號呼呌詈之聲揮拳奮臂之態爲才情所至不必復問神理法脉于先輩而自謂

師云辛酉甲子二子秦淮水次三戰三北時也械稱時不與二君共語猶幸今日得披兆序

與中郎呵佛罵祖之意可同日而語乎余于辛亥入燕中郎已先期歸迨晤小修于白門小修自謂已結修辭之局不復措意此道獨與澹浦歷辛酉甲子二試歷落風塵中花朝月夕淒風怒雨無不把酒寤嘆商畧風雅故得奭窺其篋中之藏而序其文如此

○笠庵草字

丙子初春余歸里省覲阻風弘濟偶然得雪公

毛云易也禪也頭頭皆是而詩最近禪

遂爲偶然之游而得偶然之句因思世間風雨花月山水間觸而成咏迸迸得之風氣之表筆墨之外若追章琢句比物屬辭爲漢爲唐爲今爲古所謂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也雪公之於山水如靈雲之看花香巖之擊竹其觸機而成詠也不必一向說理不必一向說事讀其詩者亦當不貴時似而貴恒似不論遠體而論遠神葢雪公少依若昧研心教海晩叅金粟密雲

評云正復偶然[illegible]此語

單傳所爲詩歌亦似梳子落地鉢盂跨跳時偶然一響耳嘗論詞家躭山翫水之篇感遇贈送之什觸則偏于即而病爲村是爲傖父之句背則偏于離而病爲野是爲狂夫之言二俱叵得方不墮邊見此處見則便見擬思即差每以偶然得之却莫作偶然會古宿云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麽僧開口師便打

舸閣草序

本朝以内聖外王之學望制科之士士以制科通籍致身霄漢矣乃徵德行則側席而別舉賢良禦蟊賊則拊髀而旁求頗牧始欲以文章經世如以一言漚窮瀛渤繼而文章不足經世如以螢光燎妙高矣何恠天子厭薄科名以爲無用耶今科名之陋陋于八股八股之陋陋于坊刻房書社業浸淫充棟据摭剽剟以自生活是以

毛云畢竟祖龍一炬與拈花微笑相映今日弊敝轉劫不得爲制停語

不能窮理而適用使盡去摹倣之舊習但直露其胷懷而各抒其學術則孰可用孰不可用燎然如觀掌果誰得而晉亂之至于壇坫之上各標門戶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奮背相蹄盡麈聚而獸駭耳然則功令之禁坊刻正可以救科名之敝而起經義之衰末則勢窮則變物極必返將來廢制科而更端以取士亦理勢所必然也余謂坊刻可廢而惟出彊載贄之文不可廢士

相見自致以文如其以羔雁以榛栗耳吾友張子于自吾里挾策而來舊京其學術超然藩籬之外無軌茁之習亦無凡近之觀一種駿雄奔逸之氣可以孤行其文以自致于天下覩十餘年來坊刻忽子忽史忽經忽傳若擊石火閃電光瞥然過眼不過一瞬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也昔人謂秦漢以降無文章乃經濟之文莫盛于唐名理之文莫盛于宋其勦襲者風格自卑耳秦漢以前自莊列荀墨外何嘗無効顰學步之陋文使當日詞壇如今日坊刻之横行士不窮理適用而都事勦襲其不爲後人唾者幾希

徐云游戲筆墨閒亦如飛鴻戲海

○墨戲堂詩序

余十年來喜游秣陵山川恨此地無友朋可與語者所與商畧風雅惟傳遠度一人而已今秋來此見遠度壁間粘玉臺詩云香閨小小解參禪學佛何如且學仙弱水一航先渡去風流早見李青蓮余喜謂世間安得有此女子又安得有此詩人遠度謂余詩人去此咫尺試同去訪之遂問津桃葉瘖龍生于梆下龍生披露襟懷與鍾山淮水相映眉宇齒頰間便已有詩不必盡讀全集也四方文人寓此者試前溽暑苦于往來試後又輙散去每以聚首爲艱龍生于七夕作會羣賢畢至佐以名花傾國飲酒賦詩以免稚禊造謗之累更聚會中三載勞心苦骨之文都爲一集以省郵傳副墨之煩見此快舉便見快士曾際咸謂此舉足樹後來白門會集之幟追秋風鍛羽會中名賢數十人遂無一人售去余笑謂江南千里之内氣類稍同運命遂復相似今日淪落諸君亦極一時之盛龍生當以得與黨人爲喜勿生孤悶也古今文人具少分才華便受多分困頓龍生負慷慨歷落之槩自無適俗之韻直須厚自期擬毋爲升沈毀譽所

動方見才士氣骨耳因墨戲堂集成爲書定交之情事如此

○盛靈飛詩序

余少年客白門即懷想攝山今日始得策笻正如天涯知己一時相值初入山便晤靈飛于綠雲庵靈飛向余如舊識聚語半晌方知十年前靈飛索我於茗水正值余客白門時聞聲之思益不減余懷攝山也淹留兩日遂得盡發篋笥

山川文字都不以古爲妙今人

其詩文皆峭拔奇險如崆峒峨嵋飛泉森羅列楮中余毎恨世間文字皆寄人籬下雖間似從古都無性情初登天闕岩得句云世間披靡無奇骨獨有青山露奇痕歸見靈飛詩文遂置此語不復終篇夾靈飛胸中磊塊既與岩石爭奇鯨呿鼇擲猊怒象狂不足爲喻然岩石自齊梁闢山便覺古與絶世若靈飛胸中則尤多古今未闢之徑我輩文字山水兩緣亞未能斷文

想殺古今文人誰能闢闢秦人未游處入月記

以獨闢得奇何獨山水以古爲妙相期探幽攬奥必有奇岩絶壑爲漁郎所未到并爲秦人所未游者流覽咏謌其中令千古未有之文章與千古未有之山川相映帶此亦千古一快事也

○葉潛之行草序

本朝以經義取士經義遂與國運爲盛衰吾師曾城先生當神廟末年以龍跳虎卧之才主持文運迨辛壬而後士習一變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爲朱翟之言者又朱翟之敗種也時余序先生之文有世衰道微之慮詆此輩爲亂世反賊葢岌岌乎抱杞人之憂而逆計它日之起而大匡國運者非先生誰與歸未幾而閹寺逆臣毒流俊傑先生遂爲群小所傷退而耕於野又未幾而天王聖明雨雪見晛逆賊伏誅英雄輩出先生乃爲廷議所推先生前後澹如而國運升降於其間矣國運自否而泰文運亦當反

此指潛 之乃潛 之復出 于允大 之門先 生平時 論文止 論在要 不論利 鈍乃利 鈍亦有 驗時

犻而正會龍飛首科而吾潛之卽膺舊京之選蓋潛之爲先生鳳毛其文開霽明豁包含弘大絶類吾師吾黨向所推重以爲無近時一點習氣者憶曩時初得曹允大文曾謂子弟言得此領袖一世庶幾文字中與名將蓋當今文孽非主司釐正之令先輩節制之師所能降伏必具有獅子頻呻象王回顧之力方可奏怖魔殺賊之功邇來會元一脉衣止不傳今天步廓清而

人月記

允大遂復振響文章厄運自此當有瘳矣則如潛之之文行且應運而出以主持世宙我輩居恒指固不易多屈當知河清鳳鳴之瑞徵應乃在今日向者亂世反賊之文與閹寺逆臣比而階厲者必不容於聖朝衆君子旣秉征彼雖有殘膏剩馥復何能躍冶自命祇堪與庸陋腐儒同任奔走廝養之役而已乃潛之應選時同侶中一二村豎駕爲無根之語欲以相抑潛之卒

此猶是 癸丑年 筆尚后 久不如

被首擢其人乃奄然自慙而潛之前後澹如其處得失悲喜之際亦絶類吾師嗟乎知其名而能忘潛之又勝古人一籌益深見一切榮辱如颷如塵天不足問而况於人屈子不云乎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〇經菽五種自序

少年落筆不肯徇時趨毋于筆墨之外自行胸懷卽復追五陵之裌屐而栖託好隹更具厭薄

殘昔變 現矣 人月記

一切不事事之想喜爲幽閒淡遠之音如攬峨眉之月泛瀟湘之水讀彭澤之詩逸少之文悠然自適便足了一生丙午以後乃喜誦震澤華亭之文恍然如見其人以爲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如長康之寫照肖其鬚眉慧可之傳燈得其神髓自謂針芥水乳之合擯鄭衛而追正始眞足傳聖賢之神於百世乃以前顧聘生姿觀者衷懌自後稍稍厭去且哄之詬

之即一無知我者亦嗟來之矣跋前疐后動輒見咎韓囚於秦孫臏于衛季子愧色于家余獨一身兼之于是喉間有幾許欲哭不能哭之聲眼中有幾許欲墮不能墮之淚覺從來得意筆尚有不能了然于心于口于手者因思黃河一瀉千里隋珠一寸九曲雲咲阮哭牛鳴鶴淚雲起雪飛水流花謝以至倩女之離魂萇弘之恨血皆絕世文人所不能到正如大乘人現一切身入六道輪迴中乃得以極文之變盡文之妙故落腕寔無少法可得亦不復自知其所至多是西陵所作今合舊刻黃鶴震澤水一方為四集又以少年流傳之文不忍悉焚刪其十九名少年集至黽勉應世之作世亦間有好者拈來輒覺自厭盡棄去而昨秋至今所作亦未入集聊以自怡耳

◎旅社序

沈云者語無多卻有幾許情事在

余流寓白門追憶平生素交如星馳雲散適有旅人之社偶然闌入其中遂與諸詞人再集淮水之上闌令有言若龍若蛟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魚為蛤嗟乎余少性孤孑少可多忤迨半生作旅隨處結伴如秋籜羣飛浮萍冷聚耳今既訂新知益懷舊侶其遠在天末前期難問即一時同客秦淮如比玉景周君俞啓美荀長龍友諸君又皆采輿以竢後社總之社既名旅則去住難期氏籍無定山川花月本無常主旅人其猶龍乎

蘇云龍性固自難馴龍光正應在斗牛間

◎靜嘯閣寓言序

寒山子向天台山中東語西話流布人間意以開導迷津本不解蜂腰鶴膝也乃𩔖然自命為詩且盡薄世間詩人之詩以為盲徒咏日然則千載以來詩聲逐響以詩為詩而不識無字之詩此詩所以益耶今經生家言較韵語尤為陋

評云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君

劣邇來四朝之中倏忽變滅自爲標榜互相詆訶或以爲子或以爲史或以爲經或以爲唐宋諸家乃不究極于天人之統宗性命之根蒂三界以外之要歸而漫言古何以淳今何以濟世界何以經綸聖賢何以作述豈非盲徒咏日耶而猶高議壇坫之上如羣兒一餅競獲自矜乍喜乍怒代爲雌雄不亦羞朝廷辱當世士乎吾社仲升惲子於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古人一切

毛云讀遺句文常如秋雨洗若皎月靜塵後與仲升同受知于郭笑溪尤見襟期之合

極則淆訛公案無不如桶底脫綫索斷于是光明所矚十方消殞便能毫端建剎塵際轉輪偶拈一句一字皆可遍現三千大千世界豈與豎儒蜂腰鶴膝之論同較短長黑白寂中現通亦如靜中發嘯毫楮之間仲升特寓焉耳讀其言者須眼光透過紙背向無字句中覓取始得若今時壇坫之衰遁旺皆捕風捉影之流何足以實告哉

評云妙於一二言內彼具千古不可少之旨

冶譚序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會與不會是在人耳而教王亦司其鑰本朝理學二宗紛自吾淛如千年闇室共燈初破吾師曾城先生彙萃諸家演暢四子則如百千燈光爲一燈光自此法音流布將一花五葉於斯爲盛則以餘姚爲少室而以桐城爲嶺南固無不可昔人言學佛然後知儒吾亦言學儒然後知佛學新建然後知儒

毛云玄言微義如父老說桑麻

讀桐城之書而後知新建然則桐城之書蓋新建之大成而儒佛之權輿也乃先生之仲弟淡叟飲曹溪一滴之水而能豎青原南嶽之宗且與冶父諸峯對語皆自開心目直抒胸懷絕不寄人籬下故隨口吐出粗言細語皆成妙諦諸生聞此或以爲法妙難思或以爲平常心是道隨類信解而莫窺其真際昔生公以學人不解語故聚石而語今冶父有靈當能如虎丘片石

徐天枝筆快人絕[illegible]俱碎[illegible]

王云此文亦有高山巨浸稱互出開

點頭之下也吾師帳中之祕尚未流傳而此卑當具一臠之味倘有深心學人欲登大莊嚴樓閣而扃鍵未啓不能驟升者便當從此鑠孔中入

山東試牘序

天下高山巨浸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精藏靈神物之所生聖人神仙之所集今天孫崔嵬刺天冠五岳之首下控渤澥中有五神山金銀宮闕倏忽百靈啓光品類爰有人物之宗如尼山鄒嶧洙園梆下篤生其間嗣後經學淵源隨地濆出遂有軼雲漂日浮天載地之勢如宓子賤之授書幼女以教晁錯高堂生之展轉授大小戴爲禮書宗孫仲或之牧豕澤中弟子受易壟畔何邵公之公羊墨守不窺門戶鄭康成之箋詩宗于齊魯黃巾賊皆下拜不敢犯境下迨本朝鉅公爵起豈非霞壁雲峯之所誕育洪川巨

瀆之所浣䘒與漢柏紫榆金篋玉簡共昭垂于雲漢瀰淪于宇宙乎邇來當天步艱難之會經學凋廢習爲襲積之學勦賊之音聖天子方惻然憂之敦尚六經以救衰敝吾友汪石臣視學齊魯乃以憑負山海環帶河濟之霧氣而鼓舞震疊之所得經術之士甲于東南直欲廻泗水之狂瀾存微言于既絕葢有力持文運以匡救國運者因思文章之道盛衰無端而聽命主司之衡量氣機密移爭于杪忽之際若翻手覆手耳即如春秋時臨淄即墨間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有潰潰回遹之象自管夷吾隰朋賓胥無之徒起而用參國伍鄙六秉之法以竱本肇末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于是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政成國安而伯功立國則猶是也而旋轉之妙運造化于掌股如此今石臣起經學于既衰如陟岱宗之顚而呼吸可通

帝座俯歸墟之壑而潮汐委乎百川文章之士起而應之自有爲龍爲虎出没變幻于其中者豈必無先朝諸大儒及近日文章經濟如李滄溟于穀峯馮琢庵其人耶齊魯東陲輿區原野沃衍士習敦樸詩書之教亦若巨賈厚積而深藏君虛非僅如吳趙人文掠虛剽影啜草頭之露而逐石火之光也先輩云文章家作者固難鑒亦不易當豪傑潛伏㬥㞐時即有奇□偉畧猶未爲當世所指遊歷鄉會之選一種光明奄忽照耀九州豈主司之權以升沈爲雲泥用置爲虎鼠乎然隋珠在淵荆玉在璞世未知名而賈胡碧眼已得之高山巨浸中矣

寒江草自叙

向來所得詩歘護若髻珠者今盡委如微塵隨時零落不復顧視今秋過皖上唁吾師葉曾城先生偕小遠祁子共游旬日與析唯識宗旨先生頻忘咨詢深探教海兼之揚搉千載弘獎風流因悉索江行唱和諸咏欲小遠同錄一過不令散佚便如霜枝雪幹旁有玉苗瓊蕊掩映其間余謂小遠今世自曾城先生外誰相知訂吾文者然余未得同小遠㸔念佛三昧而小遠且隨余作流連光景語將無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耶乃歲聿云暮水落石出自覺于春江花月外別領卄番消息耳

毛云霜枝雪幹玉生香愈濃栩栩覺爲花春本一篇條少味也

徐云清言如酒雪正似謝家詠柳絮時

相於閣初集序

余將買山而隱當山川曠蕩處患無與如之致迨峰迴路轉林藪既深又恨胸襟不豁者欲無極造物無以應之古今駕風策霆之才與鼠肝蟲臂之思二者不可得兼亦正類是吾兒少耆奇其經生言横潰殊甚予病其漁收天物不能隱伏今來白門閲其新詩別鑿戸牖聲咽而徑仄如幽崖絕壑令人轉思龍門碣石則又欲以

評云是父是子遂使古人不敢吐氣羨之妬之

蜀道兵車諸什廣之。昔人言凌轢漢魏鞭撻揚馬。漢魏揚馬固不足效顰。然一種凌轢鞭撻之氣。則神明存乎人耳。時座客謂余言。吳姬十五。歌喉艱澁。道字不正。而一綫孤香。如春蕊初綻。去零落時尚遠。若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則意思都盡。感人似薄。余笑謂客。邇來祇鮮咏寒山文殊。拾得普賢。少時兒女子語。英雄語。都不復作。但聽兒輩爲之。秦淮客舍夜坐。聊記此語。

毛云波明月映峰晴翠集

○辛帝正業序

自天啓朝以來。文人寂自貢高。而學術寂寖陋。內典所爲卑劣懞也。然遂有黄東厓凌茗柯鄭太白輩。鶴立其間。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示現于符堅石虎之朝耳。符石兵法。自命爲奇。如鶬鳥蚍魚。互相吞噉。亦復何奇之有。澄什輩身入魔境。秘實行權。以救迷津。其全提正令處。正是奇

踪與跡耳。吾家子姪遺文字。方揚之燎。取大海水灌注之。波濤噴湧。魔宮震動。人或反以不狂爲狂。辛帝寂後起。乃以正業摧伏之。夫奇正有何定論。山峙水流。眉横鼻竪。此至尋常事。皆種種不可思議。若山流川峙。眉竪鼻横。乃世間妖孽耳。戴嵩之牛。韓幹之馬。難畫倍于鬼神。豈非鬼神之無奇乎。英雄負一種佚倫絶羣之才。不能隱匿。稍露奇特。便爲當世所指。未足爲異。倘

評云每露其性分中語

能埋光剷迹。落落磔磔。與世人不異。則眞古今異人也。然則天下至正。爲天下至奇。審矣。吾今春歸里。見辛帝鋒穎秀出。如錐處囊。慷慨以經濟自命。精悍之氣。隱隱見于眉端。顧當文宗下車之初。卽灑灑抵掌而談。以昌黎歐陽之起衰捄敝爲言。欲力挽鉤棘之習。文宗蹙然改容而禮之。其亦欲以至正爲至奇耶。辛帝文名不脛而走。香譽馳于四方。然余嘗評次諸香。以體香

然及此諸香定爲今始

爲上茶香次之花香又次之菓香又次之樹香又次之若以衆香爲屑和合劑量而成斯爲最下以其漸遠自然今日文字與今日名流皆東抔西摭而得亦如衆香和合而成若煙姿雪質如夷光夜來輩屛謝蘭麝肌體自然發香此皷海外返魂諸香尤爲奇絶眞所云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矣

○族譜序

爻云放堂同之頁矣

生民之本在于氏族先王敦叙九族而邦國有倫故葛藟棣華之誼百世而不相忘自秦漢以來姓氏合而賜姓命氏之源混宗法廢而本支適庶之派淆然而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猶有糾合宗族之誼焉至隋唐而降譜牒散佚則枝葉飄零其分之相離棄也相戕賊也又孰從而追之而後世爲譜牒者又多倣大家世無疾痛㦖怛之意安在乎類族辨物而使子姓相柔懷也

余家故有譜而毁于忠貞公赤族時自忠貞公而上世次湮滅皆不可紀徒匿仁和而後子姓孤孑上世之事若存若亡更歷數世益復銷沈矣夫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悖亂之行也乃採述舊聞摭其名實欲後人知先世艱難播遷之始與勤儉振厲之㨾使識孝敬之本夫譜所以合散而一殊使湮源斷緖各歸其宗如雲歸于山水歸于淵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者也是以

述前者據信後者實諜始者愼導從者簡征言者忠則一譜而五善具焉自人之不知有尊也于是乎悖自人之不知有親也于是乎疎乃說譜而不入語溢而不信斯亦建言者過也今據所知斷自十世以上明其世系巳冠昏者錄焉爲譜圖其間修短出處異數及列名諱生沒之紀爲家傳顧先祖有美而弗傳後世何觀焉則志沒者之行事終始爲大傳夫姓者女之適而

評云許若徇此亂子以永終古

別者也姚嬀姬姒姓多從女雎鳩鵲巢皆本女行爲外傳然十世而前十世而後所以述祖貽後者不可以不載于是爲後錄二篇而系之以詩曰明祚中曆天崩地圻峩峩忠貞難至見節如璧斯隕光完魄碎山岳聚魂滄海爲淚零傷播徂一世三徙變姓易名孤懸如縷猗與王炎中葉飄搖仁強智勇匹夫而豪猛獸欲摰鷙鳥將發范蠡居陶計然策越於惟王母葛藟縈之小星育孤恩斯勤斯參軍翩躚雲飡霞擷香吏乍辭歲星初謫孟叔英挺蕙蘭始花二母艱貞松邪柏邪仲氏游俠騎疊亨屯近惟郭解遠則田文逸性烟霏素毫風駛消人不來骨香泉裏皇妣蹇蹇德侔衛姜蓮花現瑞神栖衆香自託太悲如掌中菓還負衆生以爲蜾蠃言念劬勞摇摇罔極逝將去此適彼樂國

（一）人間可哀集序

徐云文人聚一家其歡喜愁恨俱出詩常悲愉之外但請自知

崇禎九年秋九月庚午卓人月卒蓮旬居士自秣陵歸將彙其生平著述襲而藏之先輯其承宅之文而序之曰骨肉恩愛與文字絕不交涉然而生死別離尚令人慷慨不可止涕泗滂沱而不自禁況吾父子合兩者爲一耶文字骨肉一旦俱斷摧肝裂腸孰過于此故向讀人間可哀之曲而尚未見人間之可哀也使眞知人間之可哀無論富貴功名深生厭離且當棄捨骨肉而覔取蓮胎併棄捨文字而究竟生死矣乃令誌傳哀輓猶墮幾許文字障難者何爲乎則以此集告天下文人而亦以告亡兒于地下也其告天下文人也願以吾兒長行韻語斷簡殘編乃至往來尺牘批評載籍流落世間者一一郵寄以成一代奇士之集而更錫以生前死後投贈吊唁之文將以種種告于地下以逗機[illegible]引而置之出世道場之中所爲先以欲鉤牽後

毛云所爲偉有當世共昔其略見於此補

令入佛智也故庸常諛墓之詞弗錄而錄其生平所最留連歡喜之文復着丹鉛以投其所好憶案頭書有經吾着筆者兒必百計乞去不可得則竊而藏之有爲他人批抹諸書必購求以歸甲戌之夏知余數年前爲史董儒閱過結璘集一部乃以夙所珎藏善本易之董儒不許至相訢誶卒用蕭使君法賺得之以爲第一得意事不知一圈一點一批一抹有何關切而護惜如是故錄中仍爲著此吾兒或生三島十洲或生天宮佛土見此猶當破顏微笑耳

○大司冦何山沈公予告序

自昔稱堯舜之世元凱十六人爲一朋皐夔等二十二人爲一朋周武舉其國之人三千爲一朋于是君子遂自命爲朋而不辭然而寒燠之相推也寛猛之相捄也甘苦之相劑也此君子之朋而無朋於師濟烝進中而見介立獨徃之性若夫把水注波抱薪投燎則羣臣以千百數而所言者一人也安得莫三人而迷耶故有以君子而誤國事者遂遂堅持歐陽氏一語而未究同心共濟之曠懐也今南大司冦沈公生平服官大節每先君父而後朋友故不獨欲退小人之僞朋而且欲兼忘君子之眞朋一切繫援依傍之事雖名理熏灼中亦置而弗顧其中行獨復以從道者正所以同人於野而通天下之

志也故自南北曹郎起家以至出仕藩臬如秦如晉如閩如豫章皆歷歷有幹局所在才績著聞介性挺持如嶽峙島立霑接和恂如淵澄玉映大率簡要清通絶不設籬種棘也迨入爲京兆歷任少司冦而值璫豎之禍條陳國事忠慨深烈言與泗俱遂削籍歸田一時稱爲雀堂之威鳳魚服之神龍會新聖登極國是底定乃起爲少司空歷至南大司冦于時邉廷多警盃賊

内訌凡輸攻壘守之策與夫山林之耆舊田間之碩望無不搜剔入告又適來刑煩民瘵則博採典制以省訟安民爲言冀從容而鋪德義以登刑措蓋取伯常急而佐王常寬寬之無宜以紓猶急之無宜以緩也憶唐李揆以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擅場故肅宗嘗賞嘆之以爲頭頭第一今公三者皆不媿揆而一種遑遑經世之畧侃侃立朝之誼殆復過之若夫爵高而志益下祿厚而施益博文章問學卓然名家而光彩益晦殆幾于叔敖之語狐丘以爲三利而免于三患者乎公歷事四朝治亂相倚其奮翼振鱗歸然台鼎則神宗光宗暨今上明盛之朝也其懼讒逢光沈廢岩岫則熹宗權奸竊國之日也當年名賢氣盛蒲朝攀附而公屹立中川欲挽狂瀾于東注也迨清流遘禍流毒縉紳而公復攖鱗不悔欲駐白日于西頹也嗟乎此亦足以

薛云正大和平其言若玉

知公矣今天步艱難英雄輩出咸尚苛察之法而薄清靜之治夫肌膚傷于灼艾而腸胃腐于藥石則元神日剝風氣漸衰使公典型不墜則國家氣運猶春華之未落也奈何大用未展而予告以去雖難進易退大臣自具手裁然而松柏之姿經霜彌茂薑桂之性至晩逾烈則異日膺北闕之特召統均掌治以司元凱皐夔之任而主持國運將盡銷天下之偽朋且使天下無樂乎以君子之眞朋自相標榜而共遊于廓然無爲之世乎且拭目竢之敬以此當攜手河梁之一語云爾

毛云壽叙如此從千古來得未曾有

○高太母壽序

明興以來錢江以社稷臣著稱者爲于忠肅高文端兩公其人品位望相埒也高氏夔忠肅而生文端公公慕于公之爲人亦每自負乃于公大業未究而公受先朝顧命僅踰月未及光輔

徐云筆痕落處如鴉然皆作神龍拏攫

新政天下追惜公亦與于公埒也文端公子爲中翰公中翰公子爲縻胄公縻胄公子爲叅軍公皆单傳而縻胄叅軍兩公又早世文端公之脉不絶如綫其無兩世遺孤以有仁趾而令文端公得血食者實惟姚太夫人以貞慈著而德及于五世云余惟柱下之言曰我獨異于人而貴求食于母夫火生于木木則火之母也求火于火此昭昭察察之象也雖燎原爍金而易滅

求火于木則沌沌悶悶之象也故苞孕而不知其盡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正謂其求食于母耳惟識萬物之母然後見天地之根故乙卯帝武每于母儀徵之夫物數相形本標相應故木質如山鱗色如水獸毛如草鳥羽如花其數然也文端公一種謇諤之誼方形于色而未究厥施于是天下後世想望風采于無窮太夫人持高氏門戶履氷集枯煢煢在疚者五十餘年而衆

薛云辨才無碍

衆于縻胄公者僅瞬息間耳殆如春之初陽而未韶花之蓓蕾而未艶故其苞孕者最深而其流衍爲無盡以此較文端公相業其殆本標之相應者乎余嘗羨文木之不得自比于散木也曲轅之木所爲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也然以爲舟則沈以爲門戶則液樠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使人狂酲而不解此則以久特聞若夫優曇鉢華時一現耳然衆生見者即無

眼病聞其香者亦無鼻病樹光照者身亦無病觀想樹者亦得清淨此又以暫見爲希有也太夫人之吟娬辛苦自比孤鸞寡鵠之列者其庶幾于曲轅之大年而其同牢合卺稱高氏婦者其亦僅優曇之一現也耶乃因悅辰而廣以世出世間之語爲太夫人稱六觴

○史隱君八十壽序

自國家以經義取士非冠進賢不足自重于當

徂甲乙兩榜而外則以爲庸人耳然庸人中往
往有迴別常流者進賢冠中率多唯唯諾諾魚
魚鹿鹿之人則科第不足傳而遷史所云岩處
奇行之士良足多也乃岩穴知名之士或以文
章氣節著聞宙合詩書所稱代不乏人獨市井
之中負隱德以自娛不必附青雲以施後世者
則非耳目睹紀之人採而錄之當世無知者已
白下史隱君者其始祖侯于溧陽漢唐有戚里

藩將之盛二十一世于景龍間徙溧水中山三
十四世徙淳陰居湖頭東岡歷四十七世而隱
君生君生平養晦不求聞達而實由由乎君子
也里中貧乏患難匍匐救之憂心愠于羣小而
處之晏如見宗族紈綺若將浼焉神宗末年遷
白下生二子英英若新發于硎年八十而脩德
補過不自休息雖曰未學而才識有超乎學問
之外者余惟天下逃名剗迹之士不欲爲當世

毛云使成隱士卜居至論

指名每欲避喧趨寂然向深山大澤間魚服而
隱便爲千人所指以荒烟野草綠簑青笠中着
一奇士鋒頴立見至于小小耙邑尤難匿影不
若五都之市對戶不相問訊自壯而老不相往
來猶可善藏其用古人大隱朝市意或如此乃
北都熏灼之地蜂蠆所集既不可居白下山川
清晏會四方多故游士樂其風土每僦居此中
然廿載以前尚覺人情惇朴邇來世界衰颯風

氣漸漓筆耕硯耘既難收穫都人少見多恠吠
聲射影瑰異奇行之士如威鳳神龍墮入塵市
一經指摘便成瘡痏自非隱麟藏羽不能久客
而無恙今隱君自淳渚移家客此者數十年兩
郎君玉立如樹而都人無耳而目之者庶幾大
隱于市如古之蹈石入火不露衣帶者而天下
豪駿雄辯之士自恨其不能爲中庸之人也

〇賀遲明府考績序

維揚北枕齊魯南襟閩粵天下之輿區神京之咽領固非百里之才所堪疆理土俗輕揚習尚繁侈古稱一揚二益民業魚鹽商賈不事農稼又非僅豈弟之誼所可撫字而顧復者是惟神明之宰可以振頹雄之會而御姦慝之藪國朝以銓衡臺省之局為天下重任不輕以官人而試可于劇邑若優游臥治無敏邵之才既已疲于津梁而自命非郡邑吏又或襲悅安之貌水弱民狎而翫則多死焉民受姑息之害以為不長夏華茲二者卒難勝其任而觀其成惟侯以豪傑命世之畧攬文章吏治之英而理淮海都會之邑其視斯民之瘠肥勞逸淳漓愿猾若越人之洞垣一方此即式序百僚而核才𩛁廉墨之辨者也覆盆蔀屋之下如蚖烟犀火幽微畢燭水族掩面而自啼此即巡狩四方而勝冠豸持斧之任者也象搏隼擊不畏強禦蕭薙而蕙

榮卒以匡直為噢咻則愛勞而忠誨此即抗節諫垣而為立仗之鳴馬攖鱗之鯁臣者也蓋知荼蓼之足以愈疾而醇酒之足以殺人然後深于豈弟之政而不以百里之寄自屑越故濡沫不足普雨施而以灑霽為恩郡邑不足縶驥足而以銓衡臺省為長驅歷塊躡雲追電之初步則豫章始孽而有千尋之勢鯤胎初育而含跋浪之才鸑鶴居轂中而具崢嶸戾天之性矣今廣陵豪宄不畏他氏爰書而摺伏我侯三尺為照膽之鏡自上臺藩臬以至諸有司亦不至以體格相御而徃徃以我侯之牘為鉄案夫亦昔人所云顴骨貫于生門命輪齊于日月血腦未減心影不偏聲如雷駛目若電流者哉如是則塵世之循良即閶闔之上吏方將繼鴛鳧鵷鶴之蹟而豈僅奏雉雊麥岐之政耶昔陳明府之治蕪城曰淵清玉潔吾敬予魚清修疾惡吾敬

評云意思飛動辭容振厲

元逵博聞強記吾敬文舉雄姿傑出吾敬玄德所敬如此明非驕而自矜今載觀南北月旦輿境內戶碑無不謂臣心如水而廉吏可爲則侯之淵清玉絜也雄劍在御剛方不刓則侯之清修疾惡也文章擅名體司三變筆墨流布自耆宿至嬰孺無不家誦戶習社稷而尸祝之則侯之博聞強記也英風颯沓籠蓋一世如鳳翔千仞鯨吸百川則侯之雄姿傑出也然則古人兼

數賢之智便自智于湯武況侯兼數賢之長爲海內卓行之冠豈獨銓衡臺省足爲侯重夫亦侯才德自足爲銓衡臺省重耳今天王英武仕路廓清如鑾如髦爲鬼爲蜮之流皆見晛而雪消當春而氷泮將側席以求郡邑卓魯之吏亟爲天下觀者非侯誰與歸昭陽李氏世爲本朝柱石今少文司理爲天下文人素沐浴侯之德政屆考績之期而屬余一言余不欲以夸詞蔓

評云壽觴必引天丹籙亦是俗参以神仙不可卽說來未免有

語相矜飾乃誌其所稱述見侯爲巨室之所慕才士之所心折而堪爲它日大任之左券者如此

○壽王斗溟廷尉六十列仙圖序

在昔天樞降靈壽丘現瑞斯有騎箕遡漢之蹤隱月奔晨之迹常與歸藏冥契錄錯牘符故不特玄圖備顯其奇抑亦儒籍悉紀其事然而躬不贅于帝王誰能以簪紱爲木石業不炳于廊

魁魁術爲之難易也若此只以凡人說神仙盛朝名世卽是蓬閬中人不肖向壺天中推測

廟豈得卽朝市爲員壺夫幽蘭秀于天路白鹿迎于道周皆緣德覆生靈澤流一世故有秩預玉晨猶自依栖于簾陛其或品昇青籙不必偃仰若松喬如廷尉斗溟王公者河洛之玄枵縉雲之威鳳也桃殿麥秀芳聲早著于循良海立山奔勁節夙標于諫院爰肅殿中之直遂持天下之平業已同定國之祥刑類咎繇之作士而復禁闥拾遺德無慚于長孺袞職補闕功誰越

華云敘事有逸如淵汲湧

乎仲山乃能調經緯于盈縮回天地之焦枯鴻
鵠高飛踰黃髮之安漢前星曜璨勝白衣之祚
唐仁人之利溥哉君子之道長矣昔漢審慕義
鴻寶著篇旣欲俯受靈符俯飡瑶蕋乃求鈎深
致遠洽聞精義之大儒與夫勇敢氣矜燕躍鵠
踊之壯士爰獲耆叟敖爲少年遂得探淵索珠
發石取玉乘虛履氷超海凌烟至若九鼎之秘
授于七試之英則縈霜怪電墜珥遺金以戰其

毛云突兀嶙峋與劇而起銜發直非

黿又絕巘崩崖蒼虬怒蜺以摶其飇是皆性擅
英華樹嘉種于蓬囿胸藏神勇築靈基于玉巒
今公負三代之英挾兩都之藻則天材敏卲也
質百練而弭堅節四時而不改則地望穹華也
照奸履尾陰見覞而已消則蛟龍之攫拏也持
簡負囊木從繩而自直則賁育之峻逸也是豈
獨傾倒辰猷日三接而甚寵驁騰夕拜歲九遷
而可量且將變泡沫于堅金駐風燈爲蟾桂趣

青華暢之嶺若凌霄漢之津盖能一龍一蛇作
天子大臣者乃能鞭霆叱霧爲玉京仙吏矣余
泚寄南都情傾北斗會光祿張君者向霑澤于
龍門欲增壤于玉屋繪列仙圖乞言爲壽時值
三秋正百川之方至旬弭六甲猶素月之未盈
知者艾之作朋乃錫齡之伊始因沂仙源以爲
明鏡云耳

○壽雲亭黃翁八十序

梁武之詠逸民云巖巖山高湛湛水深此千古
高士之胸懷也顧山川氣骨復有萬殊高士品
格亦自不類正如木有異心鳥有殊音耳余儆
居秦淮其初遇桃葉不臧子建之邂逅宓妃也
然而山情水態類文人之露才眞名姬之矜色
絕不似有道之士剷迹匿影吸風飡露而遺世
獨立者神明浮動便覺轉眼成塵故骨氣靜踈
不同則壽命延促亦異然則爲山川者何不具

幽人之貞爲霰雪所不能摧日月所不能老而
自同鉛華之易謝乃去而于石城之隈得一丘
境地與絕盖山水之挫廉逃名者右縈龍潭林
水翳然左睇清凉熱惱頓息長江一線梟梟從
天際落樹杪中百里之内爲洞天者二然朱日
旣屬禁地而華陽懷王被禍外貌寢陋恐不足
敵此也顧結茅煮石欲偕玄侶而僊與清臞共
此昏旦將鮮輸兩山一籌乃有山澤之癯鶴髮

駘背皤皤然策孤筇而徃來林藪間其山高水
深之意浸淫于眉宇遥望之如烟繞雪霏莫知
爲何世民者或以爲花源之遺叟或以爲彭澤
之鄰翁或以爲朱日華陽之主者驂乱跨鶴游
戲于山樊也向使余久居秦淮僊與麗華貴嬪
之妖冶相接又安得望有道顏色共持浮丘之
袖而拍洪厓之肩乎哉因得請其姓字而識之
則所稱雲亭黃先生者也家世與余先世同自

徐云擬極矣不逃尺尺而得之文心無多僅在寸許

莆中徙居金陵先生内行孝友惇篤偕弟雲程
君同居六十載如一日恬退於人世好爵賑恤
推解其宗姻賓客而併逃其名世遂無知者盖
謝山川之朝華而葆其久秀其視世所爲高士
逸民如名山之膚倍其骨爲冶女變童所嬉游
文人子墨所歌詠石火電光倏忽變滅而不能
骨重神寒栖休糧之僊蹤留壁觀之禪影者也
則蜉蝣鶴鹿之壽山水本自不齊而可槩語山

陳云自命如此

水中人物耶今年開春爲翁八十初度其嗣君
爾韋爾俞翩翩有凌雲氣曁諸子若孫若猶子
輩皆一時譽髦行且見用于時以崢嶸若翁咸
願得名文爲翁祝余謂爾韋爾俞今世名文隹
者如秦淮之艶而止一種浮華之氣且不能自
駐其顏色何能延先生之年于千秋其必埋名
歛姓如兹丘者然後不與韶華共落而與先生
之性情相得乎則請仰石頭之巖巖挹江水之

以下原缺

既云不特出入屍還而直提唱其神可與呂黎書雅暘傳並垂不朽

漉籬集卷十二

傳

張忠烈公傳

琅函金簡諸書言天下至忠至孝之人剖臟殺身者皆自玉晨香案來遊人間既終還受書爲地下主者久之則與雲霧合體往來神州之鄉蓋人生形骸血氣間時時有　禽獸之事自相搏噬凡庸莫不披靡怯死卒死而不振英雄具絕臏斷脰之骨關必死之路折而不撓乃能自錯於不傾之地然後散形易氣浮游太清是謂神明之德沁陽忠烈張公諱銓字宇衡父廷尉海虹公母李夢金甲神人披髮仗劍突入懷中感而生公無何炕上火起母燼於火公在抱而無恙長而廣額赤顏髯鬚如戟詩文稜稜英挺盖鍾太行之靈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初對春官時夢遇蓬萊山人手

以下原缺

前云事奇矣而文能發其奇不然將長竺禮梵作寂寞中排遣法何異蘇合蜣丸耶

青竟裴演成帙則前海內諸鉅公文已刪去大半矣不識公裁量人文何以超越尋常如此

人月記

貞孝女傳

余聞大雄氏法以聖諦爲首聖諦以苦爲首苦諦以生爲首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則男女居室實爲生民之始即諸苦之根本也于是捨生而求無生捨胎生而求蓮生視人世姻緣爲花莖毒蛇而首楞嚴云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大士即現童女身而爲說法然則標梅之求庶野麕之懷吉以法眼視之猶爲自求侵暴南國之貞静乃淨域之汚染也南昌李女者南考功郎戒庵之第三女也生有至性十齡而悟夙因乃長齋持誦祈減筭以益母壽與大報恩經所稱若冥契然且誓終身不字以貞自持其母即世乃絕粒欲投井以從死若翁急示

以滅性之誠乃請奉母靈以終身無拂不字之願翁許之始御飲食則扃一室事金仙爲度脫亾母計但佐大母爲二姊氏施衿結帨奩筐煌煌而淨念逾固握手登車時但以永言孝思相勉而已持喪三年而雞骨支牀負病日甚則有勸其茹葷以稍助藥餌者女憤然動色曰豈欲以葷啻我而以婚終耶因屛絕藥餌不復入口遂以此不起女生于萬曆癸丑之春卒于崇禎庚午之夏春秋纔十有八嗟乎古稱女德無踰貞孝然而羅敷青陵世間之貞也緹縈曹娥世間之孝也若夫出世間眞孝惟有謝生死之因而證寂光之果李溫陵編緝奇女子始于合婚而終于彼岸意盖如此然而集中諸媪僅以冲舉度世竺乾大法猶恨未見其人若李女所證古惟靈照爲五燈之所推重近有曇陽則弇州赤水之所稱述而此女可以三之盖四聖諦實

徐云文人一毫端違致此女于人天之上

兼通大小乘此女地位未知何居然旣于人間恩愛想如四肢斷則業緣根蒂俱已摧墮貪欲暴流悉皆枯竭其爲超出三界無疑也愛根滅則生因滅而老死憂悲當與俱滅則斷除苦諦李女實爲導師因爲之傳其事而系以偈

古之奇女子終身貞不字此惟法王法諸仙不能至一醮乃云貞是則稱世諦三氏各有宗權實于茲異天經與地義世孝有多門度脫超三界是名眞報恩今此貞孝女孤撡一何勁墮世十八年獨示清淨行我聞諸佛子至性常孤峭爲厭世網故而如獐獨跳又聞諸佛子久已謝非家爲憫衆生故而現汚泥華或者此童女羊車與鹿車不則爲大乘普門示現耶

薛云分別大小乘如覩掌果

○紫髯客傳

徐云碧方瞳耶青錢管耶

紫髯客少時夢老衲以慧泉滌其目目光頓異能於粒蔴上書七言絕句一首世間作細書者

薛云蓮句昔法孫客技聖雨來津津齒間

不少然必不能復具楷法客以鍾王法攝入微塵裏昔人言小字常患局促客於皴芒之中積然自放頗有餘閒瞪目視之墨妙宛若似於肉眼中巳得天眼少分客居舊京投贈詩歌至傾都市余嘗欲謝絕塵緣爲名山游一切瘦瓢斗笠白衲芒屩之屬俱爲籌量極就精簡不過一有獨書冊盈車不能裁減意欲將家書壁牘以至天上琅函龍宫法海倩客細書都爲一部負之而入三山十洲之間隨處繙閱較之陽羨書生籠中諸物更爲奇幻此亦天壤間一快事也

管云筆墨幻絕遂不知此客何許人如眼前竹樹烟雨迷離不識是何境界

一起超忽之甚 同記

〇〇大行陳眉雪公小傳

列仙引人入枕孔中盤旋于將相公侯者八十餘年然後曲盡其妾饜飫沈酣而偷心始息盖利衰菀枯稱譏毀譽若此之遞變鐘鳴漏盡而行者不止若此之久遠也嶺南陳眉雪君有慧業字珊仲弱齡擢第謁選大行甫奉使而難命車次廬陵才當枕孔之初步耳其大父母送別于里門父母望使節于白門之雍署而奄忽長逝于蕭寺如于夢境未酣欠伸欬謦之時驟然攄胸灑面而呼之令覺向後紛紛擾擾殊榮極寵都未知爲何事令人傷徨追憶尚欲撫心定氣而復見所夢也佛言一切如夢此則更如未了之夢矣然夢中之人患其不覺今以夢爲喜以覺爲悲此又人生之大夢也嗟乎情器二世界中塵塵刹刹無非演說實相此世界風燈泡沫而不可駐爰有楚之冥靈古之大椿此現長壽身而說法也衆生貪着世味彌連逗留動經累刼不得休息爰有朝菌之艸蟪蛄之蟲此又現刹那身而說法也大年小年遲疾不倫警悟是一耳關尹子言人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一

徐云絕頂文字使人生欣生憐乃知臨去秋波那一轉何足悟禪頓悟處正在落紅滿地胭脂冷耳

董云渋固亦有反真想化之語此是玄宗正諦

日死者如一息得道此正爲貪生怯死者下一鉗鎚亦正爲早開晚落者發一提唱與莊生逍遥之旨一豎一拂而正言若反也眉雪生于萬曆壬子冠軍于崇禎癸酉甲戌而郎世于丙子身歷四朝春秋僅二十有五自童穉呫嗶而外徘徊于名場者十許年耳性至孝而早慧文章跨越一世生平嗜異書交誼遠慕古人篤宗盟而爲之引手不問生產舉體落落穆穆無薰灼

想又深信因果趣向大乘非獨以千秋事業自期尚將以無生法忍爲歸宿也憶今秋八月十八日亾兒入月爲若翁篆雲先生草一詩以稱君大父之觴方盛稱眉雪科名文采而眉雪竟以是夕歿亾兒尋亦夭逝又未幾而眉雪大父亦復捐舘賀吊相尋固是人間尋常事然以眉雪之年較之目前耆舊若本寧玄宰諸公便如星壤尚不足當喬松之一呼一吸也寧不可醒

此是先生開堂說法一回記

功名富貴之沉涸樹無常苦空之赤幟乎哉昔金沙灘上有少婦奇艷絕代孤行城市馬郎追娶之甫舉同牢之巹而膖潰臭穢橫屍床褥間馬郎欻然驚悟而證道果此普門大士之現身也向使此婦更燕婉數十年髮白面皺而後死于牖下便如太真以垂老就縊明妃當暮年出塞亦何足感人而使世間知三界火宅之不可暫住耶眉雪禱于大士而生又展卷談笑而坐

令子長孟堅何處著脚回記

脫于大士之前余乃爲探其去來之本意昔人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大欲無過男女世樂無過功名故往往分千百億身入情欲之場而示其過患今日之眉雪其即向者金沙灘上之馬郎婦耶然眉雪一代文人自當炳燿國史而余獨取諸稗編野史以傳眉雪亦知古今國史之總無異于稗編野史也

陳云此傳不獨文字之妙直將生死關頭修

辭去此中經湯義仍拈公花柳已燦然春工矣此傳淡寫点提更超暢鼓發高

短幻化勘破拈出真足醒塵夢而生道心此
文便當垂世寧直以兒豬不朽已也

○杜麗娘傳

太原杜寶宋光宗時任南雄府尹一女年十六
小字麗娘幽艷絕代兼工文辭暮春之月偶遊
署中後園翫賞移時忽忽不樂遂歸閤中俛首
而嘆曰春色撩人信有之乎嘗觀古之女子因
春感情遇秋成恨良不謬矣悵望久之曰可惜

[illegible]

妾身顏色如花豈料命如一葉耶遂凭几而臥
纔合眼見一書生方弱冠於園中折柳一枝笑
謂麗娘曰卿何不作詩以賞此柳乎麗娘欲語
不語心中自思此生素昧平生因何輙入於此
正躊躇間生抱至牡丹亭畔忽值母氏喚醒麗

忽悲忽喜極變無端　自評

娘口雖應答心慕夢中之人不能放懷次日獨
往園中尋夢中相遇之處杳無人跡忽見一大
梅樹喜曰我若死後得葬於此幸矣每遇風日

佳麗常至梅下低回久之顧謂侍婢曰我死當
葬於此汝識之一日臨鏡自傷容色清減因自

怨又多此一事　自評

畫一小影偶省夢中書生曾折柳一枝遂題曰
近覩分明似儼然遠看自在若飛仙他年得傍
蟾宮客不在梅邊在柳邊自此執迷一往朝夕

此夢已三年矣　自評

思之日疎日遠懨懨寢疾時年十八矣自春至
秋轉更沉重八月十五夜泣謂母曰兒不幸夭
亡死後得葬後園梅下於願足矣言畢哽咽而

死母哭謂尹曰女願葬梅下不可拂其意遂葬
之時杜尹已任蒲赴臨安新尹柳恩恩成都人
子年十八名夢梅母夢食梅而有孕故名因簡
閱書舍得小畫一幅展視見美人像并畫上詩
曰此誰家女子小影耶何言不在梅邊在柳邊

此想亦大無端　自評

奇哉怪事也依韻賡之因想畫上女子心中悒
悒明燭和衣而睡中夜聞扣門聲問之不荅少
頃又扣啓戶視之見一女子翩然入門柳問其

姓氏曰妾府西鄰家女也少頃天將曙女子整衣出戸不知所徃如此十餘夕乃含淚而啓曰妾杜府尹女麗娘也年十八未適人而死葬後園梅下今已一年因郎得妾小影故相傾慕郎若有心來日開穴視之妾必還䰟今事已露不再至矣若不得復生必痛恨於九泉也言畢不見柳生悵惘自失不能定情遷延之間已至亭午徐向梅下啓視顔色宛若扶至密室以湯餌服之少頃便能言語柳尹設宴官舍杜氏艷妝出拜遂擇十月十五日合巹遣人馳報杜尹時杜已改除江西叅知政事得書大喜柳生應舉中二甲進士除臨安推官柳尹任滿携家至臨安杜尹亦至臨安相見柳生後任臨安尹杜氏生二子長為顯官

論曰古來節烈女子同是極有情人耳極有情故可死可生眞有不可自已者使知名義所在擇而為之此斷斷乎不能為節烈者也然不獨此也古來忠孝男子俠烈丈夫無不如此而可湧以名義之說當之邪非眞寔有情如杜氏者又何能不受名義之累而死心蹋地如此也又不獨此也人知恩愛斷者如四肢斷不知惟極有情人作得佛也情之所至一徃不返不至如四肢斷不止不至成佛不止則諸佛菩薩亦非此等人不能作也世人悠悠泛泛鄙眼不定縱使入世出世種種解得其如意嚮力稿不能自赴耶夫情即性也有至情是有至性也至性不存而欲求一至情之人眞不可得也已

讀此如聞晨鐘使人深省 自評

此杜氏本傳未經臨川更演者也是余庚戌年所輯少年著述惟存此一篇耳 自記

〇家傳一

文云諸傳瑯琊歷下太[illegible]

靖難兵南下忠貞公敬以抗節族夷弟敦號四承事公逃而為唐西贅唐西之贅盎自瑞安而

諸子志俠窮驅而汰其習氣

奉化而山陰三徙矣而子孫遂家于仁和是爲仁和卓氏是時諸死節家皆勾黨籍公變姓名爲宋哲以贅宋故而其後因冒宋氏公晦迹沒世行義不傳杞宋之事孔子葢傷之焉然公非有趙朔李固之客以奇節著聞也能拎拼徙匿而使覆巢之下卒有完卵卓始繩繩矣文皇之怒株連告訐者伏屍百萬流血千里而不能盡快其意于卓氏此不足以知公哉

聞之父老曰西溪公以任俠聞于鄉閭暮年客吳舟子爲江淮盜醉之酒夜擊殺公投水中公子見齋公同漁人遡流求之歷冬入春不可得則呼天欲自沈乃屍遂浮于具區而顏色如平時額及肩有斧痕復大索盜得之吳昌市爰舁柩歸葬焉

自四承事公以下世有隱德凡六傳而生見齋公公椎外辨中讀書強記而以家業中衰乃學

[illegible]一能[illegible]決筆[illegible]出前人生面

爲賈公爲賈則大贏五十年中屢仆屢起居貲之道仰取俯拾居賤操奇忍贅以竢昂直不爲人損一毛乃公爲賈獨不然嘉隆間歲大侵公悉出其儲粟而賤糶之又煮糜啖饑者而棺死者人或謂若儲粟之謂何公曰吾所以儲非自封也東家閉出飽欲死西家閉入飢欲死吾裒其間足矣于是邑有大徭役與非時軍興調輙推公公爲立應又身所樹腴田宅割而推諸息弟咸極所欲而它所散以氣誼者不貲數賈人法當破產而公更起家亦會有天幸云然其竊盈縮識聚散必有深于陶計之策如孫吳用兵申商行法者而人弗能知也顧不喜爲醲侈食不割生衣布不浣室輸不藻恒與田畯父老伍而獨喜延攬諸賢士時撫諸子謂之曰兒曹知卓所以徙乎即不能如先侍郎殞宗以殉志異日操觚管對公車拊循郡邑吏民而脩太傅褒

德侯之業隆隆振家聲即不能及而吾挾素封
以老而人啖此飽蹲鴟公何爲者我何以瞑目
于是諸子感感奮讀書文卿舉鄉薦卒而明卿
益博通古文辭繇太學補太官丞郡國守令爲
明卿名高故市牛酒請因明卿得交權公會詔
舉郡國高行賜爵一級邑又春秋禮致之鄉飲
賓公爲一應之即謝弗肯再曰寧吾任哉公既
用高年著名義畫策善斷居傍邑無遠近咸取

裁公得一言即有所不可亦強爲解而公度其
且解輒去之曰郭解一俠魁耳尚不欲操邑賢
士大夫權今乃以汙我公姿癯而淸善步履飲
酒溫克好爲詩明卿之爲詩以風格著而公顧
取適情與近道理時耿耆儒遺訓筆而列之座
左右然間從衲子方外游太出貲建大善禪寺
葺永淸庵兩祠聖院造五杭橋者二人或謂公
族爲福邪斯亦義邪然不吝財是人能賢公者

能得謂所以賢蓋年七十八而卒公之病里人
爭禱于社其殁也爲罷市野哭云自昔王孫以
財雄汶山下然未有行誼著聞也漢高帝重困
賈人令不得乘車以示辱而賈人擊鐘衣繡爲
豪益甚至武帝時告緡而賈人困始極矣豈非
以射利奪耕不佐公家之急故邪假令其時有
孝弟樂施薄衣食急上供內行醇固若公者人
主方褒顯以示黔首又胡摧辱也嗚呼厚藏恡

予邑莊行違士之儒而賈者多矣若公非所謂
儒而名賈者耶

日峯公弱冠爲諸生輒厭去多博外家言奇服
跌宕千金自喜同聲合氣之士戶屨錯然公老
于辭場聑一調選授燕山經歷隨判許州輒棄
官倦遊而歸家徒四壁立公脩然忘貧也尤工
于詩秋風鍛羽則磊瑰嶔嶇春華冶游則綺麗
掩映寫公白門則凄緊悲涼里居謝事則幽沖

倘初云詩宗答語下

澹蕩因境以得意因意以發聲直取于性情之真而濡澤口吻之際非支離刻擬規獵世好者比也稽叔夜言服藥求汗未必得汗而媿情一集則泚然流離予以為詩亦然操筆刻句未必得句而勝情偶會則翩然奔注摩詰以禪超有襄陽以澹適真才不足半李杜而依性附情有詞壇工力所不及者此可以知公之詩已公故拙首陽而工柳下游戲市上于人無所不與于

言笑無所不盡雖擾狎之勿問也然里中鮮衣肉食者卒不能讀公隻字而公獨抱其不朽于一人千載之知所得不既多乎所著有詩集二卷行世

余大父初艱嗣大母進側室邵而舉心華公七歲就外傅便能捉筆為文有奇致嘉靖辛酉舉孝廉高第計偕上南宮體素孱弱不耐風塵乃遘病出自棘闈喟然曰臣精已銷亾矣進則[illegible]

歸養不則祓短褐為黃雀山樵耳既復下簾館傺甚馳驅而歸臥病四年竟卒公為人堅孤耿自飭顧多才技為詩在陶韋間刻有榆樧稿尤工小景畫余及見芳洲圖一幀絕似文徵仲而筆墨蕭散以意行之大盜夜劫于門持見齋公急公從間道出督家衆市兒鼓譟入盜僅懼釋見齋公去妾殷氏知文藝常侍案前讐較經史比病呼若翁遣之曰我往以嗣卜而女今我且

昆華云閭泰閭區罕珠翡翠然相錯而成文

病第它適毋令怨也卒無嗣仲弟以長子爾康為之嗣

嗚呼我卓冐宋氏者蓋六世矣至我月波公奉神宗改元詔褒恤殉國諸臣盡弛鄙禁乃復卓氏云公美姿觀眉目如畫有衛洗馬風為人烈亮薄章句竊與豪子弟學騎射劒術見齋公覺而督過公少年人不守撿押事詩書而慕豪俠之行夫士有鳴玉簪筆侍金華安事兵公始斯

節閉門傳綜百氏所交傾海內豪傑近則盃醪
遠則竿牘苟失一名下士公則耻之士或不爲
公知至相語不比于人數雖信陵執轡鄭莊置
驛不過是也初爲舉子業與孝廉公伯仲同舍
孝廉公希精一業而公性跅弛爲文直舉胸懷
以是不合于累黍獨時時好稱詩取裁斷自大
曆初爲國子生賦桃溪書屋詩詩聲滿留都及
北上拜官光祿游日益廣諸名公卿咸忘年折

行與公結爲盟而稱詩長安市中公隨乞歸侍
養晨昏奉匕箸操几杖者十年見齋公家埒素
封爲人抱朴不游秇苑至公峩冠高蓋好文章
交游入則接筵出則連駟居左右多窄袂恭韝
執籌列肆者私謂卓家兒不類卓氏其衰乎乃
相率訕笑去是時瑯琊歷下大函四明諸先生
爲詞林冠冕公奉匜沃盥其間標位甚高比肩
作者王弇州先生謂公曰江南文獻甲天下而

錢唐中限之其東則吾吳業有二三子以至檇
李語溪而盡其西則越有屠之田叔長卿沈之
嘉則箕仲以至山陰永興而盡武林饒佳山水
多君子而文人未揚大業其在子乎起而賦詩
有詞人武林社之句蓋割西越以奉公湯沐云
比奉見齋公諱旣免喪詣闕補良醞署丞遷典
簿光祿職尚方膳日與貂璫伍諸奸窟其中出
入莫可窮詰公廉明難犯初若相訴病卒自解

去官人久物故而籲藉自如公廉得之卒除其
籍劉某給事武英殿與其兄金吾緹騎相緣爲
奸以僞篆支歲餉下公庭訊緹騎故匿弟而身
對簿氣張甚公徐以他語鉤之其人立感悟出
弟抵法而已得末減爲鬼薪其練達吏治類如
此已遷珍羞署正會天子方採諸曹署郎及天
下隱逸文章之士纂脩國史而公爲老詞人文
章流傳日益著政府欲羅之史局具疏上請而

銓衡又才公將出試劇郡其年六月疾卒嗚呼
惜哉公于學爲汗漫游凡方術技藝能单體小
品以上者皆與之媞稗官小說支離覆逆之術
皆所該覽尤輕財好施里中貧士待以舉火病
苦死喪者咸赴公李某逋徭賦鬻子女都市其
母尋兒道哭公見而愍之立傾囊篋得弗鬻人
有侵其田廬者戒家僮勿與爭大地泡沫耳何
爲尋干戈于蠻觸其讓之有負于公顧街公而

叱之塗揄其意將在券也亟焚券以全交矣鍾
生懋者奇士好稱詩母被祟雉經婦姑素勃谿
緣罪于生坐死公故善令陳請啓禁視故人日
暮故不出令趣之曰吾以父老白孝子冤十年
不得信寧與俱繫耳令嘆曰嗟乎有死友而無
生親乎是夕深文解而生得論成塞上然公與
生實未之識也于是遠近咸誦公誼謂卓郎夸
毗子哉儒則通儒俠則節俠過乃翁長者矣公

通儻豁達與古豪傑埒令得都要津其建竪必
不凡惜困于資格無能爲之推挽僅在散地嗟
夫士豈能自爲才在世用不用耳又天性伉爽
恒秉單舸香爐茗椀浮家吳越山水間累月忘
返又稍喜游乎酒人家釀新熟與客浮白放歌
聲出金石時發詼諧談言微中淳于東方之流
乎中歳習禪寂結石禪菴栖託蓮花貝葉間是
將以無生竟矣所著有卓氏藻林唐詩類苑卓

徵甫文集詩集續集北游稿行世
日星公婞直嗜奇好與諸文人游爲客交而落
筆輙自異諸文人咸詫爲鬼語賈用不售則益
悲憤成疾然志益銳負病入雍試方搦管吐血
數升輙痛哭而返遂卒生平喜讀易著有易解
時失其傳公好古收蓄名玩不減海岳寶晉齋
作字逼肖魯公精奕棋又好擊劍鬬雞走馬睥
睨感憤便成瘖痟類古少年塲客時長習與公

同氣類有辨才尤工畫蘭精秦漢篆隸又往往
逃于麴蘖人稱大小阮云
○家傳二
朱孺人諱順秀字葆貞里有周媪善謀恒謂孺
人非貧家所得有而見齊公美晳如冠玉有胡
僧異之曰是當起家朱父微聞之遂以字公當
是時翁商齊魯間數歲不返而姑病家用益困
孺人躬績紡以治甘脆不給則脫簪珥繼之十
許年一日也于是公家益拓如故矣而未有子
偶指謂孺人曰若胡僧與周媪言不驗哉孺人
謝曰未也乃陰爲置貳遂舉子文卿尋孺人亦
舉子明卿爽其愛于文卿弗使除也孺人精于
握算米鹽薪油皆自其手裁又耐御僮婢以寬
承嚴故時得其心力即公之善拓家祖白圭息
法而大槩孺人成之也孺人固饒心計然一切
從厚道隣有竊貨物者家人伺得縛之孺人陽
驚曰吾托以致外家尚未發耶遂解縛使去當
姑歿而執孺人手曰吾無以報若願若得佳兒
婦吾瞑地下矣然孺人竟不成爲姑以卒當是
時明卿僅十有四歲其後業成有官矣文卿舉
于鄉矣所置貳復舉四子矣諸孫之舉者三矣
與女及女孫所婚嫁皆名族矣公嘗置酒合內
外親忽泫然而左顧文卿曰微而母孰有爾哉
已若顧明卿曰孰與我共艱者而母哉已又顧
少子輩曰是有及有弗及者而母有遺慈也已
又顧女弟之適張者曰吾卹而家不能若而嫂
之卹而詳也文卿等皆感泣嗟乎婦人之妬者
其情也方其起艱難自爲功且覬其有子也率
不聽置貳已庻身無成不得已聽之置其詳許
而陰不令近以終其身當其時自謂即亡子終
不願有他子其人又不幸而壽內顧孑然乃始
悔之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若孺人當壯齒

知大義先姜舉文卿而後身舉明卿可不謂難哉卽不及見其成業所就爲不死矣

見齋公中歲孺人朱貳卲巳舉子而艱于孫也朱孺人爰逆賈孺人而進之孺人則謙約卑退事事當朱卲意懽其心見齋公以孺人事事當朱卲意也于是悉家事委孺人孺人以纖微起家家政稱明察孺人卽又事事當公意懽其心公且向衰諸子若婦甯相埒也孺人未舉子而爲諸子若婦夙興夜寐綜理委悉于是又盡當諸子若娣意懽其心而孺人勞心苦骨甚余童時聞孺人自述其初載猶隕涕云孺人強幹有才技嘉靖間里有倭警咸棄家避匿公獨不易肆人爭以家緣投公質庫且質且匿往來搶攘亂其中孺人以一身董護之見齋公以貲豪而孺人粗衣椎結不膏不沐雖臧獲有過之者而一遇閭里貧厄則匍匐救之傾筐倒庋無所惜性尤勤敏耕奴織婦皆與同勞苦故不約而嚴飭無剩衣紊無長物几席鑪梳無不當其位置肅如也晚更以季中落勞悴佐之垂歿時猶爲季蠶繅且蠶且織竟以病卒孺人婺居常戶脩廢葺蠹深自凌厲以冰雪之姿外御其侮雖子婦不假言笑咸惕惕不自寧其嚴冷如此而當其艱辛盤錯之中則能婉婉柔順以得人歡心能止人者能下人孺人蓋始終堅忍人也黃老申韓似可同傳矣太亦有言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艱關育孤卒以自立卓卓氏之孟閫乎

例初云韓昌黎得意筆

余卓代有賢母其以貞節著者爲談氏徐氏譚歸心華公徐歸日星公兩公俱蚤世兩孺人苦節三十餘年其冰蘗之操論于閭里心華公狷狹自守譚更以才諝佐之內外裕如日星公慷奇負氣常走四方之游士徐盡其資以助間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

兩公艱于嗣息兩孺人垂樛木之仁爲廣嗣娶媵卒不得舉子當兩公之歿也皆抱數歲弱女專屋而閉居躬爲桑織以對靈幃而繼嗣復無望乃以孤女婺婦受侮于他人益窮苦困厄久矣而無變志卒撫嗣子爾康爾臧以能有家其嗣子又以姿性邁往不能齷齪事生產兩孺人猶謂曰鼎不可以拄車馬不可使守鬭此孰與流俗小兒者乃歎終日如未嘗貧閒察其細行

謹明察勤敏飲食器具不及豐侈而必精潔旨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徐柔順宛委自初稱恭以久以至于老益見不懈于戶外余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江承漢[illegible]以自滿被玉道賴以有成及至後世自當世[illegible]多不能終其節而卓行乃在女子置公卿將相于何地乎至茹荼集蓼於百年之間視決腹斷臂于一時者難易又何如也

文云器及人世家緣之者

去病婦氏李小字阿燈嘉善人父讀書說劍有俠聲爲女簡才倩以歸去病婦性朴直不知人間有機巧事生平無一抵欺語人欺之亦弗察察也少長于貴不自習衣直置裀被食直置粗糲無綴綻鞶奩之勤亦無時世珍綺之想去病爲庶子而繼于孟氏其嫡母郁也有其母陸其所爲後母談處三姑之間承顏調口蒽然幾得其意而常若不可必于鱗所爲本避之而反及

之有疑傷者去病一拔未售時多薄俗之感婦必前慰曰貴自子分姑恐而需之賦敘貰酒以佐寥落當季子羸滕會稽樵採之日而婦能慰好之故去病有不可友語者而語其婦李少習二南能說其大義其人貞淑得詩教多焉迨去病中歲始舉于鄉而李已先數年卒去病傷之曰婦何至于此婦與人直披心胸遇事多遺忽不屑屑作計慮婦固無死相也今則已矣使士

年間無畳煩絮許以撩其心必不摧折乃爾即
不幸摧折乃爾死者人之大期也亦復何憾焉
嗟乎如此而去病又安能已于腹悲也
陸氏葢亾而後知其能詩也歸朗生數年而卒
卒之日爲別世吟酸楚感人因索其遺藁則淸
婉娟秀病時戲于世尊師僧爲具疏不稱意隨
筆點染皆成四六甚駢麗平昔箋牘朗生至有
不可辨者而事朗生則敬畏如嚴君然自爲朗

生婦便食貧補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
勞苦臨坐病氣息奄然猶進貳于朗生冀其宜
子姑或難之曰棄婦以妬爲首奈何欲婦爲見
棄之行閭里以爲高行而不知其爲才婦古云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余恨古人不見今人焉
曰瑗眷母適范蚤世余父撫爲女擇對吳生瑗
姓仁而氣柔事姑若壻愉愉焉如履春水視子
女摇摇焉如朝不逌夕事舅姑與壻與子女之

黨皆調之如醴遇死喪疾病皆救之如焚其貧
賤勞勤以至憂患詬厲皆甘之如飴從來門内
巨細皆獨持迨病革屐其庭遂如空舍然猶賓
客起居纖悉縈念如平時時家人爲禮北斗司
命余教以向病者稱禮無量光名號越七晝夜
乃死已復甦于是宗姻兄弟之人無不招執手
絮別之語無不悉先人窀穸之計無不營殯殮
飯含之具無不視託子寄女之事無不究轉悲

桐初云此柳子厚白樂天方外之文

咽然後稽首西向曰自是不願生此世界願舍
此報身直皈蓮國因簡奩飾嚴瑞像曰余願力
已堅但生平無財施以此破結習耳乃安隱而
逝顏色不亂得年三十有六自歸吳至今日未
嘗一日知有生人之樂手足心血俱自罄竭但
求得意一人自謂永畢屈指平時閨閤之助無
非細事及一遘變而吳生百事既弛四體亦廢
手足若痿躄耳目類聾瞽卒以是發痼疾然後

知生平之相其夫子者大也嘗讀古賢母之誡曰愼勿爲好好尚不可爲何况惡乎婦德淑早弱爲體種種聰明才識卽爲厲階故云無非無儀無攸遂如瑗可謂兼之矣至如淨國因緣瑗恩愛深重似爲障礙然惟情深之人併歸一路則猛力過人不與淺薄者較遲疾矣况臨終正念既如微火燒積薪皎日麗霜雪乎余生平願力遇臨終者咸勸一心西往至是復得瑗

韓云朝雲傳固應讓此

〇〇〇亾姬智華傳

余生平勳名栖逸山川游俠文章之好與亾姬共歷其變今始若寒灰云少年抗爽燕中婦從游而覯奇疾既反其家如入棧櫪中將欲擺落韁鎖作名山游病者啽囈號呼不能椎髻負甕挽鹿車而行因置姬爲調護字二子人月人華如是十年迨予若婦翛然成立病者終不可起乃掉臂出門遯跡清涼山中時眷屬惟姬能從其帚以從尚恨多此縈繫不得卽剃鬚髮荷瓢笠爲出家兒亦類司馬之有淸娛司空之有鸞臺也向來鬱鬱塵勞如寒岩枯木鶯喉咽囀至是復稍稍有吟詠屬姬掌記姬性閑靜寡營無健婦才自言丘壑中櫟枝靡艸但供隱伴耳能歌詩詞能琴能好山水能同憂患能位置几研芟薙花竹能匡坐合眼而覯諸佛病婦以貴家子而傷余不遇呻吟閒猶作侘傺想姬淡漠不知功名爲何許物凡結廬開徑無不共余經始及園中創螺髻庵時時隨余覲佛同懺無始因緣願往蓮華國土每披露帶月晨夕往來梵唄聲中經行晏坐而談第一義庶幾龎家之媼如是者又十餘年命其子曰人目以表人天眼目曰人象以表人中象王曰人芬以表人中芬陀利華曰人悉以表四悉中人悉檀曰人覺以表八大人覺圍繞膝前如雲籠月也丁丑初春余

歸浙哭亾兒人月兼携人日就試與姬別予從
下追四月七日人日方采芹泮宮家人踉蹌至
以姬病聞余即于次蚤遄發而姬已于是日長
逝是日佛涅槃日也長驅而屆清涼山中則殘
花依林竹影在水板橋寂寂不聞履聲寒風蕭
蕭吹我舊幃耳余性視病人甚謹能應病與藥
遇命盡時必設像勸發令神識不亂以助往生
今一別如雨失此津渡青青子衿方將歸白門

而歌鳴雁乃生不慰其望服殁不視其飯含以
負終天之恨酷當奈何憶余母亾時姬夢普門
大士八臂莊嚴手捧余母母于大士掌中忽現
髭鬚丈夫相冉冉而西姬病前三日亦夢一嫗
來告云有王者十人前來刦殺因授一衣與姬
姬攬衣出見王問姬幾子姬以五子對復問汝
憶慈照宗主偈否姬應曰諾王不復問忽下座
長跪而拜傍持戟擁衛者相顧驚詫[illegible]

[illegible]云[illegible]之屠傳治經北孔之夢同道統也瀎夢金人襟事之始也此夢耶覺耶妄耶眞耶今

驚嗟殺不知何以降尊如此隨見第二王者復
問如前即令嫗引還曰彼諸王者不必復謁也
當生死大期而幽冥禮敬非小小根器所堪承
受豈夙因不可思議耶抑姬以念佛故而佛遂
住其頂耶抑五子中當有師子兒可爲摩耶說
法兆率耶余平時痛恨女流不達西歸宗旨謂
是死後必經冥司嘗舉慈照偈云譬如有貧女
腹孕轉輪王貧女自不知腹中有貴子姬每深

作種種詮釋因是世尊有客常亦是迦業不礙救於此鷄得方許諭六如一偈

信此語今以五子表法耶淨國品位下生猶勝
天宮一念成就即生彼剎鬼趣欽重亦不足異
或者病苦所迫大命忽盡正明定業難轉懾彼
任恣而閻羅膽禮當知淨業行人雖復帶惑往
生亦不受彼勘對將破除怯劣人永劫迷悶耶
抑從此證涅槃坐道場爲諸天人信受作禮亦
祇與生死因緣同如昨夢耶姬病十日屢絕而
甦如有所待瞑目之夕廣修齋供供佛及僧發

弘誓願庵僧咸誦第前勸令西往佛聲浩浩然
姬囑家人勿喧泣但願七七日中大作佛事如
是而卒姬姓高氏名霞字霞秀眞州人後受戒
博山爲優婆夷弟子而稱智華生于萬曆戊戌
臈月廿四日十八歸我四十卽世嗟乎余每欲
手持慧劒割却愛根塵緣未斷惟此一絲又祇
園一區花敷艸蔓未免留連光景吾亦愛廬有
樹下三宿意乃去秋以來半載之間骨肉別離

蓮華云姬人以生於爲株吼蓮句又以筆墨爲株吼

蓬飄漚散如佛所示生老病死猶當漸次而得
令則震霆激電眨眼忽空急雨暴流一時漂沒
生老病死之象都不復現但見空諸所有而已
忽遇梅塢桃磴間風聲水嚮雉雊烏啼如聞世
尊劈面一咄直令阿難矍然避座矣昔李夫人
以憔悴之容不令人見尚多却轉嚮晞嘘一番
衰相乃至輕紗幙中猶存餘跡似犀含月紋象
胎雷影未如姬之暫然銷滅羚羊掛角無跡可

尋也余乃修種種秘密津渡法與諸子發願欲
覩姬所生界蹁句夢姬嘿然趺坐但有光明照
其左耳人目夢姬居佛龕中破顏微笑而誦地
藏名字五月二日人象晝寐見蓮句之西赤蓮
盛開中有二花如車輪大姬戴華冠垂頰鬢化
纖趾爲巨跡與一大士比肩而踞花座餘花繞
前如盂如盎中有孥兒纔露項背大士手中持
錫錫端放光氤氳如烟烟光引一小兒馭花而

作傳後家人婁感奇夢夢姬皆坐道場而轉法輪復見中堂放光如月屋角放光如電此又覺時之夢也自記

來授以金臺侍立花畔姬亦招一小兒授以銀
臺臺端二梵書不可辨兒歡喜合掌而去象前
抱母母畧不顧但以手麾之曰去象馳觸欄楯
作聲而寤猶聞蓮華香嗟乎此姬所生界耶當
此警策因緣尚不長揖世間堅持梵綱永謝男
女想發大雄猛了畢此一大事作天地閒人是
雖有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豈得爲英靈漢
子耶眼前行止猶自繫縛臘月三十日到來安

能去任自繇四幼子牽曳衣裾累我夙願當儋人目董其教育便可游行四方使心地悄然神栖安養如劉彭城之親覲玉毫摩頂授手飲我池水披我袈裟則智華氏實余導師乃爲作傳而說偈言

走馬向市眠屍在棺此呼吸事如輪無端余以習聞而不驚悸選勝山椒迄可小憩且謀借隱徐思度世轉瞬之際驚颷驟來左攫我子右剝

憨嘆云當指於士痛自策勵恐嘗見世人于生死大事口端筆端尚欲牆人爭知却是自喘了也

我姬琰魔使者以死爲嬉詩當險韻酒逢虐巵一切知解難敵生死吾見利根如此而止治彼福田不可以據都無功德智華忽爾智華曰來吾語子禪君所開悟千聖不傳如何汝心愛憎熾然挪伽常定不可言宣如何昏散若膏斯煎三界火宅此爲其門身在門內妄欲討論汝所好尚佛不喜聞探無字篋而愛多聞懷無欲國而近女人纔提公案重重翻駁纔舉西方塵塵極樂開口便談向上一着但到眼前手脫腳錯吾今逝矣呼汝令覺

蓮旬居士書問海門師曰圓覺言生死涅槃皆如昨夢今此夢中境界爲生死耶涅槃耶師曰兩彩一賽博地凡夫云何坐大士掌中云何遂爲閻羅禮敬師曰碧蘿明月生庭院黃鳥白雲歸自依又修行分中正如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何以眷屬超拔便得亡者超生人天師曰不須柳線縫雲衲自是春枝透暗香至如不空羂索真言所謂加持沙土徑生極樂耶師曰唵啞吽摖麻此皆凡夫所不能信師曰諦聽諦聽如此夢中一案和尚將爲豈爲拂耶師曰蒼天蒼天爲縱爲奪耶師曰噓噓乞以不思議力書示法語一則師曰我王庫中怸無是刀懸示諸方以作人天眼目師曰舜若多自夜察秋毫

鄒云此文[illegible]一[illegible]山[illegible]一洲

○○蓮旬先生傳

或言須摩提國蓮華大百手由旬先生無始刼來神棲此中不知以何因緣而墮人世初欲薙除鬚髮尋復不果或言先生人間將相才耳先生笑之會慈母即世遂棄家躬耕清涼山中或言姬伯之讓季或言先生沉金漢水也山中結茅以盛衆華日祇園築庵以望鍾阜田螺髻緇素相傍或言先生將漸次舍宅爲道場耶然豪

岡云古無此人無此文但是閻天子

氣未除嘗踞荒岩深藪衡量古今烈士及指點世宙事雙眸烱烱注射如日月落筆則雷電忽至岳瀆動搖先生殆非隱士如夙昔所指當世卧龍耶乃攖觸塵網垂五十年婦洪厓痼疾二十餘年不能起四幼子尚未婚娶長子曰人月文人也忽現夢薛歲星而入林屋洞天隱侶曰智華氏向嘗夢其慈母坐大悲掌中至是自夢爲閻羅天子禮敬而往生銀臺中先生嗒然而起曰生死涅槃皆如昨夢耶乃縱步出門行脚深山大澤間或言周孔外別有英豪非將相所能爲也

姜云此傳亦復如夢如幻亦如神龍見首而不見尾

既云編稽諸家徵河漢爾拿勺中有海撒象

漉籮集卷十三

緣起

〇〇〇藏經緣起

古今載籍凡六家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皆持世之言也諸子泒流經籍驎萃彼云政惡多門詆斥百氏者遶足推波助瀾爾然而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玄覽偏照不可不深究其用也夫陰陽之術使人拘而多畏墨者儉而難遵名家苛察徼繞將失人情法家嚴而少恩此芣莒桔梗之言耳若夫儒者以淺持傳以古持今以一持萬雖百家不能易也乃易之失鬼樂之失刺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道家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乃清靜煉養服食符籙以爲至言元始靈寶木公金母以爲至人奔日踰月鬱儀結璘以爲至道凡此數子者流較之覺皇現身一期教海豈

詳云排禁大乘羅厭智方

但如蝘蜓之于蛟龍河伯之于海若而認爲眞實詫爲奇妙不亦悲乎夫世尊爲天中天聖中聖挪五時八教三乘十二部之文一音說法萬類信解如貧得寶如裸得衣如暗得燈凡大士之宣流諸子之闡揚以至禪窟蓮宗無不龍挈鳳跂風馳雷震而世人猥云三教理一夫治世語言不乖實相十種仙未證無生亦得生理而權實麤妙機感自殊故掊擊則義明附會則旨

㵎六詞斥瞞肝豈止佛法現前乃亦除宗不墜

晦此瞞肝儱侗之言其禍甚于詆斥異端而學佛者又止自伸其說未嘗滙合萬流剖析宗趣則似竺乾之教爲一家言致攻之者以爲華夏異緣東西殊教收之者以爲聖治之輔助朝廷之大養濟院于是魔法熾盛世間空虛矣而近世學人復各宗其師得一句一偈一門一法不復志求妙典如俚俗醫師不繇經論直授方藥非不或中豈得如靈樞素問遇病輒効懸斷生

薛云千年來名勝所闕不可少此明欵

死此大藏經所以爲大醫王能療衆病也自法教東流遐陬殊俗皆得耀于光明而余里佛事衰微向無法藏同難地于北洲類法滅于末世凡里中大心之人與四方禪悅之客欲披覽龍藏者無不咨嗟感懷撫膺深痛余友胡休復及家去病向欲于里中置藏久而未就今覺庵上人刱復資慶禪院余欲竟此勝因遂原六家三教之醇疵而指歸華藏以冀末法之深信若夫認葉爲金執指爲月此則秦伯之嫁妾楚人之鬻珠甚非諸佛降靈之本致與今日流通法寶之深心也藏經之約約費百金凡十人各任其十之一期以佛歡喜日竣事

○○○石頭山螺髻庵緣起

石頭城邊清涼山之隈烏龍潭之左畔自虎踞關而東去謝公墩里許轉逕而入別得一丘圓岫事具阡陌交通窈然孤峙爲四方游跡所不至都人士所不識卽居民亦不得名爲何山入其中者如隔凡之天竹影之寺置身虛無縹緲間舊京風華蔚茂如花岩攝山乃至天印三茅寥廓數百里外猶復轂擊肩摩兹獨幽迥踰于深山大澤因思山川奇秀每爲千人所指亦如隱朝市者非拙廉逃名之士不能居也余既卜築此中遠走人乃卽兹山之坳高岩深藪闢締

婁云說禪津津徒我塞竅滿足可容髮倘得依頭笠不

徐云山水閒人臨手拈來皆有嶺雲浪花之致

搆一庵荷鍤墾艸于山椒得殘碣方知爲法眼道場白雲庵之故址諸峰環繞如織而直取鍾山作對則高皇帝所云堆螺髻于天邊可當兹庵賜額也雙尖插漢一種黛色撲入窗裏簷楹巾舄俱漬山光嵐影中庵東向以表一光東照之義初日穿林正當岩際以表先照高山之旨則初終圓極之教也佛自西來以表落日懸鼓之方岩蕊披畦林花覆水以表破顏微笑之像

則禪土兼修之法也左爲祓園以藏羲皇周孔之書又左爲先忠貞公馭虎岩忠貞公少與仙游因貯琅函蕊書于中則三宗錄集之匭也遠公將于此地建大法幢綜理三藏訂其淆訛約其宗趣彙萃一書津梁末法自此謝絶世間長依法乳以此山爲雙髻之死關西目之活埋永明之神棲安養耳余所造瑞像一軀龍藏一部暨蓮沼花岡檀林竹阜俱極勝妙以作無住之

施一切棟宇樓閣莊嚴佛土則以屬之十方檀波而爲誌其緣起

○○普陀造像緣起

諸佛法身離一切相是故色見聲求名爲邪道然而池上丈六之身經言即是佛心又言末世衆生造一切金銅土木等像瞻禮供養之者與現在承事世尊等無有異何耶余謂三十二相即博地凡夫本來面目則當就凡夫身相而權

章云此中已有如來全身不須復造尊像

衙之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古佛之密語也若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乃世間顛倒想譬如認一浮漚以爲瀛渤耳然此一漚中即具足全海之量一切塵勞之儔爲如來種亦如汙泥乃生蓮華若離此色相而覓眞如非世界法身毛端刹海之義也佛未滅度即有栴檀瑞像實爲像教之始而妙法所云聚沙舉手皆已成佛者豈非至玄至微不

可思議者哉復次地水火風亦屬于器墻壁瓦礫亦生于情情器二法本自無碍而一切金銅土木俱繇想成咸堪說法正與四大假合之身無二無別幻則俱幻眞則俱眞若謂父母所生之身是眞世間所造之像是幻豈不謬哉然則舍那非眞離塑非幻而言金銅等即是佛身佛身即是佛心奚爲不可瞻部之有落伽普門現身處也雲初禪人創造三大士殿落成而聖像

雲棲云便是華嚴不思議境界

未嚴如彌勒樓閣未覩主者須來白下瞻拜恩三像殊勝希有合掌讚嘆願摹倣以皈虔乎大士無剎不現而普陀以神通著大士容顏無不奇妙而茲像以相好著以此供之南海如雲歸于山而水歸于淵也余故不惜饒舌于簡端今種種葛藤且置試問雲初所造之像于三身中當屬何身請以質之普門大士

薛云山川興廢有時正如人不受一回寒一回去年甚中氣慾都成夢幻試問爲力夫熱時

流離集卷十四

疏

○金陵螺髻庵疏

擁毳對芳叢緣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此法眼禪師牡丹偈也法眼道場宏廣前據石頭後俯龍潭若李主避暑宮諸葛駐馬坡皆其地也今惟清涼寺後山頂如砥爲翠微亭故基此外諸勝爲白雲庵不受暑亭皆久湮沒於民間茲無礙禪人距山里許見峰迴路轉谷環水迂別開一境顧而視之則穹岑倚天諸巒布勢而山哀浦思鳥獸叫音若悲像法之替而思紹隆焉於是卽山椒墾闢而得斷碣知爲道場餘地王荆公所云庵雲作頂衣月爲衿岡巒自獻洲渚橫陳林和靖所云絕境常難得浮生不擬歸皆字字入畫令人千載而下如覩

湯云熱鬧場中傍面一喝

當年也此址舊爲忠貞祠畔地背枕清涼戶當鍾阜特施以復古刹而額用高皇天邊螺髻之語則佛制以弘護屬國王也余因禪人嶋工伊始赴其營齋之請時春事過半鸎花尚繁牡丹初茁於崖際因思昔人看花以爛熳爲衰茲有善誦法眼此句者又嘗以蓓蕾爲衰矣蘇長公小令有云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此正法眼與人意旨然則今日五欲場中紛紛馬塵駒隙者暫借芳樹下落花中清歌妙舞之資一時迴向衆香國裏無生法忍中爲禪人莊嚴佛土何如何如

○○○笠庵募疏

詩僧以世智辨才發爲詞賦如惠休皎然輩多是流連光景之語不直明眼人一映耳然寒山拾得以本地風光殷懃告誡欲令法音宣流而世人未必瞿然驚怖乃或於無端詞[illegible]中染着

董云便覺禪喜法音諸懸向墮理障

礚着如冷水灑面忽發深省其詞賦家亦本未
曾拈此一着子而無端築着礚着逗漏此一字
一句則寒山拾得以佛法說佛法一切詞賦不
以佛法說佛法也是向寒山拾得會去者爲詩
中之教謂之說通向一切詞賦中會去者爲詩
中之禪謂之宗通可也然則何必以七佛以下
諸偈爲傳燈而詩人四五七言非傳燈耶又何
必於四五七言中如長慶眉山之警悟而後謂

之警悟如王齊之之念佛三昧而後謂之念佛
三昧王融之淨行而後謂之淨行耶今開堂出
世諸大老法語偈頌有若塵沙其中着痛癢識
冷煖者有幾雪公偕余游西湖多所吟咏黄元
公司理方以宰官說法見而愛之沈椒羽衆居
士又見而愛之豈有如冷水灑面令人深省者
乎今椒羽方欲捨祇陀之樹而願與十方檀波
共結給孤之緣亦秪當雪公樹下一宿耳學人

薛云即儒教中亦復爾爾前無端億逆此爲盜名此爲綺語眼前寶山已蹉跎大半也

三疑爲障道法其一曰疑師昔有一人對尊宿
前私自念言是聖師否尊宿證他心通乃云汝
但至心何疑不聖今日我輩於雪公但當承事
供養勿令空過不必如數他實鑽故紙者以情
識較量云是師聖否亦如讀雪公詩者當忽然
築着礚着時但各各自領畧去不必問其爲詩
爲偈也

重建大圓庵募疏

徐云聞疑有數之譚却使衆生不敢不服

山河世界俱向錢孔中藏身世界不大錢孔不
小如陽羨書生居鵞籠中亦如大千衆生往來
無邊身毛孔中亦一奇也天子富有四海邊陲
驛騷屠剝數百萬生靈而兵卒餉食尚恡不能
捨父子至戚纔涉錢刀或疾痛凍餒不相捄倘
不得不與則深生痛惜如割身肉雖臨欲命終
猶宛轉顧戀目不得瞑然則青趺赤仄諸君賢
於君臣父子遠矣至若道學事功諸儒無不濟

濟蹡跲於錢孔中獨豪舉任俠揮斥如泥沙斷梗其權稍稍就詘要亦向錢孔中左擊右突耳則此錢孔世界乃無量英靈漢子愚痴男女所共蹲坐而獨於佛事門中雖至貪鄙猶動一念捨心乃至一針一草只此便見諸佛法身超過無央世界而衆生身即佛身於此可叅取矣里中大圓庵在馬鞍山之麓載於郡志今已委蔓草中定空上人願剏復之吾里得見一山一水過于麟角鳳毛見一琳宫紺宇更難於是至欲見一檀波喜捨之人轉復難值遂以余言遍告十方但得諸人辦一捨心此錢孔世界便當銷殞成就金銀世界諸佛以衆生愛生錢孔中故造金銀世界以奪之所謂因諸衆生而取佛土也故愛一錢必生錢孔中捨一錢即是金銀世界中蓮胎種子

薛云奇奇怪怪真真實實

張云十方諸國土無刹不現身菩薩亦不嫌生錢孔中度諸財虜是捨是戀都無實義無量先生喚醒錢孔中酣睡人是大慈悲

○○關侯祠立碑緣疏

家去病作壯繆碑記謂侯氣逆而激如瞿塘三峽之勢是以沒爲明神過於古之名將岳鵬舉菀結之氣與侯畧同而引服於臣義未若侯之突怒乃平平將擬壯繆忠勇至張巡許遠而止其菀結突怒之氣雖足相當今張許孤忠已同腐艸而侯之英靈獨蹄越堯舜豈我輩擬人不於其倫耶盖侯於金仙氏曾有半偈之悟生平猛力歸宿法門故能現身天人中持吹毛劍擊塗毒鼓於以降伏魔民護持龍象侯之生也不能統一三國而沒後乃能綜理三教震驚三界千載而下聲靈過於生時矣豈可復據生前事業與古今將相絜長較短定其品格耶世間鉛汞得刀圭則成金液頑石得方藥則成瓊瑤彼

徐云放大光明破除初柰可惜不爲碑而爲疏

度世小道猶不可思議如此況夫慧劍碎乎虛空英雄歸乎性海迺欲以凡夫情識卜度其威神之所被余則陋矣侯於儒爲忠臣於玄爲天神於釋爲伽藍然則高皇帝立會通三教之指而近時嘗登之李宏甫諸公雲附影從以暢其指歸者實侯爲之導師也今法界衆生於古聖賢中所當敬共瞻仰非侯誰與歸會去病北遊祠碑越兩載未成適武夷鄭禹卿客祠中書法逼魏晉余里中欲邀法書以竟此因緣而資糧未足需檀信共成之遂因魏鍊師之請而爲之疏

薛云張睢陽英靈獨壯于子里幾與漢壽齊威予每謂予里中有宋元間忠義英鬼憑託睢陽故能並驅漢壽諸方忒不能耳今讀蓮旬此論又令我爽然自笑矣

○重建青龍禪院募疏

余友胡休復結青草廬於黃鶴山下樹千頭木奴將以異日歸隱於此不意纔入木天奄忽謝世令人有蘭摧玉折之感其尊公元敬先生遂發普心以所置廬舍場圃悉捨爲寺以復青龍古刹沈無回既爲疏以告四方乃方丈一席尚未有主會金臺法師有入山之志遂共啓請來主斯席因憶昔年苕上諸紳衿請金臺說法夾山時雲棲大師爲余函道金臺解行今雲棲示寂而金臺接武青龍湮廢而草廬嗣興休復賦雲漱石之場忽爲朝梵暮禪之地世出世間事皆巳如夢如幻茲通人達士必能以不堅財作夢幻觀莊嚴此刹令佛有廬藏有閣僧有寮舍所爲以幻修幻以有漏證無漏義正如是昔休復結廬時爲余言襟帶之間林泉幽勝無過是山得集素心慧業之侶如廬阜淨社於願足矣此巳爲青龍興復之讖休復邸中垂歿時顧謂

邵云可惜此願尚未成就

薛云冷語深情

黃云李斯烈士

（佇沒正青草塢流泉乃與東門黃犬同一嘆息）

舊交曰今日復欲入青草塢聽流泉都可再得此亦名利場一帖清涼散也余故相與感嘆而爲之疏

〇資慶院簡藏緣疏

（薛云起語絕快後亦俗然不可抑）

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此淸溪題鶴林句也今佛法衰微僧人營營世諦忪乃過於白衣其有講師禪客明教明宗自負名宿者忪又過於尋常衲子是則僧地爲假閒地僧話爲假閒話耳人世之哀禪宮爲甚故昌黎有汝已爲僧猶擾擾誰人肯向死前休之句此爲淸溪下一轉語也里中資慶院爲覺庵所𠛬覺公眞實人絕無世諦其徒悟空眞實又過於師絕無講師禪客之營求但苦行飯僧供養十方能講能禪者簡閱龍藏已歷三載叢林之開倡于休復簡藏之緣始於去病我輩昏擾俗緣暫當過此覓半日之閒勝於又落他僧忪局中也恨休復已奄忽謝世去病方奔走公車余又踽踽靑衿共是忪中歲月未知誰作天地閒人耳

〇募四月八日浴佛緣疏

世尊以四月八日降生印土指天指地周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此爲三乘權說耳佛實成道以來無量阿僧祇劫何待摩耶胎生然後踰城出家見星悟道耶

（董云如來壽量品中語）

經言佛滅度後於尊像前供養禮拜之者與生前敬事所得功德等無有異是故當知金銅等即是佛身何以故一切形像即實相故亦復當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非是佛身何以故諸佛法身非相好故然則今日所浴金銅之像爲是佛身爲非佛身隨喜設供爲有福德爲無福德吾謂是人福德無量何以故福德性空故

（薛云絕快利）

〇雪笠閉關疏

此世界如電光暴水幻炎亦如蘆葦伊蘭芭蕉

毛云既云在垢能淨又須閙閧簡緣我輩學人正宜向這句再乞轉語

之樹寧以牛跡盛大海水不可具說是世界過患凡夫愚人常所味着貪淫癡穢愚癡羅刹止住其中是故諸佛以七事發人心必先厭離世間夫厭離世間者非必揀去一切也在垢能淨則塵世因應孰非淨緣而學人居地未淨應如弱羽纒枝嬰兒傍母則必簡緣晏坐爲調心入道之路余視世間穢惡充滿不啻毒蛇怨賊乃復爲毒蛇怨賊所絆縛未即能逃之深山大澤

中則惟有閉關一事可以注心一境內外精研而不二上人適與余同願關房在雪笠前絕去囂閙爲余與叔潛輩觴咏靜息之地卽與林中樹下無別願與諸善信共成此緣不二梵行堅固必能以悟爲則破關時自當具大人作略矣余方有宏願欲刻蓮漏于玆山以續廬阜舊社亦竢暇時共圖之耳

○天醫院募疏

日大不易救乃知昌黎止送得窮要未歷盡諸苦趣耳　同記

余夙負大病常乞哀藥王藥上二大士乃迄今未瘳也其一曰窮半生投足輙墮坑穽有貶胡疐尾之嗟其一曰愚當面輸心背面笑世間交態如此余乃疎率應之動而得過其一曰愁雖當清風明月歡場勝侶而欲涕欲泣殆不自禁其一曰怒千載以前幽憂孤憤之事輒瞋目裂背至英雄輩出或叱而奴之其一曰家人人生憂患半屬此輩而嶮巇岸嶨之狀余更備嘗至

此日情境今猶如見　人月記

無所不有余向來困頓大率如此而陶吳許列仙善療衆病遂以向日所乞之二大士者乞之三眞人世或有與余同病者必不吝莊嚴院宇以應魏鍊師之緣矣時余居馬鞍山之化城庵醉臥不能起口授叔潛爲書于册

○觀音庵剏建文昌閣募疏

宿昔朱顏成暮齒須臾鶴髮變垂髫一生多少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此摩詰墮淚之句當

出法苦門三十二應中却少現文人身而爲說法一語是大鈌陷居士是七佛以來譯經師遂爲補却此句

知苦諦寔居道品之首然英雄以一大事因緣消其悲憤而衆人習董不言苦則諸佛遂無接引之權于是以福德引之凡有希求無不如意則普門大士于十方三世中其最無量者也天下文人每爲功名所悲落第之苦三年一歷與漂流巨海推落火坑等無有異普門大士所爲興無緣慈而發菩提心舒手手眼壽聲而救者亦必以此爲第一義矣秦淮佛法衰微不知一

大事爲何事壽上人爲雲棲高足欲于觀音庵後建文昌閣以攝諸士之文心而啓白門之文運蓋欲于大士千百億化身中首現文人身而爲說法所爲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也募凡四十八单单金一金米一石以表安養導師四十八願之數蓋大士爲淨土補處世尊故爲諸善信預植淨因而以此樓閣資糧遂爲樂國津梁則財法二施兼擅其勝此即上人之大心而

云慶爲撥令

余爲誌其本願蓋欲以文人而修淨業乃雲棲大師之衣鉢如是

○螺髻庵飯僧緣疏

高皇帝目鍾山言堆螺髻于天邊正與無礙禪人庵居當戶此即法眼道場居清涼山謝公墩之間爲金陵第一勝概余既買園以施與復古刹一時宰官若大司寇姚公岱芝侍御郭公丹葵輩各捐俸以助莊嚴梵宇而飯僧之資貧於

雲山云淨業行人應當念未來佛正是此義

十方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乃至飯阿羅漢辟支佛百億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此土凡聖同居而聖果如優曇鉢華最爲希有安得無念無住無修無證者而設供爲然常不輕大士每過聚落輙曰我不敢輕于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是則傳地凡夫無非諸佛孰爲有念有住有修有證之者而差別之普門解項上瓔珞一分以供如來一分以供下賤乞人

謝雁云北是叢林常住勝與

正所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也今以飯僧之資設供於凡聖同居之會一時香積主人已自不滅維摩若復以此資糧置常住產以傳之無窮則千百年後一切聖凡猶享此供有如一日無異純陀之供世尊也無礙楚中尊宿梵律精嚴三湘九疑之地人杰所鍾馳告此語以爲勸發、、、、、、、、、必有不甘自墮城東起而肩荷之者、

○螺髻庵飯僧緣第二疏

陳云重復舉揚殷勤囑[illegible]

比丘乞食以養色身乞法以資慧命故以乞士之因而感應供之果則飯僧者飯色身正飯慧命也佛律禁諸桑門睎種商賈師巫一切資生之術正以饑瘠所迫累心不淺故日中一食愼不容再蓋謀道謀食慮其相妨與儒者食無求飽之意相類亦與孔孟轍環傳食之法畧同顧印度委心佛制比屋修供震旦緣慳多生揀擇夫行乞者不能貧富等視修供者不能凡聖交

博山云二者皆是佛所不許

叅皆揀擇相也梵衲次第持鉢檀施次第設供方是恪遵佛勑耳無礙禪師梵行醇篤論議淸辨邁于等夷先以法喜施人如饑敎食而諸財施者亦盡化作禪悅上味共證無生恐時此食乃消耳今其禪侶募告四方而屬余爲疏余惟禪宗微言妙諦不可稱量而募引緣疏反令宰官居士着筆正如盲人咏日有何義味或者九天大地皆以同類化同類欲令語言易于通曉

耶

○三峰說法緣疏

竺乾之教自達磨西來爲此土宗門鼻祖嗣後禪淨講律諸家相爲盛衰而靈山昔日拈示一華常在人心中開敷不至飄墜也本朝高皇帝誦孔子西方聖人之語深信大雄氏法密符世尊付囑國王之言今世不能憲章聖祖宣暢正法猶然誦法先朝儒生家擯斥浮屠之餘唾則

既云如此年羽今人知爲文之樂

生今而反古不明邪正之異教而等之白蓮無爲之倫則指甲而爲乙或以法中敗類之徒而疑其立教則以弟子而罪其師幾何不以衣冠中亂臣賊子而欲按劍鄒魯也三百年來宗門冷落漢月大師以智慧燈紹隆佛種實佩雙髻祖師之正印所出追頂念佛精進參禪諸法皆獨抒胸臆得未曾有乃至開堂以來著述滿車皆如金鎚之決蝨寶筏之渡津顧其門庭高峻

陳云與諸暗助王綱

難解難入而維揚一片地宗風素微頗深曉曹或有小小機智又輒生狂解將爲黑風飄入羅刹則契上人特請大師宣揚正令直接諸祖之燈三吳佛法自此流入廣陵亦如初祖之自竺乾而震旦也諸宰官居士之誦法鄒魯而憲章聖祖者其必明于古今之異時邪正之異教與夫本教中賢奸聖凡之異人不至因噎廢食也則必弘護讚嘆令人心中一花五葉不至飄墜以無負靈山拈示之旨而余疏其意以爲之倡導

馬鞍山化城庵募疏

許云將無異準道使務子得成功名自是嗣宗真實具奈何今人新呼人以聖

里中無他山便以龜馬諸山爲巒岫宜一土阜耳然山態與人情相接人習而樂焉雖泰岱華嵩之仰止不是過也夫中國無妙高崑崙便以泰岱華嵩爲方岳亦如以龜馬爲巒岫耳天姝仙媛世不得見便以西子爲絕色亦類是也自

賢而輕與人以異雄耶山水異人亦同此感

西子又不多得而桑中陌上皆西子矣情之所鍾搔首踟躕較之吳宮作接時情景豈有異耶雖然千載而下寔不知西子爲何物安知苧蘿山中館娃宮裏勾踐夫差之眼界一時絕不得好女子適逢爽光便爾意銷心死耶余觀今日文人才士寔以爲絕世獨立可與俱死者未必果能驚他人則今號哳乎古之人空自神往而吳宮人未必大異于山陰道上婦人矣化城

薛云小小點綴都有理趣

梵刹在馬鞍山之麓山爲里中西子刹則西子面上靚飾也今靚飾銷薄如夜深朝暝時願諸人各施粉澤爲美人助粧如見西子而尚吝粉澤是與魚鳥之高飛深入者等耳

○鉢堂修街募疏

本朝周顛仙尹蓬頭鐵冠道人張邋遢冷協律諸仙俱流寓舊都之鉢堂向在冶城今移鄒虎踞關畔雖尚在都城而彷彿瀛島平谿曲阜綿

徐云筆底作軟紅大街

亘十餘里余初過此中如王燕伯入櫻桃園芳艸鮮美落英繽紛而瓊宮琳宇掩映蒼翠令人心遠亦令人意消獨以路當清涼龍潭間山村樵徑欹仄湫隘四方雲水之望紫氣而來栖託者洎宰官居士之接駟連騎過而問道者或遇風霾晦冥則踏雪衝泥躑躅不前乾貞羽士乃募修街路以利躋攀因憶漁人入花源處處誌之而卽迷失後遂無問津者詹石羽士之一朝

厥神界而不至奇蹤隱五百也它年炎石策杖披髮嘯歌其中卽當以此爲緣起

○爲余集生告佛疏

袁云若向世尊論及國事便是俗諦

伏爲原任山東巡撫今被逮余大成夙勵清操堅持梵綱始於尊信西方繼乃兼行參究贖潭以廣濟生靈鄒庵而紹隆佛事初廣偕卜築清涼原有同修淨業之約會大成放歸田里亦有不復出山之盟不意聖慈隆眷深感知遇於二

謙云此世只可傷如此都得不爲再轉法輪

言會當國步艱難遂遘冤愆于千劫亂兵東逞方傷偕隱之無期緹騎北來忽悵同心之安在昨者偶過梵宇爰動榱桷維新之悲彼薊門益深死生契濶之感而世間成敗論人炎涼改步從來建刹買生祗因情面而奔至人則轉顏易向反疑佛法爲不靈生而無與爲報援死則以何爲怙恃特偕原住濟生庵首座等同發誠心共詣庵中修禮慈悲懺法十部併誦法華般

此疏畢爲省命部指之人被除疑網今乃得道所願 回記

若諸經楞嚴大悲等咒將大成無始劫來身三口四諸業如河沙聚懺令清淨又將大成無始劫來持戒修福諸善至毫髮許回向菩提竊念師予乘已身而獲全慧命永明懼重禍而終遂生全此皆法嗣之龍象苦諦之道師生死一如殺活何異第恐怨諸佛之不救而宿命都捐抑或謗佛法爲楔人而三塗永墮是則衰替關乎大敎匪特大成一人而矛刺自有同心何但廣偕數輩當知定業現逢大覺尚云難逭而先罪消滅弃經亦有明言若疑作善而降殃咎好生而得殺此不識天道何況佛乘廣偕輩欲與住持諸衲緬懷刱造之初淨社諸爻追尋託弃之好而倡此微因以圖依救願大成仰仗勝緣益堅淨念永離衆苦之緣蚤遂生還之樂盡此報身竟皈安養謹疏

餘云切切諸義吐心子掌

○丙辰爲慈母告佛疏

此與會是未畢大悲像時所作自記

京子廣偕一心皈命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法華會上諸佛菩薩伏爲先妣沈氏廣音自春夏以來病苦日深迄初度之辰道心轉切乃啓禮懺之期卽發往生之願迨今六月朔日疾病彌增醫藥罔効廣偕發心頂禮妙法蓮華經一部欲仗此法力以銷宿愆冀增閻浮提之壽命併種極樂國之深因豈期定業難逃大限忽至當呼吸未絕之時已設像稱名助共繫念恐神識奔馳之後于四生六道猶未脫離特請禪侶八人圓滿法華一部於今月日恭就佛前祇申回向伏念先妣存日積習雖深蓮因已植亦曾夢受地藏之記昇逈西方之祥于病革之日猶脫眷而造像方呻吟之際亦負痛而持名夫洪名十念屠兒猶入蓮胎佛號一稱幽冥卽歸淨土今以禮經功德爲廣偕生平禮像持名長齋修供讀誦大乘慈悲衆生乃

毛云今我讀者心地清涼以皆可知

至一念之善如毛頭許皆悉回向先[illegible]廣音并
以先妣生平所持般若心經七俱胝[illegible]西方三
聖名號所造觀音准提地藏尊像三[illegible]并誦經
禮懺然燈懸幡施食買生月齋日齋乃至一念
之善如毛頭許皆爲回向淨域伏願釋迦牟尼
佛阿彌陀佛法華會上諸佛菩薩皆爲證明同
垂護念令廣音無始刼來罪業悉除一彈指間
慈光接引即得永脫苦緣徑生極樂蓮開上品
之花佛授一生之記然後普濟沉淪同歸安養
此則塵沙佛之弘誓尤無量光之本[illegible]展此深
心仰祈加被

○丙子爲大兒告佛疏

伏以長男人月以九月廿九日卒然[illegible]世竊恐
向來世智都爲障道因緣綺語文人[illegible]免依業
淪墮痛不可言苦不可言簡閱大藏[illegible]經一切
薦拔幽趣止可度以人天未能直超三界則一

時善利仍是苦因若往生淨國一法[illegible]須生前
神栖安養及臨終一心向往今已後[illegible]追恨無
及惟有不空大灌頂光眞言加持沙[illegible]散棺墓
上能令亾者徑生極樂如智圓母骨[illegible]于土面
可爲明鑒爰請諸大善知識爲之加持昔以此
濟津度慈母今以救拔人月伏願人月中陰之
中乘此祕密神咒不思議力衆僧威神之力眷
屬精勤持誦之力及與亾者本有佛性之力累
刼以來所作衆罪如微塵滿斯世界一一消滅
所作衆善如一沙一滴一一回向西方應時即
得光明及身捨離苦報往于極樂國土蓮花化
生追念華嚴一句之偈常作白毫一相之想以
見佛身故即見佛心依此珂月之光永作人中
之月謹疏華嚴偈永作人中月法華世尊引聞毫相自知珂月

臨終設像助生亾后[illegible]持灌頂此二種度亾
實夜重復宣說尚恐流通未廣　自記

○○○全眞道院募田疏

高帝定鼎建業便有周顛仙來告太平嗣後乃有張玄玄冷協律尹蹄洮張鐵冠諸眞皆十方雲水流寓冶城者自全眞堂廢白雲道士徒居龍潭虎踞間而十方全眞之客于茲上者来有栖止余惟浮屠氏叢林天下鱗次而全眞之挨衆者江左鈌然豈玄釋盛衰之數遞相升降而會逢其式微耶儒詆二氏此韓歐殘瀋置不復

論乃後世漫以三教一理之說和會其間儒傍西竺以標旨玄摭內典以名經將以息諍而諍滋甚蓋三家面目不同處猶存本眞若形似影響間淆詭益起膌肵之害過于掊擊此猶縱風而止燎也夫大小頓漸五時八教中尚自不倫況三氏之鼎峙哉內典自人天教以至一乘圓極階分五等儒者人倫之至以五常立人極仙道數種至于拔宅冲舉作賓上帝而止一人一

豈無超出三界人于此中現身者然教相自當知是 自記

天正與釋尊之初教相當耳儒者主持世間固二氏所不能皆二氏之徒則自相排擯玄宗言佛子觀空習定不識金液還丹沒爲精靈之鬼夫心性不屬精炁豈着孤陰単提見性自足該命留形宅性其所不屑者邇來禪家有人無煩更辨獨禪宗以靈眞馭氣鍊神判屬邪因而詆訾過峻至以此爲學人一大障難余獨未欽其說夫能仁旣昇忉利慈氏亦居兜率其諸天中

嘗見道藏部下品成就皆證列仙往來天上 自記

聞法得道之流一種英靈俊偉之氣必有百倍于人中大丈夫奇男子者至如耽玩天樂力盡箭墮亦似人中愚癡無智者耳豈無上玅法不以付囑天上英靈俊偉之士而必屬之愽地凡夫耶儒者治世語言尚謂不乖實相乃諸眞萬靈爲玉帝淸臣遊戲天界顧不得與治世諸儒比肩且參同悟眞皆挾周易闡奧今不斥叢文而獨擯列仙又何以明法王之廣大而謂一切

在云和在三教是十秋大識眼

法皆佛法也然則迦葉娭補處于雞足南岳願長壽以度世其不以玄宗爲蛩㕁矣惟甄别其大小頓漸之殊然後可爲會通本末之論故昔人言二乘何過而欲不修者哉余亦曰人天何過而欲不修者哉如此雖復和會其説以同皈一源自與瞞肝之論不可同年而語矣乃項簡蕊書既無結集翻譯時地可稽真人口訣又往往謂非載籍可傳則兼總性命之旨舍十方雲

水誰爲度迷之筏茲完白鍊師募田以供玄侶而祠周顛仙以下五仙以爲主盟此不獨衆真之旅泊抑亦大覺之初機也余小築祇園與玆堂地址相接將于此簡閱玄蔵且就高真之至止者而問津焉乃爲文以告于三教中大心勇子

直樹林募疏

文人結習深重初祖徹底破除此如以水救火

徐云具此清骨想見赤脚道人踏氷雪嚼梅花恋時余常擬枯士禪宗散理

以冷療熱醫家之對治也若授以彌勒天台之名相迂回絡繹晝夜役心使不休息此如以毒攻毒以楔出楔醫家之從治也應病與藥各有時節因緣雖不必合則雙美自不當受一非餘也然文字復有多種文人躭着綺語不能于此中轉身語以一大事尚致河漢一切台宗相宗或未夢見見亦如隔墻壁且無縁建立何況掃蕩則欲于躭着處引之令出當即以詩文爲佛

事庶得觸機領悟耳是故不受一塵則性相二家亦屬掃蕩不捨一法則世間文句都可建立你若無心我便休一小艶詞尚有因此悟入者安見詩文爲叅學障難耶經言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香山亦言先以詩鉤牽后令入佛智良可念也余于緇流中得石門羽士中得玉蟾最傾心相向欲遴其勝語拈向世人然于石門删其宗教之語于玉蟾删其鉛汞之句正以破

林云自叙游歷所至歷歷可念昔丁憂佳言先生少年遍歷四方殆無一處可

兩家之面目逗文人之機緣而與諸同社供養詩衲雪舫于直樹林中以當初轉法輪之鹿野

泗水庵募疏

余生于廛市長而不悴時徘徊雲栖西溪澗泛舟而往笠澤入靈威丈人之洞出朓石公龍嘴乃買山其中負縹緲而望莫釐以為可以遺世迨過京口三山則腄華陽之痤雀歷天目雙徑則狎中峰之活埋皆有終焉之志但我輩入山

住今讀此文則又處處可住如天住梵住乃至隨住隨宜而住無所不可

未能以形骸為土木常為樵牧所指不名為隱意反不若朝市間碌碌落落可偶居無猜也乃一涉大江平原萬里千古英雄車跡尚存止供憑吊不堪棲息即燕然一帶雲霞蔚起亦但以馬頭遙望為佳耳其他山澤足不能徧乃即舊京而結庵清涼山樊當轂擊肩摩中有寥廓無人之境栩栩然可獨寐寤言矣然而鍾阜句曲之洞天不可問達摩之履桃葉之檝千與不迴

繖山之石靈谷之松玄武湖之蓮花牛頭之塔影燕磯采石之大江不能羅而致之几席少陵對飲之翁彭津桑蘇之叟不能遙呼而告語每一悵望未免淒涼如寒夜衣絺而遡風也却憶少年往來休復之艸塢叔潛之化城小艇入山巒影在水每月明林際輒小憩栗山之椒泗水之畔庵為先光祿所葺與余水一方相望如帶今天涯游子遙睇茲丘正如故人遠在雲端不

覺情飛色動會流賊四起舊京繹騷又當以他方為清涼世界矣乃休復云亾叔潛筮仕昔會何可再得如劉阮客天台故里人民都非昔日面目惟山河如昨耳方知會心處不在遠息心人處處是道塲昔如來以足指按地此堪忍境中即成百千金寶嚴飾淨土但螺髻梵王了了得見他人無緣得見耳思曾周君欲于家鄉田地寂滅塲中作興復想作常住想作名山大澤

張云諸為中峰轉一偈口田水如銀表邑空青苗新影迴明月稼子迷养過地

想此亦螺髻梵王之流亞也乃因其請而為之前導

○○西湖種月庵募疏

西谿無用禪師向余言今時大善知識開堂出世說玄說妙而貪着名利多游族姓此輩無解作師為利飼說猶止壓垢而未得謂得未証謂証墮大妄語不如向荒山中把茆蓋頭耕田而食猶是衲僧本分事余嘗擊節此語然世尊遺

生何須翻轉犁頭鐵除卻滾滾勞勞又誰秀納僧本分事進何幸有以從我

教禁制方仰維下四口邪命之食今釋種荷鍤刬艸掘土正是下口方墮邪命與遺教未愜也偶見中峯大師詩云世上共言人種田不知却是田種人但見烏頭看田水俄然白骨埋黃塵轉眸又作烏頭子依舊重來看田水田水洋洋解笑人入死出生原是你農夫見說心欲折歸來翻轉犁頭鐵不耕田水耕虛空不種青苗種明月快讀此語可為遺教注脚不覺爽然自失

以為耕田種苗大非衲僧本分事也翠亭禪人向結菴于昭慶東偏為西湖之濱新河之畔田疇交錯如織去兩峰咫尺而桑麻歷歷良苗䔍然梵唄聲與農謳牧唱相和令翠公既逝鞠為茂艸法孫德初拮据剏復便欲築宇依林卓菴當坂却念此中宰官居士諸上善人于滚滚馬頭勞勞駒隙中而謀死時將得去者則何須水落石出方乃神栖安養即正當主伯亞旅假載南畝之時便應矍然回首而為耕空種月之計也

徐云余意猶好神仙願得王子吹笙鶴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艸便了却一生也

○○種月庵第二疏

游人初至西湖未見湖光山色便聞潺潺水聲逶墮天半令人奔裳濡足則湖水寫入新河如後湖別出之渚滙為青谿而漸入于秦淮也每

徐云寫得湖山欲勝抱不忍穠畢竟有并用武鄉之思

當月壁波間艇搖烟際廬舍倒浸影若蜃樓亦似置身秦淮青谿之間然此中登覽有餘地而寒流常駛不似酒樓接甍淮水難留又此去湖山數武耳而鬪雞走馬嬌歌妙舞之畔忽然犬吠籬下雞鳴樹間却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矣如桃花源中黃髮垂髫往來種作與魏晉風流艶冶之地只隔洞口又如世間迷悟覺塵聖凡升墮天壤差殊而立地變易秪在瞥然轉眼處

許云說息指點出成勝義

耳翠公禪舍爲胡休復家去病諸子護持結搆今休復溘先朝露去病躑躅仕途余復嶔崎未遇寓公白門乃爲其徒僊初謀與復廢址于荒烟野艸而取中峰種月之語題其額盖有感于烏頭白骨輪轉無窮欲以片言喚醒瞌睡故爲南陽躬耕之客柴桑荷鋤之人下此一轉語耳江南千里內山川之秀金陵與武林並峙乃錢江足敵曲江而湖汐有山屋之勝西湖足敵後湖而轉汎容與了無國禁若新河清幽平遠欲勝秦淮而名不出里閈所謂有遇有不遇也吳越佛事寖盛茲必有施樹祇陀布金長者起而落成之則平原曠野又轉眼而成琳宮寶刹如楞嚴之壇彌勒之閣矣

○○○丁丑爲亾姬告佛疏

秣陵優婆塞戒弟子卓能儒法名廣僊上告十方三世諸佛菩薩之靈曰諸佛有大慈愍兼度

雪關云此是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之言卽此便是秘密神咒

六道超拔幽趣接之人天此一切惟心大不思議神力也衆生以情識卜度狐疑不信如取螢火燒須彌山此一種情識正是生死根本諸佛所不能救也乃或拔之人天之外引而置之淨土之中則以諸趣本有佛性故等與大車無二無三亦似度人之不止于人天小乘也廣僊因高氏智華之亾生大驚怖轉哀痛心作津梁想作厭離想作無生法忍想展此深心懇祈毘盧

尖嶠云[illegible]

遮那盧舍那釋迦牟尼阿彌陀諸如來文殊普
賢觀音勢至彌勒地藏諸大菩薩爲証明接引
也彌陀自言聞我名號一念慈心喜悅者皆令
來生我刹中則智華亦其儔也然而眷屬之意
防其墮落助以勝因與諸佛心等一慈愍無有
窮盡也今于七七日中爲誦梵網令三皈依受
此菩薩大戒如世尊言講誦此經律能令亾者
得見諸佛也爲禮水懺以三昧水湔夜寃業如

哀盎之于晁錯也爲禮梁皇懺以菩提心消彼
夙習如郗氏之脫蟒身而証天身也持大佛頂
咒欲十方如來所有功德悉與此人也持大悲
咒欲一切地獄自破碎也持不空灌頂光眞言
令屍陀林中光明照身應時卽覩無量光也誦
彌陀經願聞是經及諸佛名者咸得不退轉也
持地藏經以誦此經三徧七徧經聲畢時惡趣
眷屬當得解脫也持金剛般若以般若智降伏

蒔云句句本領之言不得貫其香慧

魔寃也依瑜伽教觀字種設放法食令一切刀
山劍樹餓鬼傍生皆成正覺也誦玅法蓮華欲
是女人聞此經典一句一偈能解一切生死之
縛當往安樂世界坐蓮華中寶座之上也誦佛
華嚴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也諸佛以
顯密二教廣利幽冥今爲指出宗趣所歸轉經
而不爲經轉雖密亦顯也若棺櫬之前鍾磬震
竦梵唄薰習亾者默轉于法輪之中如螟蛉之

化爲蜾蠃而不自知雖顯亦密也如上經咒所
開功德或順凡情而引以人天或究所得而攝
之淨域或生前歷其耳根或死後導其冥識艮
繇一音說法隨類信解種種逗機証果不一智
華生前根器但知西往今廣備一心以安養爲
主餘行爲伴則一切皆西方正因如百川之朝
宗于海也願智華乘此三寶加被之力累刼衆
罪如山如岳皆令銷滅所植善根一沙一塵皆

為回向法界也伏聞諸佛菩薩能現無邊身與
告眷屬生界或于夢中親領是人于諸世界見
于眷屬廣做不願接夢覓于方士而墮鬼趣授
劍盒于海外而種仙因但願冥漠之中示我所
生之界或于寶池行樹之前羅網欄楯之畔而
見智華之開敷也雲棲本師袾宏以眉山蘇洵
知有極樂世界乃不為其先亾求生極樂而求
生人天以為涉獵內典而未窺正法然則度亾
之必求西往亦如生者不願人天小乘之果而
冀諸佛之攝受諸大菩薩諸天地鬼神之護念
則今日種種佛事回施有情不住于相皆即有
漏之因而證無漏之果也

讚歎云據此公案亾人棲于淨佛國中作一
大富長者矣七七日後遂以銀臺往生之夢
可見諸佛所許是眞實語

旄離集卷十五

題跋

○○題鍾忠惠公外紀

殷時商丘山中有道士畜一寶扇每一搖動驅山煑海移星易宿無不如意時遘九年之旱道士憫衆生苦以手揮之立澍霖雨數千里成湯身爲犧牲自縛以禱適與此會耳漢有術者語劉季云芒碭山茆庵中有一至人當爲王者如此人不出此世界乃公世界也季礪刀入山徃殺之望見至人不覺刀自墮地因長跪再拜至人徐呼季云咄我不出孺子自取之今世知成湯之自縛而不知道士之揮扇知漢王天授提足不能爭鹿不知芒碭山人所不取而貽之者也當神宗儲位未定有三王並封之議諸臣力爭而不能得鍾文陸公食不下咽徘徊山澤中路遇隱君子授以秘計令貴妃于燕暱間自造

其衍耳

于帝願舍己子而立元子以免宗族不測之禍此如教人左手自刎其喉而展右手以求不死之藥也乃卒能致其媼之子之爲諸生者以得之于媼媼終白之于妃妃因得之于天子而諸大臣乃自以爲功今諸臣功垂天壤如成湯之禱旱矣近世又或謂此出自宸衷非諸臣能有回天之力二者如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也抑知熹廟之天下乃妃所不取爲碭山至人之不出而陰以貽季者耶諸臣之亦爭自爲名以揚君之過而堅其遲留之意諸臣之罪也則謂國本之立出自宸衷而諸臣實無功焉可也此正忠惠當日所爲功則歸于君耳遙遡千古而上其勘大亂定大策者青史所載謂功出于某某或冥冥中更有默運其機而實不出于某某是未可知使外紀不傳後世烏知此舉之出于妃又烏知其出于公雖公亦不欲人之知其出于公

之於則 谿天河 亦樹星 斗

院方偏乖吳許大神通乃知西來非僅出世聖

也彼隱君子者共亦信陵之夷門子房之黃石乎因思國家正史大有與稗史類者如四皓事或指爲眞或指爲贋亦與商丘道士芒碭至人同隱顯耳

題螺髻庵冊

聖祖誦孔子之言曰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世儒方以此爲莊列之寓言乃聖祖獨誦法之而以帝王欲滅二

入莊列不比道遇開句眞覺闢逕無碍

氏者爲小聰而大愚是則不獨皈依浮屠亦且欽仰莊列宸聰有超越儒生萬萬者于是創復齊梁諸剎于建康時遂有周張諸仙來告太平蓋應運而興以統理二氏暗助王綱也乃南唐遺跡之在舊都者惟法眼道場最著而清凉特如馬夏山水之一角玆無礙開士獲遺址于崗外荒林中則雲山不改江月分身文忠公清凉原詠頓還舊觀矣開士廣發大心宏開叢席余

願爲祇陀之施樹復兼給孤之買園自此蓮社鹿門比屋而居遂成淨國庀材經始便已簷楹覆翠策筇一過輙覺巾舄生雲余惟高帝視鍾山爲清淨身直以螺髻作三十二相中無見頂相然非莊列諸書幾不聞西方聖人之語則莊列其竺乾之前驅耶自古拔宅冲舉諸仙無不黙朝上帝爲金闕之清臣乃內典六念亦始于三寶而終之以念天今三宗互相排斥多見其

許云吾言天人之際莫過于此

不知量也吾家忠貞公少而馭虎巳隷仙籍高帝言韓愈詆呵佛老而家出仙人以爲天地之大機則當于龍藏外別貯八角垂芒之書于岩中覓十方雲水眞人被腸浣胃而秘誦之余願與今世之憲章聖祖者共成此庵以爲論道栖眞之地而誌其語如此

張云聖祖註老子註四十二章經集三教大成世儒眼孔小妄有訶詆得此一解惑亂

○修葺文昌祠題詞

世傳天垣列星墜而爲石或化爲異類而最著者化爲將相必照耀九州流芳百世文昌所化則屡世爲名臣自春秋降爲張仲嗣後歷世皆冒張姓余友蘇品一氏自八閩來客于金陵下帷蕭館之文昌祠弟子日進其中高才碩士後日皆當出爲公卿品一亦惟取紫薇所降歷代名臣事功相勖耳文昌爲紫垣一星張氏又紫垣降生之一姓閩又紫垣棲止之一區而海內名宿之與茲社者則不獨一方一氏爲可沾紫垣之加被應列星之餘輝也因笑謂諸生昔王詡隱居鬼谷而蘇張皆出其門是爲千古捭闔之祖今文昌歷世現身之家與品一又世爲良友不亦異乎遂因修祠之次而爲之引并以五龍游名其亭蓋鬼谷抵巇之術取象于猛獸鷙鳥之發而必始之以五龍也

○○題楊龍友畫

畫家盡態極妍祇如義學沙門文人之畫則西來直指也龍友于筆墨畦逕脫落都盡故千山秀色現清淨身明明祖師意只在裏許然亦有自謂別傳不諳教相者欲離畫家死法又墮文人活計如龍友深探南北二宗方能脫離一切未許通宗不通教者橫拳豎指

○○題應眞卷

世尊以華藏說法聲聞如聾乃于鹿苑權說三乘皆欲導歸一佛乘故則聲聞所逗之機卽是耳根圓通也世因敗種一語遂不讀阿含等經不知羊車鹿車爲何等教于是多退失之大心無豎出之聖果以于此方之機不接耳法華授記乞士皆成正覺正與龍女無二無別而飲光尊者教外一燈已直踏毘盧之頂今教家眛四諦之果而禪宗忘西來之因請于此諦觀直下

薛云了裝

徐云數行之內恭白香清悠然可想

便覺此中具足三十二相又復當知此三十二相俱是虛妄方不向諸相上作活計耳

傳山云聲聞授記迦葉傳燈二乘何過而不修習

○題寒氏詩

國朝類冠進賢而刻集不則詞客以此爲羔雁夫貴人本不習詩賦於熏灼喧豗中强作解事詞宗趨勢附利又以詩棄作一部仕籍安得有字句可傳余少鄙此輩一逬孤峻之意每欲直翻二百年惡態顧欽昔歷落流離轉徙中所得篇什如趙明誠金石隨時散去今則持綺語戒間一吟咏爲寒山古佛耳乃吾小阮寒氏少負夙根霧慧絕世如迦陵頻伽居㲉中時已超出世間一切音聲與吾兒倡和諸詩無一點塵氣青蓮藍稱金陵子云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渡西江水遂繼之云楚謌吳語嬌不成似能未

薛云其語甚活

能見有情今吳俗浸陋每一發謳必言前是其聲調是其曲音律是其教師其一種嬌憨宛轉似能未能之情非青蓮固應不解無怪寒氏謂此集非余言不傳也

○題朱元褎印譜

毛云文勢如吞左一綫刃游無際

篆刻自秦漢以後至宋元寖衰明興乃有壽承搠闢此道雪漁繼起直駕宋元而上之秦漢一燈遂屬新安與詩古文詞之盛于秦漢式微于宋元而突起于本朝中原諸子無異也顧中原諸子而後徐袁鍾馬翻案見奇中原氣息奄奄狠狽殊甚獨此道未有駕軼諸君者令雪漁得以籠罩後來英俊而朱元褎擅其勝會以游江淮間直使當世無兩其亦雪漁之技有超于青雲白雪諸何令人不可跨越者抑元褎尚能以嫖姚方銳之氣蹴蹋廉李諸宿將如今日文人之駕軼中原否也

毛云作詩必此詩先知非詩人都不名相應是道句文插余猶不能爲相何敢之容貌

○○題薛歲星小照

余少年甲乙古今文人如鷹鸇掠漢河海橫流輒一往心傾而具區先生謂是有才而無情故嘗以才擬聲儀情喻結璘如鳥二翼若車雙輪今此潭霞飛雪則蒙莊禦寇之示現蘇枝冷蕋則彭澤輞川之分身於是感人以氣而沁人以韵呼之爲聲而迎之爲音是惟天上之番吏而人間之歲星

薛云予此照出黃圯人手固當與此贊及曾城修之諸贊推一時卓絕

毛云亦爲手中無此帝反與諸…

○題方開先生傳

舉世盡從忙裏過乃肯向死前休去歇去便是天地間人然昔人言靜坐不用功何年悟心空則內守幽閒正是法塵影事臘月三十日管取熱亂當知隨緣任運中錯誤不少必如永嘉所云絕學無爲方是真閒真閒人當自有鐵掃帚

毛云掛…

在

○題黎爾瞻小像

商周鼎彝晉宋書畫各有款識人競以無款爲贗有款爲真于是共爲亂真之款而盜無實之聲乃至忠臣孝子幽人韻士俠客羽流赤髭白足各標一款而真贗雜然橫陳不知真人之游世可以爲蛟爲螭亦可爲蝦爲蜓如寒山豐干普化諸子而後稱無款之鼎無方之民誰能撇却手中之扇認取雲中之人乃與爾瞻先生覿面而相呈

毛云思路無盡

○九世同居圖題辭

世出世間法可以一字攝之蓋儒者以忍濟事極之懲忿窒慾總此法門釋氏始于忍度而究竟所證曰無生法忍則公藝所書不獨爲同居之家法也雖以實父此書當羲文之負圖南陽之圓相也可

毛云當戲謔兮

○書黃石友扇

黃石友兄以李陀那畫扇索題席間傳看竟不復返疑化爲巫雲飛去也陀那已別入深閨不可復得擬向閨秀中覓可敵此者庶幾吳之文俶閩之林雪嗣當索兩君筆墨以償石友令陀那與俶雪兩君結爲冥契石友當詠如此粲者何莫謂兩君如李龍湖所指鄭家女郎兩個當一個也

毛云此亦疑是義黃以前語

蓮云居士婆心作此平心之論

○題畫

山公頭上冠仙人手中扇只此便欲辭却塵中成人外交矣豈獨人外便當在羲黃之間堯舜之上何以故堯舜之上事只三種除却靈鷲醫王便是列仙丹鼎耳

○題龍砂秘冊

丹經言上士神交而體不交中士體交而神不交若據靈父聖母之旨則神與體俱不交也只

此一家便列三種其中皆秩世無定論然四大五陰何關生死不獨內典白骨不淨諸觀無此虛妄因緣即於列仙品位亦定非高等仙籍隷天欲界天人淫根不斷亦只是執手微笑而已況上此而無色天乎乃世界衆生既以淫慾根成男女相爲生死因感父母精氣生精氣銷盡乃死則能盜精氣者必能爭遲疾于生死之間如抱朴子所指延年接命之事當不誣矣此中

交接之事即未能作嚼蠟想亦須具鐵石心則是婬根稍薄者方能爲此亦非凡夫所能至也凡夫縱能節慾而婬心潛伏不如從此入路調伏血氣令其日就銷落漸生厭離亦是入道方便逆過節欲人數等矣愛河慾海必枯其源節欲乃遏其流此獨令河水逆流較之儒宗必爲深妙若迺執此自足便謂于道相應此則遂如煑砂終不成飯如謂此事於道太爲障難至不

篠云正須問此世界外別無世界否

如凡夫終日行婬者恐成偏見但開闊人須防失足耳然凡夫行婬明是必死之因何以獨不防死此術猶是防死一策也至于大根器人一超直入自非所拘若彼家所云世界從此建立定須從此入道者則又波旬說耳

○○○題大兒書扇

丙子八月廿八日余五十初度大兒猶向螺髻庵中同諸衲爲法界衆生轉誦華嚴頂禮懺法

篠云荊根器止僞阿難

設面然大士位召請河沙饑虛之鬼施與法食覩聞面然向阿難言汝七日後當墮我類之語相與怖愕今未歷旬朔而老人率諸眷屬爲其轉經禮懺諸僧乃召請大兒名字于鬼籙中昨日街前猶走馬今朝棺裏已眠屍到此而不驚不畏此亦幾死之人矣乃忽于雲公手得大兒所書扇爲聽嚧𠴨師說法詩則是月廿二買舟歸里午後解維時手書也其詩云梵刹何減壞

靜心自盛衰乍飛雲外錫先白座中椎與衆期登岸隨緣趾救饑紺瞳懸舍利霜頂立芻尼修覲吾非我持名爾是誰三車歸一實五葉擗千岐有漏因都掃無遮會在斯談談頑石許病病妙花吹昔現文龍虎今稱律象獅願依開士戒不負法王慈余方未知彼所生界聞面然部落中諸鬼橫集不勝悲啼而忽見此書已識吾兒生處反似郗公見嘉賓亡後諸牘愁憂乍釋以

閑谷云直以隨意隱語指示古之者與之即証

爲庶幾可以夕死也葢我輩淨國因緣隱隱種植胸次未嘗拈向額前因世間佛法墮落窠臼如禪宗諸老一喝一棒淨業行人持珠膜拜義學沙門鑽紙筭沙皆作梵刹中晨鐘暮鼓等閒看過又見此輩粧點規模如見富人之慳貴人之倨少年之輕薄文人之無行各各成一局面未免起一番厭惡想破除想是以意向所注而口中每每不言譬如春女之懷春秋士之悲秋

本晉時時說破而一種眷戀專注之意有不能自解亦不能告人者如醉如痴偶然露出一句情詞便是眞實肝膈又如夢中之人不往不來而恍如覿面較之莊嚴迹像造立間架者却似納采問名玄黃筐篚大非男女情事所鍾彼口中稱說不置又似愚痴無情之人而謬作相思之語直覺面目可憎耳若謂我輩果能秘實行權圓融無礙固是妄語而謂與彼步步着有口說空者一律眞如烏焉不倫也昔人問學道云何得不退轉答云一信之後更不復疑便是不退轉也今此詩旣深信此難信之法而修觀一諦具足空假二諦持名一語逗漏參究機緣且又躬對蓮師發願持戒則信願行三資糧已備豈非西方之公據阿鞞跋致之證明耶又生平每忽忽不自得一切境緣常不愜意卽遇碧水丹山花朝月夕亦絕無留戀大有厭薄塵世

之想是日淸涼一別不復再見便是父子永訣之時而忽露此消息豈非是后一句明明向人道破耶昔昌黎不信浮屠氏語而以超拔幽冥諸法謂是以妄塞悲然而究竟言之則眞妄本非兩途如云無明卽佛性幻身卽法身此波卽是水妄卽是眞之義也又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是水卽是波眞卽是妄之義也于畢竟空中而亦妨熾然西往則謂余今日以妄塞悲也可而薛云蓮句於此事能不愼摧固藉慧力一空之耳昔予少年好排突宗乘一日覩殤兒垂絕合掌誦西方號泯澁相勸爲之廻腸以迄今日此十三年胸鬲間事未經落紙茲日觸緒偶然拈出

〇有用道學編跋

韓子曰纂言者必鈎其玄此纂言之的也命之爲玄則一句中三玄一玄中三要皆爲纂言者

鈎而得之矣般若部數百卷而攝以百餘言謂之般若心秘密部數千百言而攝以唵字以五數言謂之咒心瓊函菲笈無央偈頌而攝以數言謂之口訣此皆于毫端轉法輪一漚見全海也王文成公從萬死一生後竪良知一宗直以靈知妙心寂常真性隨手拈出照天照地如靈山會上拈花示衆開千古聖學之宗眼矣周海門先生得其衣鉢爲南畿卿時建祠崇祀以爲登壇說法之所歸時以此大事因緣屬王子元淳寓祠中招來同志經今十有餘年四方漸能信從然良知宗趣所歸雖屢經提唱名理常新而文成公微言既絶所藉著述永垂加被後學乃全集刻板舊藏學臺公署學者多未獲披覩錢御冷宗伯移文請貯祠中久而未至偶欲提其要語鏤刻于此以便流通會有枚卜之命選錄未終去春開紫闥水部出其尊公所輯與王子商訂以授剞氏原集昔被三根而茲錄单提向上一路原集獨闡性命而茲錄并及經世作略此世出世間之津梁誠如綸音所云有用道學也客有過而見之者曰經咒之心玄宗之訣皆佛祖自爲隱括今新建片片栴檀而學人爲之節畧無乃異乎游夏之不贊一詞乎余曰此無論筆削之義云何亦各各領取曹溪之一滴而已昔無盡之較定楞嚴龍舒之會通五譯其中被刪之文良多若寘樞之于永明則盡去毛骨止存千百之一二矣廣說畧說揚化者逗機不同樂簡樂詳聽法者根器自別若有善會之者則全本非煩此本非畧自當得之有句無句之外耳然余更有一語質之諸方文成公言良知乃造化精靈生天生地今觀此知復從何生幸于此中下一轉語

跋五日詩

毛云惟青蓮能知不同調者世人法法同調正爲不肯蓮耳

諸詩彙集既竟念近日詞宗無可語者思欲起古人而問之會白門有善乩仙者能致青蓮乩每至輒爲青蓮之句累至數卷書畫亦絕勝世人余因以五日詩屬其點閱然余社中詩有與青蓮絕不同調者而青蓮能悉知之亦一奇也

○影笑着語

孫云王李輩所[illegible]

絕世風流誰得似月明壚畔影初斜此余少年當壚辭謂文君難似似之者影耳後見小青好與影語又恰與此類世人當面輸心背面笑故太初謂論交山最賢則亂世界惟山情世界惟影見末與影締縞帶交遂以蓮花橋當虎谿形與影兩不可得三嗟乎憐才者至憐其影才如見末何僅相顧而自憐余又當倩罔兩而致問

毛云余二友孫令弘有影語語影二小帙常携小青畫幀自隨恨不能起而與共叅此語必輾然一笑也

七云琴[illegible]何況多少　薛云眞相爲者則不重步步踐足

○跋雲棲辨香

是集成客有疑雲棲著述不宜芟薙者余謂詳略各自逗機正如此經大小本詳略不同詳不爲多略不爲少但導人進此大法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昔晉水節略遺教論黃能節略宗鏡錄雲棲何獨殊于馬鳴大士永明尊者又此意正師雲棲諸經中雲棲曾節略行願品雲棲以此經通華嚴余因以此經疏抄爲華嚴爾

李云諸君語小[illegible]

○語小篇跋

帝京爲異人方士所鱗集章甫獨擅虱脛蟻肝之技爲四方所歌[illegible][illegible]諸文人集中如摩尼帝網之珠重重影現亦如無邊身毛孔中處處皆有無央數衆生往來亦一奇也今患卷帙繁多洛陽紙貴且自此卒業而屬予一言終其篇余謂章甫之技析糠剖粃非所謂纖於毫末之微

蔑細于茸毛之方生視之渺渺望之冥冥者乎
夫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章甫可謂飄妙翩
綿而神明不能察其情矣然而文心所合傾動
四方磬竹爲楮決波爲墨而不可終窮則景差
所爲鋸牙裙雲啼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宋玉
所爲跛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
據地盼天迫不得仰者章甫有焉是則兼洪纖
之殊而極巨細之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蓋

薛云太史公自敘有此筆力無此識性

辨士之口文人之筆其漁畋天物抉摘世情而
流傳宇宙者不過窮大言小言之變而止故諸
君以小言始而余以大言終之如此

○○族譜跋

嗟乎自戰國至靖難師起千有餘年而名字支
裔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則譜不立之過也譜
不立則不族之道不存今功名著于春秋積金
丘玉者豈少也至于懿親則疎矣夫庭幃家室

人道之始縈回繚繞古云家難此衆苦之所出
亦萬行之所歸也古今文士侈口皇帝王覇之
業家有父子婦姑兄弟而不能治君子羞之故
能潤色名行孝友敦睦以治其一家而遡源返
始如一人之身此亦豪傑特立之行非苟而已
也然而四海八極其系皆分于一家而生于一
人一人之分而爲路人勢也而忍路人之君子
處世貴能有益于物耳國家用才不過數事其

或經緯天地通三曰儒其或著述憲章不忘前
古其或斷決有謀諳習軍旅其或明練風俗職
任屏藩其或識變從宜不辱使命其或批鱗折
檻逆命利君如此才節士行所珍有一于此足
以潤物利生功蓋一世矣然我聚族而生氏某
名某祇須吏事耳人生而不能知存亡夭壽之
故呼吸營衛之根懵懵食息豈爲哲人若神農
黃帝之學近而可尋也至彼家教典訓僞金石

陳云蓮何先生論文宗

黄白旁中之術皆可殺人深入教理邪正自辨矣然而縱得冲舉未能出世人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剗聖依稀赱旨學人影響之談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矣爰有五時四教三藏十二部之文豈徒七經百氏之慱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夫族氏者因生而有者也由一人之生推之千萬人之生又躋之于長生而本之于無生斯其至矣今世爲家範宗訓至世間法止矣北齊顏

氏之訓家乃能以家業歸心以歸周孔而背釋宗深爲謬迷故并誌之譜末以竢後世

○讀李临氏詩書後

古今修詞家多是新唐書中震霆不服掩聰之句耳宋子京謂容見署問有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八字笑云此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服變易其辭乃爾客去公新唐書中震霆不服掩聰語亦復如是此等鄙詞尤是余所深憎也嘗

雪関云拈出此句開淨土行人眼目破除狂态單芳二隆

見中峰懷淨土詩多是一心皈命頭面頂禮之言不能令人驚動忽其中有脚尖踢出佛如麻一句余遂歡喜踊躍今临氏詩不從尊重審餚而得亦是從脚尖踢出者脚尖踢出諸佛是名踏毘盧頂

○書慈照偈後

辟如有貧女腹孕轉輪王貧女自不知腹中有貴子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其人自不知我

當生淨土却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此慈照偈中宗旨爲念佛不發願人下此鉗鎚也姬人高智華向持此偈生前夢爲閻羅禮敬問有幾子及問憶慈照偈否歿後余持呪時夢有光明照其左耳人目夢母持地藏名號人象夢母往生銀臺中如傳中所云乃平時淨因及亾後加持之力皆以此願王爲之前導也嗣後象復夢母與所造三聖像敷座持誦聖像下座繞柩而

[illegible]棲後忽生蓮華而母端坐花中又目夢母引
游諸天宮佛土中遍現莊嚴刹䣊而返又七月
十五日象夢母坐蓮旬之中自云從余聞法而
得西歸之旨又象夢母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
頂中放光光中坐一化佛母請佛供几上披袈
裟而拜几上發金蓮二枝母與化佛並坐而語
又家人於中夜見堂中一光東照如月又瑜伽
施食時忽屋角放光如電此種種感應可作此

雪關云李方山言華嚴一生證果非往生菩薩境界若往生人透此向上一着並與方山所言華嚴境界無二無別

偈靈驗記也因思漆園一歌除是大事到手人
無所不可不則正當生大[illegible]作大津筏登區
區作達了得生死耶慈照以此一句彌陀為貧
女腹中之轉輪王自是全提向上一着亦如法
華所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也只此一偈
便是豎吹毛劍擊塗毒鼓要人直見本來了了
百當如貧人獲大寶藏病者遇大醫王而世人
終日念佛不知全是佛念不知此念佛人當坐

道場而轉法輪但要後世為人展轉修行此如
逢寶不取遇食受饑直是當面錯過了也乃今
禪宗學語之流詆呵淨業亦是當面蹉過了也
當知普賢以十願導歸極樂此以極樂一願攝
彼十大願王宗門英靈漢于此轉輪王位果能
直下承當正堪與貧女作兒孫耳

笠庵云誰知此偈即是吹毛劍塗毒鼓耶於
此薦取方是從佛口生眞法王子

[illegible]云便[illegible]金山北固兩[illegible]供覽[illegible]袈

○題焦山上人自汲圖

予嘗月下盪槳焦山之畔忽聞水底匉訇之聲
而不能辨其為蛟吼與龍吟今讀無可韻語乃
知山川幽秀自然發此虛無之音試叩汲泉小
影猶欲戛然而長鳴回視金山北固之擔攘亦
如世間之詩歌而嘈沓于紅塵

○題雪浪禪師手跡

山水神情與遊人相揆各各有領畧處如品題

千古人物閨閤女子各有予奪不同不能以此人手眼當他人手眼也丁未歲初晤雪浪于甘露正余初見三山時與帥畧商敎義未曾一及山川然山川情性隱隱位置余胸臆間十年從同陳明卿登北固望金焦有懷雪浪之作中有句云三山三歸艷少婦情偏泥余意在焦山幽盟思獨締亂流曾委禽華陽以相妻世事同詔辟塵愫偕鶴瘞神山信難求便欲從茲遊今讀

王云雪浪老人亦三山之郭林宗許子將也

雪浪手跡言金山如長安七貴家紈袴子弟北固如風塵中靚粧士女焦山如苦行頭陀形容枯寂而骨法崚嶒似舉余三十年前胸臆間語吐向紙上只此便堪作諸山公案諸山當俯伏受命意銷心死不敢發聲不須更作三山誌也

○題無可哀詞

今世詩人各立門戶併千古詩人亦爲強立門戶收入黨籍中于是摹其衣冠咳貌不哀而哭無病而吟如侏儒之像叔敖郎眞化而爲古人亦螟蛉之爲蜾蠃耳今讀無可哀詞一種至性可透金石令人慷慨涕洟而不可止只此便是肝鬲間眞詩不必問其爲王李爲徐袁爲鍾譚亦不必問其爲陶爲王爲靑蓮少陵隴西香山也

儼云眞覺世界眞人一塲扯淡

流籬集卷十六

記

蔣云王家女子小小枝葉乃彼進何叶起函直授以甚果度世人安得不一念

○○○桃葉渡種花記

秦淮無桃花如歲時無春女子無眉色文人無文心也癸亥之冬余流寓桃葉渡頭追憶當日渡江時與百尺樓臙脂井同一凄斷旁有官墖數武因種花其上臨流遶屋綠葉成陰爲女郎留一小影垂髫翳袖欹足疑睇而望[illegible]渚若有

徐云自有一種風韻撲面而來不知其爲天人爲才人爲山川爲月上人也

所待或飄然風舉便欲飛入雲霧去故而就新迨曉露半醒晚烟初睡與綺樓歌榭意思零亂若寒潮漲雨紅月墜江則淚血染空肌香着水矣嗟乎王謝家姬風流可挹大約如西京以後復遇秦時宮人紅顏如昔耳然花貌人心固無定態聶隱娘車中女子諸劍客躡雲叉月之姿如桃花乍飛此花中之俠也若雛蕊落英間別有世界則迷津可問不復知有人間此花中之

林云郎桃花蕒而轉法輪似溪聲山色亦偈亦似小王極郎一詞

隱也玉臺曾城妙顏絕世三千年中常倚樹而笑此花中之仙也至靈雲見花開一似迦葉破顏時則花中之禪也獨憐此花不能困辱俗塲非倚山傍水不露其妍如邯鄲才人不堪作厮養頻秦淮勺水爲山情木性所鍾渡頭寸片地妖艷便踰萬樹我輩身嬰世緣寓公都亦未得笠雲屩雪投老終南泰華諸山澤間則三山十洲之緣更未知在何時但坐臥花下兼十年尚

切升沉聚散恩怨存没之感如笙簧簫管之音過耳成空與桃花流水杳然東去耳余同二三詞人始事水衙諸君咸司護持之任將建阿閣于上以供往來客子凭欄倚檻之游爲秦淮向來所未有乃開種花之社一時羣賢倡和詩滿白下列叙于篇

○○烟柳寒枝圖記

余游秦淮清谿間見雙柳拂雲顧而樂之遂僦

薛云永豐坊裏西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楊枝得卓先生一記勝于黃金萬縷

居其下但苦爲鼓吹所擾因疑王謝風流奈何以絲竹管絃爲盛每繁音一奏覺柳黛便爲雙壁今春眺月層臺遙見一壁人迎風颺袂而歌與柳影相亂爾時露梢拂衣纖枝弄態若雙樹亦破顏相向者遽遣訊之則歌者徐郎非歲託友人乞言于余余未有以贈也余向同劉水部種花渡口欲待花殷水漲時一舉禊事乃淮水初夏方至至則鶯老花殘每以爲恨不意今春

徐云如韓君平寒食東風御柳斜一章傳入禁中徒以柔嫩不得不以青眼相待

雪中淮水驟來桃花發艷兩相映薄如美人之臨明鏡而徐郎舞態如絲歌喉如縷與吾家雙柳共撩雲曳月于波光縹緲間余嘗言柳色之妙至于蔵烏飛雪風韻已薄最勝乃在寒條欲綻細煙初生時乃今得與淮水邂后如余之邂后徐郎亦一時韻事也因名以寒柳字曰煙客而繪烟柳寒枝一圖與四方文人之來舊京者共歌咏之盖徐郎主人最賢雅好詞賦既擇三

吳名儁教習諸伎遂極纖妖之致又能與四方文人之風氣相接故清歌妙舞間具有騷人墨客之韻以甲于江左未知宅日旗亭一聚誰唱黃河遠上一詩耳

○朱大中丞生祠記

自昔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之教奉天討以靖亂則使干戈之威是以廢學見非弭兵致誚古之大臣坐帷講論歷几讀書而弧矢即戎鼓

鍾云鉅鹿將相言有關係而前后錯綜如雲中之龍首尾不可方物

枹鼓難故化成天下而威加海內耳今四方寇盜羣起內訌之憂深于外懼天子慨脩文之無濟于立武方撫髀而思虎臣乃有武足畏而文在茲如我大中丞未翁朱公者四科之耆儒七德之國寶也向者登萊戍卒之叛先後撫臣議撫不就議勦爲賊所傷年破而掖圍齊魯驛騷舉朝震動公駐師西南因山設險凡數閱月而賊糧盡自東北遁于海淮陰置我軍于死地而

後生公置賊兵于生地而後死一時被觧牟復兵威大振其籌畧有軼倫者今淮南告急官兵挫衂天子懷其夙威重望而移鎭焉公以元老壯猷提兵禦侮親冒矢石大挫賊鋒如謝玄之逼淝水而戰風聲隺唳皆足郤敵陵寢恃爲保障此惟法天之道而上下同意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倦也葢公筮仕之初卽撫宇陽丘釜魚甑塵之萊蕪賣劍買犢之渤海巳擕閭朝宁矣迨拜爲夕郞而風裁特勁侃侃立言兼邪先之溆愼與太初之鯁直會瑫豎力擠之而左遷翠華赤㠘則何迷之雙鵲隨行虞愿之雲中石見冉晉秩于瀛洲鉅鹿則任丘可以名其城辛貢可以名其陂乃閫之启冀之先借寇卿卿政績尤著古來軍荒相因兵餉相倚軍與旁午逞邅遽飢饉之災餉匱則兵益匱無巳而議加賦賦重則民益憊于是仳離嘯呼萑苻聚而蟊

賊起以成膏肓之疾此英雄所坐困而不能炊無米者公分巡兗東捐秩金以贍飢民問疾弔死而生聚之此山賓所以救平陸也運握奇陰符之謀蒐卒練師羸弁振竦此子奇所以治阿父率子兄率弟而家自爲衛也于是寇賊歛跡豪強束手而囹圄一空此華原以六駁食猛獸而獄無爰書也沂郯多汙萊地公募兵爲農以激河雜渭之法墾艸植穀而成沃壤數百頃此卽壘所以辟田野而事耕戰也迨撫魯之時而鄒嶧薦飢人心思亂公力請停征賑濟屯糧有加派議公抗疏得俞旨寢其議軍民皆鏤肌刻骨萬戶藉以安堵詘怡堂之計而爲徙薪之謀此伏湛所以議徹膳富弼所以發官廩也公吏蹟所在如隨車之雨處處霑霈而三燕東魯其間開立力田以濬其源停征減稅以節其委者尤沾被優渥焉是以軼軨作師而士氣百倍如

韓云以前比擬人物詩事無地絶不泛求未店貫發來手恰合无奇

怒𤠣之欲立猛虎之欲搏窮不可濫而兵不可
刼皆係其持身如璧玉而字卒如赤子也豈非
詩書所稱允文允武能變虎發蓄恩不倦以匡
衛社稷者乎遡公之生也鍾方岩雲横之英稟
龍門繡川之秀神靈窟宅鬱爲奇碩昔者寶婺
之瑞篤生宗忠簡公則有雷電之光燭其庭幃
長而澤施于萊于則和氣流布化被庶類異日
奏滅賊破虜之功足爲忠簡後勁者非公而誰

毛云從亂者一時之傾論慨慨發千古之忠慨幕府中植並宜

公所過負赫赫名而去後復令人思東人之德
公而祠公如神明有以也乃紀其事以竢國史
採擇云

○○永川復城記

天啓龍飛以來國家侮臣惟流寇奢□爲甚論
者以爲太平日久韁索盡弛無徹土徙薪之謀
以至于是然顧犬補牢猶未晚也乃多事以來
失地喪師逃生辱國之人猶因循未決而捍勞

此文叅衡功罪

禦侮復城卻敵之功則狃于資格困于疎遠報
功之典迄未舉行此英雄所以短氣國事所以
日棘也奢□之變士民委之刀几金錢費若泥
沙而永川獨以既陷之城數朝而復倉庫無恙
耕耘晏然則明府蔣公之蹟可紀焉公諱某字
某粤之桂林人視事五載奉命陞遷南都且駕
車就道矣突聞重慶之變永邑相去咫尺恥于
聞變而去也乃留爲壘守俄而賊衆蜂湧孤城

隳墮登堂所殺公被重傷死矣而復甦則率士
民攻賊士民無勇怯無不張拳冒刃願爲公死
者賊衆載路皆狼跋鼠竄而去蓋四日而城復
然賊魁猶踞重慶遣兵來攻公奮勇衝擊追奔
逐北扼其咽喉賊首尾不得應蓋歷數月而
斃其間斬殺生擒之衆六百有奇所獲僞劄妖
書器械牛馬婦女無算皆經撫按驗明以視黔
蜀諸邑受禍並深收功獨捷血戰累月而無積

尸膏野之慘城守如初而無析骸炊骨之凶功亦足以自暴矣事平之後復驗庫藏獄囚毫無失守緣沓因未至先將庫藏分給埋藏又入獄撫諭許爲申請輕釋故全不可攫因不可縱而遠近窮民皆已編連姓名給糧慰勞故始終無斬木揭竿響應而起者乃其術良五載所得于民心已深固是素所蓄積非盡當機猝辦也嗟乎國家遭年所難支者兵餉兩端公不費太倉

一餉不煩徵募一兵而孤城破陷復于崇朝斯已奇矣且被命陞授之時方聞重慶之警而未過敵也雖先期促裝不得律以失地之令公獨以規避爲羞恐死不去此豈情迫勢窮而後嬰此禍哉蓋忠勇素命視國如家視賊如嬰兒也至于搆兵日久屢任愆期而不自惜夫酹勞之澤近世所輕憑限之期令甲所重公兩無所顧忠智互存與其優游履任于舊京孰若遲留赴

難于蜀道則公開罪之因正是樹奇之日觀過知仁斯亦可矣無論邊疆失事諸人猶得寬尚方之恤無以服勞臣之心即近日所賚助卹陰藉以激厲當世者止二三死事臣爲國家生色耳若乃九死而甦轉亾爲存歷干戈矢石之中當天崩地陷之日能歸璧完甌令朝廷不失尺寸之土而不得與死事諸臣並錫殊典將置忠臣義士于何地乎較之戰殁諸將勤勞並著而

龍去其言鑿鑿可成鐵案

止留既死之餘生較之罵賊諸臣忠節同心而尚多復城之偉蹟令黔蜀遂濬當事諸人人人如公國家復何憂哉銓衡言路諸公必有能主持清議擢以不次之秩以展其大用者乃撫實而記之

○胡浴陽潁道去思碑記

昔人之論政術三言而止曰忠信敢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于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

人國家求明察之官冀其章善癉惡宣德達情而使一切墨吏工于請託者得借情面以自庇則忠于情面而不忠于主發奸釐弊著有定律而眩掉于左右之指顧則信于左右而不信于令若是乎其不敢于不善人者于忠信兩無當也史稱山巨源雅㳟邁時在事清明又稱許子將爲治貪饕流放潔士盈朝夫雅操在于清明而任潔士在于懲貪吏故有疾惡如仇如薙艸

刈棘勿使滋植者然後呼之曰神君曰慈父夫惟神君乃所以爲慈父也浴陽胡公之守潁上也克寛克仁咸荷怙冐之德然民懷其惠吏畏其威于是百僚肅然而姦滑縮首廬鳳滁和彈壓所至靡不澄清而來安一邑尤煩軫念蓋茲邑久困秕政公單騎而訪道路之口停車而問蔀屋之艱駐節數日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乃喟然而嘆曰有司者民所視爲生死瘠肥也政猛

于虎而傳以冀民安所聊生乎于是胥役之驕橫而非法者無不窮竟其奸一時諸蠹釐剔殆盡如秋霜之凜冽沁人肌骨而人士乃懽呼載道式歌且舞以爲春風之酣暢拂我襟懷也夫良臣之察吏猶良鷹之擊物也上觀下察不甚多殺而趨趨毚兎無所逝又如懸厓絕淵深峭若牆問嬰兒癡聾狂騃之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也法之無赦若入此之不免也則人莫之

敢犯矣夫善醫者滌腸浣胃攻其害吾身者而止豈必溫平無毒之劑卯翼二豎如世之阿縱其左右以自賊者哉公既陞擢去邑人懷思不忘咸范金合土鳩祠于舜哥山之陽以祀公其旁有吉祥庵爲大士現身處公嘗問俗此中喜其風景名其山曰碧玉寺曰白雲且歡與老禪席地趺坐而譚此一時勝緣也迄今挹其遺風猶有蔽芾餘蔭自茲垂之千秋公之澤不與山

高而水長耶不獨皎皎白駒令人勁其人如玉
之想而父母孔邇且咸望白雲而興懷矣是役
也別駕敬源周君實倡導之遂因其請而爲之
記

○○往生記

余母仁和沈姓諱廣音生有夙慧十七歸余父
襄野公值余父早孤大母賈孀居余母獨持門
戶才識過人余父居荆榛霜露中不及于難亦

余既長學無生即深信淨業置二姬侍余父遂
受戒雲棲持三長齋種諸善因既謝去鉛華供
奉浸薄積業亦漸輕微獨家緣繚繞乃罹恩逢
尤不得脫離值外氏中落余母爲仔肩過丈夫
子至疏數之際尤難爲懷余復連蹇所至輒得
奇窮深貽余母憂後爲流俗所中復受奇禍遠
游燕山白門益增勞思越三年歸而余婦復感
奇疾伶俜諸子乃如孤兒余母爲撫字如撫字

余自歸卓事孀姑至于諸孫蓋德及于四世逮
閭里親姻悉稱賢媛而余母形神銷亾矣歲丙
辰遘疾緣益苦乃深生厭離便欲舍家趨于非
家至寄跡他處者累月强之迴歸淨念逾固常
持般若心七俱胝造准提觀音諸像但心志怯
弱自疑淨土不能生忽聽誦貝典至是心是佛
是心作佛語前疑乃釋值初度日命余詣超山
禪舍代禮懺法曰爲我告諸佛倘支郙緣盡願

歸安養耳自春徂夏疾轉篤知余向世尊悲泣
願減余壽命爲母延年輒大嗔曰汝平時爲我
演暢念佛三昧今何復爲此此中衆苦煎迫吾
欲久不死而居此世者何也是夜夢遊一境樹
林陰翳水流香潔中多植蓮華華枝遠者如隔
雲中近得一枝枝上端坐者里中比丘尼周也
自言以倡造橋梁功德回向得生此國國名清
泰汝不久當來此因手指花莖歷數得四十七

評云抒寫[illegible]覺今當陳情[illegible]是世間孝子

枝先是歲在戊戌余母病劇夢墮黑暗室中匍伏而入遙見有琉璃光光中坐一大士因長跽再拜大士言汝今歲疾尋愈當持地藏名字爰授策得數四十有七至是十有餘年與余母年適合因自知時至復脫簪造地藏像及無量光佛像是時卜筮俱得凶兆藥餌莫可投余惟爲禮妙法蓮華藁病苦銷滅耳踰旬日病忽差飲食衎衎因自憶此症必死應以今日餘生還作

死想生平恚怒貪戀一時俱捨欲盡捐世相築庵山中庵居卒未成乃徙居水西別業如鳥出籠深生歡喜日課名號萬聲向來信願雖具猶數數息行力未充自此精進數倍平時如是經月餘一日忽集諸眷屬揮手言別家人深訝之乃移家居至則顏色暢悅絕不以後事囑人日方午令尼僧誦法華至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泊然西向殆欲坐脫家人強之乃右脇

張云信方堅固正習病苦輾過不作退轉想古學道者皆從死邊得來矣疑于太君

吉祥而逝余先時設接引像置余母前大聲稱名助其繫念迨氣息絕方擗踊盡哀余妾霞秀悲悶特甚合眼見普門大士現八臂像余母端坐大士掌中容色如常越三日余復夢母一如霞秀所見而髯鬚如戟具丈夫相唱言菩薩清涼月遊于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三唱而沒迨五七余延大德諸師爲禮懺法更以余母及余累生所積微善如毛頭許皆爲回向

西方至第三日晨起見柩前燈作青光外更有黃光如車輪大移時方散大衆皆瞻禮余更爲簡大藏見追拔幽趣皆云生天心未厭足最後得不空羂索眞言經開誦百八徧亾者得生極樂每日加持沙土如經所言土中忽有蓮花形微妙殊好如是靈瑞種種更非一端余因思衆生生死輪迴愛爲根本欲奪愛根無如苦趣余母以深歷憂患故乃得潛息愛緣神栖彼國是

慈山云感應道交隨蒲明驗往生如此所司論信

則苦果還爲浄因經言十念成就乃至一念喜
悅者皆得往生如余母所證于都攝六根浄念
相繼者未知云何而折攝二法俱已親承門庭
施設畧盡于此更以顯密大乘定散衆善實爲
導師夫地獄至急猶遂往生況自力他力其勝
焉如此哉至如委明是作二語則了達自心無
不化往雖永明所稱何以加焉獨余旣昧教理
未識如此因緣于須摩提定屬何品願得正法

眼藏爲之證明不獨慰慈母之靈紓不孝之痛
且以示將來作蓮胎種子法施無量不孝感佩
無量

○○創建螺髻庵碑記

鍾山本日洞天以石頭之桃源洞爲別門窈窕
文通迭離莫辨實列仙之奥區其陽則質當紓
蒨自一山川爲稽阮諸散聖所游處而法眼祖
師所問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千百年來未有人

許云管論列諸居士文如傳翁揮案一下以後栗旋文字屈兆正存偈頌劄程之自誓向有六都發氣中此文曾于李袁共雜

下一轉語也余緬懷竹林諸子遺跡遂謝秦淮
裘馬之場結茅此中復搜法眼故址偕諸禪侶
建一梵刹當紅塵浩攘中而委宛遯藏別開天
地亦帝都之花源矣顧方丈一席未有主者昔
鄧尉大師有飛錫之偈而機緣未偶山阿寂寥
今[illegible]大師遠嗣高峰之法近佩鄧尉之印五
家宗旨深入堂奥乃與大宗伯及衆宰官居士
邀主斯刹以此山作高峰雙髻之頂相而了鄧

叢林中高踞一席

尉授記之夙因自此紹壓祖席當令一切法界
火宅清涼魔宫震動也因嘆此中臨春結綺轉
眼丘墟而齊梁以來鳳堂鷲寺終古不墜豈非
世諦無常繁華代謝而究竟堅固終歸此寂滅
道場耶經言不住名客住名主人我今爪生髮
長日化月遷妻子眷屬奄忽聚散乃至山林丘
壑終歸變滅則此數者無非是客而法王其主
人也今以目前所有山林舍宇歸之十方常住

孔云世上立言家攝不行此文處不與切灰共爐

是以客而歸主也凡我子姓無得錯認過客以爲主人卽如捨我子姓以爲釋種卽不得稱其氏子也况此園廬耶夫越之蕺山吳之虎丘皆捨宅爲寺余獨依寺爲宅緇素相傍昔海印禪師云我無男婚我無女嫁此如捨宅而寺捨素而緇也楊無爲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此如卽宅而寺卽素而緇也龐道玄云有男不婚有女不嫁此又非宅非寺非素非緇也此三句如伊

字三點摩醯首王三目若向[illegible]門下先須領却三頓痛棒然後再問取三玄三要的的大意

毛云抵一部楞嚴經楞嚴七處徵心此則一口說出慈悲正等作者稍異

濾籬集卷十七

論

○○聖心如日明水清論

聖人清明在躬以其心之無慾而已夫心本無慾故能與天地合德也自慾起而覆之如皎日之洸于烟霧清流之汨于泥沙是豈心體之本然哉則皆慾深重紛紛擾擾于其中拂之不得開澄之不得清耳聖人之心與凡民一而已凡

民陷溺中何嘗無清明之全體聖人之心亦未嘗無烟霧泥沙之障滓也而獨稱日明而水清者何葢嘗曠劫所晦昧無始所混濁一旦起而廓清之如帝王提三尺劒起艸莽間以一人與萬人敵帚除羣雄而后會朝清明坐享太平之福也夫人心中一種太平之象可得而指擬之乎世間一聲一色一塵一芥有纖毫留滯于胷便爲寇賊之世界聖人之心空無所有是以盜

息而民靖此不落有爲之心法也然而世間一聲一色一塵一芥又原非吾心之寇賊也認以爲寇賊而翦之薙之攘之逐之于是横戈支戟此勝彼負而成一鬬諍之象矣聖人之心日歷于萬有而不辭然後知寇賊皆吾赤子此又不墮無爲之心法也夫使有而着于有無而淪于無則爲凡夫之常見與異端之斷滅見而拒虎進狼避溺逢火前跋而後疐左擊而右突矣聖

人知有無皆爲戲論而中道亦復不存此又有無雙遣之心法也以此三法安其心而清明之象現矣故誦聖人者必曰聖人之無心而政不止于無心也彼喜怒不繫于心而不妨露喜怒之用又必曰聖人之無我而政不止于無我也彼好惡不着于我不妨伸好惡之權如日之當空冬日之日可愛也夏日之日流金爍石而未嘗不可以成物也如水之行地溪澗沼沚皆水

姜云説合山河大[illegible]

也江淮河漢間濤山泿屋衍溢漂疾而未嘗不足以潤物也豈僅收和煦之功清冷之澤而不開闢世間之草昧主持宇宙之生殺乎哉夫天地器世界也聖凡情世界也器世界中晦濁之氣結而爲陰霾爲彗孛爲山崩川溢爲疾風暴雨清明之氣結而爲日爲水情世界中晦濁之氣結而爲妖爲厲爲鳥獸之獝狘鬼神之沈淹清明之氣結而爲人人身晦濁之氣又結而爲髮毛爪齒涕唾津液而清明之氣結而爲心是故人心爲正而天地爲依正合乎依情合乎器于是聖人之心如日而如水然而凡人之心未嘗不如日而如水也雖復烟霧之中而日光不滅泥沙之中而水性自存人惟自識其心而與聖同量矣若究極而論則日之明水之清猶未足擬聖心也日明于晝而不明于夜聖心則通乎晝夜而知水清于澄波激湍而不清于東海若之乘郟聖心則渾清濁而一之也此聖心之超于日與水者耶

薛云慈愚壽手足持兩家之敝

○○法者道之用論

帝王御世不恃無用之道而恃有用之道故不徒以道而以法夫道與法儒家法家所兩持也曷言乎聖人之用法葢道之不足以治天下非道之無用而用道者以其濶疎迂緩之見執以爲道一切名法之學皆以爲嚴而少恩而擯之彼既執道以自衛則所踞甚堅天下至浸淫異儒而不可爲彼猶自謂所持者道也于是名法家乃得起而輕詆之訕笑之以爲儒者不足治天下而儒者寧守怯儒遲鈍之方而不敢用搏擊嚴明之力至于敗亾而不悟彼法家遂獨擅其權以中英明神武之主至流爲溪刻剝削而國家之命脉乃傷則嘗就兩家之説而合論之儒家所持濕乎無毒之劑也參苓諸藥足以長

黃云如此乃令韓公子心折

生久視而有時乎足以殺人蓋人方雜毒入心踞臆填胸非以毒攻毒不可得解而乃以溫補之劑滋其毒于是參苓之毒乃甚于砒鴆法家則五金八石針刺灸燎之藥也平人攖之無不立斃而沈痾痼疾得之霍然應手而起毒去病除功乃過于參苓此非參苓之足以殺人而金石之足以生人也顧用之何如耳夫聖人者儒者之岐黃也其術無所不用不必用無毒而捨有毒故為天下之大醫王然則使法家得鳴其所是而千古以來鑿然成一家言而不廢此非法家之過而儒者之過也蓋我不收之以為用彼乃得樹之以為敵而以為道在是也夫道者治世之善物畫然可用者也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皆可實見諸履蹈而措諸躬行者也雖有正心誠意之論博物洽聞之學正其衣冠矜其言色嗛然終日而不言

黃云儒緯中金科玉律

至施之天下國家則如饑之不可以食寒之不可以衣則亦未可以為道是故道必以法為用而後道乃不腐如日月之出入有度星辰之經緯有舍風霆霰雪之搏擊有候此天地自然之法也鳥獸之孳尾而有時乎蟄伏草木之怒生而有時乎摧折陰陽五行之相生也而有時乎相尅物類之相感也而有時乎相制江淮河漢之澤人也而有時乎殺人此萬物自然之法也故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天人合發萬物定基其是之謂乎蓋無至陰不足以生至陽無至肅不足以成至悅無至寒不足以釀至燠聖人知其然是故有賞罰生予之權而亦不無罰廢殺奪之柄以偕天下而寡過家無怒笞則孺子之過立見而況王者乎夫愛之所以害之殺之所以生之故前有千金勇怯僅半後有猛虎而勇怯俱往夫水弱人狎而玩

卒多死焉火烈人望而畏卒鮮死矣安見道之爲道而法之非道也故王者不能自恃其嗅咻之仁而廢刀鋸斧鉞之法如匠氏之不能廢規矩準繩也然有之而弗能用如匠氏之不能方斵度斷而但摩娑而撫視之雖有此四者亦死法也亦如畋之不能廢弧矢漁之不能廢網罟也然有之而弗能用如畋漁之不能發小殪大橫江截流而但夾拾而張理之雖有此四者亦死法也彼自不能用其利器而爲當年畢世之所不能殫于是申不害公孫鞅韓非之徒乃得出而傲儒者之迂疎無當因獨擅其術以鳴于後世翻謂道術之無用不足以治天下而儒者亦不得自申其說以屈之此亦儒者之過也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論

天下之是非未嘗淆亂也人心自淆亂耳人之有心如天有日月也天下姸媸美醜種種有一定之形而日月薄蝕之會風雨晦冥之時奧窔閒胁之地萬物可以藏其形並物形之能自藏特日月之未朗耳夫萬物之情亦如其形而止乃嗜欲之交蒯人心之薄蝕也喜怒之相攻人心之風雨也喜怒嗜欲之攖擾既深乃崄巇屈曲而難詰人心之奧窔也有此數者既如藏盆而望天遂捫燭以爲日執指以爲月而天下之是非乃樊然淆亂而不可辨于是苦物情之難辨也而鉤深致遠以索之作好作惡以紊之黨同伐異以爭之模稜兩可以混之箝口結舌以禁之用心益苦乃累心者益深而辨是非益拙則以心之不通乎道耳夫道即人之心也通乎道則得其心不通乎道則失其心失則屈乎萬物之下得則伸乎萬物之上夫人居嵩華恒岱之高則齊州九點海水一泓一切江淮河漢山川草木之情狀皆入襟袖而況乘雲氣負青天

毛云意識高悍卓越千古而入手落穴藏閃收縱無不是法

翺翔廣漠而俯矚雲漢其下覩萬物又亭獨獨照龜卜邪故聖人持世不辨之于是非而辨之于道辨之于是非如以鬬佐鬬以爭止爭卑者域于庸愚之臧否格于古今之定案而不能自見其心如百犬之吠影僕隸之從人而已高者蹴蹋庸愚以就其意見驅策古人以供其籠罩而不能自見其心亦如飄風之不終朝驟雨之不終日而已餘前爲痿躄爲疲癃人習爲故常

不知病洸痼而不可起盧扁投砭而不能救餘後爲哮闞爲怒嗥人亦祗知其恢奇譎恠而不知匹夫之怒可以殺天下而有餘夫二人者日以辨是非爲事而終不能辨者以其其局于是非之中而不能獨超乎是非之外也惟聖人可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非拘文牽俗之見亦可非其所是是其所非而無顛倒矯激之心如魑魅罔兩之列于九鼎而不能遁其情亦如山魈木客之照于秦鏡而不能潛其影此非聰明英察所能廓其識也又非博古通今所能究其理也又非堅強力疾所能振其氣也又非老成諳練所能鎮其紛也惟求心之通乎道而已夫聖心之通乎道其境界未可測乃人心之遠乎道則有可得而指者人心之蟊賊無大于七情五欲之交戰而人主爲甚聲色貨利狗馬玩好之事盤旋環繞于左右溢喜溢怒毘陰毘陽之

嘗見青史是非有絕不足憑者于是有翻案之說乃所翻之案

心營廻盤據于胸中雖日御經筵親瞽史身與道親而心與道隔矣夫人主不能辨是非則賞罰廢置生殺予奪之柄不能以自主至是而委柄于人則患于倒持攬權于上必至于傷手臣下漸有朋黨之門而國家因有玄黃之戰矣而其弊皆繇不通于道則道豈儒生廷疏之譚而非明主救時之務哉然吾謂求諸道猶不若反而求諸心何者孩提赤子之心不知有道乃試

又亦足惑以非眞正道人耳然眞正道人又肯着齊物論矣　自記

以是非而介然覺瞭然不爽也自學者以爲名理之所在道義之所存愚者拘而守之賢者又挾而持之自失其心而求諸道而道乃愈漓是非乃愈晦是故道之蒙昧半係于不學道之人半係于學道之人而欲自求其心亦原無幽奇杳渺之術惟屏嗜慾平喜怒以求之令嗜慾不攖其念而喜怒不繫于心忽然如日月之重朗而昏瞔之乍開是即心通乎道之境如孟子之知言而本于不動心其亦庶乎其可也

家君諸落卷已委諸水火矣葉曾城先生購諸闇役獲若拱璧以示其子孫乃復流傳世間　人月記

薛云爲第一流說而兼爲一世資材開出塗徑

○○心純則賢材輔論

人主以一切羈縻之術施之庸衆一切籠絡之術施之黠猾奸宄之流而獨不能施之于賢材葢庸衆者爵祿所可豢也勛華所可動也資格文網所得而舉肘也此亦羈縻之足耳至于黠猾奸宄之流豢以爵祿而動以勛華則借寇以兵而資盜以糧也束以資格而捍以文網則饑虎之欲噬而飽鷹之欲颺也彼必竊據而鼓弄之決裂之以伸其憑凌跋扈之意于是擯而勿用則彼感憤叱咤又將毒天下而無忌乃不得不爲籠絡之術以顛倒之而奔踶之馬亦可以收長驅之利葢人主不得已而用其機智以相

古世有不愛爵祿而愛知已不戀功名而戀相信之君上者此中分寸非吾逆句不能識得

馭是其所以用庸衆者僞也其用黠猾者亦僞也若夫天下之眞賢材既非爵祿勛華資格文網所能困又非機智所能籠絡顛倒以收其用則用之將奈何亦有以眞心相感而已矣葢人主所以鼓舞豪傑者總不出于乍予乍奪倏生倏殺令人愴惘靡徙驚喜悲嘆而不知所爲而其人之踣仆偃側于此中而不能出者雖其自負賢豪杰然倫類之表乃其嗜欲之深重有過

于庸衆者也神龍或潛或飛人乃得而豢畜葅
醢之惟其未能離欲也若夫賢材之無欲者又
烏得而用之夫人主所患無純心純者無欲者
也清心寡欲之主乘運而出于是聖人作而萬
物覩如雲之龍月谷之傳響蟋蟀之俟秋吟而
蜉蝣之出以陰也葢惟無欲則享天下至奢而
不爲汰處天下至儉而不爲嗇擅天下至武而
不爲暴居天下至柔而不爲怯賢材之嚮用者

于窮寐反側暗室屋漏間而有以相信故其出
而輔之于功名富貴之外利衰毀譽之中捐死
生成敗而不相背者誠有以明其無他也語純
及此則後世不足以當之其惟唐虞之都俞乎
湯武之應順乎不則殷宗之恭默思道而天畀
良弼得之夢寐一時君臣氣象庶足以當此乎
自此以往其得人致治者不可勝紀若槩謂無
賢材之輔則束之以理而事不驗而遂槩斥之

以爲無當於道道則喪天而墜地何怪世以儒
術爲濶疎也後世雜伯之治將無以齊桓爲首
稱彼其三沐三薰者何人馬上得天下而嫚駡
儒生不事詩書者無如漢高彼其運籌帷幄者
何人是豈皆純心以得輔而可以此相格乎曰
小白之得仲父而忘其射鉤之足以殺我也易
牙豎刁之足以悅我也高帝之得子房而忘項
籍之足以震我也假王之足以怒我也廢立之

毛云一念有一念之純一息有一息之純有純心則庸愚可收豚魚之孚有純心則黠猾可爲金石之[illegible]

說之足以變我也此一念有一念之純一息有
一息之純而眞氣足以相感矣若無純心以主
之則惟有羈縻之庸衆耳籠絡之黠猾耳庸衆
之病國爲委隨爲孱茶黠猾之病國爲剽擊爲
眩掉又安所得鴻冥鵠舉之眞賢才而用之哉
然論才至此則千古一士猶比肩耳即有純心
遯[illegible]賢安能盡得若人而簡任之吾謂有純心
則亦遂廢庸衆我仍以羈縻之法馭之而以彼

斯人當固必有可觀

爲豚魚之孚有純心則又不必廢黜猾我仍以籠絡之法馭之而以彼爲金石之貫誠如轉木石于千仞之淵驅羣羊于九折之坂則使功使過用詐用愚何者非帝王之作畧然後天下皆可以克賢材之轄而人主之純心庶乎爲有用之經綸耳

薛云當目標此

○○用其中於民論

帝王之所患莫大乎自用其智自用其智而智

題蓋非止謂中言亦陰為理[illegible]闕立歲也草句失然不肖故其文獨超予未見盛氣以與題敘至今心悍悍怖之耳

乃小矣蓋智者之所用莫大乎中然而自以爲智則自以爲中自以爲中則非天下之所爲中民始憺怳瞀迷焉而不能自展苟其不能自展而烏用此帝王之中爲哉當觀智于舜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此千古傳心之祖也則舜若受之于堯堯若受之于天矣然而天亦不能自爲中也其雨暘寒燠風露雷霆皆依乎百姓之性情而生亦因乎萬物之精氣

以結而遂以噓拂長養乎天下是則天無所爲中也因乎民而已矣人君不能法天以爲治名法之家以其喜怒爲賞罰欲使天下羣然怵迫于喜怒之中于是苛察繚繞而民乃不愉矣道術之主又以其道德爲範圍欲使天下羣然束縛于道德之內于是拂性窒情而民乃不恬矣夫名法之失人情凡民得以指言之獨以道術桎梏天下者民日樊然不若其性而不得指之

爲非是其害天下更甚而其自信乃益堅凡此皆自用而不能用天下也不能以我用天下乃欲強天下以從我而猶曰我欲天下從道也方自以爲智而愚甚矣智者知一人之嗜欲不足以奪天下之嗜欲也一人無嗜欲以天下之嗜欲爲嗜欲且知一人之名理不足以奪天下之名理也故一人無名理以天下之名理爲名理而天下之名理無他又即天下之嗜欲而已矣

嗜欲即名理即惟危即惟微此于致良知義更如以鏡照象以印印泥

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此豈自有好惡于其間哉而或者曰吾欲允執其中也百姓日用不知烏所得中而用之而不知中自百姓出也舍百姓則無所爲中矣饑而食渴而飲饑渴之中也悲而啼喜而笑悲喜之中也冬而裘夏而葛冬夏之中也烏覩所爲不中者而妄言之舍是又烏覩所爲中者而妄言之故不特喜怒之未發爲中即其已發于日用暢乎四肢莫非

中也不特君子時中即夫婦之侗愚嬰兒之未孩莫非中也特患人主不能用耳不能用百姓乃各自爲用于是乎怨咨愁嘆不得遂其所欲下拂血氣之性而上干陰陽之和能用則耕田鑿井之子春風化日之人不知其爲王者之王者亦不自有其力而歸之造物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豈僅以泥塗軒冕塵垢富貴身居帝王心如巢許之爲不與哉以百姓之心

爲心而聖人無心夫是之謂不與而已矣是故其殺生予奪而不失其中者百姓之中也其禮備樂和而不失其中者百姓之中也其協和風動而不失其中者百姓之中也而帝王安得有所爲中哉然則堯之咨舜以中執此而已矣舜之告禹以中亦執此而已矣止是執百姓之中以仍用之百姓而帝王實無所執也如神龍噓吸四大海水于一毛孔中一時雷電皆至霆霽

毛云標嚴眞心妄心之旨于此勦被

千里四海受霖雨之澤而不知即是海中之水也又如烝民之決渠荷鍤以事五穀五穀既育烝民荷粒食于帝命而不知即是烝民之精力也然則所爲道心者即人心是惟微者即惟危是蓋民者冥也冥其知識與帝則之不識不知何異不識不知天下之大智存焉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湯武而況合天下之智乎所以上古之世其政醇醇悶悶而無翹桀卓鷙之行其民

標枝野鹿而無戴天就日之心總絲于王者不自用其智以天下之智爲智而其智如日月日月者卽百物之精光也末世聰明才辨之主自用其智止如螢光爝火同歸于一物而不能照天下矣是故子思明中而屬之以庸明乎不以中屬聖而以中屬庸也是執中之義非用中不傳而唐虞十六字之心法蓋得子思之中庸而始著

徐云筆端如火眼光若空

○○定萬事以立人極論

包羲氏一畫以下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而又爲之圖其所以圖太極者卽一畫之引伸而循環耳所爲無極者卽既畫之後而遡之未畫以前耳孔子慮人不知有太極也而曰易有太極是太極不墮于無也周子以人知有太極也而曰無極而太極是太極不着于有也有無雙融而後可窺太極之旨矣蓋有無者先後天之分也有者後天也象也數也語言文字也無者先天也非象非數出乎語言文字之表然自先天而二儀四象五行八卦成男成女而化生萬物此先天之不墮于無也聖人自形生神發之後而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則當萬物生生變化無窮之後而復還于非象非數之始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後天之不着于有也夫帝王之以有治天下也明矣崇禮樂文章之化明君臣父子之倫天下既已治矣然使不能識天地陰陽達本源之極致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還于無聲無臭之天載則亦管晏之治耳故易之擬名定位象其事物綴以言辭斷其吉凶而嚴君子小人之分盡人事倫常之道未嘗不以有教天下也然萬象之變騰躍淆亂而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必剖先天之奥窔

使天地庶物皆返于一畫之中而後成無思無爲之治是故其定萬事不就萬事而定之也執道要之柄以馳大區上遊于霄兆之宇下出于無垠之門有若戸之有樞車之有轄而天之有南北極者盖不越二五之中而貫冐二五之外故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惟仁與義則二氣之眞精也然而古今之以仁義治天下者多矣商湯之誠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

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爲膏而祇離咎也此慮後世之挐然稱仁畫然稱義者而下此鍼砭也且夫太陽少陽之人則仁氣常多太陰少陰之人則義氣常多故命之曰中正仁義則不以人易天不措足偏倚而脉太中至正之路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非嗛嗛之仁義矣后儒拘于四德之說則以中正爲禮智夫二氣之中而五行具焉則仁義

姜云若言仁義而必言禮智則言静亦必須言動矣以宋儒解宋儒尚淆訛如是况千古以上微言耶

之中而禮智具焉卽說中所引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不及禮智易通亦以仁生萬物爲春夏義成萬物爲秋冬是也然而中正仁義指其周流于動静者耳不明乎賓主之位則又慮以後天之用而迷先天之體故命之曰主静主静者非對動言静乃超動静而爲言亦如無極者非對有言無乃超有無而爲言此自後天而返于先天自二五而返于無極之旨易通亦以動而

無動静而無静爲神玅萬物非動而無静静而無動也盖仁義之上着一静字以迴人生之始太極之上着一無字以迴天地之先乃所以紀綱道德而包裹宇宙耳人不能象太一之窅翔窈冥之表以盧牟六合混沌萬類而欲任象數之智禁奸塞邪無異使蟹捕鼠蟾捕蚤也臨江而釣雖有鉤鍼芒距不能與網罟爭得掔爲號之弓彎基衛之箭不能與羅者競多以所待者

蘋云外典玄言無過道德一家故借鴻烈之辭以闡無上妙義耳所標指趣實不止如淮南也

小也昔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隨天地之所爲莫見其爲者而功已成矣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此之謂天解是故先天之道無後天之道有先天之德無後天之德有太易者易之無也太初者氣之無也太素者質之無也太始者形之無也太極者天地之無也以人生之靜而合天地之無此周子門庭爲千

古秘密之藏不惟超出諸儒而且有超出乎陰陽者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俗儒直以陰陽爲道而所爲易者遂不出乎象數之間夫陰陽則落于方體矣陰陽之大者無過天地天地特乾坤之形殼大規在上大矩在下是亦形下之器耳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時乘六龍以御天者必非陰陽所能囿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正指其無方無體而生陰生陽者言

萃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古今無此的解

之如所云一闔一闢謂之變也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言非陰陽所能測也道不離器而器非是道所貴有格物之知耳蓋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有格物之知則就器而見道不離陰陽而超于陰陽超于陰陽則超于天地矣奈何自域于天地之內而不察乎乾元統天之宗耶夫執着于父母既生之後而不究父母未生之前既以無而爲有遂執妄以爲眞即極

深研幾皆不越乎有爲之學一聞無聲無形之宗則驚阻而疑畏此尋枝摘葉之小儒耳然而君子主靜之學固非閉目匡坐避喧趣寂以內守幽閒也又非虛無斷滅捨有就空而流于莽蕩也亦止曰中正仁義而已矣夫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聖人巇然于禮樂文章君臣父子之際開物成務參伍錯綜之時而有不言不動何思何慮

之玅是以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于德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此經世之大用所云皇建其有極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無過于是夫易云無極書云有極乃知有無者天地之戸牖而太極者有無之統宗也聖人于道縱之也若委衣而用之也若發機是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自無極而二五無之順而流于有如蕙之發而爲葯葯之發而爲菡萏聖人所以原始也感而遂通之時仍是寂然不動之體此自二五而無極有之逆而反于無如菡萏之藏而爲葯葯之蔵而爲蕙聖人所以反終也天下之故亦夥矣泙樹根于水木樹根于土鳥排空而飛獸蹠實而走物物一無極也物物一無極而天下定矣帝力於我何有哉饒氏所云定萬事以立人極宗旨盖在于此誠以天下萬事定于仁義然仁義而一本于中正中正仁義而一本于主靜則有即仁義而超于仁義者何至如柱下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耶周子之辭所以緐而不殺者盖深有得于希夷之傳而善標仁義之宗殆所謂至仁無仁至義無義耳仁義聖人之陰陽也其中正而主靜陰陽中之太極也是故仁義者玅萬事而爲言中正者玅仁義而爲言主靜者又玅中正而爲言猶夫陰陽者玅萬物而爲言太極者玅陰陽而爲言無極者玅太極而爲言也若曰此中正而主靜者乃先天之仁義云爾使不立仁義之目則近于豁達之空使直以仁義爲太極則未免着于後天之有而未還于先天之無矣命之曰人極者此人心之無極而太極也盖所爲無極之眞指其理而言之所爲二五之精指其氣而言之而究竟太極爲何物乎則不得不指其體而言之曰心

周子開口說一無字便已會通三教其所爲圓卽禪宗之圓相也嘗見仁義二字每爲太上所呵則仁義未嘗無病周子受希夷之傳爲大儒之冠故監仁義之宗而拂仁義之病玆曰中正之仁義又曰主靜之中正卽是無爲而無以爲爲之而無以爲之義是于仁義之中而露道德之旨以後天復還先天也其加邑目于仁義之上如所云上仁上義云爾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又屬向後一層說中所不及矣非以中正爲禮智也若世尊四十九年止說得一無字此正非有非無之無則雖說一無字而實未嘗說一字也此旨自周元公外他儒恐未夢見儒者知有而不知無錯認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語便着于陰陽而不識無陰陽地一片則不能超出三界矣其所謂中卽中諦之中所謂正卽正覺之正所謂靜卽靜慮之靜然必累其辭而言之者如般若而曰深般若正覺而曰無上正等正覺也論中舉二氏之義而不舉其辭亦若茂叔之變玄爲儒譯梵成華爾

自記

毛云古人以悟爲文者惟關尹蒙莊大慧肇公石門諸大師耳今觀太極圖通書則周子之文進于此讀漉籬集則蓮旬之文亦進于此一字一句皆放般若光我輩忝惟一字一句皆入大圓鏡智中讀此論者應珍重秘密義不得以文詞戲覩自生罪過

趙云蓮旬連蹇不遇天下文人咸爲扼腕然是科以落卷刻程具見主司憐才好士之誼

○○惟聖人有中和之氣論

聖人與凡民一也凡自爲異而聖不失其同耳世人以凡自居以聖與聖則聖有獨立之悲凡

毛云涯心對之碧霞朗月秋濤雪嵥忽顯我前

有淪墜之患聖人方惻然憂之如捄焚溺而終不能破其執着拔其苦趣惟其不自認爲聖也故自聖謂之狂不自聖謂之愚惟狂與愚病一耳今夫躄者瘵者僂者傴者戚施者籧篨者支離其體與人河漢矣然未病猶人也其病瘳又猶人也謂彼自異于人可謂人異于彼不可今謂聖人有中和之氣而凡人無有何異於是惟其負此支離之疾沈錮不起不獨凡夫自異也

葉云一往宏放如鳳凰之翔千仞

即天下英雄負一種吞天浴日之氣幽人負一種深林幽澗之氣名賢負一種泰山喬嶽之氣文人負一種雕龍繡虎之氣達人負一種風高霜潔之氣狂狷負一種凝寒溽暑之氣俠客負一種鷺沙激電之氣羽流負一種鶴飛鸞舉之氣方技負一種一艸一木之氣奇僻之人負一種琪樹瑤華之氣息心達本之人負一種冰銷水落之氣而皆未可爲中和之氣也此種種皆

自異于聖人而非聖人自異于人也然則聖人者將爲不陰不陽不寒不暑不生不殺之氣而後爲中和乎此則溫平無毒之劑未嘗不足以殺人唯唯諾諾之流未嘗不足以毒天下古之所爲鄉愿所爲子莫所爲苗中之莠粟中之秕人中之賊而可爲中和乎昔少師之告軒轅氏曰世有五人人有五態蓋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及陰陽和平之人也其所爲居處安靜婉然從

物無爲懼懼無爲忻忻則陰陽和平之人所爲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璇璇然豆豆然則陰陽和平之態也此則得之天授而非關學術然猶域于陰陽之中而未超于陰陽之外也夫所爲有中和之氣者中而不着于中和而不着于和氣而不着于氣亦聖人而不着于聖人故可以爲龍爲螭亦可爲蜓爲蛤可以如春如夏亦可如秋如冬可以不爲種種諸人又非必

毛云以徹悟之心寫淸空之義一塵不得粘其筆端令讀者栩栩不覺神意之在霄漢

不爲種種諸人自于種種諸人中無徃非中和之氣而自不與諸人伍如傀儡之登俳場如化人之演幻術如夢中作飲食男女鬬諍嬉笑等事葢孔子之所爲無可無不可卽是現一切身而爲說法也然則聖人能爲種種而種種人終不能爲聖人之中和乎無論其未病與既瘳也卽正當膏肓錮疾中又何嘗非中和之氣故儒者云滿街人都是聖人然則謂滿街人都有中

毛云泉人負氣惟聖證心此蹟形之祕密法也

直能將天地萬物團做一件又能將天地萬物融做萬殊故應有此神

和之氣也可夫非獨滿街人也卽謂一切蠢動含靈皆有中和之氣也可葢氣所自生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卽名爲氣誠知夫我之一心無形無氣氣之爲物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是以人可爲我我可爲人萬物可爲我我可爲萬物惟聖人能渾天地萬物以爲寬亦能渾天地萬物以爲覓如萬水可合爲一水萬火可合爲一火所謂心包太

明鏡活境界一同記

虛無欠無餘也故不論氣而論心方可以達法界唯心之旨

〇〇心性才情論

評云一語喚醒

聖學通乎天俗學同乎物在乎知與不知而已不知則心性亦屬才情知則才情悉歸心性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儒籍在秦火後自周易以外羲皇之書不傳孔子微言之孟氏淺言之而心性之旨晦諸子旁窺其端純駁互見純

者醍醐駁者茾莒桔梗耳宋儒掃漢晉訓詁力究上聖之旨乃茂叔堯夫子部子靜而外落籓籬墮雲霧者不少于是生身立命之根如燭之不可爲日幻之不可爲眞數宅家寶藏之不可爲已有諸家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嘖嘖聚訟互相排詆而不可詰嗟乎自孔孟以下所不欲深言不能深言者而烏敢深言之姑請置諸家之論而爲比擬近人之說夫心猶穀種也嗑則穀

薛云和盤吐胆淋漓暢決妾心沸𣸪

中之胚胎也情則其方苞也才則其枝葉也此其可知者也而此穀種從何而生但知苗生乎穀而不知穀所從生諸子百家或云從廩中來或云從箱中來或云從塲圃中來其高者曰從南畝中來而已其又高者曰從稼穡方田中來而已其又高者曰天降嘉種帝命率育而已儒者歸之天命何異于是夫維天之命天之所以為天也五十而知天命知天之所以為天也不

蔣云天命一言今始創與露可發之胥袁伯修證明

云天以之命人也設云天以命人而天孰命之于是後儒之學局于天地之中而不能出爾反以超于天地者為狂誕為異端夫經生所學四籍之中如天命一言最為深密此是心性之宗而又湮沒沉冥之若此然則大哉乾元乃統天者何物乎先天而天弗違者何物乎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何物乎以其不能超于天故卒同乎物于是執喜怒哀樂以為心是其所為心者祗

譯云掃空一切雲霧鋒然孤明如鶴高舉者祗能于高平上跳踔仍挾六合下耳唯逼旬乃能于空中躍起

是才情而已矣執仁義禮智以為性是其所為性者祗是才情而已矣夫父母未生前人得之為心性天得之為命皆是物也知乎此乃可以知統天御天先天之門乃學者所謂心性皆是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後事也則亦屬之才情而已矣夫學者言心言性窮源究微而尚執才情以為心性何怪經天緯地之才匡時命世之畧而不知歸根復命之地者乎夫心性主

也君也才情客也僕隷也乃可認客為主僕隷為君乎或曰然則心性才情分作兩橛耶曰唯唯否否心性才情自是一根一莖舉世有心有性而終弗能自知故橫分作兩橛耳然則心性終不可知乎曰何為不可濂溪于太極之上則云無極此一無字即是千聖不傳之秘盖絕去有無二宗而後可望其涯涘知此則覓心覓性了不可得而墻壁瓦礫莫非妙明所謂常無常

徐云渾崙第一義諦莫與第二流讀

有同出異名而一切才情總歸心性矣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天地弗能範圍聖學之通乎天而不同乎物者止此一路如萬流之必宗十海蓋既知萬法歸心而又必知心歸何處非如俗儒之歸稟于天而歸天于理也語及于此雖口如布穀詞若蘭豯不能罄其毫末如錐處囊或露其端耳

葉云余向語黃倬星大司成云蓮句天下奇

薛云昔人有言邵堯夫內聖外王又曰風流人豪蓮句亦云

才公尚未深信逮得此論相顧驚絕

〇二體安危之明要

天下之相維以勢勢者不在隩區神皐之嶮也又不在長劍勁弩之銛也又不在熊羆虎豹之士也在民心而已民之有心如木之有本枝葉未有害而本實先撥則傾危顛覆而莫能枝梧矣亦如人身之有營衛形骸未稿而營衛先竭病人方矯悍自雄而扁鵲已投砭石而郤走矣

當秦之隆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以震盪天下銷鋒鏑以弱之焚詩書以愚之蓋得聖人之威近古覇王未之有也然當其封山航海築城鑿山之時而大勢已去不待匹夫之一呼也又當六王未畢四海未一之時而大勢已去不待天下之既定也蓋殺機已盈而人心已動已成土崩之勢矣孔子刪書而終以秦誓孟子獨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似乎孔驗而孟不驗以爲何以

[illegible]云識空千古力扛九鼎具此識力方能論世

屬之嗜殺之祖龍不知孔子祇存其一代受命之符以明百世可知之事沙丘之亾且豫燭之豈不知秦亡之暴而以帝系屬之哉蓋天生秦皇以亂天下者非以定天下也故當全盛之日已具亾國之形而天下仍歸于豁達大度無可無不可之高帝則孟子未嘗不知天命所歸特儒者之口止露其端而終秘其事恐涉于讖緯之學耳漢興湛恩汪濊亘數世而武帝以登天

徐云指千古事如掌上螺可稱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游霧之氣鞭風策霆之才起而慴攝之幾與秦皇氣骨相類其土崩之勢已隱隱伏于膏肓而不自覺乃沾沾以七國之瓦解爲慮夫封建之制秦皇已鑒于周而一統皆爲郡縣漢不祖其德而祖其法則尾大之患息矣雖有跋扈之安能爲獨敲朴鞭笞之氣高祖已鑒于秦而武帝以長駕遠馭之才畧不惜瘡痍天下以供之將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是急于秦之鑒周而緩于漢之鑒秦而昭宣以後卯金之脉幾自此而中斷故徐樂之言爲武帝應病之鍼砭而賈生痛哭之言竄錯削國之論皆登枝而忘本所謂明于瓦解而不明于土崩未可以語天下之大勢也

葉云蓮旬日晡抆卷余強其更作此論援毫而就筆力曲折絕類蘇公

〇〇貢舉得人論

以奇文行正論遂使驚[illegible]擾[illegible]迂腐咋舌[illegible]回說

士才行必能相兼然必重行詘才而眞才乃見此郡國舉士之良法也蓋國家所需在才而才有眞僞何爲僞才才人之無行者是何謂眞才才人之有行者是故士有修匹夫之行而具經天緯地之畧者方可命爲才士世乃歧之爲二于是正襟匡坐之儒詆天下眞正英雄皆不得接聖賢之道脉才士乃起而傲之以剽悍卓鷙自命而賢如曾史信如尾生孝已則謂天下安所用之夫誠無所可用雖謂之非才亦宜乃士所爲行固非迂疎局曲如贅桴土鼓之不可鳴而桃梗土偶之不適于世也大凡天下之事以忍而濟以逆而奇嗜欲之流衍溢漂疾情識之熖熏煎燔灼雖峙爲山岳猶將崩潰堅如金石尚欲銷凶人惟戰不能勝于是無斬將搴旗之功守不能固于是失金城湯池之衛而乃欲支撑天壤大局世運即僥而得之何足爲據是故

董云真正英雄語

真實篤行之士則必反胥欲之流而撲情識之焆智足以自破其積習故以毒天下而輸攻者不能入勇足以自却其賊媒故以衛天下而壘守者不能禦故有匹夫之愚賤修之身而德乃真者此真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為自非天下大才孰能與于此蓋天地之道人物之情順則死而逆則生縱則死而恐則生天下之殺機天下之生氣也如一之日二之日觱發栗烈之

氣為艸木蓄青鳥獸孳尾之母此三木之秘要也然而百行以孝為首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何也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也天不自為終而授于其子勤勞在地而于地無所命如地之于天則可為孝子矣惟孝為嬰兒之行而為賢豪英傑之所難父母妻子之間繚繞紆曲而不能自持知愛知敬與生俱來而馳流之横虐焆之燔亦與生俱來是非曲直所不存名理氣節為

董云拈出無明根蔕與世人看

無用如蠶自縛如膏自煎為世智所不能燭大勇所不能摧無過于此故生子才俊未必可喜而必喜孝行惇篤之子父母愛子之心類然而國家官人之法可知蓋馬或奔踶而致千里以其能受駕馭耳如終不肯當鞭策而驅之不前控之不止此與駑駘何異雖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亦安所用之人但知篤行之未必適用而不知才士之不適于用此不可語于官人之法也

夫官人之法始于貢舉而貢舉之權在郡國有司二千石郡國之父母貢舉諸士則二千石之羣子弟也知人之明不可學惟賢知賢如物類之相感則二千石所生育必有衆賢者然賢而愚者率炫于瑰姿而失于被褐不賢而智亦或以明察稱得人縣所選二千石非通才也惟真則通真也者合才與行而言之也子與氏有言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以明其才其子弟從之

董云正為才士墮淚耳非摧抑才士也

則孝弟忠信以明其行若漢以節義而激烈風成唐以詞賦而綺靡日熾宋以忠厚廉恥而懦頹不振皆分才與行而二之者也嗟夫士不幸而懷才已爲入宮見妬之資況可不如珠之潛于淵玉之埋于璞神龍之伏于深瀆乎故曰此郡國舉士之良法也至于世人欲殺而曰吾意憐才此又與于欲殺之甚者也夫重行而詘才不憐乃所以憐之耳若才人無行雖不憐庸何傷

薛云才花行果原不得分作二事如曹劉裕爲才所驅以自毒其子孫所謂時無英雄俾豎子得成功名耳不足言才也

雲栖云此一法中具足三如來藏大心凡夫一生取辦便當入此玄門

漉籬集卷十八

說

普觀圖說

凡人受生皆繇心造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從心想生行人念佛時當放空情識關閉外緣想自身生于西方蓮華中結跏趺坐作蓮花開合想阿彌陀佛在蓮華中接引于我然後一心持名其持名之法且以七日為期發大勇猛如

漉月云如雞抱卵是緩着如猫捕鼠是急着倘七日不就便當七之又七以悟爲則

雞抱卵如猫捕鼠如人入陣不惜身命行住坐臥念念相續不得一剎那頃思念世間五欲忽然前後際斷便是大歇手處雲栖教人以持名為正此觀為助慈雲亦单舉此觀以能普攝十六觀也觀經言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可見觀想持名互相含攝唐譯小本七日繫念文中言聞佛不可思議功德名號極樂世界功德莊嚴聞已思惟繫念不亂是小本原具觀門

漉月云發菩提心是根本赴期取驗是作略

不止持名也行人終日念佛不知運想余得唐像參以李麟吳彬鄭重三本屬幼子人目着筆而余授以意筆墨解脫觀法條然此亦余心想所造之如來也行人發菩提心願與法界衆生同生彼國須專修無間赴期取驗目前便求親見如來放光垂手摩頂授記當知此能想心攝盡一切依正之法以見佛身故亦見佛心然復應觀想念所見若成未成一切皆空雖空而亦

雲棲云天台賢首二宗俱已攝盡又繫心念參究念俱有悟門則本是第一義禪不可說是葛藤也

可見想即是空空即是想即是一心三觀又現前所見如帝網一珠一珠之中千珠交映生佛互徧塵剎含容即是事事無碍法界故韋提希繫心一處得見佛身豁然大悟如或未然直下參究念佛底是誰十二時中諦看諦問憤然要明此事不令間斷瞥爾心開便離四句絕百非見實相佛是名淨土禪

余向讀小本魯言此中已有觀法不應與觀

紫栢云日楞嚴會上說二十五圓通以來無此快辨

經分門及見裴師所譯果有思惟世界莊嚴之文不止繫念名號但不似觀經有一一漸次耳乃知尊宿所拈扶普一觀却與唐譯冥符正是小本當機執則較之二八觀門約而不煩只似漢高之約法三章耳　自記

○圓通社說

人見文殊師利揀選圓通遂以普門爲圓通而謂二十四位非圓通是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如必謂二十四位非圓通以明普門之圓通則普門亦大不圓通矣將以其中諸小乘法可揀則迦葉爲阿羅漢遂不得受迦文之衣傳諸祖之燈耶將以淨土法門可揀則觀音現侍彌陀文殊發願往生同爲勝蓮花中伴侶豈不與大勢至同一鼻孔出氣耶古尊宿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后人着語云至道無難最要揀擇是揀與不揀本自圓通安可以後人之揀擇爲是而前人之無揀擇爲非耶經言佛以一音聲說法又云是法皆爲一佛乘故則無二無三正是圓通本旨無論彌勒普賢諸法王子與觀音門庭無別即如憍陳優波等皆就色聲香味而得開悟乃至旋見反息水因火光諸法無不怖畏火宅跳出羅網乃得內脫身心外遺世界豈超出三界之法不足脩習必抱薪救火焦頭爛額而后爲大心耶嘗見近日禪和波劫營求毋言未能

雪浪云自度度人正如往取杻筏而渡洗溺豈可謂非大心耶

自度先度衆生者菩薩發心不欲作自了漢也不知古佛有願度盡衆生而後成佛者固是發菩提心然亦有誓取正覺而度衆生者亦不可謂非菩提心也況所稱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者彼于曠大劫來成佛已久特現菩薩身而行大行豈似凡夫汨沒三毒五濁中而猥云利生如徒手而搏虎哉昔有教人脩習數息不淨等觀者錯施鑪鞴都不成就佛令兩人遍互更易遂

紫栢云方知觀音登科勢至下第之說是眞但語

得証果是不應執耳根一門而障彼諸門以爲此淨土法此小乘法而不能圓通也夫觀音能作三十二應而獨不作二十四應乎應以憍陳優波等身得度者獨不現憍陳優波等身而説法乎世尊明言此二十五法實無優劣則大小禪淨都無差別卽是法華宗趣而但以耳根一門逗阿難多聞之根器耳世人皆知方便多門而歸元無二余謂且置却十方圓明而但就入

流忘所處眞實下手便知與諸法非一非異也願茲社諸人之聞而思思而修者莫論藏通別圓各各隨根逗機努力精進且超三界之外而后度彼三界中人是爲深入普門親見太士

徐云功業文章卒于一姓有是祖有是孫矣

漉籬集卷十九

揭

○創建忠貞祠公揭

懇恩遵奉明詔褒表忠貞建祠請謚以勵臣節事伏讀神宗皇帝詔曰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茸踏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成祖文皇帝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朕今仰遵聖祖遺意褒

表忠靈詔書到日各地方官特爲建祠歲時以禮致祭仍量贈官賜謚用示殊榮其墳墓苗裔厚加䘏錄切某七世祖諱敬係建文皇帝臣歷官戶部侍郎當遜國壬午之難抗節族夷文皇帝追惜之日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一人耳擬其抗疏高廟既識超方鐵之先迨夫議徙燕封實功泯齊黃之跡使公言誠用而北兵可息長陵之聖鑒獨深若公身未死而天步難知恭靖之危言不爽是以列祖有褒䘏之遺音累世餘朝野之公論張閣臣當御極之時首陳條議劉忠愍于鄁禁之日私謚忠貞伏遇今皇帝湛恩普被幽冐重光起廢進階錫謚錄後凡諸曠典靡不畢舉而革朝之忠竟未慰皇祖之恩典未敷茲值台臺主持名教敦植綱常項以方正學昭代慘忠奏請殊恩已奉俞旨而獨抱忠貞之痛猶含榛莽之悲夫食德之報彼

此不殊而撫厲之典本支無異忠貞原籍安固倏當赤族靡遺弟敦匿跡仁和幸有血裔未斬今東甌雖已致祭省會尚無特祠是瑞安有祀無宗空瞻公典之榱桷在此地有宗無祀久傷私饗之蘋蘩伏乞垂恩徃哲一體奏聞請謚錄裔剏祠致祀仰佐龍飛盛典遠慰成祖貽謀厥天下人民咸瞻快舉而後世臣子共矢堅貞矣

○南雍丁卯科懇復中式舊制公揭

詩云豈非經藉但足然軼道貫目前才士定無共卮

揭爲懇復南雍中式額例以植人才以裕國課事伏覩應天歷科鄉試錄監生中式三十五名生員中式一百名此係欽定舊額至萬曆四十三年增額十三名內應以四名屬監生共該三十九名至天啓元年復增額十名內又應以三名屬監生共該四十二名乃是科止中三十七名尚少五名至天啓四年止中三十一名除裁減元年增額外復少八名竊思高帝定鼎首建國學遴選異才以敷文德是時公卿大臣出自國學者煕耀天壤流傳史冊嗣後雖開援納之例而其中名臣鉅儒文人才士籠罩一世者甚多即近日科名如焦竑朱之蕃顧起元張以誠諸公皆出自南雍未易悉指聞自萬曆癸卯一牘所得庠士偶多後乃相沿成習不經廷議不奉明旨屢減成均解額以裒益各學諸生不思朝廷制科自有律令一時闕中過舉何足爲法

歷科庠士豈無偶乏佳卷之時安能不奉律令而并裁其額也倘必以庠士爲佳今雍中舊例及恩選貢生皆自青衿中來何以一入成均便不得與庠士較長各守其成額耶況自元年以來各省恩選暨新增事例不下數千廷臣以南雍困抑異常曾有增額之請今天下庠士每數十卷內中式一名南雍凡百三十卷僅中式一名較諸省直獨當其厄竊討各庠既選入雍中則庠生數少雍生數多乃不以庠額益雍士而反以雍額益庠生不得滿向來制科之額則不平之鳴莫此爲甚夫資格之論識者嗤其卑鄙未至羞以自居今即從資格中較優劣則廪生得中乙榜及考選者方得入雍雍士自當踞庠士之上其雍中係舊例援納者乃降而與庠士比肩耳即俊秀中率多名流每遇慧眼主雍試便得名居孝廉之先其中科第起家者自前指

不勝區區郡邑老生豈足方駕不識今之重庠士而輕雍士者其故何也且兩雍並建原無軒輊今甲子科北雍中式四十四名尚浮原額之外南雍應試數踰于北中式之數何反歉于額中又北場尚重成均闈中必首拔雍士次及庠士蓋因天下英才所聚逸倫絕羣與一鄉一國不同乃南場邇來獨薄雍士名不列于正魁闈中必先閱庠卷既畢方及皿字號未辨佳惡

先懷擯斥之意畧抽數卷塞責此外皆束置高閣閉卽不窺諸生領出落卷往往有全不着筆者亦有委役裝點句讀都訛者令天下奇才碩士號籲無門卽果有十日之短亦茫不知兼鄉之故諸房師豈無憐才之心或爲年來積習所誤謂此中想無佳士耳然從來會榜元魁率多雍士舉世尸祝而社稷之未嘗以雍胄爲鄙乃可以魁天下而反不得冠軍一鄉乎至于兩雍

韓云偉人高識可懸日

援納之例本無揀擇往來就試亦自常情每見南闈下第諸生發憤改北便援魏科文章無據闈難刺心以自明若以成敗論英雄則南雍諸士亦可藉此以自暴于天下矣不識今之重北雍而輕南雍者其故何也嗟乎浪說戰場眼迷五色古人尚以自慚天下端人正士之文非沈靜寡欲者不能識豪駿雄偉之才非廓落大度者不能收縱着意搜羅猶恐心眼不能相應而

乃先主成心故爲挫折使伯樂相馬于驪黃便當駑馬與騏驥同皂而況欲皮相天下士乎雖有蘭蕙鋤之必衰雖有圭璋摧之必折而使南雍根本重地不得食尊賢敬士之報是誰之過歟況天下人才所以不難破産捐貲來遊國學者豈盡懷下劣之想便欲厠足異途止因成均係列祖毓才之地賢路不塞有以鼓舞士氣近因雍中摧敗過當故辛酉乙榜諸生恩例准監

乃至有不願受恩典入監者亦有舊例諸生願復還青衿不可得者則雍士志短氣可謂痛心疾首而感動天地矣今當國家需才孔亟之時方廣開援納之例百計招徠而反監青雲之路十入其中概相鄙遺至不得自比于人天下誰復肯俛首低眉自取僇辱自此遂將畏足不前無以佐朝廷一日之急則立復舊制以激厲士心又今日理財之首務也查得丁酉科監生中式至四十五名向來雍士曾作南榜解頭即癸卯張榜尚居第二名丙午方應祥尚居第四名則成例當循也甲子科除恩貢外監生中式止十一名夫雍中既不因貢增額則貢生原有就本省鄉試之例即各省不便回籍而南直自可仍入各郡縣之伍何必奪雍士之額耶則編號當清也至于閱卷向有條約視批閱詳畧以為房考殿最載在令甲則國典當嚴也昔年裁削

額例既未奏聞則今日遵守祖制亦自不煩題請起衰救敝之權全在當道之鑑空衡平耳伏乞台臺俯采清議力賜主持念國士乃庠士之領袖南雍即北雍之鴈行察盛衰倚伏之理因物極必返之數勿令庠士全蒙國恩而雍士不沾聖澤即不能如丁酉之獨盛亦必還三十九名之額復正魁之例遵詳閱之旨刊為永制使主試有畫一之規分考無藐忽之過于以植人才而裕國課豈曰小補焉至于甲子北雍臨期增額五名南雍以闈榜先發未及加額今當加于三十九名之外一照北雍四十四名之例毋虛荷盛典以負高帝建立國學造士作人之至意將自此以往辟雍諸士永沐菁莪棫樸之化于不朽矣

評云冥漠君先後遂有兩人彼徙殮總此更峻峭端是後來絲勝

祭文

祭冥漠君文

維崇禎二年歲次己巳三月丁卯朔越十四日庚午三吳處士卓能儒致祭于冥漠君之靈曰

維靈不知生于何朝何地何姓氏也余于天啓七年之冬自桃葉渡徙居烏龍潭虎踞關之間其地爲清涼臺之麓豹韜衛官地與鷹揚營界

小阜兀然而無名爰鑿其趾築一室宅妻子蓋性不樂廛市喜與麋鹿伍又未能一瓢一笠入深山大澤間遂自浙而金陵客渡頭者數載又厭其喧雜卜築于兹蓋二十年而始遂初志乃開山數日而畚鍤下鏗然有聲視之則小缶三啓之則前朝青錢數十文又築之得流星鎚一徐濬其底則白骨已盪爲微塵無復存者僅貝齒三五枚杵臼歷歷然余聞骨久于肉毛髮指

閔云古人語精嗣塚而玄理勝今更起精嗣而語之頓令精靈木客一時證果

甲久于骨未聞齒牙之常住也今骨毀而齒在何居四果以上舍利如雨大士弘法古本不壞以此例之豈君曾以齒牙餘論護持大法抑或執戶四戒未嘗毀犯耶余不欲侵君之居以居乃稍徙而前數十武而君之宅已爲負鍤者旣啓而後以告掩之不及掩之亦與余居逼而君之靈亦不妥乃遷之南阜亦如余居之稍徙而前也背清凉之峰而面鍾阜方山牛首雨花栖

霞諸峰繞其側前臨一池池居山之巔而水不涸可植蓮其中爲君往生因也因簡內典趍拔幽趣皆云生天惟不空羂索真言加持沙土可令亡者直往樂土嗣當爲君持誦以資冥因君久没泉下寄託淨穢諸趣已不可知獨余之居山于塵世升沉榮辱之感俱已謝絶惟專意淨業要識死從何去而已願與君之死而居此山者同此軌則則他日便得同爲勝蓮花中骨肉

[illegible]

券兄耳本朝都城禁葬祕疑君六朝人後見青錢中有元祐淳化字大約是宋元以後人也今但如昔人所稱寘漢君者稱君冢僅見背呼曰貝冢鐵鎚青錢知是君生時所好仍以爲殉而以清酌庶羞相勞苦嗣余暇日爲加抔土沙後每歲清明止以法食相餉不復設此尚饗

張云寘漢君齒得蓮句筆便作蓮華瓣瓣散郁化城又作舍利顆顆棲無縫塔此君遇蓮

徐云八大家集中所未見直使我輩拜手

旬恨晚

挽葉太師母文

世運三十年一變凡三變而風氣淳漓遂至河漢有如處衰季而遡羲皇游溟渤而瞻銀浦對秋花春蕊而懷瓊樹于天半者以予視葉太師母其人蓋類漁郎遥睇花源間瞻瞻黃髮往來落英繽紛中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母鍾三靈之澄粹成四教于弱笄其爲叔女爲令妻爲壽母者幾九十載于茲所爲授經勵學廣以賁與者自吾師韋素時既爲西河爾郭于當世才舉孝廉而稱義桓歌黃鵠則茹荼而修聖善之教已而入木天爲天子侍從近臣司業成均矣未幾而璫寺倡亂幾遭清流白馬之禍又未幾而召還幃幄掌治于南國枚卜于金甌矣且諸季若諸孫諸曾孫森森玉立于階庭矣母則布衣椎髻操作而前依然挽鹿車卧牛衣斷髮對

薛云祭文中安得有此莊嚴解脫手筆

薦時進宴如函發之典悄然荒榛之下豈非行高岳時操與水蘋蘩振香蘭芳揚氣宜尼興歎于嶶姜予與三徙而母氏者歎然猶謂泡沫難駐風燈詎豎雖臻耄耋之期猶在六如十喻間耳至讀琅函蕊簡則墉城所隸如韓西華趙素臺竇瓊英王法進謝媛皆以慈愛惜物常行陰功有救窮之德活死之心乃得至姿瑰麗本識偉鑠其言由來世輕擲菽粟厭舍麻苴使耕

夫織婦勤不得飽勞不免寒此上帝所呵也咸當寶愛柔蠶貴敬農事儉巳約身爲致豐衍耳此與毋異口同音殊塗合轍矣豈不作朱陵之殯入易遷之宫乎乃閶闔易顏青天愁裂于是彼土韋提希此方荆王廣平諸夫人生憎愛河難竭老死相煎頓沉痛苦不可堪忍遂神栖安養託帮蓮胎金壇照耀枝葉榮茂寶冠瓔珞以自莊嚴其視人間綸誥崢嶸有如夢寐支郟緣盡行郎西皈翛然而往似脫敝衣易珍服耳毋潛心淨業舒竭精誠發三心于五濁囬六念于衆香正當與彼岸諸媼把臂入林同爲勝侶而吾師又何煩于拊心也

薛云文生于情棄花結蒂更復淒霜啊蒙

○祭葉師母文

余小子自白門遡大江數百里遥望天柱諸峰而歎江海之洪流必歷春滿秋落始露浩淼之奇岩嶺之靈木必經凝雲澍雨烈風漂霰始覩

益甚之氣文人之雄亦必居山澤岩廊之闊遠苑枯盛衰之變始茁其槎枒孤峙奇偉夭矯之才彼貧士失職而志不平止二山澤之癯若縉玉鏘金之士未嘗生於憂患則豕勝肥癡濁亂之意而高文典冊無傳於後世之三者可以觀女德焉不收鷄鳴昧旦之成功不足明谷風陰雨之劬乃生而紈綺終身無顛危想則亦不足徵荼蓼之操而與春華秋實並著維我師母既相夫子有成矣余獨不艷稱毋遇之榮而哀毋夙昔辛苦自立與今日未竟之業也吾師少年文譽隆起顧艱于一遇至今讀其著作猶頻然有坎壈之色殆與文士竒窮古今同痛壯歲始舉於鄉逾十數載而始謁書木天又十載而寺人煽禍毒流縉紳吾師龍闕受侮于羣小其憂讒畏譏之意應不減牛衣對泣時也今天王聖明鷺飛鳳翽師乃建典佐治宰正百官於南國

青公子懷握瑾瑜次公被恩選方進而廷對毋溘然朝露回首昔年蚤落晚開朝榮夕瘁之故如昨夢然吾師金匱枚卜之選與兩公子聯翩發祥之榮毋葢鵠㕘一生而卒未見也當恫乎有餘悲矣嗟乎士之知巳猶女之悅巳也吾師與其特達而相知受國士無雙之譽者數年于兹矣爾時拔置第一者子丑卯辰之役一時鵲起其獨天涯流落搖搖風塵中雖温不增華寒不改葉所期不負知巳者未肯與朝華共謝而涉川無津凌虛失翼其躑躅踣仆之悲與春歸霞散烟羃露泣之慘畧相當也則一種升沈存歿之感又何能無介然於懷耶吾師深入性海委明大事因緣方將倚戶覩化齊生死於泡影而毋既神棲淨域亦何復作塵俗之悲但愁苦之士不能飾懽娛之言相慰唁聊以此當人間可哀之曲云爾

李云不復知爲祭文但見烟雲縹緲

祭王春野封公文

維公芳澤之敷榮兮洵春野之蕤蕤兹靈輀之揄沈兮值秋郊之變衰天寥廓而無處兮月抱魄而自悲犨冉冉其辭柯兮山谽谺而欲嘶指玄宅以届止兮共執撥而陳詞欽慈教之負劍兮遺一經之如巖廹岐嶷而趨庭兮爰七業之俱與諳諸葛之八務兮傚陳氏之三君天欲昇公以光明俊偉之業兮乃雲衢之蹔蹟殆藴崇而淫溢兮若烟液之所積忽春冰之將泮兮聽逝波之瀏瀏遂覺高霞之飛映兮驚明月之欲流欣哲嗣之孤騫兮乃鳳跂而鸞游凭瓊林于木末兮駐羣玉之山頭羡蘭桂之榮冬兮亦蔗蓑之有秋粤稽大臣之能事兮皆父教之作忠維經筵之悃欵兮實義方之遺風自非嚴闈室之朝典兮而烏覩盛世之夔龍拔俊杰于兩朝兮獲譽髦之如山彼桃李之滿門兮亦松栢之

令顏如雲蒸霞蔚于霜枝雪幹之際兮而映薄
于岩巒吾聞貴鍾鼎者悠縞素如桎梏兮而不
適愛山林者屏芾冕爲𦉪庫兮而不榮安能鍾
鼎山林兮各遂其天性而縞素芾冕兮不攖其
素心夫何皇天之弗尚兮忽乎拂衣而遠征摧
嶧陽之孤桐兮訝岱松之欲零望白楊之修修
兮悵長楸之青青豈華陽之高逸兮返烟霞之
故宅乃驂虬跨鶴而玉簫清轉于天際兮覗遺

蹤其若容神之來兮抱颯前鶩霧容容兮茅峰
之巓厖鷄鳴于天上兮猘犬吹于雲間竚看令
胤之膺帝眷兮枚卜于金甌爾時展赴隴之鶴
書兮聽出谷之鳴騶維公裴回于華表之間而
翀舉乎霄漢之末兮若電駛而雲浮尚饗

○祭湯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湯嘉賓先生之母亡而門下士思所
以哭之是不可概古今列女之遺行與載籍哭

死之哀辭也崔生某受知於先生深其知先生
以知母夫人者深爲卓生槩槩道夫人生平云
少歸封公奉饋食公姑鵠立不敢坐不命之去
不敢去以爲常封公不問生產而太夫人夙夜
拮据不以生產縈封公心得努力學問雖屢困
場屋而無勸色是可以爲賢婦卓生曰是未可
以哭太夫人也崔生曰太夫人愛諸子及諸媵
子督課無異皆亭亭玉立惟叔子與先生才名

繼起旋復早世而先生卒成太元先生性至孝
雖年踰五十貴躋大司成每嘗封公小不懌輒
跽而受杖其庭幃之訓若是而後得有子而爲
嘉賓先生是可以爲賢母卓生曰是未可以哭
太夫人也崔生曰嘉賓先生之用於世也斯文
有傳而學者有師其釋位而去也斯文化爲異
端而學者至于用夷其久困林泉而至今未枚
卜也天下莫不惆悵失望而歎撲席之久虛乃

至于秋萬世後皆幸造物之生嘉賓先生而因以知其母而母于是爲不死是可以哭太夫人矣卓生田是則然矣而未盡也然則惡乎哭諸嘗觀先生文所爲泰山不如平地其怪怪奇奇不可時施者無有也然而能囊括天下瑰異恢譎嶔嵜夭矯之才則奇然而天下瑰異恢譎嶔嵜夭矯之才終不能窺其涘岸而近乃或相詬評則更奇蓋先生之入至爲庸衆所謠詠而品

乃貴先生之文至爲賢智所輕詆而骨始眞昔若士云天下與以賤貧而恣之成今既成矣而與以賤貧乃如故年來局𨻶境轉世間翹首跂足以需之然信者深則疑者益深俄而天復困躓其足以盡暴其心於天下既臣昭回雲漢爭光日月矣乃母夫人與封公相繼謝世復以寢苫泣血之苦磨厲堅忍其骨力而善藏于天步艱危之時以堅久天下之信慕而儲爲棟梁之

用與向者之擯棄委擲而與以貧賤者同玉先生于成是則太夫人之以死而愛先生者又何如也是可以哭嘉賓先生之母倦生日唯唯于是共次其語而祭之尚饗

李小灣云嘉賓先生爾時尤是險境幸而老于田間亦以自白于人矣後來何以復有如許議論此文識高語奇祭文別調

〇祭總憲張華東夫人文

徐云窈渺凄人

凄凄露凝冽冽風厲愴玆淑配儀容潛翳一歸窮泉重壤斯閉於惟令德壼閫之模方期佐公秉憲舊都冰蘖相助風霜不孤令問初榮如花始敷窀焉訃至德宮云徂達人何憂鼓盆而謌顧獨爲公反增欷歔因玆永別邈彼來嬪情則伉儷誼若君臣琴瑟爲友冠幘如賓鳳既翩翼鴻亦齊眉鷄鳴同警鹿車共推迨膺冠帔益著蘋蘩聿修綦縞以補循良爰自蘭省迄于諫垣

翱翔天半鳳鳴朝陽伊維內政寔藉賢勷乃擢
廷尉再遷冏卿高牙霞起大纛雲平才稱王佐
望著帝臣際此華膴素履不驚心淡于布揲襟
如荆德儷葛覃恩垂樛木豈彼小星江汜共沐
新命方眷叱馭在途奄忽示疾不皇同車陪京
初涖賀者在門百僚霧集千騎雲屯萬里颯唱
葬華乍零龍飛匣劍鵠怨素琴寶燭夜暗金鏡
晝微山哀欲泣浦思如啼去秋明月今還照梁
今秋蕙草來復吐芳傷玆壺範一謝永亡戶餘
雙燕床有空幃魂如涵烟蓋盎滿懷庭鶴哀立
雲鷄肅寒落葉委地錦瑟辭絃夜竪悠悠何用
慰爾綸誥煌煌黃卷青史霜氣初集寒燈熒熒
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履乘靈氣容與神墟常追
帝女出入雲與或滂洸率或棲泉香庶玆存者
可憐神傷共門下士夙誦好逑芳慙桃李淚灑
梧楸未遑執紼遙睇山丘尚饗

蔣云唯先生足以當此文亦惟先生不可少此文

祭何匪莪少司空文

嗟衆萬之存沒兮亦何關于國運維哲人之云亡兮歎皇天之不憖贍明星之忽墜兮覩梁木之欲摧將海寓爲之震悼而百世爲之興哀何況近庇其宇下而親炙其光輝維公起家於比部兮媲瑯琊與濟南才迅筆于刻燭兮書藏藁于名山迨建議于祠郎兮屢批鱗于帝闕力排東封之廷議兮抗疏三王之待嫡爰遠竄于粵西兮遂優游于泉石荷青宮之夙眷兮迺白首而還朝勵司光之至德兮紹冏命之芳標銀臺謹于喉舌兮水鑑精于拔茅是以心擬松栢之孤直兮門列桃李之雄豪遡甘泉于邸署兮彼都人士翕然謳咏乎大僚之正氣與清操旋挂冠以還山兮復唫風醉月于鏡休二山之間倡義急公而疏濬七星以灌東陌之數萬兮推誠慰撫而不遺其矢以散海寇之八千乃戶屢常

姚云銜口而出如傳如誌即可以入青史被玄石

滿而家徒壁立兮或冬煖而號寒詐薦庠之衣
具兮豚右臂之痛酸顏其堂曰不自棄兮而迄
今未能落成乎一椽如古大臣之豚肩不揜豆
兮一狐裘而三十年迨重膺聖寵而佐司空于
南國兮惟恭已率屬而衆欽其表端亦嘗據槽
趺席而進退本朝之人文兮亦嘗揮麈揶揄而
接引後來之豪賢亦嘗破硯而游千秋著作之
林藪兮亦嘗蒿目而籌當今國步之艱難慨自

姚云忽入悲落[illegible]新刷樂石

玉室之需干城兮而公侯之藉好逑莫不競標
荒年之穀以自用而輕詆豐年之玉以爲羞於
是苛察繚繞之才技則趨之如鶩而清淨恬愉
之儒術則疾之如讐殆若肌骨之日傷于鍼刺
而尊俎之忽毒于戈矛寧知衰世之徵爲鷹搏
而鷙擊而盛明之象惟鳳跂與麐游使典型之
在望猶春夏之未秋自予告而歸田兮傷耆碩
之易退忽含笑而長逝兮嗟邦國之殄瘁維昔

締素交于陪京兮飲大江之汪濊今遥睇于荔
園兮攬洪波而爲泪亮霧氣之直上兮餐閶闔
之沆瀣視下里如蟻蠓兮宵頻同乎羣類一死
生爲虚誕兮亦何煩于輿儀擬遠游而陳辭兮
彷彿乎聆九天之聲欬尚饗

〇〇〇祭葉潛之世兄文

嗟乎吾師與弟無因而相知吾兄則因吾師以
知弟然天下惟知已一事父不可以告子故記

金臺云盟汁化作涙海涙海又化作香水海

父所愛則愛之耳若詔其子曰此我之知已
而汝必以爲知已也其可得乎猶之子有所甚
嬖也詔之曰汝必遣此則可耳若曰汝勿復思
也其可得乎士之不能迫不知已爲知已猶其
不能禁相思以不思也憶吾師之示兄曰卓生
天下士汝友實汝師而兄亦云然又曰居然陳
同父庶幾韓退之而兄亦云然則奕世而相知
亦當世所希覯也然聞吾師自司成轉宮允而

歸語兄曰吾自塵埃中得一賈長沙陸敬輿其人兄問其姓名乃與叔開美相顧曰此我輩夙所瞻仰也則謂兄之知弟又先于吾師可也若弟之知兄而卒負兄者三爾庚午春兄館我來遠軒期浹歲相對永矢勿諼也屬余顏其堂曰愛客滿堂盡豪傑然諸客中最傾心者弟一人耳弟既謝故里如落花辭林飄泊四方何所不可者而以八口旅食并州旬日而别迄今思之

此會那可再得負兄一也癸酉之春促弟連騎而北業許之矣而遘難未發兄于弟無所不愛尤愛弟詩字制義及論表策凡一字一句無不襲而藏之未幾而兄能詩矣能書矣其闈牘既聯捷矣然書義誤𢰅弟試牘則自喜以呈吾師其後場未經余商略則不敢以呈吾師夫以弟不同游令兄雖得雋而意不自得負兄二也又兄數年來究心内典而問津于弟僅于皖山挑

薛云滑之與子相對片刻耳而真氣映人兄遺句與之石交乎此言爲盡所以資滑之者甚深

燈夜話時略詮維摩大意耳一切五時八教都未陳説欲俟機感以種勝因而忽然一病彌連又爰盡識去時眷屬圍繞未得開導清泰一路羈覓渺渺不知何向負兄三也嗟乎弟之負兄既不能如兄之無負于弟乃弟之知兄亦不能如兄之知弟也吾師嘗憂兄不售而弟知兄之必售矣戊辰弁兄之文擬之吾友曹允大而卒出于允大之門矣乃兄年不滿四十成進士不

滿三百日寢疾不滿三十日孤子不滿二十日未亡人或不滿三十或不滿三十老父皤皤堂上幾七十而兄竟以不起而弟終謂兄無死法也初秋出都遘病而尋愈會皖山變起倉卒播遷途中爲賊所掠同籍契知閉戶不救視賴有過路之兄誼氣而拯之泥中以爲無死地矣乃緣既絶爲魁厲鞠爲茂草未四越月而復捐逝旅[illegible]未病以前十生隔[illegible]

而笑者自抄春迨徂暑纔百二十日耳燕翀既旋桐難未作負病而與家人團圞相對者自兆夕迨中秋纔三十餘日耳而弟尚謂兄無死法也兄能識弟于奇窮之中而弟不能識兄于擢第之日其又何以相天下士耶然天下士文行不及兄倍屣而紆青拖紫白首而未死者踵相接也弟何能以郭許自負而妄謂知人之明可學耶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教所愛者

相駑馬以千里睞一而駑馬日售也豈兄能相駑馬而弟不能相千里馬耶弟向謂同學少年一旦富貴故人責以乘車戴笠之誼未免咨嗟屬望不如直作物故想惟兄能令我不作此想矣而竟爾爾耶又聞毋科榜發必有驟卒者云作大羅天中報命使者此兄今生所證之果耶嘗見世間老經生久困場屋輙自念曰願一第而死不恨此兄前生所種之因耶果爾則自今

徐六中悠揚接筆燥墨乾而尚餘凄咽

以往又當自念言願得長壽作老明經不願一第而死也嗟乎弟之不能知兄者于世間法已矣不可贖矣意欲字兄之孤誌兄之石訂兄之遺文以傳于世然于兄何有焉有爲之法如泡如影賀者在堂吊者在門固是常理不足多怪而朝爲榮華夕爲憔悴戕戕闒闒之胥翩翩裘馬之客忽作孤兒嫠婦之夢裏人真不啻難之露槿之花蜉蝣之羽矣兄自此可矍然而驚亦

可蘧然而覺也此世世界如旅泊已事可見慎勿再來他方世界苦樂互具亦莫輕往寬兮歸來應歸家鄉田地大寂滅場則日落之方是也如貝葉所開懺法可以消滅多病壽夭罪障脫三途苦受人天樂而弟心未饜以未超越三界也更有三時繫念法可作西往津梁不空羂索真言加持沙土置棺墓上能令亡者徑生極樂向者淨名一案單說惟心爲理淨土今日爲兄延

顧云以昌黎祭十二郎之奇文爲宣尼哭子淵之深痛那得不傷復撫然

淨侶建法幢修此三法爲事淨土理事並舉應不負吾性命之友耳兒平生負至性外貌落落而中乃塞淵願兒于中陰中諦聽深信而善思念猛發願勤執持也聞而思思而修是爲三妙慧信而願願而行是謂三資糧西方公據只此已足生死交情言盡于此尚饗

丙子十一月十五日告大兒文

九月廿九日寄汝一字欲汝罷舉而學道耳以一大事因緣相警策頗有無常迅速之語書郵稽留未達迨十月初八日而汝訃音至又豈此書遂成讖耶旣驚詫悶絕稍甦而復思八月廿二日送汝淸涼山下登舟而去是時汝絕無病苦也余歸乃覺魂魄離散廿六榜發余與汝皆下第慮汝之失意而孤憤耳會葉宗伯公延汝西席日夕倚閭而望不得一信忽然心動遂援筆作字而汝是夕已長逝耶乃聞訃之後復接

汝廿三日字手跡宛然止言歸後瘧作耳絕無稍涉危篤一語且有南游意郵人廿七始發尚不知汝病也迨廿九纔三日耳何以遽劇而遽死耶憶汝生于丙午而余以丁未出游伊始一入林屋洞天便有終焉之志買山可盤灣中汝迄今未知也自辛亥抗策北徃此願未遂汝母從游而汝依大父母以居余僱仆燕市流離悲痛靡所届止甲寅歲汝母以念汝成疾歸而荒迷惑亂不復知有人世爾時汝已有母而無母矣迨余母卽世備歷險阻汝尚童稚無所識知癸亥之夏再入白門遷蹇不偶淹留于茲客舍并州奄踰十載汝先後兩婦皆不能從汝游爲汝卜妾此地又不終侍巾櫛遂有吳越兩地之隔汝又有父而無父矣余髮玄而白衣素而緇猶然隨風飄颻如飛霜墜葉汝與病母伶俜故廬亦復搖搖如客其間徃來售京而折疑徵義

何云以前是略說一遍已自淒咽難堪何況後詳說一遍更覺心肝摧絕

者席不暇煖蓋悠悠忽忽以待將來也孰知此席之終不復煖也耶憶少時向長耳和尚乞予而生汝故小字長耳及長名汝曰人月因佛華嚴中稱頌如來有永作人中月之語又旁證諸佛有號人月者及見觀經言淨業正因應當諦觀世尊眉間毫相其毫白如珂月遂以字汝古尊宿先覲釋迦後禮彌陀又謂折攝同是一佛故以華嚴願王導歸極樂而以白毫一相攝彼

何云本是白法中人墮此紅塵業障

三十二相以佛身一觀攝彼十六妙觀此命汝名字本懷蚤知汝福薄壽夭如此悔不爾時捨汝出家免致墮落名場侘傺而死也汝生十五齡爲庚申歲始稍稍露筆墨之光辛酉携汝南屏遂受特達之知于孫鳳林洪亨九兩公祖自後諸有司皆眷以國士郎如吳茲勉文宗惡其後至而擯斥之矣樊致虛文宗病其文體而匡救之矣乃終拔之儔伍之中駕之耆舊之上茲

何云只此兩言

勉好奇遂呼爲奇士致虛崇正卒命爲正宗至如海內文章之主郎或薰猶異臭欲殺欲割而卒不禁聞聲之思然而爲文每與世忤世所稱詭奇光怪之文汝叱爲昏瞀混濁所稱醇正典型之文汝又鄙爲庸愚卑劣而自謂無可奈何者不識世之傾心而向往者何也夫能使世間傾心如是而終不一遇則又何也郊寒島瘦古今謂之不祥汝既滌盪一世之塵垢而負玉苗

已道盡珂月文章之槩

瓊蕊之姿復羅列萬象于毫端以成山龍黼黻之象乃復爲不祥之徵耶豈所稱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者獨令汝當之耶汝十六七時讀書石人塢水一方之間論說世出世間之文一往便欲蹴蹋古人踞其巔頂自六經迨秦漢以下如游霄漢之上俯視萬物而衡量之與人間月旦迥別每一提唱便似聞蛙而辨見星而席亦似良馬見鞭影而行凡所進退甲乙與所爲詩甚

何云說向世文章針芥相投處想見師子見解孔捺天氣象

書若古今文辭與余似雙鷹並擊亦似古之射者能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聯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以我兩人所著单辭累牘雜陳于前當世未有能辨之者雖謗譽各半而其未能深知我輩一也咄嗟寤歎之間日月跳擲天地衰老而我既折肱汝復臏足乃余自壬子後凡七試僅于癸酉一獲首薦而卒以奇厄汝自辛酉後凡五試

而僅于乙亥拔貢塲中一獲首薦而復衄于丙子余春初歸省與汝同稱大父之觴偕往西湖雪水畔才旬日遂驅車而北復驅車而歸復驅車而南歷八千餘里而與余同棘闈之役出圍以諸名士牘糊名而應葉大宗伯之徵暗中摸索而得者止余兩人而所云大魁天下如俯拾地芥者以汝為冠軍薛歲星則得余與汝與趙退之三人耳侯廣成趙無聲則以汝文縱橫奔

何云天下步卒是如此而屈原以之沱江賈誼內之賦勝不亦過乎

杰慮有肉眼而共信余文為可以程世逌領出落卷而經房以汝文為可傳又謂才氣豪橫而未免太縱患其才多不忍釋手功令困人為之閣筆三歎總裁向諸君言則以不得見我兩人牘為恨大率生平所逢主司或疾若仇讐而不肯收或遇以衆人而不足收或驚為異人而不敢收乃若撫膺痛惜昵之為骨肉事之為嚴師護之為性命目之為曠世逸才千古名儒者則

皆塲外之人不則主司薦闈之先與罷試之后也不則小試之不足為利鈍者也余直認為柳絮之春飛梧桐之秋墜耳汝遂不能作此想耶嘗見世間桃李蘭蕙諸花其未放時尚耐霰雪若正值開敷少遇疾風妬雨如已吐物不能復合便欲飄墮泥滓余年未三十已作倦游客自傷老苦今又廿餘年如嶧陽孤桐尚離奇偃蹇于歲寒之中一切驚怛詫異嵜嶇躑躅之事都

掃云非眞實語道人誰能當此酷烈

似不足痛哭者使余少不聞道則一種狂誕任俠之氣窮愁歷落之感所傷必多亦不能浮沈屈曲于板蕩之中以至于今日也嗟乎猶龍以不敢爲勇浮屠以忍辱爲彼岸汝眼光所及無不立透然古宿亦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乃漸除因次第盡若識到而力未克譬如弱羽止可纓枝亦如嬰兒猶煩乳哺故人不可以無年需磨礱鍛錬之力以善用其孤往猛烈之氣自

何云此一大事急則唯唯緩則諾諾若復不緩不急則亦悠悠漾漾如水漬石耳可如何

余與汝聚首未嘗時時以此相勗因我輩方共蹲坐煩惱場中慮以名理之言堅其頑鈍亦聞內典遇樂法人亦不爲多說每每觀時逗機撥轉關棙欵意大命忽盡迅于彈指令人蹋地喚天而不可及耶余生平轉徙四方所爲文隨手散佚不留一字汝癸酉之冬迄甲戌之夏字字網羅而結集之歷半載而積數帙今歲瀕行之夕猶爲手裝而去指卷未一紀中商丘道士若

碭山人事云汝近稿偶拈二事適與此合以爲笑樂今封篋不更開尚自號痛無極況堪復展視耶昨冬恐汝文字亦漸散失欲汝彙刻以傳汝謂予不先父食僕余集成而後計之今譬較之責反屬老人他日撫卷於邑又將何如耶昔西河之痛君子所怒延陵之三號東門之不哭古所稱達者也然子淵之死尼父以爲祝予則參賜以下三千七十之多人百其身皆不足以

何石云指出膏肓病症毒藥苦口

贖顏氏之子也余與汝癸未而師弟甲子雖多矛而何解于情之所鍾耶汝少年如從天上謫墮絕不省人間事邇年稍歷塵趣然似行霧露隔羅穀不甚能辨惟文字一緣眠就深重滅跡沒蹤殆不可出意汝垂死時如生龜離殼痛不忍捨者其以此爲第一義耶果爾則愛河慾海無過文字倘以失路而生嗔恚亦是愛因而嗔緣也汝亦何戀此障道因緣不一切放下耶乃

九月朔辟歲星夢汝往別戶中微吟云何處空
山沓撲鼻往從林屋問寒梅歲星問汝歸則孤
山斷橋耳何云林屋又此亦非梅花時汝笑不
答但出袖中紅梅二枝一授歲星一自携去挽
之而不能留越廿六日又夢董思白先生來語
雙趺行乎空中既乃邪董于是夕捐館先汝三
日耳因欲作一傳以二夢爲端董公爲辟壇宗
匠者周一甲子汝爲落魄文人者十五年耳兩

何云林屋一夢大奇生天語又與李長吉相類

人合傳此亦彭殤妄作之鹵將汝此生一番去
來秖如犀浦之月海外之劒玉樓之囊當即以
此苦海爲蓬萊圓嶠耶獨怪歲星與汝皆總不
知余買山林屋事奈何余以此爲游之始汝忽
以此爲游之終耶又聞汝綏氣將盡時問大父
言今法師在堂當如何作禮隨起坐云我欲生
天言畢而絕然則何以復作林屋游耶豈天上
人間隨意往來亦如余之游行四方而無碍耶

何云此段有旨

然余生平未肯以瑣簡爲宗極是內典生天之
言亦未愜本願以未超三界也至蓮國勝因無
須生前種植及取辦最后一念今汝臨終不遇
知識恐遂不聞諸佛名號失大善利然汝八月
廿二日與余永別時爲雪公書扇有持各修觀
皈依淨戒之語九月廿三日書中寄有金臺問
答十册爲余與諸衲咨詢淨國微細差別義欲
病卧中自當矍然深省倏然揀擇可以捨海山

幾云至道無難最要揀擇也

而內院又可捨內院而寂光也爰憶薦度之法
有不空羂索眞言加持沙土散棺墓上得生淨
土在七七中陰中尤爲急着乃同古林螺髻諸
耆宿爲汝加持令人賚歸更爲轉禮地藏尊經
三昧懺法又致供養于聞谷唵覺岦大師仗其
威神以作津筏至如妻子眷屬自是人間塵坐
死時將不去者又正是陷汝入生死者無始劫
來愛別離苦涕淚如四大海水都屬泡影無煩

冏石云文人效此結習正如割肉飼鷹捨身餵虎頭目腦髓無所痛惜

記憶若汝遺文自當歸來爲汝彙集倪鴻寶已爲作序冠之然亦敝帚唾餘耳此集析爲千萬字則一部篇海卽鏤而爲板傳之其人秖供剽竊若藏之名山則遇水而漂遇火而燼岩谷中久而蠹敗亦當蕩爲微塵雖一切聖賢經籍亦與刼灰同盡良非不朽計不足念也楊次公言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皈極樂謝公以心雜不與蓮漏余欲汝之一心而託蓮胎也故願汝割所最愛而以此文同前書爇之櫬側用以告汝

薛云津津娓娓都無第二義語覺東坡諸賢有此筆無此悟

告亡姬智華文

姬人高氏智華亡于白門七日而蓮旬居士自浙來憑棺而語之曰古今人多爲文以告亡者以幽明不隔可以告語也我當率胸懷而語汝諦聽之汝年十八歸我西湖之濵經今二十餘年忽然生死到來不得見我我不得見諸子是人生最苦事然汝十八歲以前未有我也未有諸子也又遡汝父母未生以前未有我也未有諸子也汝不必傷感也又當十八以后二十餘年間正有我正有諸子時亦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空無所有也汝不必追憶也汝當斬斷愛緣觀諸法空是爲眼前第一義諦然后向汝說生前種植善因可以離苦獲樂之事吾夙慕淨業而未得努力倡導尅期求驗有負于汝吾所深恨然經言累刼所造身語意業皆以懺悔而得銷滅又言一念佛名滅八十億刼生死重罪以罪性本空故我與汝同搆螺髻庵時時率諸子若女而禮懺法導汝持名法門以汝首飾莊嚴彌陀尊像殊勝妙好甲于東南每逢四月八日則手自浴佛然燈散華數載不廢後皈依博山情緣銷落去年自浙中請大藏經來汝迎歸髻庵供養頂禮喜動顏色向來苾芻尼優婆夷等

冏石云如冷水洒面令人睡夢中陡然驚醒方可諦聽妙法

冏石云一生前一臨終一亾后已具足過去現在未來事實説一周然后説到今世因緣已自冷如冰[illegible]矣

閒石云生前願往因地極其

戶特佛名作福田想未嘗發願往生我嘗以此
開示汝輒信受願往無卑劣見女流中捨所習
聞而佩服正法如汝者絶少也又凡誦經禮佛
端坐運想乃至夢寐之中即見雕刻諸佛相好
光明亡母五七日中汝夢母作鬚髯丈夫合掌
坐大悲像手中或是夙昔因地未必今生定力
也又出世間法實以世間衆善爲根蔕汝事吾
母母愛之過于大婦事大婦大婦愛之過于子

何云此事絶奇可以與似諸方

若女此淨業三福中最初一着也然後向汝説
臨終感報之事念佛行人不經冥司徑往樂土
此無智人所不肯信乃汝病前三日夢閻羅王
有一王者向汝禮拜且云餘獄主者不必復見
也汝病苦未除應是往昔定業所感耳既是淨
國中人自當致彼禮敬正與教典冥合亦與本
願相應只此可以往生矣然後向汝説臨終正
念之事昔目連尊者仗衆僧威神之力解母倒

閒石云臨終勸發因地極真

懸汝于病中設供十方諸佛大德衆僧經言病
人捨所受用莊嚴三寶者五無間罪永得解脱
又無碍大師爲汝誓策勸令往西汝張目墮淚
點頭而諾之是時我雖不得設像助往然此一
念是菲后大心只此可以往生矣然後向汝説
亡後薦拔之事一切經典言令亡者生天人中
未能超出三界即大小彌陀等經往生等呪皆
止生前執持未聞津拔亡者惟大灌頂光真言

閒石云發后如法津渡教相中秘密神通不至兪瑩因地極真

乃十方毘盧遮那摩清淨蓮華明王頂而爲説
法加持沙土一百八遍散屍陀林能令亡者十
惡五逆罪報滅除應時光明照身即往西方極
樂世界此異方便也昔以此度吾母吾子汝曾
隨喜讚歎今以此度汝七七日中若請僧若自
誦晨夕不輟只此可以往生矣又以汝遺奩
造毘盧遮那尊像一軀乃説呪之教主往生之
正因又造彌勒菩薩地藏菩薩各一軀毘盧華

冠瓔珞表非木菩提樹下之身世所造二菩薩訛作僧相應是布袋目連耳今爲改正作大士相指示羣生開世眼目欲其下脫孱子之苦上超兜率之樂近結西方之果遠種龍華之因以證此毘盧法身耳經言造佛形像者業障煩惱並得銷散如日出時霧露皆盡如鳥離網至無礙處此爲三十二相之因其人速致成佛獲清淨土只此可以往生矣又准慈雲雲棲所說刻普觀圖一幀以此十觀總攝十六爲持名助因令人覩像而識往生之旨隨所流布展轉傳受如無盡燈設迴一人觀力成就亦不虛此弘誓況復多人只此可以往生矣又爲造地藏經水懺各十部以爲常住法寶又復讀誦大乘廣施法食大作法事如汝亡時所囑以爲中陰之日課迷津之寶筏皆具告佛疏中如此而不往生是諸佛誑語也諸佛遇狂妄人每策勵以所最

問石云于个世因緣中復將過現未三時事一口說盡令人無可着想種種發露處即是種種掃蕩處

難遇柔儒人則慰勞以所甚易余慮汝之怯于西往而易言之如此然后向汝說今世因緣之事此已如空華水月不煩撈漉矣然恐汝未得發露而留連于中也當略說一番而後爲汝掃蕩之汝自乙卯適我家爲汝作桃葉歌一首汝誦之終身不忘喜我作小楷書扇頭凡三四過余偶持手中輒爲人攫去屢欲我再書一扇尚未及書而汝忽云亡追憶廿年中所歷寥落淒

何云人世之怯如是

凉之事孤憤幽憂之懷播遷跲躓之感締造艱理之勞悲風泣月之痛無不委宛共之大約如孤蓬自轉驚濤坐飛令人慷慨而不可止自與余開山而隱一花一草一竹一木皆汝手自護持此過去事不必說也今歲正月十三日別汝而歸沿路阻隔廿四日方抵家一省大人哭亡兒廿五日即携汝子人目就試城中淹滯西湖至三月廿六日遣信還京汝子猶試而未取頗

極馳驅之苦至十三日覆試十八日汝子方得錄取名字二十日叅謁廿一日習射隨歸而掃墓謁親族者數日廿八日寄汝一字逗留不即至四月初三日得家信言汝小恙尋愈初七日送汝子入府學迎歸于洪外祖家過此即擬歸娶而是日鄭文來聞汝病次日五鼓倉卒發棹六日抵京至通濟門逢王氏僕聞汝于佛成道日亡去時方在輿中腸痛欲墮地汝子青衿之報娶婦之期旬日間事耳汝拮据一生不得閱見余歸而但有靈幃之披披諸子之哭哭游竟之渺渺穢圜一片地便成天下傷心處此現在事亦不必說也人命無常如此余何敢再盤桓詩酒昵近姬妾當速爲人目取婦以主中饋而養四幼子不敢屬他人也如佛住既生二女自當聽其去留如桼自當遣令他適汝所遺簪珥自布施外皆當分授諸子從此屏去種種皆好

何云人世之險如是

游行世間作一行脚居士此未來事亦不必說也人生終有散場汝看世間山陵尚有崩裂世間江河尚有枯竭但願汝于生平眷屬中恩親平等一刀割斷不復傷感追憶乃至田園服飾諸玩好等尤是外物只今汝身汝心本來無有何況六親及資生具凡人受生之法以愛爲緣一切法界皆由心造汝當轉此愛緣欣彼樂國如韋提希夫人專心繫念一處想于西方殷勤歡喜但作生意稱佛名號念念相續不斷者爲蓮華中同心之侶廣度衆生而歸于空如經所言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間石云私縱托借是諸佛菩薩詞心露處之語

笠庵云起手如世尊稱性而說華嚴中間便如阿含方等諸部幾許絡索末後如法華會權歸實復是華嚴境界此一篇中便具一代時教大意

誌銘

徐云天之日星地之河嶽先生之文章可以相配

通參沈公墓誌銘

天啟朝婦寺爲逆世有清流白馬之禍人踵盧陵之論則謂小人無朋而君子有之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而不知君子實無朋也小人成羣實繁有徒乃嫁朋之一字以弃君子世有中行獨復之君子必不曰君子有之以

自屆于靈獻曁昭烈神之末流而世强名曰朋至于錮而不得用用而不得竟其才至鞅掌國事以死則皇衷所深悼所當叩閽而徼贈邮特典者如毘陵通參沈公是已公諱應時字伯起號五知封公介庵暨配杜宜人同夢紅日照耀金甲神人擁一貴官來而生公公生而早慧試輒受知有司戊子補博士弟子員癸卯膺鄉薦爾時便卓然引天下爲己任時與顧端文高忠

憲諸公倡君錫山壽濂洛之傳一以澹泊寧靜相切劘爲孝廉十年簞瓢屢空晏如也癸丑登進士授吉安李官吉稱嚚悍難治公喘嗟立辦豪猾之骪法者妖民之爲烏篆神劒者疑獄之歷百年不决者往往見告于鬼魈之夜呼旦而跡之歷歷如覩人稱神明來格也而本以哀痛惻怛之意故不事苛察民自不寃殆所稱方而不刿廉而不劌者歟時洪水泛溢從章江來瞬

息與城平公駕小刀洪濤中所拯救者所醫療者所掩埋者所散倉廩資給者以萬億計未幾復苦旱酷日中昕夕步禱而甘澍立應司理爲兩臺耳目公精心博訪不以意軒輊一人以清庶僚攝郡邑篆則謝贖鍰捐薪俸以哀窮民較錄諸士則屏竿牘滌心慮正襟危坐如對君父以悲貧士之負才而躓足者乙卯分較闈試所得皆宿學名雋文武二省元皆出門下一時得

士之望如伯樂一過冀北而羣馬遂空也江右名賢論道白鷺書院公屏騶從角巾入坐時南臯鄒先生匡湖羅先生玉槎朱先生皆負林宗子將之識于人倫鮮許可與公臭味獨洽豫章人士亦咸有明如鏡淸如水之謠報政之期兩臺推轂且轉盼內召矣一日念封公春秋高乞終養三請不獲不俟代題竟解任就道歸侍几杖僅五閱月而封公厭世公棘人欒欒聞墓三

載永言孝思有如一日服闋補岳州司李賡拜兵垣給練公以郡佐下僚援置淸班非慷慨敷陳無以報稱時寇騎雖退宦寺女謁之禍微見萌蘖會春夏不雨氷雹兼作公疏畧曰臣考穀梁說雹者陰脅陽之象君道陽而臣道陰君子陽而小人陰男位陽而女位陰有一于此皆占爲亂天下之象皇上常朝日講以來所朝夕與處者無非柔舅傾意之人爭姸取憐之輩勢必

乘臭援而擅威福是爲以陰而脅陽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則霽顏講幄豈不賢于深居之寡陋召對殿庭豈不勝于中旨之傳宣耶又引成湯六事自省爲鑒漢初平時雹如斗殺人宦寺亂國爲戒因請召還諫臣侯震陽江秉謙熊德陽等時當日中月盈之時而公已爲憂盛危明之語人疑其言之過激也不一年而璫禍大作毒流搢紳天下潰潰囘遹靡所屆止赤狐

黑烏充滿世間雖有深心大力之士亦但拊心扼腕而不可救藥然後知公未雨預桑土之謀履霜凛堅氷之至識有超于衆人之先者公以東西交訌中外憂惶剝膚之灾無如邉事乃條上八議一酌先務二設邉防三練守具四壯畿輔五酌召募六酌調援七嚴偵探八備火器俱邉防至計因樞臣張寉鳴方奉溫旨諭留公極力糾以爲誤閣務而廢時日貽害封疆不小

居無何邊疆蠢動四方寇盜蠭起公疏畧曰榆
關一線爲華夏命脉所恃自衛止新築邊城而
二十萬帑金之發何以杳如山東班軍何以逗
留不發西邊錢勢不能絕而又不足恃百萬金
錢何以不作浪擲薊昌十五路墩堡已真典工
修築否三恊分鎭果可作前茅後勁爲山海增
壯否京營添設三總兵營中總恊以下果遵約
束否國家所頼是毛文龍望濟急如燃眉淮閩
兵已有定額否天津兵糧業經派定可乘風開
洋否關門至都門有事地方嘗議新甲科補選
今選得一二否山東撫臣鋭意勦賊已得鄰省
恊助否督臣張我續攘功于解圍之川蜀未急
難于被圍之滇黔果能了此一方事否因請勅
還行邊閣臣還署部事以主運籌帷幄之任又
請主上振紀綱明法度以剛德挽積弱將貴州
告急公疏請新撫速駐平越又請設辰沅總督

又請以雲南鎭庄田聽有司徵收凡數十疏條
列軍國要務葢公智深而勇沈故天下情形在
其掌握謀畧雄偉雖擁兵百萬亦當不戰而屈
廟算邊籌磊落如是人臣亦何必乘觚投筆而
後彈燕躍鵠踊之士收折衝禦侮之畧哉旣而
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邪說横行公具疏以張差
之梃其事甚顯而以風癲結案崔文昇李可灼
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懲移宮一節臣民
仰聖孝純篤黄克續一疏令人眩惑乞睿斷早
結俾史館有所適從自此益爲羣小所側目矣
癸亥册封山陰五府隨轉禮垣時目擊東南水
災補牘入告不減鄭俠流民圖請如神宗朝將
本年漕糧盡數改折内停徵五分故事隨轉戶
垣巡視太倉光祿清窟穴稽耗蠹不避權貴時
君子道長衆正彙征乃僉壬輩已有交結近侍
思傾善類者諸臣斷蛇不死刺虎不斃若輩遂

借晉撫一節以相傾陷致相繼引去人之云亾
邦國殄瘁公具人才挺生不偶同朝愛惜宜深
一疏謂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太僕寺少卿曾
皐宜急賜蒲輪以光岩穴山西巡撫謝應祥通
敏練達之才無端蔓引以致衆正不安此國家
否泰之機人才消長之運宜勒令赴任以剪沸
騰上報可然而刑餘保姆表裏為奸虎彪諸黨
爵附擁戴根蒂已深難動搖矣遂決計掛冠會

乙丑策士之期乃具錄譽髦恤忠節一疏請召
還文震孟鄭鄤贈恤鄒元標時以科場策論指
斥降謫考官熊奮渭等公疏請召還屬艸將上
會杜門請告乃已命下出都蕭然行李止竹簏
二隻一貯袍笏一貯殘書人不知為掌垣也隨
以年例轉陝西大叅兼僉憲督理寧夏寧夏古
朔方地雖例轉實投諸四裔公知是役也可以
無往往而得嚴譴耳然而人臣致身東西南北

誼無所逃遂行行則絕壁天懸騰波迅急大畧
如邛僰九折之坂公叱馭而前不減王尊入峽
時也至則兼攝河東緣賀蘭長白直逼敵營故
事巡邊使未有深入至此者恭順娘子黃台吉
等惶駭甚獻酪吹笳起舞上壽而去即往花馬
池防秋歸而葺堡備糧分布甫畢干兒馬大舉
入寇羽書旁午總制調兵二十萬來會公部署
頭定戎兵奔至不開太聲敵不敢動乃引去合

鎮軍餉取給屯糧素多侵尅士有枵腹荷戈者
公嚴立程限以軍法從事不三月而廩有餘粟
軍中歡聲若雷公素長于籌畧前後皆為兵官
[illegible]乃親踐戎馬恩數窮塞威著邊陲雖古之名
[illegible]不能過也邊塵甫靖即綜理學政置商學與
[illegible]學埒以置寄籍譽髦多所造就彬彬文治無
[illegible]中土矣撫按交章奏公可當鎖鑰重寄時逆
[illegible]毋從推陞中丞逐賢者公直節素著守官虎

視巳久適當薦剡遂奉旨沈某久係門戶削奪
為民追奪誥命朝紳相詫以為三百年未有之
事云公徒步出城氷雪萬里瑠偵騎且前且後
亦無所得短長跟蹌而歸如范忠宣之委頓竄
途亦復不計為章惇所為也幸天王聖明逆黨
就戮公從田間起廣西藩臬吏垣許譽卿以公
資俸深摧折特甚宜優轉京堂乃以通參起補
巳巳秋入都受事適冦賊四起蹂躪畿輔公以
冷署係議戰守諸策會司農告匱請廷臣往催
京邊額餉遂奉命陛辭往應安諸郡復接部咨
帶催馬料二價公蹀躞道途突不黔席不煖輪
蹄始遍而筋骨與民力俱竭矣手不停批目不
交睫凡十晝夜而疏揭報册始竟纔八分有奇
焦然燔灼病已在膏肓間猶復自白下抵吳門
往返督促有勸以問醫養痾者曰吾窮愁不死
瑠禍不死卒死王事分也竟不聽俄而揚帆江

上觸金山危石痰咯咯喉間奄息而逝葢公一
生精力強半耗于封事又耗于邊陲皆以國家
之急而忘其身茲以八府三州數年積逋之藪
而王程嚴迫不敢後五月竣事之期冀以稍佐
軍需而竟以此隕命也公少事父母以孝聞諸
兄弟中以友聞親族閭里交游待以舉火者無
算以俠聞為諸生以才蒸聞登鄉選以廉節聞
任外僚以循良聞居言路有賈長沙陸敬輿風
以謇諤聞生平仁心為質萌甲不戕即輿隸臧
獲不聞一譴訶聲與人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
岸斬絕之行和如春風田宅聲色狗馬之好一
無所營嗜淡如秋月葢自向者錫山豫章寤寐
高賢以來眞有不愧當官無忝屋漏者追揚左
諸公相繼就戮未嘗不撫膺慟絕周魏諸君子
被逮過里門則匍匐稱貸佐之巳而高忠憲從
容就義則切太山梁木之悲既旬往先生之高

厥且自懼覆巢之下無完卵也然公特立獨行不事矯飾于諸公實無繫援想如所爲恥不與黨人列者而世卒以此陷公公卒不就殲薙迨起用于世而復不能大展其奇豈非天哉乃卒鞠躬盡瘁以死王事猶似欲與諸公忠冤唏吁而對語于九京也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天文地理八索九丘乙壬奇門靡不洞曉尤究心國朝典故兵刑鹽鐵屯鈔河渠諸大政瞭若

此華云此中幾許層折不止武夷九曲

觀火所著有管韓淮南合鈔省垣奏議清音閣尺牘皇華遺稿行世公生于　年　月　日卒于　年　月　日春秋　配范宜人子　諸孫　茲以十月　日安厝大池新阡其長公走金陵乞言于余余爲紀其世著其德行吏治以識其葬而系以銘曰

禍亂之生以開英傑天步艱難貞士乃出婦寺煽虐虓虎孔棘㦸㦸沈公難至勵節聖明踐祚乃見天日世猶悼其爵之不崇而壽之不遐其以貢青史以光玄宅以昌其後人耶

引卿云馬言傑論大是偉丈夫語

○大納言朱公墓誌銘

大納言寰同朱公諱萬春字長孺勝國時始祖諱福者自南康徙合肥而卜居濡須凡十世而生公公生之夕隣人夢有緋衣貴客來入公舍生而岐嶷不羣凡兒卽能受大母孟陶之教如義方焉十七補弟子員戊子中乙榜時贈公方遘難公益發憤下帷庚子舉孝廉辛丑成進士授淄川令齊人任俠多直朴而吏胥最黠猾爲民患公折獄甚敏瞬息立剖讞語榜之通衢與百姓共見絕不入衙蠹手故若輩不得中飽而民疾歸耕均徭役丁糧下戶無使賠累葺文廟日進諸生坐而論道以故民無頳尾之勞士有菁莪之頌所得士多名公卿時政聲日著煩調上

饒行時惟書籍數篋耳道濟上有典庫以羨餘數百金追至中途曰此無關公帑以佐行李公拂袖而行曰奈何以汚我抵饒陽有山曰銅塘者饒艮田正統間閩賊竊據其中官兵討平之塞其險隘而攤其稅璫監以開採爲名率黨橫行撫按交章論不可開狀然木價猶派縣代輸公乃節縮他費以佐之官代民輸而璫患以息縣糧十年編册以糧多爲長差次爲津貼貼石不下三四金猶嚣呶不已公著爲令石糧歲輸銀九分故長差無拖累之苦貼戶無不平之譁至今邑人傳誦以爲美譚他如時裱價以寬馬戶減供億以蘇尉傳役常兵以代鍛鏞復踐更以寬市民蒞任三載間循艮諸政靡不畢舉一切罪鍰秋毫無所取未嘗有一吏驚民間黙大也朝廷以公治行最高擢爲侍御乃極論時事劾貪汚之本兵濫冒之總河屢疏請光宗皇帝

出閣講學而責其任于樞輔其畧曰皇太子之講學國家出震主鼎之大根本也輔臣不能請而主事范汝梓請之請之不得而汝梓譴汝梓譴而輔臣竟不能力請以得則何以對皇太子他如數十年建言諸臣淹死過半姜士昌以疏請亦被黜而輔臣不能得皇上之賜環東南巨浸稽天西北赤地千里而輔臣不能得皇上之發帑滇事逮問國法稍申而閩粵黔三臣獨緩爰書輔臣將何以謝天下語皆觸犯時忌時公巡視南城有假金吾李某者日養傳徒盜魁殺人如艸芥當路有氣力者咸以孔方爲繫援公廉得輒械送比部一時輦轂之下豪強斂手巳酉奉命按蜀至則悉飭闈事進諸房考而誡之曰文求實際堪爲國家大用者毋眼迷五色以爲蜀羞是科最稱得人皆公擯置浮華夢寐眞士所致也至水西一案議撫議勦衆論旁午而

撫臣誤聽毋欲開邊公獨抗言自古西南夷與倭寇異不過憑陵險阻以相刼掠而費三十鍾以致一石死數百命以飽一軍殊為非計故按蜀三載未嘗一日勤兵于苗鎮將無敢邀功啓釁者時大工告急蜀應輸木價四百餘萬時蜀苦亢旱方請帑捐俸以為救荒之策而山陜等省奉議協濟者俱復不至乃議留陜西邊銀十萬疏請止商稅土産等銀御前供用者悉充採辦于是饑民得免加派劬勞安集土司歲不煩厲殺人者不死公始頒厲令奉正朔始給律聽其平反井鹽例為墨吏抽叩紅錢縱商夾帶公謝提舉府倅而委廉能司理弊稍戢蓮賊蠢動公綢繆拮据不煩一兵而境內安堵奸弁周邦大乘傳騷擾公按以大辟會肴亂借談兵出獄遂降賊蜀禍始烈然後知公智眼不滅允齡之知祿山也一切奬廉懲貪諸政畢露手裁而尤

慎犴獄以為殺不辜寧失不經刻有審錄矜疑錄于秋霜中時寓陽和之德蓋吏民畏愛兼抱為報政以外艱歸服除題差按楚會挺擊事發舉小說為風顛之說公遂與庭議忤又朝覲餽遺屏絕不受同事者惡之乃外補江右巡鹽道公促裝就道怡然自若也鄱湖素多劇盜橫行墟郭有司率置不問公白兩臺疏參追之九江盜方奪漁舟以渡而公先檄楚中兵道勒兵江上禁止行舟賊乃就擒省會嗣是無夜警食鹽稅額銖累之得三千金舊供本道公費公悉以助邊署方伯篆凡吏胥交充之弊悉為釐剔宗祿兌糧咸以得當公為幸以各得原額封識如故也漕糧解戶卒至破家百姓患之公改民運為官解刻有成書為豫章造無疆之福湖口稅監新撤而鋪戶巡攔弊竇尚多公盡革之又移稅九江南康兩處以免湖口風濤之險南康

舊有堤爲朱晦翁所築歲久湮塞公悉蠲稅銀結石成堤巍然巨浸中號紫陽新堤云庚申祝釐萬壽聿觀光宗皇帝新政庭臣以公先朝耆舊將以京秩待公會內艱逾歸癸亥起太僕少卿甲子轉左通政時逆璫盜弄威福起內操公伏闕上疏不報閹監虎翼已成擇人而食一時忠臣義士血濺朝野公以是鬱鬱成疾遂以不起嗟乎寺人作孽祖制畫淆雖無典刑尚有老

以前淋漓落落叙列生平到此一唱數沓通篇都有生氣　悌記

成人然而以緹騎死以詔獄死者表表青史而公獨以幽憤死其至性有過人者崔魏之禍其不與黨錮之籍不攖削奪屠戮之慘亦復不在起廢召還之列而實與被難諸臣攜手拍肩歌呼嘯號于泉壤而今千載後猶聞其人而拊膺憑吊不覺涕泗之無從者非公也耶公生于隆慶丁卯卒于天啟乙丑春秋五十有九配楊淑人生二男子長令明乙榜太學生娶胡次令朋

庠生娶吳一女子適庠生宇道凝孫男二前夔前輝令明出孫女一令朋出今將以　月　日葬于陽山之原乃誌其終始而系以銘銘曰

甲乙之間閹宦煽虐亂匪自天莫可救藥公行過古人議忤當世爲國佗傺飲恨而逝追惟國本之抗言與挺擊之論列猶孤懸如日月迄今國論既定衆正輩出如麟游與鳳來而已乎我公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文云多少氤氳滄鬱之意

以飄渺之氣舒其悱惻　同記

○荆室姜孺人誌銘

南度支郎雲陽念槐荆公之配姜孺人卒二十年而葬葬而以棘寺鄧公之狀來屬誌于余余久習公之有內助終溫且惠也知子之來雖佩以贈爵者雞鳴之誼如在今日其何辭玄石之一言按狀孺人少出貴姓而敦常棣肅雝之德歸荆值公出嗣于諸父兩姑之間婉娩以從惀惀然常恐不當其意嗣姑既殁則[illegible][illegible]與護[illegible]

翁病浹歲床笫間則進糜餌無倦色以孝聞閭
里迨翁以逋負遺諸子則悉褁槖以償責者不
忍以出嗣故委地下憂也而生計遂大困公授
經他處孺人獨持一室搖搖若夕不至朝㮄無
儲粟則辟纑漚菅日索市米以供若姑若子若
女若臧獲輩而常自枵腹以籌米目勿令其姑
若子女臧獲輩知也公歸識其狀而傷之但日
若無作牛衣對泣態以傷老母心爾葢孺人于
姑必謹伺顏色所得其懽笑以自怡恱者數十
年如一日不第以甘旨稱孝矣且懼公以憂戚
分下帷意若不欲公識所遇之艱難與其中心
之摧愴也每謂公曰豈有荊夫子而長貧賤者
乎嗟夫季子之合從而佩相印買臣之擁傳過
會稽天下皆知其雄傑也負書樵採之日不免
失意于閨閣孺人當公貧窶歷落中而能爲知
巳之言以相慰勞荊布摻作而前經理婚喪諸
大政手口卒瘏而終身無喜怒之色非所稱丈
夫而名女子者耶迨念槐以庚子膺鄉薦而孺
人勤朴自將不自宴息無異諸生婦卒以勞勩
遘疾疾華猶進子若婦誡以無逆言畢而逝念
槐常語人曰吾生平落覓一袍如春艸自家有
健婦持門戶遂不知生產爲何物今獲膺一命
而故人既逝緣素不倫然後知人世有治生事
如是而公能無追尋感傷久而逾新耶孺人生
于嘉靖甲子卒于萬曆壬子春秋四十有九生
三男子長之瑞婦姜仲之璜婦徐季之璇婦吳
四女子長適史次適姜次適陸次適賀諸孫五
徹舒徹敳瑞出徹臨徹龎徹壁璜出將以　　月
　日葬于　　之新阡
銘曰丈夫落落凌厲九墟當其失路內顧而吁
時維婦德之忒而被人以巾幗孰如椎髻縞衣
而貧賤以自娛維不迨夫子之榮而後以嗣孟

伺初云華鳴璧明令人低徊久之

之臣極之車

錢云可惜此書不傳

○汪母王孺人誌銘 代

昔李元禮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已任升其堂者雖牛衣下坐皆成國士郭有道既受一見之知嘗著書誌取士之本將以知人之明傳之後世自此書遭亂不傳而一世龍津于今絕響余已未叨論士之役自媿無李郭水鑑幸首得石臣始以豐才博學遇而繼以矯矯風節著聞乙丑之難余罷斥歸田石臣亦引疾入山龍飛初載余荷賜環之典石臣乃出而仕于朝風期照映無慚金石而究其出處之大致微獨石臣高自標持實亦其母王孺人辟咡誨之孺人爲武林名族歸少岳公鋣公世居海陽自其翁少參雲岳公以清白吏貽公而公自業鹺事于澉以供饘粥因卜居西湖故繼元配蘇而娶孺人生平喜閱書通曉大義自女誡內則外卽好誦般若心經奉普門像爇香膜拜而已少岳公屢落第謁選賓州舟過彭蠡忽暴疾仆地孺人急呼大士名號且曰白髮在堂君未可死願以身代君乃欲直赴洪濤以當天譴公忽驚寤曰冥中有緋衣人叱云王氏孝烈已感帝座行當誕兩貴子此阨令其僕代之語未畢舟師報僕文先忽呼代主代主遂踣仆而斃孺人益信生死因緣皈依大士逾切云已道經南嶺飢民僵屍載路孺人脫簪珥賑之民藉以蘇抵賓日以清愼佐公公懸魚馴雀清廉之節益厲解綬而歸析衣瓶粟屢屢告匱半畝之宮亦旋爲人奪去偶攺築得古櫝于墻下封識甚固公以語孺人孺人曰無勞而獲身之灾也君不見管華之事乎其亟掩之族有扞鹺使者繫獄垂盡乃從臾公傾產救之曰以數椽易一命義事也孺人茹荼食菫纖毫皆從手腕中出而慷慨節俠類古奇士

然自是家益中落矣時遂有以徙業諷二雛者孺人旁皇泣下假寐而嘆若有持蕊榜而前者曰二子名已入籍即廢箸無廢業也白其狀于少岳公則儼然彭蠡舟中緋衣使者云孺人乃簡敝笥尚存遺簪一枝亟以執贄名師彷彿雛鳴解珮之誼焉歲已酉少岳公捐館孺人艱闕肓孤躬自課讀不臧孟陶之教益稱未亡人者十年而窀穸之事未舉孺人扼腕拊心以為無以報夫子地下也然兩玉樹亭亭秀出名籍甚諸生間午未間石臣遂兩冠尚書卒如夢中所讖以成名于天下初令瑞金旋調高要退食時孺人輒提命之曰爾家世為廉吏其無懟先德之駿烈吾昔不聽而翁治家如丹陽郡守婦今當封餉遠嫌如鹽池司馬母爾令吾他日得與兩賢媛同傳足矣石臣卓魯之聲日著實繇孺人為衆母母也考績上奏恩綸與恍辰遘石臣始捧檄色喜而逆璫之禍作矣孺人誡石臣亂世多害吾懼禍之及也其勿以清華為念但當借調閒署以避繒繳未幾而汪氏覆巢殆無遺卵石臣寄跡管司庶幾以吏隱當鴻飛而免弋人之慕會三殿落成稍一厠足立躋華膴人方為孺人慶孺人怫然曰吾兒勿為也若輩遠之猶恐懼禍况親之耶石臣遂稱病里居掩扉晝掩閉庭晏然人嗤為拙吏孺人獨破顔而笑以為門可羅雀其勝于鍾鳴而鼎食也爾今乃不足憂耳迨今上御宇鯨鯢就戮孺人始舉手稱慶而勸駕曰聖天子在上吾子可出而仕矣嗟乎昔何鄧執權排山倒海獨嚴憲以一女流深窺其衷以為司馬大傅獸睡耳正恐舉破雪消行自有在千古以為美談茲當雀鼠橫行聖明鼎革之日而孺人才識遠過鬚眉丈夫其一種智眼熠熠照人有李郭著述所不能傳者故余

薛云英爹快哉

不敢以相士之術自許而竊喜能券石臣風節于曩時更奇孺人乃負人倫鑒能令羣小熏灼之時颯然短氣以成石臣特捺且存余兩人氣類之感于千秋也石臣抵都下未幾而孺人訃至卒之日絶口不復問世法唯喃喃誦普門名號一如平時蓋于世出世間庶俱稱了畢云孺人生于　　卒于　　春秋　　有子二人長即石臣　次　　將以　月　日葬于

文云懸可掲文雲之勝

之陽而屬余爲銘曰

縉士志局隨世蹩躃功名則勝而識則劣孰謂女儔獨負裁量唾彼燎揚有如梟獍于以勵令子之清節令豹變于豺侶而鳳峙于梟羣則雖埋玉于松楸竹柏之下而雙眸猶炯炯其孤明

○無用和尚塔銘

三千大千世界乃一大圈積也三界英雄聖賢各各盤踞此圈積中釋子努力奮迅正欲出此

頂目云阿佛罵祖亦是禪家圈積惟此文不入圈積中

圈積耳然而義學之算沙毘尼之纏縛禪宗之莽蕩淨業之廉纖出一圈積復入一圈積乃至成正覺轉法輪四天護持六種震動亦成一圈積矣爰有散聖示現世間而破此一切相然又未免成一散聖之圈積也余謁無用大師于法華山見師神氣與梅花竹葉等讀師黄山游記見師筆墨與嶺雲澗石等蓋師於一切法無我居梅竹間即化而爲梅爲竹居雲石間即化而

評云此文亦梅竹雲石之意生身也

爲雲爲石即說經詮義一經提唱亦皆化而爲梅爲竹爲雲爲石也性喜造佛相好殊絶如昔人畫馬便欲化而爲馬曾拉師看燈城市未嘗不一至至則急雨如注市無燈光程將軍歌姬數輩突出席間亦未嘗拂袖而去如木人之見花鳥亦可化而爲花鳥聞余買山洞庭躡屩便行余値母病不能偕輙中夜遁歸然而紙衣箬笠亦既化而爲水上之三十六峰金鰕之八角

垂芒也管乾三自言于台宗滅足没蹟見此脫洒老和尚未免慚愧大抵師于世出世間牆壁荷面一切放下如古彝鼎欵識漫滅不知是秦是漢目之爲講爲律爲禪爲淨爲高僧爲詞客爲山水癖爲風顛漢爲罷叅人都不得肖其神理也臨終自撰壙銘家鄉氏族法臘世壽俱絕口不言但言生平知己惟余一人耳然有誌而無銘如有所待乃踵其意而爲銘

余云即于熾然往生時向見處頂上行

佛言清泰國土超過十方三世余曾發願願我所坐道場復過于是是時淨業諸侶驚怖欲走趾蹟背偃師獨熈怡微笑而相許逸足先余已疾驅今向壙前誌斯語

蔣云余謂欲勝外道正須大力過之如退讓簡求反爲所笑矣宜細心而子王

漉籬集卷二十二

書

○○河淸社徵文書

天下文人足下今文字中刻畫秦漢諸子者。乃從江右時文中得見諸子耳。諸子餘瀝。流入江右。江右餘瀝。又以雲溉四方。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乃至紕繆舛錯。猶詫爲奇。亦有欲自爲一子者。如羌語閩音。殆不可辨。昔尚以太玄爲淺陋。

今乃以方言爲精微。此如東家之顰。欲効江右所爲而不得耳。今願天下諸兄勿復爲江右之文。弟知江右諸子深。業與弟有成言。必不怒。卽以語秦漢諸子。諸子必不怒。卽秦漢諸子而在弟。當矢口論其佳惡。不遂以秦漢爲佳也。若謂此謬悠詭故中可以行其放辟邪侈之意。此亂臣賊子之嚆矢耳。向自神宗末年文氣披靡。士有丈夫之形而具巾幗之習。弟乃以江右諸子

駕之王錢之上。以震慴之。遂復濫觴至此。昔云拒虎進狼。今乃拒鼠進虎。弟實開門揖賊。安得不救其後。然欲驅虎而納鼠。虎不可驅。而鼠不能佳。於虎遂爲天下所笑。唯獅子奮迅。則百獸震恐。一切虎狼便當弭耳俯伏耳。今天子御極。黃河淸。王臣余意必有人文起而應其瑞者。茲欲與天下結河淸之社。彙爲一籍。流傳人間。以大匡國運。而以數秇爲贄。弟文久不敢以告人

漉籬集　書二

魏斯云黔濶能淸而不能爲河河又能爲河而不能淸河淸監哉是遺句文章哀弥

乃昔年濫入先輩集中。及房稿中者。誤爲當世誦法。海內或遂以爲可傳耶。竊謂文人之文。亦當如黃河之乍淸。諒諸兄必不屑爲迴谿幽澗之淸。又不欲諸兄自矜其吞天浴日之大。至不惜爲死屍遺矢所聚。而以其身爲溝壑。故欲于落天走海。雷奔電逝中。而英英淸徹。可鑑鬚眉。令一切波怪水妖。如燔蚖照犀。無可逃避。則諸兄一字之錫。如獲百朋。若以抄竊爲子枝擬爲

子輒怖猶河漢弟乃不如當今壇坫所爲乃或驅殄虎狼而誅收腐鼠之詒則吾豈敢

○與岳石帆少司馬

昨秋纔接清塵而台旌遄發如秦淮之水至冬而去不能復留熊君來得讀手教兼示新集於一切章奏歌咏粗能通其文句至易中義諦實讀而未解每思質疑于導師而迢迢數千里如在雲際胸懷每不自釋葢不佞生平文章經濟之外于性命之學尤切則畢竟以義文之傳爲歸宿也今國家多事非深通性命者不能執司馬法類以國事爲嘗試幸台臺膺新命而至舊京便可低佪于折衝尊俎之間朝夕大教何快如之江月弦魄秦淮頁潮與關門紫氣互相映發先此奉訊台禧卽當躬叩堦墀以寫懷抱

○與錢受之宫詹

初冬一別又迫歲除寒月征途殊深馳想億十餘年踪跡曠跡卽蹔得萍集隨復霧散雖見于面顔而披露于辭氣者猶未得快然耳目間也平居困於憂患常自離索荏苒日月以待後來今髩有二毛精力銷鑠每一回首輒爲黯然昔人言木在山馬在肆累千萬人不一顧未爲不材也迨匠石過之而不視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非棟梁與逸足也又言君子長育人才如大陵之長育微草使當周公之時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而已哉今弟之離奇蹇駑既不足當匠石伯樂之顧而仁兄騰踔一世奴僕往古𦓼理承化之功章章如是又無埃貧賤之士爲之推戴而有補于周公之化是以但有雲泥之濶絕而無相須之意如左右手者無怪弟之不敢自而泮渙若此也茲以沈無回之便致訊近履卒卒不盡所懷前忠貞公集尚是未竟之業今已成

聨云旎 旎河念

遺書二卷謹以序目奉覽耑俟藏室如椽之筆以闡幽光乞郎草一序隨寄無回擲來前拙草數首祈批抹發還哀生失路之人落筆自憎甚切問津之懷乞正法眼藏一爲指引勿坐視其淪墜也

○與劉用潛房師

金陵梵刹中懷刺奉詣惴惴然慮不得當宗匠法眼也不意闈中一牘尚縈師臺胸次鬲覩雲臺之上而猶能記憶一草茅淪落之文郎此便足令某不朽如昔人所云得一人知巳可以死不恨矣乃傾蓋而援手憂患之中拔之沈淵不謂平原信陵之誼復見于今別後晤郭笑翁老師云師臺還卷之後三番呈堂而總裁丁公以初義太奇抑作本房皿字第三卷後因詩經額數算多一卷遂裁去今本房皿字止兩卷較別房竟少中一卷豈非天耶項南臺諸公剪除羣

未罗如各士風流白然可把同記

盜旣服其辜而并州一椽巳淪落宿莽中回首愴惘不能自立自此浪跡四方如飄蓬斷梗不知何時復得追隨杖屨也惟闈中一日之知沒身不忘向欲師臺爲紀被放始末冠于拙卷之首以爲別後相思之資前允寄示而迄今未至玆因潘虛舟之便附此致懇此兄精研古樂與師臺有牙期之知而某受師臺莊惠之賞借作郵筒冀有同聲之應耳

○上葉曾城師

某受台臺之知最深亦自謂稍知台臺郎性命經濟文章不能盡悉底裏而亦嘗聞其略至于門戶一事台臺實超然羣類之表當癸亥桐城全盛之時而吾師漠然委之不見不聞若不知門戶爲何事而世間漫以里閈爲嫌夫生于斯長于斯此則天地之過於吾師何與焉以眞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

間每一念及輒爲籍辟號呼而不可止其流寓
南中爲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
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
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
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
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
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
種痛哭情事矣從來鉅儒碩士往往不能驟躋
卿相率兼潛見之德而處山林鍾鼎之間則此
亦不足怪且老師述作之文自足千古近聞簡
閱內典留心一大事因緣則區區塵世功名又
如糞土矣近時規局未可深言飄風驟雨勢不
崇朝天運國運終須吾師主之其但拭目俟之
耳自乙丑之秋便欲負笈涉江以慰師臺寂寞
之感紓師弟寥廓之懷因年來八口旅食白門
館地復在雲陽流離轉徙未得一命稽呂之棹

而館地僻居村落即覓一郵筒竟不可得耿耿
此懷如何可言每誦夙昔所委文集則感憤孤
寂之意又轉爲破顏抵掌之樂春夏之交鳩傭
將畢冀得三年以來新篇意長公海外之時昌
黎瘴江之後當幽愁憂思中必有一種聖賢發
憤之作不可不併入是集以爲名山之藏耳冬
杪終須一登龍門載瞻色笑不知能如所願否
也

○答湯霍林先生

高山仰止歷二十年乃饑渴之懷久而逾真昨
歲其公曾作書爲介而未能同靜補奉諸項同
崔公超擴詞奉慰又未能匍匐几筵乃遠辱問
遺感與媿并天步艱難正賴一代偉人主持國
運而屢經蹐蹶必令不徑不竇兩無棲泊之意
自暴于天下而後已諸佛光明有照一里二里
者乃至數百千里者門下光明獨照諸世界矣

乃文運與國運相爲盛衰昔年人士猶知誦法
先生之文今則共誦臨川而臨川實羞以爲子
豺聲蜂目此亂世反賊耳寢下而啜拾諸子餘
瀋益陋不可言矣臨川精析本朝文章正側之
辨曾以先生制藝一一疏注與許同安合刻布
散人間而藏之以示其子孫先生法門廣大無
奇不錄不以我法繩人其愛臨川也復不減是
當亦手評臨川之文而合行之令天下知先生
之正能收臨川之奇臨川之奇能宗先生之正
庶后來英俊不敢訕笑其祖禰之所尸祝以自
墮于魔罥此亦收拾人心挽回文運一大機也
生以經生言經生事耳其挽回文運以及國運
則枚卜以後事茲亦未敢深言也

〇上樊致虛公祖

淮陰通問以後荏苒十年無論沉滯泥塗不能
稍自樹立無以仰荅期許之意而淪落既深閲

侮薦至所更內憂外患視台臺涖任之日殆復
過之流離瑣尾之中一切慶弔問訊之事都復
廢閣卽荷台臺知遇自謂曠世之知可一日當
千秋者亦復閒問缺然未得躬叩几席以侍玄
誨罪戾甚深所望台臺原之格外有如昔日者
也某生平于理學文章兩者必以師臺爲宗乃
文字之知如師臺未嘗不得相遇而獨不得相
遇于闈中至闈中所遇輒按劒相盻此窮愁有
命不可救療也既數被放逐不能不屢變其道
然亦自謂不忘其初敬呈近藁試牘并詩文數
種欲得老師提命拔之坑塹之中與尋常寄贈
之意大不相類乞以清暇批抹寄還方感教誨
之誼不衰耳至于性命之學向來敢不佩服台
命自非以箴銘爲藥石則幽憤突怒之氣實能
傷人九死餘生不復能自存矣借此劣緣以自
降伏亦幾秦皇所不能驚項羽所不能怒而當

世顧未有謂孺子可教者追念老師向日歌圯
上之詩以相贈能無感歎泣下耶下第之後流
落南中客無所託如落葉別樹思遡洄而從老
師一叩名理之窟并叙離索之懷又聞老師將
入燕恐不能值先託元忠敬脩兩兄一通問候
倘燕棹未發乞示一信以便追隨杖屨若初春
即行或取道金陵則當于桃葉渡頭祗候德音
圖謁台顏耳

〇又

乙丑之秋得接台翰於白門念范叔之寒而申
圯上之教感佩明德良不可忘某自巳酉庚戌
間受師臺文字之知迄今歷二十年是時世間
方爲柔佞靡曼之音某深自濯踔以執鞭弭於
師臺今忽共爲瞋目裂眥之語以行其放辟邪
侈之心而文字中遂具一種刀兵氣象此亂臣
賊子萌矢耳竊意文至今日平之一字固是當
世所廢獨奇中有眞贋有清濁有邪正乃區區
捃摭諸子便以爲奇此與抄竊時文等無有異
亦復何奇之有此輩共稱江右顧江右之文剏
自湯臨川而臨川觀此實謂非我族類乃向者
文宗未免推波助瀾師臺獨起而還正始之音
其持文運而因以匡國運者固巳昭回雲漢自
臨川開未有之境界而老師遏既倒之狂流一
豎一拂當世無兩矣蓋物極必返勢有固然自
非命世眞才如台臺者居壇坫之上而僅如向
來一切釐正文體之功令則又不足以奪才士
之心而服其氣此起衰救敝必得一代大儒如
韓歐諸公者而近惟師臺足以當之也某半生
陸沈名場中念眞正特達之知必首師臺與葉
曾城先生先生亦謬以千秋之業相託悉生平
著作屬某刪訂獨師臺大業未獲全覩幸舉制
義并詩古文詞惠教而彙次之以藏諸名山而

傳之共人此一代鴻寶也自師臺履任以來庶屬舊知無不依日月之光而某獨羈旅南中未得一覲慈顏艮用悒悒謹此問候近履竚望風便惠以德音秋后闈事既畢便當一命千里之駕載瞻色笑以慰寥廓之感耳

○又

前歲自趙元忠處得手書嗣後遂聞涖浙之命思一命歸棹載接麈尾而掩關白門為六月之

息冀得稍自振拔以圖秋後一晤不意師臺既先期有拂袖之行而某復抱失路之恨窮途久客淚與西風俱颺耳因思浙中學憲二十年內三屬豫章陳公祖以苛察繚繞之政摧折士氣名下諸士悉受蹂躪士重足而立莫敢枝梧吳公祖以好奇之意羅致贋鼎學無本原圖畫神鬼者竊託為玄妙士又弭耳俯伏為之一變唯台臺負眞正學術以性命經濟之文拯救厄運

復以忠厚和平之氣薰育士習而諸生至于羣口而譁則當今世道尚何言哉乃聞涖省之始輒向士類稱述拙作以提命兒輩知已感恩並結五中又何可言仲春修候以門禁不得通郵人復持書而返今并呈原啓以見爾時問訊之意近乃傳聞春間曾有持贋書乞恩者其書必存記室乞簡其姓字相示某方自恨遠處南中不能自達尺素以通師弟之情亦自幸有此睽

隔即兒輩試事無繇陳請獲存道義之交而全孤介之性驟聞此語特託永新友人賀可上致此相訊可上文壇尊宿且沈醉禪儒二家為向來名賢尋味所不到而更有實修寔行者亦師臺所不可不見也某既淪落南都台臺復暫侶泉石跂足晤期令人黯黯

○與吳觀我先生

新秋擬命棹樅江一覲眉宇以三月聚糧遂磁

評云此書未至而先生已避亂出城隨聞先生于八月留已有與秀天梁迎歸安春矣帝寂光中見此猶首一慨

行色忽聞皖城之變盪魄驚魂不覺泪涕之橫集爲國運慮爲世風憂非止爲先生一家哭也先生深入瞿曇忍辱之海妙析猶龍靜退之方而膺此刼灰之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養奸長亂不得不歸咎當事者尤而効之所繇來矣今一切弭禍靖亂之策非紙上陳言能禆萬一但亟遣一使問訊起居祈速命舊京之駕至此而圖應變未必無千慮之一得也所委合刻應制之文已屬薛諸孟比部刻之白門不知已入覽否諸孟當今文人第一流不可不一物色也

○與葉潛之

接手教便欲渡江而難于促裝遂淹旬朔不意兄復遘禍有如弟昨歲也我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我欲㘅汝去戶禁不能開徒有飲恨負痛而未得奮袂揮戈以助一臂亦何禆知己吾兄亦何所用此無所可用之故人爲張鬆第

宅被焚朝廷不能剪除識者以卜國運今日此舉竟何如耶一切靖亂之策都須至某宗而議之仁兄須速命棹入白門勿更稽留此一番此問訊起居謹虛一席地待兄屆止開美叔暨吳無咎兄蹤跡何如兩兄郊居想俱無恙潘次曾吳遺民伯仲吳覲我黃嶺喬梓并乞示信

○與李本寧宗伯

千秋忠烈之臣必推建文朝爲最盛乃殉國諸

薛云齋中恐題正匹僭及文皇恭靖與卓公相知處洞然無滯

臣中尤以先忠貞爲第一人葢齊黃計拙于創奪正學志迂于復古惟公首黜諸王之僭擬既議南昌之徙封此曲突徙薪之謀雖文皇帝亦謂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又謂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葢不欲並列之壬午諸臣之中而姚恭靖亦欲留正學以存讀書之種殺公以除養虎之患是以公爲虎以正學爲書生公之才智固已膽落恭靖雖殺公不可不謂之知已

矣劉忠愍謂當時兵柄在公事有不可知者以公視四傑品格正超而今名尚附于諸公之後此千古隻眼非台臺孰望表章之事哉至如潘逍遙贈以僧帽明欲置公於從亡緇衲之列樂清樵聞公死而自沈遂得與補鍋諸逸同傳此神仙隱逸幽奇光怪之事皆可供高文之點綴者也若寒宗世裔自公弟敦匿跡棲水以至先大父伯父誌傳則弇州伯玉諸集載之詳矣今

其復自棲水移家舊京所以舉祀事而妥忠魂者仝仗鉅文以彰祖德前祀司議置公産以舉歲祀而請謚錄裔之典皇祖遺詔中亦許而未與者則有待于後來之專請某向葺公遺文雖于曆律兵刑性理諸書未得盡見而所存五七言詩直足超軼王李而上之恐台臺于匆遽中卒卒不能盡簡故復畧陳其槩以供採擇雖復蒭蕘之言而一入筆端便足爲他日纂修之助

所關係不淺耳刻下方有廣陵之行以此奉懇廟碑脫藁即望惠付敝寓尚竢河梁以送握手而語

○與郭笑瀛房師

評云此定亂正方也今天下處處病作宜懸示此爲千金聖惠

上巳叩謁奄忽寒新馳溯令聞與青山同峙澄江並永謝李風流如在今日竊憶昨秋蒙難不滅流賊渡河而當事絕無定論師臺以文字之知定人倫之鑑齒牙餘論便具擊賊勘亂之功

一日千載何日忘之今秋方赴葉曾翁老師讀書之約而適遘皖中之變其初亦止焚燒鋪房數處耳司理公聞變而至誓不擒賊[illegible]遂驕逞焚刼殆盡巨室賂賊數千金方得免[illegible]如葉師素稱儉朴貨賂不足以自贖矣後郡公抵邑復被脅逼反送牛酒犒賊賊佩刀而來分庭抗禮是時兵道領兵至練潭賊衆拆寨欲去因郡公復往途間勸勿用兵賊復立寨刼擄[illegible][illegible]切申文

飛報俱送賊改定方許發行當道受其挾制無敢誰何然此番倡亂實無多人當初起時生擒數輩便可立散所以遂成燎原者止因當事議撫不議勦託言激變不肯名言反叛欲借以逭有司封疆之責耳即如葉師尤稱皖中高賢澹泊寧靜不盈不爭不與人問毫髮事此四方夙所共聞與賊何仇而至于是益自溧陽義興之事未嘗盡法勦亂遂養奸釀禍以至玉石俱焚

世風如此國事有不可知者今幸百姓倡議元兇就擒而善後之策自在上臺不知能殄蚖犀以燭魑魅否某生平受台臺暨曾翁兩師知遇最深今目擊無辜之禍無如葉師而洞晰亂形以消履霜堅冰之漸者無如師臺幸不惜片言主持國論此爲朝廷氣運計爲天下人心計非獨爲國家柱石計也

〇又

前日小札稍悉桐城始事歸見操撫兩院暨南省楊公疏皆直陳叛賊情形惟按君疏中稍有豪强啓釁之語恐未免有着令回詰一旨如師臺所云也今渠魁既殲按君第二疏頗悉反狀較前疏亦大異矣乃郡縣復榜通衢令收葬義士屍骨自此餘黨公行而巨室匿影其說曰借此以平盗賊之怒而安其心此猶縱風而止燎也詢其所自有謂諸紳自相水火而誨盗行刼

薛云字字快心

今復殺以滅口者有謂亂賊以所刼重貲賄郡邑有司故向以牛酒酬之今以收葬捕僕報之者開門揖賊職此之繇因思世風日下皆因靖亂未得其人目前主勦者惟王兵尊一人聞以鐫級有去志尚冀上臺慰留以慰衆望至于郡邑之任倘得命世豪傑如師臺爲李而涇邑尹公爲令將呼吸可以定變善後之策無過于此未知上臺能具此慧眼一爲轉移使僕借寇否

評云宛轉痛快如蘇東坡質齋

也華札遠須葉師深荷注存以爲古聖賢之用心不過如是葉師生平廉靜退讓使出而當國庶幾古恐辱大臣如婁狄諸公可以[illegible]治者餘波及人可爲深嘆非老師誰能[illegible]持清議拔之泥中令超然物論之表乎

○與顏開美司理

向來吾弟言貧交聚首不歡欲待冠進賢而相見不佞每河漢此語以爲若不能待及今日吾

竹記徐云亦似唐人感舊詩

弟冠進賢而不得見然後追憶前語謂當奉如金科玉律長跽受讀也才華吏蹟如吾弟而知遇之晚遘閔之速如是先後窮達雖殊乃世人欲殺千古一律吾弟之不易骯髒而脂韋未肯以顯晦改節亦可見矣至若終身不遇窮愁咤叱飲恨而死如子宓弟則尤深憾于造物也去冬聞訃便欲走唁留都以冠至戒嚴[illegible]初方得匍伏而來問其靈輀所在市無知者入室而見

孤子婺婦顑頷之色訊其生事則搖[illegible]然如集于木令人哽咽拊泣不能自持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擯輔而林下者子宓才具猶當橫駕其上而雲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蓋棺者有詔獄而死者有褒卹崇祀者不得榮悴生死有如飈塵即妍強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史袞鉞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畧相類則又不覺

破涕而笑也向聞子宓以夙昔盟社遠[illegible]嶺南而逐客令嚴不得一見歸來鬱鬱成疾每抵掌而談及此以相慰勞未嘗不相泣也已而相樂今不佞流離秣陵吾弟棄置田間而子宓抱恨泉壤却憶當年栖水之濱慈嚴之塢東安之山靈鷲桃葉之間松陵茗水之畔相與接袂連臂唏嘘潦倒其中那可再得已已之冬吾弟初蒞廣城不佞于徐譽星署中見貴堂翁楚石兄欲

倩作致書郵以戴笠之誼不可先于乘車遂援筆復止去秋子宓欲不佞作一字告哀以傳聞吾弟在南中也追徧覓不得乃向子宓言倘得開美必當爲通一緘令其遺孤見過具言邇來吾弟惠貽以延殘喘且具述阿翁之遺命與不佞之成言不敢食言于泉下之子宓而爲致此一語若吾弟麥舟之誼所以營其玉壘而恤其孤嫠者自無待貧交之饒舌也

鏻云昔人以哀樂深至爲第一流逝何毋一落筆輒寫數十年風景笑啼于紙上吾目中未見其匹也

〇與丁叔潛水部

癸酉冬杪雨中坐秦淮小閣是時已作十年別促席一話夜漏忽深纔抵足共卧而曙色欲開馬嘶人起轔轔蕭蕭殆不可聽然而姤女驚寬舊歡遲暮一時情事耿耿尚在目前也甲戌夏秋間聞兄自燕邸歸曾以拙卷寄公紉甥似正自此兄遂歷成均院幕之任胡馬北風越鳥南枝音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小城舊館

徐云文章妙處在眞耳眞則笑有笑靨啼有啼痕彼假作悲喜者亦何關痛痒耶

闃無一僧頽檐敗瓦委荒榛蔓草間惟有稷苗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樹空寥枝條欲折大畧今日鼪穿鼠竄烟羃露泣之地皆我兩人當年花朝月夕嘯詠寤宿處也昔日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爾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僞僞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然鑠自非皈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聞思往事也吾兄

笑靨啼痕正非眞笑啼也惟無笑啼乃眞笑啼耳 回記

榮聞休暢旦夕有銓衡之任國家方破格以擢異才皐夔之畧自此可露半豹若弟不能近依里閈又未能遠投林澤浮沉舊京荏苒歲時便當以此爲箕頴耳乃兩接元淳手書言仁兄以近日徵聘之舉屬意菲劣不惜齒牙餘之陳請弟寢處此中逃名剗迹置身才與不才之間尚不能以樗櫟自免何有于梗楠栝栢耶無論天步艱難無能爲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

此畝齋公絕支兆廣大多多許回記

咎鉛刀真不能一割老驥真不堪先鶩馬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夜耶然叔夜尚自慚孫拙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拙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甲子之春弟自秣陵歸欲同胡玄敬表伯一叩佛日而未果忽忽十餘年昨秋病中寄問蓮宗三十四則不意至今春方到迨今春歸里又以他事端發不得一訊杖履而大師垂答語又至九月廿三日方經大小兒手封見寄而小兒遂于廿九日逝矣迨十月初八聞小兒之訃乃於初九始得廿三所寄之書人生聚散生死都不可料即一緘亦不易達如此計向年聚首時小兒才十五齡嗣後小兒方墮落名場中今又十五年耳我輩一緘未達已歷過少年丈人一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為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

薛云步步提喚為人不止大兒資助

難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濟亡者今其一種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蓋淨國因緣必須生前修習及臨終最后大心今既失此善利駟追不及祈于大藏經中有可超拔亡靈徑生極樂者乞一一簡出見示感荷法施無量正慟絕時接答語尚未一一領畧然畧窺數則已與諸方所答迥然不同具見大人作畧矣讀六宗緣起尤令人瞻仰懷思如饑如渴願一嘗法喜禪悅也雲棲瓣香一冊呈覽大意欲簡省其辭以便初機耳本懷畧悉于一序一跋中或其中有淆訛錯誤處乞慈悲指示以便懺悔改削萬勿只作泛常披覽不一為匡正也

◯與管乾三

憶辛酉春發願一究佛隴之旨欲就仁兄問津迄今汩沒塵勞因循擔閣未能得其泮岸是時兒輩方學為文字耳今小兒偃蹇名場者十餘

年秋間已卽世矣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禪棒喝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荷公一函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覩而見韋馬塵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刼爲一日乾三踞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刼也今因葉大宗伯傾心尊公先生著述欲宣流大教于南都特託家兄玄度賫諸劉過印一部各帙都願得之不欲遺漏一種幸爲轉全藏勿只轉半藏也孫超餘逝況何如馬鞍山中一番賡倡亦自令人不忘耳正月中定過吳門一領玄誨亦如隔世而再覿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妙蹟[illegible]落葉無所棲托台臺以一片至性熱腸弘獎[illegible]流策引後學凡荷青眼一顧不啻廣厦萬間[illegible]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儔竊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博愛之意不能自已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赴火之態若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來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耶得台臺卽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尚如月之未晦歲之未暮也乃驟聞讀禮之信令人驚悼方與台臺締三載泉石之緣而杪夏到今一別如雨頻頻此懷殊負幽憂不佞久蹶南中茲欲徙業而北方在促裝[illegible]能走唁深用惆悵乃大集遙須靈異之氣照[illegible]澤便如披雲覩日眺攬雲漢間俯視下界直蠛蠓耳先祠荷錫璽瑤尤爲諸先輩未發之旨向來先公本自不與絳灌伍今以駕之壬午諸臣之上國史自此有定論矣乃贈謚錄裔之詔廟號祫

祭之議尚未舉行此累朝缺典也不佞與玉縄爲縞帶交此行將以此舉相諆倘得舉行亦玉相業有光不知雙鯉往來能借齒牙除論成就盛事耶承諭玄壤之文下擇葑菲鄙人固陋何敢于鈞天洞庭前作甕缶聲或就車塵馬足間一爲浣滌肺臓倘有可當泰山之土壤寧敢自愛其醜便當郵致以當執紼耳聞南藏已印就台臺以命世之宏才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寢中以此爲夜壑之寶筏抑亦調變時可以當昏衢之慧炬也昨過姑孰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郢削

○與李小灣宗伯

自去冬至今都未得一接色笑委覓苹朝諸集亦未得達覧寒食聿至祀典届期此累朝曠典實藉台臺肇舉乃向來止屬祠司主祭未獲于旌蒞止尚覺林岫無色都人輿情護修豁潤之供以逕晃芾之光遥望巾馭賁然使令岩花獻笑耳其向欲徙業而北適葉少宰促同次公言邁遂將於越月之初策騎而往欲承塵論以開迷雲幸暫謝它政用慰馳溯建文彙編已覓得一部向日命箭國史紀年一事已載是書末簡維廟號祫祭之典易名錄裔之旨尚未舉行此一代不朽盛事留待名世大臣起而昌言之以光耀青史潤色鴻業耳椽筆已入祠錄中用誌百世之感又先公遺書并南中稿械園稿各奉一冊

○與友人

評云論事論詩與不肯舍所懷來而問津他人之唯

台駕往句曲時不佞適有姑孰之行歸來覓晤甚渴乃誤聞駕往牛首更候兩日而[illegible]葉先生與台臺已携手上河梁矣惜惜竟夕[illegible]胸懷萬千不得一寫也此番桐城一案關係[illegible]風不小亂賊授首國論底定皆台臺一人臣[illegible]之力秦

庭一哭千載如新賢于十萬甲兵遠矣但葉先生旣仗庇超然物論之外而鬧當道必欲他有所指以塞責亦屬蛇足向者主謀始難之人實爲盜魁此神人所共憤乃舍彼有罪而指摘他人墮其坑穽此等舉動非盛世所宜有他人即素有瑕纇亦與此事有何交涉此自淸議如是非于其中有恩怨也台臺何不大施藥石以破膏肓之疾耶向見桐變紀異一書文甚可觀然尚未有勦賊以後事且于主盟盜賊之人語焉不詳他方後世讀之尚未了了倘得椽筆昌言之則以一代偉人成一時信史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在斯乎至於今日善後之策尤在郡守司理邑令三人似當别移大有作畧者主之此又台臺所宜與上臺急圖也近方彙集散佚諸稾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騭指摘瑕纇以當負劍辟咡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

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着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别教長慶昌谷擯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詆之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狂酲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復顧視耶倘哀其墮坑落塹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瞪背者皈依耳

○又

向來當事者苛刻衣冠而姑息亂民遂釀禍至此事已無可如何乃台臺眉宇間一種英豪之氣已足當于櫓甲兵則國事尚可圖也未知辰下便有中流擊楫之役否不肖所識茹無排者頗具攻守之畧然出世道人也無用世想其餘閫中運籌之士馬上扞衛之才拔其尤可得數人可以領袖四方杰士皆鑿鑿有實際與目前談兵說劍者逈别向見舉動掣肘置不復言非

晉卿云逆旬玉子以前長行文亡散佚幾盡偶得片楮倘可追想當年

台臺不能羅而致之也倘欲一見其人當介之左右何如茹君已試之畧稍錄一二呈覽

○○與湯海若先生

其生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唖震澤毘陵爲腐儒又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楞嚴共函藏之篋中與同卧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趙至之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偃蹇名塲羊觸很跋感慼靡騁至今遐想風器娓彼童子之求侶何以忽膺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語耶遥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蹶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今其先不侫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畧具冠簪面目耳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孃多情感人益薄然

使我生平每以龍湖方我叔父者頤有失言之悔 回記

則三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迨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爲宗祖者其不敢於此中位置先生葢其於此中每每蹂躪如宿莽其覓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爲不祥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爲古人則以先生而躋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譏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葢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爲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壟也夫雜劇劾元人之犨猶必爲新聲創調經義劾宋人之犨猶必爲微辭妙義不欲襲填詞之舊句宿儒之陳言而況登千秋之壇坫振一代之聾瞽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爲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因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

可告語。一求證于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士所耻。遂復以此自通。舊集三種不敢復煩簡閲。薊丘一集。乞芟薙擲還。其流寓白門。煢煢抱影。世人欲殺。無可依歸。踪跡未能自主。兩月之内。即于貞文先生處相聞可也。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障。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鍼。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拙集者。非先生其誰歸。

〇與余集生樞部

門下行時不得握手言別。項詣高齋。又不得一接清塵。民今方殆。天不憖遺大。令天下失望。然古來特立獨行之士。多半居仕隱之間。不能如俗人沉酣芾冕。揆之往事。又不足奇也。門下方膺新眷。畧不委宛。從時去就之間。皎如白日。只此一念。便足昭垂青史。自非命世豪傑。無此光明。然既委明五教。洞究一乘。則勛華竹帛。有如砂礫。借此境緣。正可由盡其妄。以返于真。蓮證無生法忍耳。世如棋枰。彈指變換。門下出山之期可以屈指而計。但他人以出山為頌禱。獨不佞以不復出山為頌禱。願自今以往。堅持偕隱之約。永矢勿諼。此不佞之迂而可笑也。自門下入都。每恨失一出世間師友。此中人乃不知一大事因緣為何物。欲就門下朝夕究析。當覓晤緣以斯策進

余云悔不聽用此言

〇與吳巒稺明府

歸云進往中歷歷古今人同此感慨不禰李十郎尚書款昔年南宮所取士特至今僕

憶辛亥之春。吳在茲周玉繩兩兄持手書訪弟于西湖之畔。是歲之秋。弟遂薄遊燕山白門間。處處蹶足。而仁兄亦匏落無所容。忽忽二十載。同學少年榮華憔悴。詔獄贈郵。無不歷盡。即首揆亦皈田間矣。仁兄始冠冕南宮。而弟尚淪落草莽。較之蜉蝣之生。槿花之落。此分段身亦不知幾番更易。而吾兩人歸然如昔。不獨仁兄如

榎梓千載而成室千將九載而燭天即弟屢爲烈風飄霰所摧激亦自擬歲寒松栢矣憶當年同吳周兩兄嘯傲西子湖頭時便自有蘭衰蕙泣之感而今英雄失路老驥伏櫪翻似不足痛哭者因思瞿曇所云或演一日爲一刼或促一刼爲一日歲時長短亦復何常之有向來流落四方郵筒寥廓兹因新安頭陀程君之便羽附此致候新履此兄精于玄宗亦似以五百年爲春秋者岐黃之術尤爲近時希有駐顔却病其剩技耳一別如許方得藉此兄一通音問政如層城桃花一度紅蓬萊水一番清淺不足訝也弟近卜築清凉山樊所需芥山茶子一斛貧交望贈止此似未過奢倘不以爲嫌乞即寄薛諧孟署中便省弟一番遣使如何[illegible]同年許我西巳蒞任葉潛之因遄難亦客　　俱託致意

徐云無限悲酸須用一斛芥山茶澆悶

○答洪載之

弟抱出世之想而無出世之力居塵俗之中而無適俗之韻于是舍故里而并州又舍喧闐而空閒擬以清凉之荷耡當漢陰之抱甕而尚不見容致有削迹之禍念仁兄再入金臺遂奮飛以去而弟五六年來猶然匏繫此中此中山川人物又覺面目可憎矣自此將放懷嶽瀆之間褰裳洲島之際獨與載之寥廓未免與六橋三竺同縈夢寐耳午日接手教差慰遠懷但何以不取道金陵一圖佳晤耶承諭已命二兒歸視病母大兒尚未能即發也弟與故鄉中親戚情誼俱若隔世惟荷仁兄時時不惜問遺耳今既作新貴人恐又不能向寂寞場中相顧視也闈牘悪案二種呈覽此去歲苦海中兩番波浪用愽故人撫掌一太息耳

○與洪載之

甲戌五日接手教自此遂音塵銷滅矣今春歸

里謂可得快晤不意竟不得值僅與玉衡一揍麈尾耳別後輒聞舅母曁七舅之變㸌然驚怛不能自持憶上巳之晨同星卿輩共獻高堂之祝席間接得老舅新安家報曾未經月而詫異如此人生榮困生死聚散何常弟以老生落第拔是人間苦諦然董蟲習董翻不覺苦年年被放只似春關花墮秋深葉隕耳但老舅向謂弟有老來一舉之讖何尚未驗耶又不覺適然而笑也冬春之間定擬躬奠几筵未敢寄唁北闈既更期恐春試尚緩我兄何不來秣陵一續舊遊且近日貴同袍俱須赴南雍起文或可借以聚首當望闕門紫氣一接清塵以補春來缺陷耳

○與黃海岸公祖

昨同雪關師入徑山候晤不獲使我心痗雪嶠師方現書師身而說法作潑墨一幅以待祖臺

又爲不肖題四圖中有海岸道人一語意謂嘗今龐老惟有祖臺而謾指不肖以爲差可當機不知鈍漢不足供掌摑也今錄似一粲併拙偈一首呈印證嘗見寂音尊者每以悟門許坡公然昔人言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此爲溪聲山色句送難也后來諸方遂未肯以此事相許故昨于嶠公所居東坡池畔作此轉語未知誰得誰失非明眼人不能判斷也蕺淵蟾臺二集中慧刀所割眞切玉如泥矣自此得入著作之林皆祖臺㩦剔之力也乞即發來以付剞氏

○○又

古人存沒之誼久已棄如土苴不謂今日復有祖臺亡兒一日之知遂歷千載乃復然已寒之灰而肉既白之骨覺向來傷逝懷舊諸人徒虛語耳有何實際而能如祖臺故人之誼耶以祖

臺現宰官身行世間法握如意珠以濟人駕大
寶舫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饜足而
寒家奕世沐浴膏澤如以鼴鼠而飲恒河尤覺
腹中充滿然他人施恩猶可圖報若祖臺則施
者同于夢幻亦令受者等於泡影或即以六如
破除三有是則名爲眞報恩乎方今開堂出世
諸老如麻似粟而魔罥熾然莫可救療方擬追
隨祖臺作塗毒鼓前摻撾之吏足令諸方聞聲

辟云以可沸可作可泣語

者喪身失命乃遄歸白門留此願王用竢異日
遺墨數卷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棗如
聚歛魂魄于萬里也祈祖臺以法語爲玄晏以
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爲世智辨才之津筏向蒙
慧劍割削一過如集龜毛爲城而攻以兎角之
梯今乞法音唱歎一番如聚空花爲菌而照以
水月之光也非眞正出世人文安能即文字相
而空諸文字乎幸即擲來以慰跂予之望

○答惲仲升

一血 男子 貧賤 月節

弟瞻戀吾兄有逾骨肉以禪悅中臭味甚眞非
止文章之好也乃乙亥病榻一晤後幾不可起
養痾古林者累月起索仁兄則已玄亭寂然然
猶謂三峰舉火後定當再入白門不意兄有罔
極之慘弟復有西河之悲今春馳哭亡兒聞姬
人之病長驅而歸已歿旬日矣弟向以故鄉事
屬亡兒稍無內顧憂至如此姬則山中隱侶也
今遂一時失左右手浙中病婦以至孤婺南中
遺穉五人大足困厄人所爲肝腸摧絶又不獨
在死者不復生也弟今已將此種情緣擲向大
千世界外將負瓢携笠行脚四方窕明此一大
事然後去住自由斷不復悠悠忽忽爲無常業
鬼所催迫也弟於此兩番驚懼覺從來向上玄
譚生死到來都用不着不能不掮却性命與無
明煩惱血戰一場耳亡姬一傳呈覽其中闇君

禮拜事非慧眼不能判斷幸以證之三峰位下諸尊宿新作一法語寄示以開後來眼孔昔年我兩人同房副榜已作元魁科名固不足論只如此君文章氣類與我輩有何交涉而同入笑瀛先生網羅中世間遇合如此仁兄尚欲理舊業而拾青紫耶効此區區以當警悟

○與薛歲星

弟生平播遷過于孔席墨突以此拙稿散佚殆盡弟亦知文字性如影如響無意捃拾也前歲盜賊横發近稿又委敝帑中小兒人月來簡得數首復爲廣搜流落四方之文僅得數卷彚爲一集慮其久而復佚便欲以付剞氏然非經大匠斧斵則不可以示人謹錄一部呈覽目前文人舍仁兄無可問津耳凡此集中不堪繩削者乞一筆抹殺其有瑕累者乞指摘評駁一番其稍可存者乞着一二語如須谿之于昌谷可也

昔人謂選者之功倍于作者又言人之知我勝我自知今世刻集等身充棟惹人唾棄所冀寧刻無恕寧少無多即止存數篇未爲不可近日詞壇各各自立一門戶與時局不异又當面未有不輸心背面未有不相輕者弟深恥之幸勿作好好先生汎汎評騭一過也芟薙既畢即乞作一敘冠其首昔龐公居鹿門時以漉籬爲業弟生無所成欽寄跡人間可哀閱歷幾盡業

薛云字字深痛

知四十九年之非身將隱矣自此更不復願生此世界安得尚有一毫千秋不朽之想但以此爲龐公之漉籬耳因以此名其集又更名曰能儒字曰無量梵語釋迦此云能仁亦云能儒又阿者此云無彌陀此云量以一佛雙現二土開折攝二門故願依一期教主導歸安養昔人慕往喆而更名弟所慕惟法王不復慕其他往喆也尚有禪玄法海一部以未作罷叅人未可引

盲又有兵屯鹽鑄諸署以世不見用尚全諸餅經世出世都無所成但可以詩文一種佐嘯歌耳

○又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郎以哭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漢水沉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爲我收拾然可留者未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今人思餞見輒自憎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二三差勝者仗法眼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尚欲求靚詩數首便當彙作一集數日内耑候擲示即歸哭亡兒矣葉師求署書讀書堂三字經二尺許渠傾慕如愁饑也

○又

弟遭此顛仆心若死灰人命轉燭如此眞可驚怖何暇計及世緣但浙直二窟半年以來兩處破壞只今無可奈何又欲爲小兒乘凶娶婦一喪一婚令人困憊幼子四人饑渴寒暑無人撫視時來曳人衣裾弟又不暇自哀而哀此四子也正不知當如何作解脫計耳欲求大筆爲作一誌用以塞悲正斷腸時胸懷亂不能理不得不稍粘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如復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牘以成千秋之業感當奕世此傳自書情事以告記室故稱亡姬耳椽筆恐當爲豚兒作卓母誌也

○又

弟生平多難往往集於荼蓼中嘗思不貴不去古人所嘆乃去有二種一者携妻子而隱二者一瓢一笠入洲島中弟向以婦病不能携又以二子事病母不能携止携眷屬之半入清涼山

表華云沈似羽言三十年學道人遊此當如氷如雪余謂此時正當生大驚怖然大勇猛若此如氷如且恐只是頑皮膚不着痛癢耳

中今亡姬復先逝矣自去秋小兒歿後弟游故
鄉如入荒榛蔓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偕隱之
侶如良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坐中宴散去主
人安能復舉巵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爲一
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
可屢得或當如王裴之仙遊暫見于櫻桃園畔
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劃神鏤手別鑿世界使我
驚怖震慄庶可奪却悲心耳昨曾翁座中接報
函而考最移文適至遂即刻印發曾翁言及目
下考選一事方屈指仁兄暨廣成耳近作數首
乞即刻爲塗抹一過向來有褒無譏此昔人云
如卿所言亦復佳耳今不得復爾弟向後亦當
盡謝綺語業矣

○又

月來婚娶並舉如入陷穽中不能出曆一客雖
濶別如兄亦不能握手正圖過此以往負瓢携
鉢出此火宅時與仁兄作數日話共溯往事乃
昨夕甫完娶婦一案輒聞仁兄有開封之命未
暇爲兄稱慶先爲弟自傷耳弟在此廓落無友
止藉仁兄一人以全生平朋友之好今又當遠
別此一片地上誰可告語弟傷心事中又復添
此一節清凉山中把酒共話遂當無分他日戴
笠相逢應博我兄下車一揖耳小兒以弟近欲
出遊有此奪情之舉胸次難言告文二篇祈郢
火爲刪改其疵類處更以一篇乞書求仁兄於倦
飱餘中寫其哀痛之情與弟付託之意幸即爲
之勿以塵案頭乞言如海慮或遺失也大兒遺
文欲求仁兄芟薙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
酷暑中對靈幃前遴次兩世累窮之文此何等
胸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
刻成即置高閣不復着眼矣此弟出遊以前一
事公案也舉棹何日幸示以定期弟將買一小

徐云先生尺牘都無稿余偶時識得三札以入集中

刀自燕磯達金山與仁兄赤腳蓬頭歌呼江渚今署中促裝忙忙相對未必閒適耳

〇報徐野君

弟方營宅買山結一小築爲投老之計雨侯來接手教得悉近履如天上瓊瑤墜入幽谷但弟方切畏人避世之想因兄遂復一識諸新貴人面目自恨入山未深猶有問津桃源者耳伯紫因令媚已爲貴人婦偕往燕中來札未得覓寄

小青劇方圖卒業乃聞已付剞氏何不郤寄一集耶何時復得白門一敘念之悵然初秋或得把臂故里是未可知耳

〇又

數年不握手天石來始得一聞近履接佳作破除世諦直顯門風可謂全提正令於末法者世上野干鳴一當獅子吼將何處生活耶拙作不可以告人仁兄愛我但作想當然傳奇一看可

可近有褉園十六題在寒氏舍姪處或仁兄神遊此中便可爲拈數首或盡作輞川絕句或作各體俱隨意定須有以寄示爲慰天涯知己只此可當覿面相呈耶途悶凍筆不能更言

〇又

新詩郵寄足令山川生色弟流寓此中大類必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麈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并州客舍復

覩咸陽風氣耳此刻使促歸被酒對客輒作數字不盡懷抱并乞致謝磊菴

薛云諸語欲拯汲一世

〇答葉曾城師

別後三致尺書亦三得手翰時聞新履用慰遠懷再繹來示深以遇合相期必冀其終此戲場獲此長物敢不洗心祓慮以承慈誨乃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作此論若今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其淺

讀此可
爲痛哭
同記

昔則謂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即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奉爲天球拱璧者我輩或視爲芻狗而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懵懵不辨也故云爲文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則豈獨利銳不足憑雖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今世假文滿天下而吾師以眞諦行之聖代復隆古垂衣貴清眞則師臺如日月麗天而諸家若疎星墜地矣每旨天柱開中諸篇孤潔如狷豁達類狂千秋後奇士必有知者然而未必能飽鄉愿之目昔太史公言傳之其人言非其人則不傳也而師臺言文章何必衆人傳則又超子長而上之庶幾莊釋之旨矣稿板一副樣一冊呈上冊葉扇對俱領到

附原書

嚴冬奇寒北風甚厲兄不避長江之險千里萍浪而來同照公信我於深山之中不謂古人高誼復見於今貧家無以爲展待惟靜夜清談豁然若沉疴之去體始信古人以詩愈瘧之語非妄也造次別去附刻拙作茫無倫次兄當以千古之眼照之一切世上人時情俗見文字場中總用不著也昔人謂選者之功倍於作者不佞謂無別法只是一味揀擇與其過而存之也寧過而去之寧監無廣寧少無多自見具日也場事近矣兄何等才識而甘以讓人即功名長物無益人毛髮事譬如搬演傳奇者作此戲亦須完此局兄何惜數月之功了此一生之債乎昨讀王季重集云制舉之要只在徧閱房稿而講先輩談古文者皆妄此亦拾級之捷徑勿過存鄙夷之心也望兄之切故言之愈趣愈下亦古佛隱大乘而顯小乘以此爲度世之津梁耳何如

棐云千悔蓮句不爲我點定文中字句適可否書甚辯頗得文章家之微奥而

何如照公不習江行遭此水厄聞之悵然然
或者其聰明雖過人尚未能拔出於生死之
淵而天意黙黙以無生示之乎

○○又

師臺下訊務莞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
文人所及也乃不肖生平讀書如埜曠看月止
領畧其光明照耀處耳非如照公于章句留心
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也或過于芟削則有之

昔作洪鄉焚元過重勢總不知椰孫催點課幼女解少詩老病何拘束乾坤偶恨處是子送書

若謏人則從來無有師臺近作以聖賢而爲英
雄之文庶幾乎荀卿孟矣倘其中果有蟾兎之
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
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照公可耳或牡而黃或牝
而驪此一種淆訛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與照
公有謏直之異也　薛云自是各有神會處

附原書

病困中文字作皆不能作又不得不作而賤

性爲文只具大畧細微處每每失簡點差誤
處多亦是生平落筆之大病前作阮序纔脫
稿偶照公來爲我訂正數字我心甚喜又孤
陋寡交無可與談者故請教于兄兄遂不爲
我改正一字一句耶果眞無瑕乎抑不肯直
言乎世間惟此一事要下一段眞神要有意
思直諒之友相琢磨規切方有趣我看古人
個個皆然只今人好謏惡直眞爲可恥之甚

耳兄固不蹈此習而吾輩旣以此事相與不
可不時時爲之提省爲之警戒恐精神稍懈
不知不覺墮落世俗窠臼中兄以爲何如

○○又

詩六韵倍千秋自微亦簡

大序玉質金相無所不備而望之如烟如空以
靈氣足以運物也有筆如此可免書厨之誚但
前半旣若垂天之雲其下非有培風不能負載
向後文勢少輕似乎水積不厚故其負大舟也

無力此論文中之情非就前後尺幅之長短多寡論也世患尾大不掉而不肖謂此文尾大方掉正如戴嵩畫牛妙絕今古而牧豎疑其畫尾之誤以爲牛鬬必尾柱兩股間恭兒童之見如此而師臺遂信以爲然耶今改竄數語則審餙村具首尾停勻如麥雲臺結搆可以隨風搖動不致飄墜矣至於末後一段則所謂竿頭一步腦後一鎚也或豎或拂本非死句若去若留都無不可前言文章之士同乎鳳凰麒麟而後言語言文字同于空花此亦何礙古者舊說法隨處建立隨處埽蕩可縱可擒能殺能活方見大人作畧耳若必去此二句而後無礙則是文章之道可以等之鳳凰麒麟而不可等之空花將四十九年法輪與未曾說一字之語世尊自相礙耶西來不立文字而以楞伽四卷印心初祖又自相礙耶鄙見以爲此文前後已無遺恨獨其中以目前並乎相擬尚覺耻與絳灌爲伍然非所以語文章之妙也

附原書

昨暮歸讀兄教言甚覺會心思之累有前輩後輕之弊益不佞平日作文不肯苦思喜於信手信筆思之不得則枯渴無一字得之則忽然而陳所以字句条謬誤又或逼迫要下腕許董公案硬差排以条業者有老自家病痛自家知之而不可改故每作一篇必要人針砭而刺膏肓中肯綮者實難其人兄見解識力往往殊勝出吾意之所未到故每欲就正雅原後段意思亦欲收前而其旨含而未出所以鬱而不暢非兄孰能撥着痛癢乎令早並鼓搖上思之改竄數句又語言文字視君空花文章與雞頭天下不可無文章之士原潘江陸海句䋲騈道并存兄看以爲何如

或中間倘有不妥者煩細細簡點一過阮集之云此道妙在悅心匪供衆目眞爲快論鄙刻兄既費心便將一切批點評駁刊刻集中如天柱南中一樣不佞藉手斐聚之指點以教兒孫一發其學問文章之氣兄之裨益我者弘多矣

〇與倪鴻寶先生

天下文人堪作命世豪傑者應自不少然目中實未見見亦實未能辨不敢妄許也向日竊計當今岳瀆定屬師臺一人而神氣相逖終隔羅縠今乃得浸漬筆墨間每讀賡和諸詠乃驚怖欲走亦感嘆唏噓而欲涕又垂首短氣而不覺膝自屈也拙集仍送記室卒業乞于遣候貴座師時併大序擲來此中大乞塗抹一過若雍氏之芟草向來東語西話久已蕩爲飛塵偶爲亡兒撮漉復成聚沫既耗鞭弭以望接引定不啻

假借避斧鑕也倘師臺不暇着眼便當摧燒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亡兒遺集已爲黃公祖取去然黃公祖頗愛奇字亡兒于騷選玄露中奇字棄若敝帚恐未免以眞龍相駭師言世間牛蛇老嫗豈不曉便足奪其拄杖與以捧痕鄙郎取來再供鑒定昨以追晤行客不得候面恨恨隨趨送函丈携手江濱也

附答書

得半日閒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于此本難名頌客又賜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彝鼎惟當小鳥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容到家小了塵件卽爲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逼漢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爲眉山此盲人也感失寸心知台兄豈當以我爲佞詩及各體悉

作是觀 倪元璐曰……

○又

師臺瀕行時得讀大韻二詠兼覩媟史一班足令心折骨驚千人自廢雖有拱璧照乘不足踰其光歆也至䰟𧏮之賜非所敢承隨赴行館冀一握手爲別而駕已遄發便欲追晤江滸而車塵遙遙已杳不可躡矣小兒幸附公郎驥尾尚擬泮水芹藻間得瞻色笑不意師臺竟不復理渡江之檝也向諭三月間遣候貴座師時以拙集見還不知曾發足否恐復以台冗奪未得即行特遣長鬚走領或尚未捉筆便乞留數日以待所望發矇振聵使得就所折攝以爲趨舍庶不墮落雲霧中耳刻下接南中家報知婦病甚急匆匆解維未能涉江而訪玄亭此生平一種根事然而峨眉之雪泰岱之松光華蚤已映射于濤山浪屋間如日月之入懷矣萬一此時酬對尚煩竟候教于秣陵清凉山下恐敝止難覓則訪之大宗伯葉曾翁署中曾翁傾心椽筆過于古人或得嘗鼎中之一臠亦勝天漢之七襄也

附答書

項麦遽東渡不能小俟高軒歸來夢尋未至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聚元璐等百餘肝腎節骼鑄不成運旬半毫此人人之言也若夫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菖蒲與痂皆爲奇嗜然人必以對邑爲議無有議姬文者繇此言之元璐幸甚蓮旬定受元璐累無疑耳尊藁獲如天書法藏緣過江松楸方了又爲兒輩經營娉娶塵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愆稽廿外有舍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暫歸復出當使奴子隨之晉候並報隆命使乎今又虛還流汗不已郞君

龍文始變聆舜中飛世稱三蘇錄此耳附夫
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
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翺翔子墨之林
當爾時寧忘斯語　倪元璐

○○請博山茶話

和尚上堂法語提唱宗門無不超佛越祖至於每日接衆開示念佛未免權引中下機緣竊謂以宗門被上根念佛接鈍漢尚未掀翻從來窠臼不能令大丈夫死心念佛佛言若人專念彌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如今宗門中弄虛頭逞精魂漢一味胡言亂語定不如眞實參究念佛底人若論末法中應病與藥寧可撥無淨土不應收作權乘況法王於法自在能縱能奪何必依他宗門古宿揚禪抑淨和尚本是雲棲瓣香伏乞將參究念佛一門豎吹毛劍擊塗毒鼓大轉法輪如何是念佛門中通身入理向上一路直踏毗盧頂上行作略如何是學人初下手時便離四句絕百非念佛如何是念佛人最後極則淆訛處腦後一錐從來宗門語句壁立萬仞一涉淨土定屬麤纖冀和尚將向來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等話撇向一邊直將和尚話頭破後如桶底脫綫索斷時親見如來一種境界快說一番震動大千世界

附茶話

參禪要了生死念佛亦要了生死今時遐搽淨土擔揚禪理在古人分上令人一門深入則可分優分劣自是諸人底識心依他作解豈但不識禪理即淨土一門未曾夢見我雲棲師翁將禪淨二途縛作一束教人單提一句念佛者是誰即此誰字不明吹毛劍塗毒鼓於斯可見此誰字不明不必瞻前顧後只須努力頓發疑情管甚禪管甚淨土如一人

與萬人敵不破疑團誓不休要是大有力量
丈夫始可話會不然落泥落水滯有滯無於
生死門頭了無交涉有力學人將一個誰字
不明處眉毛與大地交結在一團站在千人
萬人中不見有一人天地旋山河走波翻浪
湧不知不覺全身在理窟裡又如坐在銀山
鐵壁之中秖要迸開一線這一線便是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的事若知得此事便好向毘
盧頂顊上打觔斗亦未為分外離四句絕百
非皆為剩語若不如是認定個念佛人承當
個事豈但淆訛即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可發一笑果是個性燥漢纔聞着個誰字如
持金剛王寶劍力破重圍只教大地百雜碎
將誰字抛向他方世界三百年不須提起做
一個孤逈逈峭巍巍底漢子說禪亦得說淨
上亦得說的與如來摩肩擦掌亦得不留個

佛亦得何以故若將佛字重詮佛辜負當年
古佛心珍重　大儀
宗乘與淨土二俱勝妙法衆生根性異不應
隨機說須知向上一著非淨非禪即禪即淨
才言參究已是曲為下根果然真大丈夫自
應諦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設一念與佛有
隔則不名念佛三昧若念念與佛無間何勞
更問阿誰故參究誰字與攝心數息等皆非
淨土極則事也若論淨土極則事無念然為
佛為我所念無佛外之念能念于佛正下手
時便不落四句百非便能通身入理但見阿
彌陀佛一毫孔光即見十方無量諸佛但生
西方極樂一佛國土即生十方諸佛淨土此
便是向上一路若捨卻現在彌陀別言自性
彌陀捨卻西方淨土別言唯心淨土此便是
淆訛公案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人

居淨土此便是臨後一鎚普賢十大願王是
歸極樂誰敢妝作權乘憶佛念佛不假方便
自得心開誰謂定屬廉纖居士但能深信此
門依信立願依願起行則念念流出無量如
來遍坐十方微塵國土轉大法輪照古照今
非爲分外何止震動大千世界而已若欲知
衲僧家事不妨借中峯一偈爲居士通個消
息偈曰禪外不曾談淨土須知淨土外無禪
兩重公案都拈却熊耳峰開五葉蓮 智旭

○問博山禪師

老父襄野居士奉行衆善洪深名理但一大事
因緣無過禪淨二途今老父胸中每謂待直何
用修禪不煩公案淨心卽是淨土無埃往生如
何英靈漢翻將權巧作實法會此疑最淺而受
病甚深本是曹溪之語乃至以宗破宗原係淨
名之文幾成以教滅教大非尋常語句所可鉗
鎚每思對治未獲良醫竊用痛心有如子刺向
值六十之辰未敢以世間文字爲壽今逾三載
幸遇人天眼目伏冀遙示法語破却雙迷指歸
一路庶令十方同病咸得服行以和尚無緣之
慈成弟子出世之孝又弟子婦洪氏廣儀少具
信心讀誦大乘壬子之春客寓燕邸方誦金剛
般若忽聞墻角鬼語遂至失心云何般若威神
不能降伏魔胥嗣後雖負痼疾持誦愈堅常持

諸佛名字普門諸品經首楞嚴准提諸咒發願
西往曾蒙雲棲大師授記云此感心疾而正念
不失定得差除今逾十年而病態不痊淨心亦
滅雖遇經像不甚信受同是狂疾而前經精進
後輒退失古謂淨業門中必無魔事云何已發
信願不蒙護持今欲拔濟苦因以全慧命云何
救療可免百劫淪墜

附答書

讀來問知居士有大願力生菩薩家雖未登
不退而靈因之培植者深矣尊公奉行衆善
湛深名理乃入道美器大事因緣在一轉關
耳須知禪淨二途皆出生死捷徑然其理既
深則事亦不易其効既大則工亦不淺如虎
謂行直何用修禪直之一字必至佛果方滿
又所云淨心即是淨土淨之一字亦至佛果
方極良以六祖之世專修禪定者多兩[illegible][illegible]

直心道場之義方等之時莊嚴佛土者多爾
未了一切唯心之旨故佛祖垂慈隨機說法
令其悟直心之禪終日修而即無修達唯心
之土終日生而即無生也奈何末世者士自
負英靈翻成愚昧將祖淨之心識擬極則之
境界以破執之權巧作究竟之實義自是以
錯解破宗以謬見撥教耳此其受病良由不
知諸佛菩薩真實境界故妄以伊蘭比旃檀

以貧人擬帝王也若果知直外無禪便知禪
外無直倘公案稍有未明將任其不明以為
直乎抑強事穿鑿以為直乎果知心外無土
便知土外無心倘淨穢稍有未忘將與穢作
淨乎抑背心處于穢乎是在高明者深自揣
量或于已分事毫忽有疑即應向疑處求其
不疑是名直心直行或于淨穢境纖毫介意
即應念自性之阿彌陀佛來生唯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淨土是名心淨土禪淨並俱不由但聽空解
恐生死到時管取手忙腳亂也慎哉慎哉又
所問誦金剛般若聞鬼語失恐者非般若威
神不能降伏魔習當是夙因雖能誦經未甚
深信無觀照力則文字功淺難敵往愆故致
成痼疾若其持誦愈堅乃是正因未昧至于
病態不瘥須藉親戚眷屬及夫德僧伽菩提
心力道德威力作大懺悔作大護持庶幾可

愈古云淨業門頭必無魔事正以信願力勝非同泛泛楞伽經因登地菩薩方許受佛加被三賢尚不受加況悠悠凡夫乍信乍退者乎八地方不退轉七地尚須佛護自心三昧之力難可憑恃如此居士兩疑可一齊而釋矣生死事大涅槃路遙心麁智淺錯會者多須時時親近智人革妄防非方有趨向潛移默轉責在居士願躬履實踐自利化他垂踪淨藏淨眼二菩薩麗藴斛贊兩開士則老漢有望也如何如何大儀

○與素華禪師

參究念佛論曾着筆否此一種光明照耀淨土超過日月為此世界當機文句定不可少今特參學人能倜儻突華負雲棲一片婆心非禪師不能精研若此但願為雲棲作功臣不必為雲棲作諍子其中隱義非修陳顛悉獨吾師所指疏抄中事持理持二語未愜尊懷尚欲直言以相咨詢蓋一心稱名有事有理此是天台本文彼以存念屬事觀照屬理此以憶念體究分理事二持亦何不可但理持本是觀力而云與疑情相似此中大須着眼如昨所云耳此論一出關係不小故特致此狂瞽願師一折衷之

附答書

參究念佛論承命勉强着筆矣又來諭謂一心持名有事有理者天台本意蓋謂正存念時三觀之理法爾具足則理非事外無分屬也台家三觀不異三諦非藉修成故名性具豈舍存念之事別有觀照之理若所云與疑情相似者謂體究即是事而所究者即是理亦非事理判然兩途但一從解入一從疑入所以僅云相似為雲棲下語斟酌處也此意曩已述於罪言故論中不復贅及　智旭

主云六非方各立門戶開諍競固未免有古廟損已利人之嘆

與頂目禪師

數載以來和尚法音宣流震動三界自陪京遙望金闇時聞踞座頻呻也憶辛未之冬承事三峯大師于鑑樓曾有螺髻庵之約次年庵成而諸緣未遂不果申請今秋中與禪兄來聞和尚將離四瑞而作岩栖今螺髻爲法眼道場于轉轂連騎中荒林奥區幽逈獨峙別有天地非復人間此帝都之深山大澤也聞壽誕已過儭期將滿因與大宗伯謀掃丈室而安法座乞于雲蒸雷起之中而爲急流勇退起舉當應供入廛之後而爲孤峯獨宿之人高峯入天目而掩關于尖巖前意正如是吾峯大師昔有此志而未逮此亦大善知識末後一着也不肖知和尚可以與慈運悲擁藏于人天之中亦可孤雲野鶴間遊于霄漢之外便當禪指飛錫如迅鷹掣韝不待跂思乃見大人作畧耳

與許仲嘉司成

廣陵晤後踪跡淪散如泥傀雲空勞馳想兄臺莊雍半載而福性伏匿空山艸木爲侍如耿雅避人野廬寢澤未能自前今高車遠過才得握手輙復分秩而去耶褒恤忠貞正是龍飛盛典侑以賚有須盲此事已歷十年何以忽蒙追諭國家薄恬愉而尚明察乃必推挫才士而使蠅營狗苟之態盤踞當路至于表章高賢而尚靳于序之華袞甚意猶爲邪氣運如此不無杞憂逆詳仕路昌明當在兄臺還朝之日也拙集就政亦如昔人懷刺漫滅躑躅不前但遷向門屏間拔文字一快耳乞錫之玄晏以爲寇冕冀此痂骨裹以妍皮幸無金玉爾音也詰旦以遊肴野衒話別謝公山墅不止遲于旄浚郊之駕亦以券東山朝野之望耳

素華云自有彌陀疏抄以來不可少此三十四問

漉籬集卷二十三

書二

○與博山禪師

自匡廬主蓮宗之教少林傳直指之禪追我雲棲大師指歸叅究念佛一時當機之士無不奉爲法王乃此一門中淆訛滋甚本欲表揚淨業翻至依傍宗門兼帶之中頗多疑義廣僣少不畏虎晩怖狂禪因閱疏鈔一書于諸方問難辨別有礙膺處値雲棲示寂世間空虛諸方門庭不同無從咨問昨聞和尚乙卯之歲曾就雲棲手著拈出數則欲就折衷闔評而止此亦千古法藏一大缺陷也雲棲正法眼藏今歸龍象當知十方學人懷疑如廣僣者應復不少敬就茲法啓請入門不惜廉纖兼詢餘義伏乞大弘法誨開我迷雲接蓮池之滴水傳淨土之一燈當于算沙模象之中而領訶佛罵祖之意卽是宗通無辭義路

蓮云追頂念佛一法是淨土門中最險隘關津不可少此一問

○○問漢月禪師

自雲棲示寂以後宗風大振禪病亦深惟大師傳雙髻之心印爲寂音之後身而復退絕狂禪指歸淨域眞昏衢之寶炬衰相之導師也向與諸同心締約欲啓七日淨業之期不意大師巳出追頂念佛一法初閱名題尚慮追頂二字爲持名一法中所未經見初心人或生疑謗及閱其中文字乃知卽是勢至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法亦卽雲棲念念分明念念接續之說但演說宏暢而一種方便簡妙提要則古今所未發昔稱念佛爲修行徑路持名又爲念佛徑路此則又是持名中之徑路矣但大師云一心不亂卽是前後際斷乃禪倡中方以前後際斷爲炊水不藏龍而今淨業中便以此爲敲頭軌則大歇手處若于兩途自分優劣蓮宗方以上品上

生爲大徹大悟與心空及第者等而大師位置如此念佛偈中亦云欲求開悟須叅究豈小品地位儘儘到此未有悟門應當重起疑情耶果爾則又何以云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古宿又云但爾一直念去亦有悟時耶大師亦云一日若眞前後斷終身不念也相應乃大師著述中謂證悟之後尚然大法未盡捺養未深今前後際斷尚且未到悟門何以便得相應便可歇手耶

至于叅究念佛一門淆訛頗多宗門教看念佛是誰似是喚醒念佛人語與穿衣喫飯是誰等無有別未嘗同向西方今雲棲直以此作持名一種正行其言本于智徹却似經文原無此意不知智徹又何所本耶假使叅究得悟了達自心自然無不化往若使叅而未悟亦得往生否耶若云悟則心開不悟亦不失往生此爲宗門留一退步正墮偷心耳若云不悟便不得生是

古云直從門路中都有如許鶻突處世間淨業行人都鶻突過日

反不如一向持名不起疑情者猶得帶惑往生也大師又以淨土人欽守誰字怕換話頭爲病有懸知阿彌陀不獨愛呼名之偈罷叅人自不必論彼叅情未破者但聞可以四字名號當個話頭今亦遂可以一句話頭當四字名號否耶抑但可以一種叅情等之衆行同向作持名助因耶昔人有不許互相兼帶之論而又開有禪淨土之門今正畧過歸元無二之語欲就門庭

施設不同處求個入路若但作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及自性彌陀惟心淨土等儱侗語則初機學人全然不知痛癢叩乞慈悲垂答雲興瓶瀉豎大法幢開諸祖未開之口足追頂念佛中未了之句敢直舒疑義爲兹門啓教

附答書

昨接大教知居士于淨土叅禪久積眞力出言超卓尋常萬萬淨名龎老不啻過也貪道

初歸雲棲老人盡披其著述復得天如禪師淨土或問而念佛之心始篤遂不分晝夜極力專四字法門雖得小歇塲然自以爲不足後見高峰語錄極力叅究終亦不廢六時千佛及中夜登崖高念佛也後入百日不語關聞折竹聲得前後際斷始悟彌陀經中七日一心不亂不可思議功德即是前後際斷無疑矣夫前後際斷者三心不可得身若太虛了無窒碍行如片雲了無住着直是形容不得在體上看來何事不了眞淨業徹頭軌則大歇手處也以之生西方已是决然無疑但此中未起作用且人之心量有大有小故九品未定其格耳豈可以前後際一斷便定作上上品哉此前後際斷即是心開而未知法者也故云一日若眞前後斷終身不念也相應以其悟體故也若宗門以此爲死水者以

其未透法身尚屬道理未能出格作用若承此處忽悟出格之句則轉體爲用永不涉體直于向上一路過日時時在大西現前處非特心開心空已也故禪家貴進大法深操履盡師承一生便須了却不待蓮花中叅究與見阿彌陀方盡師承邊事也今淨土法門只要體上盡情一脫隨根量即生蓮花中若心小品小者則蓮中有化聲閙教渠叅小乘禪悟偏空即得花開若心大品高則即時花開見佛不愁師承不盡矣大都淨土人多以師承操履作用回向在生西方之後故但以一心不亂爲徹頭法子耳又叅究淨土不是单以念佛是誰爲極則凡一切事上緊俏話頭耑以叅悟爲事而悟後則願生西方爲歸宿耳若確定念佛是誰爲叅究淨土則就體消停多涉心性爲障道法不唯不得悟道抑永

不消亡爲一心不亂之碍也此話古無出裁雖出于優曇和尚所指未必優曇是大徹大悟宗門中人或者以此挽參禪人歸淨土法耳非究竟也至若智徹又是國朝不曾有悟底人彼以萬法歸一之一解註作心如此見解何能爲萬世宗門師法耶今人若要參禪竟看話頭若要念佛徑念四字日參日念有疑情無疑情各爲宗旨豈可溷濫牽合哉着

念佛只川彌陀經七日急切工夫至一心不亂田地爲驗次則楞嚴經憶佛念佛時時刻刻終身畢命都攝六根念到自得心開田地爲驗此二則緩急不同急者與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相似緩者與司馬堅壁以待計出萬全相似若大根人則十念成功再大根者于向上一稱南無佛即得成佛道方是大刀手除上四法之外其餘皆宋末元明以來無

張云非三非一是三是一即三即一誰此爲摩逝闢消且張曰只持名

大實見好名作師之人及平常以方便接引之說積書充棟不足信也無非求生淨土不了手人耳願居士擇而精之　法藏

○○問雪關禪師

巳巳之春偕集生居士侍教無異大師遥瞻獅座如聞哮吼今春虎跑結制之期偕衡山海岸兩公祖風雨中一禮法席而退隨以亡兒入都遊返鮮里未得親承掌摑深懷迷悶向來與先

張云不作佛個語瞞人自瞞只此一念生死不

光師遂別淮上曾以禪淨疑義仰叩聞到山後區有答語兩來見寄示茲特就中拈出數則以相答詢竊因疏抄云念不亂二語析義最玄而于執持名號文中尚未委明所云體究念佛那令人無下手處其體究之法只言與古人下疑情意極相似而不直言參念佛的是誰乃手者中所云即拳究手即波究水則直以疏抄所云體究爲參誰字疏抄則以此爲深蒸正行。

並云世間只此一事莫[illegible]

禪關策進又以此爲禪門話頭昔人不許禪淨兼帶而雲棲獨許相兼固當各有門庭而小本執持名號之文其中亦果以叅究誰字爲宗趣所歸否耶又聞谷古德二師爲雲棲上首獨言叅究念佛與體究念佛逈然不同豈所云體究又別有宗旨耶則竹窓二筆中叅究念佛一條云何直以叅究爲體究耶此二爲同爲別不可不爲判析以破疑網也又小本以持名爲宗觀

經以觀想爲宗疏以小本爲徑中之徑尤勝觀經矣而復以理一心爲觀力成就又拈出普觀爲持名助因夫觀經是作二義通于餘觀如是心是日是心作日等則是十六觀中各各具足三觀經以白毫觀攝諸觀而疏以普觀攝諸觀則一一觀中皆可圓修三觀也而温陵則以一聲佛號中具三觀斷三惑證三身今雲棲所云觀力成就者爲從名號入如温陵所云耶爲從

一一觀入如普觀耶既以持名爲叅話復以持名爲理觀將三法可互用耶出世津梁無過止觀禪淨三法而此爲三爲一爲行布爲圓融非大導師不能指破幸俯賜垂答爲淨業門中作大寶炬以照迷途建大寶幢以摧魔幟不獨弟一人沾此法施也外園居雜詠併祈於法喜之餘一賜酬和以當梵唄何如

附答書

雲棲大師彌陀疏鈔剖析精妙如披沙礫而揀寶烹鑛冶而出金其揭一心不亂爲持名之極一經之宗似不容置喙居士是當家種草圈中角虎而眼似摩尼無不洞其旨矣乃承垂問不亦飛空布惑特地騰疑似欲罩鳳驚麟却看誰不落網也然不妨將錯就錯打出藤葛想不嫌法喜酬唱耳來翰云叅究念佛却令人無下手處山僧道好與居士一齣

何故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必擬尋個好下手處纔是工夫歛去久矣大都約歛而參便不必援宗語卜度就禪求證亦不必黏教觀支離和麩糴麵反不清楚教家如俗士梳頭莖莖不傷宗門如老僧薙頭刀刀去根梳與剃固已異手脚矣悟與解又安可並功哉初心做工夫斷不可牽經引教惹起識情一開解路永無交涉卽修淨業亦須先求一門深入不必將宗門穿鑿附會直須專持佛號念到一心不亂自然宗旨明白蓋淨業一心不亂卽禪門一心不生禪淨無兩岐佛祖無二心要入融會妙在斯時又來問體究之法雲棲只言與古人參話頭下疑情意極相似而不直言參念佛底是誰良以金口說經但言執持名號卽體究二字亦未顯示疏鈔旁通遂蔓其說況話頭本禪家起疑之具若直援

入恐禪徒議其混合義學嫌其浪收故但標意極相似而誰字在其中矣在蓮宗則科此為淨業正行在禪門則用此為話頭可見禪關策進亦一部疏鈔註脚也如云卽參究手卽波究水此卽體究之法以體究卽疑情之別名疑到不疑之地卽真實究竟處又昔人不許禪淨兼帶者如行捷徑不喜人打之遶耳雲棲獨許相兼者如指出捷徑中最捷徑也經中執持名號貴在究徹一心得事一心止堅信方得理一心始證圓位此淨業宗趣所歸也參究誰字是究我念佛人下落終日念不識念底人面孔豈不是替隔壁人念佛也自佛不明自念不曉安得不疑個徹骨徹髓疑團不破空與誰字覓讐喚作有疑無究究不極頭喚作有究無竟何餘參學事畢真個究竟便知淨業宗趣與禪門宗旨雖不太

徑庭却有甄別何也不見趙州老人道佛之
一字吾不喜聞又王常侍問臨濟道堂中安
許多僧做甚麼濟云教伊個個成佛作祖侍
云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濟云我將謂你是個
俗漢今持名必須見佛見佛後佛亦被渠抹
撥然淨業人以此爲極則地以此爲宗趣歸
而佛亦抹撥是佛爲可憑乎不可憑乎請居
士道一轉語看彼聞谷古德二師辨參究念
佛與體究念佛逈然不同或亦竅向上一路
如杜順老人有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等
語以教意道不及故疑體究與參究不可同
日語審如是乃雲棲克家之子以雲棲亦杜
順流亞也竹窓二筆直以參究爲體究意原
有據曹山偈云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
不借中又三種滲漏有體妙失宗機昧始終
如玄祖大師謂永嘉云何不體取無生了無
速乎此即體究之意參究者有五證義教中
道參而不雜亦幾近之據此則知曰參究曰
體究其實皆求悟之意似不可分也又居士
問小本以持名爲宗觀經以觀想爲宗疏以
小本爲經中之經尤勝觀經矣而復以理一
心爲觀力成就又拈出普觀爲持名助因何
也蓋持名不觀不像直緣本體故是簡當工
夫觀想則繫緣諸境觀力難成故較持名爲
勝經中之經取其[illegible]捷耳又觀力成就
者謂一心持名法界理成如磨鏡光發現故
云成又拈普觀爲助者如鏡雖明瑩假象影
像益顯鏡光故云助十六觀觀觀通是作二
義一一觀皆可圓修三觀誠如來辨又經以
白毫攝諸觀者以一相好能攝八萬四千相
好乃一即一切義又以普觀攝諸觀者是顯
依正互嚴成就佛國乃一切即一義此乃互

攝五入非觀相違耳溫陵以一聲佛號具三觀斷三惑證三身大似富有萬象蕩無纖埃雲棲云理契一心觀力成就亦是蕩無纖埃富有萬象居士似疑其從持名入則不當攝諸觀疑其從一觀入則不當獨重持名若恁麼道是欲硬拼此老作擔版漢耳又疑持名兼參話而仍兼理觀是三法互用則專持名號之說無可爲據矣又云出世津梁無過止觀禪淨三法而此爲三爲一爲行布爲圓融望一一指破雪關乃爲居士據疑結案道居士若果體究一心則參話兼與不兼理觀脩與不修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亮座主喫馬師一跌便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毫端識得去居士若自疑不决又何以判教乘捨公案了唯心淨土之旨若還無端撒沙驗人眼睛没盡罪過老僧也没量罪過　智誾

又附似空金臺答書

來問云昔人禪淨不許兼帶而雲棲獨許相兼答云有禪有淨土如永明四揀是兼耶不兼耶果悟則往生萬牛不能挽若天如或問是兼耶不兼耶況乎文殊普賢馬鳴龍樹等皆願往生爲證後願力耶爲進步初懷耶可把也若夫體究屬教參究屬宗同異異同已若前陳矣至於從名號而入法爾自具三觀如云持名參話復以持名理觀三法可互用者意疑互用之不可耶竊謂持名一法也而機宜非一行人自量所宜而宜於事持宜於理持宜於參持則法體本互而用之宜於機者可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安有一定之法哉出世津梁無過三法從雜華至涅槃山高海積大約皆止禪觀也禪之邪正正之凡聖聖之小大大之頓漸偏圓絲分縷析司法門

者誰爲專精耶從七佛至三十三祖一花五
葉皆達磨禪也其高古其痛快其綿密其暗
機其平實誰爲五家明府誰爲專擅家風耶
至於等須珍賜更錫殊恩無限婆心一腔熱
血者西方淨土也誰能眞信眞願而眞行耶
三法是妙津梁不置之而不行即行之而不
力津梁如彼何哉惟願豪傑之士決定於一
法門中自益益人不孤夫壽三其心耳爲三
爲一却正非一非三行布圓融須恰無融無
布如圓悟與張無盡之談禪是已　廣伸
睽違顏範十五春秋忽得手教恍如傅大士
回身挑率見聞欣悅爲何如耶歸元之門其
類實夥叅禪淨業兩者尤著夫爲門不同出
語回互疏鈔專主淨業叅禪特其往收所云
體究念佛與古人下疑情叅誰字意極相似
者若云即是叅禪淨業反成失據今將此攝
彼故云相似以禪歸於淨攝於禪是體寬肆
禪自在也何須易淨業之易務禪叅之難形
若禪關策進又以叅誰字爲正話頭是禪收
於淨淨歸於禪何須視念佛爲淺易叅究爲
深即此可以成禪關也昔人不許禪淨兼帶
者正是行起解絕向禪而帶淨此屬解心正
與行障故不可也猶之向淨而帶禪此屬解
心同是行障亦不可也就解爲言何妨雙與
故曰有禪有淨就行爲言不妨雙奪故曰不
許兼帶古德師云不同者同而即異三十四
問答第八條中委明若異而即同如今所指
總之活句勿得死看也至如人根不齊行門
亦異止觀叅禪持名特諸行之三爲行亦爲
圓融就所入則圓融就能入則行亦不必途
中強分難易今主淨業且從念佛門深入者
得其一萬事齊畢奚啻三法哉　太掄

見華云若忍寂旦爲古莽儌悉指莊列爲佐乳以非辨祈不得

〇〇與何芝岳師相

金粟如來與曼殊室利共踞獅座而建法幢此毘耶城便成七寶淨域不必更以足指按地也先慈亡姬二傳昨經問石大師爲之証明此三夢因緣一坐大士掌中一受琰魔禮敬皆感應道交不思議事也然而佛言一切如夢正謂此世界人以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故爲衆生破除此見也然儒籍中如高宗之夢傳說王吉之夢長卿乃至佛教東來而漢帝有金人之夢又如教典中觀想成就者加持陀羅尼者皆得夢入十方如來三昧耶會又淨業行人每於夢中得見諸佛又仰山亦有離四句絕百非之夢豈遂如古華之國以覺之所見爲妄而夢之所見爲眞耶則又何以破除諸相而闢一切法如夢耶伏見問師弘法宗風助揚共闡不二法門方有鍼芥水乳之合耳[illegible]月經言諸佛每于夢中示眷屬所生之界而今併祈指破人生夢覺之關向來儒者游戲法門往往信理而不信事大居士龍象蹴踏跨越千古乞於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之外着一轉語破此疑義此種光明便足超過日月喚醒睡夢向者家嚴初度荷錫瑤篇今願吹大法螺擊大法鼓以震驚三界又不止人間華袞之錫也

〇〇與問石禪師

昨承垂答兼荷題贈不獨親霑法雨即先亡眷屬皆蒙接引矣竊見蓮宗念佛乃淨業一種門庭也雲棲著述中大約指歸此路以此爲見性往生之正行亦以此爲禪關淨域之總持昨于方孩老齋次見法語中有較量諸頭不許幷此一則之說固是向來祖師不容禪淨兼帶之意而永明所爲有禪有淨及優曇天如諸師是兼耶非兼耶又如三千七百則話在學人悟處或

有大小不同此各種公案應無勝劣今獨謂叅此話頭永不消亾豈諸話本有勝劣而叅此一則必不能徹去耶如此則迷悟不在學人而在話頭矣向見三峯大師亦以叅誰字為障道法禪宗既欲廢此一則話頭將遂有土外之禪禪外之土而淨業缺此一種方便將不許即拳究手即波究水耶則淨業究明心地禪人回向西方俱成障礙矣如古宿云撑却眼兮剔起眉反

鄒云淨土玄門一書當以此為功臣當與素華叅究念佛論合看

覆看渠渠是誰又言渠今不是我我今正是渠皆與叅究誰字之義相似若謂叅此誰字誠恐錯認識神如前尊宿獨不慮錯認識神耶且如智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何說也所謂脚踏兩船自是學者偷心原非此話負墮也若真實發起疑情要明此一事而誓願以往生為歸着此如一船之中而揚帆盪槳兼施並用不更疾達彼岸耶

孫云寒氏稱即以是書作序又情書法至今令我意消

薛云服光自是

同

○答寒氏姪

新詩字字凄咽我流寓白門飄搖如籜得此益復傷悼吳中輕俊少年習為尖酸柔脆之語得一種雄駿英傑之人便為心折乃近日文人至于揮拳奮臂式號式呼正如披髮狂夫亂流而渡方擬作箜篌引以相弔而此種雄心往往託言嗜古不可不有以破之寒氏向以此中當有豪士與余同有深好今來札惡其濫觴而欲一

今世文人求純錦已自難得若純葛則絕無矣

入月記

洗其陋此寒氏慧心閱竟不覺鼓掌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學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為貴若雜以綿素雖美弗尊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稊必能上遍商周為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為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聞欲負笈南來以畢夙願良是快事天涯骨

肉自以聚首爲歡况才華意氣水乳相合如吾小阮耶渡頭雙栁日舒青眼相望

○又

每念寒氏輒爲淚落以叔氏之奇窮隨處傷感無所不至又重聞吾姪奇窮同病之憐更覺深痛耳世間經術之文無如管商出世之文無如莊列詞賦無如屈宋其沈痛悲壯狂豪雄駿之態足以折伏近日魔軍若只以尖新孤畀之氣

勝之未足相敵盔二乘不能折魔惟佛可折魔耳至于世間第一等書必是華嚴經然驟讀華嚴必致河漢須先讀維摩楞嚴圓覺諸經然後究心華嚴必有入處使者一至即去卒卒作報屬序俟有新刻寄我方可捉筆

○家書

項接父親與大兒字知有下血之症前咳嗽是肺疾今是肺與大腸相表裏也急須用膱連丸

其法如方書中以川黃連製度諸醫所知也但彼不知此病必以此方爲宗耳又煎劑斷須以槐花地榆懷生地歸尾黃芩爲君然此病旣始于怒則懲忿抑情又是治本之藥此一帖清京散勝于草木金石多多許世間如露如電何足怒耶倘一時不能平但須熟看雲棲辯香一書若未讀時如此讀了仍復如此便未得力須重讀一過必以此書銷歸自性方爲無字眞經耳

如法藏碎金儘可供采擇但其中有淨土爲小乘一語乃是訛誤雲棲著述中辨之甚詳此外俱可信也又聞十弟不得科舉知有司全不着力眞可痛恨然世間事事如此亦不足介意此等事一切放下不患此病不愈也若男老年應舉尤是兒戲事得失俱不足挂遠念幸勿以爲意

○又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天未嘗不足斡旋缺陷然東邊斡旋西邊隨復崩裂斡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爲得也只如今年兒輩之進與不進有何關係男初意亦甚懈怠后見人情詭詐有激而成乃初七進學初八丁生母之憂枉費許多心力眞是一場扯淡也今欲别擇一賢婦以撫幼子此人間萬不可得之事是非所以撫諸子

乃所以佚諸孫耳若以幼子委之兄嫂未必可以久居若以男淼側邋遢不耐煩之人兼母道而撫幼子豈可得耶只此便是寂酷烈事若只作亡妾看不過一小小題目耳此局如一篇敗筆文字不知當作如何結果然世間一切事都無結果之時今觀盛年人尚且命如轉燭眞是出息雖存入息難保男自此料理一番便當盡謝世緣作世間人方可耑心學道生死大事必

須直下究竟諦觀我身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此中定要識得安身立命處不得草草放過儒者存順没寧之說畢竟是儱侗話抵敵生死不過若以此語自瞞到頭管取熱亂既做一世血性男子必不肯於此處鶻突更願父親將家務委之十弟生平精力見解都在儒籍文字中今且將四書著述將就卒業閣過一邊眞實向父母未生前討個消息古有學佛然后知儒者直到

田地一聲方透儒門向上一著也男近刻普觀圖一幅上有說一篇此覩千經萬典中拈出至簡至捷一路乞與雲棲辦香同看方見此身最後結果處耳

○○○丙子九月廿九日與大兒書

評云我輩草草一生每廻顧蔬業亦遂敗終身

雲棲師罷舉而學道以應舉有倖屈而學道無倖屈也今眞正文人往往受屈而他人往往僥倖以去何不改圖無倖屈之事而必爲此有倖

一大餓夫珂月之介介干榜上之名與播孟之介介于卷中之字其惑枳深陵正自相富願蓮居士更分甘孫灌之也

屈之事耶古來小小有氣骨人便能屢辟不起奈何滿世間英靈漢子都撡却性命與一頂進賢冠爭得失耶然尅實而論卽應舉亦本無倖屈也文人不第輒委天命使天命亨屯如宋儒所喻花瓣或墮坑穽或飄几席都屬偶然則謂之倖屈亦可乃貴賤之命較然一繇于白黑二業如業報差別經所開則但有所爲業而實無所爲命也昔袁了凡少遇異人懸示一生休咎

徐云徐勉誡子書猶世注耳眞切深妙無如先生舌上蓮

累黍不差既知命無科第不欲應舉自遭空谷禪師一笑不覺爽然自以爲庸人也于是受造命之方日行衆善注之籍中而得高第當知人世窮通皆是種蔴得蔴種粟得粟夙昔業力既可造今日之命則今日業力自可造後日之命若將軻氏所云求則得之與得之有命判作兩截都無是處我命本不繇天而謂君相方能造命直是識見卑劣深達此旨則貧士不遇而凄

凉寥落孤憤不平之意自當一時銷歇蓋以爲命運則有可感傷以爲業力則無可感傷也世上愚蠢公卿受人尊重薄命才士爲人輕賤種種顚倒皆繇報得正是理合如此文人不能造命而動輒怨天尤人其墮落無量矣彼以宿因得富貴而淪墜惡業者花報果報俱在異日而回夭跖壽種種致疑則史遷未聞道也常見人以甲榜傲乙榜以乙榜傲任子祗以任子非自

力所致耳然則元勳世爵以至尊爲天子亦將止以開創爲自力而以守成爲他力必終古官而不家然後可不知此一切總是自力非屬他力故知功名之無倖屈與學道之無倖屈正自等無有異也然今世貴人既屬自力何不競以高文得上第而每以庸惡陋劣之文供人訕笑彼福德寖薄者何不遂奪其夢中之筆而乃以文人失路躑躅道途耶蓋福慧二種本有如許

差別同屬宿因未可輕詆且慧業亦深淺不同
文人倘未委明其事徹底透悟則亦都是盲人
摸象耳是文章亦原無妍醜也文人之文章正
如美人之面目曾蓮子言心誠憐白髮玄情不
怡艷色婬昔有雁眇倡者覺世上女子皆多却
一目此中各有機緣好醜有何定論是以世無
正色無正味無正處如叔夜所云聲無哀樂也
是彼非此終俗人之見耳物論之不齊也庸非

能齊而文人不能齊文人之不如庸人方當以
此自鄙而尚可鄙人耶然積功累行而不究向
上一着僅博一第如空谷之語了无猶似珠抵
雀獅搏兎耳未為極則也古來功名之士功成
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固是世所不滿即
醉夢汩没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英雄
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為可願矣當其為
赤松之遊鴟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

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却一番與不曾做却
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鴟夷
則與之沼與未沼項之滅與未滅亦總如夢中
饑飽枰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
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需以歲月待功成名遂
而後退不知此語䟦悞却英雄多少若自今以
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眞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
為翻覺子房少伯輩迂廻逗留多却幾許閒事

矣今天下多故賊寇四起吾里盜賊門戶自不
可居南中震鄰屢警亦非樂土嘗求之四方游
于朝市既似畜乎籠中山林深處無米有寇欲
左抱圖書右携妻子築廬而隱又萬萬不能常
愁慼慼靡騁乃三界火宅無安身處琰魔法王
鬲子地獄難可逃避又遠過此時流賊也憶二
十年前王季和王孟夙何季穆諸子愁浼焉之
亂每患偕隱無地今隱地既得賊寇未至而已

字字儆妙快活叔父已爲阿兄辦下第一着子而惜乎未之見也　同記

化爲異物然則深心向往最上一乘如救頭然不獨賊寇毒害之所不到亦覺子房少伯棲止化城未至寶所者尚輸此一籌耳眞實探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或爲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言學道無倖屈余謂功名亦無倖屈不獨功名無倖屈而文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性亦本無善惡也若得似鹿門眷屬大家團圞

評云痛心之事痛心之言反覆詳盡此一代史才安得不爲造化所忌

頭共說無生話便是千古第一家庭樂事何必隕涕啼血如覊纍相向耶

○○○與長孫大丙書

汝父古今文人第一流也當世實未有深知者今如此早夭此古今一大痛心事未了之業全在二子汝弟尚幼未露頭角汝大聰明尤所屬望苫塊之中當泣血飲恨努力學問以繼書香汝父生前無他嗜好惟有文字一種是其性命

今當以收拾遺文爲第一事其詩文著述十襲珍藏不比餘物我欲刻之南京特命張劍伯歸抄錄一部卓氏世家女才子集亦併抄來原本乃汝父手跡所存不可失也時文尚有未刻者亦要抄來其已刻詩古文雜著如懷烟堂集二冊中興頌一冊虞美人一冊四十二章詩十一冊相於閣初集一冊花舫緣二冊詞統一冊其已刻時文如蕊淵百義二冊然疑草十冊翔調二

冊小品一冊濤山草一冊蕊書一冊試草一冊硃卷一冊卓子譚經一冊所選時文如無可奈何集一冊桐風集一冊丁戊春秋二冊秋扇一冊蓝書一冊前蓝書是自選稿此社稿也又乙亥試錄一冊齒錄二冊或尚有他刻我一時失記者俱每種覔一部又每科落卷曾經領出者亦付抄出莫謂此一種不必存也至于汝父生平看過古今書籍有經批點塗抹者殘篇斷簡

皆爲至寶較之未經塗抹者尤當珍惜其餘未經批評者亦勿遺失弟一不可爲人借去如先已借去者刻期索還向來論古今賢子弟必能讀父書爲上能守父書者次之如不能守安望其讀便是最不肖子弟矣雖聰明不足言也我要遺文付刻尚不竟取原本正教汝堅守父書耳勿負我一番叮嚀之意卽是負汝父于泉下也其手書詩文流傳人間者及四方文人投贈

筆墨一字一句都捃摭而收藏之汝姿性頴異吾所最喜但要韜晦鋒芒沉潛學問從來文人才士未有不韜晦沉潛而得大就者王大父曾以忠厚和平四字教汝父此詩教也今我亦以相勗以此爲頴異子弟應病之藥耳當知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囘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

徐云不須更作悵語已自痛絕每讀一過直令我無言而愁

便是得力處無與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眞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愚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睡夢中劈面一喝迫撥他再進一步耳向年屢欲汝父奉祖母南來汝母不能從今未免以此爲累然古賢婦稱未亡人者每自言所以不卽死者爲舅姑尚在堂也爲藐焉諸遺孤也今舅不須養惟有上事病姑下撫二子爲要着耳其他家政汝母素有綜理之才無

徐云此書到日菴師已化去聞師囘書云承論灌頂散沙法具見我兄信心慈心雙備隨到大雄殿澆香然燭禮敬三寶畢乃

俟我言但癡叔勿與闘諍僕從不必多留苦心收歛節省以茹此茶蓼之味而已他日養病姑以孝婦聞教二子以賢母聞亦不辜負此才調也外寄齋供之資可辦蔬食供之靈前我方設位螺髻庵中欲其聽百日講演受百日法食聞百日懺悔不可以葷酒供也告文一篇併九月廿九日家書一通向靈前高讀一過而焚之薛歲星一傳併三叔祭文亦與焚却又菴壼開爺

趨越百衆同聲持誦陀羅尼願佛不違本誓接引月公往生仍命來使同禮三寶証明作法嗣后月餘閒師亦遂化去

二大師乃汝父平日所敬各具香信爲汝父加持沙土此法出大藏經中汝看我告佛疏文自悉加持畢以器盛置棺上待葬時以撒墓上也。又雪關金臺二大師書併令人即送索取回書雲棲瓣香一冊付汝披覽惜家間無深心人爲汝解說汝但細看標題疑義待我歸時一一解說可也。又地藏經及懺法中所言俱七七中最急事汝母子當每日讀誦拜禮一番要看其中所說是何道理令人平時不能修持專藉亡后超拔已有噬臍之悔若但請僧看而自家全不看見不知經懺中所說何事尤爲可痛當知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世間大孝深心披閱大乘經文如法津度令亡者得生蓮花國中是出世間大孝也。

漉籬集卷二十四

啓

除社啓

薛云文如其事都自韻絶

人人皆逆旅豈獨并州日日是殘年孰非除夜況羣英偶聚于舊都方追尋六代之往事乃寓公羇栖于寒臘堪促發三春之朝華正欲家于此者念非家之緣方令客于此者忘作客之想乃推執耳于次晉爰託主盟于慧生共散青蚨以浮綠蟻即此一日歡場便是三生公案期乘舊年之夜色而戾止共攬獻歲之旦氣而言歸

徐云從來除夕詩俱可廢

與王元淳訂婚啓

薛云迴然格外亦翛然人外

恭惟老親翁門下於越通儒建康名宿委明大事因緣乃堪持世旁搜百家旨趣咸可皈心方將立功德言于不朽通天地人以名宗仰覩門庭高竣姚江繼家學之傳自慚奕葉播徂東甌無食德之典秖以桑梓共違于千里弧矢同客于四方遂得接清塵于紫氣染以芳蘭締縞帶之素交堅逾介石乃復不棄蒲葦之微使有蔦蘿之附許以碩女適我弱嗣才豈茂先而逢劉放奇非恭祖乃遇丼公竟令野人挈榼以成禮花朝贄鴈而問名竊惟嘉姻之眷夙鄙繁援儷皮之將秖求淑慎故禮著官事之言易嚴攸遂之誡然後冀業有託執笄無愆伏冀誨以詩書俾令德之來教朙其戒命期夙夜之視鞶雖寒宗無鄉雲之光覆而高門慶醴泉之有源矣薄具繫纓之儀少展彰物之敬統惟台炤昌任主臣

請宰令尹宴啓 代

葉云一味淡掃全無粉澤氣

伏以柳色錦披屬言刀之初製鶯聲韶奏乃宓絃之始鳴皖山開曉嶂宛列初筵江渚橫暮烟如歌既醉恭惟門下鵷鷺排空鵾鵬擊水璧在璞而名重學擅機雲玉出山而價高治方卓魯

春有脚以奡止政無翼而聲飛足下雙鳧美嶺
南之逸翮城頭姑射看浮渡之寒峰慚非藻鑑
幸邁桃溪竹擁迎新共拜隨車之雨襦歌來暮
欣披解愠之風豈眞龍伯之致藭實借后夔而
儀鳳方訝芝草有根屈英游而卧治遂使蓼蕭
湑露徯惠政以立成逼者兵戈稍偃銷爲日月
之光是以琴瑟可張願藉雲霞之映敬卜良辰
用希就日疎鐘啼鳥方挾山意以銜寒鳳翩鸞

裴云蒲六代之駢語追長公之逸翮

鏘擬雜歌臺而響爰駕隨飈而霞舉席匪秋而
露零綠滿春潮共玩彩鸞之舞影紅鋪花邑載
聽澤雉之雊音竚望龍光以慰魚麗

○候姑孰郭司理啓 代

伏以懸蒼鳴佩風稜久著青山擁紫驅車星駕
再馳白下遥仰爲龍之範敢申秣馬之私恭惟
台臺秀姿玉峙淵識氷明太原騰譽賦成羽獵
之篇姑孰蜚聲功奏治安之蹟掄材則桃李共

滋于化雨察獄而析楊悉措於仁風茲者追隨
犕斧車輪碾四牡之後塵披捐襜帷馬足飛二
驄之先影某品媿濡鵜才非展驥甫通藉於杏
苑乃值赤螘侁侁適返駕於樅江遂遭雄虺駓
駓五刑幾靡誰當障彼百川三尺持平竊冀廌
茲錯節乃訛言靡止方雨雪無見睍之期清議
獨操俾魑魅有燃犀之照懲養奸長亂之弊開
烟銷霧徹之襟錫以羽毛療其瘡痏豈惟奕世

戴德勞人觸鳴鴈以興歌且國運大臣溥海幸
堅氷之不至望未尉于藏韓披雲切想喜頓生
于御李見日有期遐企鳳輝先通鯉素

○答方總戎啓 代

恭惟臺下羽林人傑武庫將星黃石授書奇策
夙嫺三略白猿習劍殊能足敵萬夫彎弓挂于
扶桑長劍倚於天外顧宰臣出鎮本州未聞假
以兵甲將帥立功閫外要皆不在枌榆乃頃者

羣兇倡亂六皖震驚咸藉虎威滑銷豕突至于幾度公移盡闢流言之顛倒數番請勦足媿當事之模糊章奏賴以昭明國論因之底定某戚屬葭莩時當萍梗此則鄉鄰同室之共佽具仞拯溺救焚之至誼正懃踈節敬未展于維桑乃辱高情惠先施于行李自愁鞅掌莫隨旌鉞以觀兵冀幸廓清願繼燕喜而作頌先玆額謝尚竢塵談

劉云排調宛轉只似向人口語絕不矜帥

候貴池徐邑侯啓 代

伏以符分穀璧已看梟舄之高騫篆領花封暫借牛刀而小試情深望履喜切得輿恭惟台臺質抱南金才方東箭挺秀竹林夙膺小阮之望篤生喬嶽新推大陸之奇方探驪而得珠遂飛鳳而展彩誰云文人不嫻吏治當知才士能立勳名刃硎新發豈留刃于骨節之間汗血甫騰應展驥于崄巇之坂屬此剜肉醫瘡之告急正當民財國賦之交窮裁凋敝以輿民恐負倪寬之課操鍥急以奉國僅慚陽城之譏要期繭絲保障之兩全是在撫字催科之兼劑想見秋荼之解網艸看春意之遍郊某龍頭幸附驥尾生慙自分斥鷃之才幾而控地仰企鯤鵬之力翼若垂天矜溢河陽已見花開滿縣栽贛秋浦定知玉即爲神縣斯相聞竊聽隨車之美譽隣膏可借願分照壁之餘輝肅此先容尚期後晤

漉籬集卷二十五

問

○彌陀問

一問華嚴會中二乘如盲如聾然亦兼攝聲聞以包含無量乘故淨土雖云二乘種不生乃所宣道品大小互通正與華嚴四聖諦品不異故有生彼經劫方證小果者如大智度論言彌陀亦以三乘度生自應二藏五教總攝何云不攝小乘且既通雜華復不能通雜華所攝無量乘耶

二問餘門學道名豎出三界念佛往生名橫出三界所謂餘門正指教中觀行故叅禪稱爲別傳淨土亦云徑路皆以超越觀行故今云觀即是念念即是觀直以台觀當之不反鈍置念佛耶

甲寅□披閱疏抄見都覺德圓送難渤非吳害處因君出數則其中證見一

問尤是此中關棙未及所聞而光師示家今以舉似猶方　自記

三問觀經疏以十六觀通三諦今以此經旁通觀經則入台觀門庭以此經分屬圓教則屬事事無礙法界然台宗以圓教獨歸法華而第四法界惟華嚴有之未知台宗三觀得攝法界觀否此天台賢首差別處若爲會同

四問合論判彌陀淨土是權非實淨名惟心淨土是寔淨土然淨名言菩薩成佛時衆生來生其國是明言攝受衆生死此生彼之事與彌陀無二無別正指往生事相論中何以分作兩橛疏言此指事一心者豈事一心便不名惟心耶

五問觀雖十六言佛便周如經所言觀佛身故亦見佛心觀佛身者從一相好入則眉間白毫可攝諸相何故慈雲但教人作蓮花開合想鈔中亦止通普觀爲助因耶

六問此經言衆生生者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大本乃言生彼國者皆當一生遂補佛處皆當之義不止多有然則中下品生等皆是補處皆爲

等覺菩薩耶

七問单念佛人不脩助因所謂但得本莫愁末故云不脩餘行得波羅密亦云即是多善多福乃諸佛以萬行因華莊嚴法身今念佛所證止可云素法身耶抑已具足萬行莊嚴耶

八問宗門教人參念佛的是誰似與別則公案無二未嘗回向西方鈔云體究念佛與尊宿教人舉話頭下疑情意極相似此只相似還是直叅誰字教分四種念佛未列體究一門今以攝持名中却似經文本無此意不應以此入淨業門庭若謂參此話頭悟則心開不悟不失往生此爲禪宗留一退步正墮偷心平若謂此疑不破便不得生是反不如一直念去不起疑情者雖不開悟尚得往生也乃智徹禪師直以此作淨土正行天奇毒峰皆教人參究念佛此諸師又何所本耶雲棲若祖諸師疏鈔何不直指誰字若只相似又更有差別否其相似不全是處何不道破

九問一切國土惟想所持故以淨想换却妄想如子憶母必善想容儀歷歷可觀今持名一門但令念聲相續不取相貌只與讀誦無二心易馳散故稱名方便或依出入諸息以爲藉氣束心乃禪經中攝心調息諸法似屬小乘未爲第一義諦將非大乘凡夫所常行持耶

十問大本云若衆生發一念心念無量壽定生彼國疏中尅期止及十念而不及一念何耶又念性剎那生滅此經七日定力乃生則未得禪定者無分若此一念如一稱成佛稱作皈命一心則大本不應緊十念之後若止如經文作一念喜愛之心則與他經言不動如來佛剎不以愛戀之心遂得往生者難易不同此則全無定力亦得往生其勝方便又當超越小本耶

十一問此七日若平時姑置待臨終方念已爲天如所呵今既屬平時者爲是七日之後盡此形壽更不復亂耶爲復此後雖亂終得往生耶若永不復亂不應止名七日若更亂者則已經退轉何能感佛現前

十二問一心稱名有事有理此語本出台觀鈔中今名理一心爲觀力成就則體究全屬觀門但前言妙觀難成故顯持名殊勝今乃復通觀法仍是定觀勝于持名矣若云叅誰字是體究則又全屬宗門且當叅話時不應有如智不二寂照難思等幾許理路可傍未免兩處負墮義云何通

十三問一部疏鈔大意全重理持則所明持法最爲要害今既是持名復云理觀既是理觀復拈話頭禪淨止觀三法混淆雖復義理圓融而行人念不歸一將何爲宗此與一門深入尋脩

無間之旨何復不侔

十四問疏言一心卽達磨直指之禪又云六祖斥無乃門庭施設不同假使纔弘直指復讚西方則直指之意終無繇明既言卽是直指復云爲門不同是少林與曹溪亦復不同耶

十五問疏云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屬理一心若事一心者多念止滅小愆乃又引佛名經言一聞佛名滅無量劫生死之罪釋云一聞則不待憶念無量則不但八十億劫然則何必獨指理一心也覺于此中自相違礙又此經亦言聞經聞名皆得不退則一切等閒發願散亂稱名者咸不退耶

十六問棗栢言華嚴一乘大道非往生菩薩境界何故華嚴長子乃以十願導歸極樂如生公說闡提有佛性則後出涅槃爲證今行願全與棗柏不符則一論宗旨竟將安歸乃雲棲但拈

出道歸之文亦不能折棄柏之誤當知棄柏未易輕詆今欲會和兩義其說云何

十七問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則一心者自制心始此中自當發慧所謂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也天台念佛五門次第亦復如是今以事持屬定門攝理持屬慧門攝而云事持未能破惑利根徑就理持將慧不繇定一切理路通明便可當覺路耶

十八問諸經多言念佛人現前見佛如遠公三覩聖相等所謂能念佛人佛住其頂古德教人決志求驗正在平時今經止言臨終佛現豈七日功力未能現見僅感臨終耶抑必現前見已然後臨終得見耶

十九問往生菩薩心不顛倒故能預知時至正與本願相應然則坐脫立亾庶幾去住自由能識死從何去者何爲古宿全不以此勘驗至云死時何苦欲先知耶

二十問觀經十念論明臨終心力猛利能勝終身行力乃大本十念不言臨終此與觀經爲同爲別若此七日不必定是臨終則此十念亦屬平時既非最後大心何能化往寶王論反以一念爲正是義何居

二十一問觀音勢至同侍彌陀爲西方三聖觀音反聞自性與今持名一心總以音聞爲教體正應同屬耳根圓通又文殊亦發願往生何反揀去勢至鈔言耳根不攝念佛念佛能攝耳根是勢至能攝觀音而觀音不攝勢至將持名不屬音聞而觀音不補彌陀爲安養教主耶

二十二問世尊言諸修行人用攀緣心爲自性者猶如煑砂欲成嘉饌今此念佛心是攀緣心耶非攀緣心耶若用攀緣心者一切覺觀思惟皆是生死根本若非攀緣心者何言念性生滅

因果殊感若云此生滅心即不生滅心者何云
賓砂此與波水之旨當自不倫波即是水砂非
是飯大覺立喻應不雷同乃法華所云若人散
亂心一稱南無佛南能所云不斷百思想對境
心數起者又非即用此生滅心耶
二十三問經末先言不退後云往生正以現生
取辦超乎餘教鈔中反開少壽多障不克往生
一路云于來世得生此墮慈照所云其人自不

知我當生淨土復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也乃
引禪門才出頭來現成受用語爲證則何以永
明揀去有禪無淨一流明淨業之諦當于宗門
耶
二十四問准提密圓與華嚴顯圓並屬第一疏
云持名功德猶勝准提今念佛人盡此報身方
得往生所證極果僅至上品何以不如准提所
開不轉肉身便得往詣十方淨土只于此生得

證佛果耶
○彌陀續問
一問參究念佛一門本是主張淨土亦復攝入
宗門以爲向上一着千聖不傳必從參究而得
故然一代時教皆屬他寶云何公案便屬家珍
饒伊通徹三藏十二部難免聞老鐵棒云何看
破一則公案便可嗔釋迦老子與我洗脚耶若
云禪是教之綱領何故世尊不說留至後代宣

揚若云一切經文皆可參究又何用勞他三千
七百則爲耶今參話一節不獨迦文未嘗拈示
亦且西來無此法門向謂門庭既熟便成窠臼
故後來諸師換此一法今參話亦成熟路不妨
更換却一法何如
二問料簡中雖有諸過亦名爲器者如經所言
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然既五逆往生世尊
何不能滅定業若一切諸過皆得借此名器寧

不入地獄如箭
三問涅槃法師既于禪觀得見寶觞止因未誦彌陁不得附載乃法華云聞此經典如說修行命終卽往生安樂世界一則必待受持一則不煩專念豈法華涅槃有勝劣耶
四問下品鐵蓮未見佛說鈔以七寶四色所攝應無鐵蓮爲據然前文言淨土實具無量寶蓮花實具無量色如大本靑白玄黃朱紫巳成六色而七寶中應無玄紫則玄色所攝反成彼義矣復次蓮分九品色有高下否經文靑色居首而上品金臺當是黃色耶昔人方欲揀取金臺則蓮華色像所應委明
五問蓮分九品又別人天爲是人天錯居爲是天上人間各分九品彼佛浴池及菩薩聲聞爲居天上爲在人間若皆居天上則黃金地上非彼境界若居地上將優品盡居人間劣品反生天上旣欲注想彼境當令依正條然
六問衆生五欲深重故以衆寶鈎牽而此中淨侶多屬岩棲巒岫之嗜喻于五欲何故淨土獨無諸山則缺此一種接引若如毘舍所云此方心有高下乃見丘陵則地水同名四大首楞嚴不云馳流不息積波爲水耶若寶池可具功德者則如須彌相須彌光等何嘗不可表法
七問淨土化生正是大乘法門而法音宣流則首說道品卽迦文權說三車之義觀經止言讀誦方等旣不復及阿含等經則知三十七品爲何物又庫藏珍寶必先與領知而後堪委付今淨業門中有不禮餘佛不誦餘經者如法華亦云其人不復志求餘經不併遣觀經之義耶
八問一句彌陁全藉五時八教諸經爲他注脚引人信解若不通種種法門則大小彌陀亦無義味又復谷響度門空花佛事皆可脩習回向

助開正慧乃云脩餘種種法門便屬二心則華嚴何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耶

九問鈔中蓮臺二義一者基臺臺在華下二者房臺臺在花內今所云金剛臺紫金臺爲是房臺爲是基臺既云華必有臺臺必有華而中品曰蓮華臺爲是花下復有華耶爲是華內復有華耶

廿問鈔言奘師以兜率可計由旬極樂歷多佛剎故期內院易生今論因不論地是以揀彼迫促言勝蓮甚超極樂則復明樂邦在近不應求遠此又論地不論因耶

※黄昙翔之禪記来終達旬則稱来荅都是雲升栖鉄階事

六問金笥聞神仙家祖老莊然老莊以身爲大患死爲返真無此錄以金寶內煉留形住世爲宗其旨將無

玄陽宗師讃與金箭賓教勝此數蝸然玄宗羽士可以等量問辨者于今絶鄉奚自記

同耶紫陽兼通內典今此中宗趣爲與止觀禪淨冥契耶抑位証天仙則僅與諸天人埒耶又坎離之旨本自周易爲與義文合轍耶三洞經教欲與儒釋齊肩乃釋氏判以十種玄宗自列五品而今會作三家一家之中又分門戶如服食家則有太小神丹種種不同彼家則有體交神交種種不同即清淨家亦有心腎玄牝胎息踵息齊日吸月行氣守一種種不同又別出爲爐鼎禁咒驅役鬼神之法又如古人以還丹金液分作二種還丹以朱砂爲之金液以鎔金爲之今此金液還丹名實迥異爲是隨學一法便可得仙耶抑須兼舉諸家耶抑諸家中自有眞僞勝劣耶抑諸家皆屬第二義惟此實錄爲玄門宗極耶此錄與悟眞篇金丹四百字爲一爲異耶

十氣爲用甑

元性是何物爲之亦靈氣凝而靈耳

虛空生于自性乃云元性亦靈氣所凝豈神玄尚隔一塵耶

獨于腎府採而用之

採之兩腎耶採之兩腎中間一穴耶

腎府路徑直達氣穴黃庭

黃庭卽心腎之中耶卽鼎耶氣穴卽臍內一寸三分耶卽鑪耶自腎府達氣穴相去幾許

坎離說

此明言心腎爲坎離矣乃鍾離言存心想腎柱煩勞海瓊言鉛汞不在身中取何耶

下手工夫

先行閉息之道

此閉息法爲是徹底皆用爲是初下手時暫用其于諸家氣訣爲同爲別

精神論

到此際此身乃始爲無用之物

旣云陽神產則此身爲無用之物乃神仙家尤必以形神並妙拔宅冲舉爲最何耶

吾聞于度師度師聞于遠師

序言紫陽以此傳遠師遠師以此傳度師今此何以不併

幻丹說

內鑪外鑪

內鑪當是氣穴矣外鑪何物

捉丹法

氣升鼎外而內無相感

據此則眞丹自無走失矣而又有出有捉何也豈所云出者捉者乃幻丹耶

神水華池說

陽生之際云云

此卽火候論中所謂只此一場大有危險平日

周天火候不可以此爲則者今此說似老弱平時亦須用此而火候論中似少壯亦有一場危險何耶

採取圖論

論中有圖而論前竟不立圖反于第三十復畫一圖與各篇圖論相次者不倫何耶

內光乃神光

此內光即鉛汞之光耶即二十八篇所云小光大光耶

伺陽長而始採云云

此須時時採取耶抑一得永得如所云赫赫金丹一日成都來片餉工夫永保無窮逍樂存無守有頃刻而成耶

採取交會口訣

精會神于外

鉛汞內矣何云精會神于外內外爐鼎藥自外來外字之義俱所未析

青娥何在我　是性又是命

青娥何在我此五字不成句豈此爲前四句着語是性又是命句爲後四句着語耶又青娥爲我將青驄爲他耶又是性又是命類性命合頭語如心論中所云何以獨着于此

採取圖心下一竅

第十五採取論既無圖第三十圖中又無竅何耶

汞降之際會氣降爲八荅鉛汞生

既云汞降又云會氣降既是汞生又云汞鉛生文未清明

目光垂爲

二十六篇存歸即是此否又十九篇藏于心田之側自言與此竅不同此三種穴法須一一表明

黃庭之下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
陽升意止則一故陽則不可得而降矣爐鼎
則在乎一之內
此丹室門戶是氣穴耶是腎府耶此一字凡三
見作何解

口訣

西南乃氣之會云云

若論氣穴在坎則氣會于北矣何以會于西南
旣會于西南何又云自東而西自南而北又氣
合而歸于此此是何地自夾脊而上止于中丹
田耶抑直透上丹田而後降于腎如河車之運
耶又陽氣精氣與此氣遂成三氣二焉知爲鉛
汞矣其三是何氣耶

治命橋

向讀寒山子詩未見治命橋之語豈寒山亦是
玄宗如世以曹溪一滴初祖西歸爲玄門讖

而實未免矯誣耶抑別是一寒山子耶

玄關一竅

此玄關一竅爲精穴耶氣穴耶黃庭耶此超然
而出者卽陽生之時耶

然則何物耳秘意之土耳左屬陽右屬陰
疑秘秘秘秘到這裏方是返太極處
圖中機是何物獄是何物胃下是何物再下
是何物此是耶抑是耶又云藏于心田
之側則又非此二者耶圖中心田之側何以無
此竅耶

後之鼎內外

鼎內外何解後爐鼎圖中何無此耶

大衍圖

以大衍四十八數合六十卦用火之法尙未明
悉

蟾光論

以丹田爲日

此丹田爲日臍內耶臍下耶黃庭耶既以此爲日矣又以此爲金蟆何以一時而兩喻耶

初三生一陽云云

此初三等定以月之盈虧爲准耶抑如所云活子時耶

金日色月性也火日氣金入火

曰色曰性曰氣俱似不倫何耶

爐鼎圖論

圖中列八卦而論中不言八卦何耶

水銀鉛汞也

鉛汞總名水銀豈二者原是一物耶

爐鼎之用

所謂爐鼎之用聽其春生而秋實耶抑自有運用耶

知其無測其有知其白守其黑靜中行火候

定裏結還丹賜之以中

此有無也白黑也中也何所指

神室圖論

神光垂而燭手玄珠

此神光乃十七篇之心光耶目光耶

火候圖論

前弦須短後弦長

前弦後弦短長之義云何

言火之爲數三百八十四銖初一用屯蒙云云

火數云何是三百八十四銖丹經毎言傳藥不傳火今既傳火矣而六十卦未言如何用法如屯蒙與需訟等必各各有不同處如何初八以前是金廿三以前是水如何前八日是半斤後十五日亦是半斤如何廿四以後非金非水又無斤兩耶既曰三十日一周又云頃刻而周倘耶又以乾坤坎離即是乾坤矣又有以坎離交

媾為小周天乾坤交媾為大周天者何耶

子午進用之功

前六十卦火候即此耶抑前是周天火候此河車火候又別是一場危險耶

偃月爐

蟾光圖以元性喻月則此月應在心田然而名之為爐又當在氣穴耶

巽風

八卦運用之法為依先天位次耶後天位次耶為不依位次而以意消息之耶其曰降曰繼曰歸等義俱未能合坤非正卦亦不可解觀文氣應是以八卦配十二支為河車位次耶

十六並而各為二道

十是何物豈所丕平橋耶抑治命橋耶今日之卯酉昔日之坤艮云何以今昔分位次豈以河車為今周天為昔耶

只此一場大有危險

觀此則生平只此一場後以此為第十轉又叙每十二時中卯有此一轉耶

總論金丹之要

心中意臍中鼎腎中爐

前言黃庭為鼎氣穴為爐與此又不相侔何耶

玄膺白雪黃芽

此三種名目諸經不一須一一指明

丹士逆之為用順而為火

云何有順逆之別

產藥于東而降于西

何以東產西降何以每一轉中有四十度又以二十度屬兌屬水二十度屬震屬火耶

次第秘訣

此篇似是檃括諸篇次第而所言多諸篇所未有其文畧而義奥又與諸篇不類須逐字詳釋

癸待何義　聞命二字何解　存歸○○此玄
胷耶黃庭耶心田之側耶　五星見明大光小
光開道破頂用機出入三十日十五日七十日
上弦望下弦見機左右見機三遭明鼎內㴱等
俱不可解

火候秘訣

水鼎火鼎

此是平時周天火候故與前火候圖不同耶水
火二鼎如何分別

外爐

外爐火存于氣穴氣穴又名內爐文如何銷

子午亡一時

此云子午二時前火候圖升午位于泥丸故云
子午進用之功又似以部位論子午矣此二爲
同爲別

陽生不以心攖接之意幹歸于右轉降于左

存入○○○反是則進火
此五句是進水耶反是句文如何銷

九轉之功

既云三月九轉今分作十二時又似一日九轉
耶

卯時火起取丹計四寸有縷二條丕爲火道

脉透鼎中

何謂取丹此二縷爲治命橋耶平橋耶或別是
二縷耶

第九轉第十轉

九轉中何以不云戌時第十轉即前火候圖又
別是一法矣則絕不言亥時耶

採取圖

此圖何以不列十五論前火氣認着四字文如
何銷又此乃周天火候與前採取論絕不侔而
名爲採取圖何耶

徐云直向三山頂上遊不是紫宸霜足

薛云娓娓則抉不復留餘地以銑置世人

〇〇金筒續問

一問關君言人生在世有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有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此語余甚惑焉如朝聞夕死則死誠返眞矣使果能聞道則生亦眞人身非大患熾然生死而實無生死也何必以身爲大患而死爲返眞若未聞道而槩以死爲南面王樂則恐死後之苦正未可量昔人憤世負石蹈河而鶡冠子以爲水中之苦有甚焉者蓋聞無生忍之可出離生死未聞死之可以療生也生死同是苦諦以死苦療生苦是泥裏洗土塊也豈不幾于投灰外道耶夫老莊以死苦療生苦既是斷見長生家以生苦療死苦又是常見斷常二見同是苦因安見玄釋之同皈耶

二問來諭天仙之果超于諸天亦有典籍可據耶爲止超于帝釋耶抑更超于欲界以上諸天耶經言四天王等每月降巡人間今言天人不能下履凡地何耶又天仙爲玉帝之濟臣耳豈以臣種之果而反勝于王種耶且諸仙不依正覺別修妄想而今云悟明大道則還同與佛齊肩之說諸仙報盡還來散入諸趣而今云証果超于天人則壽命不止同天天地壞時天仙便應不壞將無與楞嚴之旨異耶

三問道德南華並無外丹之說則外丹始自何人若始于叅同悟眞則叅同悟眞又何所本耶後世詮叅同悟眞者皆分內外二事然紫陽與馬自然序明說金丹四百字所指皆是假名則固非御女之術幷非燒煉之方故諸家有世人要識眞鉛汞不是凡砂及水銀之說即如伯陽二女共室其色甚姝等語皆是喻法則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等語又安知非喻法耶世間闢玄宗者皆指黃白男女二家爲邪師誤人未

免以貪財好色並舉而論今獨拒男女一家言之娓娓可謂快論矣云何以男女爲邪而獨以黄白爲正以男女爲寓言而獨以黄白非寓言以男女爲必敗而獨以黄白爲可成耶乞暢言之以破迷惑

四問莊言造物息我以死而後世玄門反以留形住世爲宗如來壽命無量而後世禪門反諱言長生久視之道其生兠率往淨國者以爲如脫敝衣着珍服矣然必脫敝着珍何如形神俱妙拔宅冲舉則釋氏反輸玄宗一着耶玄宗排擯釋氏者以爲陰靈之鬼扳附釋氏者又謂佛祖亦修金丹斯俱訛僞不足辨矣乃六通自在去住自由自是禪家本色然諸祖有坐脫者立亾者倒化者宗門又往往訶爲熒惑詆爲揑怪如迦葉之候慈氏南岳之願長壽禪家每罵而不言天台禪門口訣中有下視臍輪等語近代

尊宿又斥爲僞書豈神通變化調神馭氣悉是邪因而必與博地凡夫同生死乃爲正因耶

五問三界唯心故一切修証以心爲宗今服食家不論心地而但言金丹一粒吞之卽仙譬如野葛巴豆入口卽僵亦但能殺人之形體耳不能殺其慧命而使之淪墮也然則金丹之功亦但能生人之形體耳豈能生人之慧命使之拔宅冲舉而生于天上耶且前以金筒實篆之窮形住世爲二乘而此以金液服食爲玄家之第一事豈內丹反爲二乘而外丹反爲一乘耶

六問四大非身五蘊非心云何玄宗乃向心腎下手其所云心者妄心耶眞心耶所云腎者法身耶色身耶眞心圓裹十方必不居離下坎上法身實相無相必不近氣穴黄庭也若云妄心卽是眞心色身卽是法身則釋氏何獨不云長生耶玄宗以後天爲外藥先天爲內藥故云上

根之士不鍊外藥直鍊內藥此仙宗最上一乘矣而禪門尊宿以先天之神尚屬識神則所云無始刼來生死本痴人認作本來人者將無仙凡雖隔而愚痴正等耶

七問仙家有見精神而久生有忘精神而超生若以忘精神爲最則見精神爲次矣此與莊老之說似爲契合乃西昇經云虛無之道力有淺深深則兼被于形淺則惟及于心被形者神人也及心者但得慧覺而身不免謝又稚川亦云文莊關尹之徒以存活爲徭役殂沒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萬里矣豈足貌玩哉則似拔宅冲舉超于莊老一籌矣豈列仙皆祖禰莊老而反超于祖禰耶

八問形神俱妙之術必須三元服食外丹耶抑籙中金寶內煉卽可冲舉耶論者以爲內丹留形必須太陰煉形之法爲是內煉尚非了義向

後更須煉形耶則何如不用內煉而直以太陰之術煉形任世耶

九問抱朴子以欲求神仙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于寶精行氣服食三事所云寶精則房中之法十餘家雖言此術不能单行致仙不得口訣而用之無不傷殺然言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益壽大要在于還精補腦之一事耳雖服名藥而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此法喻之水火水火殺人而亦能生人在能用與不能用耳人复不可都絶陰陽貴得其節宣之和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麤事其至要者口[illegible]相傳終不書也稚川凌厲玄霄言出爲經稚川不足信則他無足信矣豈亦如迂怪之士以邪說誤人不足尋繹耶

漉籬遺集序

去年春杪先生將以所著漉籬集壽諸棗梨索序索評甚亟余遂從雹畫溪邊評序訖付去正思此後雲蒸霞蔚山積泉湧者作何處置無幾時漉籬集成先生方欲授余而爲建業一帶水所隔今年秋訃音突忽來未幾

遠條卓子持乃兄戊寅遺稿至云得之滁上羅瑕公弁得讀瑕公所作西歸公案諸篇悉其捐館時匍匐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實有愧瑕公也雖然余亦不敢處瑕公後夫文章爲性靈間物血肉易朽性靈長存余奉先生此卷評之序之以續去年春杪

之意安在生死隔哉或曰如刻集刻集者必死余曰否否人之在世也數有脩短文之出世也運有早暮以數之短值運之暮而欲以此概天下豈其然乎

西泠徐士俊野君題

序

李長吉之一囊唐山人之一瓢生當嘔出心肝死當驚動沙石庸愚溷濁所不及也阿兄左車天賦異姿漁畋筆墨漉籬全集真能藏靈秘於名山吹生氣於墓門茲復取今年所捉筆弁從前散軼之餘得詩十六章序五首書䟽十一篇傳説䟦頌九則補入集中而殿以雜髮臨終三偈嗟嗟使再活數十年江淹之才寧可量乎昔屠門高鼓琴琴折柱摧弦音不鳴援他琴以續之阿兄此集非他琹也然而人琴之悲曷能已已

弟恭先遠條氏書于白門之呼龍[illegible]

漉籬遺集目錄

漉籬遺集 戊寅作

蓮何卓綮之左亭著

五言古詩

○○長干湘竹林社集分韻

毒熱妬閒心朋從如靈爵披襟向幽篁綠條抱寒態湘江曲未終孤響風前碎倏倏碧影中主客忘穊穢回首秦淮喧絃管紛相許俗韻久塡膺清陰聊濯溉便欲凌雲翔瑱宮飡沆瀣忽聞林杪聲娥皇發長慨鐘阜晚烟斜半壓青螺黛

曰時閒見語

徐野君曰苦熱復悲秋人生此身何處置

七言古詩

○○○露筋祠

還條曰集中地上詩寫得丈夫如幾指在露筋祠寫得女子如

英雄肝膽如鐵石道人心腸似墻壁弱女偏能具此骨生死稠林堪出没世間名義總未眞眞則便如貪與嗔境風刺肌猛于蚊惟姬之心堅於筋古今有情癡有幾死者可生生可死祇是翻手覆手爾男兒倘得如女子春花任逐東風起

百錬剛二詩真堪匹敵

七言律詩

○迎春

羅取公曰二詩俱於妖豔場中宣說妙法

鄭傳春信入閨房便有懷春衆女郎向惜春歸留不得誰知春到倍堪傷紅顏豈盡如釭渴纈服空教似象狂却憶舊年游冶客墓門幾處對長楊

徐野君曰結句不祥

○○燈市

還條曰再景遂成佳句

羅取公曰意成西征之識

連朝綺陌忽如狂僦得層樓當舊房人面簇來成聚落巾車參錯似篔簹賈胡海市兼山市簾箔花香雜體香正好明燈嬌子夜瞥然銷散月荒涼

○○贈楊宛叔四袞兼送茅止生北遊

徐野君曰能爲

鍾山猷是汝同流壇坫高於百尺樓閒抱文心

秋娘齋…

當粉澤宛聞句裏有箜篌慣爲別崔能銷愁鎖斷酣春亦莫愁不作陌頭楊柳色任伊夫婿覓封侯

瞿瑕公曰但恐一切有情皆具佛性

○○○沿方山自二姑廟達三娘渡

山村毎苦山如㷀林水怡然遠暴泰有月照之林似月無人行處水窺人青痕玗乃雲中客緣玉苗皆香令身領袖溪巒推女子菱花菰葉作逋臣

遠條曰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是王詩中之畫

○○方山西北掜得一泉流注田間可灌數畝

六代名巖皆病渴一泓便自敵金莖沍間貯月爲遊女嶺畔流雲是客卿粳稻花開秋壑冷白蘋風起亂山横惟當獨瘖烟林鎛開抱寒泉當主盟

瞿瑕公曰以流水擬山居此語二段玄

○遥贈北山陳處士

遥看鍾阜倚天㞿月滿雙峰分外妍中有幽盧常聞寂亦如流水自潺湲白雲片片生聰裏紫氣朝朝落檻前巖際寒梅巳落當花時共作對嬋娟

五言絶句

○莫愁湖竹枝詞 有序

西湖友人倡爲五言竹枝詞余以不似絶句復不似予夜讀曲乃稱此體宗旨粹流寓莫愁湖畔聊爲答響限用莫愁字

遠條曰翻闢處

祗爲愁難了名余曰莫愁試聽烟水裏歎息不曾休

[illegible]

二

豈但千秋別難教咏莫愁假饒儂不死亦有淚痕流

三

誰道儂顔好能令汝莫愁玉容偏惹恨秋水雙眸

七言絶句

孫服公曰誠

○警悟

春光故故入春幃春夢空隨春雨飛忽聽子規床上喚人間萬事不如歸

四言

孫野君

○饑鴡

饑鴡驅雲踰山赴川如彼流冦攖拏而前饑鴡噬天其羽欲下如彼窮民漂流曠野或吞或齧或焚或驅何如我儕鴡不敢飛

自轉調高古

飛亦何傷薄遊于原在昔岐周宜爾子孫

序

徐野君曰用筆之妙直有拔山斷水水復流之意

○吳紫房集序

萊公單騎見賊賊袁帽羅拜不敢仰視自是英雄作略然而王旅所臨如墨如荼固當雲蒸雷迅以彰兀戎之威㔩公萬鎰家貲一船沉却自是道人根器然火齊木難庫藏珍寶原彼尋常家具雖復親結笊籬應無寒儉氣息方知赤灑

灑地寸絲不掛之人即具森羅萬象函蓋乾坤境界惟其不受一塵所以不捨一法耳乃中原諸子淩滔濫觴從來輕薄小兒直詆瑯琊歷下爲鈍賊是祖禓肙刃乞兒傲王公也近日阮兹園文太青王覺斯諸子力排鍾袁以挽頽靡使遇紫房此集便當摩頂授記令入法性流瑯灌頂位而嗣佛種

○○羅琅公箨壁稿序

孫野君曰胸懷公腕之極乃有此等文章不論少年與晚年也少同云[illegible]老史一言

余憶髫時得句往往如烟如空如水不肯着一色相視世間雕繪之文便欲嘔噦迨筆老而變則如烟之散而爲霧空之蒸而爲霞水之湧而爲濤不禁諸相發揮而終歸無相與諸子雕繪之色不倫若夫博爐之烟戶牖之空盆盎之水則子瞻所爲中邊皆枯也中邊皆枯猶有草衣木食之意若遂作尖酸佻薄態則與先輩塗朱傅粉者總是閨閤中物不堪舉向千秋耳琅公

解脫之筆絕去畦徑世間粗重習氣洗削都盡快於切玉迅於飛鳥矣而枯槁之色尖酸之氣兩無所傷然猶有漁畋萬物撓羡無極之思則霧蒸霞蔚晨濤夕汎變化正未可測也余乃謂瑕公曰當世文章家英雄類雄分多而英分少昔胡休復序我少年集云物之英者如花之猶含春之初陽女之早嬌若花含而吐春陽而部女嬌而艷則感人薄矣余幼好商服老而不衰

羅毅公曰此淮行舟中絕筆也讀之令我涕泗如雨

然而如烟如空如水境界正難再得安能如夏姬得道復作十七八好女子耶

○○簷壁掌錄序

此一片齷齪世界中存何可誌山中人更無禮樂功勳可言余生平起居都不記憶猶未免閒思往事爲可恨耳然每思昔人所欲讀盡天下好書識盡天下好人看盡天下好山水不可不掌錄一過留示將來如逢舊好也顧與書難讀

異人難遇塵勞羈人難於掛帆策杖則又思於舊遊之外廣以臥遊臥遊之外廣以神棲冥契諸記乃忽覩瑕公所注日箋則如讀其書如逢其侶如歷其中林壑令人徬徨嘯嘆而追尋瑕公夙昔之情與余向來胸懷間事皆如簷之突怒而欲出於壁也嗟乎瑕公此錄歷年不墜則千載而下覩其鬚眉不至化爲腐草矣然王逸少蘭亭之所欣俛仰遂爲陳迹則此乃他

虎僧曰三峯大師回首偈云床頭老鼠偷燈盞

日與懷之一端若余生平所遇有慨無欣毋一回想如日月常新未肯化爲陳迹然則歡場易逝愁苦難銷此余所以不敢着筆於往事也但願于世界欣慨之外向本參中國地一聲如簷之出壁則當與瑕公共誌其歲月

劉乃青曰燈照衣其修在紙字傳君行文至此自然百感交集

○○小題集序

栢后被選時吳姁謂其築脂刻玉輕酎豐妍胃乳菽發火齊欲吐則此衆美備矣乃古之美人

何必如此其有小小擅奇皆能令入肝脾哀感頑艷如楊廣之變韓俊娥以其善振聳支節如車中行其變吳絳仙以其能爲長蛾眉云此可療饑是不必盡態極妍而自有獨擅之奇不可語人者他如趙后能踽步行若手持花枝顫顫然此步之奇也唱歸風送遠之操順風揚音便欲隨風入水此音之奇也唾袖如石上花此唾之奇也內視三日肉肌盈實此交接之奇也衛

女舞容纏綿若入懷袖時有千莖棧落於空中此舞之奇也杳娘足如新月此足之奇也夜來淚如紅玉此淚之奇也合德肌骨秀滑出浴不濡此肌骨之奇也西子病心而顰太真病肺而含玉此病之奇也蓋天地無奇也其奇必於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之間人身無奇也其奇必於一肢一節一枝一藝之間如此中無獨擅之奇便是畫圖之人刻畫之像而神明不與焉嘗其

所擅事雖小而天地萬物不以易此故物無論大小鼠有時乎提于象而虎有時乎拙于蝟則象小之足以勝大也然必登峰造極如鼠之制象蝟之制虎然後可故千古不可多得明乎此者可以現寶剎于毫端藏須彌于芥子矣

鍾山集序

今天下皆好色者然蓬頭攣耳齞脣歷齒而悅之使有五子者不止一登徒子也然則果誰爲好色者矣今天下之美人豈無登徒之妻而天下知文人者豈無登徒子乎余嘗有美人之思而當世既不可得乃上下往昔求之先施徵舒閭娵傅予之徒而其骨已朽不知千載上爲何物遂未足舒其憤懣而慰其無聊故緬懷生平卒未有可死也乃求之文章而庶幾遇之然後知古今言文者皆未能極文之致也即今制舉義豈無鍾天地靈秀爲世間絕色者惟此輩不作

人耳目近玩故竪儒俗子不得見即聰明才辯之人而非有半點欝結唏嘘涕淚之幽情與夫孤憤咤叱離奇夭矯之深致則亦終不得見於是奇文容義毎淪落天壤間而英雄失路才人落魄乃得與之訂人外之交於千古余少更多難奔走四方昨秋蹶足燕市今春轉從白門與宜之入鍾山淒兮如風慽兮如雨恍入洞庭彭蠡中一瀑雪其夙習而後乃得品定國朝之文

蓋余十年來心眼亦隨情隨事遷而以問世人總未有當者既得宜之遂相與揚確自春徂秋歷數月而論乃定則必盡去其應酬之色而得其性情之所在是故吳姬壓酒越女當壚此美人應酬之色也必觀之朱顏欲醉堂上燭滅之時飄若驚鴻婉若遊龍此美人應酬之色也必觀之意密體疎足往神留之時一笑傾城再笑傾國此美人應酬之色也必觀之含嬌含態欲

泣欲訴之時而後得其性情之所在如此則與先施徵舒閻娵傅予之徒凡爲古今已陳之跡皆不足極文之致矣經云此世界美人其視天女微妙如乞丐侍帝王側天女入淨土又如乞丐侍帝王側也然則凡夫之心量又何以得與乎文章之觀乎夫物以希有爲貴事以獨至爲奇苟推性情之極致則凡心量所已到内外典籍所已陳如天宮微妙淨土莊嚴皆不足極文

之致矣而況一登徒之醜妻哉惟知天宮淨土不足極文之致者已具微妙莊嚴之相可以與茲選矣然則善讀茲選者勿從茲選問渡可也有能翻集中之定案翻千古所未有吾且北面事之寧敢以爲友乎

沈以赤曰二序余少年極愛之珍之案頭爲兄伯吹持去垂念有餘禩矣去冬左車刻瀛

一雜集聞予藏此託伊弟遠條相索遍覓數月

不得今日雨愢偶過容齋仍得玆故藁而傳
聞左車仙逝之訊予爲叱咤久之然此文不
滅左車亦當不亡也敬歸之遠條急補入集
中
跳

○題募誦華嚴冊

今禪和呵佛罵祖之言皆華華林中幢經幾尊
也乃長篇累牘爽梨害䠶灰詆至藏十二部爲

拭瘡疣紙不如面皮厚幾寸許華嚴長子方以
十方願王導歸極樂後來尊宿都去念佛云罄
欬口三日則讀彼小參普說當欬口幾刦何如
暫歇狂心而以龍宮法藏銷歸自性耶雲棲先
師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乃雜華口訣也此十六字較法本法無法四句
相去多少螺髻上人募誦華嚴正欲豎立教相
爾然雖如此世間喃喃持誦諸人與無字眞經

有何交涉還須向此中下一轉語始得昔念法
華聞曹溪開示法要頓契宗旨亦不輟誦經此
正堪爲一稱南無佛皆巳成佛道二語下個注
脚既說曹溪一句亡如何又不輟誦經諸方便
當與麼參去

○○募造四十四臂大悲像跳

西域有聖妙藥取以塗鐘磬諸樂器上一吹擊
時其國所有病人聞者應聲而愈大悲陀羅尼

徐野君曰通篇全用顯法邪從

亦復如是人有持誦造者刀山劍樹碎如微塵
五逆十惡八萬四千種病總得消滅是人浴大
海中其水所霑魚龍種族無不轉生淨域是人
遡風而行餘風下過諸類衆生一切煩惱業報
無不解脫若不現知許神通不得名爲總持行
人也然此陀羅尼秘密不翻不知中作何語則
有字而無義即此字跡亦非竺乾本文諸譯點
畫亦復淆訛不一則有音而無字然音響之異

云秘密不翻

遠條曰依舊是臨夫秋波那一轉俉頭也

細若絲髮齊楚闔㝢尚不相通况華梵異域耶則亦有聲而無音如風如彩無可依憑而所云摧碎地獄枯渴湯火者是何物乎今行僧法輒依教立像摹造旃檀四十四臂大悲相好此又削木鎔金所爲何處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乎認此是大悲卽是色見聲求謂此非大悲則又斷滅佛種畢竟如何得見大悲菩薩頌云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

蓀野君曰於神鬼海中有今風步流之子

○題盂蘭盆冊

佛言十方大德九旬叅學解夏自恣當盡世甘美以脩供養仗此威神拯救七世父母此盂蘭盆緣起也今教義淆訛道場混亂吳俗知有蘸口不知有蘭盆遂誤以䜋口爲蘭盆矣二教振苦義同門庭逈別今畧舉數端一是僧伽藍中十方聖賢之會一是面然所統河沙鬼趣之會一是崇報親恩一是普濟幽冥一是爲他設供

拔置人天一是直餉餓虛自身免墮一則歲止一日一則隨時可擧一以僧伽力一以字稱力一以晝一以夜一用解倒懸器一用摩竭國斛一爲目連啓教一爲阿難啓教也若兩教幷擧亦自無礙然而宗趣未明未免用心錯雜不若以瑜珈設放別作一會乃至一切懺摩持誦總非當機應結九旬之期婬濫叅學於解夏日講說本經義闕婬濫設供大衆一心觀願如法受

羅碩公曰當在方山子宋濂傳之上誰人所得而知

食以廣汞諸刹此麗公起衰救敝之一端亦擧世間人子永言孝思之一義也

傳

○○花宮過客傳

古人隱身之術覿面相呈而人不能覩其不善此術者便稍露衣帶彼隱君子亦正類是史籍所載英雄末路往往不知所終此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亦有禪宮旅舍蹔露踪跡莫識其所

從來此如見尾不見首也後世所稱隱士人皆知其世族悉其行藏名心尚存誰是隱者然究極而論此生氏族行藏皆旅泊耳安識其既往與當來則博地之人誰非隱者人自以妄想執着爲認爲眞實耳余訪道光禪人於永慶見一居士脩髯偉須神明熠然而獨處無侶以永慶禪林爲家追道光過主螺髻居士遂以螺髻爲家若將終身焉微聞其生於某郡某名族仕爲某官然非其志意所存每欲剃落受具未得其師顧獨時時好稱李王孫之詩余觀其眉宇儼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間厭離此六片齷齪世界者居無何忽辭去問將歸何處云[illegible]飄四方又問今且焉往云瀟湘南岳間未知其爲探奇耶參方耶別有他因緣耶然余願居士開冷眼覷破自己腳跟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方是千生百刼中往往來來眞消息耳昔顧阿瑛負才豪宕散家結客傾天下中年始折節讀書屢辟不就晚簡釋典有悟遂剃髮入名山不返南安野翁以其子爲關吏所縛乃言翁所埋州郡詰勑吏遣人發取得之山下破甕中阿瑛自隱其尾南安翁自隱其首也然居士復無子如行雲孤遊遂不得其埋勑處今自白門而瀟湘南岳亦雪中之鴻爪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徐野君曰爲奇人寫照使我津津欲往不數神仙高士等傳

書

○答友人

月晦躡後塵而登方山歸即失一無母之子纔九齡而絕慧未免追尋傷悼肝腸欲裂攙幽不能啓啓亦不能讀昨始澄心相對則如奔日翁月置身雲霧之表而吐納沆瀣也每讀本朝元輩之文如劉澂好道而神骨穢濁故非仙才近日諸家則詞壇之俳優耳台翁直抉兩家之藩籬而自出手眼獨抒性情一種隆古淸眞之氣

抵行天壞足令一代文人都欲掩面而自慙不肖平生少可多怪今得奉匜執弭於函丈真覺有氣類相接處如曹溪一滴灌我頂門不止尋常誦法而已台翁自當建大法幢接引後學共標同人之幟以起累朝衰颯之運可也不肖屢遘凶禍心若寒灰方將盡謝綺語一心白法自非台翁手提而誘掖之恐不復能自前耳

○答吳行可司馬

靡麋之性寢息深林遂與世隔又聞師臺深入性海含光遯影寃竟禪玄二宗未敢以戶屨相嬲也乃各一溪山遙瞻雲月要言妙道不可得聞未免使我心惻耳法藏領人師當轉致下灘翁師臺外息諸緣內心無惱當展如是真經百千億卷則此亦筌蹄矣但此中都無善本人上思而愁饑倘如昨歲所期付之剞人耶此宏便如金口重宣於法滅龍藏輪轉於北洲也

○與羅瑕公

茶記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丘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巒渴疾瑕公又縣髻之開山也進朝有閒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戡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又

吾山有一泉甚勝名曰高姬塘弟將遂塟高姬於此此中可以結一淨室又於此外得一林水翳然之地大凡目前山川亦須韻人指引不則以盲導盲終不得到勝處古今作名山遊者不知失却勝地多少耳

徐野君曰椰椰州載其功不小

○又 此八月四日將遊淮上書也

胸懷如刺塵穢如沙便擬掉臂出遊不能久坐棘栗中也委序途間爲之此月內即歸補入刻中可也花宮過客歌絕世奇文目中定無其匹

徐野君曰此等論頭非刻也自是文章家綫花

徐野君門先生沙後簡館中復得數書傷心之言黯黯金爲送付之梓古人云羅其悵袖中三歲字不滅余與先生交誼亚介十歲後冷莫嘆况是時三歲而已哉

但願囑劉公此後不可以他人穢語厠其中耳

○與徐野君

拙集四卷自去歲携歸便欲博正而不可得今又瞬息間將別去矣特自西水取來幸於三日內了之玄宴一序亦望衙馬叉手而成之耳祭文弁示目前文人如兄不可有二亡兒既没猶願以老人執鞭弭也

○又

仁兄試后弟即有一字奉達而駕已發矣隨以此字送宅上不知曾到否弟數日內即擬舉棹拙集想已經披閱一過遣人走領弟此番求吾兄芟薙后便欲以批評圈點刻之集中以存氣類之誼萬不可不着筆也倘尚未卒業不妨稍小价一日一日之內或又未能竟則又不妨隨手塗抹幾卷但眼光所到勿使空過足矣我輩會面甚艱此一日便足千載不可失也其不當意處正當痛加爐錘不必有華衮而無斧鉞也因發棠尚遥鴻寶用潛兩師俱索拙集一看故不能復待小价亦僅可留一日幸勿久稽感感

○又

昨歲正讀佳集踉蹌歸自門哭亡妾竟未卒讀也今春正促裝歸里復失一子紅藕花登堪再折令人腸寸寸斷拙集并亡兒遺集俱借冠簪去歲寄呈爲人乾没今三小兒陛行不能携先

徐野君曰脩志業除殺業試快事也千錢買魚殺不如千金買

以人間可哀昨夢編各一冊寄覽餘俟覓便郵寄先此附候近履

說

○放生社說

史稱梁武引魏使李諧遍覩建康長命洲諸刹所放生命如塵沙許因問彼國有此功德否對言臣國中不取亦不放武帝乃有慚色後世遂以使所言有似初祖都無功德之語而薄放

生爲有爲爲住相此流傳之訛也夫不取不放自是極則事然必犧堯舜不能得之於往古而後世乃能之耶即南北殊俗　勝於頁然迦文不能得此於竺乾則似非贍部中所有境界而武帝何必自慚此或辯士之雄誇語本國爲此大言以折中華之氣而彼方實未必爾也安得從信其言爲千載放生一障難乎即果信其言而自慚將以取爲慚乎抑以放爲慚乎余見時

見老生闢佛者自云雞鵝魚肉逢着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佛者合掌攢蹙余獨疑此是大菩薩語後數年乃於裴相國集中見此言今世以佛闢佛者多矣如人每云我無一切心安用一切法此亦大乘語也獨不思汝何人斯而曰無一切心耶如此使所云亦未嘗非大乘語獨不思此何世界而曰不取亦不放耶經言人死爲羊羊死爲人則今日放者不知是人放羊羊

虞長公曰婆心婆舌筆下湧[illegible]與

放人此猶果報邊事若夫以彼肥甘滋我血肉則現在此血肉身已自凝滯而化爲禽獸矣方憂此世界之爲禽獸世界也而尚高語羲皇以前事乎夫人宴會飲食時忽值橫厲堦下便欲蹙然避席況忍以此厲肉充匕箸乎又況此所橫之厲即我累劫以來六親眷屬乎六親眷屬橫被屠殺而束手坐視云我不取亦不旋踵正言超佛祖之先而行落凡庸之後旨太地獄如

箭或言一一人匡救之力所活幾何但能自制善取便成淨戒則又二乘之學如獐獨跳而非大心凡夫隨力隨分普救衆生之願矣至如古帝王網罟漁畋之設皆因鳥獸逼人走如犬蓄鷹操見機得殺之權亦不得執不取不放之說而槩訛之也一殺一活隨時應機此世界中法自應爾除是淨佛國土都無此事耳余里自恐覺二公舉放生之社余請於邑令季侯周君嚴禁

四樹之採捕者念年以來茲社式微臣林脩舉廢墜乃爲申請于司理海岸黃公堅明此禁以免隨旋隨墜取之恨昔武帝不能得之於國中而臣公與諸宰官居士能守護於里中則亦庶幾光使不取之意放生諸公可以無掩面而自慙

（皇叔公[illegible]此二）

題跋

○題漁家樂圖

青箬笠前無暇事綠蓑衣底有時卜自是漁家

法語乃爲利我衆生以賊網諸肉乃是佛所不許則孤舟簑笠者未免錯認苦因以爲樂果也然雖如是果能向釣竿上得一橫江之鯨吞舟之魚揚鬐鼓鬣令世界六種震動亦不枉閒垂綸緡一番耳

（即乃坐金陵寺中隨索隨題句不加點寘此妙諦總是同上一有逸熟耳）

○題一念禪人像

寶玉論中問一念往生與十念往生何者爲正答云一念爲正蘇長公言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卽一念爲正之義也哉害心體離念等於虛空動念卽乖應非眞常寂照之體則當覷破此一念從何處起便知禪宗無念不生與蓮宗一心不亂爲同爲別

（這條曰亦是跋）

（黃公活兀）

○跋天上石麒麟賦

賦窮炎墮劫運雖于蝸起常欲謝班左之纂組擬唐宋幾離騷露蒲屈之心骨而拜辭其面貌以起累代之衰欲至於齊梁妖艷下應吸被芳魂去其害馬飲人聽鋪腸斷正如此倉月虫泰華雪裏不可無瓊花瑶艸點綴其間今瓊瑶窟宅却被野君坐卧寢處令人妒煞

（徐野君曰跋語之妙使余不敢嘗見之[illegible]）

（還珠買櫝乎）

○跋徐野君垂絲海棠賦

海棠多種有若學生着語稍庸便似呼伯爲叔此賦貌此花增之太長減之太短傅粉太白塗朱太赤醉夢中呼之彷彿欲語

頌

徐野君曰三綺語如拈杜乃十字街頭之杖

○○綺語頌有序

㨿疑之病綺語障道以肖山磬綺之句頗其嚌余乃以三綺語作三轉語聊爲千古文人答賓戲耳

處處憑欄結作仇無端愛尾似犛牛何煩法海求津筏你若無心我便休

二

妖蠱從他鑿性生蠱妻誰燕與啼鶯梨峯豈必都成陣祗要渠儂聽得聲

三

阿誰拈把花枝撚片片嫣紅落苔蘚舉頭瞥見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偈

○○答禪俗二問偈

善導和尚偈云漸漸雞皮寉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是千

道條曰阿兄風眞佛性衆內挾

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齊已禪師着語云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雲棲但指此爲宗師家常語不可作實法會若要提唱蓮宗當機辨難畢竟作何抵對答曰何須問伊道是誰打之遶是誰不濟事

但念阿彌陀佛單提向上玄門念性本來無性何須揄妄棄眞強立非佛瞥觀面相呈

宅元徙徙建寧

若問西方徑路毘盧頂上開行

有人問念佛專要超脫生死此偈結句必須破除得籠六包中生老病死之苦方名妙手今從來念佛行人係纏雞皮寉髮行步龍鍾衰殘病苦無常到來種種苦惱十毫世免不得安見念佛功德答曰只此一心念佛便是生老病死之所不到

徐野君曰先生

但念阿彌陀佛自然不落根塵一時前後際斷

勿手向西一指而殁于此可驗其悲力

直下緣起無生發心便成正覺色身即是法身不老不病不死隨緣撒手遊行

附勗公答初問曰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不打之遶猶隔三十里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虛空從來孫念得彌羅萬象自分鬱零蓋聞去現在之苦方遍去染業所感而現在發佛豈免當來之苦使不似過去染業所感之果報豈不知身證何羅、、、有猶有老病之苦縛耶

羅毀公曰決撤快活

〇〇毘盧閣薙髮偈

誓向毘盧已出家一心西往託蓮華此身生死何須計如脫牛衣坐寶車

戊寅八月初十日淮陰毘盧閣前薙髮偈

雲栖廣僧說　自記

〇〇臨終偈

百千累劫宽親種頃刻銷磨也不難不許瞞頂諸行者任他淨穢兩無妨

此身原是臭皮囊空稱假借亦何難識得浮生無着處何妨一霎等閒看

蓮旬西歸公案

八月十五日巳刻蓮旬忽有字及云淮上遊大病而回候速來一議余愕然急携人參熟附往至河橋樹叉鉤衣破蓋不覺其足之前也至榻前云自初四登舟初五無恙止作得老哥一篇文字初六便患痢到淮上不能起初十日亟歸痢今已十日矣平日因循今乃戒〃這件事以

頂示余摩之已剃髮一股然神情迎意起臥爽利猶平昔也且向余云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此時便不當知痛三日以前七日以後這工夫做不上余急用補中益氣大劑日三服但少用升柴耳燈際脈稍起余極喜告退曰明日早來余歸臥不安席計到天明無人來大事定矣五鼓凉月在竹忽聞扣門日夜來躁甚呼冷呼熱余亟騎驢往曰弟心下只如此眷屬們慌忙

余問今日痛否曰今不大知痛乃援筆作一行云百千紫劫寃親種頃刻銷磨也不難不[illegible]臟頂諸行者任他淨穢兩無妨此身元是臭皮囊空稱假借亦何難識得浮生無着處何妨一霎等閑看稱字本作云字筆少顫余問曰這是箇云字麽曰云字若不妥便換稱字其安閑如此諸兒輩問以家事總不應止命取戊寅稿付余余問擲記一冊曰携在行笥中凡〃哥筆扎我

一字片紙皆存傍人或微語便轉側問其事益耳根已大勝坡老也至巳刻命撤幃起坐拈珠命衆僧於門外奏樂謂諸眷屬曰你們勿閙都到西方去念佛姬人問以西方何在乃以手向西一指而殁余於是時項輭手足厥冷哭失聲嗟乎蓮旬生平山林廊廟所與高賢才士不可指屈而末後一段因緣余小子璽獨得與于津送是豈一世之相知也哉

卓公兩世文集銘

蓮句法海珂月哉生文壇雙峙凌霞踞雲儀壘拂迹禪玄露眞父得其髓子傳其燈洵軾開徑談邏淸塵

贈蓮句居士 有序

余晩識蓮句擁被難陀庵快談達曙驚其不落欵及讀其詩與文終驚其不落欵嗚呼蘇渙未足踰而顚倒正無兩作不[illegible]欵詩以記異

生平我亦磬人稀片語雷同千古非山好自然成獨往月高難道不相依桃源隱處花成世貧子無家珠在衣大壑流雲誰起滅從教日送與心歸

滁上社小弟羅光璽謹識

輓歌

蓮句居士眞才子五十餘年如此矣名[illegible]

雷貫耳壓倒當世如蟲鳴日試萬言驚歐而在咸披靡故鄉齷齪不肯死狂心直照秦淮水漉籬一束類包匭貢于上帝芬蘭蔚帝賞眞才奪以齒頰倒倒顚徒俯仰形骸脫落同敝屣紫綬黃金何足擬三年之內殞雙美地下文裔與梓吁嗟今古不忍視

通家侄徐士俊具艸